



# 红书

【瑞士】荣格◎著

林子钧 张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红 书

LIBER NOVUS

[瑞士]荣格◎著 林子钧 张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书 / (瑞士) 荣格 (Jung, C.G.) 著 ; 林子钧, 张涛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117-1767-2

I. ①红… II. ①荣… ②林… ③张… III. ①精神分析—分析心理学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9290号

## 红书

---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薛晓源

责任编辑：张维军 饶莎莎

特邀编辑：陈子慕 叶婷

责任印制：尹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 (100044)

电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2 (编辑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址：[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印刷：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0毫米×210毫米 15印张

版次：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98.00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 目录

## 卷一

序：来者之路	003
第一章 重寻灵魂	010
第二章 灵魂与神	012
第三章 灵魂之责	017
第四章 沙漠	020
沙漠里的经历	022
第五章 未来的地狱之旅	025
第六章 灵魂的破裂	032
第七章 英雄之死	035
第八章 迎接神祇	038
第九章 谜团、相遇	045
第十章 指引	052
第十一章 答案	059

## 卷二

犯错者的图像	069
第一章 红者	070
第二章 林中之堡	077
第三章 低下的人	087
第四章 隐士（第一天）	095
第五章 隐士（第二天）	107

第六章 死亡	116
第七章 早期圣殿的遗迹	123
第八章 第一天	131
第九章 第二天	146
第十章 咒语	154
第十一章 蛋的打开	182
第十二章 地狱	192
第十三章 祭品的死	198
第十四章 神圣的疯狂	222
第十五章 第二夜	226
第十六章 第三夜	239
第十七章 第四夜	251
第十八章 三个预言	266
第十九章 魔法的礼物	271
第二十章 十字架的道路	286
第二十一章 魔法师	291

## 审视

审视	358
----	-----

## 附录

解说	438
《黑书》第5册节选	452
曼荼罗	458
跋	472

Liber Primus

卷一



## 序：来者之路

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至4节

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

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

以赛亚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迦密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至8节

荣格亲笔，主后1915年，于苏黎世家中。





若我要以这个时代的精神来表述，我就会这么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我将要对你们宣布的事。证明对我是多余的，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必须这样做。

我知道，除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外，还有另一种伟大的思维，也就是任何能把握所有当下的深层意义的思维。这个时代的思维只知道实用和价值。我也以为是这样的，我一直理解这种想法。可是另一种思维却迫使我去讨论——从证明、实用和意义的角度。因为充斥着人类的骄傲、混杂了这个时代锱铢必较的思维，很久以来我都在找寻牵引我的另一种思维。这并不是说这种深层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时日的推移将会比现在的思维更受重视，也不是说它会因时代而变迁。这种深层精神征服了判断力的傲慢。它把我从信仰带到科学，抢去了我解释和整理的愉悦，又唤醒我对这个时代理想的沉溺。它把我逼到了尽头，直到最根本的事物。

这种深层精神夺走了我的理解和所有的知识，将它们置于无可解释和荒谬背理之中。它夺去了我的语言和文字，不受两者驾驭的事物出现了，常理与非理融为一体，产生了超理。

然而，超理就是通往来者的大道、路径和桥梁。这就是将要来的神——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将要来的神，它是神的形象，以超理的形式出现。神是一种形象，而朝拜他的，也应当朝拜超理的形象。

超理不是常理，也不是非理，它糅合了形象和力量，集奇妙与力量于一身。

超理是开始和目的，是跨越和圆满的桥梁。

其他的神祇有时会消逝，但超理不会死亡，它转化为常理，又转化为非理。超理从两者碰撞的火与血中提升，重获新生。

上帝的形象有一个阴影，而超理是实在的，投射出影子。那有什么实在、有形却没有阴影呢？

那个阴影就是非理。它软弱无力，靠自己无法存续。但是非理就是超理无可分离、不会消亡的兄弟。

人类就像植物那样生长，有些在明，有些在暗。有很多依赖的是黑暗，而不是光明。

上帝的形象有阴影，阴影就如它本身那样大。

超理既大且小，犹如满布繁星的天空那样广阔，也像人体里的细胞一般狭窄。

这个时代的精神让我想见识超理的高大广阔，却不是它的微小。深层精神却战胜了这种傲慢，我必须像咽下不死药一样，吸收它的微小。它可能会灼烧我的内脏，它的确并不光彩、不算勇敢，甚至低微可笑、让人反感。但是深层精神的钳子紧攫着我，我得喝下这苦杯。

这个时代的精神试着让我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形象里的阴影。这会是毁灭性的欺骗，因为阴影就是非理。微小、狭窄不是非理，而是神性精髓的两面之一。

我悚然惊觉，日常的都可属于神性。我躲避这种想法，躲藏到最高、最孤冷的星辰后面。

但深层精神却抓住我，把那苦杯灌到我两唇之间。

时代精神影响着我：“这超理、这上帝的形象、这灼热与冰冷的互融，都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但深层精神对我说：“你就是无边世界的映像，所有盛衰的秘密都栖身于你。若你连这些都没有，你怎么能认识它们？”

因为人性的软弱，深层精神把这些告诉我。但这些都是多余的，我不是据此说话，而是必须要说。这种思维在我不发话时抢走了我的快乐与生活，所以我得对此发话。我是它的奴仆，这个奴仆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着什么。奴仆不按主



人的指示摆放双手，他的手就被燃烧。

时代精神对我说：“有何要事逼使你去讨论这些呢？”这是个不好的尝试。我要凝神细想，有什么内在或是外在的必要可以逼使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一件让人明了的急事，我快要自己编造一件了。时代精神差点儿就这样成功了，让我转而讨论、思考个中的理据和解释。深层精神却说：“了解一件事是桥梁和道路上回转的可能性，解释一件事却是专横独断，有时甚至是谋杀了。你可数过，饱学之士中有多少杀人凶手？”

时代精神走过来，向我展示一部部巨著，它们盛载着我的知识，金石造的页片上刻着抹不掉的话语，他凭着这些无可辩驳的话告诉我：“你一直在胡言乱语。”

这确是事实。我所说的，正是胡言乱语的宏大、混沌和丑陋之处。

深层精神却走过来说：“你说的这种宏大、混沌、没有尊严又病态呆笨的日常生活，它就在街上、住在每座房子里反映着人类的一天。哪怕是永恒的星宿都是日常的。它是主人，是神性的要旨。人们笑它，而这笑也是它的一部分。现代人，告诉我，你以为这笑要少过崇拜吗？标准尺度在哪？这可是生命的笑和崇拜决定的，不是你的判断！”

我也要说说那可笑的。未来的人啊！你们会认识到超理。它是笑与崇拜——血腥的笑、血腥的崇拜。祭品的血把两极联系在了一起。明了这事的，必将笑着崇拜。

然后我的人性走过来说：“你这样说的话，有什么寂寞、离别的冰冷，就都搁到我身上吧！想想存在的毁灭，还有这祭品献身于深层而流的血。”

深层精神却说：“没人可以、或者应该阻止献祭。献祭不是毁灭，献祭是后来者的基石。你们没有去过修道院吗？不是已经有数不清的人去过沙漠了吗？你们要把修道院带在身上。沙漠就在你们里

面。沙漠呼唤你们，又把你们拉回来。当你们得到当世的钢铁打造，这沙漠的呼唤将冲破一切枷锁。的确，我为你们预备了寂寞。”

然后我的人性和声了。我的灵性却发生了什么，我必须点明这怜悯。

我的语言并不完备。不是因为我要咬文嚼字，而不可能找到那些词汇，我才会用图像来讲述，也没有其他东西赋予我表达这深度的言辞。

这发生在我身上的怜悯给我信念、希望和足够的勇气，让我不再抵抗深层精神，并且讨论它的话。在我能够整理思维并付诸实行之前，我需要一个信号，足以告诉我，深层精神与世事背后的深层主宰都在我心中。

它就在1913年10月出现。我领悟到正独自在旅途上，这景象突然就临到我身：我看到一场滔天洪水，覆盖了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部低洼地带。从英国到俄国、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都被覆盖了。我看到黄色的滚流、飘浮的瓦砾和成千上万的死亡。

这景象维持了两分钟，让我困惑不安。我不指望能说明什么。接下来的两周它慢慢减退，然后这景象又会来，甚至比以前还要猛烈。有个内在的声音说：“你好好看着，它绝对真实，它将继续如此。你无从怀疑它。”我又跟景象搏斗了两分钟，但它紧抓着我。它让我筋疲力尽、困顿不堪。我想，我的灵魂生病了。

自此，对神秘事件的恐惧又再回来，这事件跟我们近在咫尺。有一次我还看到一片血海覆盖着北方诸国。

1914年6月初、6月底和7月初，我三次做着同一个梦：我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盛夏的夜晚有一股莫以名状的阴森寒气自太空掩至，所有的湖泊河流都凝结成冰，所有的青葱翠绿都冻死了。

第二次做的梦与第一次非常相似。7月初第三次做的梦却是这样的：

我在英国一处偏远的地方，必须尽速乘船赶回家乡。我很快就回

到了家乡，发现盛夏之时有股阴森的寒气自太空侵入，使得所有生机都结冰了。那里有一棵有叶无果的树，叶片霜冻后变成了甜美的葡萄，充满了能治愈人的果汁。我摘下这些葡萄，送给许多等待着的人。

现实是这样的：欧洲各国大战之际，我身在苏格兰，受战争所逼，我决定坐最快的船、走最短的路程回家。我看到这凝结一切的阴森寒气，看到那洪水、那血海，还有那没有果实、结霜的叶子会变成药物的树。我摘下成熟的果子给你们，而我并不知道我送给你们的、那既苦又甜的醉人浆液，在你们的口舌中会留下血腥的气味。

相信我。这不是我给你们的教育和教化。我凭什么教化你们？我给你们讲解这人的路，是他的路，而不是你们的路。我的路不是你们的路，我也就不能教你们什么。道路就在我们之中，并不在神祇，也不在教化，不在法规中。我们里面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遵照榜样而活的人啊！生命没有跟他们一起。若你们按照榜样而活，你们活的就是榜样的生命。若你们不去活自己的生命，那谁又该活你们的生命？活自己的命吧。

路标已经降临，开路先锋就隐身在我们之中。你们可别贪心，想要吞下别人田里的果实。难道你们就不知道，你们本身就是那果实累累的良田，有着满足你们的一切？

可现在又有谁会知道？谁晓得那道路可以通往永远果实丰盈的心灵原野？你们往外找寻这路，你们阅读、听取别人的意见，那又有什么用？

只有一条路，而这是你们的路。

你们要找这条路？我以自己的路提醒你们。它可能是你们的歧途。

每个人该走自己的路。

我不想当你们的依靠、指导，也不要当老师。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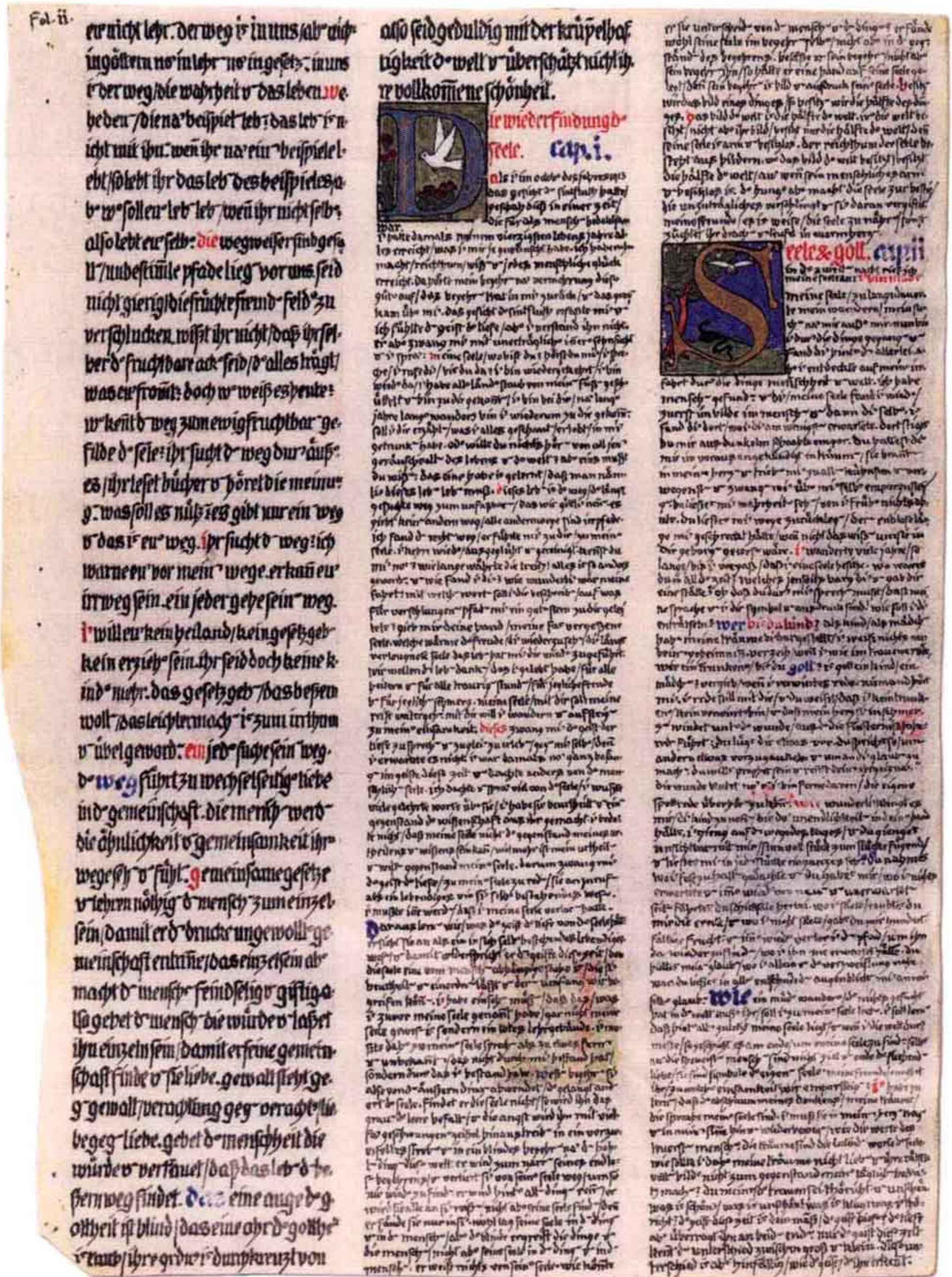
给予指令、劝导改善和加以协助都已成错误弊端。每个人去找自己的路，这才是通往群体互爱之路。人类将看到、感受到他们道路的相似和共通之处。

统一的规则和教育把人逼向孤独，他们才可以逃离群体无意的压迫。孤独却使人变得敌意、恶毒。

要给人气度，让他独处，他才会自己找到群体并喜爱它。

暴力对抗暴力，轻视应对轻视，爱回应爱。给人类气度，要相信，生命会找到更美好的路。

神瞎了一只眼、聋了一只耳，秩序乱成一团。你们要对这残废的世界保持耐性，别高估自己的完美。



## 第一章 重寻灵魂



我在1913年10月看到洪水的景象时，发生了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我当时四十岁，正实现我许下的每个愿。我拥有名誉、权力、财富、知识和其他各种福气，就不再渴求更多这类事物。这渴求消退了，而恐惧却找上了我。洪水的景象抓住我，我也感受到了深层精神，可是我不明白它。它用不能承受的、内在的渴求来逼我，我就说：

“我的灵魂啊，你在哪儿？你听得见我吗？我说话，我叫你，你在吗？我回来了，我又在这里了。我抖下脚上的异国泥尘，再回来找你，我就在你这里，多年的漂泊后我又回来找你。我该告诉你，我看过、经历过、喝过什么吗？还是你根本不想听这些尘世和生活的噪音？有一件事你却必须知道，我学到了一件事，就是人必须活在今世的生命里。

“生命就是一段旅程，一条寻找已久、达致圆满的路，我们称为神的境界。再没有其他的路，别的路全都是歧途。我找到正确的路，它让我找到你，找到我的灵魂。受光芒净化的我回来了。你还认得我吗？这一别是多久了！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我又是怎样找到你的？我的旅程多么奇妙啊！我该用什么言语向你形容，在那样错综复杂的路径里，我得明星指引才能找到你？我快要遗忘的灵魂，把手给我吧。一度拒绝然后又与你重逢，这是何等的温暖愉快啊！生命把我再次带你面前。我们该感谢生命，为了我活着、经历一切愉快和悲伤的时刻，还有每段欢笑和痛楚。我的灵魂，我要与你携手继续旅程，和你一同浪游，攀上我的寂寞。”

这是深层精神逼我说的，又让我自我斗争，因为我并没有预计会这样。我当时还是困在时代精神里，对心灵的了解跟现在截然不同。我常思考、讨论灵魂，知道许多术语，我判断它并视之为知识的存

有。我当时没有考虑到，我的灵魂不可能是我的判断和知识的存有，更大程度上我的判断和知识才是我的灵魂的存有。因此深层精神逼我，要我将自己的灵魂视为独立存在的生命，呼唤它、与它对话。我必须明白，我已失去灵魂。

由此可知，深层精神怎样看待灵魂：灵魂是独立存在的生命，而这想法跟时代精神所持的恰好相反。时代精神以为灵魂从属于人，可以判别、分类，我们能掌握其界限。我必须接受，我以前唤作灵魂的，根本不是灵魂，而是一座已死的教学楼。我必须把我的灵魂当成遥远陌生才能跟他说话，它的存有不是由我体现，而是我的存有通过它体现出来。

只有撇开对外物的追求，才能到达灵魂的所在。若他找不到灵魂，他将陷入空虚的恐惧，而这恐惧将挥舞长鞭，驱使他绝望盲目地追求空洞的世事。他将受无尽的渴求愚弄，在心灵之路上迷失自己，再也找不着灵魂。他追逐一切事物，扯开它们，却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因为他只能从自身找到。就是他的灵魂在外物和别人之中，但这盲人抓住的是外物和人，而不是他藏于事物和人之中的灵魂。他并不认识自己的灵魂，又怎能从人和事中区分出来？他也许在渴求里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却不是在他的渴求的存在之中。若是他拥有了渴求，而不是渴求拥有了他，他的手会触碰到灵魂，因为他的渴求是他的灵魂的图像与表现。

拥有一件事物的图像，我们就拥有了这事物的一半。这世界的图像也就是这世界的一半。

谁拥有世界而没有她的图像，就只是拥有了她的一半，因为他的灵魂贫乏而一无所有。灵魂的财富在于图像。谁拥有世界的图像，就拥有了世界的一半，即使他的人性贫乏而一无所有。饥饿却使灵魂变成野兽，吞噬那不可承受的，最终毒害灵魂。我的朋友，滋养灵魂才是智者所为，否则就是将它蓄养成住在你们心中的恶龙魔鬼。



## 第二章 灵魂与神



第二夜，我呼唤我的灵魂：

我倦了，我的灵魂流浪得太久，在自己以外找寻自己。

我有过不同的经历，就在混杂的背后找到了你。但我在这经历的歧途上，发现了人性和世界。我找到了人。而你，我的灵魂，我也重遇了，先是在人的图像上，然后是你本身。我找到你的地方，是我万料不及的。在那里，你从幽暗的阴影中浮现上来。你之前已在梦里给我预示。这些梦在我心内燃烧，让我变得胆大妄为，逼我向上爬升、超越自我。你让我看见以前没设想过的真理，你让我确信你的真理，让我从那永无止境、使我害怕的路上回头。

我漂泊了许多年，时间长得让我忘记了我还有灵魂。你到底去哪儿了？有什么来世的事荫庇你、让你藏匿？啊，你要通过我来说话，我的话和我都是你的符号和表达！我怎能把你认出呢？

你是谁，孩子？我的梦都把你描绘成小孩、女孩，我全不知晓你的秘密。如果我像醉酒般梦呓，饶恕我。你是神吗？神是个小孩、是个女孩吗？如果我语无伦次，原谅我。没有人听我说话。我静静地跟你说话，而你知道，我没有喝醉，也不是精神错乱。我心的伤口绞痛。那伤口的暗影嘲弄我：“你欺骗自己！你这样说来误导他人、取信他人。你想当先知，满足自己的野心。”伤口还在淌血，我已无力对这嘲弄装聋扮哑了。

能唤你孩子在我听来是多么奇妙，你可是掌握着无穷无尽的！我走在白日之路，你暗中相随，用碎片拼凑出意义，让我从每个碎片里看到全局。

你拿走我深信不疑的，给我不曾想过的。你一再从未知的、想不到的地方带来命运。我播种的地方，你抢走了我的收成；我没播种的，你却给我百倍的果实。我一再迷失方向，然后又在我未曾想过的地方找回它。在我独自一人、濒临绝望之际，你巩固我的信念。在每

个重要的时刻，你让我相信自己。

如同疲倦的游子，除了世界本身就没找寻过什么，我该走近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待在所有事物背后，当我越过这世界，最终将会找到它。再高贵的人都不是这不断追寻之爱所求的目标和结局，他们是自己灵魂的符号。

我的朋友，你猜猜，我们将攀升到怎样的孤寂？

我的想法里、梦境里的渣滓，都是我灵魂的话语。我须牢记于心，在脑海里反复温习，就如最高贵的人所说的一样。梦是灵魂的指引，我岂能不爱我的梦、不把它们当作我每天沉思的表达？你觉得梦愚笨又丑陋。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陋？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笨？时代精神是你的标准，深层精神却在两端都胜过它。只有时代精神了解大小之别。但这区别脆弱不堪，正如了解它这种精神一样。

深层精神甚至教我，要按照梦来认真考虑我的决定。梦会指引生命，它们决定了你，即使你不明白梦的语言。人们想学习这种语言，但是谁能教授、谁能学习呢？单靠学问是不够的，还有一种心的认识，它赋予更深入的解释。心的认识在书本中找不到，在老师的口中也找不到。它从你而发，就像青苗从大地长出一样。学问属于时代精神，这精神却对梦境毫不了解，只因灵魂存于各处，而学问知识却不然。

可我怎样才能得到这心的认识呢？只有彻底投入生活，你才能得到这知识。当你能活只留给别人经历、设想，而自己却不曾活过的生命，你才算彻底投入生活。你会说：“我不能活别人的生命，也不能想别人所想的。”你应该说：“我可以活的生命，我自当好好活着。我还能思考的，我应该思考。”你也许会逃避自己，好让自己无需经历那不曾活过的。但不可能避开自己。它永远跟你一起，并期盼着圆满。若你对这期盼装聋扮哑，你就是对自己装聋扮哑。那你将永远

找不到心的认识。

你的心是怎样的，也就是心的认识。

邪恶的心让你认识邪恶。

善良的心让你认识善良。

为了让你们的理解更加完备，设想一下，你们的心有善有恶。那你们问：“怎么办？我也该活出邪恶吗？”

深层精神要求：“你还能活的生命，你当然应活。幸福会做决定，不是你的幸福，不是别人的幸福，单纯就是幸福。”

幸福处于我和其他人中间，在群体之中。我也活过，这事我以前没做过，却还能够做。我活在深层里，深层就开始说话。深层教我另一个真理，让我把常理与非理联系起来。

我该明白，我只是灵魂的表达与符号。从深层精神来看，在可见的世界中我就是自己灵魂的符号，我完全是个奴仆，完全屈从，完全服从。深层精神教我：“我是个小孩的奴仆。”最重要的是，这话让我学会了极致的谦逊，这正是我急需的。

时代精神让我相信自己的理性，让我看到自己的形象，就像一个思想成熟的领袖。深层精神却让我知道，我是个仆人，是个小孩的仆人。这用语让我反感，我讨厌它。可我必须了解并且接受，我的灵魂是个孩子，我灵魂里的神是个孩子。

若你们是男孩，你们的神就是个女人。

若你们是女人，你们的神就是个男孩。

若你们是男人，你们的神就是个女孩。

神就在你不在之处。

也就是说：人有一个神是明智的，这让你们变得圆满。

女孩是有待生产的。

男孩是有待生育的。

女人是已然生产的。

男人是已然生育的。

也就是说：若你们现在是小孩般存在，你们的神会从成熟的高处降临到年岁与死亡。

但若你们是成熟的存在，已然生育或生产，不论是在肉体或是精神上，你们的神会从发光的摇篮上升，直到不可量度的未来高度，直到未来的成熟和满溢。

前面还有生命的是孩子。

现在已活着自己生命的是成人。

这样，当你们把能够活的都活了，你们就是成人。

当下是孩子的，他的神会死去。

当下是成人的，他的神会继续存活。

这秘密是深层精神所教的。

他的神是成人，他将昌盛又悲伤。

他的神是小孩，他将昌盛又悲伤。

到底哪样更好，是自己有生命在前，还是神有生命在前？

我不知道答案。活着，那无可避免的会决定。

深层精神让我知道，我的生命被那神性的孩子包围。一切无可预料、生机勃勃的都自他手中临到我身。

这孩子就是我体内感觉到的不断涌出的青春。

在幼稚的人身上，你会感觉到毫无希望的顷刻。你看作消亡的，对他还是将来。他的将来全然是稍纵即逝的。

你未来之事稍纵即逝，可这从不具备人的意义。

你继续存活就是向上而活。你生育或生产后来者，你富有成果，你向上而活。

童稚的并无成果，他的后来者就是已然生育的、已然枯萎的。那没有向上而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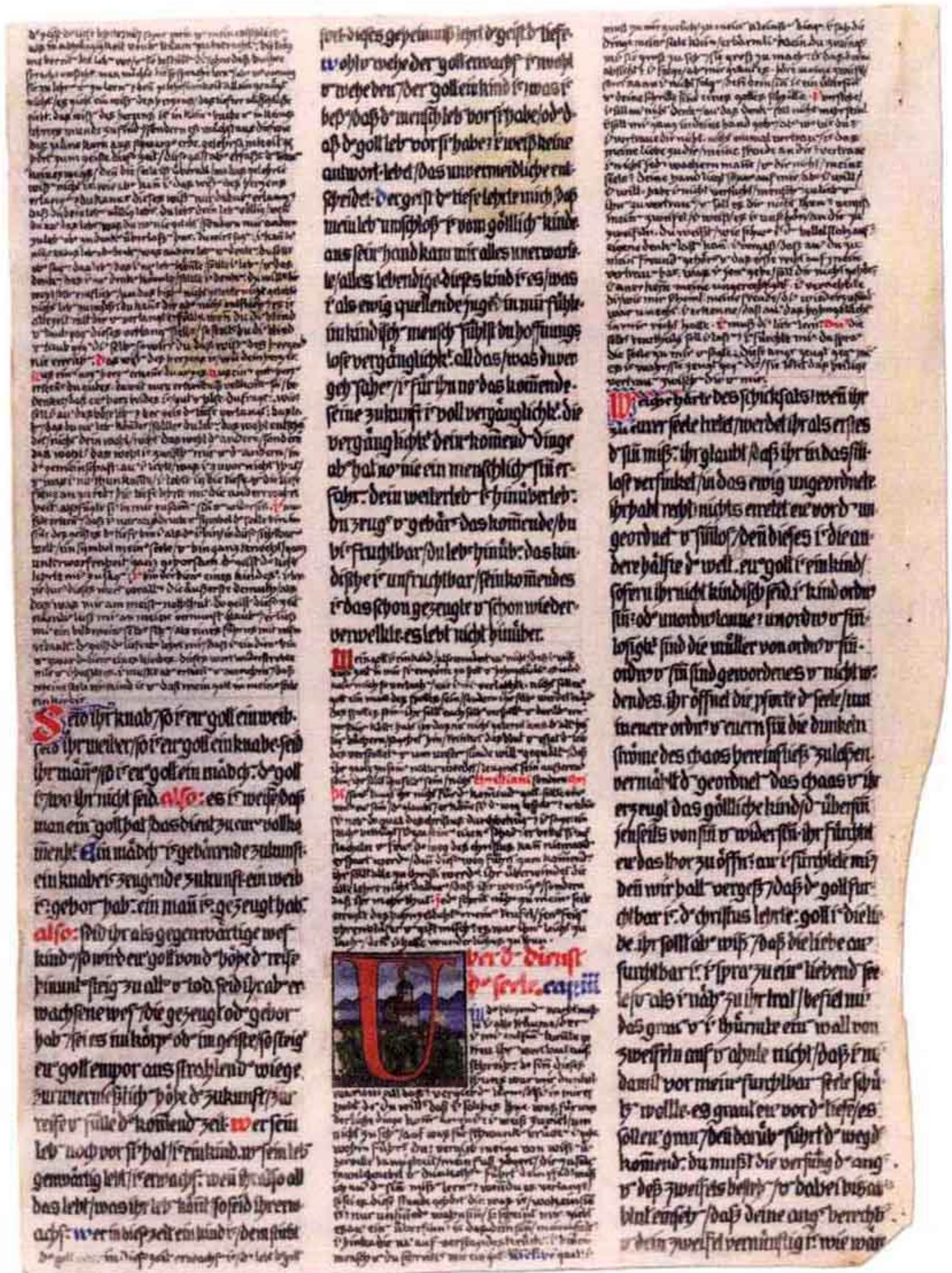
我的神是个小孩，那你们就不要惊讶，这激起我里面的时代精

神嘲弄、耻笑我。从没有其他人像我耻笑自己一般耻笑我。

你们的神不该是那嘲笑的人，你们本身才要成为那嘲笑的人。你们该嘲笑自己，从中向上攀升。若你们没有在那些古老的圣书里学过，去吧，那遭人嘲笑又为我们的罪受苦的，去喝他的血、吃他的躯体吧。那样你们就成为他的本质，否定他是身外之物，你们成为他自己，不是基督徒，而是基督，否则你们在将来之神面前毫无用处。

你们中有人以为他可以避开这条路吗？他可以瞒骗过去、避开基督的痛苦吗？我说：这人欺骗自己只会伤害自己，让自己躺在刺针烈火的床上。基督的路没人能避开，因为这路通往未来。你们全该成为基督。

要克服旧教条，不是少做，而是多做。走近我灵魂的每一步都让我的魔鬼嘲弄耻笑那些胆小的耳语者、混毒者，他们要笑是因为我要做奇怪的事。



### 第三章 灵魂之责



在接下来的一夜，我必须把我能够想起的梦如实地用它们的说法写下。这样做的意义对我来说是阴暗不明的。为什么这样？原谅那在我里面浮起的噪音吧。你肯定想我这么做。有什么怪事临到我身上来了？我知道的太多，使我看不到将要踏上那摇摆不定的桥。你通往哪里？原谅我知识过盛造成的忧虑。我的脚还在犹豫是否跟随你。你的小径通往怎样的迷雾黑暗？我必须学会不依赖常理吗？你这样要求的话，就这样做吧。这个小时是你的。没有常理的地方有什么？在我看来，只是非理和疯狂。会有超理吗？是你的意思吗，我的灵魂？我撑着理解的手杖，在你身后跛行。我只是凡人，而你就像神祇般前进。多痛苦！我要回到自己去，回到我最小的事情。我本以为我灵魂的事很小，小得可怜。你逼我，把它们看成大事，做成大事。这是你的打算吗？我跟从，但我惧怕。聆听我的怀疑吧，否则我跟从不了，因为你的道理是超理，而你的脚步是神的脚步。

我明白，我也不该思考。那思考也不该存在吗？我该把我完全交到你手中。但你是谁？我不相信你，一点也不相信。这是我对你的爱，是你的欢乐吗？我不相信每个正直的人，而你也不信任吗，我的灵魂？你的手重重地落在我身上，但这是我甘愿的，我甘愿的。我没试过爱别人、信任他们？而对你我不该这样吗？忘却我的怀疑，我知道，怀疑你是鄙陋的。你知道，我有多难才能放弃思考那微不足道的骄傲。我忘记了，你也是我的朋友，绝对值得信任。我会给他们的，难道不给你吗？我承认我不公道。看来我以前轻视你了。我重遇你的欢乐并非是真的。我意识到，我里面的嘲笑是对的。

我该学会爱你。连自我判断我也该放弃吗？我惧怕自己。而灵魂对我说：“这恐惧要指证我！”的确，它要指证你。它杀死你和我之间的神圣信任。

命运多艰难啊！你们走向灵魂，必先不依赖常理。你们会认为自己沦于无理，陷于永恒的无序。你们是对的！没有任何事能从无序、无理拯救你们，因为这就是世界的另一面。

你们不幼稚的话，你们的神就是个小孩。小孩是秩序、道理吗？还是无序、冲动？无序、无理是秩序、道理之母。秩序与道理是已然而不是未然。

你们开启了灵魂的闸口，好让那昏暗的混沌之流涌进你们的秩序和道理。让秩序和混沌联姻起来，你们会孕育出神性的孩子，也就是超越常理和非理的超理。

你们害怕打开这扇门？我也害怕，因为我们都忘记了，神是可怕的。基督训示：神是爱。但你们要知道，这爱也是可怕的。

我跟一个充满爱的灵魂说话，而当我走近她时，恐惧紧抓着我。我逃到一道怀疑之墙，没想到我因此想要防范可怕的灵魂，保护自己。

你们恐惧深层，它理当让你们毛骨悚然，因为那来者之路就是从此走过。你必须挨过恐惧和怀疑的考验，一直深入到血液里去体会，你的恐惧是适切的，你的怀疑是合理的。若非如此，这怎么算是真正的考验、真正的克服？

基督完全克服了魔鬼的试探，对上帝美好和理性的考验却不然。基督敌不过考验。

你们还要学习，别让考验击倒，一切要用你们的自由意志。这样你们就自由了，并且超越了基督信仰。

我必须了解到，我屈服于我害怕的。对，更甚者，我甚至必须爱上我恐惧的。我们必须效法圣人。她虽厌恶瘟疫病人，却喝下疫病疤痕流出的脓，发现它芬芳有若玫瑰。圣人所做的绝非徒然。

关于你的救赎和得到怜悯的每件事，你都要依赖你的灵魂。所以任何祭品对你而言都不算太贵重。若你的道德阻碍你得到救赎，扬弃它，因为它对你无异于邪恶。道德的奴隶跟沦落的奴隶同样前无去

路。

若你相信自己是灵魂的主人，成为她的仆人；若你是她的仆人，成为她的主人，因为她需要统治。这就是第一步。

在往后的六个夜晚，我里面的深层精神保持缄默，因为我在恐惧、抗拒和恶心之间摇摆，成了狂热的猎物。我不能、也不想倾听深层。第七夜，深层精神却对我说：“看着你的深层，向它祷告，唤醒已死去的。”

我无助地站着，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审视自己，唯一找到的就是之前写下的、不知道有何用处的那些梦。我本想抛弃这一切，回到日光里面。但这思维阻止我，逼我回到自我里面。





## 第四章 沙漠



第六夜。我的灵魂带我到这沙漠，我这个自我的沙漠。我没想过我的灵魂是个沙漠，一个干燥炎热、尘埃滚滚又无处喝水的沙漠。旅程拖着缓慢的步伐，目标又遥不可及，但凭希望越过炎热的黄沙。这诗歌多可怕啊！我觉得这路所往之处离人类太远了。我慢慢走着这条路，而我不知道这旅程要维持多久。

为什么我的自我是片沙漠？我活在自身以外的人和事太投入？我为什么要避开自我？我跟自己不亲密吗？但我避开了我灵魂的所在。我不再是其他事和人以后，我就是自己的思维。但我不是自我，跟我的思维对抗着。我应当越过思维，爬升到自我去。那是我旅程所往之处，所以它才从人和事通往孤寂。跟自己在一起是否就是孤寂？当自我是片沙漠才算孤寂。我该在这沙漠中建座花园吗？我该让人住进这荒地吗？我该让这芬芳的魔幻花园开在沙漠里吗？是什么领我到这沙漠？我又该做什么？是否有什么阴谋，我不能再相信我的想法？只有生命是真实的，也只有生命将我领到沙漠，确实不是我的想法，它想回到思维、其他人、其他事那里去，因为它在沙漠里感到离奇怪诞。我的灵魂，我在这儿该做什么？我的灵魂却对我说：“慢着。”我听到了这让人难受的话。痛苦是属于沙漠的。

我能给灵魂的都给了。我来到灵魂的处所，发现这里是片炎热的沙漠，既荒凉又贫瘠。任何精神文化都不足以在你的灵魂中建造花园。我照料过我的精神——我内在的时代精神，不是那转向灵魂之事、灵魂世界的深层精神。灵魂有其本身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自我，或是完全成为自我的人才能够踏进，这人不会停留于事情，不停留于人，或是他的思维。我挪开对事和人的追求，我就把自我从事和人那里挪开了。正因如此，我更容易成为思维的猎物。对，我完全成了我的思维。

我也要挪开我对思维的追求，好让我从我的思维中抽离。而我立刻注意到，我的自我成了沙漠，只有那躁动的烈日在燃烧。我被这沙漠无尽的贫瘠征服了。这里或许有什么生长，却还是不见创造力的渴望。凡是有这创造力的渴望的土地，那里就会有种子从地里长出。但别忘记等待。难道你没看见，若你把创造力转到世界中去，那些死去的怎样在她之间、在她底下移动，它们怎样生长繁衍，而你的思维又如何富饶的河流奔涌？现在若你的创造力转到灵魂那里，你就会看到，你的灵魂怎样青葱翠绿，它的田野如何果实累累。

没有人能免于等待，而大多数人都不能承受这等待，他们带着贪婪，转而投向事、人和思维，成了它们的奴隶。因为这样就会证明，这人无力抵抗事、人和思维，它们成了他的主人，而他是受愚弄的傻瓜，因为他不能欠缺这些，不能等到灵魂成为果实累累之地的那一刻。那灵魂是座花园的人，也需要事、人和思维，但他是它们的朋友，不是它们的奴隶。

所有未来之事都已成图像：要找寻灵魂，古人会进入沙漠。古人活在图像里，因为世界对他们而言还未成真实，所以他们走进孤寂的沙漠，好教导我们，灵魂那处就是孤寂的沙漠。就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丰富的视野、沙漠的果实、罕世难逢的灵魂之花。努力想想这些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图像，它们是来者之路的向导。回想那些富强不再的、繁盛后又死去的以及沙漠与修道院，这些就是来者之图像。一切都有预言，谁又懂得说明它呢？

如果你说，这灵魂之处不是，那它就不是。但如果你说它是，那它就是。留心古人在图像里说什么，那就是创造。古人说：太初有道。认真考虑这点，彻底思索。

这些在非理和超理间摇摆的话是最古老、最真实的。

## 沙漠里的经历



艰苦的挣扎后，我向着你走近了一段路。这挣扎是何等艰苦啊！我倒在怀疑、困惑和嘲笑的丛林里。我知道，我必须与我的灵魂独处。我两手空空地来到你身旁，我的灵魂。你想听什么？灵魂却对我说：“你来到朋友前面，你是有求而来的吗？”我知道不该如此，但我觉得自己一贫如洗。我想在你旁边安坐，至少可以感受到你在这场使人振奋的气息。我的路尽是热沙。每一天都是沙尘滚滚的路径。如你所知，我的耐性有虚弱的时候，我甚至试过对自己感到绝望。

灵魂就跟我说：“你对我说的话，就像你小时候跟妈妈抱怨一样。我可不是你母亲。”我不想抱怨，但你容许我说，我的路确实又漫长又满布尘埃。你是我荒野里的林荫，我想享受你的遮阴。灵魂却说：“你这是耽于逸乐。你的耐性在哪？你的时候还未到。你忘记你为什么要去沙漠了吗？”

我信念虚弱，沙漠的太阳很刺眼，让我睁目如盲。热力像铅块一样压着我。口渴煎熬着我，我不敢想茫无尽头的前路还有多长，我反正看不到前面有什么了。灵魂却回应道：“你的口吻就像完全没学到过什么那样。你就不能等吗？所有东西都该成熟完满才掉到你跟前吗？你充盈丰富，充满的可是意图和欲望！你还不知道，真理之路只对没有意图的人开放吗？”

我的灵魂啊！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我的思维。可我并不按照这些而活。灵魂说：“告诉我，那你认为你的思维该帮助你吗？”我本想当一个人，不过只是一个人，会软弱，还会力有不逮。灵魂却说：“你认为做人就是这样吗？”我的灵魂啊，你话虽严厉，却实在有理。我们注入生命是那样少。我们本该像大树那样生长，它也对成法一无所知。我们把自己紧紧地跟意图绑在一起，却没注意到，意图其实限制了生命，甚至将它拒诸门外了。我们以为用意图可以照亮黑暗，却跟

光失之交臂。我们又怎能判断预知，这光会从哪里到我们这里来？

让我对你抱怨一件事：我忍受着嘲笑——我自己的嘲笑。灵魂却对我说：“你小看自己吗？”我觉得没有。灵魂回应说：“那你听着，你小看我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写书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而是在跟我说话吗？你用我给你的语言来跟我对话，怎能说是忍受着嘲笑呢？你知道我到底是谁吗？你是要把我概括限制，划成死的规则吗？你量度过这深谷的深度吗？我要带你去的路，你都探索过了吗？若你的虚荣不是刻到了骨肉里，一点嘲笑就挑战不了你。”你的真相很是严厉。我愿意把我的虚荣都交给你，因它教我困惑。你看，这也是为什么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以为我双手空空。我空洞的双手只想伸展，它们却又不想了。我没想到，是你填满它们。我想不到我是你的血管，没有你我空虚无物，有了你才充实丰盈。

那是沙漠里的第二十五个夜晚。我的灵魂就是用了那么久，它才在暗处从自己的生命里苏醒，成为能够独立于我的个体，与我碰面。我接受了它严厉却有益的话。我需要教导，因为我已不能克服这嘲笑了。

时代精神总自以为聪明，就像其他时代的时代精神一样。这种智慧却不只是简单的，而且是片面单纯的。所以智者嘲讽这智慧，因为嘲讽是他的武器。他需要这尖锐、淬毒的武器，因他遭到这单纯的智慧冒犯了。若他没有遭到冒犯，他也不需要这武器。只有在沙漠里，我们才注意到我们内里这可怕的单纯，但我们害怕承认，才会发出嘲笑。这嘲笑却没有碰上那单纯。这嘲笑掉在嘲讽的人身上。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沙漠里，他在自己的嘲笑中窒息了。

你越是聪明，你的单纯就越愚笨。最聪明的也是在单纯处最愚笨的。想要拯救自身免于时代精神的聪明，我们不能靠增加自己的聪明，反而要接受那竭力反对这聪明智慧的，也就是单纯。但我们也不能沉溺于单纯，故意让自己变成傻子，而是要成为聪明的傻子。这是通往超理的路。聪明征服世界，单纯却征服灵魂。以精神的贫乏起誓



## 第五章 未来的地狱之旅



在接下来的夜晚，空气里充满了声音。有很大的声音说：“我掉下去了。”其他的混乱地起哄叫嚷：“掉哪儿去了？你要什么吗？”我该把自己交托在这纠葛中吗？我感到毛骨悚然。这是个可怕的深层。你想让我抛下自己碰运气，与自己黑暗的疯狂为邻吗？往哪儿呢？往哪儿呢？不管你是谁，你掉下，我愿陪你掉下。

深层精神打开我的眼睛，我瞥见内在的事物，我灵魂的世界多姿多彩。



我看见灰色的石墙，我在墙边掉进深处。有个黑暗的洞，我站在前面，脚跟淹在地上黑压压的尘土里。阴影在我身旁飘浮。我被恐惧紧抓着，但我知道，我必须进去。我匍匐前行，通过了一条狭窄的石道，到达了里面的一个洞口，地上覆盖着灰黑的水。进去后我瞥见了

一块泛着红光的石头，我必须到那边去。我淌过满是泥泞的水。那洞充斥着喧闹骚动的叫嚷声。我摸到了那盖着暗洞的石头。我拿着石头，疑惑地四处张望。我不想听那声音，它让我不敢前进。但我想要知道，这儿该有什么要说。我将耳朵贴近洞口，听见了地下流水的巨响。我在那暗流里看到一颗血淋淋的首级，有个受伤的和被杀死的在那里浮游着。我惊颤地看着这景象良久，我看到一只巨大的蜥蜴在暗流中漂过。

在水流最深处的河床里，有个发出红色光芒的太阳，光线穿过那暗黑的水流。阴暗的石墙上一条条小蛇涌向深处——那太阳乏力地映照之处。成千上万条蛇盘蜷着，遮盖了那太阳。暗夜于此陷落。一道红色血光——浓浓的、猩红的血涌出，喷发良久方才枯竭。我被惊恐吸住了。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不能自制，但我也并不想自制，因为我曾对你起誓，我的灵魂，我会信任你，即使你把我领向疯狂。我若不把这苦涩的睡眠之酒喝干，又怎能感受到你的阳光？救救我，别让我在自己的知识里窒息。我丰富的知识威胁着要把我推倒。我的知识就像千万个演说家的部队，声如狮吼，空气为之战栗，而我手无寸铁，只是他们的牺牲品。让我与他保持距离，就是科学那聪明的解释。邪恶的狱长捆绑着灵魂，把它禁闭在黑暗的囚室里。你要让那能治疗我的蛇保护我，它其实是判决之蛇，你的深层却是地狱的毒药、折腾的死亡。我想要洁洁

净净、身穿白衣进入你的深层，而不是像小偷般慌慌忙忙地来掠夺，然后喘不过气地逃走。让我继续神性地失去自制，这样我就能做好准备，看见你的奇迹。让我把头枕在你门前的石上，这样我就能迎接你的光芒。

沙漠开始肥沃起来的时候，它会长出不寻常的植物。你会认为自己疯了，在一定程度上你确实是疯了。就像当下的基督教缺乏疯狂，它缺乏的是神性的生活。留意图像的长者教会我们：疯狂是神性的。正因为前人确实在这里生活过，才给我们造成了错觉，因为我们都成为了现实世界的主宰。这无可置疑，你进入了灵魂，你就像疯了一样，医师会把你当成病人。我所说的这些，可能被视为病态，但没人会比我更觉得这样病态。

就这样我克服了疯狂。若你们不知道神性的疯狂是什么，收起你们的判断再等待成果吧。要知道神性疯狂的存在，深层精神会战胜时代精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若深层精神不再软化，并逼使人不用人的语言，而用圣灵的语言说话，又让他相信自己就是深层精神，那就说它是病态的错觉吧。当时代精神不放过一个人，强迫他只看表面、否定深层精神，并把自己看成是时代精神，那么也说它是病态的错觉吧。时代精神并不神圣，深层思维并不神圣，而天秤是神圣的。

因为我被时代精神囚禁着，就要在这夜发生的，必须临到我身上。那就是，深层精神强而有力地长出，把时代精神如怒涛般扫荡出去。深层精神能够胜出，凭的可是我在沙漠里的二十五个夜晚、与我的灵魂对话、把我所有的爱和服从都交给她。在那二十五个白天，我却把所有的爱和服从都交给这时代的事、人以及思维，只有在夜里我才前往沙漠。

这样你们就能区分病态的和神性的错觉。谁要是只做其一，而遗留另一样，你们会认为他是病态的，因为他的天秤倾斜了。

神性的迷醉与疯狂临到身上的时候，谁又能够抵受那恐惧？爱、



灵魂和神都是美丽而可怕的。前人把神的美丽带了一些到这世上，让世界如此美丽，从时代精神看来好像是实现了，并且比神祇的怀抱更美好。恐惧与可怖都隐藏在表层底下，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你们碰到深层精神，就会感受到那冷酷，并为那痛苦叫嚷。深层精神与钢铁、火焰结合。你们害怕深层精神也是对的，因为他确实充满恐惧。

在这些日子里，你们看到了深层精神隐藏了什么。你们以前不相信，但如果求教过你们的恐惧，你们就会知道。

血光从那红色的水晶灯中照向我，而当我把它提起，想看到它的秘密之时，那恐怖之事就暴露了出来：在未来者的深层里就是谋杀，那毙命的金发英雄正躺着。那黑色的甲虫是死亡，是达致更新所必要的。如此，一个新的太阳会照耀他，那是个深层的太阳，充满谜团的夜之太阳。就如春日初升唤醒死寂的大地，深层的太阳唤醒死去的，而光明与黑暗之间那可怕的斗争出现了。那力量澎湃、历久不竭的血泉从此喷发出来。这就是未来者，你们现在能从躯体中亲身感受它，而这只是它的冰山一角。（我是在1913年12月12日夜里看到这景象的。）

深层与表面应该融为一体，这样新的生活才能建立。这新的生活却不是建立在我们之外，而是我们之内。现在发生在我们之内的是图像，是人生活于事件的图像。要让这图像流传后世、不被遗忘，让他们由此为自己的路学习，正如我们也为自己从前人活于事件的图像中学习一般。

生活并不是来自于事物，它来自于我们。所有发生在外的都是已成。

故此，谁要是从外在观察事件，就只会看见已成之事，觉得它们恒久不变。观察内在的就会懂得一切都是新的。万事万物都是不变的，人拥有的创造性深层却不是恒久不变的。事物本身不具意义，它们只是对我们才有意义。事物的意义是我们创造的。意义自古至今都是人为的，是我们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从自身找寻事物的意义，发现来者之路，让我们的生命能继续流动。

你们所需的是从自身而来的，也就是事物的意义。事物的意义不在于其特定的意思。那意思载于深奥的书本里。事物不具意义。

事物的意义就是你们创造的救赎之路，事物的意义就是你们在这世上创造的生命，它就在于掌握这世界——你们的灵魂对这世界的论断。

事物的意义也就是超理，它不在事物之中，也不在灵魂中，而在站在事物与灵魂中间的神那里，他是生命的道路、桥梁和跨越。

若我没能审视自身，就不会看到这未来者。

我参与了那场谋杀，在那谋杀之后，深层的太阳照向我。我里面的那千万条蛇，急欲把太阳缠绕起来。我自己既是谋杀者，又是被杀者；既是献祭者，又是祭品。那血泉就从我自身喷发。

你们全都参与了谋杀。重生会在你们之内发生，深层的太阳会升起，成千上万条蛇会从你们死去的物质中伸展出去，再掉到太阳里，使它窒息。你们的血会朝那处喷发。现在的人都以无从遗忘的行动表现出来，这些行动用血写在那无从遗忘的书卷里，成为永恒的记忆。

可是我请问你们，人什么时候会落得与兄弟大动干戈、溅血当场？当他们不知道兄弟就是他们自己，才会这么做。他们自己是献祭者，却互相以别人行祭礼。他们都必须互相做祭品，因为人把染血的刀指向自己的时间还未来临，就杀死自己的兄弟做祭品。那么人又要杀谁呢？他们杀死那些高贵的，那些勇敢的，还有那些英雄。他们视之为目标，却不知道这对他们自己有何意义。他们该以自己内在的英雄做祭品，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就杀死自己勇敢的兄弟。

时机还未成熟，但血祭会使它成熟。一天可以杀死兄弟而不是自己，时机就不算成熟。只要人还未成熟，可怕的就必会发生。但别的事都不能教人成熟。因此，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必然的，这样革新才能出现。那随着太阳被覆盖而产生的血泉也是新生命的泉源。

正如人的命运经事件被你们描述那样，这也会在你们的心中发生。当你里面的英雄死去，深层的太阳就会从那万料不及之处、自远处向你们照耀。所有你们以为死去的全都会在你们之中复活，变成毒蛇。它们想把太阳蒙住，而你们将会掉进黑夜与困惑。你们的血会从那许多奋战的伤口中涌出。你们会陷入巨大的惊慌、怀疑，但新的生命正是从这种痛苦中诞生的。新生就是血与痛苦。你们以为它死去了，所以就没有预料到，但你们的昏暗会苏醒过来，这异常邪恶又有害生命的物质还蛰伏在你们体内，而你们会感受到它的冲击。那些蛇是极其邪恶的想法和感觉。

你们以为自己认识那个深渊吗？聪明的人啊！亲身经历可是另一回事。这一切都会临到你们身上。想想所有恐怖、邪恶又残酷的，那些人让自己的兄弟去承受它们。这也该临到你们心里。用你们自己的手去承受吧，而你们要知道，是你们那可鄙邪恶的手把这痛楚加诸你们身上，而不是你们的兄弟，他要与自己的魔鬼搏斗。

我希望你们看到那英雄被杀死有什么意义。那些无名之士在我们这时代杀死一位亲王，他们都是失明的先知。他们在事件中表现出了什么事情只对灵魂有效。我们从这亲王的死中学到了，这位亲王、这位英雄受到了威胁。这现象到底是好是坏，我们在此无意深究。今天是坏的，百年之后可以变好，两百年后又是坏的。可我们必须认清现在发生的事：你们之中有无名之士，他们会威胁你们的亲王，那位世袭的统治者。

我们的统治者可是时代精神，它掌管、引领我们全体。它是总体的精神，我们今天的思考行为全都依靠它。它力量非凡，因为它为世上带来无穷的好处，让人惊叹于难以置信的享受。英雄无畏的美德是它最美丽的光环，它想让人类不断攀升，登上烈日闪耀的高度。

这英雄会尽展所能，那无名的深层精神却带领人达致那力有不及之处。这无力阻碍了进一步的攀升。更高的层次需要更大的美德，我们却并不具备它。我们要学会面对我们的无力，才能创造这美德。我

们必须赋予它生命，不然它怎样才可以发展成能力呢？

我们不能以杀害自己的无力来提升自我，可这正是我们想做的。无力会压倒我们，要求它参与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会遭到能力离弃。从时代精神来看，我们以为这是一种损失。但这并不是损失，它不是外在的物品，而是内在的能力。

谁要是学会了跟他的无力并存，那人就获益良多。这让我们欣赏最微小的东西，给我们睿智的限制，那可是达到更高层次必需的。当一切有关英雄的都被擦去，我们就会变回那可怜兮兮的人类——还有更糟的。我们最根本的基础会陷入困境，因为我们最大的压力会撩动这些基础。这压力针对的是外在的我们。我们会掉进地狱的泥沼，陷入我们在各世纪的颓垣败瓦之中。

你里面的英雄感就是你被思考征服的象征，你以为这样或那样是好事，这种或那种表现不可或缺，这事或那事应该被谴责，这个或那个目标在那致力追求的事上必须达到，这种或那种快乐应该不惜一切无情地镇压。最终，你会违反无力，但无力就是存在，没人应该否定它、苛责它，或是用叫喊盖过它。



## 第六章 灵魂的破裂



在第四夜，我嚷道：“走进地狱就是自己成为地狱。”

这一切都混乱交错得可怕。在这沙漠之路上不只有耀眼的沙，更有那可怕却又无形的盘踞在这沙漠。我本来也不知道。那路只是看似无人，那沙漠只是看似无物。那里似乎居住着魔幻之物，会可怕地附在我身上，让我变成魔鬼的形象。恐怕我那恐怖的外形连我自己也认不出来。这就像我拿自己的人性去交换这野兽的躯壳一样。这路上遍布着地狱的魔法，无形的圈套投过来缠绕着我。

深层思维过来对我说：“踏到你的深层去，下沉吧！”

我被他激怒了，对他说：“我怎样才能下沉？我没有能力下沉！”

那思维跟我说了一些话，我认为很荒谬，他说：“你坐下，安静。”

我却愤怒地叫嚷道：“太可怕了，这听起来简直是疯狂的，你要我也这样吗？你推翻那些强大而对我们意义深远的神祇。我的灵魂，你在哪里？我是不是把自己交给了一头笨拙的野兽，如醉汉般踉跄地掉进沟渠，如狂人般结结巴巴地疯语？我的灵魂，这就是你的路吗？血液正在我里面沸腾，我要是能抓到你，我会把你掐死。你把黑暗严密地筑起，而我就像个傻子一样被网住。但我渴求，教我吧。”

灵魂却对我说：“我的路就是光明。”

我愤怒地回答：“我们人类唤作黑暗的，你称它为光明吗？你会把白昼唤作黑夜吗？”

我的灵魂的答话更添我的愤怒：“我的光不是这世界的。”

我叫道：“我对另一个世界可一无所知。”

灵魂答道：“因为你不认识它，它就不存在了吗？”我问：“但我们的知识呢？我们的知识与你也不相干吗？那些不算是知识又是什

么呢？确定性在哪里？坚实的地基在哪里？哪里是光明？你的黑暗比黑夜还要幽暗，更是无根无底的。倘若知识不存在，那语言和话语都不存在了吧？”

灵魂说：“也没有话语。”

我说：“原谅我，也许我听力不佳，也许我误会了你，也许我欺骗了自己。我自己就是那对镜咧嘴的猴儿，我是疯人院里的傻子。或许你也被我的愚蠢绊倒了吧？”

灵魂说：“是你误导了你自己，我可没有误导你。你的话对你而言是谎话，对我来说没有用。”

我说：“但我可能是在乱奔的无理中辗转，谋划那异乎寻常的、单调的非理吧？”

灵魂说：“谁给你思考和词语？它们是你创造的吗？你不就是我的佣人、躺在我门口接受我施舍的那个人吗？你竟敢以为你所思所说的是无理？那些都是从我而来、从我得闻的，你还不知道吗？”

我却愤然地说：“可我这愤怒也是从你而来的，那你就是在我里面跟自己对着干。”对于这个，灵魂的话模棱两可：“这是内战。”

这让我又痛又怒，我回答：“我的灵魂，听你说着这空洞的言语，这是何等的痛苦啊。我实在觉得不舒服。虽是笑话与瞎扯，但我渴求。空洞平庸得让人痛恨的泥泞，我可以爬过去。那属于地狱的泥尘，我可以咽下。我绝不软化，坚决抵抗。你们尽管再设计什么长了蜘蛛腿的怪物，那些荒谬又可怕的戏码，来吧，我准备好了。我的灵魂，你这魔鬼，我也准备跟你拼了。你以前戴上了神祇的面具，而我崇敬你。如今你戴了魔鬼的面具，啊，这阴森恐怖的、空洞无物的、永恒的平庸之面罩！行行好，让我退一步，想一想！值得跟这面具搏斗吗？值得崇敬这神的面具吗？我不能，搏斗的欲望燃烧着我的肢体。不，我不能败阵离开这战场。我要抓住你、压死你这小丑、笨蛋。啊，这斗争真不平等，我的手抓住的只是空气，但你的攻击也是空气。我意识到这是闹剧。”

我发现自己又在那沙漠之路上。这是个沙漠的图像，在长街徘徊的独行者之图像。那里埋伏着劫匪和杀手，要对他们射出毒箭。这谋杀的箭头会刺进我的心脏吧？

正如第一幅图像预言的那样，杀手自深层步出并向我走来，正如现代人的命运里，有个无名之士出现，举起凶器，指向那亲王一样。

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头到处乱抓的野兽。我的心在愤怒之中闪耀，对着那崇高又备受钟爱的，还有我的亲王和英雄，正如人群中那无名之士受杀戮的欲望驱使而冲向可敬的亲王一般。因为身上带着这杀戮，我能预见它。

因为身上带着战争，我能预见它。我感到被我王欺骗出卖了。为什么我会这么想？他不是我本来想要的那样，他给的跟我预期的不同。他应该是我心目中的王，不是他心目中的。他应该是我称为理想的。我的灵魂看似空洞无味而不知所云，但是我心目中的它在现实里却正是我的理想。

那是一幅沙漠的图像，我跟自己在镜里的影像搏斗。那是我里面的内战，我是自己的杀手与被杀者。那致命的箭镞刺进我心脏，而我并不知道，这该是什么意思。我的思维既是杀戮又是恐惧死亡，就像毒药般在我的身体里扩散。

人群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死亡是枚毒箭，它飞进人的心里，挑起最暴力的战争。这杀戮是无力对于决心的愤恨，是人人乐得让别人动手——一场犹大的叛变。我们都在找寻那代我们赎罪的羔羊。

所有太老旧的都会变得邪恶，你们最崇高的也一样。你们该从神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中学习，人也可以出卖这古时的神，让他被钉十字架。当一位神祇不再是生命之路，他就必须静悄悄地倒下。

当神祇逾越了高峰之巅，他就会出毛病。因此，在时代精神把我领向高峰时，我抓住了深层思维。

## 第七章 英雄之死



接下来的一晚我却得到一幅图像：我跟一个年轻人站在高山上。那是破晓时分，东方的天空已经亮了。齐格弗里德的号角欢庆嘹亮，响遍了整座山。我们知道我们的死敌来了。我们拿着武器，埋伏在一条窄小的石路上。我们看到他坐在骸骨所做的战车上，攀越山坡而来。他勇敢而庄严地越过陡峭的岩石，到了我们埋伏的那条小路上。他刚拐过前面的弯，我们就开火，而他就毙命倒下了。我逃走了，这时下起了滂沱大雨。然后，我经历了痛苦以致死亡，而我清楚地知道，若我不能解开这英雄之死的谜团，我就必须杀死自己。

于是，深层精神走过来，对我说：

“最高的真理就是、也正是与非理一致的。”

这句话拯救了我，就像久旱之后的甘霖洒下来，落到绷紧的我的身上那样。

我得到了第二幅图像。我看到一座堂皇的花园，内里用白丝布置，白丝被光包裹着，有红色的，也有蓝色和绿色的。





我知道，我踏过了深层。我通过罪疚到达新生。

我们也生活在我们的梦里，我们不只是活在白天。有时，我们在梦里完成最大的事情。

那个晚上，我的生命受到威胁，因为我要去杀死我的主人和神明，不是明刀明枪的比斗。试问凡夫俗子怎能在决斗中杀死神祇？如果你想要战胜，你只能扮作刺客来接近他。

这却是人类难免一死的最苦之处：我们的神都想被战胜，因为他们需要更新。那些人杀死他们的亲王是因为不能杀死他们的神祇，也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杀死自己里面的神。

神老了，他会走到阴影中去，到非理中去，他走下坡了。最大的真相成为最大的谎言，最光亮的白昼变成最阴暗的黑夜。

正如白昼暗含了黑夜的存在，而黑夜又暗含了白昼，常理与非理也暗含了彼此。

白昼不是单凭自身存在，黑夜不是单凭自身存在。

凭自身存在的现实是白昼与黑夜。

现实也就是常理与非理。

正午是一瞬间，午夜是一瞬间。早上自夜晚而来，黄昏走向夜晚，可黄昏也是从白昼而来，早上又会走到白昼。

常理也是一瞬间，是非理与非理之间的过渡，而非理也是常理与常理之间的一瞬。

齐格弗里德，那金发碧眼的德意志英雄啊，他必须在我手中倒下，这位至忠至勇的英雄！他具备了我尊之为伟大美好的，他是我的力量、我的勇敢、我的自豪！在那场战斗里，我毫无胜算，只能继续当杀手。若我要挣扎求存，只有阴谋诡计一途。

可别下判断！想想那德国森林里的金发野兽，竟要向那脸色苍白、像鸡鼯般被钉在木头上的亚洲神祇出卖那舞动着锤子的雷鸣。勇

者都被自己的某种轻蔑攫住了。他们的生命力逼他们继续活着，他们出卖了美好的原野之神、神圣的树木，还有对德国森林的崇敬。

齐格弗里德对于德国人是何等重要啊！齐格弗里德的死亡有何启示？我几乎宁愿牺牲自己来保护他，可我希望与新的神一同活下去。

在十字架上死去后，基督走到后来成为地狱的地下世界中。他接收了敌基督的形象、恶龙的形象。敌基督的形象由前人传承下来，宣示着新神的来临，而这也是前人所预见的。

神祇是不可逃避的。你越是逃避他，越是牢牢地掉在他的掌心。

雨水是经过众人而来的、巨大的眼泪之流，是众人带着极大的压力、承受了死亡的限制以后得到放松的眼泪之流。它就是我里面死去的恸哭，然后是埋葬和重生。雨水是给大地播种、滋养出新的麦子的青春勃发的神。



## 第八章 迎接神祇



之后的第二夜，我对我的灵魂说道：“我觉得这新世界又羸弱又不自然。”“不自然”是个很不好的词，但那孕育大树的芥子、那处女膝下怀有的词语，都成了大地听命于他的神。

深层精神忽然跑出来，使我完全迷醉模糊，他用强而有力的声音说：

后来之人，我接收了你的萌芽。

我在最深的紧迫和低微里接收它。

我把它用丑陋的破布裹上，放在贫乏话语的仓库里。

而嘲笑挖苦却膜拜它。你的孩子，你那神奇的孩子，一个后来者的孩子，他会预示自己的父亲，这果实长于这树，却比这树还要年长。

你会在痛苦中怀孕，而你的诞生是欢乐的。

你有恐惧做先锋，怀疑站在你的右边，失望就在左边。

我们瞥见你时，也走到了我们的荒谬和不理性里。

你的光辉照向我们时，我们的眼睛变瞎了，知识沉默了。

你这永恒之火的新火花，你是在哪夜诞生的？

你将使你的信众诚挚祈祷，他们必须口吐圣言赞美你，这圣言于他们却是胡言乱语。

你会在他们蒙羞的时刻临到他们身上，你会在他们面前，显现成他们憎恶、惧怕、讨厌的样子。

你的声音，那最罕有又悦耳的声音，他们会听成杂乱无序、遭人遗弃又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口吃。

那些在最深的低微前膜拜的、被自己的渴望驱策到邪恶的泥沼尘暴里的，你的国度会被他们的手触摸。

你的礼物会送到带着恐惧和怀疑向你祈祷的人那里。那些勉强又

愤怒却必须向你屈膝下拜的，你的光会照耀他们。

那克服自己又否认这克服的，你的生命会与之同在。

我也知道，慈悲的救赎只会给那相信至高无上的，而又为了三十个银元而不忠出卖自己的。

你的餐宴充斥着那些把洁净的手染污的、把自己最好的知识换成错误的、还有那些从杀人凶手的墓坑中捡起自己的道德的。

你诞生的星宿是颗错乱无常的星。

未来者的孩子啊！这些都是奇迹，它们都会作证，证明你是一位真正的神。



**A**ls ich verlegnet hat. Ich weiß das brud gna  
de r nurd' gegev' d' andas hochst' glaubt v' si  
f'w' treulos verrath' für dreisig silbertunge. u' de  
n' groß' maye sind' glad' die h'rt' in' h'nde b'f'  
m'nd' v' ihr' bestes wif' geg' in' h'nd' laufft' v'  
die ih'rl'ugend' aus ein' mord' grube holt'. Das  
g'f'irt' dem' geburt' r' ein' h'rt' v' wandel' h'rt' die  
o' kind' des komend' sind' die wund' die das' r' z'  
ung' werd' das' du ein' wahr' h'ft' gott' be.

**A**ls ich verlegnet hat. Ich weiß das brud gna  
de r nurd' gegev' d' andas hochst' glaubt v' si  
f'w' treulos verrath' für dreisig silbertunge. u' de  
n' groß' maye sind' glad' die h'rt' in' h'nde b'f'  
m'nd' v' ihr' bestes wif' geg' in' h'nd' laufft' v'  
die ih'rl'ugend' aus ein' mord' grube holt'. Das  
g'f'irt' dem' geburt' r' ein' h'rt' v' wandel' h'rt' die  
o' kind' des komend' sind' die wund' die das' r' z'  
ung' werd' das' du ein' wahr' h'ft' gott' be.

**A**ls ich verlegnet hat. Ich weiß das brud gna  
de r nurd' gegev' d' andas hochst' glaubt v' si  
f'w' treulos verrath' für dreisig silbertunge. u' de  
n' groß' maye sind' glad' die h'rt' in' h'nde b'f'  
m'nd' v' ihr' bestes wif' geg' in' h'nd' laufft' v'  
die ih'rl'ugend' aus ein' mord' grube holt'. Das  
g'f'irt' dem' geburt' r' ein' h'rt' v' wandel' h'rt' die  
o' kind' des komend' sind' die wund' die das' r' z'  
ung' werd' das' du ein' wahr' h'ft' gott' be.



当我的亲王倒下，深层精神让我意识到新神的诞生。

这天赐的孩子模棱两可地来到我面前，丑陋又美丽、邪恶又善良、可笑又认真、病态又健康、既非人又具备人性、非神又有神性。

我明白，我们在绝对里寻找的这神，并不能于绝对的美、善、认真、崇高、人性、甚至神性中找到。神曾经在那里。

我明白，这新的神是相对的。要是这神就是绝对的美善，他怎能包含生命的丰富，同时具备美与丑、善与恶、可笑与认真、人性和非人性？如果神性只包含了人的一半，他们又怎能活在这神性的覆盖里？

当我们趋近善良美好的高度攀升，我们的恶与丑会陷于极度的痛苦中。这痛苦何等巨大，高处的空气又是何等稀薄，人实在难以生存下去。美善都凝结成绝对概念的冰块，丑恶就成了可鄙之至的生命泥淖。

因此基督死后必须到地狱里去，不然他就不可能升上天国。基督必须先成为敌基督——他在地府的兄弟。

没人知道基督在地狱里的那三天发生了什么事。古时的人说，他向那些长眠着的布道。他们说的的确是真的，但你们知道那是怎样发生的吗？

那是傻瓜和猴子戏，是有着最神圣奥秘的一场可怕的地狱化妆舞会。不然基督又怎样拯救他的敌基督呢？去读读那些神秘不明的古书吧，你们将会获益良多。要记住，基督并没有留在地狱里，而是升到了天国的高处。

我们对美善价值的宣示是有力而不会消逝的，这样生命才可延伸出去，实现一切注定和被渴求的事物。这注定和渴求的却正是丑陋邪恶的。你反抗这丑恶？

那你得看清楚，它的力量是何其大、它对生命有何价值。你以为它在你里面死去？这死者却也能幻变成蛇。这些蛇会把你那个时代的亲王都毁灭掉。

你看到深层挑起这大战给人带来何等的美好和欢乐了吗？这确实是个可怖的开端。

我们没有这深层的话，怎能拥有高度？你们却惧怕深层，也不想承认你们惧怕它。但你们害怕它是好的，大声说出来，说你们害怕自己。害怕自己就是智慧。只有英雄才会说他们无惧。可你们也知道，在英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恐惧、颤抖和怀疑环伺着你们，走进深沉去吧。也不是孤身一人，成双成众最是稳妥，因为深层里充满谋杀。也要保证你们的归程安全。要小心前行，就像懦夫一般，这样才能抢先于灵魂的凶手。深层恨不得把你们整个吞噬，用泥泞让你们窒息。

前往地狱的也会成为地狱，所以不要忘记你们从何而来。深层比我们强大，你们要机灵谨慎，别当英雄，因为最危险的莫过于充当英雄。深层想要留住你们，已经有太多人是它保留不了的，所以人们逃离深层并施以暴力。

深层受了这暴力攻击，它接着会怎样变成死亡？深层确实会变成死亡，随着它的增长，它会造成千万倍的死亡。我们不能灭绝死亡，因为我们已经把它所有的生机都断绝了。若我们还想战胜死亡，就必须让他回复生机。

因此在你们的旅途上，带上金碗，里面盛着生命的甘霖、红酒，把它送给那死亡之物，好让它重获生命。那死亡之物会幻变为黑蛇。别害怕，那蛇马上会把你们那个时代的太阳吞噬，黑夜会带着奇异的鬼火来到你们之中。

你们要加把劲唤醒死亡，挖下深坑，把祭品投进去，让死亡接收它们。以善心反思恶行，这就是攀升之道。攀升之前，一切尽是黑夜与地狱。

你们认为地狱的本质是什么？地狱是，深层带着你已经不再是，或者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的找上了你们。地狱是，当你们不再能够完成以前能够完成的。地狱是，你们必须如此思考、感受、行动，而你

们又知道，那些都不是你们心甘情愿的。地狱是，你们知道自己必须做的也就是希望要做的，而你们自己要为此负责。地狱是，你们知道所有为自己正经地筹划的也是可笑的，所有精致的也是粗糙的，所有好的也是坏的，所有高的也是低的，所有愉快的也是可耻的。

最深的地狱却是，当你们意识到，地狱也不是地狱，而是充满乐趣的天堂，不是它本身是天堂，只是它算得上是天堂，算得上是地狱。

这就是神模糊的地方，他从阴暗的模糊中诞生，又上升到光明的模糊里。明确也就是单一，也就是通向死亡。模糊却是生命之路。左脚不走的话，就让右脚走吧，你就是这样走路的。神正想如此。

你们会说：基督上帝是明确的，他就是爱。但又有什么比爱来得模糊呢？爱是生命的道路，当左右还有其他的，你们的爱就不过是生命的一条道路。

再没有别的比把玩模糊更容易，也没有比活在模糊中更难的。游玩着的是孩子，而他的神却年迈老去。生存着的是成熟的，他的神青春勃发、迈步向前。游玩着的就是把死亡埋藏，生存着的也就感受到了跨越和不朽。就把游戏留给游玩者吧。谁要倒下，就随他倒下，若你们阻止它，它就会把你们一并拖走。有一种真爱，它是不会照顾邻人的。

当英雄倒下而非理中的道理彰显，当所有绷紧的从怀孕的云流下来，当所有都变得胆小而想到自己的救赎，我就意识到神的诞生。当我迷失在嘲笑与崇拜中、悲痛与欢笑中、是与否中，神不顾我意，沉到我心里去。

两者融合成为一体。他从我人性的灵魂诞生为孩子，我的灵魂就像处女一样抗拒迎接他。这就对应那前人留给我们的图像。但这位母亲，也就是我的灵魂，怀了神的孩子，而我却全然不知。我甚至以为，我的灵魂就是神本身，虽然他只是寄居在这躯壳里。

前人的形象就此实现：我追踪我的灵魂，要杀掉他里面的孩子，

因为我也是我神的死敌。但我也知道，我和神的敌对是无可变易的。他是嘲笑、憎恨和愤怒，因为这也是一条生命之路。

我得说，英雄没有倒下，神就不能成为神。如我们所知，英雄完美无瑕，所以就成了神的敌人。神祇嫉妒人的完美，因为完美的不需要神祇。但正因人无完人，我们才需要神。神祇喜爱完美的，因为那是完整生命之路。神祇却不与那渴望变得完美的为伍，因为他是完美的模仿者。

模仿曾经是生命之路，那时人还需要英雄。猴子的生活方式是它们的生命之道，对那些像猴子一样的人来说，那也是他们的生命之道。人像猴子般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早晚这一点猴性会从人身上掉落。

救赎的时刻将会来临，鸽子、永恒之火和拯救将会降临。

那时不会再有英雄，也不会再有人想要模仿他。因为那一刻开始，所有的模仿都会被诅咒。新神嘲笑模仿和跟从。他不需要任何的模仿或随从的弟子，他将亲自督促人们。神在人群中跟从自己，他自我模仿。

我们以为，内在就是独处，外在就是群体。我们之外就是涉及外在的群体，而独处却是我们本身。我们身处内在就是独处，但涉及外在就是在群体里。当我们身处外在，也是在群体中独处和自利。当我们身处外在，我们的自我承受着困苦，由此满足群体的需要，而群体就是这样扭曲个人。当我们身处内在，我们满足自我的需求，我们繁茂盛放，由此而注意到群体的需求并满足它。

若我们把神置于外在，因为他比我们强大，所以会把我们从自我扯开。我们的自我会陷入痛苦。但如果我们把神置于内在，他就会把我们 from 外在扯开。我们走进内在独处。神处于群体，也是外在，但独处却在我们之内。没有人拥有我的神，我的神却拥有一切，连我也包括在内。所有个人的神祇都拥有其他人，连我也包括在内。所以这神虽多样却还是独一。通过他，你能到达内在的自我，也唯有如此，你



内在的自我才能掌握你，在往后的生命足迹里他都会紧抓着你。

英雄必须为我们的救赎倒下，因为他是榜样，需要别人模仿。模仿的分量却已充足了。我们该释放自己到内在的孤独和外在的神中。我们走进孤独之中，神的生命才会开始。我们身处自我里面，才能腾出外在的空间，让神充实它。

我们与别人的关联通过这空间，也就是通过神来体现。以前却是通过自我，全因我们从前身处外在。所以圣灵向我预示，太空的冰冷会临到地球上。他这样给我展示这图像：因为人们发了疯似地蜂拥到外在，神走入人群，用每个人的冰冷鞭打他们，把他们驱往自己的修道院的火炉旁取暖。

自私的欲望最终想要的是自己。你坠入你的欲望，可别说这欲望是虚荣。你渴求自己时，就是拥抱着自己，生下了神性的儿子。你的欲望是父神，你的自我是母神，儿子却是新神——你的主宰。

当你拥抱自己，也就表示这世界对你而言是冰冷空虚的，那未来之神会迁进这空档。

当你身处孤独，而所有围绕你的空间既冰冷又无边无际，那你离人群太远了，同时你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他们。自我追求只是表面上让你走近人群，其实它却带领你离开他们，最终让你走到自身——与别人相距最遥远的地方。但唯有当你身处孤独，你的神才会领你到别人的神那里，这样才是真正的接近，接近别人的自我。

当你身处内在，你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你会看到，想要模仿英雄或者成为英雄，自己的力量何其薄弱。而且你再也不会逼别人成为英雄，他们不过跟你同样无能。无能又想生存，它会推翻你们的神。





那夜我沉思神的本质，我领悟到一幅图像：我躺在暗黑的深层，一个老人站在我前面。他看起来像那些年老的先知，他的脚边躺着一条黑蛇。我从远处看见一座梁柱支撑的房子，有位漂亮的姑娘从门口踏出。她步履犹豫，是个盲人。老人向我招手，我随着他走到高高的石墙前面，那条蛇就在我们身后匍匐前行。屋子里被一片漆黑占据。我们在一个楼顶很高的大厅，里面的墙闪闪发亮，背面是一块色泽清澈如水的石头。我从它的映像中看到，自己看起来像夏娃、那大树和那条蛇一样。我看见奥德赛和他赴远洋的旅程。突然，右边有一道门打开了，通往一座阳光充足的花园。我们走出去，那老人对我说：“你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吗？”

我：“我是外来的，这里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很奇妙，还像梦一样让人焦虑。你是谁呢？”

以：“我是以利亚，这是我女儿莎乐美。”

我：“也就是希律的女儿，那嗜血的女人？”

以：“你怎么可以这样评断人？你看，她是盲人。她是我的女儿，先知的女儿。”

我：“是什么奇迹让你们团结一致？”

以：“不是奇迹，从最开始就是这样。我的智慧和我的女儿自成一体。”

我凝住了，我无法理解。

以：“想想吧，她目不能视而我视力良好，这让我们从来都是伙伴。”

我：“原谅我的惊讶，请问我是在地下世界吗？”

莎：“你爱我吗？”

我：“我怎么可能爱上你？你怎么会这样问？我只看到一件事，你是莎乐美，一头老虎，你的双手染着圣人的血。我怎么可能爱上

你？”

莎：“你会爱上我的。”

我：“我？爱上你？谁让你有权这么想的？”

莎：“我爱你。”

我：“放过我吧，我害怕你，你这野兽。”

莎：“你误会我了。以利亚是我的父亲，他知道最深处的谜团。他屋里的墙壁都是用贵重的石头建造的。他的井所装的是治愈之水，他的眼看到的是未来的事物。而你为什么不看看那无止境的来者之事？为了这些连一点错都不值得犯吗？”

我：“这是魔鬼的试探。我渴望回到地面的世界。这里太可怕了！空气都那么闷热沉重！”

以：“你想怎么样？你有选择。”

我：“但我不属于死亡，我活在日光之中。为什么我有自己的生命要负担，还要在莎乐美身边受苦？”

以：“你听见莎乐美说什么了。”

我：“我真不能相信，你身为先知，能够把她认作女儿，与她相伴。她不就是那邪恶的种子孕育出来的吗？她不就是虚荣的贪婪、犯罪的欲望吗？”

以：“她曾爱上一个圣人。”

我：“还无耻地让他流出宝贵的血。”

以：“她爱上那个向世界宣布新神的先知。她爱他，你明白吗？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我：“你是在说，因为她是你的女儿，才会爱上那个先知和父亲约翰吗？”

以：“从她的爱你就会认出她。”

我：“但她怎样爱他？你把这叫做爱吗？”

以：“不然这是什么？”

我：“我害怕了。当莎乐美爱上他，谁又会不害怕呢？”

以：“你怯懦了吗？想想，我和女儿从来都是一体的。”

我：“你给我的是可怕的谜题，这不幸之女怎么可能跟你这神的先知是一体呢？”

以：“为什么你这样惊讶？你亲眼看到我们是在一起的。”

我：“我所亲眼看到的，正是不可思议的。你，以利亚，是个先知、神的喉舌，她是嗜血的妖怪。你们正是极端相反的象征。”

以：“我们是真实的，并不是象征。”

我看到那条黑蛇怎样盘绕到树上去，它躲藏到了树丫之间。一切都变得阴沉可疑。我跟随以利亚站起来，我们静静地回到那大厅。怀疑把我撕开，一切都那样不真实，我的一片渴求却留在身后。我还会回来吗？莎乐美爱我，我爱她吗？我听见原始的音乐、那小手鼓、一个闷热的月夜、那圣人僵硬又血淋淋的首级——我被恐惧抓住了。我冲出去，围绕着我的是阴森的黑夜。谁杀死了那英雄？莎乐美是因为这样才爱上我吗？我爱她吗？我是不是因此杀死了那英雄？她与先知一体，与约翰一体，与我也是一体吗？啊，她是神的手吗？我不爱她，我惧怕她。深层精神对我说：“这样你就认清她的神奇力量了。”我必须爱她吗？



我看到的这场表演是我的表演，不是你们的。这是我的秘密，不是你们的。你们不能模仿我。我的秘密保持童贞，我的谜团不受伤害，它们属于我，永远不能属于你们。你们有自己的。

谁走进他自己的，必须摸索着前行，必须摸着每块石头走出自己的路。他必须以同样的爱拥抱没有价值的和有价值的。一座山什么也不是，一粒沙里可以藏着整个王国，也可以空无一物。判断必须丢弃，甚至品位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骄傲，即使那是基于成就而来的。最为贫困的、不幸痛苦的、谦恭顺从的、一无所知的会走过那扇门。把愤怒转向你自己吧，因为只有你自己阻碍自己的目光和生活。这谜团的表演像空气和轻烟般细嫩，而你就是沉重不堪又粗糙的材料。你的希望也就是你最大的善意和能力，让它领头，帮助你成为这阴暗世界的领袖，因为它跟组成那世界的都有相似的物质。



这场谜之表演的舞台在深处，好像火山的洞口那样。我深层的内在是座火山，里面流动不息的火团喷涌而出。我的内在诞下那太初之母混沌的孩子。谁走进火山，都会熔解成为混沌的物质。他体内有形的都会熔解，重新与那混沌的、黑暗力量的、克制又挑逗的、强逼又诱人的、神圣又邪恶的孩子融合。这些力量从四方八面把我的确定和限制扯出去，把我跟所有的形式、所有遥远的本质和事物联系起来，让我内在的消息成为它们的存在与特质。

因为我掉进这太初之处、混沌的源头，所以我自己也就跟太初融为一体，而它同时也是已然和未然。我首先走到我内在的初始。我是世界的物质和塑形，却来到整个世界的初始。我虽然有过成形确定的生命，却不过是用我已成形、已确定的意识，放诸已然成形确定的整个世界，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面对这个世界的未然成形和不确定。可这只是给予我的深层，而不是我那意识已然成形确定的表面。

目标与欲望是我深层的力量。普罗米修斯就是预先有目标或先见的，他不带固有的想法把混沌变成有形和确定，挖掘渠道，把事物放到欲望之前。先见也是在思考之前的。欲望却是一道力量，无需借助形象和确定性，追求和毁灭形象。它喜爱它抓住的形象，毁灭它没有拿起的形象。先见的视野良好，欲望却是盲目的。它不会预先计划，只会摸到什么就追求什么。先见本身软弱无力，故不会活动。欲望却是力量，所以会活动。先见需要欲望，以求得到成形。欲望需要先见，以求得到它需要的形象。若欲望缺乏了形象，它就会熔解成各种各样的，化成无数乏力的碎片，迷失在无穷之中。倘若欲望不能把形象包含、压缩在内，它就不能到达更高处，因为它会像水一样向下流泻。一切被丢弃的欲望都会坠入大海的深处，最终陷入寂然不动、往无尽空间扩散的死亡。欲望不比先见年老，而先见也不比欲望年老。两者同样存在已久，在自然里亲密为一。只有在人类之中，这两个本质的截然二分才如斯明显。

除了以利亚和莎乐美之外，我认为那条蛇是第三个本质。它和另外两个本质格格不入，即使它跟两者都有关联。那条蛇让我明白，我内在的两个本质之间有着绝对的差距。若我从先见往欲望处看，我先看到的就是那可怕的毒蛇。若我从欲望往先见处看，我就感到那冰冷残酷的蛇。那蛇是人在地上的特质，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它因地因人而异，因为这是养育它的大地之母流到它身上的谜团。

那属于人间的把人而不是自己的先见和欲望分开。那条蛇本身拥有土地的重量，还有土地的变化和孕育的力量，所有发展都是由它而起的。那条蛇让人沉溺腐朽，有时出于这一缘故，有时是另外一些，让人铸成大错。人不能单纯凭先见过活，凭欲望也不行。你需要两者兼备，必须在两者之间周旋，轮流忠于其一而背叛另一个。人却偏爱其一。爱思考的人于此建立了他们生活的艺术。他们锻炼思考和谨慎，那样就失去了欲望，因此他们年老而面容锐利。另一些人热爱欲望，他们锻炼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这样也就失去了先见，所以他们青春而盲目。思考者用思维建立世界，感受者用的是感觉，两者之中都有真理和错误。

生命之路像蛇一般左右交缠，先见与欲望交织。那蛇虽是敌人和敌对的象征，却也是智慧的桥梁，用渴望把左右联系，我们的生命需要那样。

以利亚和莎乐美所居之处一暗一明。暗处是先见之所。它黑暗，所以于此居住需要视力。这地方是有限的，这样先见就不致扩展至宽广之处，而是去往过去和将来的深处。结晶就是成形的思维，在过去的来者之中反照。

夏娃和蛇让我知道，我接下来要走的路通往欲望，再从那里走上更长的歧途，就像奥德赛那样。在他对特洛伊施展那狡诈的计谋时，他就走入了歧途。明亮之处是欲望之所。住在那里无需视力，他感受无穷。往先见走下去的思考者会在花园里的下一步找到莎乐美。所以思考者惧怕先见，虽然他是基于先见而活的。可见的表面比底层安

全。思考可防止人踏上歧途，故也使人僵化如石。

思考者畏惧莎乐美，因为她要他的头脑，尤其当他是个圣人。思考者不能是圣人，否则他就会失去他的头脑。躲进思考之中也于事无补，凝固会在那里找上你。你必须回到母亲般的先见那里以求得革新。先见却通往莎乐美。

因为我以前是个思考者，先见把欲望看成敌对的本质，我看它就像莎乐美。若我是个感受者，又真的接触过先见的话，我大概也会把它看成毒蛇般的魔鬼，但我也可以是盲目的。我可能只会感受到黏糊湿滑、死寂而危险的、完全被冲倒的、淡而无味却又过分甜腻的。我也可能会颤抖着退后，就像我看到莎乐美之后退后那样。

思考者的欲望是邪恶的，所以他没有欲望。感受者的思维是邪恶的，所以他没有思维。思考多于感受的，他的感觉会在黑暗中腐朽。它不会成熟，而是往腐朽病态、不见天日的藤蔓攀缘。感受多于思考的，他的思维在黑暗之中，让蚊虫飞蛾在它肮脏的角落织网结茧。思考者讨厌感觉，因为他内在的感觉让人讨厌。感受者讨厌思考，因为他内在的思维让人讨厌。那条蛇就这样躺在思考者和感受者中间，他们也就是对方的毒药和解药。

在花园里我意识到，我是爱莎乐美的。这个想法压迫着我，因为我没想到会这样。思考者没想到的，他就不相信那确实存在，而感受者没感觉到的，他就不相信那确实存在。当你拥抱与你相反的本质时，你开始预计整体，因为整体就是两个本质的总和，两者生于同一根源。

以利亚说：“从她的爱你就会认出她。”你把物件视为神圣，物件也会尊崇你。莎乐美爱那先知，这让她变得神圣。先知爱神，这让他变得神圣。莎乐美不爱神，这让她变得不神圣。先知不爱莎乐美，这让他变得不神圣。他们就是对方的毒药和死亡。思考者该迎接他的欲望，感受者该迎接他的思维。这带领人走向他的道路。



## 第十章：指引



接下来的一晚，我被带到另外一个意象：我站在岩石的深层，它看起来像个火山口。那里有一座梁柱支撑的房子，我看见莎乐美沿着房子的墙，就如盲人那样摸索着走到左边，蛇跟随着她。在门口的老人向我示意，我犹豫地走近他。他叫莎乐美回来，她好像承受着痛苦。我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冒渎。她双手雪白，面容温柔。那蛇躺在他们前面。我站在他们面前，像个傻小子般笨拙，被不确定和模棱两可完全制服了。老人探询地看着我，问道：“你来这里想要什么呢？”

我：“原谅我，并不是纠缠或狂妄让我来到这里的。我是隐隐约约、于我所欲一无所知而来的。昨天遗留在你家的渴求把我带来这里。先知，你看我疲倦了，脑袋就像铅块那么重。我在我的无知里迷失了。我跟自己玩够了。那都是我跟自己虚伪的游戏。在人世间，别人都期望你玩这些游戏，这才算是聪明。若非如此，这些游戏会让我十分讨厌。我觉得在这里我才是真正的自己，可我却不喜欢在这里。”

以利亚和莎乐美默然踏步走进屋内，我勉强跟随，有种罪恶感让我苦恼。是我良心有愧吗？我想转身离去却做不到。我站在那闪亮水晶的火舞前面。我瞥见母神和她的孩子，彼得崇敬地站在她面前，他手拿钥匙，画面中还有头顶三冠的教皇、一个呆坐在火圈内的佛陀，以及一个有许多臂膀的血腥女神——那是莎乐美绝望地扭着她的臂膀。这些紧攫着我，她就是我的灵魂，我却在石头的映像里看到了以利亚。

以利亚和莎乐美面带微笑地站在我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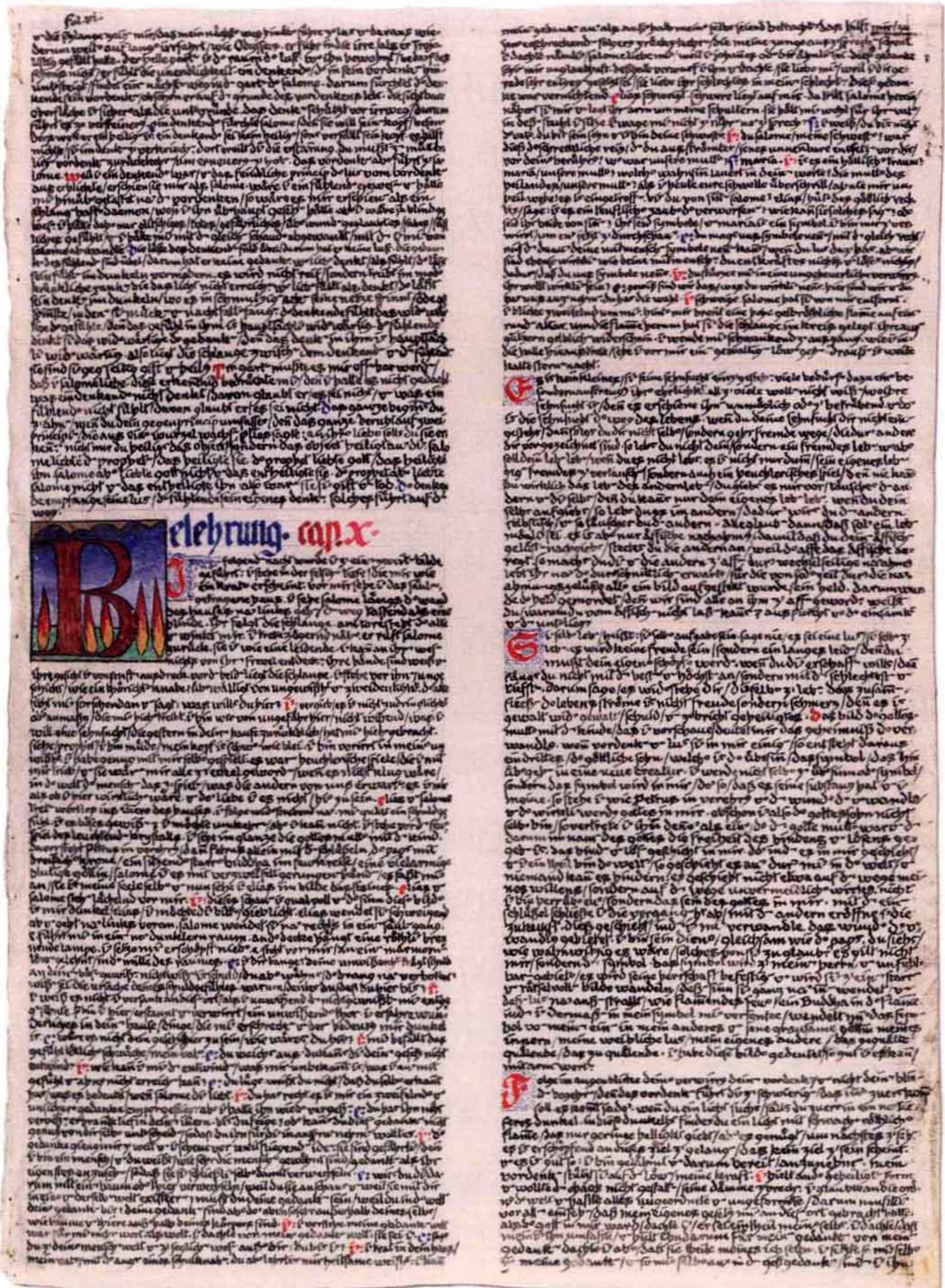
我：“这景象充满痛苦，它的意义对我来说实在模糊难辨。以利亚，我求求你，给我一点光明吧。”

以利亚默默地避开并领先走到左边，莎乐美走向右边的柱廊。以

利亚带我来到了一个更幽暗的房间，天花板上挂着火红的灯。我颓然坐下。以利亚站在我前面，靠着房中间的大理石狮子。

以：“你是否焦虑不安？你良心不安该归咎于你的无知。无知是罪恶，你却误以为那违禁知识的渴望是你感到罪咎的原因。你以为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我：“我不知道。我不自觉地抗衡那未知的，那时候我就下沉来到这里。我就是那样惊愕又困惑地来到一扇未知之门。我在你的房子里经历了奇妙的事，那些事使我吃惊，它们的意义于我还是模糊难辨。”



以：“若不是你的法律让你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我被那致命弱点、我的父亲抓住了。”

以：“你在逃避，你是躲不过自己的法律的。”

我：“我怎么可能躲得过我未知的、连我的感受和直觉都不能觉察的事？”

以：“你说谎。难道你不知道，莎乐美爱上你时，你自己不是已经认识到那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你说得对。我心里是浮起了一个将信将疑而不确定的想法，但我后来就忘了。”

以：“你没有忘记它，它烙在你的心底深处了。你怯懦了吗？还是你不能把这想法从自身区别开来，所以你想要当成是自己的？”

我：“这想法走得太远了。我害怕飞得太远的想法，它们很危险。因为我是人，而你知道，人是何其习惯把想法当成自身，最终与它混淆了。”

以：“那你会混淆自己 and 一棵树或一头动物，就因为你看着它们，因为它们跟你存在于同一个世界吗？你跟你的想法必须是一体的，就因为你你在你想法的世界里面？但是你的想法在你的自我之外，正如树木和动物在你的身体之外。”

我：“我明白。我的思维世界对我而言也就是我的世界，我是从我的思维世界来思考的，它就是我。”

以：“你会在你人类的世界对每件事物说‘你就是我’吗？”

我：“我像小男孩般慌慌张张地走进你的房子，我的父亲。你却教给我这有益的智慧。我也能把我的想法视为自我之外的。这帮助我回到我的舌头都不敢说的那个可怕的推论。我想的是，莎乐美爱我，是因为我像约翰或者你。这想法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拒绝这想法，以为她之所以爱我，是因为我正好跟你相反，她在我的坏处里面爱上她的坏处。这想法具有毁灭性。”

以利亚没有说话，沉重压住我。莎乐美进来，走到我身旁，用手

臂环抱住我的肩膀。我坐在她父亲的椅子上，她大概把我当作是他了。我不敢移动，也不敢说话。

莎：“我知道你不是父亲。你是他的儿子，而我是你的妹妹。”

我：“你，莎乐美，是我的妹妹？你身上散发出来的、你那无以名之的恐慌、还有你的触摸都带来吸引力，这就是那可怕的吸引力吗？那谁是我们的母亲？”

莎：“玛利亚。”

我：“这是个地狱般的噩梦吗？玛利亚，我们的母亲？你说的话是何等疯狂？治愈之母，我们的母亲？我今天踏过这门口，就已预料到不幸。啊！它来了。莎乐美，你疯了吗？以利亚，神的律法守护者，说吧，这是堕落者的妖法吗？她怎么能够这样说？还是你们都疯了？你们都是象征，玛利亚也是。我只是太困惑才能看穿你们。”

以：“你喜欢叫我们象征，你自然有权。正如你有权叫其他人象征，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但我们跟和你一般的人同样都是真实的。你把我们唤作象征，并不能解决、或是让任何事变得无效。”

我：“你让我完全迷惑了。你们想要变得真实吗？”

以：“当然，我们就是你所称为的真实的。我们在这里，而你必须接受我们。你是有选择权的。”

我沉默不语，莎乐美退开了。我疑惑地看看四周，我身后的圆形祭坛上燃起了橘红色的火把，那条蛇盘绕着火把，它的眼睛在泛黄的反照中闪烁。我摇摆着向出口走去。当我步出大厅，就看见了一头强壮的狮子。外面是宽广而冰冷的星夜。

承认自己的渴望可不是小事，很多人需要特别努力才能诚实。太多人不想知道自己的渴求，因为那看来没有可能，或者让人太苦恼。但渴求正是生命的道路。若你不承认自己的渴求，你就不是跟随自己，而是走上了别人指引你的陌生道路。你也就不是活着自己的、而是一个陌生的生命。但如果你自己也不活自己的生命，又该是谁去活呢？用自己的生命交换陌生的不单是愚蠢，而且是一场虚伪的游戏，

因为你永远不能真正活出别人的生命。你只能伪装交换自己和其他的生命，因为你活的只能是自己的生命。

若你放弃你的自我，你就在别人里生活，这样你会变得自私，所以你就是欺骗别人。人人都以为有可能这样生活，但这不过是猴子的模仿。你屈从于自己猴子般的欲望，这样你就感染到别人，因为猴子会激励像猴子一般的人。你把自己跟别人都变成了猴子。你们互相模仿，依照平庸的期望而活。在所有的时代，为了所有人模仿的欲望而树立了英雄的形象。英雄之所以被杀死，因为我们全都让他变成猴子。你可知道，为什么你不能脱离猴性？是因为那对孤寂和失败的恐惧。

活出自我要成为自己的任务，千万别说活出自我是欲望。这不会有什么欢乐，而是漫长的痛苦，因为你必须成为你自己的创造者。若你想创造自我，你就别从最好最高处开始，而要从最差最低处开始，所以你要说你反对活出自我。生命之流的交汇不是欢乐，而是痛苦，因为这是权力对抗权力，还有罪责，而这又会摧毁那神圣的。

我预见母神和她孩子的那个意象，向我启示了变易的秘密。当先见和欲望在我身上融为一体时，一个第三者出现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超理，是象征，是跨越到一个新的创造。我本身不会成为超理或象征，那象征会进入我，而且它会拥有它的本体——我有我自己的。我就像约翰般站着，崇拜着那变易的奇迹和我里面的神的实现。

虽然我自己不是神的儿子，我代表他，是身为神的母亲和那因神的名被赐予自由去缔结和解放的。缔结和解放都在我里面发生。正是它在里面发生，而我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这就是通过我而在这个世界发生的，而且没有人能够阻止。它也不是因我的意志而发生的，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并不是你们之上的主宰，是神存在于我里面。凭着这把钥匙我封闭了过去，又用另一把开启了未来。这都是我变易之时所发生的，这是变易的奇迹所命令的。我是它的仆人，正如教皇一样。

你也看见、相信这样是何等的无意义。不是对我而言，而是对那个象征而言。这象征变成我的君王、绝对可靠的主人。它将会巩固他的统治，变成僵硬的、谜一般的图像。这图像的意志走向内在的深处，它的欲望则向外扩散，就如浴火的佛陀一样。我让自己如此陷入我的象征之际，这象征把我改变了，还有我内在的可怕的女神，我的女性欲望，我自己的另一面，那已受折磨而又将受折磨的折磨者。我尽我所能用拙劣的言辞来诠释这些图像。

在你迷惑的那一刻，要跟随你的先见，别跟随你盲目的渴求，因为先见会把你带到困难处，而这总是先来的。它总会来的。你找寻光明之时，先会坠入深深的黑暗里。在这黑暗里你找到一点微弱的红色火光，它不过给你微小的光明，却足够让你看到下一步。要达到这看来并不存在的目标让人筋疲力尽，而这是好事——我瘫痪了，这样我就准备好去接纳。我的先见倚靠着那头狮子——我的力量。

我抱持着那神圣的形象，不想让混沌破坏它的堤坝。我相信世界的秩序，痛恨一切无序无形的。所以我明白，是我自己的规则把我带到这地方。当神在我里面变化，我以为他是自我的一部分。我以为我的自我包括了他，把他也当成是我的思维。至于我的思维，我以为它们是我自己的“我”的部分。所以我走进自己的思维里，也走进我视作自我的一部分神的思维里。

为了我的思维，我离开了自己，因此我的自我饥饿了，它让神变成自私的思维。若我离开自我，饥饿会驱使我在自己的存在里找到自我。你之所以喜欢理智整齐的思维，是因为你受不了无序的自我，也就是不恰当的思维。自私的愿望让你排挤一切你看来无序或是不恰当的想法。你按照你所知的达致秩序，混沌的思维并不是你所知的，可它们确实存在。我的思维不是我本身，而我的“我”也不包括思维。你的思维不是只有一层意义，而是有很多的意义。没人知道有多少。

我的思维不等于我的自我，正如这世界、生命、还有死亡那样。

正如我不会因为活于这有时无序的世界而受到损害，活在全然有序的思维世界也不会损害我。思维是自然的事件，你不能占有它，它的意义你也不能完全知晓。思维在我里面成长，就像森林里住着各种动物。但人在自己的思考里是专横傲慢的，这样就杀死了森林和野兽的欲望。人对自己的渴求暴力的，他自己会变成森林和野兽。就像我在世界里享有自由，我在自己的思维里也有自由。自由是有条件的。

对于人世的某些事，我必须要说：你们不该这样，应该是别的样子。但我小心翼翼地凝视大自然，我改变不了它，我对某些想法也是如此。那些对自己没有用处又损害你福祉的世事，你要改变它们。我对思维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事是完整的，许多事都处于冲突中。生命之路就是变易，不是排斥。与法规相比，福祉是更好的裁判。

但当我意识到我思维世界里的自由，莎乐美就抱住了我，而因为我在初始之中、森林之中、还有野兽里面找到了欲望，我成了先知。它离我太近了，我难以跟自己所看到的待在一起，也不能享受、观看。因为我看着那具有意义的，我快要相信，我自己是有意义的。这总会让我们变得疯狂，我们把看到的都变成愚昧和猴子戏，因为我们无法停止模仿。

正如我的思考是先见的儿子，我的欲望是爱的女儿，而爱是纯洁无瑕、容纳一切的母神。除了基督，玛利亚也生下了莎乐美。因此基督在埃及人的福音里对莎乐美说：“所有草都可以吃，唯独那苦涩的不能吃。”莎乐美想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基督对她说：“当你们褪下羞愧的外壳，当两者成为一体，男女合一，非男非女。”

先见是孕育的，爱是接纳的。两者都在世界的另一端。理智和欲望都在，别的不过是我们的猜想。断言它们存于世上恐怕是疯狂的，在光明旁边围绕着许多像谜又像蛇的。我从深层中赢回了力量，它像狮子般来到我面前。

# 第十一章 答案



在之后的第三个晚上，我被深深的渴望抓住，必须继续经历那谜团。我内在的怀疑和愿望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但我突然看到自己站在沙漠里陡峭的石山上。那天阳光刺眼，我瞥见比我更高处站着一位先知。他摆出了防御的姿态，我放弃往上攀登的打算。我在下面一边等待，一边往上望去。我看到右边是黑夜，左边是白昼。那块石头分开了日与夜。在黑暗的一边躺着一条大黑蛇，光明的一边是条白蛇。它们好斗地把头伸向对方。以利亚站在它们上面的高处。它们冲向对方，展开了可怕的缠斗。那黑蛇似乎比较强壮，白蛇后退了。它们搏斗之处卷起了尘土。我却看到黑蛇撤退了，它身体的前半部分变白了。两条蛇绞缠在一起，一条消失在光明中，一条消失在黑暗中。





以：“你看到了什么？”

我：“我看到了两条巨蟒的搏斗。我本来以为那黑蛇制服了白蛇，但你看看，黑蛇撤退了，而它的头和身子的前段都变白了。”

以：“你明白吗？”

我：“我思考过，但我想不通。这是不是说，善良光明的力量大得连对抗它的黑暗都会变成光明？”

以利亚在我面前攀到极高之处，我跟随着他。我们来到顶峰一道巨石堆砌的墙前。这墙围绕山峰而建，里面是广阔的庭院，中间竖着一块巨石，就如祭坛一般。那先知站在这石块上说：“这里是太阳之庙，这地方是收集阳光的容器。”

以利亚从石块上走下来，他的形体同时变小了，最后变得像侏儒那样，和他本身毫无相似之处。

我问道：“你是谁？”

“我是米梅，我将让你看到泉源。收集到的阳光会变成水，流到峰顶各个泉源，进入地界的溪谷中。”他跳到岩石缺口里去，我追着他跳进黑洞里。我听见水源发出淙淙的声音。我听见下面侏儒的声音：“这是我的水井，喝了这水会变聪明。”

但我到不了下面，我没有勇气。我离开黑洞，在院子里的方石上来回踱步。一切看来都陌生又难以理解，这里弥漫着孤独和死寂。空气清冷就如至高之处，一道神奇的阳光暴涨，那高墙正围绕着我。有一条蛇在石上爬行，它是先知的蛇。它是怎样从地下世界来到天上的世界呢？我跟着它，看它怎样爬到墙上去。我感到害怕：那里有一间小屋，有个圆柱围着的大厅倚在山岩旁边。那蛇变得极为微小，我感到自己也要萎缩了。围墙升高成为一座座高山，我看见我在火山的底部，站在先知的房子前。他从屋子的门口踏步而出。

我：“我发现，以利亚你让我看到、经历到一切奇妙的东西，也包括我今天来到你这里。但我承认我还是不明白。你的世界今天在新的光芒中出现。刚才我和你这里的距离还像遥远的星际，我今天还不

过是渴望着能够到达。你看，它就像是同一个地方。”

以：“你以前太渴望来到这里。欺骗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太想看到的就会错过，这样不好。你高估自己了。”

我：“我确实热切期望来到这里，以求听到更多。莎乐美把我吓倒，给我带来困惑。因为她所说的对我而言就如疯话般可怕，让我头昏脑涨。莎乐美在哪儿？”

以：“你可真冲动！你怎么了？走到那水晶上，在它的光里面准备吧！”

一个光环从石中透出。我被看到的吓倒了，一只粗糙的系带鞋？巨人能毁灭整个城镇的脚？我看见十字架，它被拆除了，还有苦痛——这景象实在是充满了痛苦！我不要——我看见神的儿子，右边是白蛇，左边是黑蛇。我看见一座青山，上面是基督的十字架，血从山峰流下。我看不下去了，这是难以承受的。我看见十字架和上面的基督身处最后的时刻和痛苦之中，那黑蛇盘伏在十字架下，它绕着我的双足。我被它裹住，张开两臂。莎乐美走近了。那蛇裹住我全身，我成了狮子般的容貌。

莎：“玛利亚是基督之母，你明白吗？”

我：“我看到一股可怕而不可思议的力量，它逼我模仿上主最后的苦痛。但我又怎能擅自称玛利亚为我的母亲呢？”

莎：“你是基督。”

我张开双臂站着，就像被钉十字架那样，我的身体牢牢地被那蛇缠紧：“莎乐美，你说我是基督？”

我就像独自站在高山上，张开的双臂都僵硬了。那蛇成了一个可怕的环套，挤压着我的身体，而血就从我的身体流向山的另一边。莎乐美在我的脚旁弯下腰，用她的黑发裹着我的脚。她俯伏良久，突然喊道：“我看见光了！”的确，她看到了，她睁开了双眼。那蛇从我的躯体上落下，虚弱乏力地躺在地上。我从它身上走过去，跪在先知

脚边，先知就像火光般照耀着。

以：“你的工作完成了，别的事会来临。别松懈，要继续追寻，而最重要的是把你看到的忠实地记录下来。”

莎乐美充满狂喜地望向先知发出的光。以利亚变成一团有力的白光，那蛇如同瘫痪般躺在他的脚旁。莎乐美异常投入地跪倒在光芒前。泪水从我的双眼涌出，我赶往黑夜里，就像没能分享秘密的荣耀那样。我的脚碰不到地面，而我就像融到了空气里一样。

我的渴求把我带到刺眼的白天，那光芒和先见之房的黑暗正好相反。就我的理解，这相反的本质是天上的爱，是母亲。而那围绕着先见的黑暗则似乎源自它所处的内在和深层，而且是看不见的。爱的光明却是来自可见的生命和行为。我的欲望与先见同处，在那里有一座喜悦的花园，被尖锐的黑暗和夜晚围绕。我走到我的欲望处，该往下走，而爱却是往上走。我瞥见在我上面高处的以利亚。这表示，比起我这个人，先见和爱比较接近。在我攀上爱的所在之前，有一个条件必须达成，这条件表现为两条蛇的搏斗。左边是白昼，右边是夜晚。光明是爱的国度，黑暗是先见的国度。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甚至互相敌对的是蛇的形态。蛇的形态显示了它们魔鬼的性质。我从这场搏斗里认出了那是重现了太阳和黑蛇的搏斗的景象。

这爱的光芒在那个时候熄灭了，血开始流出。那是一场大战。深层精神却想把这理解为每个人本性的矛盾。因为在英雄死后，我们的生存欲望再也不能模仿，所以这欲望走到每个人的深层里去，引起深层力量之间可怕的矛盾。先见是独处，爱是群体。两者都是必要的，可是两者互相杀伐。因为人不知道自己里面的矛盾，他们变得疯狂，一方诱过另一方。如果人性的一半是不正确的话，那每个人都有一半是不正确的。但他看不见自己灵魂里的矛盾，可这正是外在灾难的源头。如果你被挑拨对抗自己的兄弟，你该这么想，你对抗的是你内在的兄弟，也就是你里面跟你兄弟的相似之处。

个人就是人类的一分子，你也就拥有整个人类的一部分，就像你

是整个人类那样。要是你违逆、击倒、杀害你的人类同胞，你把那个人杀死也就是把你生命的一部分杀掉。这死者的精神会追摄你，让你的生命不得安宁。你需要你的整体以继续生活。

若我自己追求纯粹的本质，我会步上其中一面而变得片面。那样我处于母神本质的先见会变成丑陋的侏儒，他居于黑洞，犹如子宫内那尚未出生的。哪怕他告诉你，你也别听从他，以为你能在他的泉源里喝到智慧。先见在那里看起来就像侏儒般狡诈、虚假，且属于夜晚，正如在下面我的母神看起来像莎乐美一样。纯粹的本质缺乏的都会以蛇的形态显现。那英雄追求最纯粹的本质，所以他最后因蛇而崩塌。若你要到思考那里，就带上你的心。若你要走到爱那里，就带上你的头脑。没有头脑的爱是空洞的，没有爱的头脑是空虚的。蛇就潜伏在纯粹本质的后面。所以我失去了勇气，直到我找到那带我跨步走向另一种本质的那条蛇。往下走着时，我也变得渺小。

爱者为大，因爱是大创造在当下的行动、世界的未然和过去在当下的一刹那。爱者有力量，但和爱疏远的会认为自己有力量。

在你的先见里，你看到自己稍纵即逝的存在毫无意义，它不过是无止境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渺小的一点。思考是渺小的，远离思考的会感到自己伟大。但若我们说的是表面，那就刚好相反。对于在爱里面的，形象是个很小的障碍，但他的视野限于形象给予的。对于在思考之中的，形象就如天一般高，难以跨越。在夜里他却看到无数个世界的多样性和它们永无止境的循环。身处爱里的是充盈澎湃的容器，他期盼施予。身处先见的低沉而空虚的，他期盼充实。

爱和先见居于同一个地方。爱不能缺少先见而活，先见也不能缺少爱而活。人总是偏于其一，这是人性之故。禽兽和树木在各方面都似乎足够，只有人在过多和不足之间摇摆不定。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不足够，他对该在何处投放多少而犹豫不决，但他必须自己完成。人不单纯是从自我成长，也是创造性地从自我成长。神会向他显现。人的本性缺乏神性的灵巧，所以人常在过多与不足之间摇摆。

时代精神诅咒我们，让我们憎恨。当你臣服于时代精神，你就再也没有未来和过去。我们把未来和过去埋藏在深处。未来是古老的，而过去是青春的。你臣服于时代精神，以为能脱离深层精神。但深层却不再犹豫，把你推到基督的谜团里去。人不是由英雄拯救，而是自己成为基督，这也是谜团的一部分。这是圣人生命的例子，象征性地教导我们。

想看到的会看不清。欺骗我的是自己的渴望。是我的渴望撩起了魔鬼的矛盾，我不该有渴望吗？我有，而我尽我所能实现了我的渴望，这样我就满足了我内在的渴求。最后我发现自己想要在一切事情里，却没有找寻到自我。所以我不再想从外在找寻自己，而是从内在。我想要抓紧自己，然后更进一步，但不知道自己想找寻什么。我就这样陷进了谜团之中。

我是否不该再渴望什么？你们想要这战争，那很好。你们要是不想的话，这战争的祸害就小了。你们的渴望让这祸害变得巨大。若你们没有让这场战争造成最大的祸害，你们永远不会学到怎样克服掠夺和与外力斗争。所以你们全心渴望这最大的祸害是好的。你们是基督徒，追随英雄的脚步，等待那为你们承担痛苦、让你们免于到各各他的救世者。那样你们为自己竖立了一座覆盖整个欧洲的各各他山。要是你们想让这场战争造成可怕的祸害，让无数的受害者投进这深渊，那很好，因为你们就可以准备好，让自己也成为受害者。你们也像我一样，靠近完成基督的谜团。

你们已经感觉到在颈背的铁拳了，这是路程的开端。当这世界充斥着血、火、呼喊声，你们就会看清自己的所为。畅饮你们血腥的战争暴行，饱食死亡和毁灭吧，然后睁开眼睛，看着你们自己承担这结果。若你们渴望这些，你们就已经走在路上了。渴望造成盲目，盲目把你们带到这条路上。我们应该渴望犯错吗？你不应该，但你会把它视为至高的真相，并渴求这个错误，人总是这样做。

水晶的象征意味着那自行来临的事件有其不可变易的法则。你在

种子里抓紧那未来的，我看到可怕又不可思议的（那是在1913年圣诞夜）。我看到系带的鞋子，那是恐惧农民战争、死亡之火和残酷血腥的符号。我清楚地知道，想要解读这个符号不过是把血腥可怕的都放在我们面前。我看到巨人能毁灭整个城镇的脚。我还能怎样解读这符号？我看到自我牺牲之路就在这里开始。这些重大的事件会让他们陶醉着迷，在狂喜中他们会想把它们理解为外在的事件。这可是内在的事件，这是完成基督谜团之路，因为人群学会了自我牺牲。

这恐惧会变大，大得让人们把眼睛往里面翻，他们的渴望不再是从别人，而是从自己的内在找寻自我。我看到它，我知道这就是那道路。我看到了基督的死，我看到了他的哀悼，我感受到了他死亡——伟大的死亡——的痛苦。我看到了一个新神，一个男孩，他驯服了手中的恶魔。神把不同的本质放在他的力量之中，他统一了它们。神凭着我内在本质的统一演变着。他是它们的结合。

如果你渴求一种本质，你就处于其一而疏远了另外一个。若你想两者兼得，你就会引起本质之间的矛盾，因为你不能同时渴望两者。这样造成了神处身其中的需要，他把你互相矛盾的渴望交到孩子的手中，他的手只有纯真的渴望，超然于矛盾之外。你无从学习，只能让它在你身上出现。渴求自己吧，这就是道路。

但你从根本上害怕自己，所以你宁愿走到别人身旁而不是自己里面。我看到牺牲者的山，鲜血从两侧流下。大战爆发之时，我看到骄傲和力量如何满足男人，肉眼的美如何慑住女人。我知道，人类正踏上自我牺牲之路。

深层精神抓住人类，逼使他们自我牺牲。不要四处找寻罪孽。深层精神已经紧紧抓住人的命运，正如它也抓住了我的命运。他会带领人通过血流，到达那谜团之处。在谜团之中，人将成为这两种本质——狮子和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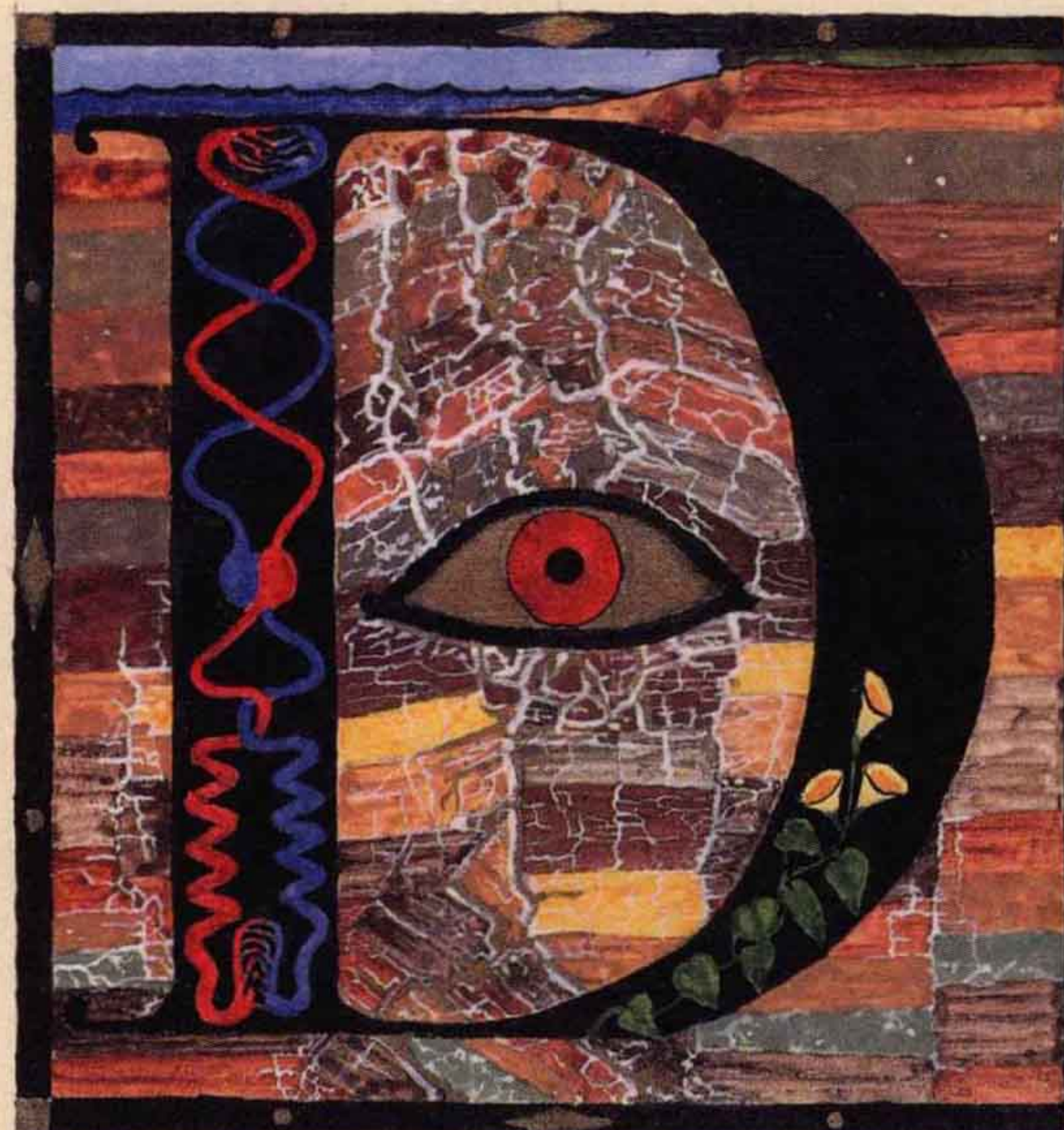
因为我也想改变，我必须成为基督。我要变成基督，必须得忍受煎熬。救赎之血因此而流。自我牺牲改变了欲望，让它走到更高的本



liber secundus.

卷二





IE BILDER  
DES IRREN  
DEN.

**N**olite audire ver-  
ba prophetarum/  
qui prophetant vo-

bis et decipiunt vos: visionem cordis sui loquu-  
tur/non de ore domini. **A**udivi quae dixerunt  
prophetantes in nomine meo mendacium/aliquae  
dicentes: somnavi/somnavi. **V**sque quo istud  
est in corde prophetarum vaticinantium men-  
dacionem et prophetantium seductionem cordis sui.  
**Q**ui volunt facere ut obliviscatur populus meus nomi-  
nis mei propter somnia eorum/quae narrat unusquis-  
que ad proximum suum: sicut obliti sunt patres eorum no-  
minis mei propter baal. **P**ropheta/qui habet somnium/  
narret somnium et qui habet sermonem meum/loqua-  
tur sermonem meum vere: quid valeis ad triticum?  
dicit dominus.

## 犯错者的图像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

——《耶利米书》第23章第16节

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作了梦。我作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各人将所作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力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第23章第25至28节

## 第一章 红者



谜团之门在我身后关上。我感到我的意志瘫痪了，而深层精神占据了我。我对前路一无所知。我说不上我想这样还是那样，因为没有东西让我知道，我想要的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我等待，却不知道我等待什么。但就在接下来的夜晚，我觉得自己到达了一个定点。

我发现自己站在山上的高塔上，我从空气里感觉到自己回到了远古。我的目光漫游到远处一片孤寂的丘陵之地，那是田野和森林。我穿着一件绿袍，肩上挂着号角。我是守塔的人。我望向远处，在那里看到一个红点，它以迂回的路径走来，在森林里忽隐忽现。那是个身穿红色大衣的骑士——红骑士。他来到我的城堡，他已走过大门。我听见他踏步走上楼梯，楼梯嘎嘎作响。他叩门了，一阵奇怪的恐惧袭来。那里就站着红者，他整个躯体都裹在赤红之中，连他的头发也是红色的。我想，他最终会变成魔鬼。

红者：“你好，高塔上的人。我从远处看到你张望和期待，是你的期待把我召来的。”

我：“你是谁？”

红者：“我是谁？你以为我是魔鬼，别下判断。哪怕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还是可以跟我说话的。你这人怎么那么迷信，马上就以为我是魔鬼？”

我：“如果你没有超自然的能力，怎么会知道我望向未知的新事物，站在塔上等待？我在城堡的生活困乏，因为我常常坐在这里，没人来我这里。”

红者：“那你在等什么？”

我：“我等待很多事情，而我尤其期待的是世上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财富来到我这里。”

红者：“那我是来对了。我流浪了很久，经过许多地方，就是找寻像你这样站在高塔上，环顾未知之事的人。”

我：“你让我好奇了，你似乎很罕见。你的外表很不寻常，我又觉得——原谅我这么说——你带来了一阵古怪的气氛，人间的、放肆的、或是有活力的，或者——老实说——异教的。”

红者：“你并没有冒犯我，相反，你说得一针见血，但我不是你所想的异教徒。”

我：“我也没有那个意思，你还没有他们那般招摇又具拉丁气。你没有那种正经八百的气质，你看来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但我也得说你不寻常。你不是真正的异教徒，而是跟基督宗教同步走来的。”

红者：“你真是个厉害的解谜者，你比许多完全误解我的人好多了。”



我：“你的口气冷酷又带讥讽，你不曾为我们基督宗教最神圣的谜团伤心过吗？”

红者：“你真是个异常迟钝又认真的人，你一向都是那么固执吗？”

我：“我在神面前总想尽力尝试认真和忠于自己，但有你存在就变得困难了。你带来一种绞刑台的气氛，你肯定是从异教徒和他们的子孙在萨莱诺那些传授邪术的暗黑学校出来的。”

红者：“你可真迷信，太过德国式了。你就是单从字面上理解圣书所说的，不然你不会那么严厉地批判我。”

我：“严厉批判不是我的意思，但我的预感不会欺骗我。你在躲避，不想透露自己。你掩藏的是什么？”

红者看来变得更红了，他的外袍像发光的钢铁般闪耀着。

红者：“无辜的人啊，我什么都没有收藏。我不过是因为你这样老老实实，真诚得引人发遽而觉得有趣。这在我们的时代很罕有，特别是在运用理智的人中。”

我：“我想你不是很懂我，你大概是把我跟你认识的其他人弄混了。但我必须坦白对你说，我其实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这个地方，很久以前有魔法把我带到此时此地。我其实不是你所看到的那个人。”

红者：“你说的太匪夷所思了，那你是谁？”

我：“那没有关系。现在的我，也就是站在你面前的我。我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必须在这里尽我所知向你阐明。对于我是谁，我所知道的跟你一样少。”

红者：“这听起来很奇怪。你是个圣人吗？大概不是个哲学家吧，因为你没有那种学究的口气。是圣人？可能吧，你的认真近乎狂热。你有这种道德的味道，还有让我想起干面包和清水的朴素。”

我：“我不能说对或不对，你的话囿于时代精神。我看你不能这

样比对。”

红者：“你也上过异教徒的学校吗？你的回答让你看起来像个诡辩家。既然你不是圣人，那为什么又用那基督教的标准来衡量我？”

我：“在我看来，就是没有人算是圣人，还是可以采用这标准吧。我想我知道，没有人能逃避基督教的谜团而免于受罚。我再说一遍，谁没有为上主耶稣基督背负异教徒而伤过心的，他就是把最好的拒诸门外。”

红者：“又是这种老调？你既不是基督的圣人，又何须如此？你不是那些讨厌的诡辩家吗？”

我：“你囿于你的时代，但你确实可以想想，其实不必是圣人，也可以正确评价基督教的价值。”

红者：“你是那从外部观察基督教，以历史评价它的神学博士，也就是诡辩家吗？”

我：“你可真顽固。我的意思是，整个世界都成了基督的，大概不是巧合。我也相信，把基督担负在心里，从他的痛楚、死亡和复活中成长是西方人的任务。”

红者：“那还有犹太人，他们也是好人，他们可不需要你这赞美的福音。”

我：“我觉得你不是很了解人。难道你没注意到，犹太人在头脑方面、在心灵方面都缺少了什么，就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吗？”

红者：“虽然我不是犹太人，但我必须为犹太人辩护。你似乎憎恨犹太人。”

我：“你这样说就像那些犹太人那样，谁的意见不中听就指责他憎恨犹太人，而自己就可以对同胞开最刻薄的玩笑。正因犹太人太了解这缺憾，而又不想承认，才会对批评如此敏感。你认为基督教在人的灵魂中不留下任何痕迹吗？你认为没有经历过这最内在的人也能分享其成果吗？”

红者：“你有你的道理，但你的认真呢？你可以过得从容一点。若你不是圣人，我就真的看不出来，你为什么非要这样认真不可。你完全破坏了乐趣。魔鬼对你的头脑做过了什么？只有基督教和它那充满悲叹的遁世观才能让人如此笨拙迟钝、恹恹不乐。”

我：“我想，还是有别的东西支持认真的。”

红者：“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生命。这说法我知道。我也生活而不让自己为它长白发。生命可不是认真的原因，恰恰相反，人宁可舞出生命。”

我：“我知道这舞蹈。对啊，舞蹈就可以的话！这舞蹈可是属于发情期的。我知道有些人常常都处于发情期，他们也想为自己的神跳舞。有些人很可笑，另一些就遵行古风，而不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缺乏这表达方式。”

红者：“好，我敬爱的，我这就脱下面具。现在我就认真点，因为这关系到我的领域。也可以理解，还有为他跳舞当作象征的第三者。”

红骑士变成像肉一般的嫩红色。看，奇迹啊，我的绿袍上长出了叶子。

我：“也许在神之前还有欢乐可以称为舞蹈，但这欢乐我还没找到。我察看着未来者，有东西走来，但欢乐不在其中。”

红者：“兄弟，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是欢乐！”

我：“你就是欢乐？我就像在雾中看着你，你的影像微弱。让我摸你的手吧，我所爱的。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欢乐？他就是欢乐？

那红者肯定是魔鬼，他可是我的魔鬼，也就是我的欢乐，认真的欢乐，独自从高塔向外望的、玫瑰红色的、温暖的欢乐。不是对思考

和观望的秘密欢乐，而是那像温暖的南风、洋溢着花香和生命的轻松不期而至所带来的、遥远的世界的欢乐。你们从你们的诗人那里知道了这种认真，尤其是当他们带着期待望向事物的深层时，因为他们春天般的欢乐，首先会被魔鬼发现。它像浪潮般把人提起，向前方冲去。尝过这欢乐的都会忘记自己，再没有别的比忘记自我更加甜美了。忘记自己是什么的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牢牢地植根，哪怕是玫瑰般的浪潮都不能根除他们。他们化为岩石而变得很重，其他的却太轻。

我认真地与魔鬼辩论，把他当成实实在在的人看待。我在谜团里学到的是，对住在内在世界那些未知的漫步者，应该逐个地、认真地对待，因为他们是实在的，因为他们会带来影响。我们在时代精神里说魔鬼不存在是毫无帮助的。我这里就有一个，这是在我里面发生的。我跟他做我所能做的，我能跟他对话。与魔鬼免不了谈到宗教，因为他要求这样，假如你不想无条件地向他投降的话，因为宗教正好是我跟魔鬼互不同意的。我必须跟他清楚地辩明，因为我不能预期他身为独立的个人就这样接受我的立场。

若我不跟他寻求对话，那就是逃避。每当你抓到罕有的时机与魔鬼对话，就会忘记认真与他辩论到底。他毕竟是魔鬼。魔鬼就是你自己的另一面立场的反对者，他试探你，在你的路上放绊脚石。

承认魔鬼并不等于跟从他，否则人就成了魔鬼。应该与自己达成一致，这样你就接受了自己另外一面的立场。这样魔鬼会失去一点占地，你也是，而这可以是件好事。

虽然魔鬼因为宗教尤其认真和坦率而反对它，这表明了正是通过宗教，魔鬼才能得到理解。我说到舞蹈会刺中他，是因为我说到他领土上的事情。只要别人关心的他就不会认真对待，因为这是所有魔鬼的特质。这样我就走到了他的认真里，那是可能出现共识的共通点。魔鬼被说服了，舞蹈并不是发情期或疯狂，而是对不属于特定个人欢乐的表达。在这里我跟魔鬼意见一致了。故此，他在我眼前化身成



人，我却像春天的树那样变绿了。

但这欢乐是魔鬼，或者说魔鬼就是欢乐，这必定让你担忧。我想了一个星期，恐怕这并不足够。你反对你的欢乐就是你的魔鬼，但似乎欢乐从来都有一点魔性。当你的欢乐对你而言不是魔鬼，那大概对你的邻人才是，因为欢乐是生命至高的开花和繁茂。这把你从路上拉下来，而你必须踏上新的道路，因为欢乐之火的光会完全从你身上发出。或许你的欢乐把你的邻人扯下来，把他从路上拉下，因为生命就像一把大火，它燃烧附近一切可以点燃的。火却是魔鬼的元素。

当我看到魔鬼就是欢乐，我想跟他立约。但你不能跟这欢乐立约，因为它马上会从你面前消失，所以你也无法抓住你的魔鬼。对，这是他的本质，他是不可能被抓住的。若他被人抓住，那就是他自己愚笨，而你从一个愚笨的魔鬼身上也得不到什么。魔鬼总是想锯断你坐着的树枝，这很有用，免得你睡着而沾染那些随之而来的恶习。

魔鬼是邪恶的元素。但欢乐呢？当你追随它，你会看到它里面的

邪恶，因为你会到达欲望，而且直达地狱——你自己所独有的地狱，那可是因人而异的。

通过与魔鬼达成一致，他会得到我的认真，而我会得到他的欢乐。这给了我勇气。但当魔鬼赢得勇气，我就必须抓紧自己。接受欢乐总是冒险的，但它把我们带到了生命和生命中的失望那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得完整。



## 第二章 林中之堡



之后的第二夜我独自走到黑暗的森林里，发现自己迷路了。我在一条不好走的马车道上，在黑暗之中踉跄着。我最终来到一片寂静黑暗的沼泽地，它的中间有一座古老的城堡。我想，在这里借宿一宵也不错。我敲了门，等待良久，外面下起了雨。我得再敲门。现在，我听见有人过来开门了。那个人身穿古老的服饰，是个仆人，问我需要什么。我请求借宿一宵，他让我去了黑暗的前厅，然后他领我踏上了一道阴暗破旧の木楼梯。我来到一间高广的厅房，墙壁都是白色的，沿墙放着黑色的箱柜。

我被带到了接待室，那是个简单而装潢老旧的房间。那古老的灯透出乏力的灯光，只能勉强地照亮这房间。那仆人敲了一道侧门，然后静静地把它打开。我很快看过去，那是个学者的工作间，四壁都是书墙，有一张大书桌，桌前坐着一位身穿黑长袍的老者。他向我招手示意，让我走进去。房间里的空气沉重，老人给人一种非常谨慎的印象。他不无威严，也就是说，人能够有多威严，他就有多威严。他看上去像个早被丰富的知识压扁，谦虚又可怕的学者。我想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从伟大浩瀚的知识里学会了谦虚，孜孜不倦地给自己找科学研究的材料，焦急又公正地评价它们，仿佛自己的工作正好代表着科学真理。

他尴尬地跟我打招呼，好像有点心不在焉和防卫。我并不奇怪，因为在我看来是个普通人。他只能费劲地把视线从他的工作中移开。我重复了我想借宿一宵的请求。在长长的停顿之后，老人才说：“你想睡，就要静静地睡。”我察觉到心不在焉，就请他命令仆人给我安排一个房间。他又说：“你期盼很



多，等等吧，我不能马上放下一切。”他又沉入了他的书里。我耐心地等待着。一会儿之后他惊讶地看过来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啊，原谅我，我完全忘了你在这里等着。我立刻叫仆人过来。”仆人过来了，领我去了同一层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空空的白墙和一张大床。他道了晚安就离开了。

因为我累了，我熄了油烛灯就立刻宽衣上床。那帆布异常生硬，枕头也是硬的。我的歧途把我带到了——一个怪异的地方——一座古老的小城堡，它饱学的主人显然把自己余下的生命全都放到了书本上。似乎住在那边的塔里面的，除了仆人之外就没有其他活物了。我想，老人和他的书本这种生活是个理想但孤独的生存方式。这想法在我的思维里盘踞，直到我意识到另一个想法抓住我，那就是老人把美丽的女儿藏了起来——无聊的小说意念、一个乏味又听累了的主题，但我的四肢都充满了这浪漫的——一个真正浪漫的念头，森林中的城堡、寂寥的夜晚，还有在他的书堆里僵化成石的白发老人守护着他那可爱的宝贝，他嫉妒地把她在整个世界藏了起来。这是个多么荒谬的想法呀！这就是我流浪和同样幼稚的梦也必须计划的地狱或炼狱吗？但我不觉得我的想法能够变得更为有力或美好。我必须让这想法得到满足，把它赶走又有何助益。它们反正会回来，不如把这乏味的一杯咽下，胜过让它留在口中。这沉闷的女主角到底是何长相？肯定是金发、面色苍白、蓝眼睛、执迷地在每个迷路的流浪者身上渴望拯救者从父亲的监狱里施救。啊，我知道这陈腐的胡诌，我宁可睡去。见鬼，我为什么要用这空想折磨自己？

睡眠不来。我辗转反侧，睡眠就是不来。我最终还是得不到我这失去自由的灵魂吗？是它不让我入睡吗？我拥有这么浪漫的灵魂吗？这还是不对，这痛苦得荒谬。肯定到午夜了，睡眠还是不来。那这世上有什么让我睡不着？是这个房间的什么吗？是这床被施法了吗？这太残酷了，失眠能把人驱往最荒谬和迷信的理论。看来有点冷，我在发抖，也许这样我才睡不着。这里确实怪诞，天晓得这是什么地方，

刚刚听到的不是脚步声吗？不，那一定是外面的声音。我转身到另一面，紧紧闭上眼，我必须入睡。那里不是有道门吗？天哪，那里站着个人？我没看错吧？一个纤瘦的女孩，死人般的苍白，站在门边？天哪，这是什么？她走近了！

“你终于来了吗？”她低声问道。不可能的，这是个可怕的错误，那小说成真了，这会变成什么闹鬼的蠢故事吗？我给什么疯话下咒了？是我的灵魂庇护者高明至极的小说故事吗？这也是必须降临我身的事吗？我确实身处地狱了，死亡之外这就是最坏的苏醒了，从图书馆里复活过来！我是不是对我同代人的品位这样蔑视，以致我得在地狱里经历和再现这些我早已唾弃的小说桥段？难道人的品位即使够不上平庸也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不能对它说任何坏话，否则必须在地狱受到惩罚？

她：“啊，你也把我视作等闲了？连你也被那不幸的妄想骗倒，以为我是子虚乌有的？连你也是这样吗？我还对你满怀希望，以为你懂得舍弃表象，追求事物的本质。”

我：“恕我问一句，你是真实的吗？这真的跟那些小说的情节太相似，甚至是幼稚愚蠢的。我简直可以把你当成我失眠的脑袋那不幸的产物。碰上这种跟言情小说一模一样的情景，我的怀疑可不是无中生有的吧？”

她：“不幸的人哪，你怎么能怀疑我的真实性呢？”

她呜咽着跪到我的床尾，把脸埋到手里。天哪，她可是真实的，而我没有公平地对待她？这唤起了我的同情心。

我：“但天可怜见，告诉我，你是真实的吗？我要把你当成真实的吗？”

她只是哭泣，没有回答。

我：“那你你是谁？”

她：“我是老人的女儿。他把我关在一间让人难以忍受的囚室，不因为嫉妒或憎恨，而是为了爱，因为我是他唯一的孩子，还有我相

貌酷似早逝的母亲。”

我抓了抓头颅，这不是陈词滥调得可怕吗？一字一句都跟图书馆里的小说一样！神哪，你们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了？让人大笑，让人嚎哭，漂亮地受罪、悲剧地碎裂已经够难受了，却还要变成猿猴吗，美丽又伟大的神？那陈旧又可笑的，那再没人说的烂调和空话，对你们从来算不上是上天给你们举起祈求之手的礼物。

她还是躺在那里哭泣，但假如她真的存在呢？那她就值得怜悯，谁都会同情她。她是个正经的姑娘的话，这样走进一个陌生男人的房里要让她付出什么代价呢！还要怎样去克服她的羞怯？

我：“亲爱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我都想相信你是真实的。我能为你做什么？”

她：“终于，终于有句话是人说的！”

她抬起头来，面容发亮，是个美人。有种深层的纯洁在她的目光里。她的灵魂美丽又出世，这灵魂亟欲来到现实的生命，来到惹人怜悯的现世，来到洗刷污秽的浴池和健康之泉。啊，这灵魂之美啊！看着它落到现实的地下世界，这真是一种景观啊！

她：“你能为我做什么？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你不再把那种老调置于我俩之间，就是念出了救赎的咒语了。要知道，我正是受这老调诅咒的。”

我：“啊，你这样就真正成了童话了。”

她：“理智地想想吧，别破坏这童话，因为童话正是小说的祖母，比你身处的时代最广为人知的小说更为脍炙人口。而你也知道，千百年来人人口耳相传的，哪怕它都被说破了，还是正中人性的最高真理，所以就别让这童话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吧。”

我：“你很聪明，看来没有遗传你父亲的智慧。但告诉我，你怎样看待神和那些所谓终极的真理呢？在那些老调子里找寻它让我觉得很陌生。照它们的性质，它们该是很不寻常的吧。想想我们那些伟大

的哲学家吧。”

她：“这些终极真理越是不寻常，它们必定越是不合人性，而它们能对于人的存有向你说出什么有价值、有意义的话也就越少。只有那些合人性的、被你抱怨的陈腐老调，才具备你找寻的智慧。像童话一般并不否定我，反而支持了我，证明我是何等合乎人性，不仅需要、更是值得救赎。因为与我的同性相比，我在现实世界里活得跟她们一样好，甚或更好。”

我：“奇怪的女孩，你疯了。我看到你父亲时，我就希望他会跟我展开有意义的对话。他没有那样做让我觉得不忿，因为我的自尊被他的漫不经心伤害了。在你处我却找到了更为优胜的，你给了我思考的材料。你绝不寻常。”

她：“你弄错了，我再平常不过。”

我：“我可不能相信这个，你的眼睛表现出你的灵魂是何等美丽和值得尊敬啊！解放你的男子是何等的快乐和令人羡慕啊！”

她：“你爱我吗？”

我：“苍天在上，我爱你。不过，不幸地我已经结婚了。”

她：“你看，甚至这陈腐的现实也是解放者。我感谢你，朋友，我替莎乐美向你问好。”

在这话音中她的躯体融进了黑暗，淡淡的月光照进房里。她站过的地方有一片暗影，原来是一堆红玫瑰。

如果没有外在的冒险临到你身上，也不会发生内在的。你从魔鬼处得来的，正如欢乐，为你带来冒险。由此你会发现你的下限，还有你的上限。认识你的界限，对你是至关重要的。若你不认识它，你就是在你想象里的人为障碍和其他人的期望之中漫步，但你的生命不能承受被人为的障碍所限。生命想要跳过这些障碍，你会为了它们与自己分离。这些障碍都不是你真正的限制，但那些任意的限制，会给你不必要的暴力。因此，试着找到你真正的限制。谁也不能预知，但当

你一接触它们，就能看到和了解它们。但只有当你得到平衡，这才会发生在你身上。没有平衡的话，你会越过界限而无法觉察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要达到平衡，唯有通过滋养你的另一面。这却是跟你内心最深处相违背的，因为它不是英雄。

我的精神反映在一切罕见和不寻常的，它闯进未被发现的可能性里，闯进通往秘处的小径，闯进在夜里照耀的灯火中。我的精神这样做的时候，我全然不觉，它却使我里面一切寻常的受苦而开始追寻生命，因为我没有活过它，所以这趟冒险就找上了我。这浪漫的临到我身，这浪漫的可是一种倒退。为了踏上路途，人必须稍退几步。

在冒险里我经历到我在谜团里看到的。我在那里看到的以利亚和莎乐美，在生命中变成那年老的学者和他的苍白、受困的女儿。我经历到的是谜团被歪曲了的映像，在那浪漫的路上我接触到的是生命的呆板和平庸，我在那里枯竭了想法，差点忘记了自我。我以前所钟爱的，我现在必须平淡无味地经历它，而我从前嘲笑的，现在却对它越加羡慕和热切渴望。我接纳了这趟冒险的荒谬。这一发生，我就看到了这女孩怎样蜕变并表现出独立的意义。人探询这对荒谬的渴求，这就足够让它改变。

那阳刚之气又如何？男子需要多少阴柔气质才得以完满，你知道吗？女子需要多少阳刚气质才得以完满，你知道吗？你们从女子身上找寻阴柔气质，在男子身上找寻阳刚气质。而这只会让男的更加男性、女的更加女性。但人在哪里呢？男人，你不应该在女人身上找寻女性的，而应该在你的内在找寻、认出它，因为那是你最初已经拥有的。但你喜欢这样把玩阳刚气质，因为那条路都被前人踏平了。女人，你不应该在男人身上找寻男性的，而应该接纳你内在的阳刚气质，因为那是你最初已经拥有的。但这样让你轻松愉快，很容易把玩阴柔气质，所以男性鄙视你，因为他鄙视自己的阴柔气质。但人是既阳刚又阴柔的，不只是男性或者女性。你不能对你的灵魂说它属于哪一种性别。只要仔细留意，你就会看到，最阳刚的男人也有阴柔的灵

魂，最阴柔的女人也有阳刚的灵魂。你越是男性化，你的距离就跟女性越远，因为你自己内在的阴柔气质跟你生疏，被你轻视。

若你从魔鬼那里得到一点喜悦，让冒险离去，你也就接纳了你的欲望。欲望却马上把你追寻的一切都牵扯进来，至于你的欲望会让你腐败抑或升华，那完全取决于你。与魔鬼为伍，你就会陷入各种盲目的欲望而迷失自己。但若你留下为人，一个有自我而不是与魔鬼为伍的人，那你会记住你的人性。你就不会把女子当成男性，而把她当成女人，正如你跟她是同一性别的。你会记得你的阴柔特质，可能在你看来这就像有点不够阳刚气，有点愚蠢和女人气。但你必须接受那荒谬的，否则它会让你受苦。当你一不留神，它会突然袭击你，让你也变得荒谬。对于最阳刚的男人，接纳自己的阴柔是件苦事，因为这让他看起来荒谬、软弱和丑陋。

对，这让你好像失去了一切美德，就像掉进了屈辱之中。女人接纳她的阳刚也是一样。对，这对你来说是件苦差。你在自己的灵魂里所追寻的，你就是它的奴隶。最阳刚的男人也需要阴柔，所以他是它的奴隶。得到了阴柔，你就能从这奴役中解脱。你一天不能承受那些对阳刚气质的嘲弄，一天都会受到女性无情的摆布。你大概还要穿上女人的衣服，别人会取笑你，但你的内在成为女人，你就从女人和她的专权那里得到了自由。接纳阴柔会带来完满，接纳阳刚之气对于女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男性里的阴柔跟邪恶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是在欲望之路上认识到这一点的。女人里的阳刚是系于邪恶的。因此，要接纳自己的另一面与人本身是互相违背的。但是，如果你接受它，那么让人完满的就会发生。也就是说，如果你成为一个讽刺，白色的灵魂之鸟就会飞来，它虽然遥远，但你的羞辱却会吸引它。秘密会向你走近，而奇妙的事也会在你身上发生。金光照耀，因为太阳从它的坟墓升起。你身为男人没有灵魂，那是因为它在女性之中；你身为女人没有灵魂，那是因为它在男性之中。但如果你是个人，你的灵魂就会向你走来。



当你留在那任意的、人为的边界上，你就像在两道高墙中间走着，你看不到世界的浩瀚广阔。但若你拆下阻碍你视野的高墙，而那浩瀚广阔和无尽的不确定性让你害怕，那在你内在沉睡已久、以白鸟为使者的就会苏醒。然后，你需要的就是那个能制服混乱的老驯兽师带来的消息。混乱的旋涡里就是生活的永恒奇迹。你的世界开始变得美好。人类不单属于有序的世界，他也属于自己的灵魂里的奇妙世界。所以你们必须让这有序的世界变得可怖，好让你们把本已太依赖于外在的兴致都扫去。

你们的灵魂正在受苦，因为它们的世界正遭逢干旱。当你们从自己望出去，会看见远处的森林和山峰，而从那里你们的目光会攀上繁星满布的太空。而当你们向自身内望，你们也同样会看到近的、远的、还有无尽的，因为内在的世界就如外在世界一般无边无际。正如你们从自己的身体在这世界参与各种各样的存有，你们通过自己的灵魂也能参与内在世界的各种存有。这内在世界确实是无止境的，绝不比外在世界更贫困。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傻子只居于其中之一，从不居于两处。

你可能会认为，一个人把他的生命贡献于研究，他必定过着精神的生活，他的灵魂比谁都要崇高。但这样的生活也是外在的，正如追寻外界事物的生命那般外在。这种学者不活于外在之物，而是那外在的思想，不为自己，而是他的主题。若你说到一个人，他完全迷失于外在，虚度了许多荒诞不稽的岁月，那你得同样说这个长者。他扔掉了所有别人的书和想法。因此，他的灵魂受着痛苦，他必须让自我羞辱，走进所有陌生人的房间，以乞求他自己没能给他的认同。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那些老学者用荒谬和不体面的方式追求认同。别人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就觉得被冒犯了；别人把同样的东西说得更好，他们就郁郁不乐；别人把他们的意见稍微改动，他们就与那人势不两立。到了学者的会议，你会看到这些可怜的老人，带着他们最大的优点和他们饥饿的灵魂，他们渴求认同，而这渴望永远

不能平息。这些灵魂需要你的愚蠢，而不是你的知识。

我超越了男性，并没有超越人性。就这样，那荒谬的阴柔对于我就成了富有意义的存在。最困难的是要超越性别，却又保留人性。当你以通则超越了性别，你自己就成为了那规则而超越了人性，你也就变得干涸硬化、失却人性。

你为了人性的理由超出性别，而不是为了某种通则，那通则在最不同的情况下都始终如一，所以对每一个个别的情况都不是完全有效的。当你从人性处理，你只就每一个对应的情况来处理，而不考虑一般的准则，这样，你就能恰当地处理这情况，虽然可能要损害某个通则。这不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你并不是那规则。还有另一件人性的事物，一件过于人性的，碰上这人性之事，会让那人好好地记住通则的好处。因为通则也是有意义的，并不是为贪玩而设的，它里面还有很多人性精神中可敬之事。这种人并不能从通则超越性别，只有他们的想象力才能让他们知道失去了什么。他们成为自己的想象和恣肆，这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他们确实需要提醒自己的性别，好让自己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

这就像失眠的夜里那么痛苦，要从这一面满足彼处，也就是我内在的另一方、对立的一面。它就像发烧，像一片毒雾那样潜来。而在你的感官最兴奋紧张之际，魔鬼看似阴暗破损、温和又淡然地掩至，让你陷入邪恶里面。兑现了你的彼岸之后，这里也许就是你想停下的地方。你震惊又厌恶，你渴望回到你有形世界的无比美丽。你唾骂诅咒一切超出你美丽世界的事物，因为你知道那些是人类所厌弃的，是渣滓废物。它们在废弃的房子里觅食，在每个街角嗅着，从摇篮到坟墓，只懂享受别人已经咀嚼过的。

但你不愿在这里停留，可别将这恶心的放在你的今生和来世之间。通往彼岸的路会穿过地狱，通过你特异的地狱。它的地面是齐膝盖深的淤泥，空气是从四面八方呼出的，烈火就像矮人的激情，魔鬼犹如空想出来的路标。

你这最特异的地狱是最惹人憎恶、最惹人讨厌的。还能不是这样子吗？所有别的地狱都至少有点看头，有点趣味，这地狱却从来没有。你的地狱有着一切从你的圣殿被你诅咒、踢走和摒弃的事物。当你进入你的地狱，可别以为自己是美丽的受难者或是高傲的嘲笑者，你不过是个愚蠢又好奇的笨蛋，惊叹地盯着掉到桌下的面包碎屑。

你大概想要发怒，但同时你也看到，发怒跟你有多匹配。你这荒谬的地狱延伸了好几里。啊，但愿你能诅咒！你会知道，诅咒可以拯救生命。如果你要到地狱去，千万不要忘记你一直追求的，也不要忘记留心注意。与那些引起你鄙视或是愤怒的静静地同坐，这样你就把我从那苍白的男孩经历到的奇迹中带到了路上。没有灵魂的被你赋予灵魂，好让他从可怕的虚无变成存有。这样，你的另一面就得到了救赎，回到了生命。你的价值想把你从现在和你本身向前拉去，你的

存在却像铅块般把你拉回地面。你不能同时活于两处，因为两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路上你就可以活于两处，所以道路把你拯救了。你不能同时处于山峰和河谷，但小路能把你从山峰领到河谷，从河谷领到山峰。许多事开始是有趣的，却通往黑暗。地狱有不同的阶段。



### 第三章 低下的人



接下来的那夜我发现自己再次徘徊在冰雪覆盖的土地上，就像在老家一样。灰蒙的黄昏掩盖了太阳，空气湿润又寒冷。有个人向我走来，看来不太可信。最明显的是，他只有一只眼睛，脸上还有几道疤痕。他又穷又肮脏，是个流浪汉。他留着黑色的胡楂，应该很久没碰过剃刀了。不管出现什么状况，我都有一支好手杖。“冷死了。”他说。我同意。良久之后他问：“你要去哪里？”

我：“我还要去下一个村庄，在那里找一家客栈过夜。”

他：“我也想这样，但找床位恐怕比较难了。”

我：“你缺钱吗？我们看看吧。你没有工作吗？”

他：“是的，这时候很艰难啊。几天前我还在一个五金工那里工作，之后他没有工作给我了，我现在就在路上找工作。”

我：“你不想替农夫工作吗？农村总是缺人手的。”

他：“农民的工作不适合我。那得清早起床，工作辛苦又赚不到钱。”

我：“但村里总比城市里要漂亮多了。”

他：“村里很无聊，整天都碰不到人。”

我：“嗯，村里也还有别人吧。”

他：“但不会有精神的刺激呀，农民都是粗人。”

我惊讶地看着他。什么，他还要精神刺激？他该老老实实维持生计，而当他那样做了，才去想那精神刺激吧。

我：“那请你告诉我，在城里有什么精神刺激呢？”

他：“晚上可以去看电影，又精彩又便宜。可以看到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不禁想起地狱，那里应该也有电影院，给那些有着自己的口味、在世时嘲笑电影院、拒绝进电影院的人。

我：“那你对什么电影最感兴趣？”

他：“你看到各种各样美丽的艺术。有一个人能跑到屋子上面去，有一个人能用胳膊夹着自己的头，有一个人甚至站在火里却不会烧伤。对，这些人会的都很奇怪。”

这才算是精神刺激嘛！对了，这看起来确实奇怪，圣人不也是用胳膊夹着自己的头吗？圣弗朗西斯和伊格那丢不也是从地面升起，还有那三个在烤炉里的男人呢？把《圣徒传记集》当作历史电影，这不是个褻渎的想法吗？啊，今天的奇迹只不过是技术多于神话。我感慨地看着我的同伴，他活在历史里面，我呢？

我：“当然，这非常出色。你还看过什么类似的吗？”

他：“有呀，我看到过西班牙国王被弑。”

我：“但他可不是被弑的。”

他：“嗯，没关系，那他是另一个该死的资本主义国王，至少除掉了一个。只有把他们都除掉，人民才能享有自由。”

我再也不敢说什么了。《威廉·退尔》——那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作品，就站在那英雄历史的风暴之中，正是他向沉睡的人民宣告暴君死去的消息。

我们来到客栈，那农村小店的房间还算干净，有几个男人坐在一角喝啤酒。我被称作“先生”，带到了较好的一角去，那头的桌上盖着格子桌布。另一个人就坐在同桌的另一端，我打算让他吃上一顿好的晚餐。他兴奋又饥饿地瞧着我——用他唯一的那只眼睛。

我：“你是在哪里失去那只眼睛的？”

他：“打架时，但我也把另一个捅了一记漂亮的，他待了三个月。我呢，他们就给了六个月。在监狱里还不错，那房子是全新的。我在五金车间工作。工作不多，吃得还可以。监狱倒也不错。”

我环顾四周，告诉自己没有人听我跟一个前罪犯说什么。似乎也没有人注意到，我身处的这圈子似乎还是纯洁的。地狱里是不是也有监狱，给那些生前从来没进过监狱的呢？还有，尝试一下到达现实的



底部，再也没有更底层，最多只有上层，这感觉不是特别美好吗？哪里能让人感受到现实的整个高度？

他：“然后我又回到街上去了，他们把我驱逐出境了。然后我去了法国，那里很漂亮。”

美好竟然开出了那样的条件啊！从这个人身上真能学到一些东西。

我：“那你为什么会打那场架？”

他：“那是为了一个女孩。她已经有了他的私生子，但我想跟她结婚。她别的什么都好。后来，她又不想了。我再也没有听说过她了。”

我：“那你现在几岁了？”

他：“到春天我就三十五了。我得找份真正的工作，然后我们就结婚。我很快就要找到一份工作了，但是我的肺有点问题，不过已经好多了。”

他咳嗽得很厉害，我想这可不是什么光明的前景。我也暗自佩服这可怜鬼，他是那样地坚定乐观。

饭后，我在一个破旧的房间睡了。我听见我隔壁的同伴怎样安置他的铺位。他咳嗽了几遍，然后就静下来了。突然，我又被毛骨悚然的呻吟和喉咙的咕噜声、夹杂着快要窒息般的咳嗽弄醒了。我紧张地听着，毫无疑问这是他。好像有些危险。我跳将起来，要想点办法。我打开了他的房门。月光照亮了房间，这男人身穿草包造的衣服躺着。从他嘴里流出深色的血，在地上形成了一个水洼。他呻吟得像是快要窒息了。他想要起来，却又倒跌回去。我赶上去扶着他，但我看到，死亡已经把手放在他身上了。他浑身是血，我的双手也沾满了血。一声叹息颤抖着从他嘴里吐出，然后所有的僵硬都松下来了。一阵轻微的颤抖闪过他的肢体，然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我在哪里？地狱里有没有地方，给那些从未想过死亡的人？我看着自己染满了血的手，就像我是一个杀手那样……这不就是我的兄

弟，他的血沾着我的手？月光把我的影子在房间的白墙上照得黑漆漆的。我在这里干什么？这可怕景象是为什么？我带着疑问地看着作证的月亮。这跟月亮有什么关系？它还没有看过更糟糕的吗？它不是已经看过破碎的眼睛几百万遍了吗？它那些恒久的环形山峦可不会怎么变化，不过是多一座或少一座罢了。死亡呢？不就是它掀开生命的可怕谎言吗？因此，不管一个人会不会离开这世界、怎样离开，对于月亮大概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要斤斤计较，但我们又有什么权利呢？

他做过什么？他工作过、偷过懒、笑过、醉过、吃过、睡过，为女人失去了一只眼睛、丧失了自己的名誉。他还亲身经历过人类传奇的好与坏，他赞叹造物者，赞扬暴君的死去，模糊地梦想着人民得到自由。然后，他悲惨地死去，就像其他人一样。这是很普遍的。我坐在底层的地上。遮盖着地上世界的阴影啊！所有的灯最终都会归于绝望与孤独。死亡会来临，连慨叹的人都不再存在。这是最终的真理，不是什么谜题。怎样的欺骗手段才会让我们再相信谜题呢？

我们站在苦难与死亡的尖石上。

一个无赖过来跟我攀谈，想要进入我的灵魂，我也就不够无赖。我不活在它那里，我的无赖又会在哪里呢？我从前是个玩世的人，想得沉重，活得轻松。无赖既遥远而又被遗忘，生命变得沉重和乏味。冬季不再停止，无赖站在雪地和寒冷中。我结交了他，因为我需要他。他让生活变得容易和简单。他从地面通往深层，我就在那地面上看到了高度。没有深层，我也就没有高度。我可能会身处高度，但这正好让我对它全然不觉，所以我正需要这低点给我的更新。如果我总是在高处，我会把高度花光，连最好的都会让我嫌弃。

但我不想我最好的都变得让我难受，所以我自己变成可憎的、让我厌弃的、让别人厌弃的讨厌鬼。老实地告诉我，你最好的也变得讨厌，那你就能让自己跟别人从毫无用处的痛苦中解脱。不能从自己的



高处落下来的人是有病的，他是自己、也是别人的痛苦。当你到达了你的深层，你才看得见高处在你上面发光，它值得追求却又遥远，不能触摸，因为你暗地里情愿自己暂时到不了那里，所以它对你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你爱的就是这样，即使在你低潮时，你赞颂高度，你對自己喃喃细语，要自己带着痛苦离开它，只要你怀念它，你就没有生命。良好的道德让你这样说话，它对你几乎变质了。但你知道，这从根本上不全是真的。

在你的低潮里，你跟你别的人类手足再没有区别。别感到羞耻，也不要后悔，因为在你活着你兄弟的生命、落到他的底下时，你就走进了平凡生活的神圣河流，在那里你不再是高峰上的唯一，而是众鱼之一、众蛙之一。

你的高度是你自己的山峰，它只属于你一个人。你在那里独处，过着你自己的生命。当你过着属于自己的生命，你也就不是活于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平凡生活中，那是历史的生命，是不能移转的负累和人类的产物。在那里你总是存在，却不是蜕变。蜕变属于高度，是痛苦的。若你从不存在，又怎能蜕变？所以你需要低点，因为那就是你的存在。但因此，你也需要高度，因为你会蜕变至此。

当你在低点里过着平凡的生命，你就会注意到你的自我。当你在你的高度上，你就处于自己最好的，只注意到你最好的，却不是存在于平凡生命中的你。人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想要蜕变成什么。高处却是想象力最强的地方。我们想象着知道自己想蜕变成什么，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不想知道自己当下确实是怎样的，所以我们都不喜欢低点，虽然，也许那是我们唯一清楚了解自己的地方。

对于蜕变者而言，一切都是谜题，对于存在者却不然。受谜题所困的应该想想他的低点。他解决的是使人受困的谜题，而不是那些让人高兴的。

成为你自己是重生之浴。低点的存在不是绝对僵化不动的，而是不断地缓缓成长的。你想要像泽地里的水那样静止不动，却慢慢地灌

进大海里，它覆盖着每个最低的地方，大得陆地看起来也不过像小岛那样，嵌在无量的大海之中。

身为大海里的一滴水，你就是河流和潮涨潮退的一部分。你缓慢地爬到岸上，又慢慢地沉下去，回到无尽的漫长呼吸里。你在难以觉察的洪流里漫步到远处，又洗擦远地的海岸，而对自己是如何来到的茫然无知。随着巨风的海浪，你奋起攀升，然后又坠入深层。而你不知道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你之前以为，你的行动从自身而来，都凭着你的决定和努力，这样你才做出行动、迈步向前，但所有的努力也及不上自然的大海和狂风那样能让你向前走到那些地方。

在无垠的蔚蓝里，你沉入黑漆漆的深处，发光的鱼在你面前游来游去，奇怪的树枝围绕着你。你滑过狭缝，滑过盘绕晃动、如叶子般深沉的植物，海洋又把你涌到白沙湾岸的碧水中去，一阵泡沫把你推向堤岸又吞回去。阔平的波浪轻轻提起你，再把你带往新的海面和深层，到别的缠绕植物、长尾巴的鱼、慢慢蠕动着于泥泞的珊瑚虫中，到碧水白沙和冲破拍击的浪潮里。

金色的光芒却从远处在你的高度之上的大海里向你发光，就像月光从洪流中透出，而你会从远处认出你的自我。欲望为了自己的运动而抓住你和意志。你想越过存在而蜕变，因为你了解海洋的呼吸，了解把你驱往各处、无处着落的洪流，还有那把你扔向陌生的海岸。它把你吞没，让你在它的口中上下滚动。

你看到，这就是整个生命和每一个人的死亡。因为你感觉到自己跟整体的死亡、跟地球最深处的死亡、跟你自己呼吸奔流着的深层里的死亡都绞缠在一起。啊，你渴望超越，绝望和死亡的恐惧被关在这死亡里，它呼吸缓慢，不断地来回涌流。这一切光明与黑暗的、温暖与冰冷的水，这一切起伏着、摇摆着、如交缠的植物般的动物和如动物般的植物，这一切夜里的奇迹，对你而言都变得恐怖。你渴望太阳，渴望光明、干爽的空气，渴望稳固的石头，渴望固定的地点和直线，渴望稳定的，渴望规则和预设的目标，渴望独处和自己的意图。

在夜里，我认识到死亡，认识到整个世界的死亡。我看到我们怎样活在死亡之下，看到摇曳着的金色粮食怎样在农人的镰刀下掉落，就像沙滩上那平滑的波浪一样。凡是活着平凡生命的，认识到死亡时都带着恐惧。所以死亡的恐惧把他驱往独处。他不住在那里，但他会意识到生命，会感到高兴，因为他在独处时成了蜕变者，并克服了死亡。凭着克服平凡生活，他跨越了死亡。他并不居于独处，因为他不是他的存在，而是他的蜕变。

蜕变者会注意到生命，存在者却不会，因为他就在生命之中。他需要高度和独处，才能注意到生命。在生命之中，他注意的却是死亡。你注意到整体的死亡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你就知道，你的独处和高度有何好处。你的高度就像月亮，明亮又孤独地流浪着，永远都清晰地看透夜晚。有时它把自己裹起来，然后你在完全黑暗的地球，但它总会再完全回复光辉。地球的死亡于它是陌生的。它从远处看着地球上的生命，自己明澈地寂然不动，没有萦绕的烟雾，也没有涌动的大海。它固定的形式是自古已然，永恒不变的。它是夜里孤独明澈的光，是个体，是近处的一片永恒。

你从它那里外望，冷然不动又散发光芒。你用那银光和绿色的暮光浇灌远方的恐怖。你看着它，但你的目光是明澈的、冰冷的。你的手像鲜血那样红，但你眼里的月光却是不动的。这是你兄弟生命的血液，是的，这是你自己的血，但你的眼睛依然明亮，覆盖了所有恐怖和地球的弧线。你的目光落在银海雪山上、幽蓝的山谷里，你听不见人类的呻吟和吼叫。

月亮是死寂的。你的灵魂走到了月亮那里，走到了灵魂的守护者那里。灵魂也就走进了死亡。我走进内在的死亡，看到外面的死亡比内在的死亡更好。我决定死于外在而活于内在。因此，我走上了歧途，寻找内在生命之所。

## 第四章 隐士（第一天）



再接下来的一夜我找到了新的路径。干旱燥热的空气洗刷着我。我看到沙漠，四面尽是黄沙，挤于海浪之中，太阳非常猛烈，蓝天就像发青的钢，地上的空气颤动着。我右边的山谷深陷进去，河床干枯，那里有些疲弱的野草，有沾满尘土的荆棘。在沙滩上我可以看见裸足脚印，从岩谷到高原上去。我沿着沙丘跟随那些脚印。沙丘下陷之处，脚印就踏在另外一边，看起来还是刚刚造成的，旁边有另一行消失了一半的脚印。我仔细地追踪着它们，它们又再走上了沙丘，随即就开辟了另一行脚印，但它们跟我已经跟随的也是一样的，也就是那些从岩谷延伸上来的。

我接着往下面追踪的脚印却叫我惊讶。不久，我就到了一处岩石灼热泛红、受大风侵蚀的地方。石头上的足印消失了，但我看到岩石在哪里拾级而下，就从那里爬下去。空气灼热，岩石烫炙着我的鞋底。现在我在下面，脚印在那里又出现了。它们沿着河谷蜿蜒而上了一段较短的距离。我突然就站在一间土坯茅草所建的小屋前面。大门是用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板所造的，上面画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我静静地打开它。有一个光头男人坐在垫子上，他的皮肤呈深棕色，身穿白色亚麻上衣，背靠在墙上。在他的膝盖上有一本黄色的羊皮纸书，上面有漂亮的黑字，毫无疑问是希腊福音书，我是在一位利比亚沙漠的隐士面前。

我：“神父，我打扰了你吗？”

隐：“不会，但是别叫我神父，我跟你一样是个普通人。你想要什么呢？”

我：“我不是有求而来的。我只是来到了沙漠这一带，在那边的沙丘上发现了脚印，辗转就来到了你这里。”

隐：“你发现的是我每天早晚行走的足印。”

我：“原谅我打断了你的祷告，但可以与你待着是个难得的机

会。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隐士。”

隐：“你继续往这河谷走下去能看到不少的。有些人和我一样有一间小屋，其他的就住在前人掏空岩石所造的古墓里。我住在山谷的顶端，因为这里最孤独寂静，在这里我拥有沙漠的宁静。”

我：“你在这里很久了吗？”

隐：“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大概十年了，但事实上我也记不得究竟是多少以前了。也可能再多几年吧，时间过得真快。”

我：“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吗？这怎么可能？你的生活一定非常单调啊！”

隐：“我当然觉得时光飞逝了，实在是太快了。你看来是个异教徒吧？”

我：“我？不，不全是。我从小在基督教信仰中长大。”

隐：“那你怎么会问，我觉得时间过得快不快呢？那你必定知道，有信仰的人都在忙些什么，闲着的人才会觉得时间长啊。”

我：“恕我再问，我实在太好奇了，那你是干什么的？”

隐：“你是小孩子吗？你首先看到的就是我在阅读啊，而我也有定好的时间表。”

我：“但我确实看不到有什么是你在这里可以干的。这本书你肯定已经看完了很多次了吧。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本福音书，那你肯定已经烂熟于胸了。”

隐：“你这话是多么幼稚呀！你知道，同一本书你可以读很多次的，或许你几乎可以把它背下来，但是当你再次读到一行行的字，肯定会有些新事物出现，甚至是你以前没有的新想法。每个字都能在你的心中起实质性的作用。还有，如果你放下一本书，一个星期后再拿起它，在那书的影响下，你的精神经过一周的晃荡，对你绽放的可不只是新的灵光了。”

我：“这对我而言并不容易理解。那本书还是同一本书，不管它是如何高妙深刻，甚至是神圣的内容，但还是不至于能填补无数个年

wie eine glatte meereswoge auf d' strande. wer im allgemeyn leb' steht / wird mit schreck' des todes gewahr. das treibt ihn die todessang' na' d' einzelfem. er lebt dort nicht / abo er wird das lebens gewahr v' freut si' / den im einzelfem is er ein werdend' v' hat d' tod ubervunden. er ubervindet d' tod durch die ubervund' das allgemeyn lebens. im einzelfem lebt er nicht / den er is nicht / was er is / abo er wird. ein werdend' wird das lebens gewahr / einseind' nie / den er is mit im leb' er bedarf d' hohe v' des einzelfems / um das lebens gewahr z' wer d' im leb' abo wird er des sterbens gewahr. v' es is gut / das du des allgemeyn todes gewahr wirst / den dann waisst du / was du dem einzelfem v' deine hohe gut sind. deine hohe is wie d' mond / d' leuchtend' einsam wandert v' ewig klar die nachte durchblicket. bis weit verhuillt er si' v' dan bist du ganz im dunkel d' erde / abo im' wieder erganzst er si' bis z' vollig helle. das sterb' d' erde is ihm fremd. er sieht von ferne das leb' d' erde / selb' unbewegt v' klar / ohne umhuillend' dunst v' ohne stromend' mere. seine unwandelbare form is fest ewig. er is das einsame klare licht d' nacht / das einzelwes' v' das nahestuck d' ewigk'. von ihm aus sieht du kalt v' unbewegt v' strahlend. mit fenstelig' silbernelichte v' grunen d' amierung' ubergieffet du das ferne grau'. du siehst es / abo dein blick is klar v' kalt. deine hände sind roth von lebendig' blute / abo das mondlicht deines blickes is unbewegt. es is das lebens blut seines bruders / ja / es is dein eignes blut / abo dein blick bleibt leuchtend' v' umfaßt das ganze des grauens v' die runding' d' erde. auf silberm' mer' ruht dein blick / auf schneig' gipfeln / auf blau' thälern / v' du hoers nicht das stohn' v' heult des menschenthiere. d' mond is tot. deine seele gieng z' monde / z' bewahr d' sect. se gieng die seele z' tode ein. e gieng in d' inern tod v' sah / das außeroß stett' besoff' ab' inern tod. v' is beschloß / auß' z' sterb' v' in' z' leb'. darum wandte er mi' weg v' suchte die stätte des inern lebens.

er anach  
oret. cap. in  
dies. i.

**D**en do wiederum folgend' nacht  
sah v' mi' auf neu' pfad' hei  
ße / trockene luft unfluthele  
mi' v' is sah: die wüste / gelbo sand  
ringum / in well' gehauft / eine furcht  
bar jäh' sone / ein himel blau wie am  
gelaufene stahl / die luft ub' d' erde  
flimmernd' / auf meine' recht' seite ein  
kiefeingeschnittenes thal mit trocken  
n' flußbett / ein paar matten grasen  
v' einig' staubig' dornbusch'. im  
sande sehe i' spur' nackte fusse / die  
vom feisthal auf die hochebene ho  
auffuhr. i' folge ihm ein' hoch  
düne entlang. wo sie abfällt / werd'

is die spur' z' andern seite / sie schein' frif' zu sein / daneb' sind alle / halbverwehte spur'. i' verfolge sie aufmerk  
sam: sie folg' wiederum d' abhang d' Düne / nun münd' sie in eine andere spur' ein - abo es is die =

隐：“你可真是惊人。那你是怎么阅读这圣书的？你真的都只能读到一模一样的意义吗？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是个真正的异教徒。”

我：“如果我说话像个异教徒，求你不要见怪。请让我跟你说话吧。我在这里是为了向你学习。把我视作无知的学生吧，而我对这些事情确实也是一无所知。”

隐：“我称你为异教徒，你也别当成是侮辱。我也曾经是异教徒，我记得我大概跟你一模一样，所以我怎么会怪你无知呢？”

我：“我很感激你的耐心，但我还是很想知道你怎样读书，从书里得到了什么。”

隐：“你的问题不容易回答，给瞎子解释颜色还比较容易。首先，你需要知道一件事，字词列在一起并不只有一层意义，人却只想替一串字词赋予一层唯一的意义，也就是想要有明确清楚的语言。这追求是世俗的、有限的，它属于神所创造的安排里更深的层次。在洞察神的旨意的更高层次里，你知道语句并不只有一层有效的意义。唯有全知的才会知道语句的所有意义，我们试图逐步捕捉一些其他的意义。”

我：“如果我对你的理解正确，你说的是，《新约》里神圣的话语中有着公开的和秘密的两种意义，就像犹太学者看他们的圣书一样。”

隐：“我不熟悉这种邪恶的迷信，我发现你对于神的事情完全没有认识。”

我：“我必须承认对这些事情的深切无知，但我非常渴望能学习和理解你对这些语句的多重意义是怎么想的。”

隐：“抱歉，我不能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但我会尝试至少让你清楚明了一些基本的。因为你的无知，这一次我想从另一面开始。你必须知道，我在了解基督教之前，曾是亚历山卓城的雄辩家和哲学家。我有很多学生，其中有许多是罗马人，也有许多是从高卢和不列颠来的蛮族人。我不仅教他们希腊哲学的历史，也教新的系统，

包括斐洛的系统，我们称他为犹太人。他是一个聪明人，但抽象得天马行空，就像犹太人建立他们的系统那样小心翼翼，他还是自己言语的奴隶。我加上我自己的，织成一张倒胃的字网，不仅让我的听众，也让我自己纠缠在其中。我们沉溺于字词和名目里——我们自己那些可怜的产物，我们又自行赋予它们神圣的力量。对，我们甚至相信它们的现实性，认为自己具备了神性，通过字词把它实现了。”

我：“但那犹太人斐洛——你说的应该就是他吧——是个严肃的哲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即使是《约翰福音》也不会不屑于把斐洛的思想引进到福音中去。”

隐：“你说得对，这是斐洛的优异之处，就像许多哲学家一样，他创造了语言。他是个语言艺术家，但这些言语不该成为神。”

我：“这我就不理解了。难道《约翰福音》里不是那样说吗？‘道就是神。’在我看来，这却是你刚才清晰地反对的。”

隐：“小心成为言词的奴隶。福音书在这里，就从‘生命在他里头’那里开始读。约翰是怎么说的？”

我：“‘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是为了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就是我在这里读到的。但是，你怎么看？”

隐：“我问你，‘逻各斯’是个概念，还是个词语？他是一盏灯，甚至一个人，居于人群中间。你看，斐洛不过造就了约翰能借用他的言词，用‘灯’甚至‘逻各斯’来形容人之子。从约翰那里，逻各斯的意义给予了活着的人。在斐洛那里，逻各斯是个无生命的概念，却夺得了生命，甚至是神性的生命。那样死寂的不会赢得生命，活着的却被杀害了。我也犯过这倒胃的错误。”

我：“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想法对我而言很新颖，很值得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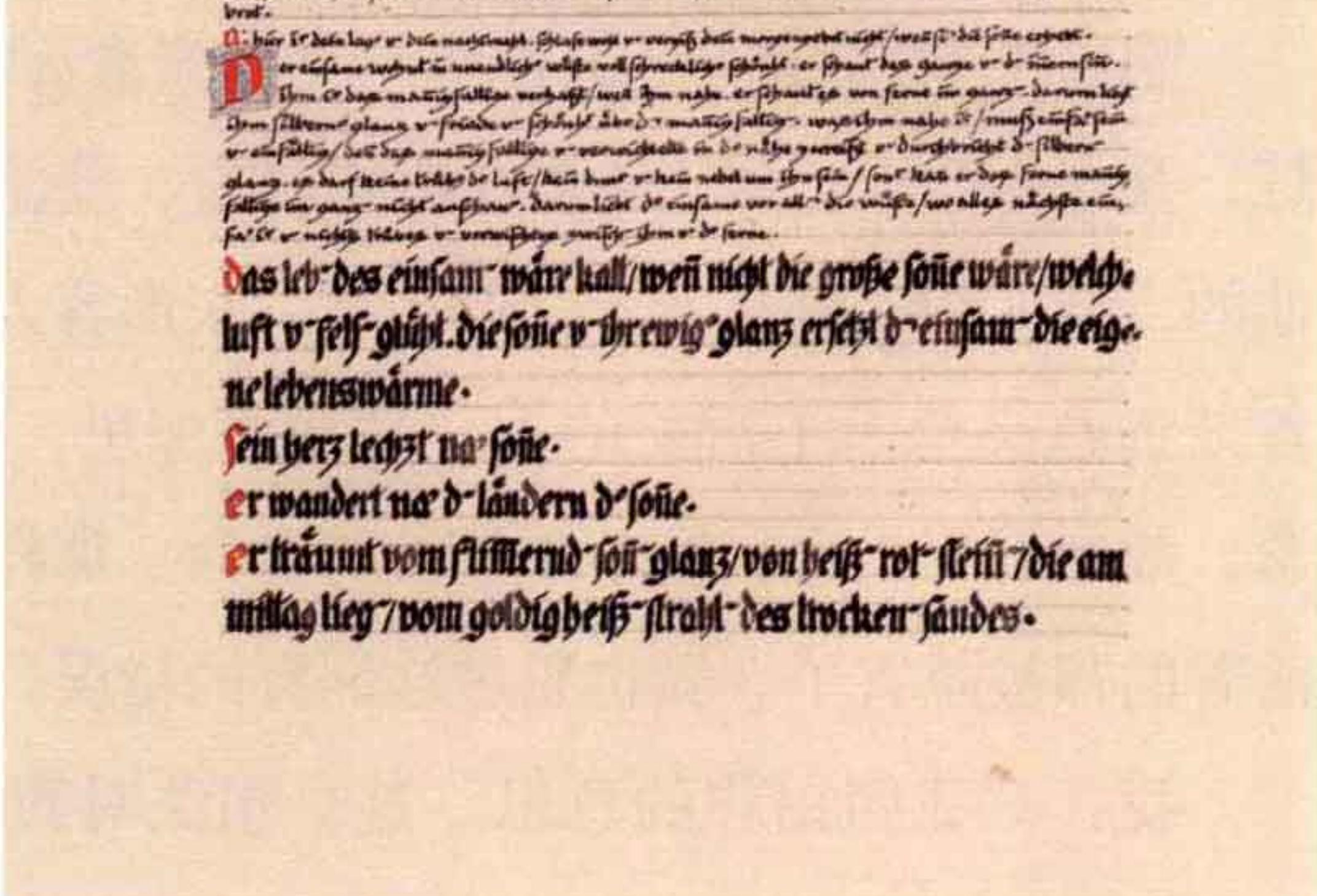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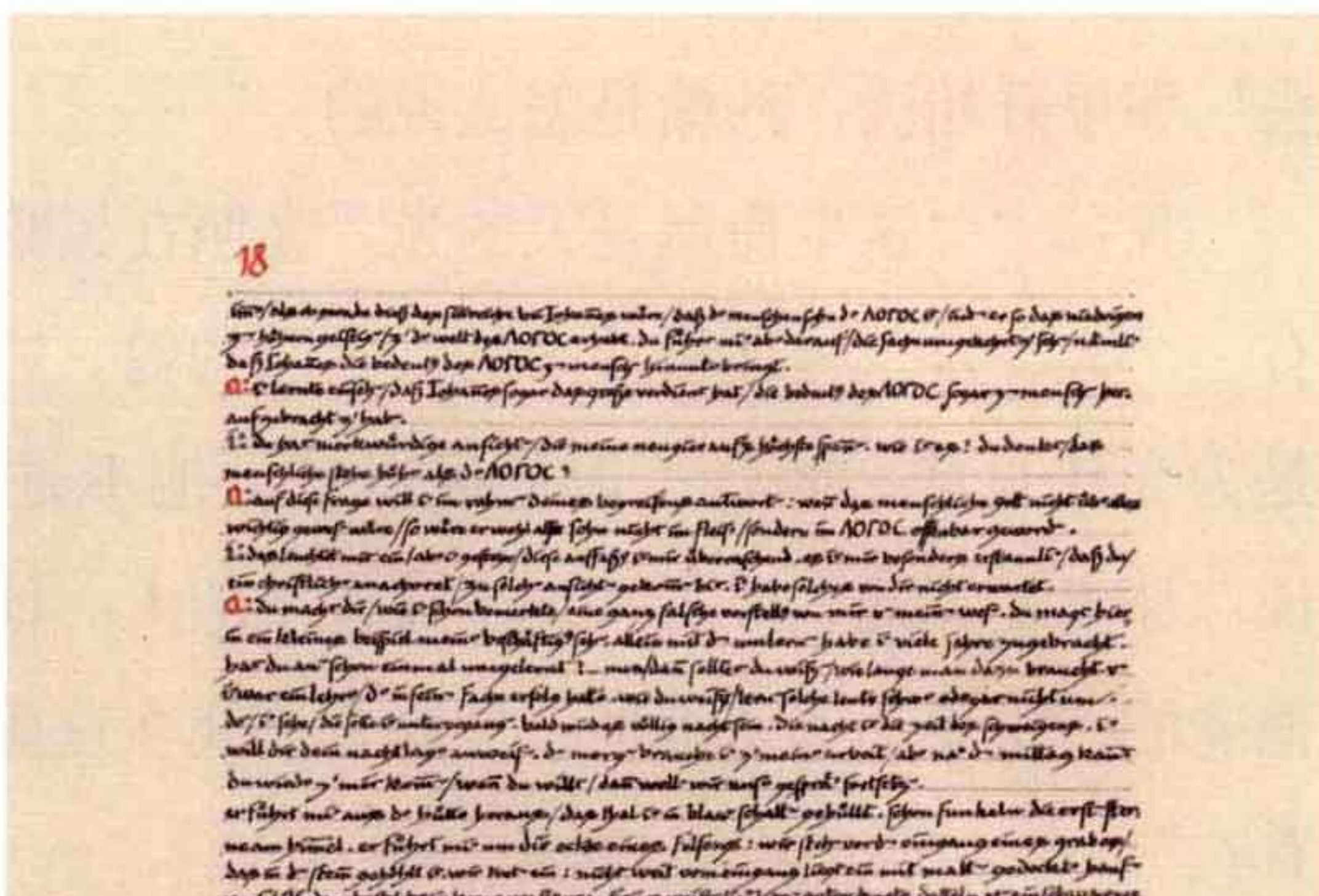
虑。我本来还一直以为，就像那正是约翰要表达的，人之子也就是逻各斯，他会把低下的提高到更高的精神，提高到逻各斯的世界里。你却让我把事情倒过来看，约翰把逻各斯的意义带下了人里面。”

隐：“我学会了，约翰甚至有重大的贡献，把逻各斯的意义带上了人们之中。”

我：“你的见解很是独特，完全撩起了我的好奇心。怎么回事？你认为人是高于逻各斯的吗？”

隐：“对这个问题，我想在你能理解的范围内回答，假如人的上帝并不是高于一切、最为重要的，那他就不会以儿子的血肉出现，而是以逻各斯显现。”

我：“这启发了我，但我得承认，这种观点令我很吃惊。你身为基督徒隐士有着如此观点，这就尤其让我惊讶，我没预料到你有这种想法。”



隐：“我已经注意到，你对我和我的看法都有很大的误解。我举一个小例子告诉你我所做的吧。单是从新学习就花了我许多年。你已经重新学习了吗？那么，你应该知道这样做需要多长时间，而我从前是个在那专业很成功的老师。如你所知，这种人要学习会非常困难或者根本做不到。不过，我看到太阳已落下了，很快便会完全入夜。夜晚是寂静的时间。我想告诉你，你晚上的营地在哪里。早上我要做我的功课，但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在中午后回来找我。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谈话。”

他把我领到小屋外面，山谷已笼罩在蓝色里，第一颗星已经在天空中闪耀。他领我到了岩石的角落，我们在一个坟墓的入口，那是将石头掏空而形成的。我们踏了进去，离入口不远处有一个用芦苇堆覆盖的垫子。此外，还有一个水壶，白色的毛巾上有一些干枣和黑面包。

隐：“这里就是你的营地了，还有你的晚饭。晚安，别忘了太阳升起时的早祷。”



那孤独者活在全无边际、美丽得可怕的沙漠里。他看得到整体和内在的意义，各种接近他的事情都让他讨厌。他从远处观看整体，所以相对于多姿多彩，银光、平和与美丽对他而言价值更高。在他近处的必须是简易和单一的，因为近处的多样性和纠缠会把银色的光芒撕裂、冲破。不能有混浊的空气、雾气、烟霞围绕着他，否则他不能看到远处整体里的多样性。因此这孤独者最爱沙漠，这里的一切都很简单，没有什么让他和远处纠缠。

若不是巨大的太阳照着空气和岩石，孤独者的生命将是寒冷的。太阳和它永恒的辉煌取代了孤独者本身生活的热力。

他的心渴望着阳光。

他流浪到太阳的国度。



紧的汁液快要破裂而出了。芳香的树脂从他的树上滴下，种子在他的脚下破土而出。

当太阳像倦鸟一样沉到海面下，孤独者裹起自己，止住呼吸，默然不动，只等待着光线从东方重新升起的奇迹。

孤独者里面藏着极尽美妙的预期。

沙漠和炎热干渴的恐怖包围着他，你不能明白孤独者是如何生活的。

他的眼睛停留在花园里，耳朵倾听着泉水，双手触摸着丝绒般的叶子和果实，他的气息吸进茂密的树木的甜香。

他不能告诉你他的花园是如此华美壮观。他谈到这些时总是结结巴巴，在你看来他的精神和生活都很贫乏，但他的双手不知道该在哪里抓住这让人难以置信的丰盛。

他给你一颗毫不起眼的果子，那是刚刚掉到他跟前的。它在你看来毫无价值，但当你仔细留意它，你就会发现它的味道就像太阳一般，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它透出的香气让你的感官变得糊涂，让你梦到玫瑰花园、香甜的酒，还有低语的棕榈树。而你手里拿着水果，一直做着梦：你想要长出果子的树、种着这树的花园，还有滋养这花园的太阳。

你自己也希望成为那孤独者，在太阳下漫步于花园之中，凝视着悬在树上的花朵，手里抓着百倍的粮食，呼吸着千朵玫瑰的芬芳。

平淡的阳光下，被那发酵的酒灌得微醺的你在古墓里躺下休息，里面的墙壁萦绕着过去千个回归年的各种声音和颜色。

你醒来后看到的一切又回复生机了，而当你睡着时，你能休息，一切都像从前一样，你的梦遥遥地回应着远处寺院里的圣歌。

你在之后的几千个回归年里一直沉睡，然后又醒来了好几千个回归年，而你的梦充满了古时的讯息，装饰着你卧室的墙。

你也能从整体里看到自己。



你倚着墙坐下，看着那美丽又神秘的画面。这整体就像一本书那样展开在你面前，一股无法形容的欲望抓住了你，逼你把它吞下。所以，你靠回来，僵坐良久。你完全没有能力抓住它。有时候光线闪过，有时候果实从树上掉落，有时候你的脚踢到了黄金。但当你拿它们跟整体比较，这在你跟前展开的、可以触碰的到底是什么？你伸出你的手，但它仍然停留在无形的网中。你想把它看清楚，它却滑进混浊和难以看透之中。你想把它撕下一块，它却像打磨了的钢铁那样顺滑、不可穿透。所以你退回墙边，而当你爬过怀疑的地狱里所有烫得发亮的熔炉之后，你再坐下，靠回去，看着整体的奇迹在你面前展开。有时候光线闪过，有时候树上掉下果实。这一切对你都不足够，但你开始能够满足于自身，而不注意年月的流逝。年月是什么？坐在树下赶时间又是什么意思？你的时间像呼吸那样流逝，而你等待着下一道光线、下一颗果实。

如果你相信言语，那么在你面前的书卷里说的从来都是同样的话。如果你相信的是言语所指的事物，那你永远都到不了终点。而你却必须踏上这无尽的路，因为生活并不是受着限制的，而是在无限的路上流动的。但永无止境让你害怕，因为无限是可怕的，而你的人性会起来反抗，所以你找寻边界和限制，免得自己踉跄跌进无垠之中，失去自己。你不能缺少限制。你呼喊出言语，它有一层意义，而不是多样的，这样你就从无边的多义性中逃脱了。这言语对你而言就是神，因为它从无数可能的解释那里保护你。言语是守护的魔法，对抗那个要把你的灵魂撕裂、撒往四周的、无限的恶魔。如果你最终能说出：“就是这样，也只是这样。”你就会得救。你说出了咒语，无限的就会被禁制在有限之中，因此人类寻找和创造说话。

破坏这言语之墙的会把神祇强暴，把圣庙砸毁。孤独者是凶手。他把人杀死，因为他思考，这样就把旧的圣墙砸毁。他唤来了无限的恶魔。他靠着背坐着，不看也不听人性的呻吟声，可怕的火热让人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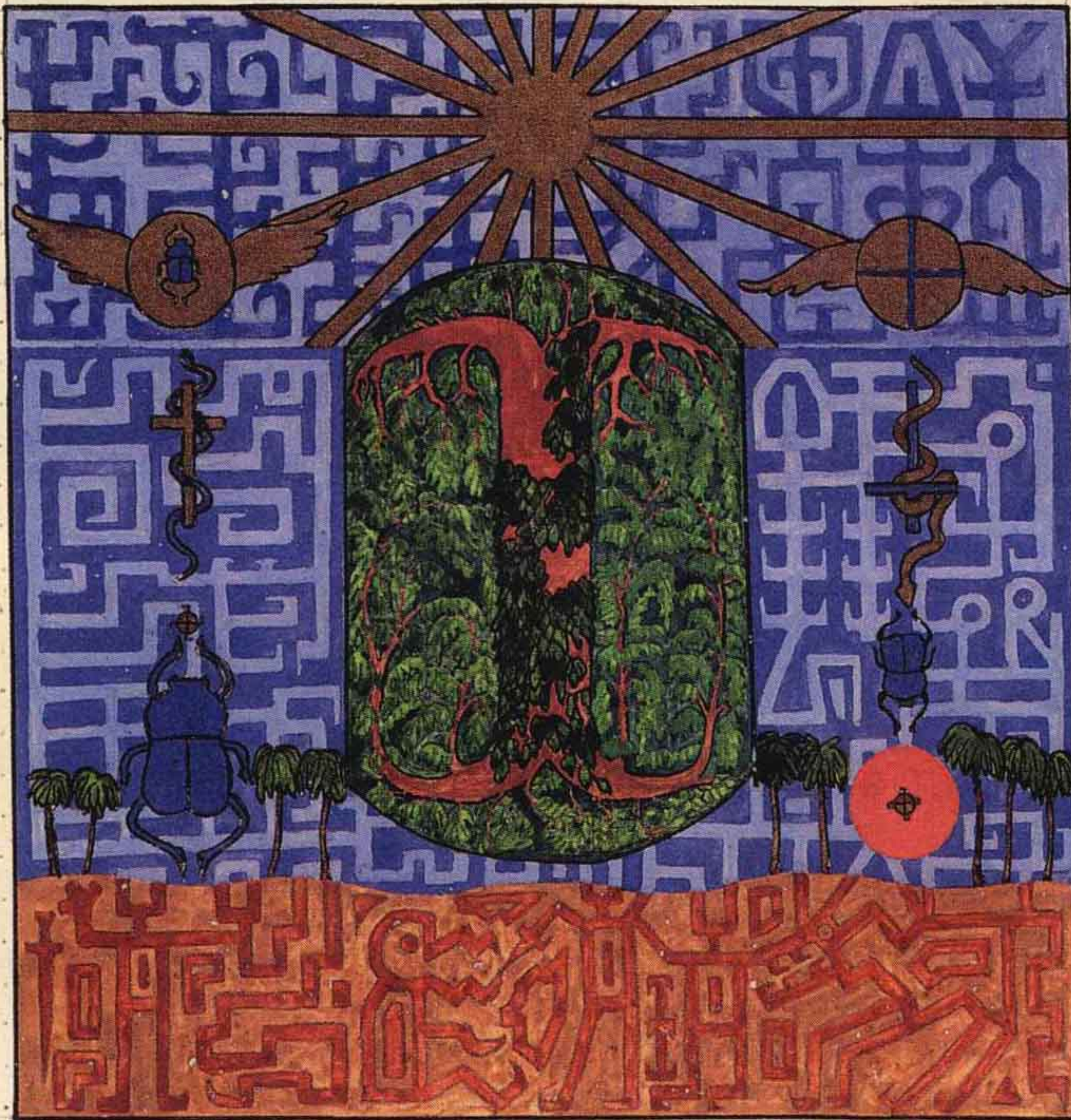
得疯狂。如果你不打破旧词，就无法找到新的。但没有人该打破旧词，除非他能找到新词，筑起坚固的城墙来对抗无限，比旧词能抓到更多的生命。新词是旧词的新神。人还是一样的，哪怕你给他创造了新神的偶像，他还是个模仿者。从前是字词的要成为人。字词创造了世界，其存在比世界本身更早。像黑暗里的光芒，它照耀着，而黑暗并不理解这一点。所以字词也就该变得让黑暗能够理解，因为假如黑暗不能理解，光明又有什么用？但你的黑暗也应该抓住光明。

字词的神是冷漠死寂的，他像月亮般从远处照耀，既神秘又难以触摸。就让字词回它的创造者那里吧，字词也让它回到人那里去提升。让人成为光，成为界限，成为标准。让人也成为使你们渴求的果实。黑暗不理解言词，它理解的是人，它抓住人，因为人本身也是黑暗的一部分。别让言词下沉到人那里去，要让言词上升到人那里去，这就是黑暗所理解的。黑暗是你的母亲，她值得崇敬，因为母亲是危险的。她的力量凌驾于你，因为你是她所生下的。要像对待光明那样崇拜黑暗，这样你就会照亮黑暗。

若你理解黑暗，它就会抓住你。它临到你头上，就像夜晚有蓝色的影子和闪烁的无数星星。当你开始理解黑暗，沉默与和平就会来到你头上。只有那些不理解黑暗的才会恐惧夜晚。通过理解你内在的黑暗、夜晚、玄秘，你会变得简单。你准备像其他人一样入睡千年。你睡进千年的怀抱里，你的墙壁回荡着古寺里的圣歌。因为这是简单的，这从来都是。当你在坟墓里做着那几千年的梦时，寂静和蓝色的夜晚正在你面前展开。

Schöpf' z' rüdekehr / eb' z' mensch / so wird das wort z' mensch erhöht. do mensch sei licht / grenze / maß. er sei eure frucht / na' do ihr schuschlich greift. die finsterniß begreift nicht das wort / wohl ab' d' mensch / ja sie ergreift ihn / den er is selb' ein stück d' finsterniß. nicht vom wort herunt' z' mensch / sondern vom wort hinauf z' mensch / das begreift die finsterniß. die finsterniß is demu mult' / ihr gezeint eh'furcht / den die mult' is gefährlich. sie hat macht ü' d' / den sie is demu gebärerin. ehre die finsterniß wie das licht / so erleuchtet du demu finsterniß.

**W**en du die finsterniß begreift / so ergreift sie di. sie köm' ü' di. wie die nacht mit blau' schatt' v' unzählig' schimmernd' stern'. schweig' v' friede köm' ü' di / wen du anfäng' die finsterniß z' begreift. nur wo die finsterniß nicht begreift / fürchtet die nacht. dur' das begreift des finstern' nädhtig' / abgän' dig' in dir wirt' du ganz einfaz. v' du schicker di' an / z' schlaf' wie alle dur' die jahrtausende v' du schläfr' hinunt' in d' schatz d' jahrtausende v' demu wände kling' von alt' tempelgesäng'. den das einfache is es / das im' war. schweig' v' blaue nacht breit' si' ü' di / derweil du im' grabe do jahrtausende träumt.



## cap. v. dies ii.

chenwache / do tag röh'et.  
d' ost. eine nacht / eine wung  
derliche nacht in fernst'  
zeitentiefe liegt hint' mir.  
in welch' fern' raum'  
war i' ? was träumte  
mir ? von ein' weiß'  
pfend' es is mir als h'at  
te i' dieses weiß' pfend'.  
am östlich' himmel gesch'  
ü' do aufgehend' sonne.  
das pfend' spra' z' mir:  
was sagte es ? es spra':  
heil d' / do im' dunkeln.  
is / den do tag is ü' ihm'  
es war vier pfende /  
weiß' / mit golden' flügel'  
sie führt' d' sonnenwag'  
herauf / darauf stand  
Helios mit lodernd'.

haupte. is stand da unt' in d' schlucht / erstaunt v' erschrecht. tausend schwarze schlang' vertrock' si' eilends in ihre löch'. Helios stieg rollend empör z' d' weit' pfad' des himmels. v' kniete nied' / hob meine hände billend in die höhe v' rief: schenke uns dem licht / feuerlockig' / umschlungen' / gderenziot' v' auferstandens / dem licht / dem licht! ja / an dies' ruf erwachte i'. sagte nicht Amonias gestern abend: verpß dem morgengeb'el nicht / wen si' die sonne erhebt. i' dachte / er bete vielleicht heimlich die sonne an.

## 第五章 隐士（第二天）



我醒来，白日染红了东方。在我背后的是一个夜晚，一个在遥远的时间深层的奇妙夜晚。我到了什么遥远的空间呢？我梦见的是什么？一匹白马吗？我似乎在东方的天空看见这匹白马在旭日之上。马说了什么？它说：“祝福那身处黑暗之中的，因为白日正在他的头上。”那里有四匹白马，长着金色的翅膀。它们牵着太阳战车，赫利俄斯站在车上，头上散发着熊熊火焰。我站在那峡谷里，既惊讶又恐惧。千条黑蛇赶紧潜回它们的洞里。赫利俄斯往天上的漫漫长路不断攀升。我跪下来，伸出了手恳求道：“给我们你的光吧，缠绕拥抱火焰、历经十字架又复活的，给我们你的光，你的光！”对，我就是在这呼喊中醒过来的。阿摩尼奥斯昨晚不是说过：“当太阳升起时，别忘记你的早祷。”我以为他可能会暗地里向太阳祷告。

外面吹起一阵清新的晨风，黄沙洒落在岩石上的细纹里。红晕在天上展开，我看到第一线光射到了穹苍之中。四周既庄严又孤独，有一只大蜥蜴在石上期盼着太阳。我入了魔似的站着，费劲地想着昨天的一切，特别是阿摩尼奥斯所说的。他是怎么说的呢？字句可以有多重意义，约翰把逻各斯提高到人类那里。这听起来可算不上基督徒说的。也许他是个诺斯底吧？不，我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拜言词为偶像的人能说出的最坏的话，就如他大概会说的。

太阳，什么让我充满着内在的喜乐呢？我不该忘记我的早祷，但我要在哪里做我的早祷呢？亲爱的太阳，我没有祈祷，因为我不知道该向你做什么祷告。现在我向太阳祈求了。阿摩尼奥斯却认为我应该在破晓时向神明祷告。他可能不知道，我们不再祷告了。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赤身露体又陷于贫困呢？祈祷都跑到哪里去了？在这里我想念它们。这大概是因为沙漠的缘故吧。在这里似乎就应该祷告。那是不是这个沙漠特别糟糕呢？我觉得糟糕不过我们的城市。但是，为什么



我们在城市里就不祷告呢？我必须看着太阳，就像它跟祷告有关系那样。啊，人类古老的梦境，人永远无法脱离它们。

在整个漫长的早晨，我会做什么呢？我不明白阿摩尼奥斯怎么能维持这种生活一年。我在干枯了的河床上下来回，最终坐到一块岩石上。我面前竖着几颗黄草。那里有一只小小的黑甲虫爬行着，它推着一个球。啊，是一只蜣螂。你这可爱的小动物，你还是为了活在你那美丽的神话中而劳碌着吗？它工作得多么认真勤勉啊！要是你知道你不过是在上演着一个古老的传说，你就会离开这幻想，就像我们人类也放弃了演出神话那样。

虚幻叫人恶心。我说的在这里听起来很奇怪，亲爱的阿摩尼奥斯肯定不会同意。我是在这里寻找什么吗？不，我不会预早判断，因为我还是一点都不理解他的真正意思。他值得认真聆听。还有，我昨天想的并不一样，我甚至很感谢他愿意教导我，但我又变得高傲了，也就是在一无所学的最佳路径上了。他的思想并不糟糕，它们甚至是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想要把这人摔倒。

亲爱的金龟子，你去哪里了？我看不见你了。啊，你已经和你那神话里的球走到那边去了。这些小动物对事物依然跟我们完全不同，它们不怀疑、不屈从、不犹豫。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它们才能活在它们的神话里？

亲爱的蜣螂，我的父亲，我崇拜你，愿你的工作受祝福，直到永远，阿门。

我胡说什么？我这样对动物祈祷。这肯定是沙漠之故，似乎它绝对会让人祈祷。

这里多么美好呀！石头的红色让人惊叹，反照着过去千百个太阳的余晖，这些小沙粒在传说中的大海里滚动，从未被发现的巨大生命在它们上面游着。人哪，在那些日子里你到哪里去了？你那孩子般的先祖，就像小孩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躺在这温暖的沙上。

大地之母啊，我爱你，我安躺在你温暖的身体里，是你迟来的孩子。愿你受人称颂，老母亲。

我的心、荣耀和权力都全归于你，阿门。

我在说什么？那是沙漠。一切看来都那么鲜活！这个地方确实匪夷所思。这些石头，它们是石头吗？它们在这里似乎是经过安排的。它们排列得好像军队的行列那样。它们步履一致，大的独自行走，小的填补空隙，自行随着大石成群成队。石头在这里建立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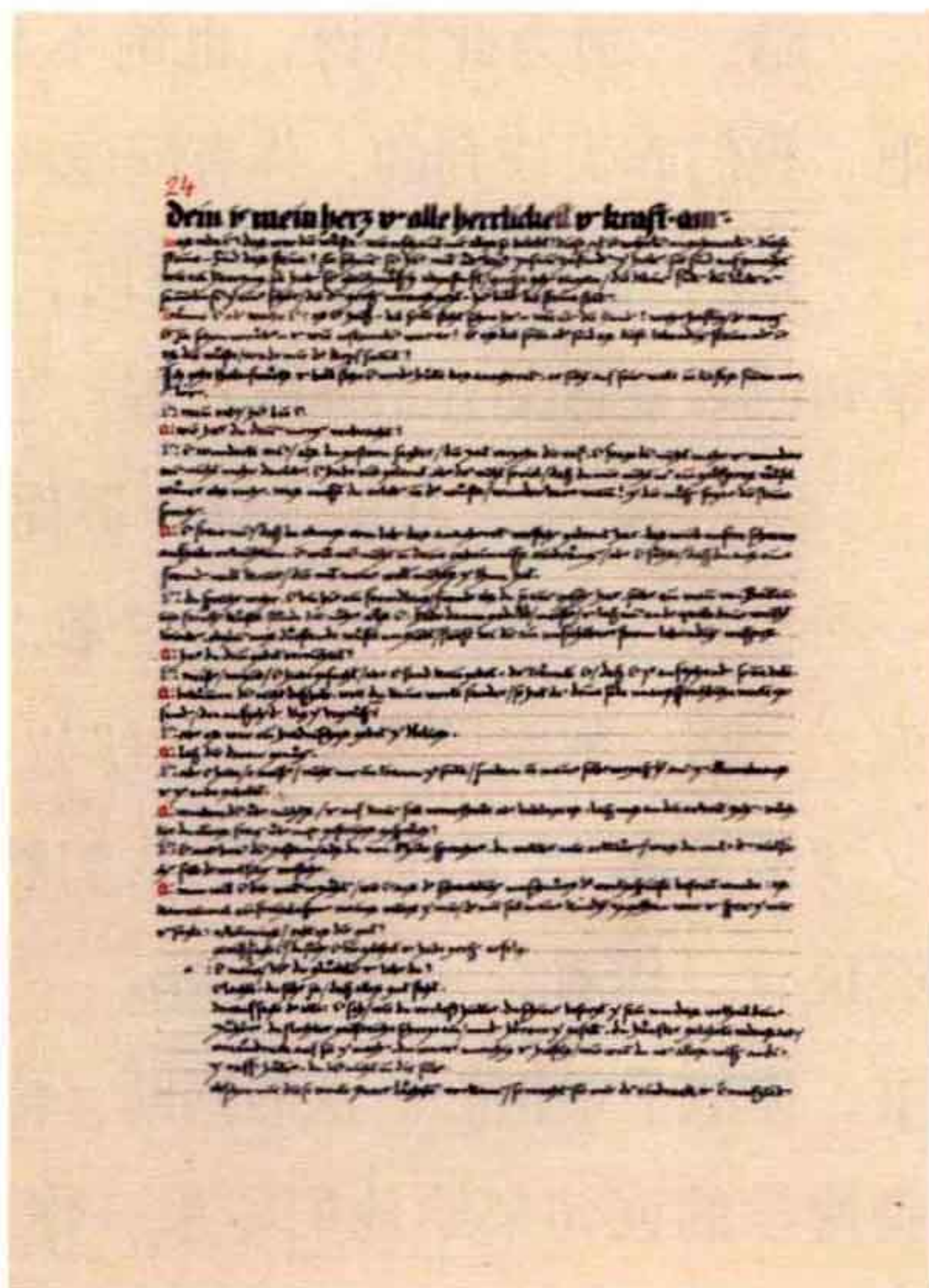
我到底是在做梦还是清醒的？很热，太阳已经高挂了，时辰走得多么匆忙啊！事实上，早晨已然过去。这是何等惊人哪！是太阳，还是这些有生命的石头，还是这沙漠让我的头嗡嗡作响？

我在山谷往上走，很快我就站在隐士的帐幕前。他坐在垫子上，陷于沉思之中。

我：“我的父，我在这里。”

隐：“你怎么度过你的早晨？”

我：“我很惊讶，时间消逝得很快，正如你昨天所说。关于这个，我不再询问你，也不再惊讶了。我学到了很多，但也不至于让你不再是个谜团，你甚至是个比以前更大的谜。你在沙漠中要经历什么



事情啊，了不起的人！甚至是石头也得对你说话。”

隐：“你学会明白隐士的生命，我很高兴。这样我们的重担就可以减轻了。我不想窥探你的秘密，但我感到，你是从一个陌生的世界而来，它跟我的世界没有关系。”

我：“你说得对。我在这里是一个陌生人，比你见过的人都要陌生。即使是从那遥远的不列颠海岸而来的人也会比我更接近你。老师，请你保持耐心，让我能喝到你的智慧泉源。虽然干渴的沙漠包围着我们，从你身上却流出看不见的活水清流。”

隐：“你祷告了吗？”

我：“老师，请原谅我，我寻找过，但我找不到祷告。不过，我梦见自己向升起的太阳祈祷。”

隐：“别担心这个。如果你找不到言语的话，你的灵魂也已经找到那无法言说的话来迎接上升的白日了。”

我：“但这可是个异教徒对赫利俄斯的祈祷。”

隐：“让自己满足于此吧。”

我：“啊，老师，但我不单在梦里对太阳祷告，还在忘我时对蝼蛄和大地祷告了。”

隐：“别为此惊讶，也绝不要为此谴责或抱怨。让我们去工作吧。我们昨天谈到的，你有问题吗？”

我：“当你昨天谈到斐洛时，我打断了你。你正要给我解释你对字句的多重意义有怎样的理解。”

隐：“好吧，我就继续告诉你，我怎么摆脱字句的可怕捆绑。有一回我父亲释放的一个人走过来，我自小已经很喜欢他，他过来对我说，‘啊，阿摩尼奥斯，你好吗？’‘当然好，’我说，‘你看，我又博学又成功。’他说，‘我的意思是，你快乐吗？你活着吗？’我笑说，‘你看，一切都很好。’然后，老人说，‘我看过你怎么教书，你似乎很担心听众的判断。你编造诙谐的笑话来取悦他们，你堆砌博学的词句来给他们印象。你不安又草率，就像要攫取一切的知

识。你不是你自己。’虽然这些说话最初让我发笑，它们却又让我觉得，我不情愿也必须承认老人说得对，因为他是有道理的。他说，

‘亲爱的阿摩尼奥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神化成他的儿子，为我们大家带来了救赎。’‘你说什么？’我喊道，‘你说的是化身成血肉之躯的欧西里斯吧？’‘不，’他接着说，‘这个人住在犹大山地，由一个处女所生。’我笑着答道，‘我知道了，一个犹太商人把这处女皇后的事迹带到犹大山地并广为流传，她的图片你在我们圣殿里也看得到。’‘不，’老人坚持，‘他是神的儿子。’‘那你说的大概是欧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吧？’我回答道。‘不，他不是荷鲁斯，他是个真正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你说的应该是前人常常描述其惩罚的赛特了。’老人却坚持自己的信念，并说，‘他死去后在第三天复活了。’‘嗯，那他就是欧西里斯了。’我不耐烦地说。‘不，’他喊道，‘他被称为受涂膏的耶稣。’‘啊，你所指的不过是个犹太的神，那些下层的百姓在港口崇拜他，在他们的地下室庆祝不洁的奥秘。’‘他是一个人，也是神的儿子。’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那是胡说，亲爱的长者。’我把他推出门去，但那些话就像远处的石壁回声那样对我重复着。似乎这对我很重要，就是这些话把我带到了基督教。”

我：“但你不认为，基督教可能最终不过是你们的埃及教诲转化而来的？”

隐：“如果你说的是我们古代的教诲是基督教不完备的表现，那我会同意你的说法。”

我：“对，那你认为，宗教的历史是指向一个最终目标的吗？”

隐：“我的父亲曾在尼罗河源头那里的市场上买了一个黑奴。他来自的国家既没有听说过欧西里斯，也没有听



说过我们知道的其他神祇。他用那简单的语言告诉了我许多事，那跟我们对欧西里斯或其他神祇的信仰是一样的。我认识到，文明民族的宗教是从什么发展出那些完备的理论，而那个不曾受过教育的黑人在无意中已经知道了大部分。知道该如何阅读那语言的人，不仅能从里面看到异教教义，也能看得到耶稣的教导，而这正是我现在的工作。我读福音，找寻将要来临的意义。它那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意义，我们是认识的，却不认识它那秘密的意义，那是指向未来的。以为宗教之间在它们最核心处都不一样是错误的。它始终是这一个宗教，基本上是。每个后续的宗教形式都是先行宗教的意义。”

我：“那你找出了将要来临的意义吗？”

隐：“不，还没有，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我希望成功。有时我似乎需要其他激励，但这些都是撒旦的诱惑，我知道。”

我：“你不认为如果你更接近人群，这工作可能会更成功吗？”

隐：“也许你是对的。”

他突然带着怀疑和不信任看着我。“但是，”他接着说，“我热爱沙漠，你明白吗？这黄沙滚滚、阳光耀眼的沙漠。在这里你每天都看着太阳的景象，在这里你孤身一人，在这里你能看到光芒耀眼的太阳神。不，这是异教的。我发生什么事了？我糊涂了。你是撒旦，我认得你。离开我，敌人！”

他疯狂地跳起来，还要扑向我。我却远在20世纪。





睡在禧年坟墓里的，就会做到美妙的梦。他做着—个古老的梦，他梦到升起的太阳。

如果你在世界的这个时间入眠，做着这个梦，你就知道，太阳正好会在这个时候升起。我们仍然在黑暗中，但白日就在我们头上。

谁意识到自己内在的黑暗了，光也就近了。谁降临到他的黑暗里，他也就到达了创造的光和那火光萦绕的赫利俄斯的阶梯。

他的战车由四匹白马拉动攀升，他的背上没有交叉，他的身侧没有伤口，他身体壮健，头上的火焰燃烧着。

他并不是个嘲笑的人，而是发出光芒和不容置疑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在梦呓。我跟跄着，被火灌醉了，支持我吧。在这夜里我喝下了火，因为我走下了几千年，坠入了太阳的底处。而喝醉了太阳的我站起来，脸庞燃烧着，我头上的火也燃起了。

给我你的手，人类的手，它就能把我拉到地球上，因为那烈焰的车把我卷起，欢腾的欲望把我撕扯到顶峰去。

白天将要来临了，真正的白天，这世界的白天。而我站在地球的峡谷里，孤独地藏匿在地球深处，在昏暗山谷的阴影之下。那里是影子和地球的重力。

我能怎样向那从远处的东方在沙漠中升起的太阳祈求呢？我为什么要向它祈求呢？我喝下了那太阳，我为什么要对它祷告？但沙漠，沙漠使我对它祈祷，因为沙漠要充满生机。我想对神祈祷，对太阳或其他不灭的神祇。

我祷告，因为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乞丐。在世界的白天里我忘了我喝下了太阳，被创造的光和灼热的力量醉倒了。但我走进了地球的影子，看到我赤身露体，而不必遮蔽我的贫穷。你一触摸到地球，活于你内在的生命就出现了，它会从你逃到事物那里。

而一个奇妙的生命从事物中展开，你认为是死亡和无生命的正揭

示秘密的生命和沉默以及无情的意图。你进入了一个齿轮，里面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方式，并以奇特的方式进行，在你身边、你上面、你下面、通过你，连石头也对你说话，神奇的丝线交织于你和事物之间。远和近在你身上作用着，而你也以阴暗的方式对远和近作用着，但你总是无助的猎物。

当你仔细看着，你就会看见你从前没有看到的，那就是事物活着你的生命，它们靠你维持生命。河流流过你的生命到了山谷里去，石头凭着你的力量落到别处，草木和禽兽也因你生长，而你也为它们而死。在风中舞动的叶片对你起舞，没有理性的动物会猜测你的想法，把你再现。整个地球吸收了你的生命，再把一切都向你反照。

在你没有被秘密的方式缠绕着的地方，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因为一切都是围绕着你而安排，再扮演你的内在。你内在的都躲藏不过事物，不管它多遥远、多昂贵、多秘密。事物拥有它。你的狗偷去你逝去已久的父亲，就像他那样看着你。牧场上的牛猜出谁是你的母亲，它们那完全的冷静和肯定把你迷住了。星宿轻轻吐出你最深的秘密，地上温柔的山谷把你藏在母亲般的怀里。

就像一个迷途的孩子，你痛苦地站在操纵你生命的丝线的力量之间。你呼喊求援，抓紧向你走来的第一个人。他也许能够给你建议，也许他知道你没有的念头，还有一切事物从你那里吸走的东西。



我知道你想听到的不是事物所活过的，而是那本身生活过、满足过的。因为你是土地的儿子，被吸收的土地吸尽了，它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从太阳处吸收。所以，你想拥有太阳之子的事情，它照耀而不吸取。

你想听到神子的事，他闪耀、施予、孕育，他又获得重生，就像地球为太阳诞下了绿色和多彩的孩子。

你想听到他的事，他是发出光芒的救赎者，他是剪开地上尘网的太阳之子，他扯开那魔法的丝线并解开那些束缚，他属于自我而不做

别人的奴仆，他不吸干别人，也无人能耗尽他的宝库。

你想听到他的事，地球的影子没有让他变得昏暗，反而照亮了他，他看到了一切思想，而他的思想没有人能够猜测，在一切的意义下他拥有自我，而他的意义没有事物可以表达。

孤独者逃离世界，他闭上眼睛，堵住耳朵，把自己埋在他自己的洞穴里，但这无济于事。沙漠把他吸干，石头说出他的思想，洞穴回荡着他的情绪，而他自己就成了沙漠、石头和洞穴。而这一切都是空的，是沙漠、乏力和不果，因为他没有光芒而不过是地球的儿子，他吸干一本书，而自己却又被沙漠掏空了。他是渴望而不是光芒，完全是地球而不是太阳的。

因此他是沙漠里有智慧的圣人，他大概知道，他跟地球的其他孩子不会有什么不同。若他从自身吸取，他就会喝到火。

孤独者走进沙漠，想要找寻自我。他却不追求找到自我，反而要找到那圣书里的多重意义。你可以把微小和巨大的浩瀚都吸进去，你会变得越发空虚，因为无量的满溢和无量的空虚是同一的。

他想从外在找到他所需要的。那多重意义你却只能在你内在找到，而不是在事物里，因为意义的多面性并不同时存在，而是接踵而至。这些接踵而来的意义不在于事物，而在于你。当你参与生命，它们也就因你而变化。事物也会变化，但你如果不改变，就注意不到它们。但当你改变，世界的面貌也会改变。事物各种不同的意义也就是你的，想要从事物里揣摩它是没用的。故此，孤独者实际上走进了沙漠，但他却没有探索自我，而是探索事物。

就这样，他就像每一个渴求的孤独者那样，魔鬼带着便给的口舌和清晰的理据来到他面前，又知道在适当的时候说什么话。魔鬼把他引诱到他的愿望里。在他看来，我一定就像魔鬼，因为我接受了我的黑暗。我吃着土地，我喝着太阳，我变成了绿树，站在孤独里成长。



## 第六章 死亡



接下来的晚上，我漫步到了北方的土地，发现自己身处灰色的天空下，在阴凉潮湿又雾气朦胧的空气之中。我渴望到那些低地去，那里微弱的水流在广阔的镜子中闪烁，再流往大海；那里所有的水流冲涌的压力越来越大，所有的能量和渴求都汇流到无量的大海里去。树木变得稀疏了，宽阔的泽地伴随着黑暗的死水，地平线无尽而寂寞，笼罩在乌云里。慢慢地，屏住呼吸，巨大又不安地预期着自己疯狂下滑到泡沫里，坠入无穷之中，我追随着水，我的兄弟。他的流动是轻轻的，几乎是不知不觉的，但我们不断接近那神圣的、至高的怀抱，进入源头里去，进入无限地扩展和难以估量的深处。那里有着黄色的山丘，一个广阔死寂的湖环绕在它们的脚边。我们静静地沿着它们漫步，山丘展开一种朦胧的、说不出多么遥远的地平线，大海和天空在那里融到无穷之中。

在最后一个沙丘上站着一个人，他身穿皱褶的黑外套，站着一动不动，看着远方。我向他走去，他很瘦，脸色苍白，神情非常严肃。

我：“让我站在你身边一会儿吧，黑暗者。我从远处看到了你。就一个人站着，像你这样，那么孤独地在地球上的最后角落里。”

他：“陌生人，若你不觉得冷，站在我旁边也无妨。你看，我是冰冷的，还没有心能打动我。”

我：“我知道你是冰霜和结尾，你是石头冰冷的剩余，你是山峰上最高的积雪和空洞的太空里最极端的霜冻。我必须去感受它，才会站到你这里来。”

他：“是什么把你领到我这里来呢，有生之躯？活着的从来都不是这里的来客。他们也许都可悲地在密集的人群里流过此地，所有在上面那大白天离开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但活着的永远不会到来。你在这里要找什么？”

我：“我满怀希望地随着我的生命之流，是奇怪又让人意外的小

# er tod . cap . vi .



In do folgend nacht wander-  
te i' z' nordisch lande v.  
fand mi' unto grau' himel .  
in nebeldunstige kühlfeucht  
luft . i' strebe sen' niederung .  
zu wo die ströme mall' laufes /  
in breit' spiegeln aufleuchtend /  
d' meere si' nähern / wo alle  
has des fließens si' mehr v.  
mehr dämpft / v' wo alle kraft  
v' alles streb' si' d' unermess-  
lich' umfang des meeres ver-  
mählt . spärli' werd' die bäume  
woile sumpfwieß begleit' die  
stell' krüb' wass' / unendli' v'  
einsam is do horizont / von  
grau' wolk' umbang' . lang  
sam / mit verhalten' ath' / mit  
do gross' bang' erwartig des /  
do wild' horab schäumte v' si'  
in das endlose verströmte / edge  
i' mein' brude / d' wass' . leise  
kraum merteli' is sein fließt .

v' do nähern wir uns stetig do selig v' höchst' unarmig / um einzugeh' in d' schöß des wessprung' / in  
die grenzenlose ausdehnung v' unmeßbare löse . dort erhebt' si' niedere gelbe hügel . ein lot' weit' see  
deput' si' an ihr' fusse . an ihr' entlang wandern wir leise v' die hügel öffn' si' z' ein' dämmerhaft' /  
unsagbar form' horizont / wo himel v' mēr z' do ein' unendliche verschmolz' sind .  
Dort do auf do letzt' dünne steht ein' / er trägt ein' schwarz' fallig' mantel / er steht bewegungslos v'  
schaut in die ferne . i' krete z' ihm / er is mago v' blasz v' do letzte cruz' liegt in sein' züg' . i' rede ihn  
an :

Lasz mi' eine teileme weile bei dir steh' / dunkel' . i' kraute di' von weit' . so steht nur ein' / wie du /  
so einsam v' auf do letzt' ecke do erde .

er antwortete :

Fremd' / wohl magst du bei mir steh' / wenn es di' nicht friert . du siehst / i' bin kalt / v' ein herz schlug  
mir no' nie .

I' weiß / du bist eis v' ende / du bist die kalte ruhe des steines / du bist do höchste schnee do gebirge  
v' do äußerste frost des leer' weltraumes . das muß i' fühl' v' darum nahe bei dir steh' .

Was führt di' z' mir ho / du lebend' stoff' ? lebendige sind hie me z' gas . wohl kom' sie alle  
in dicht' schär' krautig' hie vorbeigesloß' / alle / die dort ob' im lande des licht' tages d' abschied

路让我来到这里的。所以，我找到了你。这里大概就是适合你的栖身之所吧？”

他：“对，从这里往前走都是一样，没有人跟其他人相同或是不同，他们都是同一的。你看到那里会有什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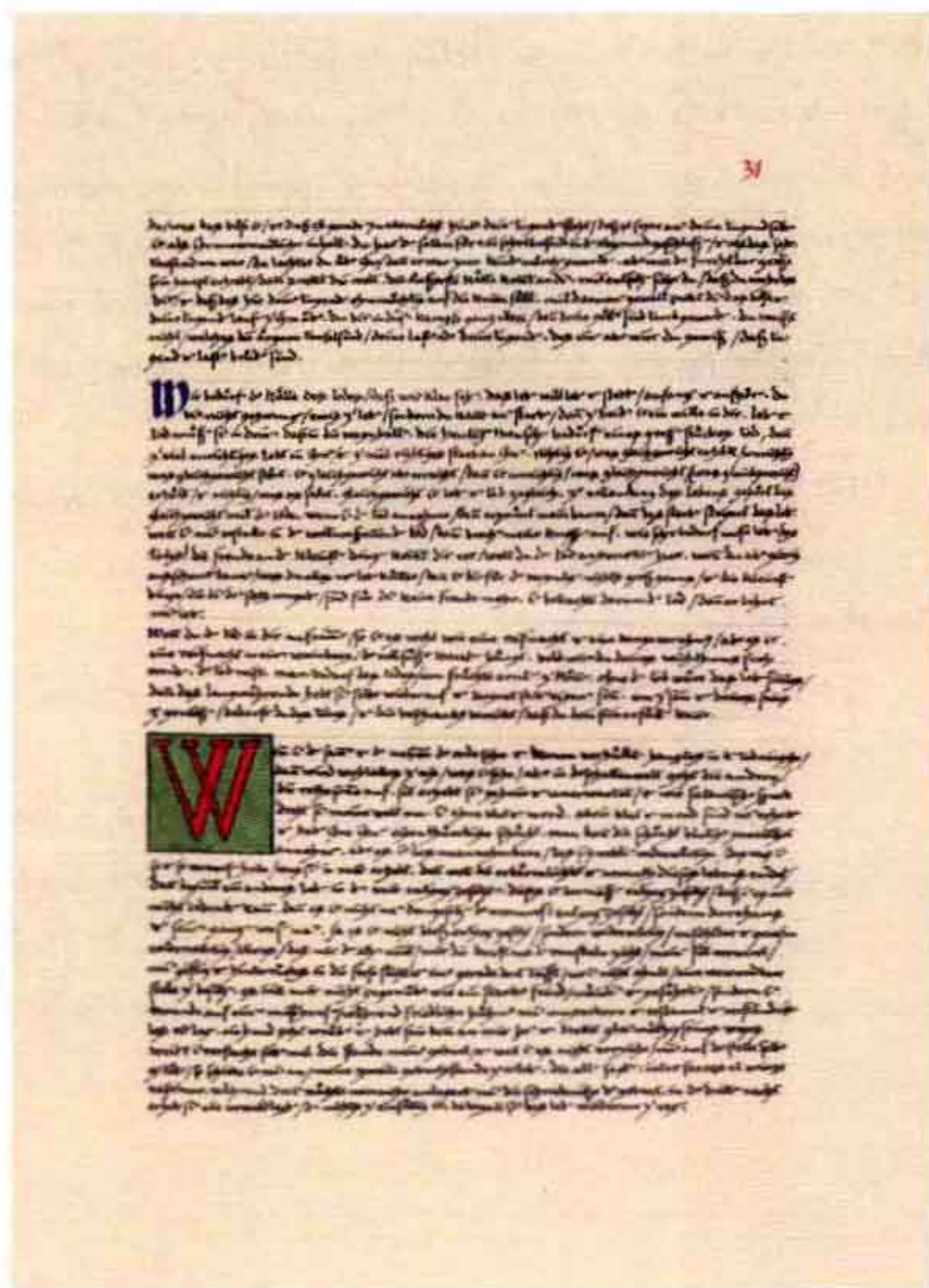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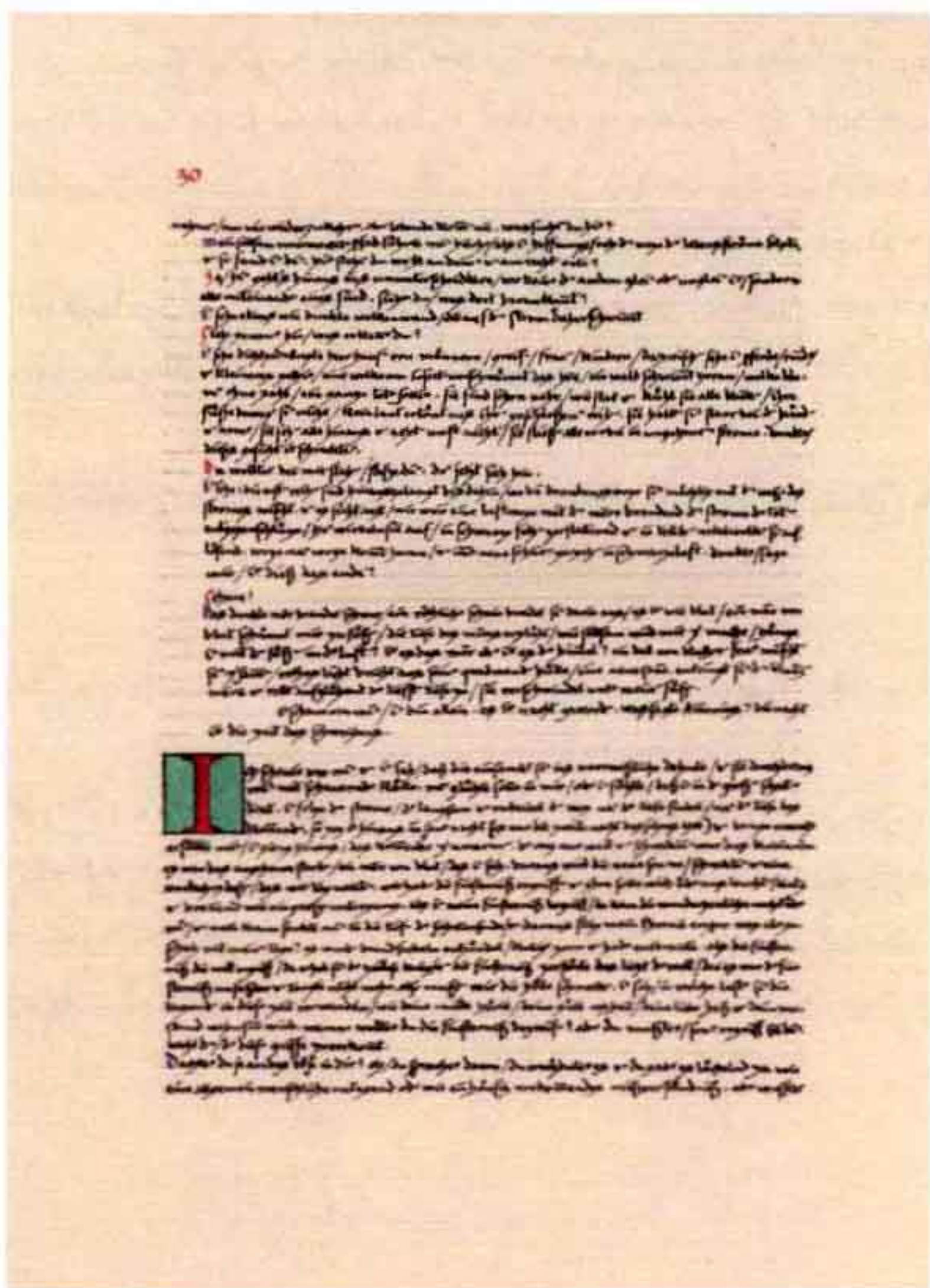
我：“我看到的就好像是黑云的墙壁，它在河流中漂浮。”

他：“仔细点看，你看到什么？”

我：“我看到一队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看到里面有牛马和一些小动物，一团昆虫的云围绕着队伍，森林游进去，还有无数枯萎的花和整个已死去的夏天。他们已经走近了，他们的目光僵硬又冰冷，他们的腿不动，封闭的行列没有发出声音。他们用双臂紧紧地环绕着自己，凝视着前方而没有注意到我们。他们在巨大的洪流中流过。黑暗者，这景象很可怕。”

他：“你想站在我身边，就要克制。现在就看着！”

我：“我看到了，当先的行列直达海浪和水流剧烈碰撞的地方，看起来好像一道气流与汹涌的海洋冲击对抗着死者的洪流。它们高高扬起，纷飞解散成黑色的碎片，在混浊的迷雾里溶解。它们一浪接一浪地卷来，总有新的队伍溶到黑气之中。黑暗者，告诉我，这是结束



了吗？”

他：“看！”

那黑暗的大海重重地涌起，一缕红色的光芒从里面分开它，那就像血一样。血海从我的脚边冒起，海的深层透着光。我的感觉怪异，我是用双腿悬挂在空气里吗？到底这是海洋还是天空？一个血与火混融一体的球，红光自它冒烟的外壳射出，一个新的太阳从那血海逃出，闪闪发光地滚到深层的极处。它消失在我的脚下。

我环顾四周，我独自一人。已经入夜了。阿摩尼奥斯说过什么？夜晚是寂静的时间。



我环顾四周，看到了孤独延伸到无量里去，用让人战栗的冰冷刺透我。太阳还在我里面闪耀着，但我感到自己走进了巨大的阴影里。我随着那缓慢又平稳的水流——它连接深层之路，通往那未来者的深层。

所以我在那天晚上出去（那是1914年的第二个晚上），我满怀焦虑的期待。我走出去，希望能拥抱那未来的。道路是漫长的，那未来的是可怕的。我看到的是那巨大的死亡，还有血液的海。那里会有新的太阳，非常可怕，而我们称它的逆转为白天。我们已经采纳了黑暗，它的太阳会在我们头上照耀，就像巨大的毁灭般血腥和燃烧。

当我意识到我的黑暗，美妙的夜晚来到我身上，而我的梦沉到几千年的深层处，我的凤凰从那里上升。

但我的白日发生了什么事？火把点燃了，血腥的愤怒和冲突爆发了。当黑暗攫取了世界，邪恶的战争即由此而起，黑暗摧毁了世界的曙光，因为这黑暗令人难以理解，不再有用。我们也就必须尝到地狱了。

我看到其中的恶行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什么美德，就像你的温和变成强硬，你的良善变成粗暴，你的爱变成恨，你的理解变成疯狂。为

什么你想了解黑暗？必须如此，否则它们就会抓住你。预先能掌握的人是有福的。

你想到过你内在的邪恶吗？哦，你谈到它，你微笑着承认它，它是一般人的恶习，或是经常出现的误解。但你可知道邪恶是什么？它正好站在你的美德后面，这甚至也是你的美德本身，是它必不可缺的内涵。你已经把撒旦关闭到深渊里一千年了，一千年来你嘲笑他，因为他已成为童话故事了。但是，当那可怕的巨物抬起头来，世界就会畏缩。极端的冰冷临到你身上。

你惊恐地看到自己手无寸铁，而你那美德的军队只有无能为力地跪下。邪恶以魔鬼的暴力抓住你的心，而你的美德会碾过它。你在这场战斗中独身一人，因为你的神已成为聋子。你不知道你的恶习还是你的美德才是更讨厌的魔鬼，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的美德和恶习是兄弟。

我们需要死亡的冰冷来看清楚。生命想要生和死、开始与终结。你并不是被迫生活到永远，你也可以死去，因为两者都在于你的意志。生死必须在你的存在里保持平衡。今天的人需要一大片死亡，因为太多的错误活在他们的生活里，太多的正确死在他们里面。正确就是那保持平衡的，不正确就是那破坏平衡的。但一旦取得了平衡，那保持平衡就不正确，而扰乱它就是正确的。平衡是既生且死。生命的完满属于死亡的平衡。若我接受死亡，我的树就会变得更绿，因为死亡会增加生命。当我埋首于整个世界的死亡里，我的萌芽就会破开。我们的生命多么需要死亡啊！

只有当你接受死亡，对最微小的事情的喜悦方会来到你身上。但若你贪婪地追求你还可以活着的，那没有什么会大得可以满足你，而围绕着你的那些最小的事情也不再是喜悦。我因此期待死亡，因为它教我生活。

如果你接受你内在的死亡，这似乎是一个霜冻的晚上和焦急的征兆，但它是一个在葡萄园里的霜冻之夜，里面挂满了香甜的葡萄，很

快你就会为你的财富感到高兴。死亡成熟了。人要死亡以求收成果实。没有死亡的话，生命就毫无意义，因为漫长的时间会抬起身子，否认其本身的意义。想要存在和享受存在，你需要死亡，那限制就会让你履行你的存在。



我看到了地球的痛苦和無理，所以蒙着头走进死亡。大概一切都会变成冰。我看到的，却是在阴影的世界里另一个上升了，那是红色的太阳。它秘密地、无从预计地升起，而我的世界就像魔鬼的幽灵般转动。我怀疑着血和谋杀。单是血和谋杀已然壮观，它们有自己独特的美，人可以接受的血腥暴力的美。

不过，那不能接受的、那令人厌恶的、被我放弃已久的正在我里面增加。因为当这生命的悲惨与贫穷结束了，另一个生命就在与我相对的里面开始。它相对的程度是我想象不到的，因为它不按理性的法则相对，而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本性。这的确不仅是相对的，更是恶心的，既无形又令人作呕，有些什么拿走我的呼吸，拉走我肌肉的力量，模糊我的意识，从后面用毒刺射进我的脚跟，正中我意想不到的弱点。

它对我而言不像一个强大的敌人那样男性化和危险，但我就在粪堆中死去，而平和的鸡在我身边闲扯，一边感到惊奇，一边不解地下蛋。一条狗走过来，把他的腿高举在我身上，冷静地踏过去。我七次诅咒我出生的时刻，如果我不喜欢自己，就会当场自杀，这样我就能准备体验我二度的诞辰。古人说过：“吾等俱生于屎溺之间。”我被诞生的丑陋包围了三个晚上。在第三晚响起了森林般的笑声，里面绝不简单。生命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nd wied<sup>e</sup> ein neues  
abente<sup>r</sup> erschien  
vor mir breit  
si<sup>e</sup> weite wies/<sup>e</sup>in  
sepi<sup>e</sup> von blum/  
sanfte hügel / in do  
ferne ein fruchtgrü  
nes gehölz. mir

begegn<sup>e</sup> zwei sonderbare gesell / wohl  
sehr zufällige weggefährt : ein alt  
mön<sup>e</sup> v<sup>e</sup> ein lang aufgeschossen mag  
mens<sup>e</sup> mit kindische gang v<sup>e</sup> misfar  
bene roth<sup>e</sup> kleid<sup>e</sup>. wie sie näh<sup>e</sup> kom  
erkenne i<sup>n</sup> im lang d<sup>e</sup> roth<sup>e</sup> reit<sup>e</sup>. wie  
hater si<sup>e</sup> verändert ! er is gealtert /  
sein rothes har is grau geword /  
sein frang rothes kleid verschliff /  
schäbig / ärmli<sup>e</sup>. v<sup>e</sup> do andore ? er hat  
ein behaglich bau v<sup>e</sup> scheint keine  
schlüm<sup>e</sup> tage gehabt z<sup>u</sup> hab<sup>e</sup>. sein ge  
sicht kommt mir ab<sup>e</sup> bekant vor :  
es is / bei all göttern / Ammonius !  
was für veränderung ! v<sup>e</sup> wo kom  
diese gkentest<sup>e</sup> leute her ? v<sup>e</sup> näh<sup>e</sup>re mi<sup>n</sup>  
ihn v<sup>e</sup> bequiffe sie . beide sch<sup>e</sup> mi<sup>n</sup>  
erschrecht au v<sup>e</sup> schlag<sup>e</sup> das kreuz . v<sup>e</sup>  
schaue ob ihr<sup>e</sup> entsetz<sup>e</sup> betroff<sup>e</sup> an mein  
gestalt hant<sup>e</sup> : i<sup>n</sup> bin ganz in grüne blatt<sup>e</sup>  
gehillt / die aus mein<sup>e</sup> körpe hervor spric  
i<sup>n</sup> bequiffe sie lachend ein zweites mal.

# DIE RESTE FRÜHERER TEMPEL. CAP. VII.

Ammonius ruft entsetzt : apage Satanas !  
**D** rothe : verfluchtes heidnisches waldgesindel !  
 i<sup>n</sup> : ab<sup>e</sup> meine lieb<sup>e</sup> frunde / was fällt eu<sup>n</sup> ein ? i<sup>n</sup> bin ja do hyperboraeische fremde / do di<sup>e</sup> / o Ammonius / in do wüste  
 besucht hat . v<sup>e</sup> i<sup>n</sup> bin do thurnwart / d<sup>e</sup> du / roth<sup>e</sup> / einmal heimgesucht hat .  
**A**mmunius : i<sup>n</sup> erkenne di<sup>e</sup> / oberst<sup>e</sup> do teufel . mit dir hat mein untergang angefang<sup>e</sup>.  
 Der rothe schaut ihn voraussvoll an v<sup>e</sup> giebt ihm ein ripenstos<sup>s</sup>. do m<sup>o</sup>n<sup>e</sup> hält betret<sup>e</sup> me . do rothe wendet si<sup>e</sup>  
 ho<sup>n</sup> müthig z<sup>u</sup> mir :  
**I** : schon damals machtest du mir / trotz dem<sup>e</sup> heuchlerisch<sup>e</sup> ern<sup>e</sup> hastig<sup>e</sup> ein bedenklich<sup>e</sup> eindruck von gesüß<sup>e</sup>  
 losigkeit . deine verdammte christliche pose —  
 in dies<sup>e</sup> augenblick giebt ihm Ammon<sup>e</sup> ein heftig<sup>e</sup> stos<sup>s</sup> / v<sup>e</sup> do rothe schweigt verleg<sup>e</sup>. so steh<sup>e</sup> beide vor mir verleg<sup>e</sup>  
 v<sup>e</sup> lachert<sup>e</sup> / do au<sup>n</sup> bedauerungsw<sup>e</sup>th .  
 i<sup>n</sup> : man<sup>e</sup> gottes / woh<sup>e</sup> des<sup>e</sup> weg<sup>e</sup> ? welches unerhörte schickesal führt di<sup>e</sup> hie<sup>r</sup> v<sup>e</sup> ort no<sup>n</sup> in die gesellschaft  
 des roth<sup>e</sup> ?  
**A** : i<sup>n</sup> liebe es nicht / mit dir z<sup>u</sup> sprech<sup>e</sup>. ab<sup>e</sup> es scheint eine fugh<sup>e</sup> gottes z<sup>u</sup> sein / do man si<sup>e</sup> nicht entzich<sup>e</sup> kan<sup>n</sup>.  
 so wisse den / das<sup>s</sup> du / böse gei<sup>s</sup> / an mir ein schreckliches werke gethan hat . du verführtest mi<sup>n</sup> mit .

## 第七章 早期圣殿的遗迹



又再出现新的冒险。广阔的草原从远处在我面前展开：鲜花造成的地毯、柔和的山峰、青葱的丛林。我遇到两个陌生的旅人，也许是很碰巧的同伴：一个老修士和一个高高瘦瘦的人，他身穿褪色的衣服，反应幼稚。当他们走来的时候，我认出那高个子就是红骑士。他怎么变了！他老了，他的红头发变得花白，火红的衣服变得褴褛了。另一位呢？他有个安逸的肚子，不像受过苦，但我却认出了他的脸，天上的神啊，阿摩尼奥斯！

多大的变化啊！是什么让这两个最不同的人走在一起呢？我上前跟他们打招呼。两人看到我都很害怕，又在画十字。我不禁看看他们的恐惧是不是来自我的外表：我全身覆盖在绿叶之下，它们都是从我的身体长出来的。我再次笑着跟他们打招呼。

阿摩尼奥斯却嚷道：“退开，撒旦！”

红者：“该死的异教徒森林痞子！”

我：“但我亲爱的朋友，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确是那个来自极北的陌生人。阿摩尼奥斯，我就是到沙漠里去探望你的那个人。红者，我是你探访过的那个守塔人。”

阿摩尼奥斯：“我认得你这个恶鬼，有了你我的堕落就开始了。”

红者责备地看着他，戳了一下他的肋骨。修士狼狈地打住，红者傲慢地转向我。

红者：“尽管你有那虚伪的诚意，但在那时你已给我缺乏信念的印象，你这该死的基督教姿态。”

这时，阿摩尼奥斯忽然用力地戳了他一下，红者就尴尬地静下来了。他们站在我面前，尴尬又可笑，但也很可怜。

我：“上帝的人，这是从何而来的？什么乖张的命运把你带来这



里，跟红者走在一起？”

阿摩尼奥斯：“我不喜欢跟你说话，但这似乎是上帝让人无法逃避的安排。那听好，你这恶灵对我犯下了恶行。你用你那该死的好奇心引诱我，渴求地对上帝的奥秘伸出我的手，因为你让我意识到从前不曾知道的事。你说我也许需要接近人群以到达更高的奥秘，这就像地狱般的毒药让我目瞪口呆。随后我将在山谷的兄弟聚集起来，向他们宣布上帝的使者已经对我显现，你让我如此绝望地盲目，让我和兄弟们建立了一座修道院。斐里图斯弟兄提出异议时，我引用《圣经》来反驳他，那上面说人独居不是好事。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修道院，靠近尼罗河，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船只经过。我们开辟了肥沃的田野，事情多得让我们忘记了神圣的修道。我们变得富裕，有一天我被那想要再次见到亚历山卓城的巨大渴望征服了。我说服自己去看看那里的主教，但先是在船上的生活，之后是亚历山卓城那喧闹的街头让我陶醉了，使我完全迷失了。就像在梦里一样，我登上了前往直意大利的一艘大船。贪得无厌把我征服了，我要看这世界。我喝酒，只看到女人很漂亮。我沉湎于享乐，彻底成了禽兽。当我到了那不勒斯，红者站在那儿，我就知道我已经落入邪恶之手。”

红者：“闭嘴吧，老糊涂，如果不是我，你就完全变成一头猪了。我看到你时，你终于能好好克制自己，诅咒那痛饮和女人，再走到修道院了。现在听我的故事吧，该死的森林妖怪，我也是落入了你的圈套，你那异教的艺术诱惑了我。你对我说过那些关于舞蹈的事之后，我就被这狐狸陷阱抓住了，我变得认真，认真得去了修道院，我祷告禁食，并改信了。我盲目地想要改革教会侍奉，我把舞蹈引入了主教仪式里。我成了修道院院长，只有我一人有权在舞坛前跳舞，像大卫在约柜前面那样。渐渐地，兄弟们也开始跳舞，甚至教区，最终整个城市也跳起舞来。那是可怕的。我躲进孤独里，整天跳舞跳到筋疲力尽，但一到早上这地狱般的舞蹈又会再开始。我试图摆脱自己，在晚上四处徘徊游荡。白天里我隐藏起来，独自在森林和沙漠山区跳

舞。所以，我渐渐到了意大利。我在南方的感觉跟在北方时不一样，我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只有在那不勒斯我才发觉自己比较自在，我也在那里发现了这个衣衫褴褛的上帝子民。他的外貌让我变强了，在他身旁我可以恢复健康。你已经听说过，他在我身边能够怎样重回正确的轨道上了。”

阿摩尼奥斯：“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红者那么糟糕，他可是打了折扣的魔鬼样。”

红者：“我也必须说，我这位修士算不上是狂热的，虽然我在修道院时对于整个基督教产生了深刻的厌恶。”

我：“亲爱的朋友们，看到你们相处融洽，我打从心里觉得高兴。”

两人：“我们并不融洽，嘲笑者和敌人，让路吧，强盗、异教徒！”

我：“但假如你们相处不融洽又成不了朋友，为什么你们又要一起踏上路途呢？”

阿摩尼奥斯：“这有什么关系？就是魔鬼也是必要的，否则人再没有什么可以得到别人的尊重。”

红者：“这不过是出于必要，我跟这神职人员立约，不然我就失去了我的客人。”

我：“那么是生命的需求把你们结合在一起了！那你们就和平共处吧。”

两人：“这绝不可能。”

我：“哦，我明白了，这可是一个体系。你们大概想要死去吧？现在给我让路吧，老鬼魂！”



当我看到死亡和在它周围聚集的庄严，我自己就成为了夜晚和冰，一个愤怒的生命和冲动在我里面站起来。我渴求最深层知识的活水，这渴求开始与酒杯交碰，我从

远处听到酒醉的叫嚷、女人的笑声、街头的噪音。舞蹈的音乐、跺脚与叫喊从每一个裂缝渗出来，而淹没我的不是充满玫瑰香气的南风，而是人类之躯的腐臭。丰满又肮脏的妓女在咯咯地笑，沿着墙壁发出沙沙的声音。酒气和厨房的蒸汽，还有人群愚蠢的笑声在一片云里靠近。又热又粘软的手抓住了我，我被病床的毯子包裹着。我出生于生命的谷底，我就像英雄那样，在钟头而不是在年岁里长大。而当我长大了，我发现自己在大地的中间，看到那是春天。



但我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而是从自己长出来的陌生的存在。这是个可笑的存在，叶子般绿色的恶鬼，独居在树林里。自己是一棵绿树的森林妖怪和恶作剧，除了让事物变绿和生长，他什么都不爱。他既不可爱也不讨厌，充满奇想和巧合，遵守着看不见的规则，又与树木一同繁茂枯萎，不美不丑，不好不坏，单纯地活着，既年迈又非常年轻，赤裸着却身穿自然之衣。他不是人而是自然，可怕、可笑、拥有力量、幼稚、软弱、欺骗又被蒙蔽，非常不稳定又表面，却能抵达深处，直达世界的核心。

我吸取了我这两个朋友的生命，在那圣殿的废墟长了一棵绿色的树。他们没有在生命面前站稳，却被生命诱惑，成了他们自己的猴子戏。他们身陷蠢事之中，才会把生机勃勃的称作魔鬼和叛徒。因为他们都信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善良，最终身陷蠢事之中，成为所有存



活理想自然的、最终的葬身之所。最美和最好的，就像那最丑和最坏的，终会在世界上最可笑的地方完结，四周围绕着奇装异服，被傻子领导着，惊恐地走到污秽的坑穴中去。

诅咒之后欢笑来临，这样灵魂就能得到死亡的救赎。

理想对它们的存在是值得渴求和深思的，它们到了这种程度，但也只是这种程度。但它那强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谁要是认为他确实活出了自己的理想，或是能够为理想活着，那他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疯子，他自己以理想的姿态粉墨登场，英雄却陨落了。理想的生命有限，所以你得准备自己结束——你可能得赔上脖子。但你看不到从前正是你把意义、价值和作用的力量赋予理想的吗？如果你成了理想的牺牲品，这理想就疯掉了，它与你狂欢，在圣灰星期三同往地狱。理想是一件人可以随时搁下的工具，它是黑暗道路里的火炬，但在白天拿着火炬四处乱跑的就是傻子。我的理想是多么堕落，我的树长得多么翠绿啊！

当我茂盛起来，它们就站在那里，那悲伤的早期圣殿遗迹和玫瑰园，我赫然意识到它们内在的关联。在我看来，它们成了一个无耻的联盟。但我明白，这个约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我还认为我的圣地就像水晶般纯净，当我把我的欢乐与波斯玫瑰香水相比，两者就形成了相互沉默的联盟。它们表面上逃散了，暗地里却携手合作。圣殿那孤独的沉默引诱我远离人群，接近那让我在厌烦里迷失自己的超自然秘密。在我与神搏斗之际，魔鬼已准备就绪迎接我，把我拉到他的身边。我发现那里厌倦和恶心也没有止境。我并不是活着，而是被驱动着，成了我理想的奴隶。

那些颓垣败瓦就站在那里吵架，无法调和它们共同的苦难。我在自己里面成为了一个自然的存在，但我是一只吓倒孤独的流浪者、避开人群聚集之处的森林妖怪。我从自身繁茂开花。我还不是世俗愉悦和精神愉悦有冲突的人。我活的不是它，而是我自己。我是偏远处春

天森林里一株绿意盎然的树。我不靠世界或心灵学习生活，我惊讶我这样活得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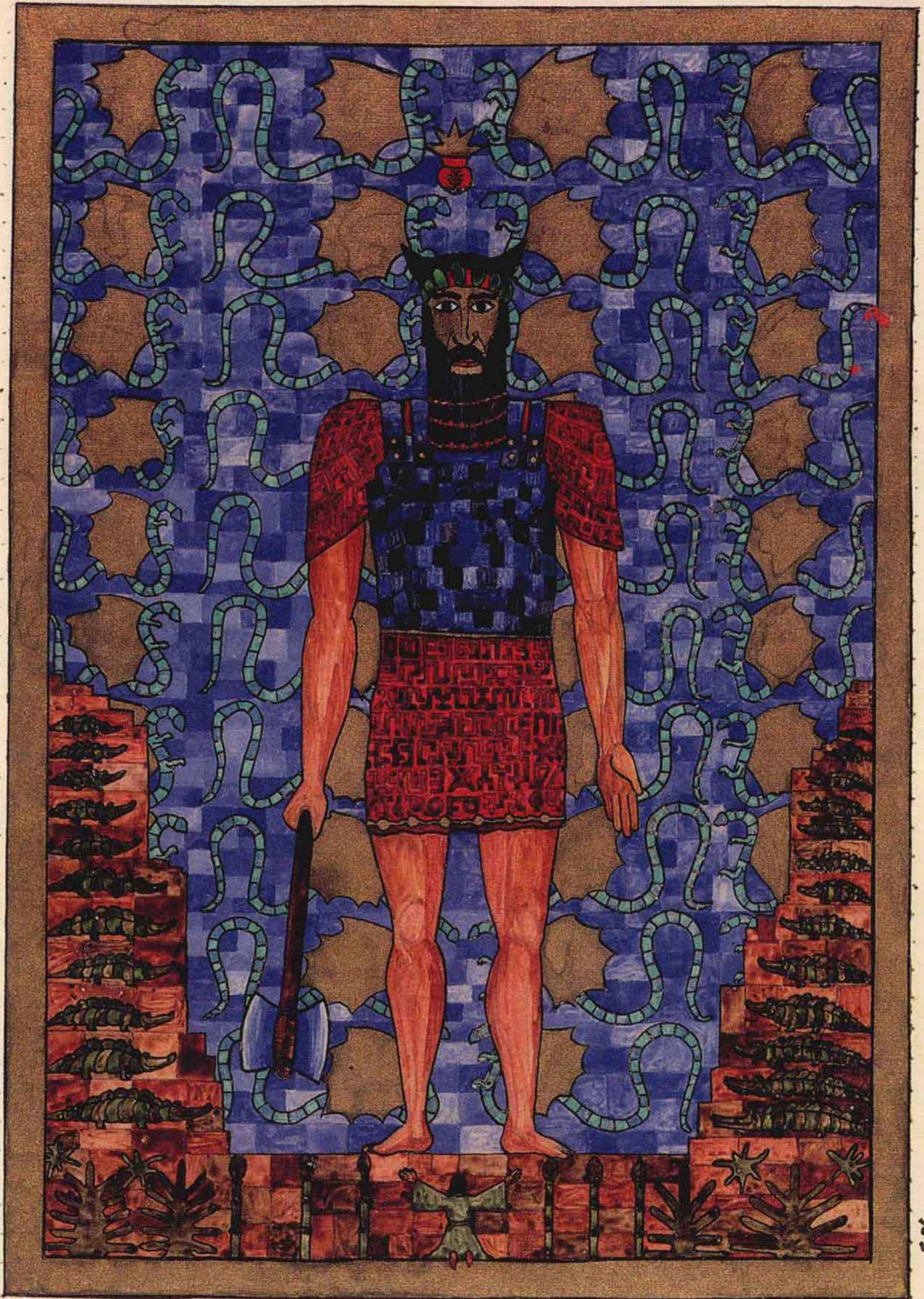
但人呢？人性呢？那两道废弃的桥梁竖在那里，它们该通往人性：一道由上而下，人从它滑下而得到乐趣；另一道由下而上，人呻吟着攀上去。这让他们辛劳。我们让别人经历辛劳与欢乐。如果我不活着自己，而是只顾攀爬，那就给别人带来了不应得到的乐趣。如果我只顾乐趣，那就给别人造成了不该受到的辛劳。如果我只是活着，那就远离别人了。他们再也看不见我，当他们看到我，就感到讶异和震惊。我自己却绝对是活着的，繁茂开花又枯萎。我是一棵树，始终站在同一个地方，泰然地让人的激情和喜悦在我身上流过。然而，我还是一个不能免于内心冲突的人。

但我的理想也许会成为我的狗，它们的吵闹并不会打扰我。至少我对人而言是一条好狗或一条坏狗。但应然的却没有达到，那就是我还活着，仍然是个人。看来要过人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了。只要你不自觉，你就能活着，但如果你变得自觉，你就从一个坟墓掉到另一个坟墓去了。你所有的轮回对你而言最终可能会变成坏事，所以连佛陀最后也放弃轮回，因为他受够了在一切人形与兽形之间爬行。在所有轮回后你还是一头在地上爬行的狮子，是变色龙，是形象扭曲、改换颜色、匍匐着的虹彩蜥蜴，而不是狮子。它的本质与太阳相关，它从自身生出力量，而不是适应周围的环境，凭着保护色隐藏自己来防身。我认得那变色龙，我再也不想在地上爬行、改变自己的颜色和重生，我想像太阳一样凭着自身的力量发出光芒，而不是吸收光线。那是属于土地的。我记得我的太阳本质，想要赶到我上升的通道去。但废墟挡在我的路上。它们说：“对人来说，你应该是这样、那样。”我这变色龙的皮肤不寒而栗。它穿透我，要改变我的颜色，但不该是这样。善与恶都不该是我的主人。我把它们这些可笑的生还者推到一旁，继续踏上通往东方的路。争逐的权力一直站在我和我的自身之间，现在它们躺在我身后了。

这样我就孤身一人，我再也不能对你说“听着”或是“你应该怎么”、“你也许可以怎么”，而是只有对自己说话。现在没有人能为我做什么，最微小的事情都不可以。我对你不再有义务，而你对我也不再有义务，因为我从你眼前消失，你也从我眼前消失了。我不再听到请求，对你也不再有请求了。我不再与你争辩，不再与你调解，而是把沉默放在你我之间。

你的叫嚷在距离中死去，我的足印你不会找到。因为随着海面而来的西风，我走过整片绿野，划过森林，让嫩草弯下了。我对森林的树木和动物说话，石头指引我的路径。当我口渴，而源头又不来找我，我就到源头去。当我饥饿，而面包不来找我，我就寻找我的面包，找得到什么就拿什么。我不施予帮助，也不需要帮助。如果发生突发的事情，我也不看是否有帮手在附近，我只是接受那突发之事，对它俯首弯身，挣扎求存。我笑、我哭、我咒骂，但我不四处张望。

在这路上没有人追在我身后，而我也没有走在别人的路上。我孤独，但我用生命填满了孤独。我自己就已经足够，我是人，是声音、对话、安慰、帮助。我就这样漫步到远东去，我并不知道我这遥远的目标会是什么。我看到前方蓝色的地平线，那就足够成为我的目标了。我赶紧到我东方的上升的通道去。我要我上升的通道。



Dieses Bild von  
Weihnacht

图片说明：此图完成于1915年圣诞。

## 第八章 第一天



在第三个晚上，一座荒芜的岩山挡住了我的路，只有一个狭窄的峡谷容许我进去。那条路无从躲避地夹在高高的石墙之间。我双足赤裸，被那锯齿般的石头弄伤了。这里的路径变得顺畅了。这路一半是白色，另一半是黑色。我走进黑色那边，又恐惧地猛然退回去，那是热烫的铁。我踏在白色的那一边，那是冰。但这是必需的。我赶紧往前走过去，最后那条路扩展到一个河谷，它通往一块巨大的岩石盆地。一条窄路通往山脊高处的悬崖峭壁。

当我接近高处，山峰的另一面传来一声巨响，就像矿石碰击。那声音渐渐膨胀，回响传到山峰里去。我到达了通道，看见一个巨人从另一面接近。

两只公牛的角从他威猛的头颅伸出，刺骨的黑色铠甲覆盖了他的胸部。他那卷曲的黑胡子有宝石的装饰，人们用来与公牛搏斗的巨型双斧头在他手里闪闪发光。就在我吓得目瞪口呆之际，这强者站在我面前，我看到了他的脸孔，既苍白又泛黄，皱纹很深。他那双黑色的瞳仁是如此惊讶地看着我。我被恐惧抓住了，那是伊祖杜巴，那强者、公牛人。他站着，看着我。他的脸正诉说着吞噬内心的恐惧，他的双手和膝盖都在发抖。那强横的公牛伊祖杜巴在颤抖？他害怕吗？我对他喊道：

“啊，伊祖杜巴，那最强悍的，饶我一命，宽恕我就像蠕虫般挡住你的路。”

伊：“我不要你的性命，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我从西方来。”

伊：“你从西方来？那你认识西方的国度吗？这是往西方国度的路吗？”



我：“我从一片西方的土地而来，西方的海冲刷着它的海岸。”

伊：“太阳就是沉到那海洋中去了吗？还是沉到陆地去了？”

我：“太阳沉到大海远远的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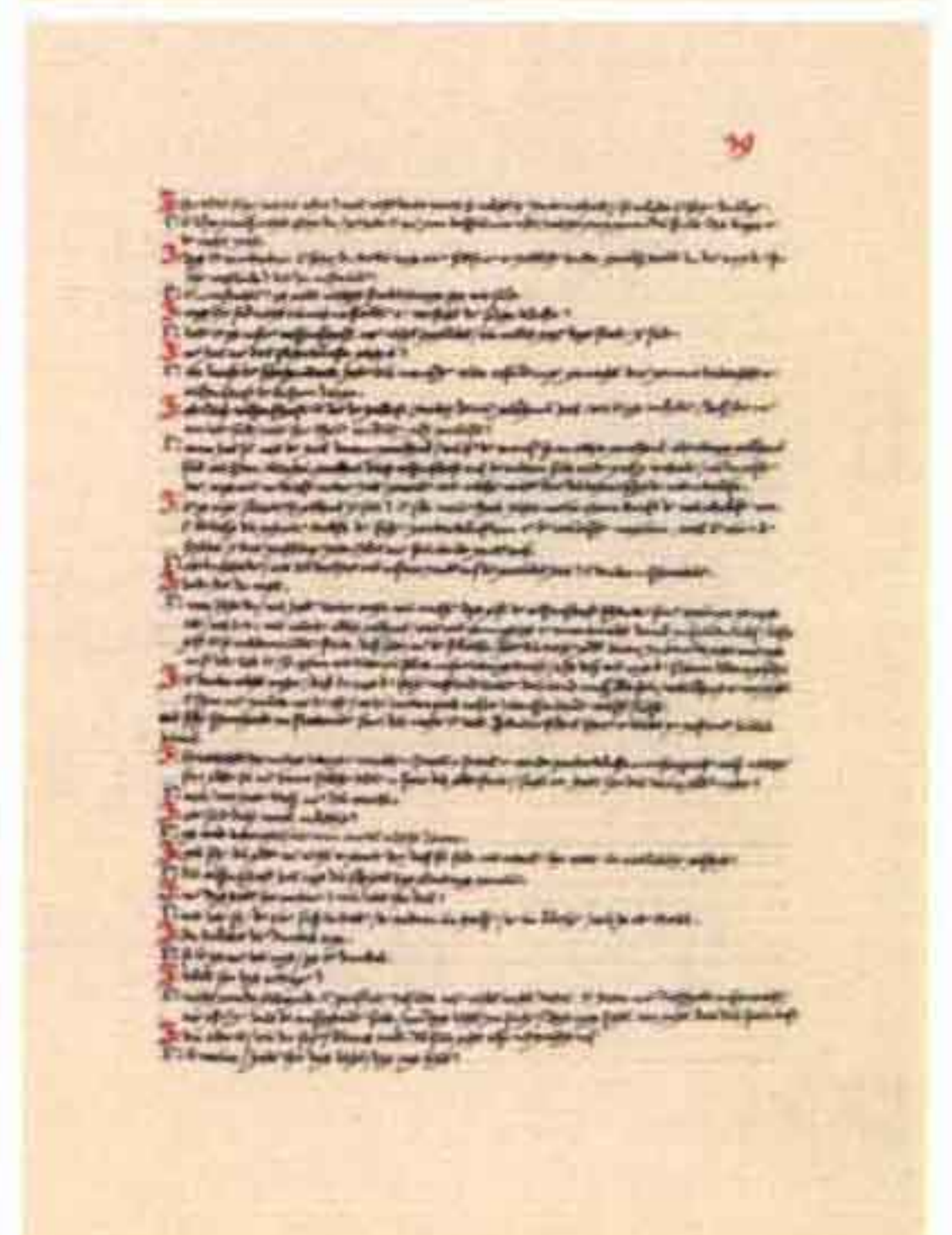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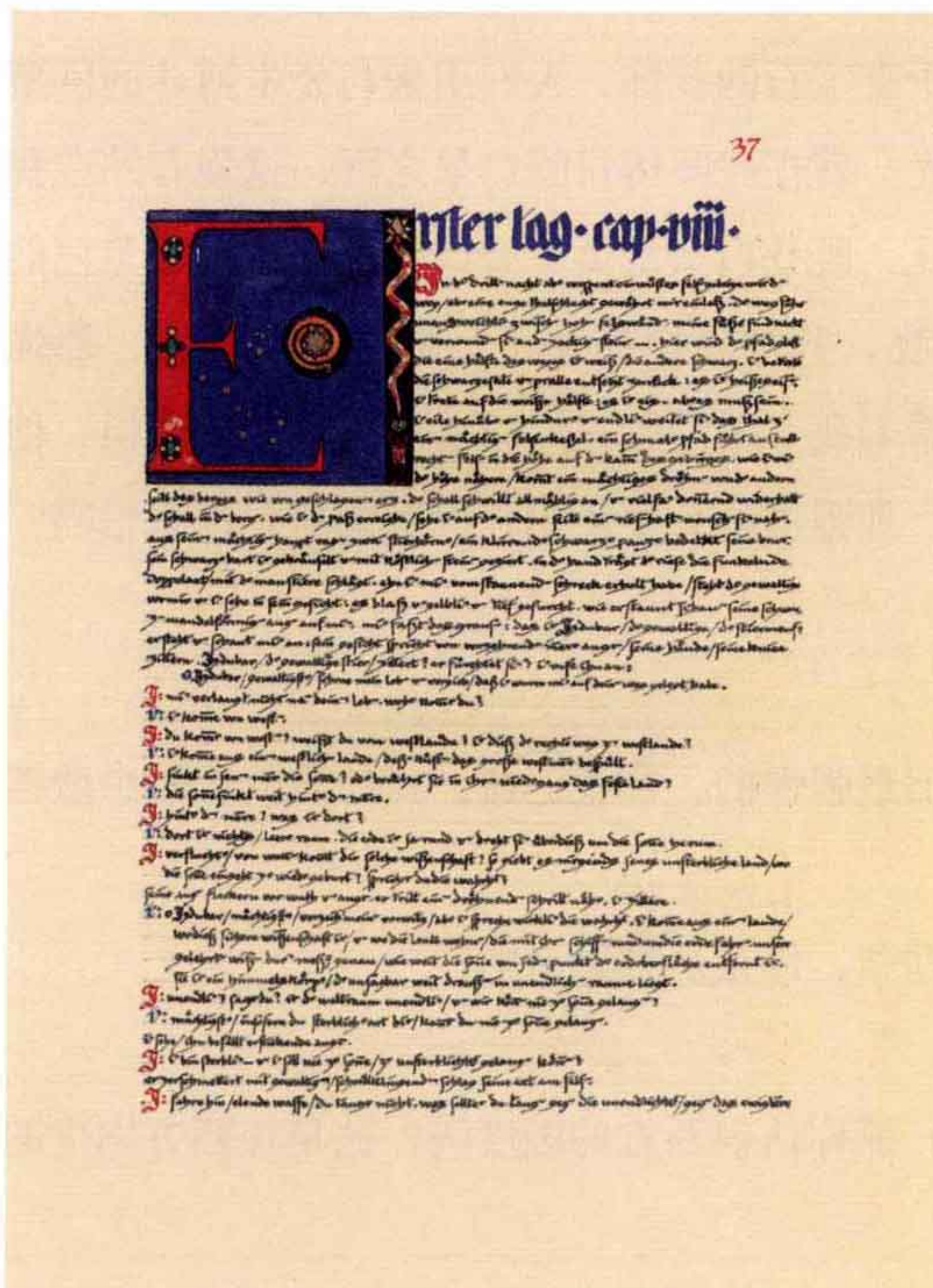
伊：“海的后面？那里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虚空的空间。地球是圆的，绕着外面的太阳旋转。”

伊：“该死的，你这学问是从何而来的？那并没有什么不朽的土地，让太阳走进去重生吗？你说的是真话吗？”

他的眼睛闪烁着愤怒和恐惧，他咆哮着踏前一步。我颤抖着。

我：“力量最强的伊祖杜巴啊，原谅我的无礼，但我讲的确实是真话。我来自那片土地，这是坚稳的知识，人们坐船绕着地球旅游。我们的学者通过测量确切地知道，太阳距离地球表面上任何一点有多远。它是一个天体，在无限的太空里无法形容的远处。”



伊：“你说‘无限’吗？这世界的空间是无限的？而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太阳那里去？”

我：“最强大的，只要你会死去，你就远不能到达太阳。”

我看到他被窒息的恐惧冲击着。

伊：“我是会死去的，而我不该往太阳去，不能往不朽去吗？”

他用暴力又刺耳的重击在岩石上砸碎他的斧头。

伊：“去吧，简陋的武器，你毫无用处。你可以对无限、对那永恒的虚无、还有那不可填补的做什么？你再也战胜不了谁。你毁灭自己吧，这是应该的！”

血红的太阳在西方沉到发光的云彩的怀抱里去了。

伊：“你也去吧，太阳，三度受诅咒的神，把自己覆盖在你的无穷里吧！”

他从地上拾起斧头的碎片，把它扔向太阳。

伊：“这是你的祭品，你最后的祭品！”

他崩溃了，像个孩子般呜咽着。我震惊地站着，不敢移动。

伊：“可怜虫，你在那里吸啜这毒药？”

我：“强大的伊祖杜巴啊，你称作毒药的就是科学呀。在我们国家，我们自少年起就受它滋养，这大概就是我们发育得不完全，长得还是像侏儒那么小的原因。当我看到你，就好像我们都中了什么毒那样。”

伊：“从来没有强者能砍倒我，没有巨物能抵抗我的力量，但在我路上放置的毒药却正好让我瘫痪了。你这毒魔法比迪亚马特的军队还要强大。”

他就像瘫痪了一样躺在地上。

伊：“众神啊，帮忙吧，这里躺着你们的儿子。无形的蛇从他的脚跟爬过，让他倒下了。真希望我看到你的时候能踏碎你，从来没有听过你的话。”

我：“伟大又让人同情的伊祖杜巴啊，若我早知道我的科学会让

你倒下，我就会闭上嘴巴，但我想告诉你真相。”

伊：“你把毒药叫做真相？毒药是真相吗？也许真理就是毒药？我们那些占星家和祭司说的不也是道理吗？它们却不是毒药。”

我：“伊祖杜巴啊，当夜幕降临，高处的这里会变得很冷。我不是应该为你找人帮忙吗？”

伊：“随它吧，我宁可让你给我答案。”

我：“但我们总不能在这里思考哲学，你这恶劣的状况需要帮助。”

伊：“我告诉你，随它吧。若我要在今夜完结，就这样好了。现在给我答案。”

我：“恐怕我的话不过是无力的治疗。”

伊：“它们反正不能再坏了，灾难已经发生了。就说你知道的好了，也许你有什么奇妙的話能解除这毒药。”

我：“强者啊，我的话是贫乏的，它们可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伊：“没关系，说吧！”

我：“我并不怀疑你们祭司说的是实话。那当然是真理，只是表述得跟我们的真相不同。”

伊：“那真理就是有两种吗？”

我：“在我看来就是这样吧。我们的真理是从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而来的，你们那些祭司的真理是从内在事物流向他们而来的。”

伊（坐直了身躯）：“这话真的能治疗啊。”

我：“我很高兴我无力的话能给你启发，但愿我懂得更多这种能够帮助你的话。现在的确变得又冷又黑，我想生火，让你我都能取暖。”

伊：“好的，这样大概有帮助。”

我凑足木材，生起了一个大火堆。

伊：“神圣之火使我温暖。告诉我，你怎么能生起这么猛烈又神

秘的火？”

我：“我不过需要火柴。你看，这里有一块小木片，它的一端有些特别的材料，你用它擦过这边框就会有火。”

伊：“这实在让人惊叹，你这技艺是从哪里学来的？”

我：“在我们国家，每个人都有火柴，但这不过是最微小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凭着巧妙的机械飞起来。”

伊：“你们能像鸟儿般飞翔？若不是你的话包含了那么强大的魔法，我就要说，你在说谎。”

我：“我当然不会说谎。你看，这里我有一个时计，它能准确指出白天和晚上的时间。”

伊：“这太神奇了。我看你是从一个奇异又美妙的土地而来的。你肯定是从那受祝福的西方国度而来的吧？你是否长生不死？”

我：“我？长生不死？没有什么比我们更容易死去了。”

伊：“什么？你们不是长生不死，却又懂得这些技艺？”

我：“可惜我们的科学还是没能成功找到对抗死亡的方法。”

伊：“是谁教会你们这些技艺的？”

我：“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们通过对外界事物的准确观察和科学，带来了许多发现。”

伊：“但这科学的确是那糟糕的咒语，是它让我瘫痪的。如果你每天享受着这种毒药，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我：“人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习惯它，就像人习惯其他的一切那样，但我们也有点瘫痪了。另一方面，毕竟科学又有很大的优势，就像你所看到的。我们失去力量，却又通过掌握自然的力量数倍地赢回来。”

伊：“这样瘫痪无力不是很可怜吗？我自己的力量都是来自自然的。我把这些秘密的力量留给那些胆怯柔弱的魔术师。若我把一个头颅砸成糨糊，他那可怜魔法就会停止。”

我：“但是你也看到、触碰到我们的魔法对你有怎样的影响了，

我认为这是可怕的。”

伊：“可惜你是对的。”

我：“好吧，你看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得不吞下科学的毒药，不然我们都会像你那样。若我们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之下遇到这些，我们就会瘫痪。这毒是如此强烈，每个人，即使是最强的、甚至是永恒的神，都会因它而终结。我们这样爱惜我们的生命，就宁愿牺牲我们的一点生命力，也不要把我们自己暴露在必然的死亡面前。”

伊：“我不再认为你的西方国度是受祝福的了。你的国度必定很呆板，充满瘫痪和离弃。我还是渴望东方，我们赋予生命之智慧的清澈泉源在那里流出。”

我们沉默地坐在闪烁的火堆前。夜是冷的。伊祖杜巴吃力地呻吟着，望着满天星斗的天空。

伊：“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无限，完了，完了，可怕的魔法，我们的祭司对它全然无知，不然他们就能保护我了。他说连神也死亡了，那你们也不再有神了吗？”

我：“没有了，我们只有言语。”

伊：“但这些言语有力量吗？”

我：“有人这么声称，但我们注意不到什么。”

伊：“我们也看不到神灵，但还是相信他们存在。我们从自然现象认识到他们的影响。”

我：“科学把我们信仰的能力拿走了。”

伊：“连这个你们也失去了？你们还怎么活呢？”

我：“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只脚踏在冰冷里，另一只在火热里，其余的就随遇而安吧。”

伊：“你表达得太灰暗了。”

我：“而这就是我们的情况，这确实灰暗。”

伊：“你受得了吗？”

我：“不怎么能。我个人觉得不舒服，因此我前往东部，那太阳

升起的土地，寻找我们缺乏的光明。那太阳从哪里升起呢？”

伊：“正如你说的，地球是圆的，那太阳就不是在什么地方落下。”

我：“我的意思是，你们有没有我们所缺乏的光呢？”

伊：“看着我，我在东方世界的光明里蓬勃发展，由此你就可以判断这光线是何等卓有成效。但如果你从这样黑暗的土地而来，就要当心这强大的光线，它可以让你变盲目的，正如我们都有点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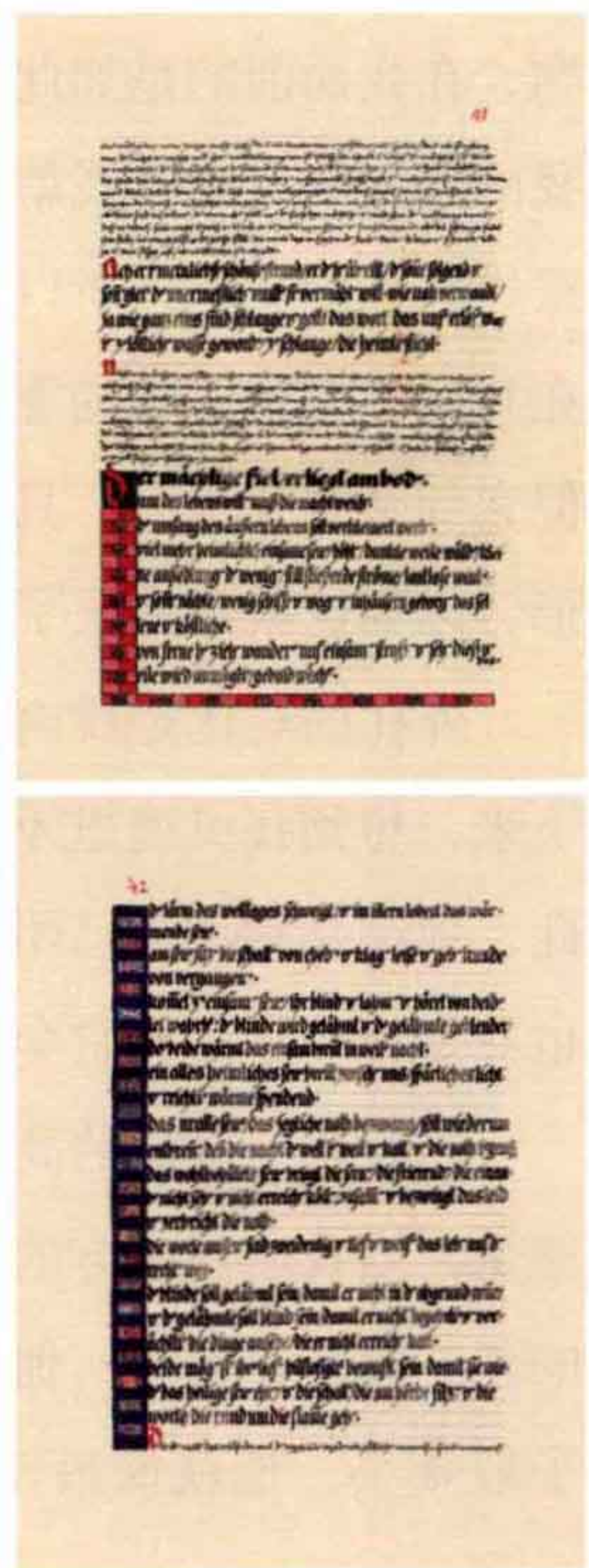
我：“假如你们的光线就像你那样神妙的话，那么我会小心的。”

伊：“你做得很好。”

我：“我渴望你的真理。”

伊：“正如我对西方之国那样。我警告你。”

然后就沉默下来了，此时已是深夜，我们睡在火的旁边。





我漫步到南方，发现和我自己独处那难以承受的热力。我漫步到北方，发现让全世界死去那冰冷的死亡。我撤回到我的西方国度，那里人们有着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而我开始遭受那太阳空虚的黑暗。然后，我抛开一切，朝东方漫步而去，那是光明每天升起之处。我就像个孩子那样走向东方。我并不发问，只是期待。

垫衬我道路的尽是愉快的鲜花和春天可爱的森林，但那沉重的却在第三个晚上来了。它就像一座石山满载着伤感的沙漠般站在我面前，而一切都想要把我吓退，不许我追寻自己生命的道路，但我发现了入口和狭窄的路径。那痛苦是巨大的，因为我不是毫不费力就能把那两个衰老和腐败的推开。我一无所知地吸收了我拒绝的。我吸收的进入了灵魂里我所认识的部分，我拒绝的就进入了我并不认识的部分。我自己会做我所吸收的，我拒绝的却会对我起作用。

我的生命之路也就领着我到那被舍弃的对立，它与平稳相结合。啊，在我面前的是如此充满痛苦的街道啊。我用双腿踏过它，它却把我的脚燃烧冷凝。我就是这样走过来了。但在你脑袋的蛇毒从你的脚跟进入你的身体，所以它变得比以前更加危险。因为我拒绝的毕竟是在我的本性里。我的意思是，它是外在的，所以我想我可以摧毁它，但它却是在我里面，只有暂时的外形，向我走了过来。我摧毁它的外形，以为这就是征服了它，但我还没有征服我自己。

外在的对比是我内在对比的表现。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沉默下来，想到我灵魂里矛盾冲突的深渊。外在的对立容易克服。虽然如此，你还是和你自己团结在一起。虽然它们会燃烧冷凝你的脚底，但也只是你的脚底。它会造成伤害，你却能寻找遥远的目标。

当我登上终极的高处，想要望向东方的希望时，奇迹出现了。那就是，当我前往东方的时候，有一个人从东方向我赶来，追寻着下沉的光。我想要光明，他想要夜晚。我想上升，他要下沉。我就像个孩子般矮小，他就像最伟大的英雄般巨大。我来的时候被知识弄瘫痪

了，他被光明的丰盛弄得眼花缭乱。就这样，我们向对方迎面赶至，他从光明里、我从黑暗里，他强壮、我软弱，他是神、我是蛇，他老旧、而我是全新的，他无知、我知晓，他是神话般的、我理智又清醒，他勇敢凶猛、我懦弱狡猾，但我们在昼夜的边界看到对方时都很惊讶。

因为我从前是个孩子，像繁茂的树木般成长，任由清风、远处的呼喊和对立的动荡在我的枝丫流过；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嘲笑下沉的英雄；因为我是个年轻人，我把他们的环抱推开，并没有预计到那强大的、那盲目的和那不朽的、那热切地往下沉的太阳漫步而去的、那想要分开大海到它的底部的要落到生命的泉源里去。赶往攀登之路是微小的，转往下降之路是伟大的。所以我是微小的，因为我刚从我下沉的深层里走来。我曾经在他亟欲前往的地方。下降者是伟大的，将我粉碎对他而言再容易不过。看来像太阳那样的神无需狩猎蠕虫，蠕虫却以强者的脚跟为目标，准备着他正好需要的陷落。他的力量是伟大而盲目的，他好看又可怕。但蛇找得到那位置，一丁点的毒，巨人就倒下了。上升者的话没有声音，味道苦涩。那并不是甜美的毒药，而是对所有神祇致命的。

啊，他是最喜欢、最漂亮的朋友。他赶紧过去，追随太阳，想与太阳一般跟无量之母结亲。蛇与神是何等的密切相关如一呀！曾是我们的救赎的言语已经变成了致命的武器，变成了蛰伏而噬的蛇。

外在的对立不再阻挡我的路，我自己的矛盾却迎面而来，在我面前高高地站起，我们互相阻挡着对方的路。虽然蛇的话战胜了危险，但我的路还是受阻，因为在往前的路上我必须从瘫痪掉进盲目，正如那强者为了逃过盲目而陷进瘫痪一样。我不能到达太阳那让人盲目的力量，就像那强者不能到达黑暗的、重生的怀抱里一样。我被力量拒



绝了，他则是被重生拒绝，但我逃离力量里的盲目，而他就逃离虚无里的死亡。我对充满光明的希望破灭了，就如他对不受限制地征服生命的渴求粉碎了。我让最强者倒下，而神就落下来变成会死亡的。

那强者倒下了，躺在地上。

力量必须为生命之故而屈服。

外在生活的程度应该有所减少。

更加隐秘孤独的火、黑暗广袤的森林、少数的村落、静静的流水、无声的冬夜夏夜、几瓣舟、几辆车，在房子里躲藏着稀少又珍贵的。

浪游者从远处踏着寂寞的道路而来，看到各种各样的。

心焦变得不可能，耐心越发增长。

世界白天的噪音沉默下来，温暖的火焰于内在升温。

老去的阴影在火旁坐着，低声地抱怨着，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来这孤独的火旁吧，你们盲目和瘫痪的，听听这两种真相，盲目者会瘫痪，瘫痪者会变得盲目，同一堆火光温暖着两者，这共同的火在漫漫长夜里燃烧着。

古老又秘密的火在我们之间燃烧，送给我们闪烁的火光和充足的温暖。

那胜过一切苦难的火应该再次燃起，因为世界的夜晚遥远又冰冷，而苦难是巨大的。

这遮盖良好的火堆把遥远的、受冷的，以及那些不能看到、接触到对方的都聚在一起，它战胜了痛苦，征服了困扰。

火边的话语是歧义的，是深层的，为生命指引正确的道路。

盲目的将陷于瘫痪，使他不致跑进深渊里去；瘫痪的将变得盲目，使他不会贪婪又卑劣地看着不能获得的事物。

两者大概都意识到他们深切的无助，这样他们会重新尊重神圣之

火，还有坐在炉边的阴影和围绕火焰行走的话语。

古人把救赎的话称为逻各斯，那是对神圣理由的表达。人类里面的不理性多得让他们需要理由以得救赎。人等得久了就会看到神祇最终怎样变成蛇和地下世界的恶龙。这也是逻各斯的命运，最终他会毒害我们所有人。随着时间流逝，我们都会中毒，但我们不自觉地让我们内在那独一无二的、强大的、不断徘徊的与毒药保持距离。我们在自己身边散播毒药和瘫痪，想要以理性来教育整个世界。

有些人的理性在思考里，另一些的在感受里。两者都是逻各斯的仆人，秘密地成为蛇的崇拜者。

你可以奴役自己，把自己打在钢铁里，每天血腥地鞭打自己。你压迫自己，却不能克服自己。但正因为你帮助了强者，你的瘫痪加剧了，他的盲目也严重了。他总是想要看到别人、在别人身上作用的，他热切又独断，盲目固执、一意孤行地想要把逻各斯加诸你和别人身上。让他尝尝逻各斯。他害怕，他在远处已在颤抖，因为他认为自己虽然能存活下来，但还有一滴逻各斯毒药会麻痹他。因为他是你美丽而受爱戴的兄弟，你亦步亦趋地紧随他，想拯救他，虽然你并没有拯救过你别的同胞。你不吝惜任何狡猾、暴力的手段，用毒箭袭击你的同胞。瘫痪的猎物是无价值的祭品。那个把公牛扑倒在地、撕开雄狮、击倒迪亚马特军团的强大猎人本身才是值得你引弓的目标。



若你活出了自己，他将会狂热地向你奔跑过来，你绝对不能错过他。若你记不起你服务于他时针对自己所用的那秘密而可怕的武器，他就会暴力地对待你，把你压榨成奴仆。当你要去砍倒那美丽又受爱戴的，你应该狡猾、残忍又冰冷。但你不应该杀死他，即使他受了伤、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把圣塞巴斯蒂安绑到树上，缓慢又理性地把一支支箭射到他颤抖的肉里去。记住，每一个击中他的箭头都让你矮小瘫痪的兄弟获得救赎，所以你要射出许多箭。但这误解太常见，几乎完全没有消除过，人总希望把外在于自己的美丽和受爱戴毁灭，却永远不想消灭自己内在的。

那美丽而受爱戴的从东方、从我企图前往的那个地方来到我面前。我惊叹地看到他的力量和美妙，而我又认识到，他追求的正是我舍弃的，也就是我那黑暗的人群熙熙攘攘的下沉。我认出了他追求的盲目和无知，那跟我的渴望是对立的，我又让他睁开眼睛，以毒刺让他有力的肢体瘫痪了。而他就像孩子般躺着抽泣，他这远古的伟大孩子正需要人类的逻各斯。于是他无助地躺在我这里，我的盲目者、拥有一半视力的、瘫痪了的神。而同情抓住了我，因为我明显地感觉到，我不能让他死去，他从我的攀升之路而来，他极可能从我永远不能到达的地方而来。我找寻的他，现在正被我占有着。东方能给我的也许不比他这病患者、堕落者能给我的多。

你只走了一半的路，另一半由他完成。若你越过他而去，你就陷入盲目。若你越过了你，他就陷入瘫痪。因此，只要他们以神的方式超越凡人，瘫痪就会来临，变得像孩子般束手无策。若人站在神前面，而神也站在人们面前，神性和人性都得以保留。滔天卷起的火焰是中间的道路，它发光的路径就走在人性和神性之间。

神性的基本力量是盲目的，因为它的脸变成了人。人是神的脸。当神接近你，你就要为你的生活乞求怜悯，因为上帝是恐怖的爱。古

人说过，掉进永生的神手里是可怕的。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经更加接近那古老的森林，又像树木般、以孩子的方式成长，上升到东方去。

这样他们就落到永生的神手里去。他们学会了将膝盖和面部伏在地上，乞讨怜悯，还有敬畏和感恩。但谁要是看到那可怖又美丽的，那眼睛丝绒般乌黑、睫毛长长的，那不能视物却只是漂亮又惶恐地瞪着的眼睛，他就学会了呼喊和低吟，那样他至少能到达神性的耳际。你恐惧的喊叫只能让神停止。然后你就看到，即使是神也会颤抖，因为他面对着自己的脸，他的目光射向了 you，他感到了陌生的力量。神对人有着恐惧。

当我的神瘫痪了，我必须站在他身旁，因为我不能离开受人爱戴的。我感到他是我的一部分，是那个当我在黑暗里喂食毒药时，他停留在光里面成长的兄弟。知道这一点是好的，但你们在夜里，我们的兄弟站在光明的丰富里，然后他完成那伟大的功业，把狮子撕开，把恶龙杀死。然后他把强弓引向远处的目标，直到他认识到那高挂的太阳，想要把它狩猎下来。但是当他发现这珍奇的猎物，对光明的渴求就在你的内在壮大了。你甩开束缚，攀登到光明上升的地方去，而你们就这样赶到对方面前了。他认为能够捕捉太阳，跨过影子的蠕虫。你认为在东方可以喝到光明的泉源，找到长角的巨人，在他面前下跪。他的本质是盲目的、过度的欲望和暴风雨般的力量，我的本质是短视又狭隘、审慎又无力的。他富有我所缺乏的，所以我不想放弃他这公牛神。他曾经让雅各的大腿瘫痪，而我刚刚让他瘫痪了。我想让自己拥有他的力量。

因此，保住这重伤者的性命是慎重之举，好让我可以保留他的力量。我们除了神的力量就不再缺乏什么了。我们说：“对了，对了，这应该、可能就是这样。这应该能达到的。”我们这样说，这样站着，尴尬地环顾四周，看会不会有什么事在哪里发生。而如果什么事

情发生了，我们就会注视着它说：“对了，对了，我们明白是怎样的，就像什么一样。”我们这样说，这样站着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在哪里发生。总有一些事情发生，可是我们并没有出现，

44

v. dabet sic sie in die hände des lebendig gottes. sie lernt das kenne v. auf d. angeseht lieg. v. das erbarm. bitten  
v. die hündische furcht v. die dankbarkeit. wo abo ihu sah d. schreckli. schön mit sein schwarz. sautaug. v. d. lang  
wimpern. d. aug. die nicht seh. sondern bloß zärtli. furchtbar anschau. d. hat gelernt aufzuschrei v. z. wünschel  
damit er wenigstens das ohr do gott erreiche. dein angstschrei nur bringt d. gott z. sech. v. dan siehst du  
das jaw do gott zittert. den er steht sein gesichte gegenüb. sein sehend. blicke in dir. v. er füllt unbekante  
gewalt. d. gott hat menschenfurcht.

**W**en mein gott geläubt ist. muß er bei ihm steh. den er kan d. verdelicht nicht laß. v. fühlte. duff er mein theil ist.  
mein brude. d. im lichte weille v. wuchse. während er im dunkel v. im. von gott nähte. es ist gut. solches z. wiffen  
wie in do nacht sind. das steht unse brude in do fülle des lictes. das thut er seine gross werke. zerreißt d. löw  
v. tölet d. drach. v. er spant sein bog. na. im fernern zield. bis er do hoch hinauwendend. seine gewahrt wird.  
v. sie er jagt in felle. wen er abo seine kofstbarste beute entdeckt hat. dan wächst au. in die die sehnsucht na d.  
licht. du wiffst die fesseln ab. v. machst die aufna. d. ortes des steigend lictes. v. so eilt ihr en. entgeg. er  
wähnte die seine einfang. z. ledn. v. stieß auf d. wurm des schallens. du wähntes. im ost. an d. quelle des lictes.  
kränke z. ledn. v. fängt die d. gehörnt. ries. vor d. du in die kutee fällt. sein wof. ist blind übermäßiges begehrt.  
v. stürmische kraft. mein wof. ist sehende beschränkt. v. die unfähigkeit des klug. er kofcht reich. was im mife.  
darum will er ihn au. nicht laß. d. stürvogt. do em. Jakobs hüfte lähmte. v. d. v. nun mir geläubt habe.  
er möchte seine kraft mir z. eig. mach. es ist darum ein sorgliches bemüß. d. schweretroffen. an leb.  
z. erhalt. damit seine kraft mir erhalt. bleibe. nichte miß wir mehr. den die göttliche kraft. wir  
sag. ja. ja. so sollte odo könnte es sein. dieses odo jenes sollte erreicht sein. wir sprech. so v. steh. v. seh. uns vorleg.  
um. ob si. wohl irgendwo irgendetwas ereign. würde. v. wen si. etwas ereign. sollte. dan seh. wir zu v. sprech.  
ja. ja. wir versteh. es ist dies odo das. v. es ist ähnl. dies. odo jen. v. so sprech. wir v. steh. v. seh. uns um.  
ob si. weit. irgendwo irgendetwas ereign. würde. es ereignet si. imo etwas. abo wir gesch. nicht. den  
unso gott ist kränke. wir hab. ihn mit giffig. v. basilis. blide. totgesch. v. totverstand. wir müß. auf seine bei.  
lung denk. v. es fühlte es wiederum als gewiff. das mein leb. in do mitte zerbroch. wäre. wen es mir nicht  
gelänge. moir. gott zu heil. danun blieb er bei ihm die lange kalte nacht.



因为我们的神生病了。我们用蜥蜴的有毒的目光把他视同死去，认为他已然死去。我们必须想到治疗他。我清楚地感到，若我没能治愈我的神，我的生活会从中破开，所以我在漫长的冷夜里留在他身边。

图片说明：Arthava-veda (《阿达婆吠陀》) 4,1,4

45



arthava-veda 4,1,4.



没有梦给我救赎的言语。伊祖杜巴在整个夜晚一直沉默着、僵硬着，直到新的一天。我徘徊在山峦里沉思，回看我充满认识和帮助的可能性的西方之国。我爱伊祖杜巴，他不该痛苦地离我而去。但从哪里会得到帮助呢？没人能越过那又热又冷的道路。而我呢？我恐惧回到那条道路。而东方呢？那里会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在那里未知的危险呢？我不想失明。伊祖杜巴会怎样做呢？我也不能瞎着眼背负这瘫痪者。对了，那我就会像伊祖杜巴般有力量。科学在这里有什么用？

傍晚，我来到伊祖杜巴面前，对他说：“我的王子伊祖杜巴，听着！我不想让你衰落。第二夜就要来了。我们没有食物，若我找不到帮助，死亡必然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从西方预期什么帮助，但从东方也许有可能找到帮助。你之前真的没有遇到我们可以请求帮助的人吗？”

伊：“随它吧，死亡想要来的时候就会来到的。”

我：“当我想到连最微小的都没有为你尝试过，却必须在这里离开你，我的心就会淌血。”

伊：“你的魔法能给你什么帮助呢？若你像我那么强壮，你就能背负我，但你的毒药只能破坏，却不能救助。”

我：“若你在我的国家，快速的车子能为我们带来帮助。”

伊：“若我在我的国家，你的毒刺也就不会刺到我了。”

我：“告诉我，你不认识东方能帮助我们的人吗？”

伊：“到达那里的路是漫长又孤独的，而当你从山上走到平原，你会遇上暴烈的太阳，它会让你变盲。”

我：“但如果我在晚上行走，白天躲过太阳呢？”

伊：“夜里所有的蛇和恶龙都会从洞里爬出来，手无寸铁的你无可避免地倒下。随它吧！这有什么帮助呢？我的双腿都已经中毒麻

痹了，我宁愿不把这旅程的猎物带回家。”

我：“难道我不该豁出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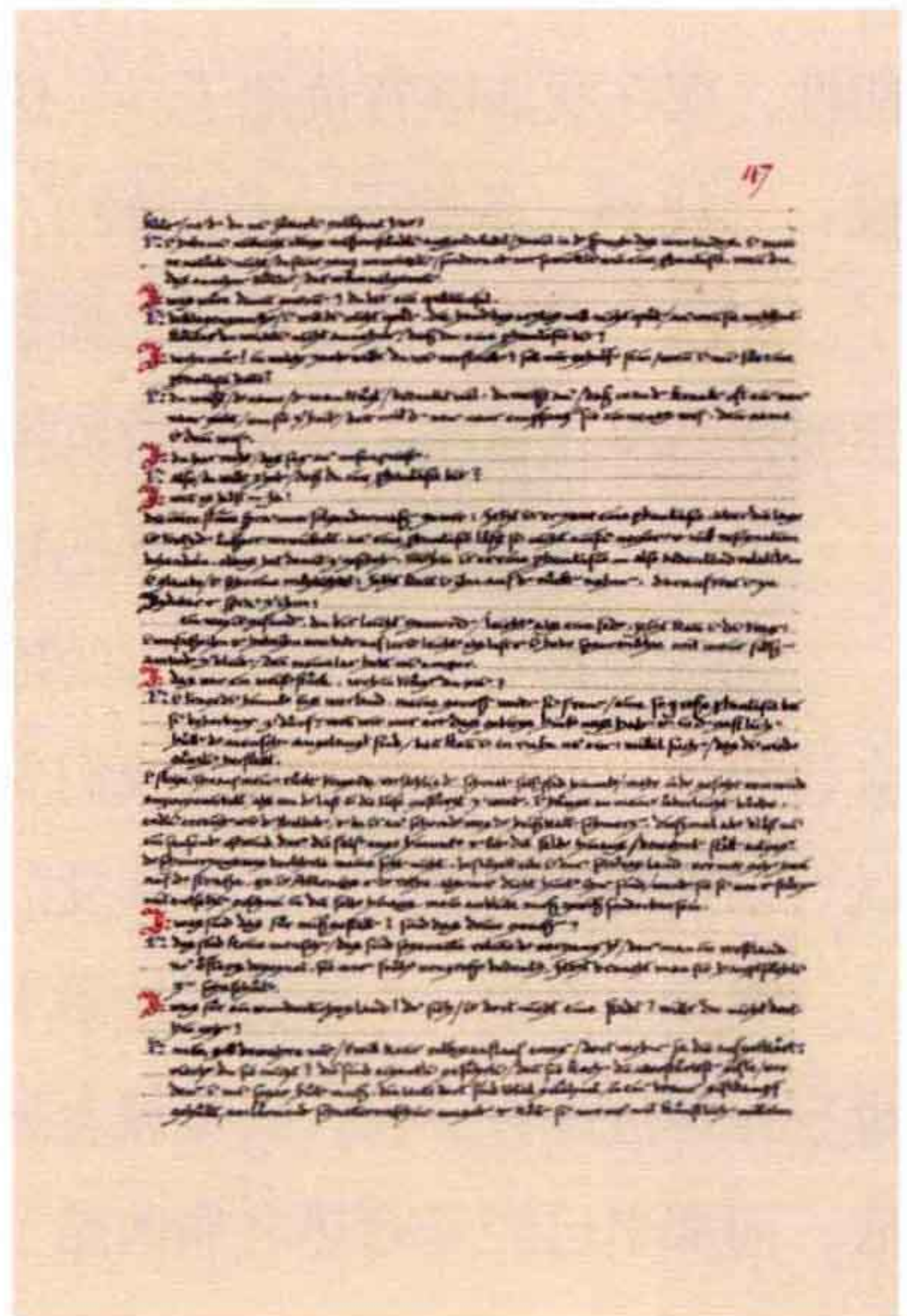
伊：“没用的！你死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让我再想一想，也许我还能想到什么救药。”

我离开，坐到高悬在山脊的岩石上去。这话在我里面响起，伟大的伊祖杜巴，你处在无救的境况中，我并不比你更强。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并不总是需要做什么的，有时候思考更好。基本上我相信伊祖杜巴在一般的意义上不是真实的，他是幻想里的。如果能从另一方面考虑，也许能解决这种困境。奇怪的是，在这里即使是思维也会互相应答，人一定是孤独了。但是，这将会很困难。他当然不会接受他自己是种幻想，他会认为自己完全是真实的，只能用真实的方法帮助他，毕竟这方法只能尝试一次。所以我想找他，跟他谈一谈。

我：“我的王子、强者，听着，我有了一个想法，可能会有帮助。我这样想，你完全不是真实的，而只不过是种幻想。”

伊：“你的这些想法让我害怕，它们是危及生命的。在你让我瘫痪之后，你还想说我不是真实的吗？”





我：“我也许表达得有一点误导，太多西方国度的语言了。我当然不是说你完全是不真实的，而是跟幻想一样真实。假若你能接受这点，那将会获益良多。”

伊：“这样你会得到什么呢？你这折磨人的魔鬼。”

我：“可怜的，我并不是想要折磨你。医者的手不想折磨人，哪怕它确实造成痛楚。你真的不能接受你是种幻想吗？”

伊：“唉！你想要对我施展什么魔法呢？若我接受自己是种幻想，会有什么助益吗？”

我：“你知道，人的名号意义重大。你也知道，人往往给病患新的名号，以医治它们，因为它们会从新的名号那里得到新的本质。你的名号就是你的本质。”

伊：“你说得对，我们的祭司也是这么说的。”

我：“那你愿意接受自己是幻想了？”

伊：“如果这有帮助，当然！”

内在的声音就对我说：“现在他虽然是个幻想，但这状况却还是非常复杂的。即使是幻想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轻慢地对待。必须做点什么。毕竟他是幻想，也就是相当不稳定的。我相信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现在我能够背负他了。”这样，我就走到伊祖杜巴那里，对他说：“找到一条路了。你变轻了，比羽毛还要轻。现在我能背负你了。”我抱着他，把他从地上提起。他比空气还要轻，而我的双脚甚至要使劲留在地面，因为我的负担把我升起了。

伊：“这真是奇妙，你要把我背到哪里去？”

我：“我要把你带到西方的国度，能够接待如此伟大的幻想一定会让我的同胞很高兴。如果我们先下山，留在别人迎客的风子里，我就可以安心地找寻让你完全康复的药物。”

我背负着他，小心翼翼地攀下狭窄的岩石小径，被风卷起的危险毋宁比掉进深谷更大。我负载着异常轻盈的负担，最终我们到达了谷底，而那里已经是寒热之痛的路了。但是这一次呼啸的东风通过岩缝

吹下来，流到我身上，又经过田野，再吹向那些有民房的地区。那痛楚之路触碰不到我的脚。就像飞翔一样，我越过这美丽的土地。在我前面有两条街道。那是阿摩尼奥斯和红者，当我们走近他们，他们转过头来，惊惶地嚎哭着奔向田野。我的外表一定很奇怪。

伊：“那些是什么异形？他们是你的同胞吗？”

我：“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所谓的过去的遗迹，在西方国家会经常遇到。他们的意义在从前更为重要，现在牧羊才需要他们。”

伊：“多么奇妙的国度啊！你看，那里不是还有一座城镇吗？你不想去那里看看吗？”

我：“不，上天可不许我这样，我不想撩起什么暴动，那里住着的可是开明的人。你闻不到吗？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在烹煮最强力的毒药，连我也得保护自己。那里的人完全瘫痪了，他们被包裹在棕色的有毒蒸气里，被那些能使人瘫痪的、发出嘎嘎声的机器围绕着，只能用人造的工具移动那机器。但不要担心，现在已经入黑，没有人会看到我们。而且，就是看到了，他们也不会承认看到了我们。我知道这里有一座房子，我在那里有值得信赖的朋友，今晚他们会照顾我们的。”

我和伊祖杜巴来到一座幽静黑暗的花园，那里有一座不显眼的房子。我把伊祖杜巴藏到一棵树的树枝上，我走近屋子，准备敲门。我思索、观察着那大门，它太小了，我不可能把伊祖杜巴带进去。不过，幻想可不需要什么空间！为什么我不早点得到这绝妙的想法呢？我回到花园里，毫不费劲地把伊祖杜巴压成一枚鸡蛋大小，把他塞进口袋里。我就这样踏进这迎客的风子里，伊祖杜巴在这里应该能得到治疗。



这样我的神就找到救助了。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就是他的救药，通过那人们认为必然致命的，也就是把他解释成幻想织成的。多少次人们以为神祇是这样被了结的，

这很明显是个大骗局，正因为这样神祇就获救了。他没有逝去，而是变成了活生生的幻想，它的作用我在自己的身体经历了，属于我的本质的沉重没有了，再没有那烧炙冰封我双脚的、那寒热交逼的苦路，再没有把我压在地上的重力，清风却在我背负着巨人时，把我像羽毛那样轻轻吹起。

人们以为可以把死亡施加于神身上。神却获救了，他在火里铸造出新的斧头，再次沉浸在东方光芒的洪流里，重新开启了他那古老的周期。聪明的人却陷进瘫痪和毒害里，而对于自己缺少了什么一无所知。但我爱我的上帝，把他视作家人，因为我坚信，他身为幻想也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因此不能够任由他受伤生病。因此我经历了奇迹，当我身负着神，我的身体失去了重量。

那巨人圣克里斯托弗只是背着基督的孩子，负担已是非常沉重。我的身躯像孩子般小，我背着巨人，却被我的负担提起来了。基督的孩子对圣克里斯托弗而言是个轻松的负担，基督自己也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该是我们背负基督，因为那是不能承受的，而是我们应当成为基督，那我们的轭变得容易，我们的担子会变得轻省。这可触可见的世界是真实的，但幻想是真实的另一面。只要我们让神处于可见可触之处、外于我们之处，他就难以承受，全无希望。但当我们让神成为幻想，他就在我们之内，容易背负。在我们之外，神的重量让一切倍加沉重，在我们之内却减轻一切。所有的圣克里斯托弗都歪着腰骨，呼吸短促，因为世界是沉重的。



想要为生病的神带来帮助的，许多都被通往太阳之国的路上潜伏着的蛇和恶龙吞掉。他们在光天白日陷落了，变成黑暗的人，因为他们的眼睛变盲了。他们又像阴影般打转，讨论着光而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的神在他们所看不见的地方。他在黑暗的西方之国里磨利张望的眼睛，帮助熬制毒药，把蛇引

向目不能视的暴力者。所以如果你聪明的话，把神带在一起，那你就知道他在哪里。若他不在你所在的西方之国，他会连夜奔跑来到你面前，带着当啷作响的铠甲和砸毁事物的战斧。若他不在你所在的上升之国，你就会在毫无预备之下遇上那神性的蠕虫，它正等待着你那一无所觉的脚跟。

fortbeweg. abo sei ohne forge. es ist jetzt schon so dunkel / dasz uns niemand sieht. über dieß würde es  
 si. keine eingestoh / mi. gesch. z. hab. i. weiß bi. ein einfaches haus. dort habe i. vertraute  
 freunde / die uns für die nacht aufnehmen werd.  
 i. kotue mit Jzubar z. ein. still. dunkeln gart / darin steht ein verschwiegenes haus. i.  
 verberge Jzubar unt. d. vrot. hängend. ost. eines baumes v. goko z. haupthire um  
 angukelapf. i. betrachte na. dentli. die thure: sie ist vid. z. klein. bi. bringe i. Jzubar nie  
 hindur. do. — eine phantasio draupst ja kein. raum! warum seam i. nicht. freib. auf dieß.  
 ausgezeichnet. gedante: i. gehe in d. gart. zurücke, drück. Jzubar ohne mühe bis z. greiff  
 eines eies zusam. v. stecke ihn in die lafere. secrete i. da. ins gastliche haus de. mensch. / wo  
 Jzubar halt. find. soll.



o fand man gott rett. die rett. geschah dabur / dasz ihm eb. das geschah /  
 was man für das unbedint. töliche halt. müßte. nämli. dasz man  
 ihn für ein. geist. d. einbild. artelart. wie viele male schon glaubte  
 man. dasz die göt. auf diese weise z. ihr. endegebracht. sei. das war.  
 off. nur eine große läufch: den dabur. wird d. gott. ja. er. gerettet. er.  
 verglens. nicht. sondern wurde z. eine lebendig. phantasio. der. wolt. i.  
 an. mein. eigen. löp. erfuhr: die. mir. wef. zugehörige. schwere.  
 schwand. nicht. mehr. brante. v. fro. d. heif. kalle. schmerz. weg. mei.  
 ne. sohl. nicht. mehr. hielt. mi. die. schwere. and. bod. ged. rüch. / son.  
 dern. leicht. wie. eine. fad. krug. mi. d. wind. der. weit. i. d. rief. krug. man. glaubte. man. köne. an. gott. ein.  
 mond. vollbring. d. gott. ab. war. gerettet. / er. schmüde. in. feu. eine. neu. art. v. läuf. wieder. um. hme. in.  
 die. löst. st. des. off. um. sein. uralt. kreis. lauf. auf. z. neue. z. begin. wie. klug. mensch. ab. so. löch.  
 lahm. v. giftig. herunt. v. wußt. nicht. einmal. dasz. uns. etwas. fehlte. i. liebt. ab. mein. gott. v. nahm. ihn.  
 mit. z. hauf. de. mensch. / den. i. war. überzeugt. dasz. er. als. phantasio. wirt. lebte. v. deshalb. nicht.  
 der. se. lieg. golaf. wurd. wund. v. ferant. — darum. erfuhr. i. das. wund. dasz. mein. löp. seine. schwere.  
 veder. als. i. mit. d. göt. belud. St. Christophorus. d. rief. / krug. sch. auf. ein. las. / trotz. d. er. mir.  
 das. christus. kind. krug. i. ab. war. klein. wie. ein. kind. v. krug. ein. rief. v. de. h. me. meine. las. enpor.  
 d. christus. kind. wirt. d. rief. christophorus. eine. leichte. las. geuf. / den. d. christus. selbe. sagte. mein.  
 je. i. sanft. v. meine. las. ist. leicht. nicht. soll. wir. d. christum. krug. / den. er. i. unerträgl. / sondern. wir.  
 soll. christi. sein. dasz. i. uns. se. sanft. v. unser. las. leicht. diese. läf. v. st. bare. wolt. i. das. eine. wirtliche.  
 die. phantasio. ab. das. andere. wirtliche. solange. wir. d. gott. im. sicht. v. läst. / im. auf. z. un. laf. / i.  
 er. unerträgl. v. hoff. un. gel. was. wir. ab. d. gott. z. eine. phantasio. mach. / dan. i. er. i. uns. v. leicht.  
 z. krug. gott. auf. uns. vermehrt. das. gewicht. alles. schwer. / gott. in. uns. erleichtert. alles. schwere. darum.  
 hat. alle. christophori. krume. rüch. v. kurz. ath. / den. die. well. i. sch. w.

**E**s sind viele / die ihr. ferant. gott. hilfe. hot. wolt. v. die. v. d. so. lang. v. drach. / welche. am. weg.  
 z. son. laud. lauern. / verschlung. wurd. sie. sind. im. üb. hell. tag. unter. gang. v. sind. dunkel.  
 man. geuend. / den. ihre. aug. sind. goblend. nun. geh. sie. herum. wie. schall. v. red. vom.  
 lichte. v. seh. nichts. ihr. gott. ab. i. in. al. d. / was. sie. nicht. seh. er. i. im. dunkeln. wef. laude. v.  
 schärf. sehende. aug. v. hilfe. d. giftig. v. richtet. so. lang. ab. für. die. fer. d. blind. gewalt. h. h. a.  
 darum. won. du. hilg. bis. / min. d. gott. mit. / dan. weißt. du. / wo. er. i. / hat. du. ihn. nicht. bei. dir. im.  
 wef. laud. / dan. kom. er. üb. nacht. an. di. / gerant. mit. klirrend. pauz. v. sch. mellerend. streit. art.  
 hat. du. ihn. nicht. bei. dir. im. laude. des. auf. gang. / dan. tritt. du. un. sehende. auf. d. götlich. w. w. m.  
 do. de. me. ab. un. ge. lof. fer. se. wartete.



你从你背负的神那里赢得一切，除却他的武器，因为他已把它击毁了。武器需要想要征服的人。但你还想要征服什么呢？你不能征服比地球还多的。而地球又是什么呢？它到处都是圆的，是浮游在宇宙里的一颗水滴。你也到达不了太阳，你的力量甚至到不了荒凉的月亮，你连大海也不能胜过，极地的冰雪也不能，沙漠的黄沙也不能，最终只有绿色土地上的几个斑点。也没有什么时间是被你征服了的。你的统治明天就会成为尘土，因为你毕竟、至少得征服死亡。所以别当傻瓜，把武器搁到一旁。神把自己的武器砸碎，那铠甲已经足够在那些苦于征服的傻瓜中保护你。神的铠甲使你不受伤害，对于最恶劣的傻瓜你甚至能隐形。

把神带在一起，把他带到人们居住的黑暗之地，他们每天早上揉搓着眼睛，却还总是看见一样的，从不会看到其他的。带你的神到这孕育着毒药的雾里，但不要像那盲目者那样带着并不理解黑暗的灯火，想要用它照亮黑暗。你反而应该把神秘地带到好客的楼顶。他们的房子细小，即使他们好客又愿意，却不能接纳神。所以别等到人们生疏的手把你的神砍成碎块，要再次怀着爱拥抱他，直至他得到自己最初始的形象。不要让人的眼睛在这受爱戴的、非常出色的生病昏厥之际看到他。记着你的人类同胞身为动物而并不自知。当他们走到草地上、在太阳底下躺着、喂哺幼儿或是交配之时，他们都是具有黑色大地之母的美丽而且无害的生灵。但当神显现了，他们就开始愤怒，因为神的接近会让人愤怒。他们因恐惧、愤怒而颤抖，猛然陷进兄弟相残的战斗里，因为一个人在别人身上嗅到神接近了。所以你要把你带来的神藏起来，让他们愤怒，互相撕咬。你的声音太微弱，以致这些暴怒的人听不见。所以不要讨论，不要展示神，应当坐在孤独的地方，用古老的方式唱出咒语。



Alles gewint du von gotte / d' du trags / nicht abo seine waffe / den es zerfchlug sie. Die waffe  
gebraucht / wo erobern will. was abo willst du no' erobern? mehr als die erde kanst du nicht  
erobern. v' was ist die erde? sie ist liberall rund / ein tropf / do im weltall hangt. v' zur sonne  
golangt du nicht / nicht einmal z' den mond reicht deine macht / nicht einmal das meer  
bezwingst du / nicht einmal d' s'pneed' pole / nicht einmal d' sand so wisse / sondern  
am ende nur ein par fleckch' grüne erde. nicht einmal aufsende eine dau' eroberst  
du. moy' ist deine honschaft staub / den v'rrall' solltes du - v' wemostere - d' tod bezwing'. also sei  
kein nare v' lege die waffe weg. gott selbs zerfchlug seine waffe. do pango genigt / um di' word' nare  
zu schütz' / die no' am erobern leid'. gottes pango macht di' unverwundbar / für die angst' nare so  
gar unsichtbar.

**N**im dein' gott mit. frage ihn hinuato in dein' dunkelland / wo die leute wohn' / die jed' moy' die  
Aug' rab' v' do' im me' nur das gleiche v' nie das andere seh'. bringe dein' gott herunt' in d'  
giff' schwangem duns / abo nicht wie jene goblendet / die mit lichtern die finsterniß erleucht' wolt'  
wahr die finsterniß abo nicht begreift / sondern heimlich' frage dein' gott z' gastlich' dache. klein sind  
die hilt' d' mensch' v' trotz ihre gastlicheit v' willfahrigkeit kon' sie d' gott nicht aufnehm'. darum  
warte nicht / bis roh' ungeschickte mensch' hände dein' gott z' bacte / sondern umfasse ihn no' malg'  
liebend / bis er die gestalt seines all' erst' anfanges angenom' hat. nicht lasse eines mensch' ange  
seh' d' viel diebt' / schrecklich' prächtig' im z' stande seine krankheit v' ohnmacht. bedenke / daß deine  
mit mensch' thiere sind / ohne es z' wiss'. solange sie auf ihrer weide geh' ad' an d' sonne lieg' ad' ihre  
jung' säug' ad' si' beoalt' / sind sie schöne v' harmlose geschöpfe d' schwarz' mulle erde. wen'  
abo d' gott erscheint / dan' fang' sie an z' ras' / den die gottes nähe macht rasend. sie zittern  
v' rang' v' wuth' v' fall' si' plötzli' z' brud' mörderisch' kampf an / den eine v'illert im andern  
d' nah' d' gott. verbirg' also d' gott / d' du die mitgenem' hast. lasse sie ras' v' si' gep' fertig zerflosch'  
deine stime ist z' schwa' / als daß die wühend' sie h'er könt'. drum rede nicht v' zeige d' gott nicht  
sondern sitze an einsame stalle v' singe die incantation' na' uralt' weise:

wordi' lege das ei / d' gott in sein' anfang.

v' betrachte es.

v' mit deines aufschauens zauberisch' wärme bebrüt' es.

## hier beginn' die incantation'.

把那蛋、神的起初放到你面前。

观察它。

用你直觉的神奇热力孵化它。

咒语从这里开始。

圣诞伊始，神在蛋里。

我为他展开地毯，一张东方之国美妙的红地毯。

他当受到东方之国的华丽之光所环绕。

我是母亲，是个简单的女子，有孕了却不知是如何发生的。

我是细心的父亲，保护着这个女子。

我是牧羊人，当我于晚间在黑暗的走廊里等待着羊群，就得到了那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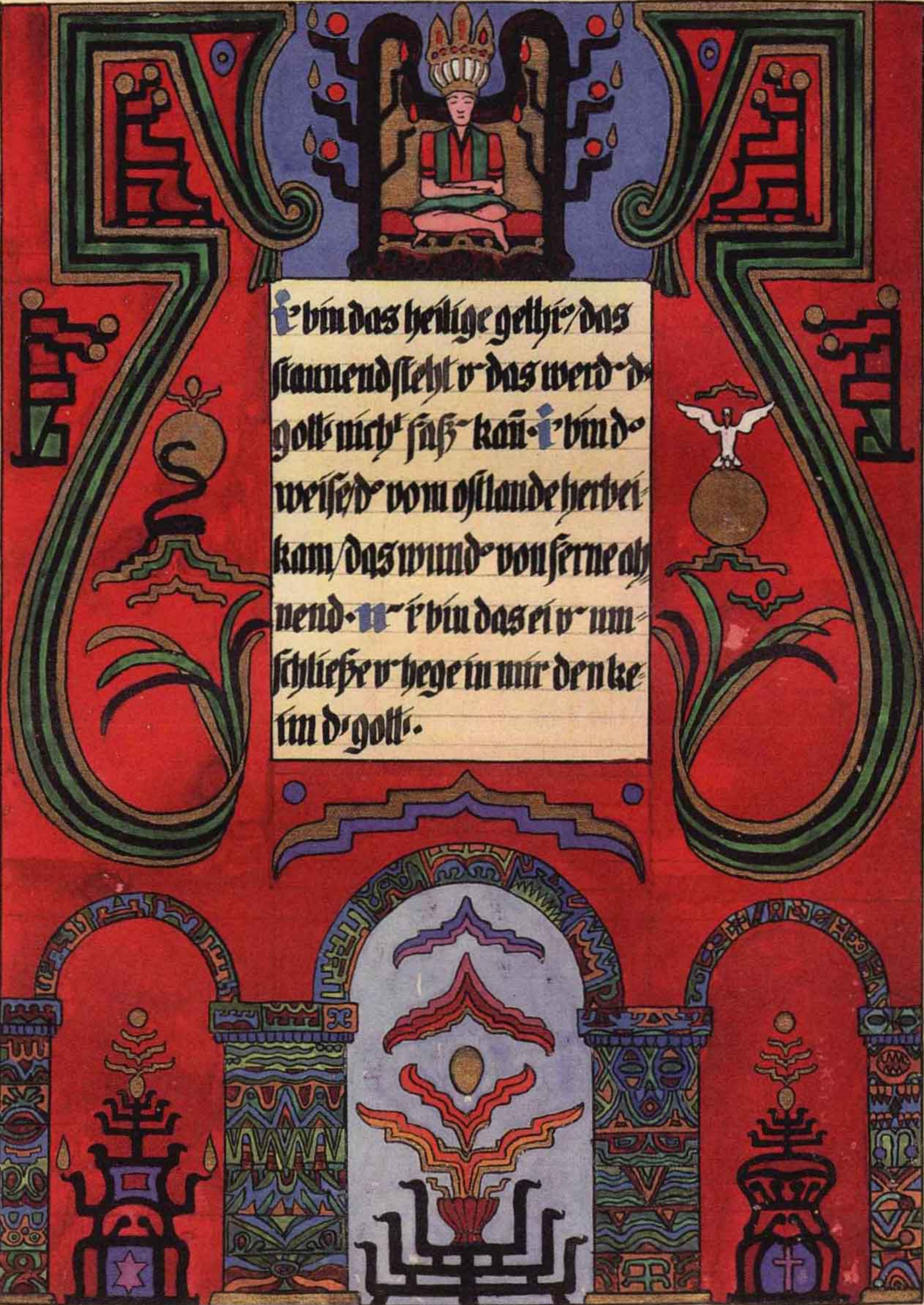
我是神圣的野兽，惊讶地站着，不能理解神要所成的。

我是智者，从东方来到，从远处料想到这奇迹。

我又是蛋，环抱着照料着我里面神的种子。



I bin das heilige gethrie das  
 stauwend steht v das werd d  
 gott mich saß kan I bin d  
 weise d vom ostlande her bei  
 kam das wind von ferne ab  
 nend. I bin das ei v um  
 schliesse v hege in mir den ke  
 im d' gott.



庄严的时刻增长了。

而我的人性悲惨受苦。

因为我将要生育。

神啊，你要把我诱到哪里去呢？

他是永恒的空虚和永恒的饱满。

没有东西与他相仿，而他就相仿于一切。

永恒的黑暗与永恒的光，

永恒的底端与永恒的上方。

单元里的双重性质，

多样里的单元。

非理中的道理，

束缚中的自由。

胜利时的战败，

青春里的年迈，

否定中的肯定。

die feierlich stund wach.

in mein menschliches ir elend v' leidet qual

den ir bin eine gebälerin.

wohin entzucks du mir o gott?

er ir d'ewig leere v' d'ewig volle.

nichts gleicht ihm v' er gleicht all-

ewig dunkel v' ewig hell.

ewig unt' v' ewig ob.

zwiefache natur im einfach.

einsa' im vielfach.

sinn im widersinn.

frei' im gebund' sein.

unt' wof' weñ sieger.

o all tu jugend.

ja im nein.

啊，中间道路的光，  
被囚在蛋里面，  
含苞待放。

非常费劲，受着压抑。

非常紧绷，等待着。

失落的记忆，如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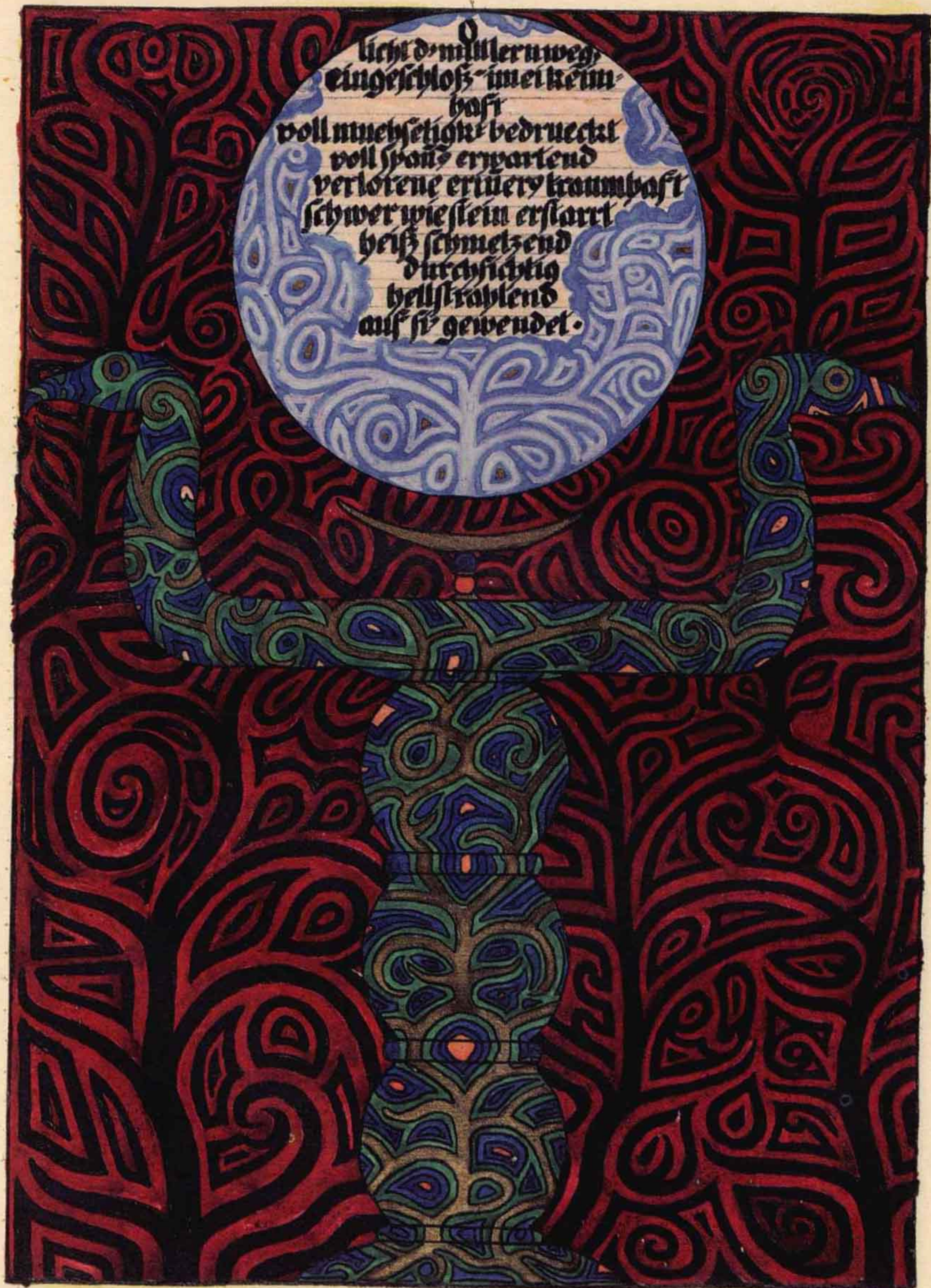
沉重如石头，僵硬。

炽热地融化，透明。

明亮地闪耀，翻卷起来。

licht d' müllerweg  
eingeschloß im keim  
hast

voll mühselig bedrückt  
voll hoff' erwartend  
verlorene erüben kraumbast  
schwer wie stein erstarrt  
heiß schmelzend  
durchsichtig  
hellstrahlend  
auf si' gewendet.



阿门，你是上升的主，  
阿门，你是东方的星，  
阿门，你是遍开的花。

阿门，你是从森林突然冒出的鹿儿，  
阿门，你是从远处水声传来的颂歌，  
阿门，你是开始的终结。

am/ dubi d' her d' aufgang.  
 am/ dubi d' stern d' ostens.  
 am/ dubi die blume/ die ub' alle  
 bluet.

am/ dubi d' hirs/ d' aus d' walde  
 bricht.  
 am/ dubi d' gefang/ d' ferne ueb'  
 das wass' loent.  
 am/ dubi ende v' anfang.



brahmanaspa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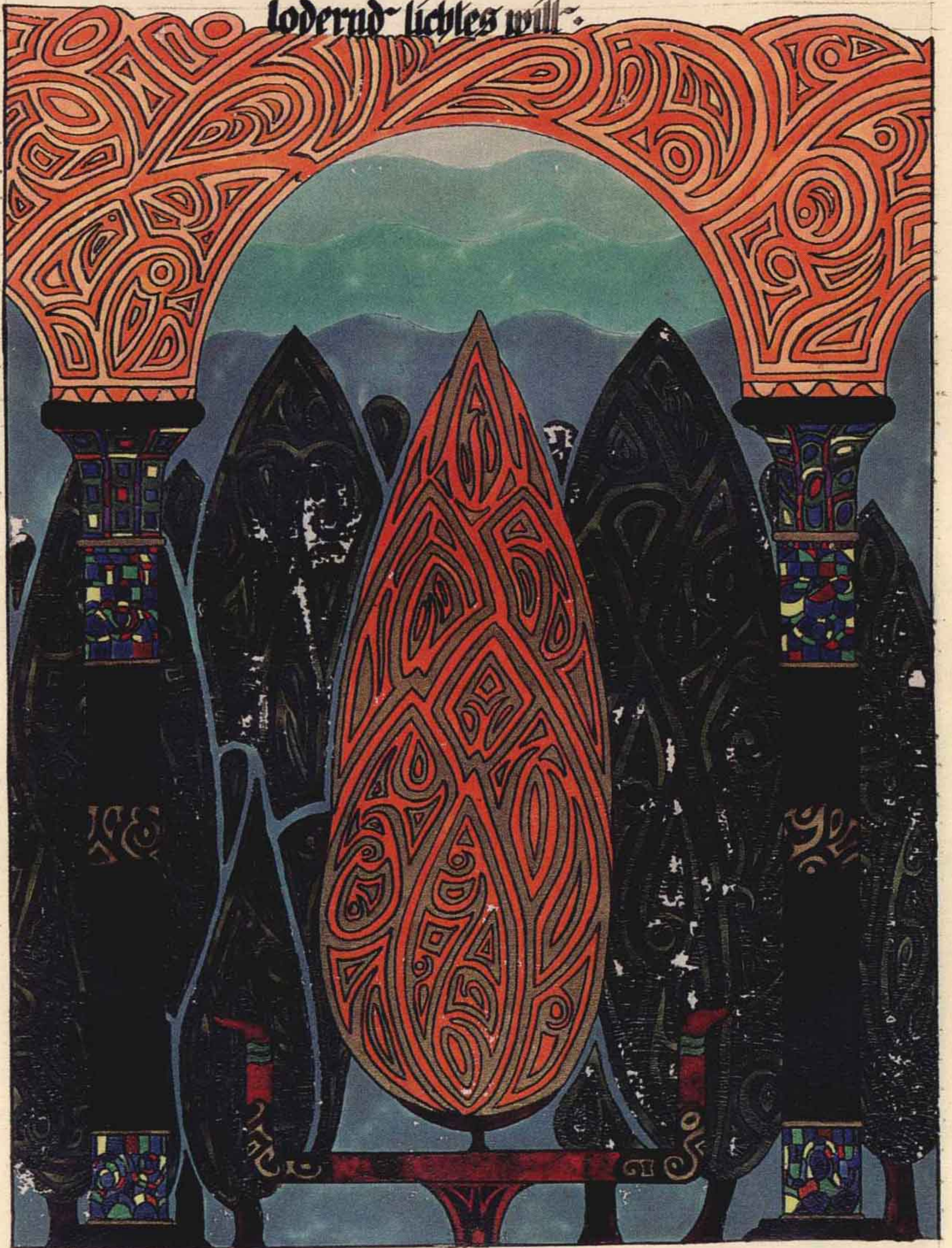
一个从未说出的字，  
一道从未照耀的光，  
一片无可比拟的乱，  
还有一条没有尽头的街道。

einword das nie gesproch ward.  
einlicht das no' nie leuchlete.  
eine verwir' sondergleich.  
v' eine strasse ohn' en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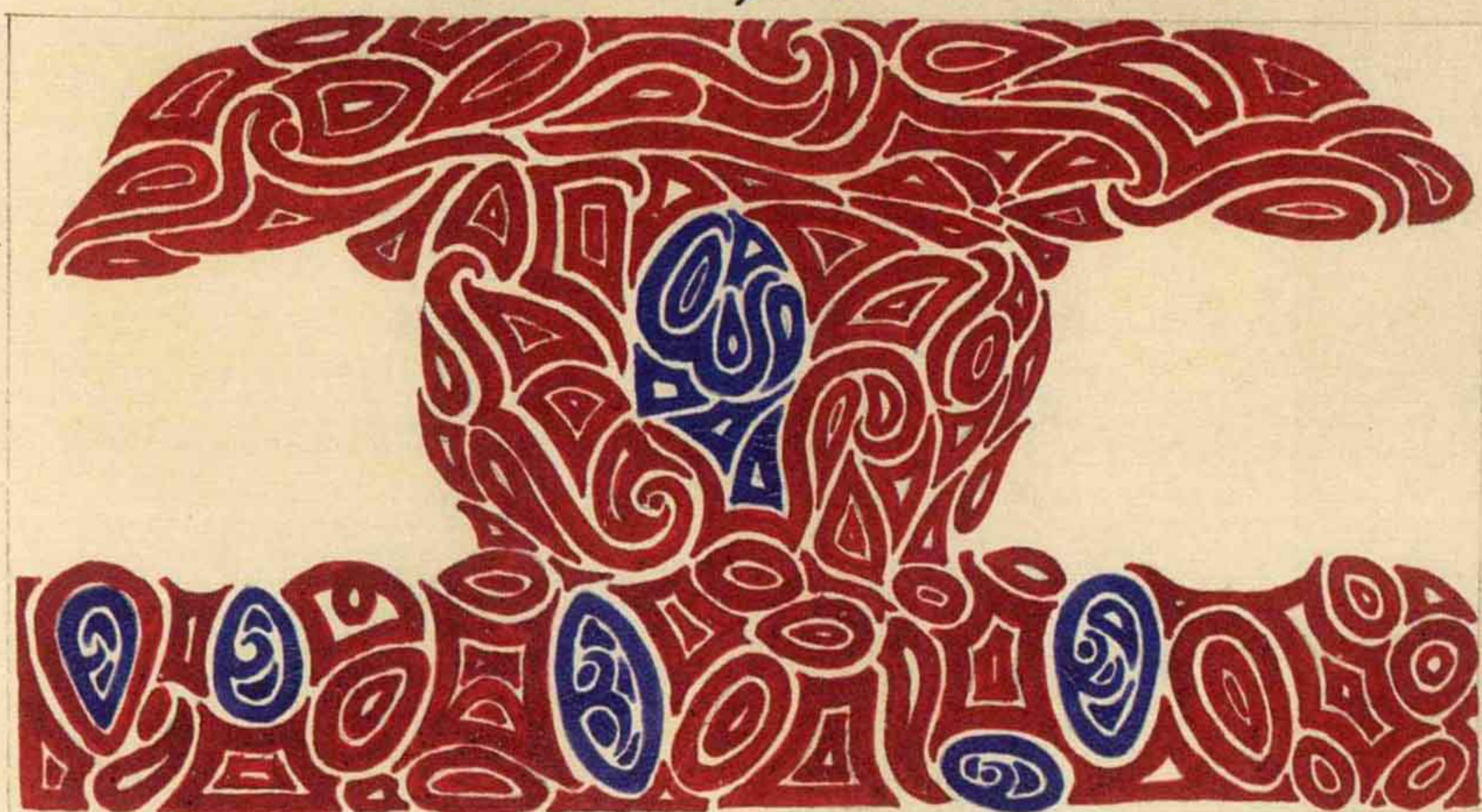
我原谅自己那些话，正如你原谅我渴望得到你炽烈的光芒。

ir vergebe mir diese worte/wie au du mir vergiebs und deines  
lodernd liches willt.



起来吧，你这古老夜晚的慈悲之火。  
我亲吻你开端的门槛。  
我的手为你展开地毯，把红花撒到你身上。  
起来吧，躺着良久的朋友，冲破外壳吧。  
我们为你准备了餐宴，  
礼品放在你面前。  
舞者正等待着你，  
房子我们已为你建好，  
你的仆人正站好等你。  
我们驱车带你到绿野去，  
我们为你的杯添满红酒，  
芬芳的果实放满了金碗。  
我们叩你牢房的门，贴上我们的耳朵。  
时刻增长了，别再犹豫了。  
没有你我们多么不幸，我们的歌曲已耗尽。

kom̄e herauf/du gnad reiches seir d' alt nacht.  
 v̄ küsse die schwelle deines aufgangs.  
 meine hand breitet dir tepiche v̄ streut dir die sülle roth blum.  
 kom̄e herauf mein freund/d' du krank lage/vr̄ dir die schale.  
 wir hab dir ein mahl zugerüstet.  
 weihgeschenke sind vor dir aufgestellt.  
 künzerin wart dein.  
 ein haus hab wir dir gebaut.  
 deine dien̄ steh dir bereit.  
 herd krieb wir dir auf grün flur zusam̄.  
 wir füllt dein bech mit roth wein.  
 duftende fruchte legt wir auf goldene schal.  
 wir poch an dein gefängnis v̄ leg lauschend uns ohr daran.  
 die stund wachst/säume nicht lang.



没有你我们是悲惨的，耗尽了我们的歌曲。  
所有我们的心给我们的话，我们都为你说过了。

你还想要什么？

我们还要干什么？

我们把每道门打开。

我们在每个你希望的地方弯下膝盖。

我们按你的意愿，从每个方向往天国走去。

我们把下面的带往上面，把上面的带往下面，就如你所指示的。

我们照你的愿望给予、收取。

我们想要往右却走到左边，为了听从于你的旨意。

我们又起又落，摆动又站定，

我们看到又盲目，我们听见又失听，

我们肯定又否定，总是听从你的话。

我们不理解，活在不能理解之中。

我们不爱，活着那不能爱上的。

而我们回转过来，理解并活出可以理解的。

我们爱，又活着那得到爱的，忠于你的法律。

wir sind elend ohne dir v erschöpf unsere gefänge.  
 wir sagt dir alle worte/die uns herz uns gab.  
 was wilt du no?  
 was sollt wir dir erfüll?  
 wir öffn dir jedes thor.  
 wir beug unsere kniee/wo du wilt.  
 wir geh na all richtung des himels/na dein wunf.  
 wir trag was unt v na ob/v was ob/mach wir zum un-  
 tern/wie du befiel.  
 wir geb v nehmt na dein begeh.  
 wir wollt na rechts/geh ab na links/dein wink gehor?  
 wir steig v fall/wir schwank v steh fe/wir seh v sind blind/  
 wir hör v sind laub/wir sag ja v nein/um na dein worte  
 hörend.  
 wir begreif nicht/v leb das unverstehbare.  
 wir lieb nicht v leb das ungeliebte.  
 v wied<sup>er</sup> kehr wir uns um v begreif v leb das verstehbar  
 wir lieb v leb das geliebte/dein gesetz treu.





来我们这里，我们打从自己的意志顺从。  
来我们这里，我们从自己的灵魂了解你。  
来我们这里，我们在自己的火堆温暖你。  
来我们这里，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医治你。  
来我们这里，我们从自己的躯体孕育你。

来吧，孩子，来父母这里。

kōme zu uns/die wir willig sind aus eigen will.  
 kōme zu uns/die wir dir versey aus eigen geiste.  
 kōme zu uns/die wir dir wärm am eigen feu.  
 kōme zu uns/die wir dir heit aus eigen kum.  
 kōme zu uns/die wir dir erzeug aus eigen leibe.  
 kōme/kind/zu val v mu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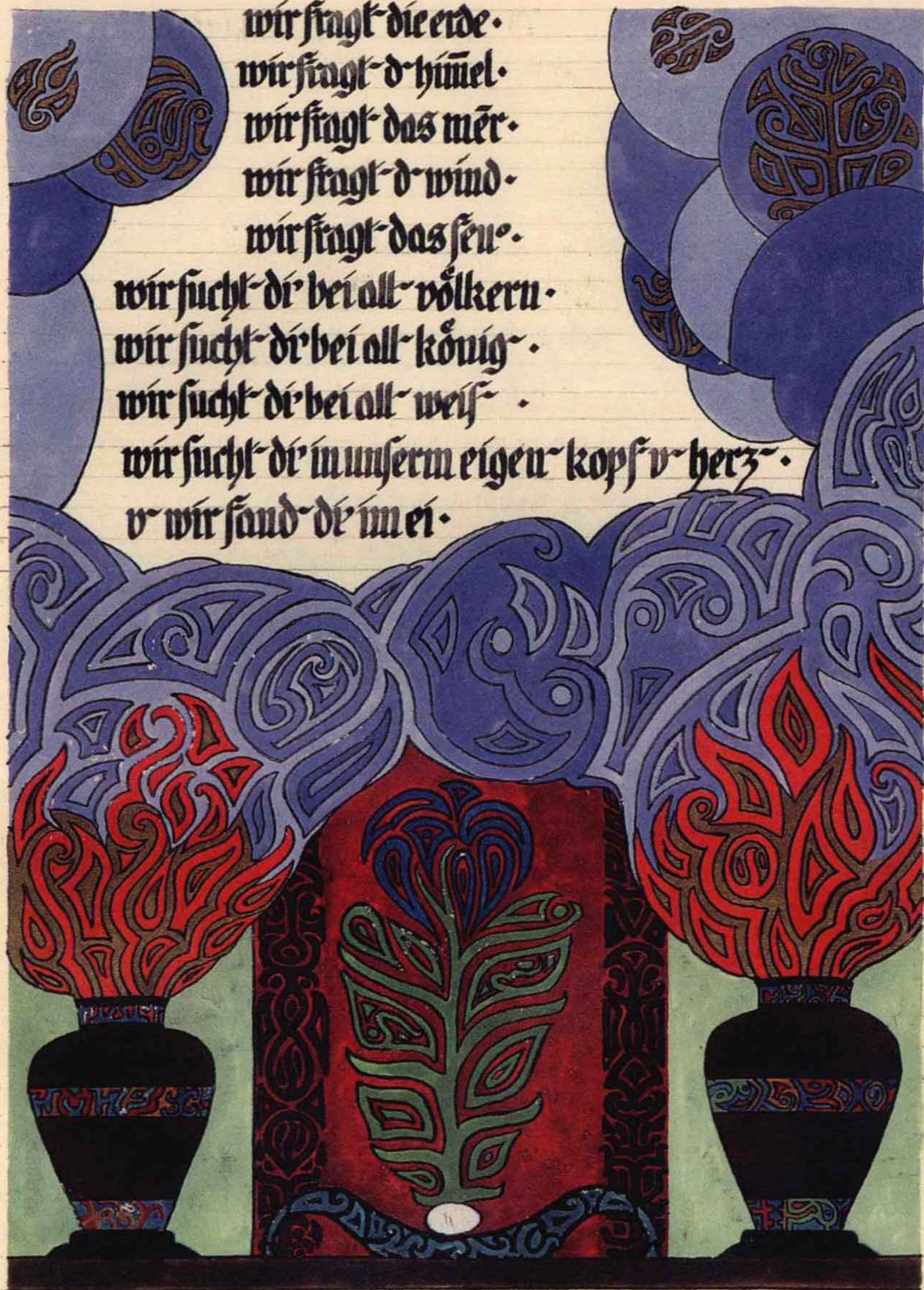


hiranyagarbha

我们问土地，  
我们问苍天，  
我们问大海，  
我们问清风，  
我们问火焰。

我们在所有人民里找寻你，  
我们在所有帝王里找寻你，  
我们在所有智者里找寻你，  
我们在头脑和心灵找寻你，  
而我们在蛋里面找到你。

wir fragt die erde.  
wir fragt d' himel.  
wir fragt das mē.  
wir fragt d' wind.  
wir fragt das feu.  
wir sucht dir bei all völkern.  
wir sucht dir bei all kōnig.  
wir sucht dir bei all weis.  
wir sucht dir in unserm eigen kops v' herz.  
v' wir sand dir im ei.



我宰杀了人来做你的祭品，  
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  
我用刀子划破我的皮肤，  
我把自己的鲜血洒在你的祭坛。  
我赶走我的父母让你跟我同住。  
我把我的夜变成白天，在白昼像梦游者那样行走。  
我已抛弃一切违反律法、吃下不洁之物的神。  
我抛出我的剑，穿上女装。  
我打破我坚固的堡垒，在沙堆上犹如小孩般玩耍。  
我看到勇士的战斗，用锤子砸碎了我自己的铠甲。  
我在我的地上栽种，又让那水果腐烂。  
我让一切大的变成小的，让小的变大。  
我用最远大的目标交换下一步，我也就准备好了。

Ich habe dir ein kostbares menschenopfer geschlachtet / ein junges  
v. ein greis.

Ich habe meine haut mit messern geritzt.

Ich habe mit meinem eigen blute dein altar besprengt.

Ich habe vater v. mutter verstoß / damit du bei mir wohnest.

Ich habe meine nacht 3 tag gemacht v. bin um mittag wie ein  
traum wandl. gegangen.

Ich habe alle götter gestürzt / die gesetze gebrochen / das unreine  
geessen.

Ich habe mein schwert hingeworfen v. weib. kleid. angezogen.

Ich zerbrach meine feste burg v. spielte wie ein kind im sande.

Ich sah die krieg. 3. schlacht zieh v. zerschlug meine rüst. mit d.  
hamm.

Ich bepflanzte mein acker v. ließ die frucht verfaulen.

Ich machte alles große klein v. alles kleine groß.

meine fernst. ziele vertauschte ich geg. nächstes / also bin ich bereit.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还没有接纳那抓住我心的。可怖的是神被禁闭在蛋里面。这大大的冒险也许让我高兴，但正是这冒险之举让我忘记了恐惧。我喜爱又崇拜的力量。没有比那长有公牛角的更巨大，我却轻易地让他瘫痪，将他提起、缩小。当我看到他时，吓得几乎倒在地上，而现在我却空手把他拯救了。这些都是吓唬你、征服你的力量，这些是你的神，自古以来统治你，你可以把它们收到口袋里去。相对于这些，什么是亵渎？我想亵渎神，至少有一个，我得有一个可以得罪的神，但亵渎一个带在口袋里的蛋是不值得的。这是一个甚至亵渎不了的神。

我憎恨这种神的悲惨。我自己的无力已经足够了，它无法再负担我背负着神的悲惨。没有事情能保持不变，你触碰自己，你就碎成灰尘。你触碰神，他带着恐惧隐藏到一个蛋里去。你冲破地狱之门，脸谱的咯咯笑声和傻子的音乐迎向你。你冲到天国，剧院的场景蹒跚不稳，箱子里那个提场的人昏过去了。你意识到，你并不是真的，上面不是真的，下面不是真的，左和右都是幻想。你抓到哪里，都是空气、空气、空气。

但我把他抓住了，那个自远古已受人惧怕的，我把他变小了，我的手环绕着他。这是神的结束，人把他们藏到口袋里。这是神祇故事的终结。神除了蛋之外什么都不是了，而这蛋是我所有的。也许我能摧毁这唯一和最后的，最终毁灭神祇的种族。现在，我知道神已经在我的力量里陷落，现在还有什么对我而言是神灵？年老又过熟的他们倒下，埋在蛋里。

这是怎样发生的？我让巨人倒下，我痛惜他，我不想离弃他，因为我爱他，因为没有血肉之躯能和他看齐。为了爱，我想出了诡计，解除了他的重力，让他从空间里释放。我提起他——出于爱，提起他的形躯和肉体。我爱着他，把他收在一个母性的蛋里。我该杀害他这无力的、我所钟爱的吗？我该砸碎他墓穴里这脆弱的外壳，让他暴露在无重无边的之中，在世界的风中吗？但我不是已经在他孵化之时吟



Ob er nicht bereit/das no habe er junges hertz zuschnürende nicht in mi  
 aufgenom: jenes schreckliche er die ein schlief des gottes im ei. wohl froue  
 er mi/das das große wagnis gelung er/ab er vergaß des schreckens  
 ab er dieß wagnis. er liebe v. bewunder des gewaltige. keine er  
 grösse als de mit d. fischerhorn/v. de. lähmte v. frug v. verkleinerte  
 er ihn mit leichtigheit. er sank vor schreck fast zu bod. als er ihn sah v. jetzt  
 berpe er ihn in de hobt hand. das sind die mächt/die die schreck v.  
 bewung/das sind deine gott/dene hertz so seit undenkbar zeit. de  
 kant er sie an in die tasche stecke. was er eine gottes lästere dageg:  
 er möchte gott lästern können: er hätte de wenigstens ein gott/d. er belai  
 dig könnte/ab er lobt si nicht ein ei zu lästern/das man in de  
 tasche trägt. das er ein gott/d. man nicht einmal lästern kann. er habe diese jämmerliche des gottes. er  
 habe genug an mein eigen nicht bewunder die. sie er trägt es nicht/wen er sie no mit d. jämmerliche des  
 gottes belaste. nichts hält stand: du berührst de selbst. du zerfällt in staub. du berührst d. gott v. er ver  
 kriecht. sie erschreckt in ein ei. du sprengt die pfart. de helle: maßt gütlich v. narrenmusik ton dir  
 entgegen. du stürmt d. himel: theatercouliß-wank v. de souffleur im klast fällt in ohnmacht. du  
 merke: du bist nicht wahr/ab er nicht wahr/unt er nicht wahr/linke v. rechte sind lauscher  
 wohn du greift/er luft/luft/luft.

Ob er habe ihn gefang/jan sat ural furchtbar/er habe ihn klein gemacht/meine hand umschließt ihn  
 das er das ende d. gottes: de mensch flücht sie in die tasche. das er d. schlaf d. gottesgeschick. nichts blieb  
 von d. gottorn als ein ei. v. dieses er beichte er. vielleicht kann er dieses eine v. letzte angreift v. damit  
 das geschick d. gottes endgültig vertilgt. jetzt da er weiß/das die gottes mecht verfallt sind - was  
 soll mir jant no gottes: alt v. überaus sind sie gefall v. in ei begrab.

Wie geschahes de? er fülle d. gottes/er belagte ihn/er wollte ihn nicht laß/den d. liebe ihn/will ihm kei  
 ne gleichheit d. sterblich mensch. aus liebe erfaßt er die lie/die ihn d. schwarz enthor v. von de räumllichkeit  
 befreite. er nahm ihn aus liebe - form v. derperlichkeit. er schloß ihn liebend ein in das mütterliche ei. soll  
 er ihn d. wachst/d. er liebe/erschlag. soll er seines gottes zartes gehirg zerschmettern/v. ihn d. gottes  
 ausdehnung/d. wind de welt preisge: ab sang er nicht die incarnation zu sein/überley: tat er es nicht aus liebe  
 zu ihm? warum liebt er ihn? die liebe zum gottes will er nicht aus mein hertz reiß. er will mein gott lieb/d.  
 wach v. schlief. er will mi sein annehmen wie eines kindes. sind wir nicht söhne d. gottes/warum soll nicht gott  
 unsere kind sein? was mir an mein gottat steht/soll wir ein gottkind erstah aus mein mütterlich hertz.  
 den er liebe d. gott v. will ihn nicht laß. nur wo d. gott lieb kann ihn fall/v. d. gott erzieht si sein befang v.  
 schmieg si in seine hand v. steht an sein hertz. das ihn lieb v. ihn geburt verheißt.

**mein gott/er liebe de/wie eine mutt das ungeborene liebt/das sie un  
 hertz trägt. wachse im ei d. ostens/nähre di von mein liebe/trinke  
 die säfte meines lebens/damit du ein strahlend gott werdest. wir  
 bedürft deines lichtes/okind. da wir in dunkelheit geh/erhelle unse  
 re psade. dein licht leuchte vor uns/dein feuer erwärme die kälte  
 unseres lebens. wir bedürft nicht dein macht/sondern des lebens.**

唱过那咒语了吗？我这不是为了爱他才做的吗？为什么我爱他呢？这对巨人的爱我不想从心里撕去。我想爱我这无力无助的神，我想像对孩子那样照顾他。

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吗？为什么神不是我们的孩子？连我的父神也死去，一个孩子般的神就会从我母性的心里显现。因为我爱神，不想离开他。只有爱神的才能让他倒下，而这神顺从于这征服者，依偎在他的手里，死在爱他和许之以生命的征服者的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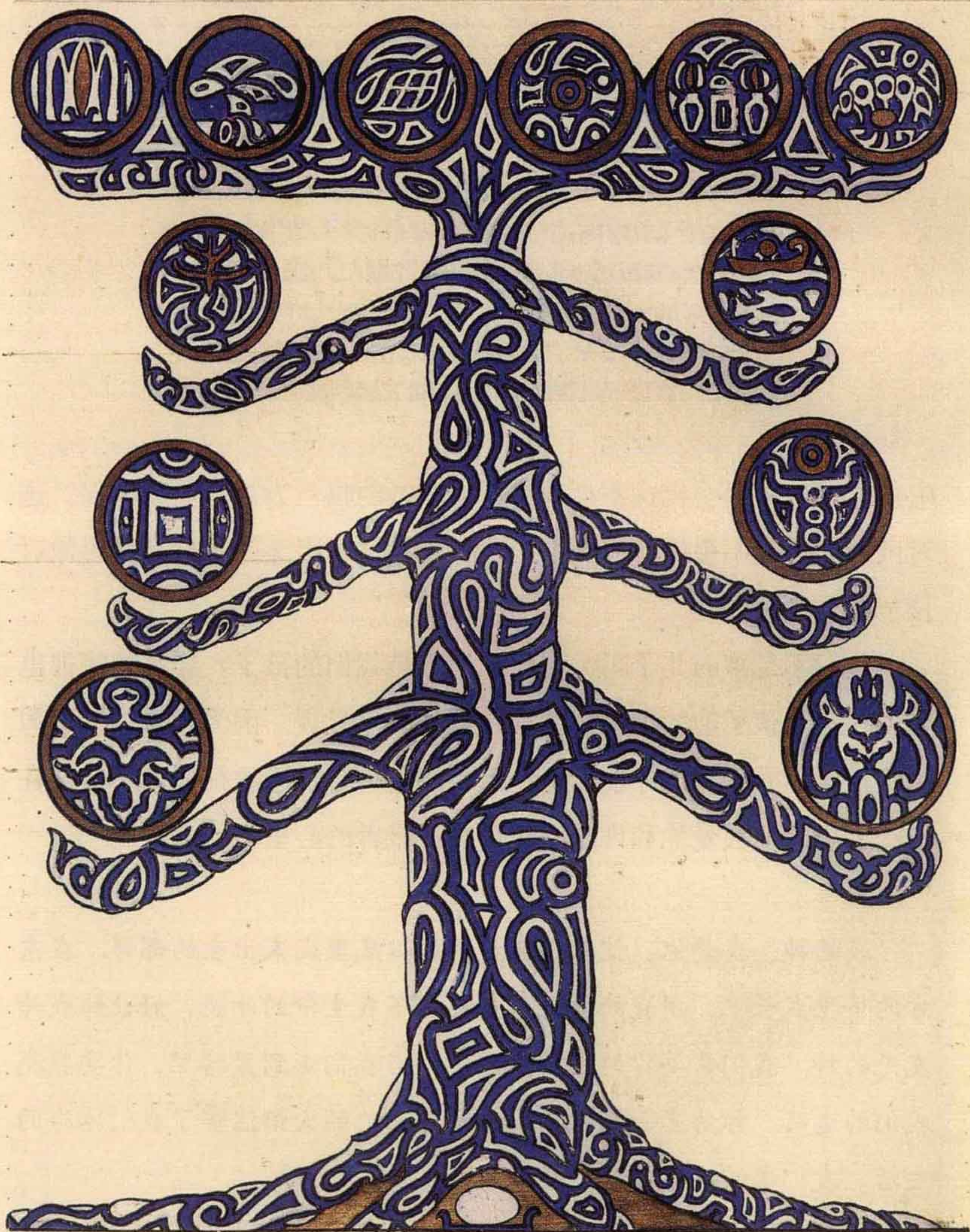
我的神，我爱你，就像母亲爱着她心底里尚未出生的那样。在东方的蛋里成长吧，用我的爱滋养你，喝下我生命的汁液，好让你成为发光的神。我们需要你的光啊，孩子。当我们走到黑暗里，你要照亮我们的道路。你的光芒在我们面前闪亮，你的火焰温暖了我们冰冷的生活。我们求的不是你的力量，而是生命。



力量能给我们什么？我们不求支配什么。我们想要生命，我们想要光明和温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你。就像青翠的大地和每一个活着的身体需要阳光，我们的灵魂也需要你的光和热。没有阳光的灵魂会变成躯壳里的寄生虫，神却能滋养灵魂。

63

Was freit uns macht? wir woll nicht herrsch. wir woll leb/ wir woll das licht v die wärme v darum be-  
dürf wir deine. wie die grünende erde v jegliche lebende körp do sonne bedarf/ so bedarf wir als geist<sup>e</sup> deines  
lichtes v deine wärme. ein son<sup>e</sup> losse geist wird zu schmarotze d körpers. do gott abonährt d geist.



64



## 第十一章 蛋的打开



在第三天的晚上我又跪在地毯上，轻轻地打开蛋。它就像烟雾般升起，突然站在我面前的是巨大的、形貌改变了的、完整的伊祖杜巴。他的四肢都康复了，我找不到它们曾经受损的痕迹。那是在他从沉睡中醒来的时候。他说：

我在哪里？这里那么狭窄，那么阴暗，那么冰冷——我是在坟墓里吗？我之前到哪儿去了？我好像已经走过宇宙那样，在我上下的都

是无尽的、黑暗中繁星闪烁的天空——

我在难以言传的渴求的余烬之中。

火流从我的身体迸发而出——

我在熊熊的烈火里起伏着——

我身处的充满生机的火海紧紧地被它挤压着——

充满光，充满渴求，充满永恒——

远古和永恒把我更新——

从最高处掉落到最深处，

又闪烁着从最深处回旋攀升到最高处——

浮在把我环绕着发光的云里——

余烬的雨像海浪的泡沫上下涌动，

我在闷热中吞没自己——

在无垠的游戏里我拥抱着、排斥着——

我到哪里去了？我是整个太阳。

我：“啊，伊祖杜巴！神圣的！这是何等的奇迹啊！你康复了！”

“康复？我生过病吗？谁提到疾病了？我是太阳，整个太阳。”

我就是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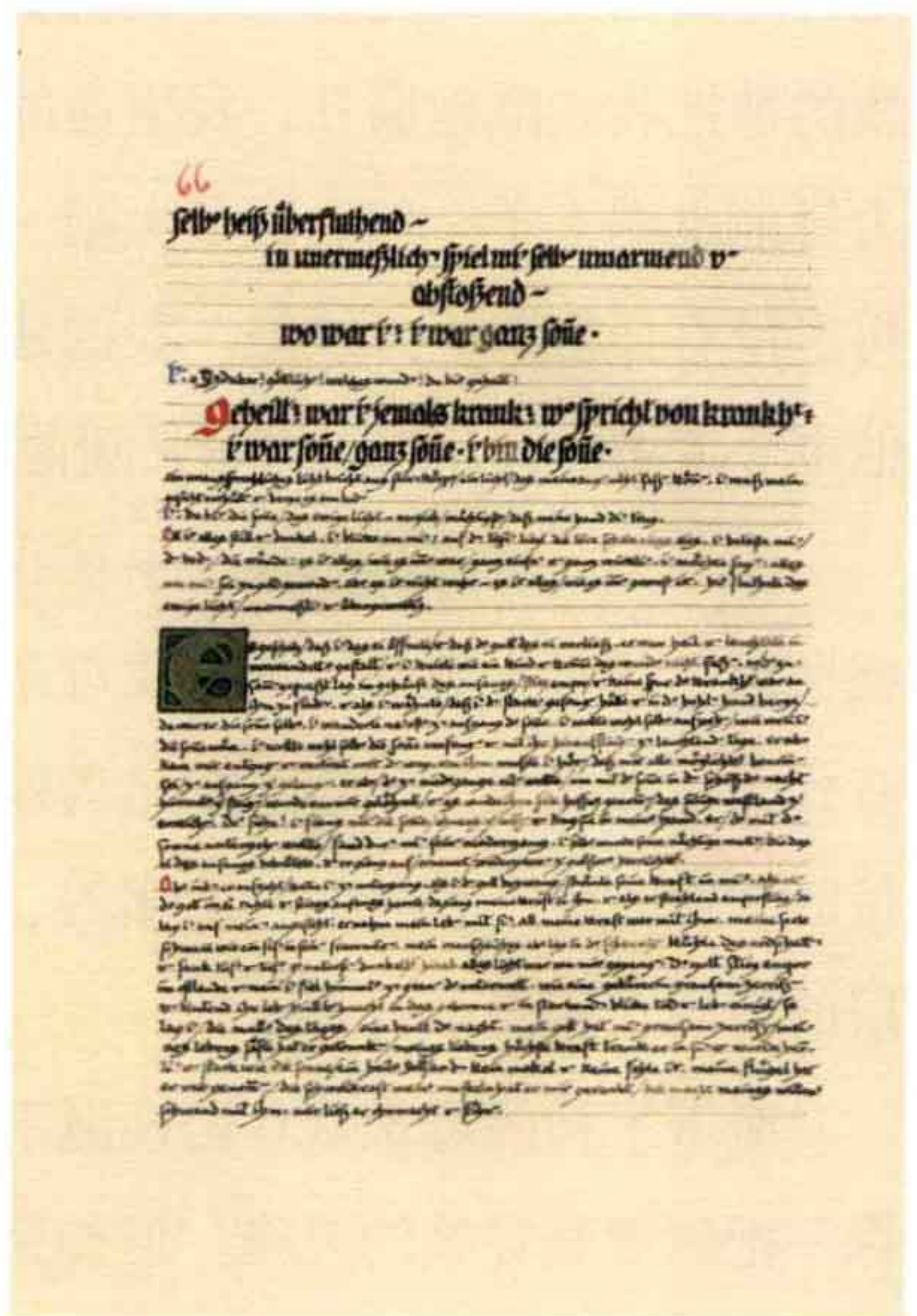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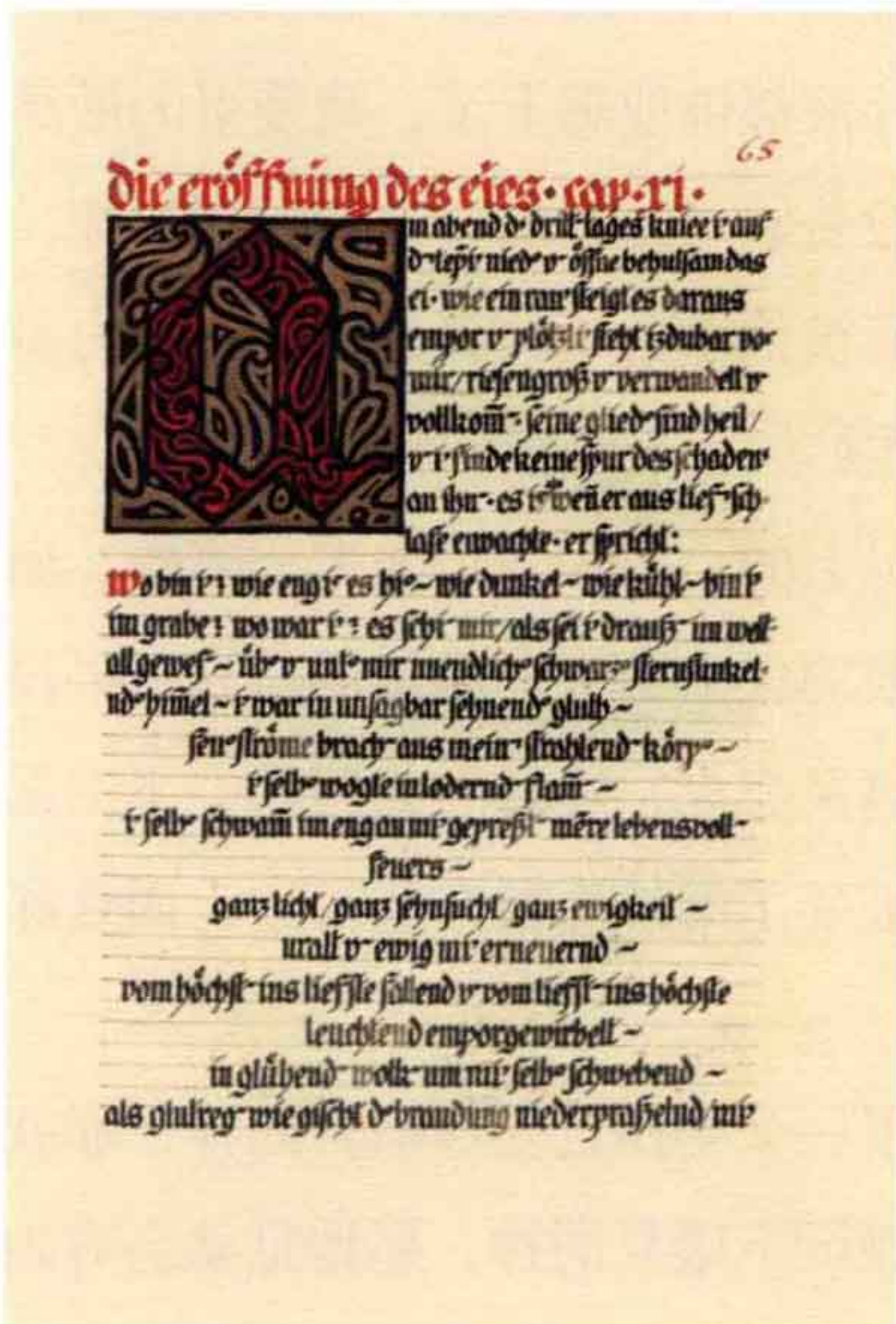
一道莫名的光从他的身体破出，一道我的眼睛不能把握的光。我得蒙住我的脸，把它藏在地里。

我：“你是太阳，那永恒的光，最有力量的，请你原谅我提着你的手。”

一切都安静和黑暗。我看看我的周围，地毯上躺着一个空的蛋壳。我摸摸自己，又摸摸地面、墙壁。这就是所有，就如一直以来那样，很简单，很实在。我想说，我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黄金。但事实并非如此，那就是所有，正如一直那样。这里流着永恒的光，无以量度又非常强大。



我打开了蛋，神离开了它。他康复了，以蜕变了的形象光照着，而我像孩子般跪下，不能理解这奇迹。被压在初始的外壳里的他起来了，他身上没有一丝疾病。我抓住了强者，把他藏在空手里，他自己就是太阳。



我漫步到东方太阳升起之处。我自己也想要上升，好像我是太阳那样。我自己想要拥抱太阳，与它攀登到光明的白天。他却迎向我而来，踏在我的路上。由此我必须听见，一切要到达上升阶梯的可能性对我而言都是模糊不清的。他想要赶往陷落，以求与太阳一同下降到夜晚的怀抱里，却被我弄瘫痪了，想要到达希望国度的希望被夺去了。

看！我抓住了太阳而不自知，又把它拿在手里。想与太阳一同下降的他找到了我来通往陷落。我自己成了他夜晚的母亲，培育着这初始之蛋。而他由此而出，蜕变重生，成了更大的辉煌。

但在他上升之际，我来到陷落。当我征服了神，他的力量流进了我。但是，当神在蛋里休息、等待之时，我的力量走进他那里去了。而当他闪烁着上升时，我脸朝下俯伏在地。他夺去了我的生命，我所有的力量都与他在一起。我的灵魂像鱼那样在火海里游着，我的人性和在地球的影子那可怕的冰冷之中越陷越深，沉降到黑暗的最深处。所有的光都离我而去。神在东方之国上升，而我的自我掉到了地下世界的恐惧里。我就像孕妇般痛苦地被撕开，血液流到新生儿那里，在死亡的瞬间把生与死合一，我就躺着成了白日的母亲、黑夜的猎物。我的神把我残酷地撕开，我生命的汁液都被他喝下了，我爱里的最高力量他也喝下了，然后成了太阳一般美妙又强大的、被治愈了的神，再也没有任何瑕疵或缺陷。我的翅膀被他拿去了，我肌肉膨胀的力量他也夺走了，我意志的力量又随他而去。他留下了无力地呻吟的我。

我并不知道这是怎样发生在我身上的，因为一切强大、美丽、满载幸福、超于人类的，都从我母亲般的怀抱逃去，闪烁的金光里再没有什么留在我身上。这太阳之鸟残忍又忘恩，展开它的翅膀，飞上无量的太空。他那初始的、悲惨的、破碎了的外壳留在我身边，而这深层的空洞在我身下打开。

诞下了神的母亲啊！若她诞下了一个受伤且受尽痛苦的神，那就像一把剑般刺穿她的灵魂。但如果她诞下康复的神，那地狱就会对她

打开，蛇妖在里面翻滚出来，用瘟疫般的臭气让这母亲窒息。生育是艰难的，但地狱重生却要艰难千倍。在神的太阳背后，所有的恶龙蛇妖都来到永恒的虚空。

当神已经成熟，所有力量都撕扯开去，人的本性还剩下什么呢？所有无用的，所有无力的，所有永远下贱的，所有空虚的，所有厌恶和不利的，所有反对贬损又否定的，所有非理的，所有物质里不可测度的夜晚包围着的，这是神的胎胞和他地狱般的、畸形得可怖的兄弟。

当人不接纳他的黑暗，神就会受伤害。所以每当人遭受着邪恶，他们必定会有一个受苦的神。遭受着邪恶的意思就是，你还爱着恶，却又不爱它。你还答应了自己什么，却不想看过去，出于恐惧，你发现不了你还是爱着邪恶。因此神遭受着痛苦，由于你还爱着邪恶而受苦。并不是因为你必须承认邪恶你才受苦，而是因为这给你秘密的快感，因为它似乎会给你带来一些未知的机会，让你得到欢愉。

只要你的神受苦，你就同情他，同情自己。这样你保存着你的地狱，延长了他的痛苦。若你想不带同情，让他健康，邪恶就要落入你的双臂，你大概能认识到它的存在，但它地狱般的力量你却不会认识。你对邪恶的无知来自你目前的生活里没有伤害，还有这时期的宁静和神的缺席。但是当神接近了，你的本质就会波动沸腾，而深层的黑泥会往上翻涌。

人站在完满与空虚之间。如果他的力量与你完满结合，这力量就会以完满的形态作用着。这形态总是好的。如果他的力量与空虚结合，这力量就会带来消融破坏的结果，这空虚永远不能成形，而是牺牲完满来试图满足自己。所以结合起来，人性的力量让空虚变得邪恶。若你的力量有着完满的形态，它会有利于你跟完满结合。但是，要保持你的形象，必须使你的力量与之连接起来。通过不断塑造形象，你逐渐失去你的力量，最终所有的力量都会与形象结合。最后，你在你想要富有的地方变得贫穷了，在你的形象中像乞丐那样站着。

然后，在一瞬间，赋予形象的渴求增长着，盲目的人被它抓住，因为他以为增长的形象能够满足他的渴求。因为他的力量完结了，他就变得有所渴求，他开始强逼别人为自己服务，拿取他们的力量，塑造到自己的形象里。

在这个时刻你需要邪恶。当你注意到你的力量走到终结而渴求开始的时候，你必须把它从你的形象扯回虚空里去，而通过对虚空的连接你就能把在你之内的形象消融。这样你就赢回了自由，由此你就从压迫的连接里以事物拯救你的力量。只要你坚持善的立场，你就不能消融你的形象，因为它只是你的善。你不能以善消融善，只能以恶消融善。因为即使是你的善也会让你与力量结合，最终通往死亡。没有邪恶，你根本就不能活着。

你的形象先在你自身里塑造你形象的一个图像。这图像留在你身上，是你形象的第一个而且是密不可分的体现。它正是从这图像里制造出一个外在的、不依赖你存在并能比你存活得更久的。你的力量并不是与你的外在形象密不可分的，而是透过留在你身上的图像而已。若你要以邪恶消融你的形象，不要破坏你外在的形象，不然你就会否定你自己的辛劳。你应该只破坏你在自身塑造的图像，因为正是这图像握住了你的力量。这图像羁绊着你的力量，你也同等程度地需要邪恶，以消融你的形象，并从已然者的力量中解放你自己。

因此许多善者在他们的形象里流血而死，因为他们不能接纳同等程度的邪恶。一个人越好，越是依赖他的形象，他也就失去了更多的力量。但是，当这善者的力量彻底流到他的形象时，又会怎样呢？他不仅会无意识地尝试用欺骗和暴力让别人服务于他自己的形象，他还会不自觉地自己的善良中变坏，因为他对饱足和力量的渴求让他变得越来越自私。然而，这善者终究会毁掉他自己的辛劳，所有为他所逼、服从于他的人都会变成他的敌人，因为他他疏远了他们。但对于疏远你的，哪怕这是件好事，你也会违反自己的意愿偷偷地开始痛恨它。不幸地，与自己的力量连接的善者很容易就找到为自己服务的奴

隶，因为太多人的渴望不过是找个好借口疏远自己。

你遭受邪恶之苦，因为你秘密地爱着它而不自觉。你想逃离它，你开始痛恨邪恶。而你又通过这憎恨与邪恶连接起来，因为不管你喜爱或是憎恨它，你还是维持在原地。你与邪恶联系在一起。邪恶是要被接受的。我们想要的会留在我们手里，我们不想要的却比我们更强。它把我们卷走，我们不可能阻止它而不伤害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是在于邪恶，所以我们要接纳我们的邪恶，不带爱，不带恨，承认它，承认它的存在和它必然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使我们拿走它压倒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能够创造神，而通过这创造我们的所有力量又能进入那形象，那力量强大的渴求就充满了我们，想要与神性的太阳攀升，并成为其辉煌的一部分。我们却忘记了我们不再是空的形象，在它里面神的形象能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扯开。我们不仅贫困，也彻底变成懒惰的物质，永远不会分享到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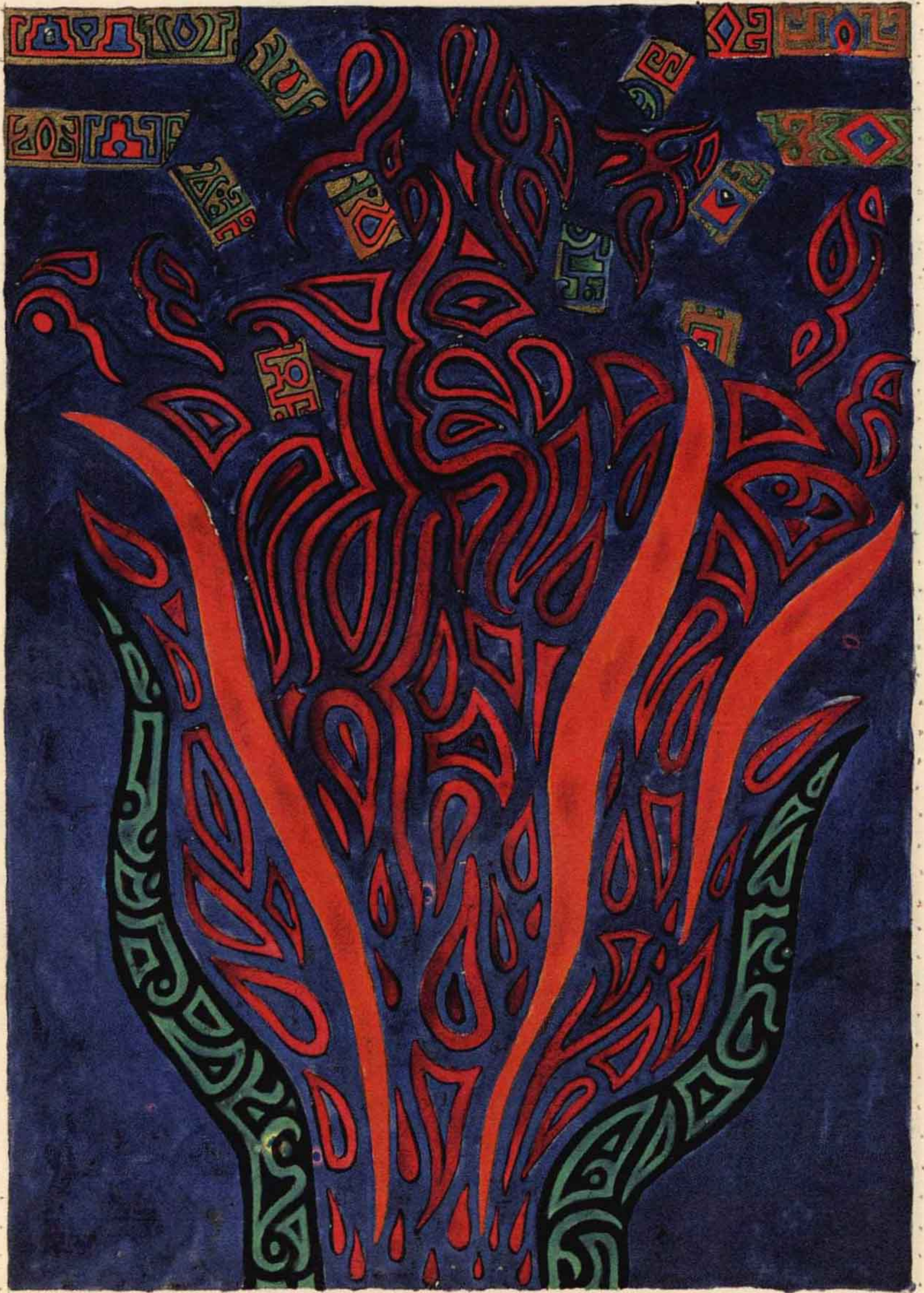
就如可怕的苦痛或是魔鬼无可回避的追捕，我们的贫乏向我们袭来。那无能的物质开始吮吸，想要把它的产物重新吞下。但我们总是爱着我们的形象，我们就会相信神召唤着我们，我们绝望地努力追随神，登往更高的地方，或是对我们的同胞布道说教，至少要逼使别人追随神。可惜有些人甘心让人说服，这是他们、也是我们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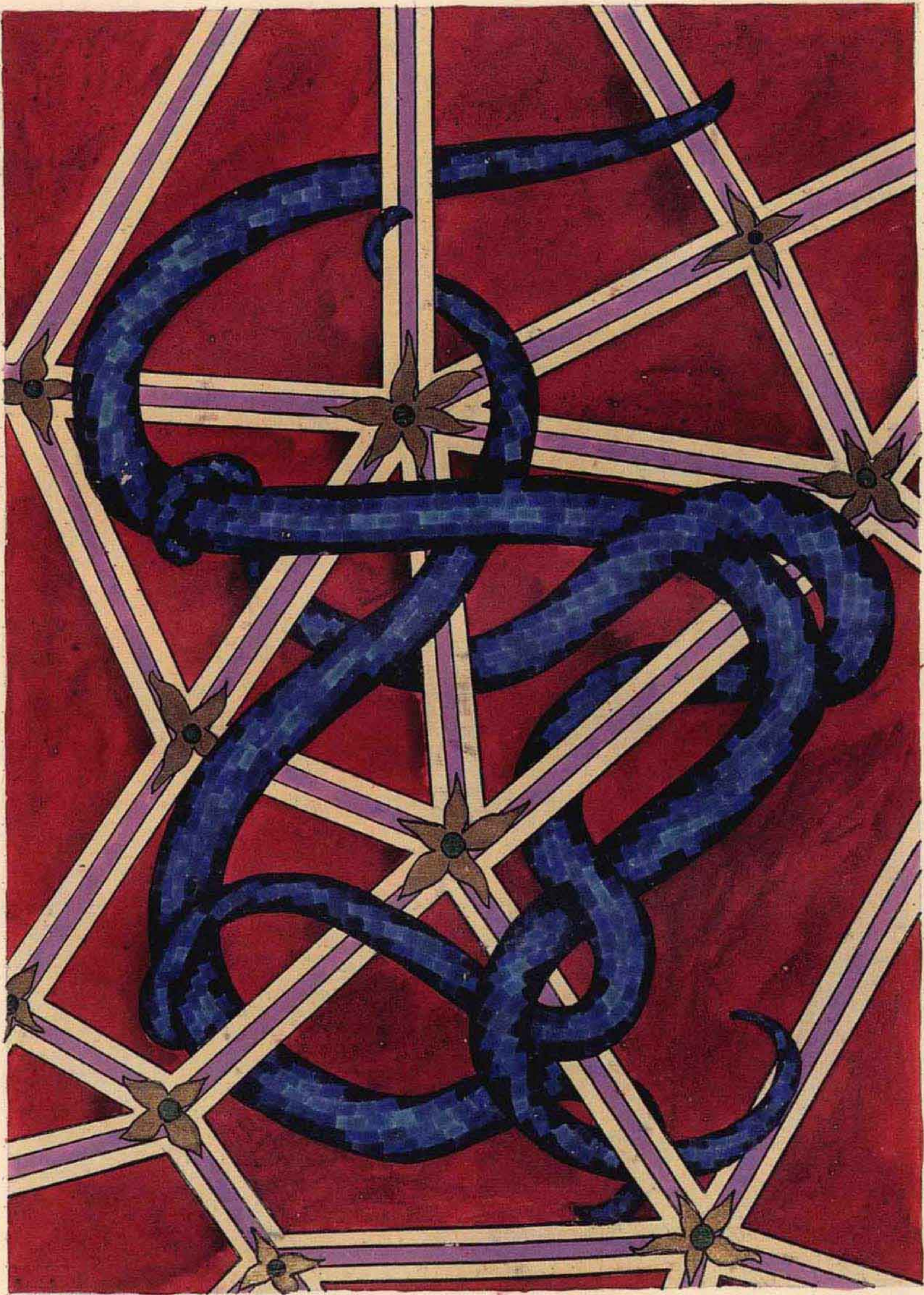
这渴望里有很大的祸患，谁会想到，创造了神的人会把自己诅咒到地狱里去？而确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从神性的力量之光剥下的物质是空虚而黑暗的。倘若神离开这物质，我们就会感受到这物质的空虚就是无尽虚空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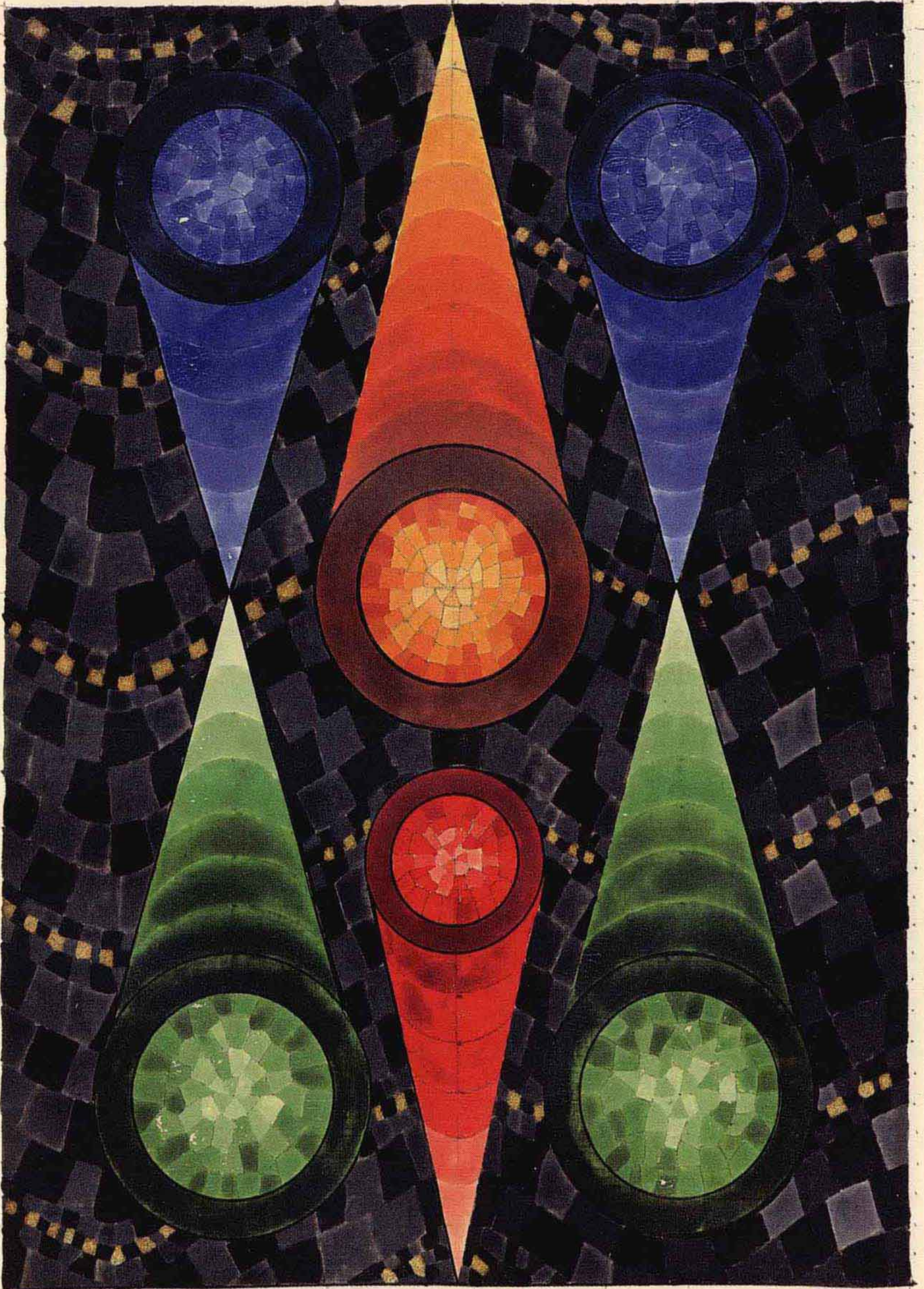
透过憎恨和增长的意欲和行动，我们想要摆脱空虚与邪恶。但正确的路径是，我们接纳空虚，破坏我们内在形象的图像，否定神，落到物质的深渊和恶劣里去。神是我们的产物，站于我们之外，不再需要我们的帮助。他已获创造，自行照管自己。一旦我们转身离它而











## 第十二章 地狱



在创造出我的神之后的第二个夜晚，一幅景象让我知道，我来到了地下的世界。

我在一个阴沉的仓库里，地面是潮湿的石板，中间竖着一个支柱，上面挂着绳和钩。柱脚有一个可怕的人身蛇状的迷宫。首先我看到一个少女的形躯，她的头发是金红色的，在她身下是个魔鬼般的男人。他的头向后弯着，一道细细的血管环绕着他的额头。在女孩的双脚和身体上方还有两个类似的魔鬼。他们的脸不是人的形象——那栩栩如生的邪恶，他们的肌肉紧致又刚强，身体像蛇般轻盈矫健。他们躺着一动不动，女孩握着的手在她下面的男人的眼睛上方，他是三个之中力量最强的。她的手僵硬地抓着一个小小的银鱼钩，那是她插进魔鬼的眼睛的。

惊恐的冷汗从我每个毛孔流出，他们想要把这女孩折磨至死，她在极度绝望的力量里挣扎，成功地用小钩抓住了邪恶之眼。若他挪动一分，她就会用最后一击把他的眼睛扯下。这让我惊惶瘫痪了，会发生什么事？有个声音说：

“邪恶不懂牺牲，他不能牺牲他的眼睛，胜利属于懂得牺牲的。”



这景象消失了。我看到我的灵魂在深渊的邪恶力量前倒下了。这邪恶力量不容置疑，我们惧怕它是应当的。这里祈祷没有帮助，虔诚的话没有用，咒语也不行。赤裸的暴力来临了，什么都没有帮助。这邪恶一旦毫不留情地抓住你，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法律，没有围墙高塔，也没有坦克和保护的力量来帮助你。你只有无力又彻底孤独地掉进邪恶的无上力量之手。在这场战斗里你只有孤身一人。我想孕育我的神，所以我也想要邪恶。谁想创造永恒的完满，就会创造永恒的空虚，你不能只取其一。但如果你想逃避邪恶，你也就创造不了神，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温吞又灰暗的。我是出于怜悯和耻辱而想要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想要邪恶。若我的神没有无上的力量，我的邪恶也不会有这无上的力量。但我想我的神富有力量，比众人更美妙发亮，只有这样我才爱我的神。为了他美丽的荣耀，我会尝试地狱的底部。

我的神在东方的天空上升了，比所有的星宿都要明亮，把新的一天带给人民，所以我想去地狱。一个母亲难道不会为了孩子放弃生命吗？这就像当我的神在夜晚的最后时刻战胜痛苦，成功冲破早晨的红雾，我就会付出我的生命。我毫不怀疑，我会为了我的神而想要邪恶。我接受那不平等的斗争，因为斗争总是不平等的，而且是绝对无望的。不然这斗争怎么会如此可怕又绝望？但这应当而且将会如此。

对邪恶没有别的比眼睛更宝贵，因为只有凭借他的眼睛，虚空才能掌握发光的完满。因为虚空缺乏完满，它就会贪求完满和它那闪亮的力量。而虚空从他的眼睛里喝下完满，这眼睛能够把握美丽和完满那完美无瑕的光芒。虚空是贫困的，没有眼睛，也就没有希望。它看到最漂亮的，就希望吞噬以求破坏它。魔鬼知道什么是漂亮的，所以他在美丽的影子里，到处跟随着它，等待着美丽在痛苦中蜷缩，等待着把生命给神的时刻。

当你的美丽增长了，那可怕的蠕虫就会悄悄地蹑上你，等待着他

的猎物。除了他用来察看美丽的眼睛之外，没有什么神圣的。他永远不会放弃他的眼睛。他是无懈可击的，但没有事物能保护他的眼睛，它娇嫩又清晰，善于喝下永恒之光。他想要你、你生活里明亮的红灯。

我认得这人性本质的可怕魔鬼。我面对他时捂住眼睛。我防卫地张开手，假若有人想要靠近我，我的影子会落到他身上，或者他的影子会落到我身上，因为我也能看见他里面的魔鬼，那是他的影子无害的同伴。

没有人碰到我，谋杀和恶行就潜伏在你我周围。你是在无辜地笑吗，朋友？难道你看不到你眼睛里无声的抽动就揭示了可怕的事，而你是它毫无防备的使者吧？当你只顾着自己的善，伸出手问候我的时候，你的嗜血之虎低沉地发出声音，你的毒蛇偷偷地嘶叫。我认识我和我的影子，它走在我们身后，与我们同来，只等待着暮色，在那里它会与所有的夜晚的恶魔把你我掐死。

把你我分开的是怎样的淌血的历史的深渊啊！我抓住你的手，看进你人性的眼睛里。我把头枕在你的怀里，感受着你生命的温暖，就像是我自己的身体那样，而我的颈项突然感到有一条平滑的绳索，它无情地勒住我，一个槌子残酷地击打我的太阳穴。我又被抓住了双脚，在路上拖行，野狗在寂静的夜晚啃噬着我的身体。

应该没有人会惊讶人们互相远离，他们互相并不理解，对大家发动战争，互相残杀。人应该更加惊讶，人们相信互相靠近、互相理解和互相爱护。有两件事情还有待发现，首先是把人互相分隔的无尽深渊，第二是让人相互连接的桥梁。你有没有想过，人的共处会造成多少意想不到的动物性呢？

当我的灵魂落进邪恶的手里，它毫无力量，就如脆弱的钓竿，力量只能从虚空的大海扯回鱼儿。那邪恶之眼把我灵魂所有的力量都吸

去了，只有它的意志依然存在，这也不过是那小鱼钩而已。我想要邪恶，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逃避它。而因为我想要邪恶，我的灵魂就把那珍贵的钩拿在手里，那就是邪恶的软肋。谁不想要邪恶，他就不会有机会从地狱里拯救他的灵魂。他自己虽然会留在地上世界的光明里，但他会成为自己的影子，他的灵魂却会在魔鬼的地牢里受着煎熬。这会使他永远都受到限制。他不会接触到内心世界里更高的圈子，他会留在原来的所在，他的确是走回去了。你认识那些人，而你知道大自然怎样把人的生命和力量胡乱撒落到贫瘠的沙漠里。你不应该抱怨，不然你可能会成为先知，想要拯救不该拯救的。难道你不知道，大自然也用人来对它的田野施肥？接纳找寻的人，但可别接纳那找寻犯错的。你可知道他们的错误？也许那是神圣的。你不可干预神圣的。不要回望，不要后悔。你看到身边许多下坠的吗？你感到同情？但你应该过你的生命，那样千个之中至少有一个能够留存。死亡不是你阻挡得了的。

但是为什么我的灵魂不把邪恶的眼睛扯出来？邪恶有很多眼睛，失去一只不是什么损失。而灵魂一旦这样做了，它就会完全陷入邪恶里。邪恶只是不能牺牲。你不该伤害它，特别不该伤害它的眼睛，因为最美的不会存在，假如邪恶的看不见它，不追寻它。邪恶是神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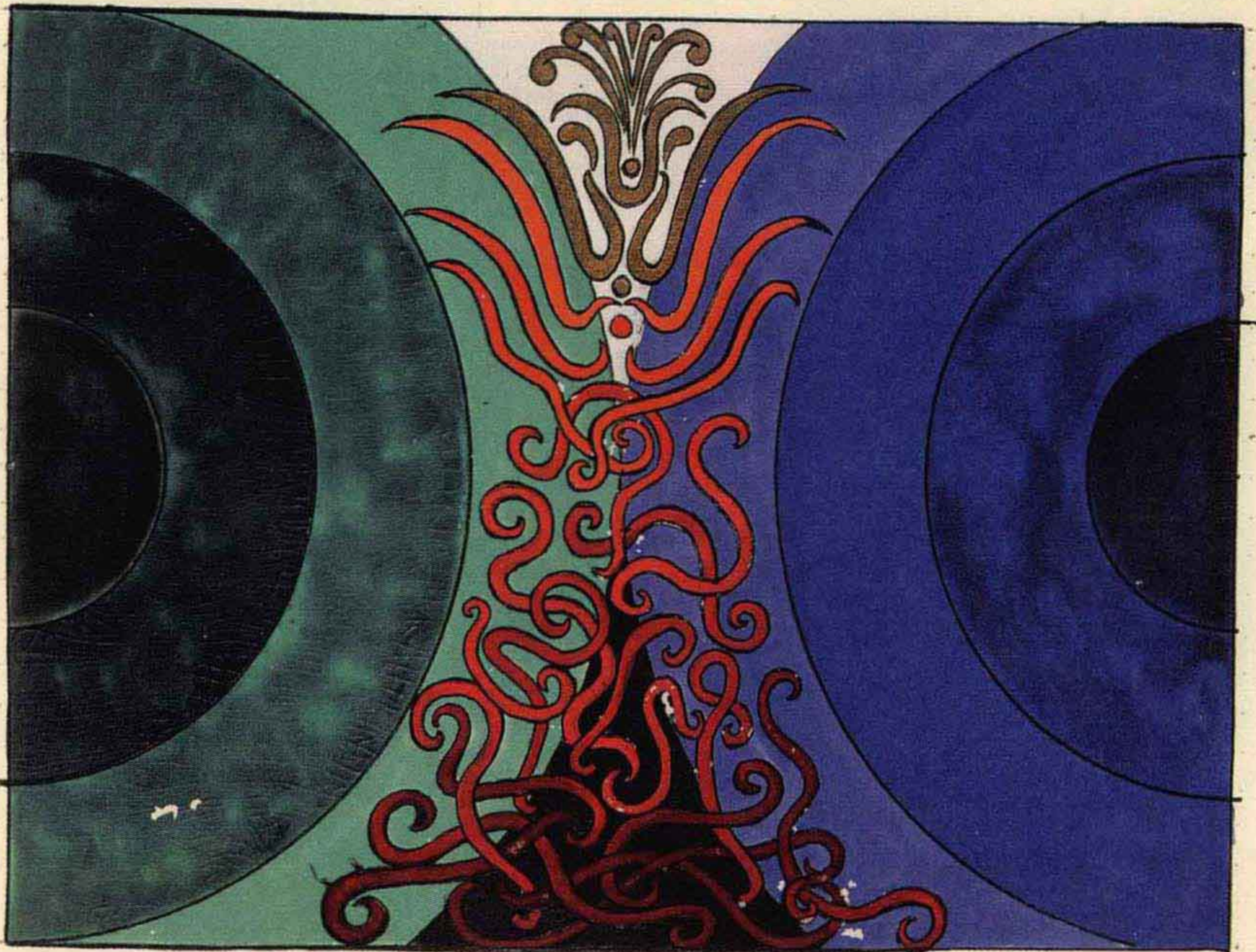
虚空不能牺牲，因为它总是受困于短缺。只有完满能够牺牲，因为它拥有丰足。虚空不能为了完满而牺牲它的饥饿，因为它不能否定自己的本性，所以我们也需要邪恶。但因为我之前得到了丰足，我就能够为邪恶牺牲我的意志。所有力量都再次流到我身上，因为邪恶替我把神的形象破坏了，但在我里面的这个图像还是没有被破坏。我惧怕这种破坏，因为它是可怖的，是对圣殿无可比拟的亵渎。我体内的一切尽力对抗这深不可测的恶行，因为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位神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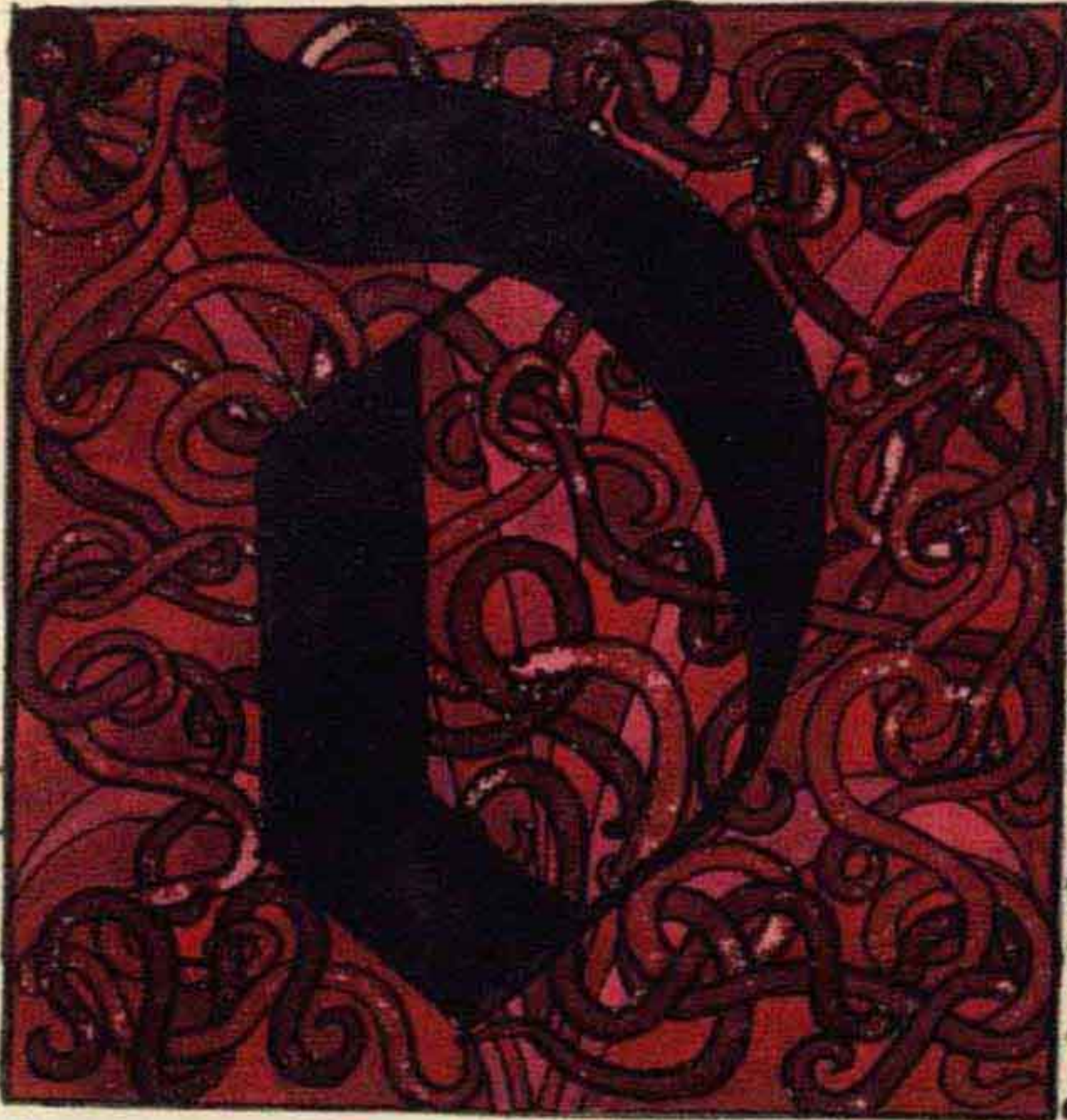


v- kraft auf unfruchtbare wüst- verstreut. du solls es nicht beklag- / son- wirt du ein prophet v- wills rett-  
was nicht gerettet sein soll. weisst du nicht / das natur ihre feld<sup>o</sup> au<sup>o</sup> mit mensch- düngt? d- suchend-  
nim auf / ab- gehe nicht auf die suche na<sup>o</sup> irrend-. was weisst du von ihr- irthum? vielleicht ist er  
heilig. du solls das heilige nicht stör-. schau nicht zurück v- bedauere nicht. du siehst viele neb- dir fall-?  
du fühlst mitleid? du solls ab- dem leb- leb- / dan bleibt von tausend wenigstens ein übrig. das sterb-  
hälls du nicht auf.

**W**arum ab- riß meine seele d- böf- das auge nicht aus? das böse hat viele aug- / eines verlor- is  
nicht verlor-. v- hätte sie es gethan / so wäre sie d- böf- ganz v- gar verfall-. do böse kan nur nicht  
opfern. du solls ihn nicht beschädig- / vor all- nicht sein auge / den das schönste wäre nicht / wen  
es do böse nicht sähe v- dana<sup>o</sup> begehre. do böse is heilig.

**D**as lere kan nichts opfern / den es leidet imo mangel. nur das volle kan opfern / den es hat die  
fülle. das lere kan sem- hung<sup>o</sup> na<sup>o</sup> d- voll- nicht opfern / den es kan sem eigenes wess- nicht  
vernein-. des halb bedurf- wir au<sup>o</sup> des böf-. v- kan ab- weil v- die fülle zuvor empfang / mein-  
will- z- böf- opfern. alle kraft strömt mir wiedo zu / da der böse mir das bild der gottesge-  
stalt<sup>o</sup> zerstört hat. no<sup>o</sup> war ab- das bild d- gottesgestaltung in mir nicht zerstört. mir graut  
vor diese zerstörung / den sie is schreckli- / eine kempelschänd<sup>o</sup> ohne gleich-. alles sträubt se in mir  
geg- das abgrundlief abscheuliche. den no<sup>o</sup> wußte v- nicht / was es heißt: ein- gott gebär-.





# er opfermord. cap. xiii.

Dieses abo war das gesicht / das i nicht seh wollte /  
das schreckniß / das i nicht leb wollte :  
ein krankes ekzelgefühl beschleicht mi / wider-  
wärtige heimtückische schlang wind - si lang-  
sam v knisternd dur' dürre büsche / hang - faul  
v vollklig schlafes / zu abscheulich knot - ge-  
schlung in d zweig . v sträube mi / dieses  
thal von langweilig - unansehnlich gestalt zu  
betret - wo die büsche in dürrsteinig hang steh :  
das thal sieht so gewöhnli aus / seine luft wittert  
na' verbroch - na' jedo übeln feig thal . mi' fast  
ekel v grau . v gehe zögernd übo dā geröllsteine

jede dunkle stelle meidend / aus angst / auf eine schlang z' tret . die sonne blicket matt aus grau /  
fern' himmel / v alles laub ist dürr . da liegt vor mir in d stein eine puppe mit zerbrochen  
kopf / ein paar schritte weit eine kleine schürze / v dort hinsto d bus - do körp eines  
klein mädchens / bedeckt mit schrecklich wund / blut beschmiert / do eine fuß ist mit schub  
v strumpf bedeckt / do andere nacht v blutig zerquetscht - do kopf - wo ist do kopf ? -  
do kopf ist ein mit här durchmischt blutbrei / mit weißlich knochenstücke darin / rings  
um sind die steine mit gehirnmasse v blut besudelt . mein blick ist vom gräßlich gebant . -  
da steht bei d kinde eine verhüllte gestalt / wie die eines weibes / ruhig / das gesicht von ein  
undurchdringlich schlei bedeckt . sie fragt mi :

f: was sagst du dazu ?

i: was soll i sag ? hier giebt es keine worte .

f: verstehst du das ?

i: i' weigere mi / solches z' versteh . i' kan nicht davon sprech / ohne rasend zu werd .

f: warum solltest du rasend werd ? du könntest jed tag ras / solange du lebst / den solches v ähnliches  
geschieht auf do erde tagli .

i: abo do anblick fehlt uns meistens .

f: also das wiß darum genügt dir nicht / um rasend z' werd ?

i: wen i' etwas bloß weiß / so ist es allerdings leicht v einfach . das furchtbare ist bei bloß  
wiß wenig wirkl .

f: tritt nah / du siehst do leib des kundes ist aufgeschmitt / nimm die lebo heraus .

i: i' berühre diese leiche nicht . wen mi' jemand dabei anträte / würde erdenke / i' sei do  
mörd .

f: du bist feige / nimm die lebo .

i: wozu soll i' das thun ? das ist unsin .

f: i' will / daß du die lebo herausnimm . du mußt es thun .

i: wo bist du / daß du meinst / mir solches befehl z' kön ?

f: i' bin dieses kundes seele . du hast diese handlung für mi' zu thun .

i: i' verstehe nichts / abo i' will dir glaub v das grauenhaft unsinnige thun .

### 第十三章 祭品的死



这可是我不想看到的景象，也是我不想经历的恐怖，一阵病态又毛骨悚然的感觉来到，令人作呕的、处心积虑的蛇慢慢地翻过干旱的树丛，恶心地睡着，打着那讨厌的蛇结，慵懶地挂在枝丫上。我不愿意进入这沉闷又难看的山谷里，那里树丛干旱，如石头一样地挂着。山谷看起来很寻常，里面弥漫着犯罪的气味，就是那些邪恶又懦弱的行径。厌恶和恐惧向我袭来。我在沙砾上迟疑地走着，既要躲避暗角，也害怕会踏到蛇。太阳黯淡地在远处灰暗的天空照着，所有的叶子都干枯了。在我面前的石堆里有一个头颅破了的布偶，几步之外是小小的围裙，在树丛后面是一个小女孩的身体。她有着可怕的伤口，身上沾满了鲜血，一只脚穿着鞋子和长袜，另一只却赤裸着放在血泊里。头在哪里呢？那头颅粘着满是血的头发，里面的骨头白森森的，周围的石头都染上了血液和脑浆的颜色。我的目光被这个可怕景象吸引住了。在那个小孩旁边有一个蒙了布的躯体，好像是个女的，她平静地站着，脸上戴着一块不透明的面纱。

她：“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我能说什么？无话可说。”

她：“你明白吗？”

我：“我拒绝理解这种事，我不能谈论它而不大发雷霆。”

她：“你为什么要生气呢？这样你一天活着，一天都要生气，因为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地球上发生。”

我：“但我们一般看不到这景象。”

她：“所以单是知道就不足以让你生气？”

我：“如果我单单是知道，那一切就容易多了。可怕的事情若是单纯知道的话就变得不那么真实。”

她：“走近来吧，你看，这孩子的尸体被剖开了，你把肝脏取出来。”

我：“我不碰这尸体。如果有人走近我，他就会认为我是凶手。”

她：“你这个懦夫，拿出肝脏吧。”

我：“我应该怎么做？这是无稽之谈。”

她：“我要你取出肝脏，你必须这样做。”

我：“你以为你是谁，可以这样命令我？”

她：“我是这孩子的灵魂，你要为我这样做。”

我：“我不明白，但我会相信你，也会做这可怕又荒谬的事。”

我将手伸进腹腔，它还是温暖的。肝脏被套牢了，我拿起刀，把它分离出来。然后，我把它拿了出来，和我血淋淋的手一起递到那躯体面前。

她：“我感谢你。”

我：“我应该怎么办？”

她：“你知道肝脏的意义，所以应当进行治疗。”

我：“那该是什么？”

她：“拿一块、而不是整个肝脏，吃了它。”

我：“你想怎么样？这简直疯狂得可怕。这是亵渎、吃掉尸体呀，你让我参与犯下这所有罪行中最可怕的。”

她：“你在思想里为这凶手设计了最可怕痛苦，他会为他做的事抵罪。只有一个赎罪的方式，那就是贬低你自己，把它吃掉。”

我：“我不能，我拒绝，我不能是这可怕罪行的一部分。”

她：“这罪行你也有份。”

我：“我？我也有份？”

她：“你是人，是人做了这种事。”

我：“是的，我是人。我诅咒他是人，我也诅咒自己是人。”

她：“那样，你就参与这行动，贬低你自己，把它吃掉。我需要这赎罪的。”

我：“这也是为你这孩子的灵魂着想。”

我跪在石上，从那肝脏上切下一块，挤进口里。它卡住了我的咽喉，泪水从我的眼里涌出，冷汗覆盖着我的额头。平淡又带甜的血腥味道，我绝望地拼命吞下去，还不行，一次又一次地，我几乎晕了过去。这下好了，这可怕的事完成了。

她：“我感谢你。”

她掀去面纱，她是一个有着金褐色头发的漂亮女孩。

她：“你认得我吗？”

我：“奇怪，你看起来很面善！你是谁？”

她：“我是你的灵魂。”

这献祭完成了。神性的孩子、神性形象的图像被杀死了，而我吃下了祭品的肉。在那孩子里，在那神的形象里面，不单有我人性的追求，还封闭着所有的原始和自然力量，使太阳的儿子拥有不可剥夺的继承权。神的建立需要这一切。当他完成了，并消失在无限的空间里，我们就再次需要太阳的金色。我们必须重新创造自己。如果创造神是最高尚的爱的创造之举，那重新创造人的生命就是低下之举。这是一个巨大又黑暗的秘密。人不能单独完成这件事，邪恶要帮助他，代替人来完成这件事。但人必须承认自己这邪恶行为的罪，他必须吃下祭品血淋淋的肉来见证这件事。通过这行动他宣告了他是一个人，他接纳邪恶就如他接纳善良。凭着撤回他生命的力量，他破坏了神的形象的图像，他要以此与神划清界限。这是为了拯救灵魂而发生的，灵魂是神性孩子的真正母亲。

我的灵魂还背着神的时候，它完全是人性化的，它拥有自古已有的那些原始力量，但那处于休眠状态。它们无需我出力，流进了神的

形象。但我以这祭品的死来把我的原始力量拾回自身里面，又把它用到灵魂里去。因为这些原始力量进入了一个有生命的躯体里，它们唤醒了自己的生命。若我从今天起要撤回它们，它们就不再在沉睡之中，而是醒来，并且又能活动了，在我的灵魂里焕发着它们神性影响的光芒。因此它们接收到了神性的特质，那超越了它们人性的特质。吃下祭品的肉就这样达到了拯救。古人也曾经给我们展示过了，他们教导我们饮下救赎者的血，吃了他的肉。古人相信，这样能够拯救灵魂。

真相不是很多，只有几个。它们的意义深远，比起人从象征中把握得到的还要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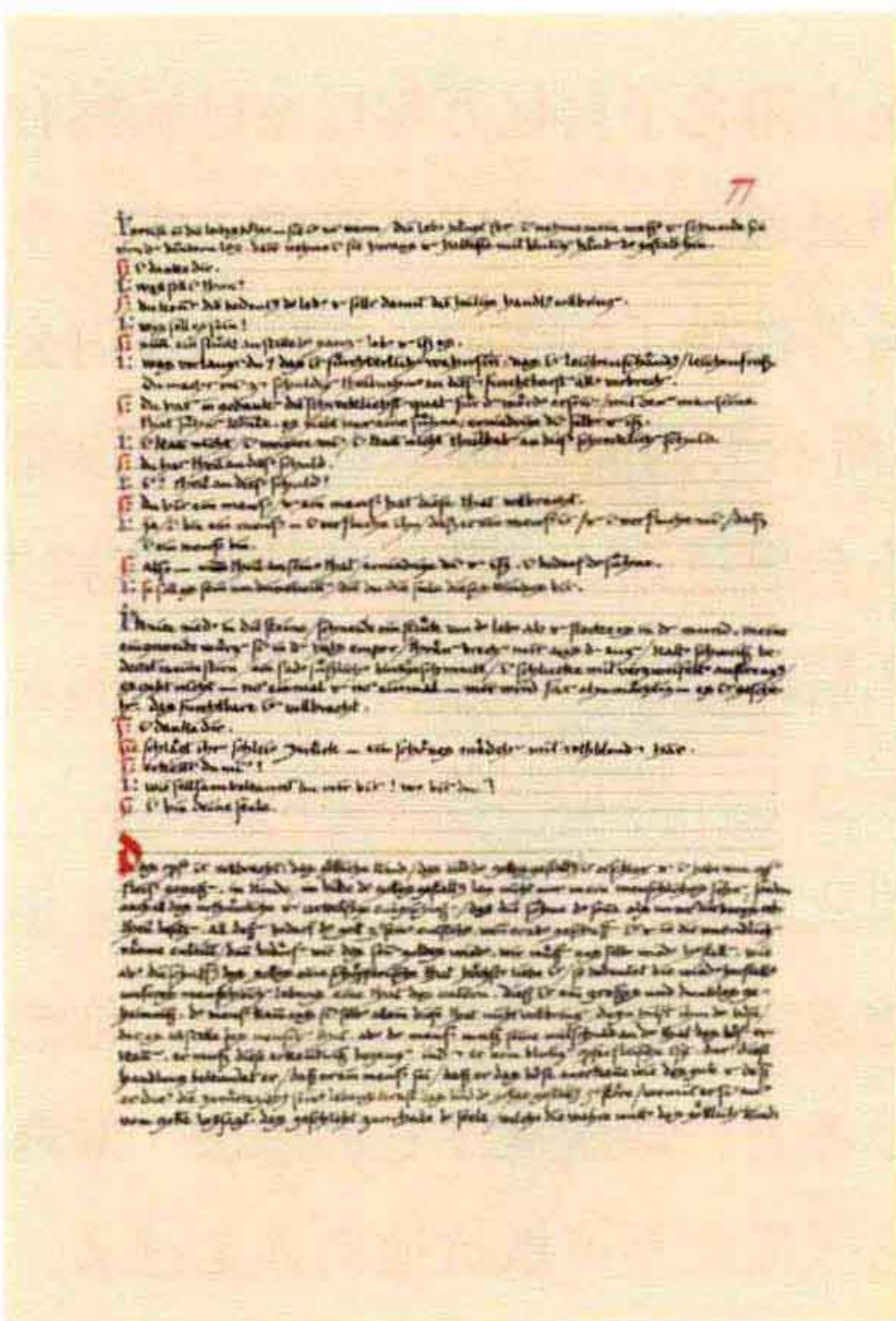
一个不比人强的神，他是什么？你们该尝尝这神圣的敬畏。若你们没有触碰过人性的黑暗底部，又怎么能享受美酒面包呢？所以你们是冷淡和乏味的阴影，为你们浅浅的海岸和宽阔的道路而高兴。但那水闸将会打开，将会有不可抗御的东西，只有神才能拯救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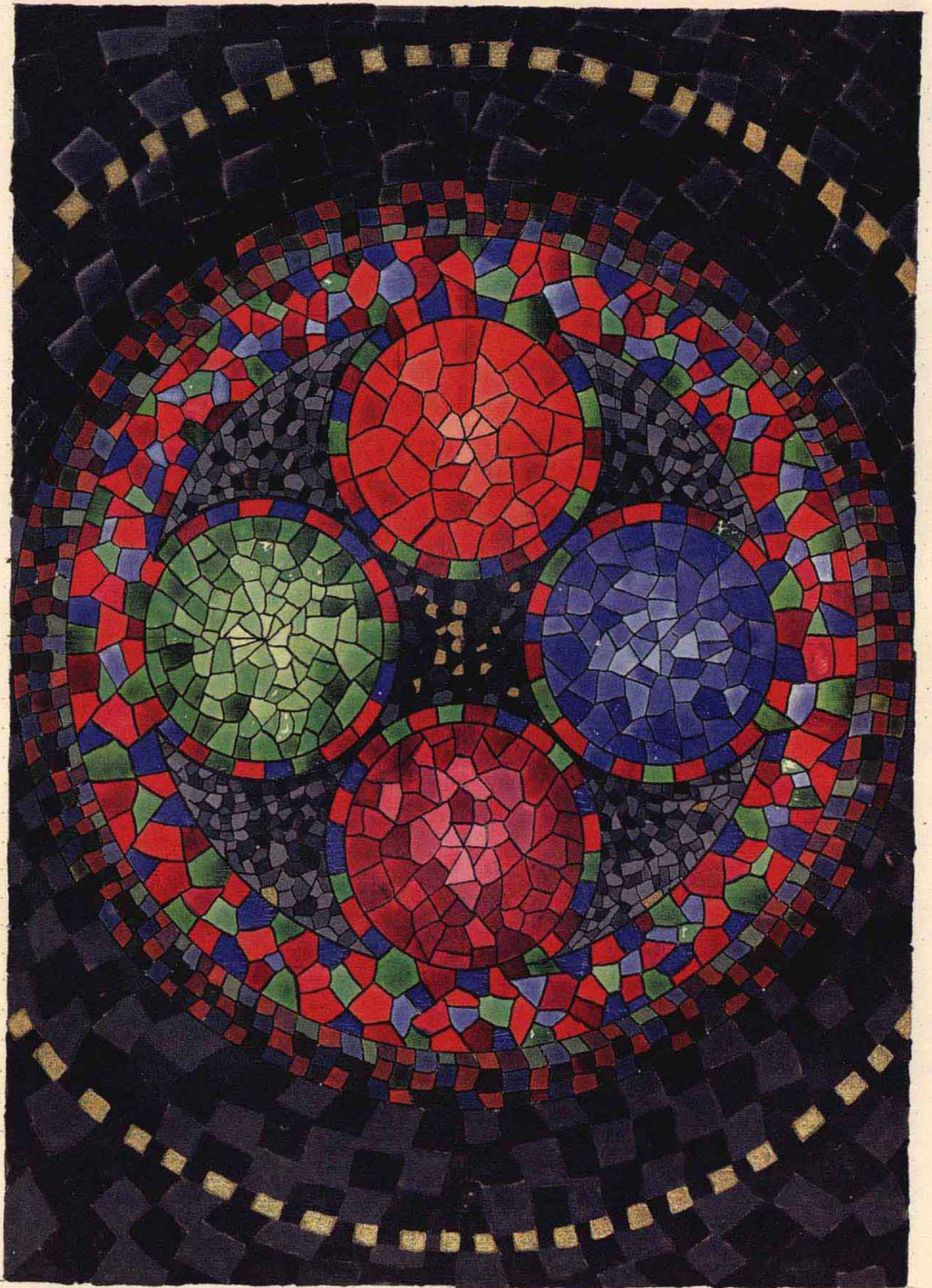
那原始力量是太阳的光芒，那是太阳之子自亿万年以来已经拥有的，他也让自己的孩子继承了。但当灵魂在这光芒中沉浸着，它会变得像神本身那样无情，因为你吃下的神性孩子的生命，在你的体内会变得像发亮的煤。这就像一团可怕而不灭的火。但尽管一切都很痛苦，你也不能任由它这样，因为它不会放过你。由此你就认识到你的神活着，而你的灵魂已经开始踏上无情的路径。你感到在你里面的太阳之火熄灭了，有一些什么添加到你身上，那是一种神圣的疾病。

有时候你不再认识你自己。你想要克服它，却被它克服了。你想给他设限，它却把你围住了。你想逃避它，它却与你同来同往。你想利用它，却成了它的工具。你打算思考它，却服从于它的想法。最终这不能逃避的恐惧抓住了你，因为它缓慢而不可抵抗地向你走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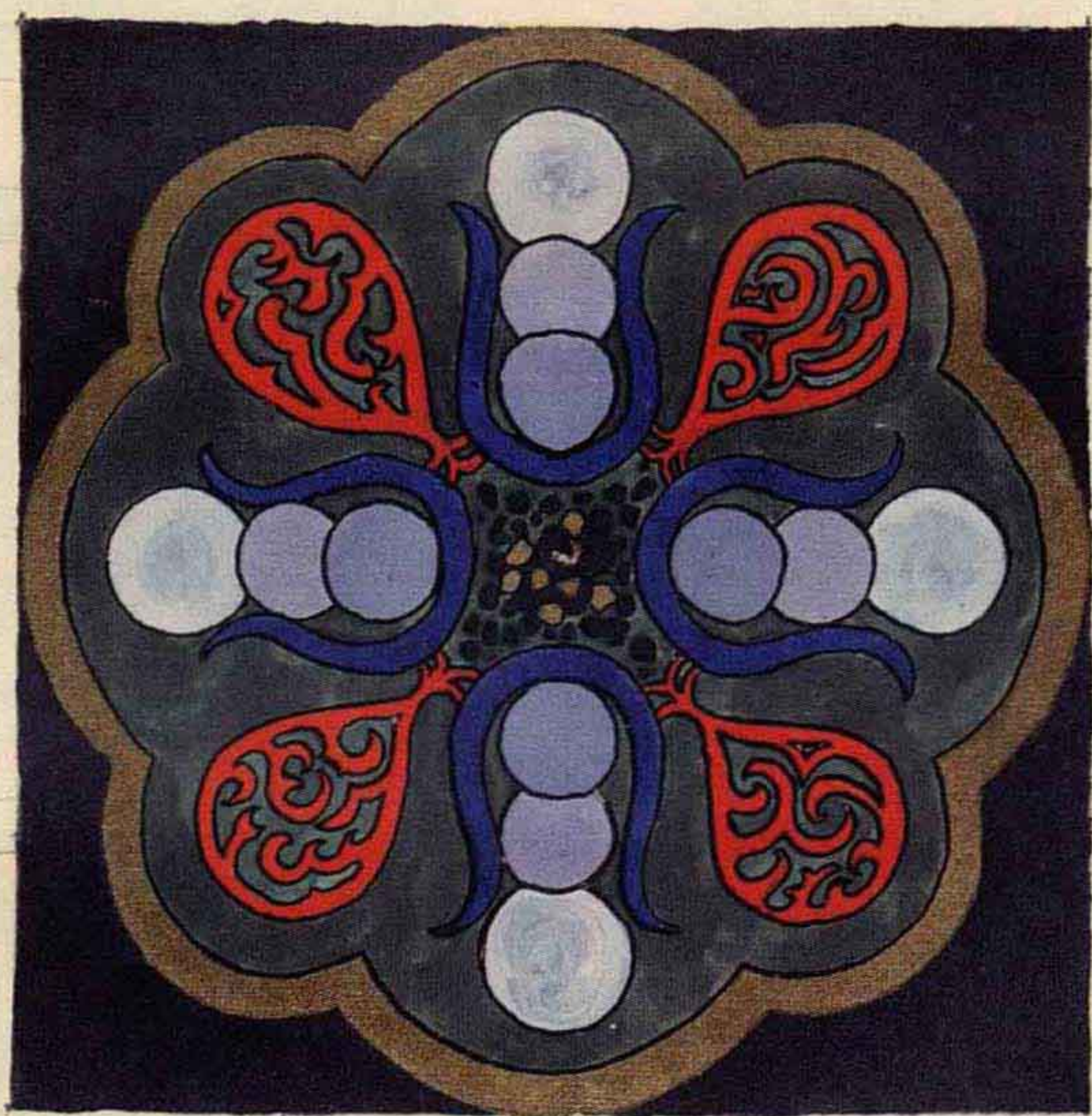
无处可逃，这样你就认识到真正的神是怎样的。你想出一些聪明的老调、预防的措施、秘密的台阶、借口、让人健忘的药水，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那火焰烧遍了你，那操纵的会逼使你上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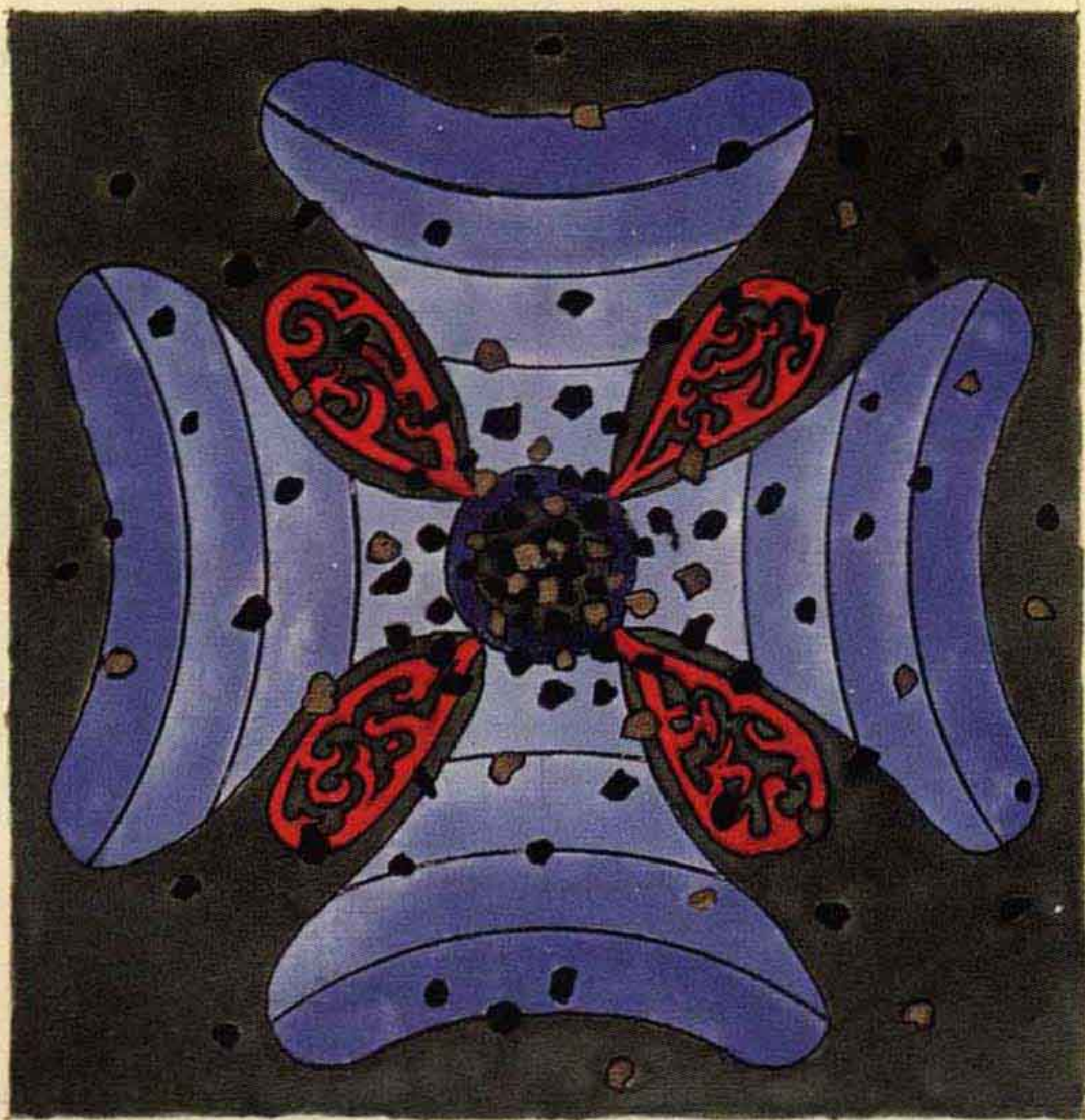
这道路可是我自己的，是我建立在自己身上的生命。神想要我的生命。他想要与我同往，与我一起坐在桌边，与我一同工作。他想要何时何地都存在。但我为我的神羞愧，我不要神性，而要理性。神性的对我而言是不理性的疯话，我痛恨它无意义地骚扰我有意义的人性活动。这就像是种不得体的疾病，经常溜进我的生命之路。对，我认为神是多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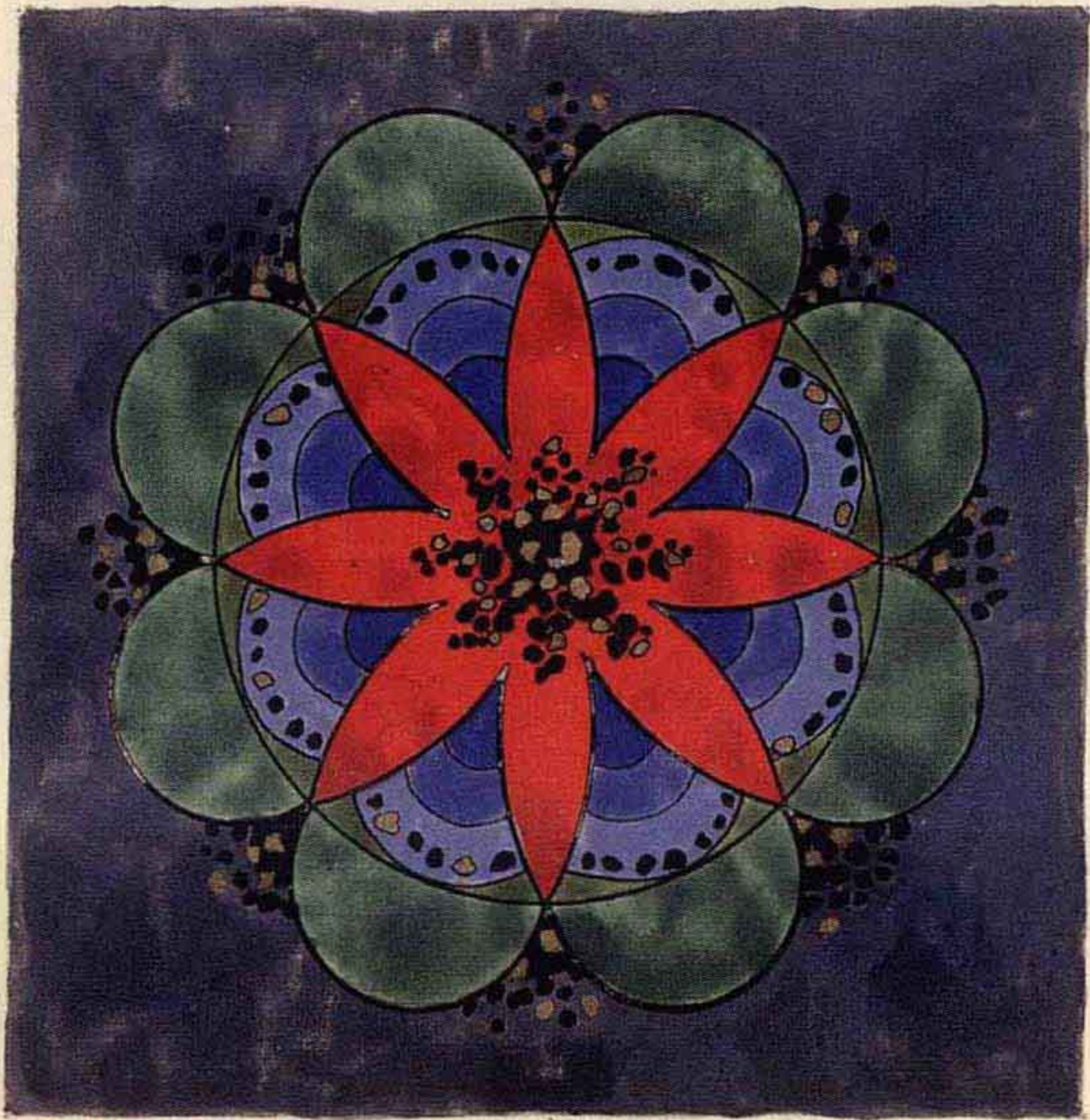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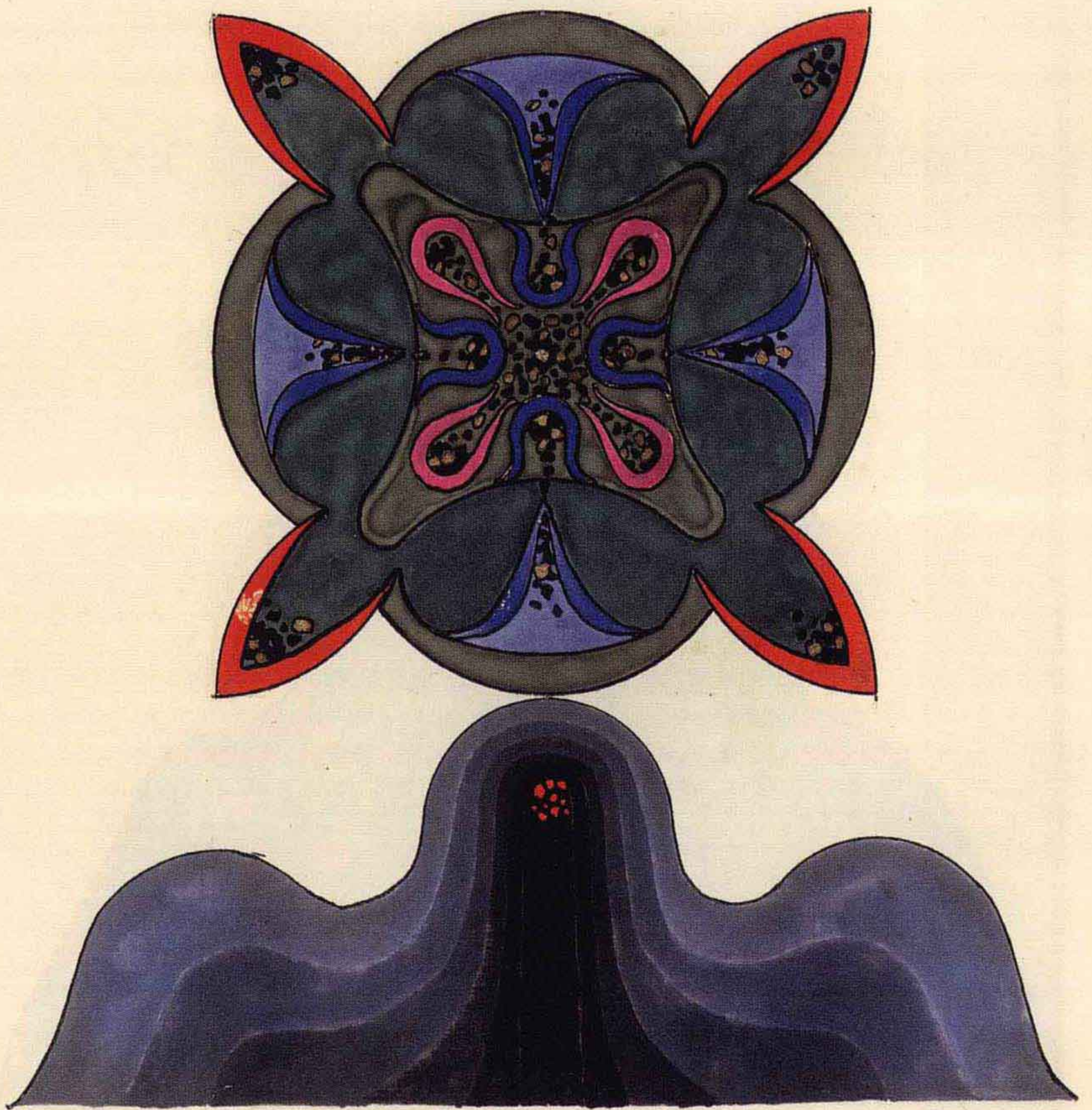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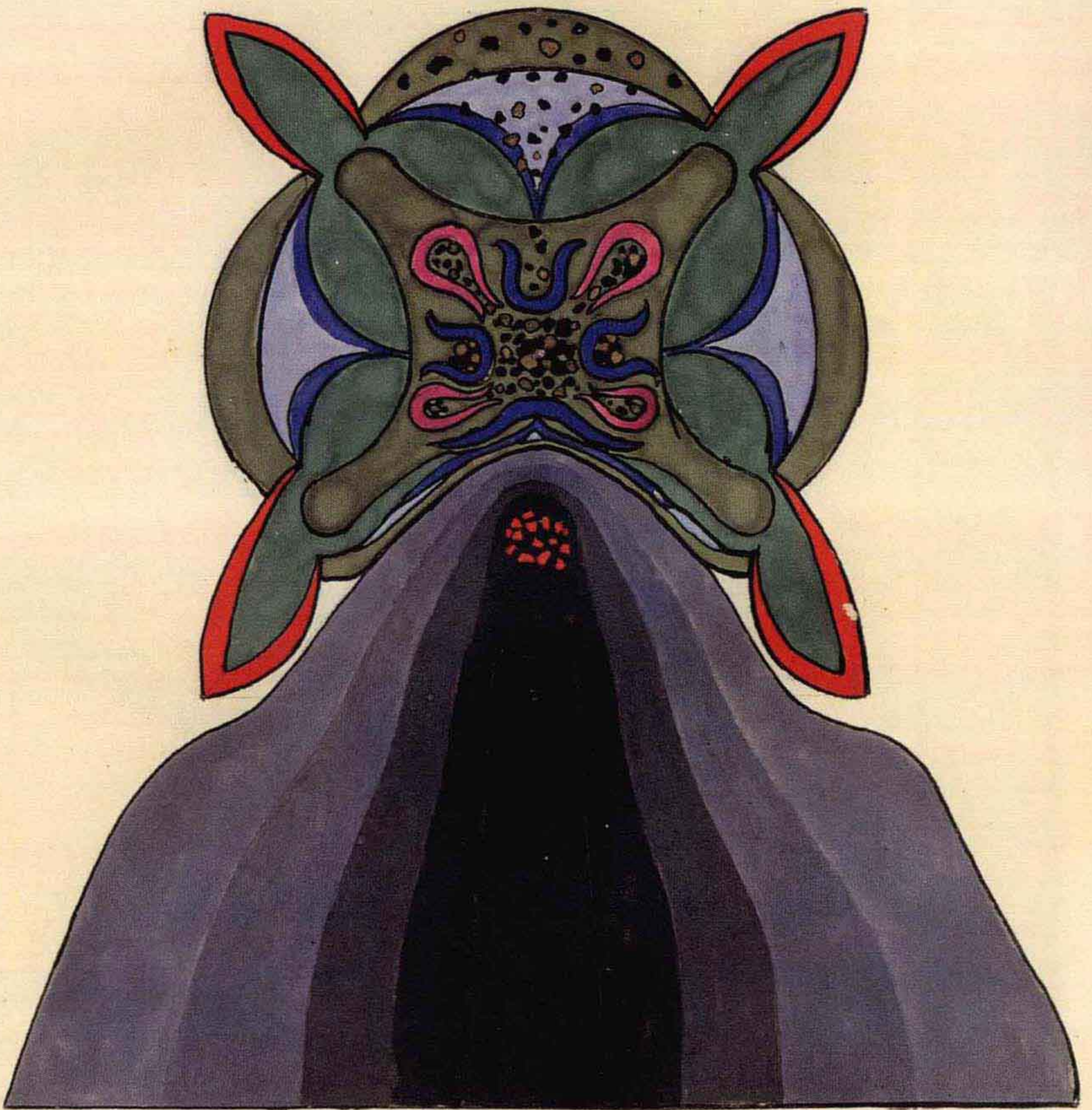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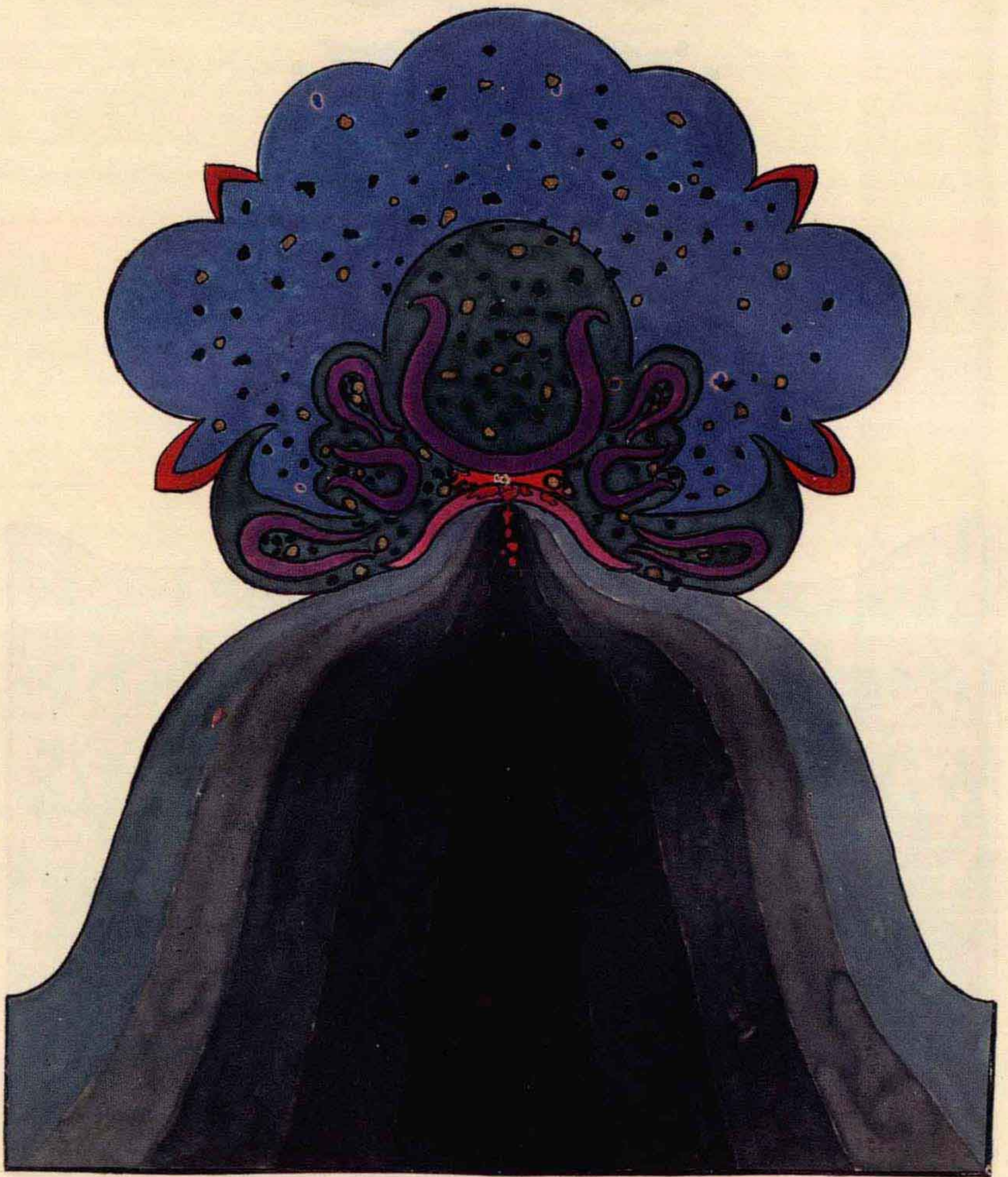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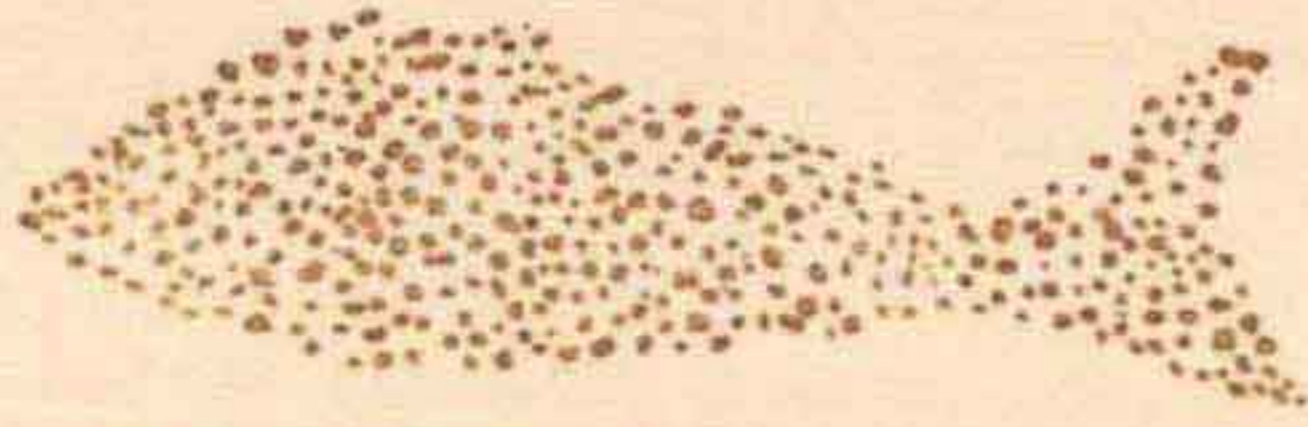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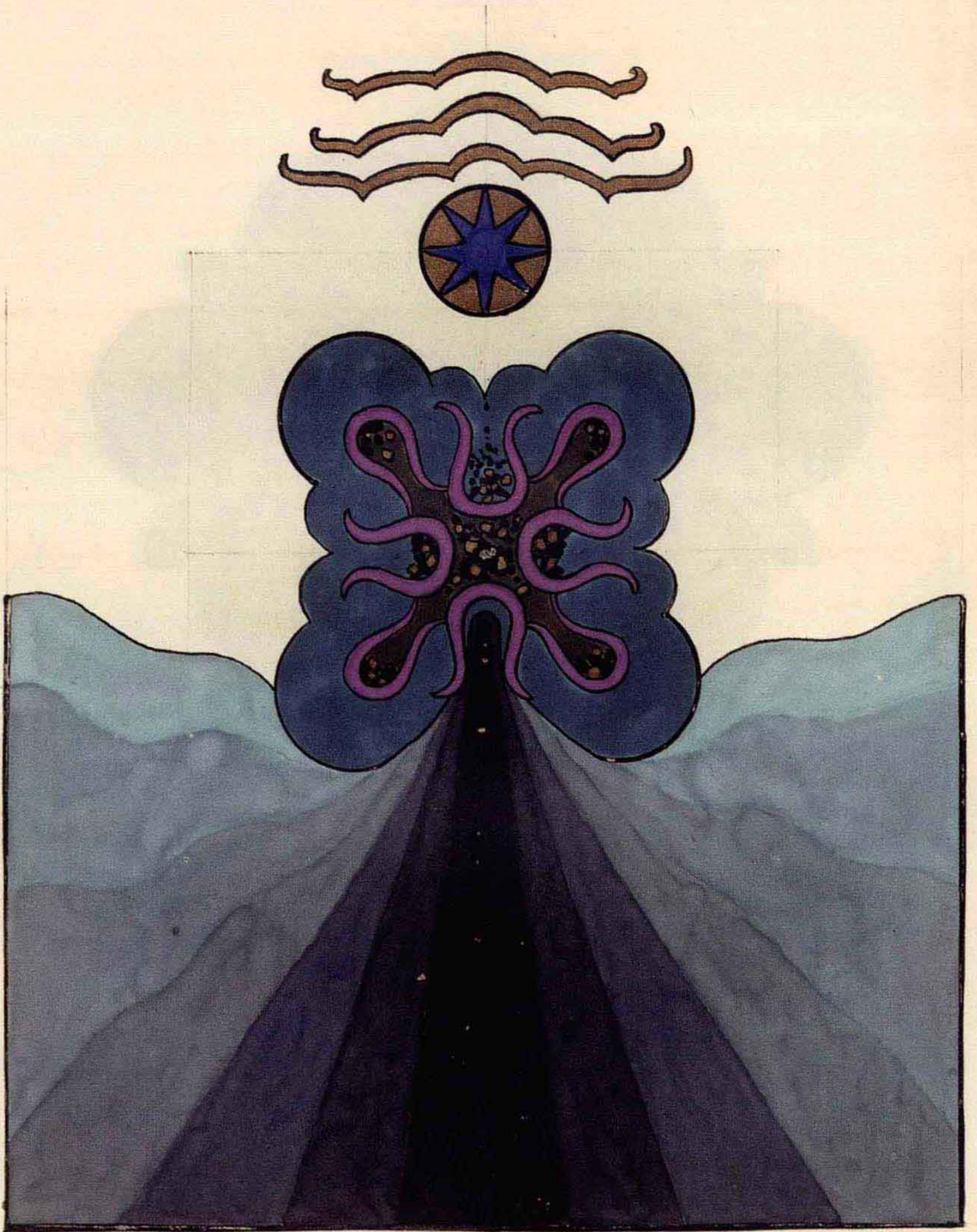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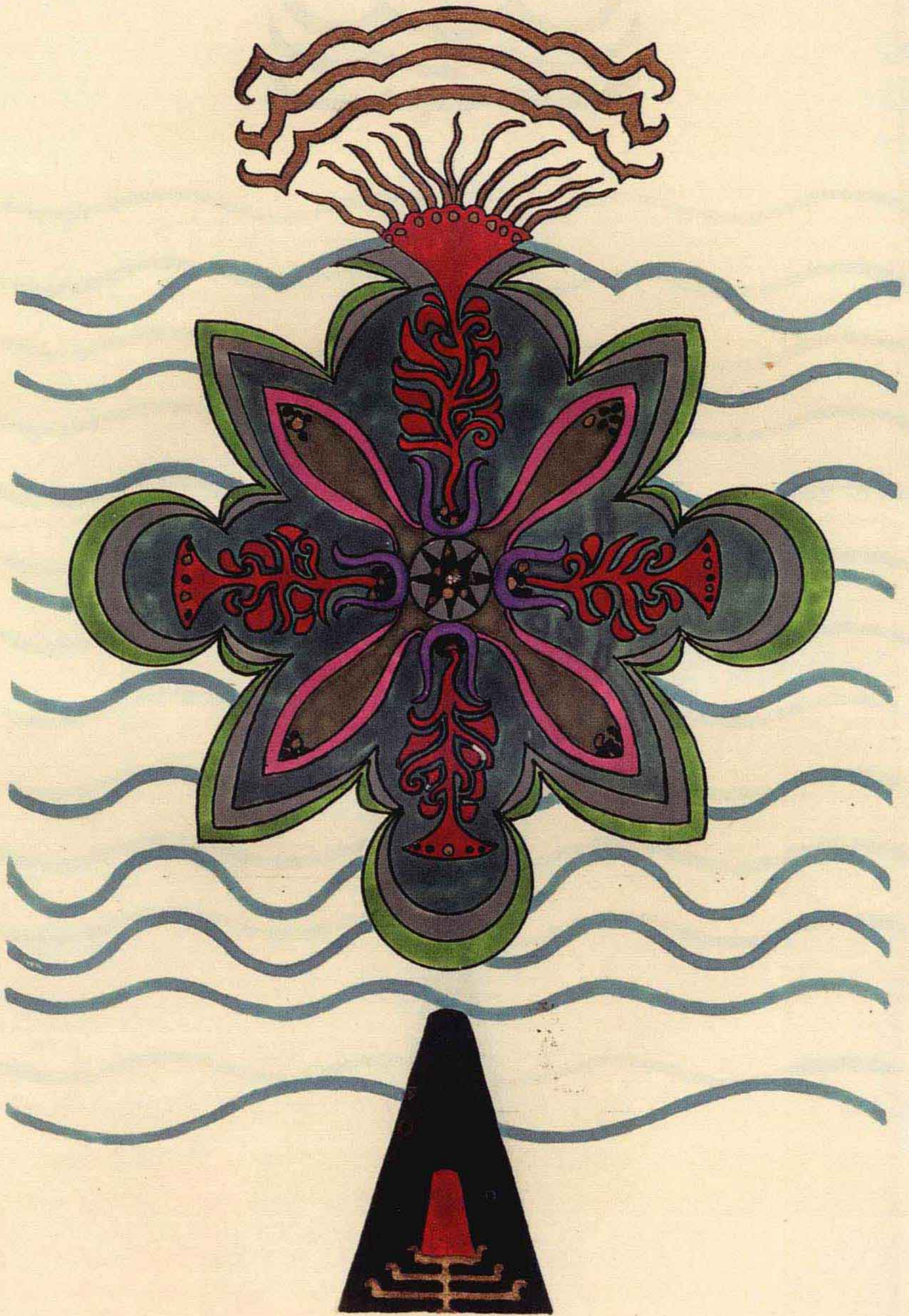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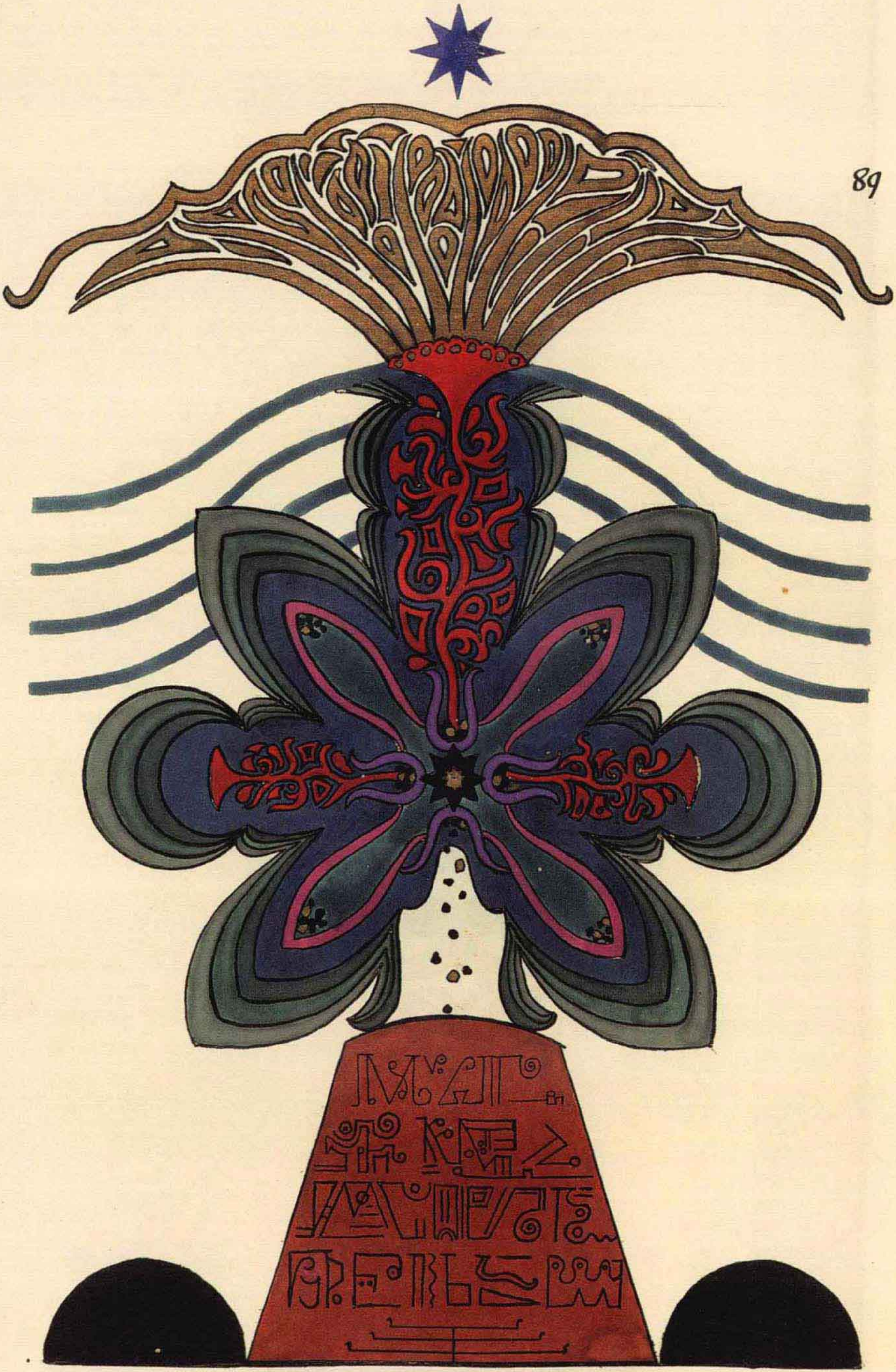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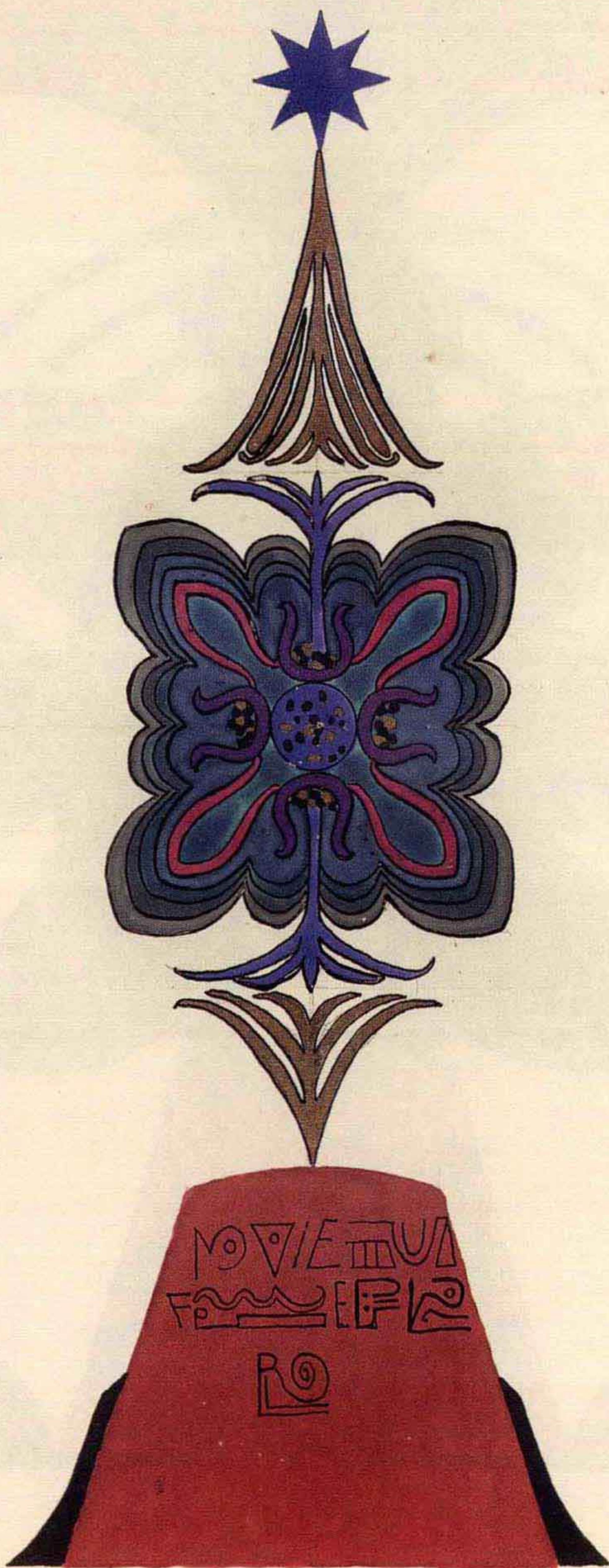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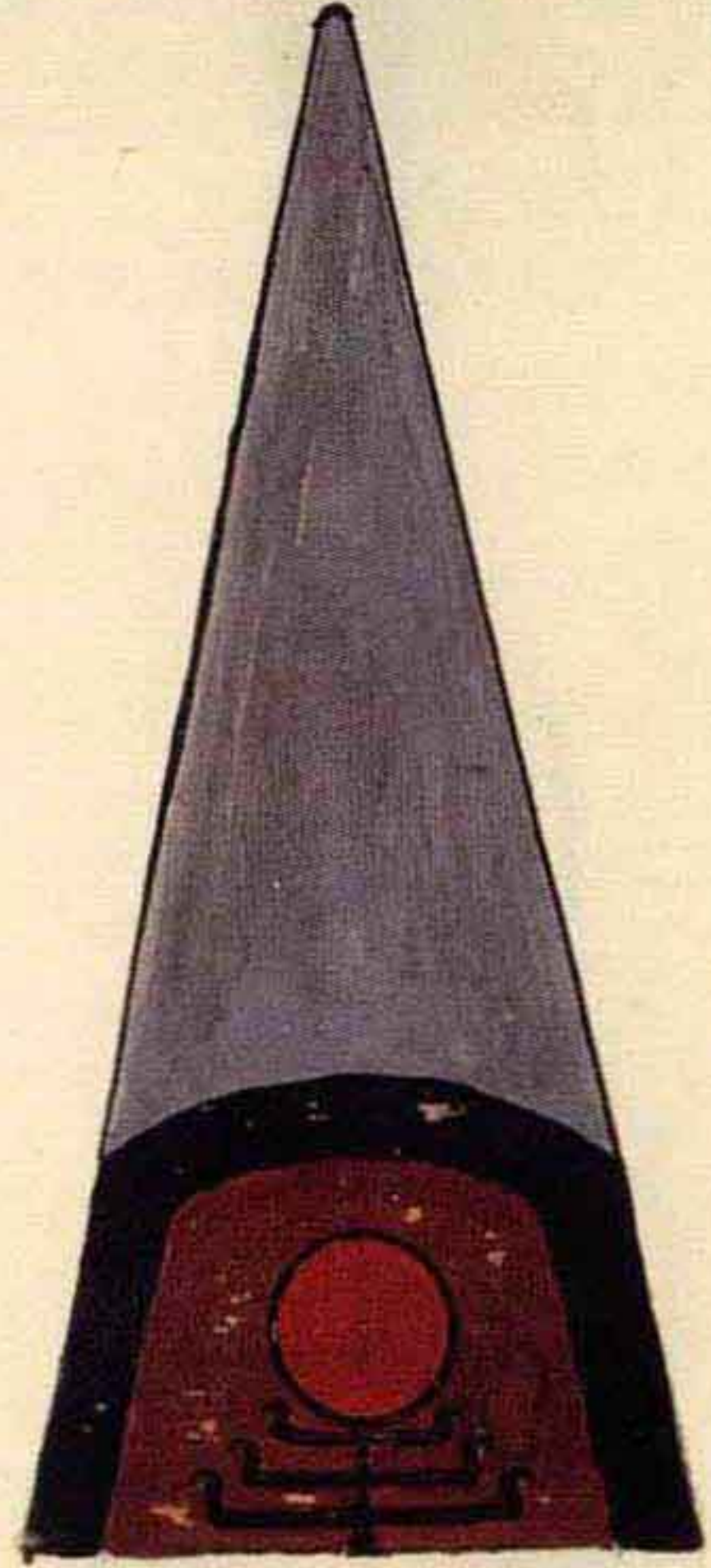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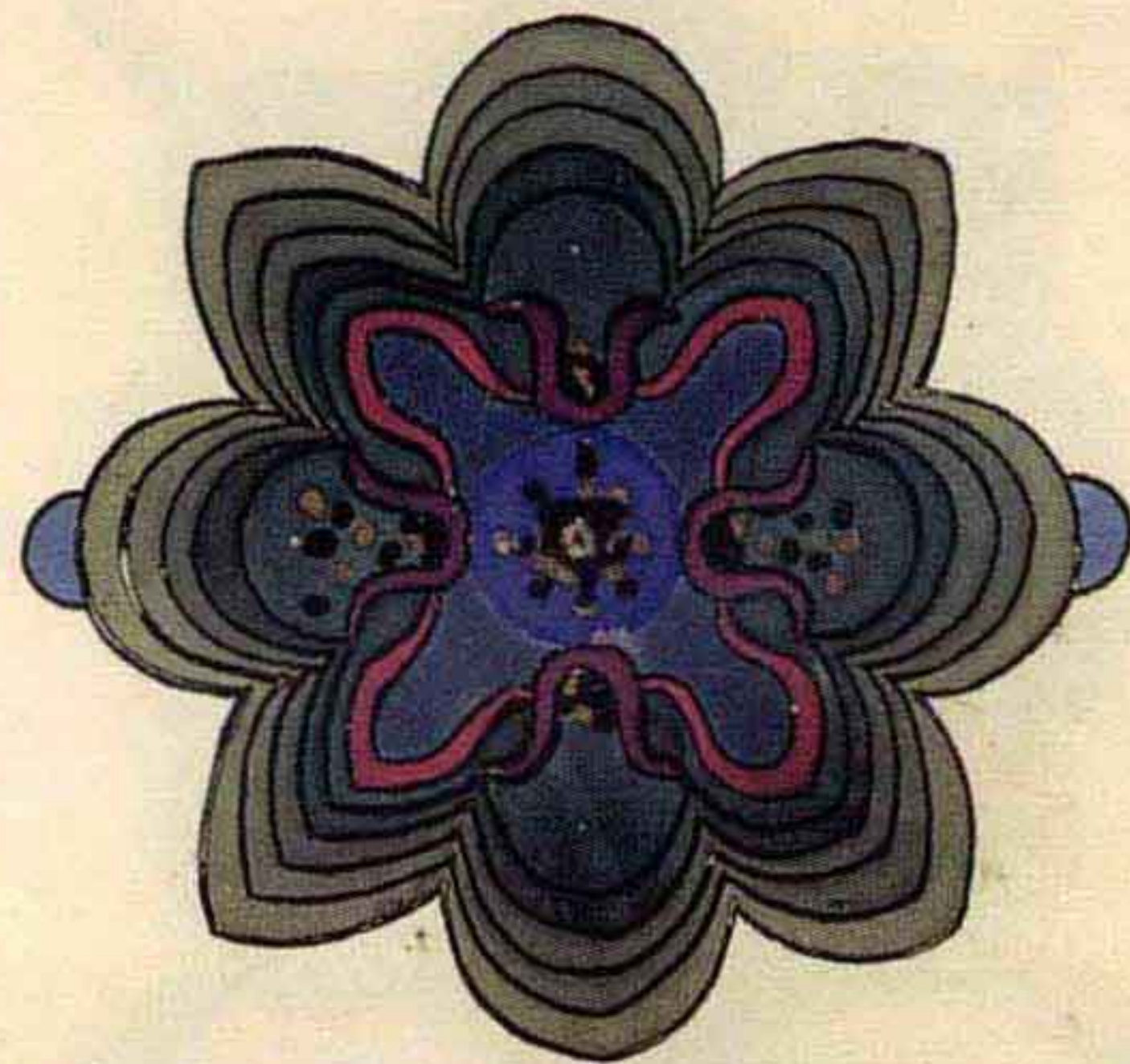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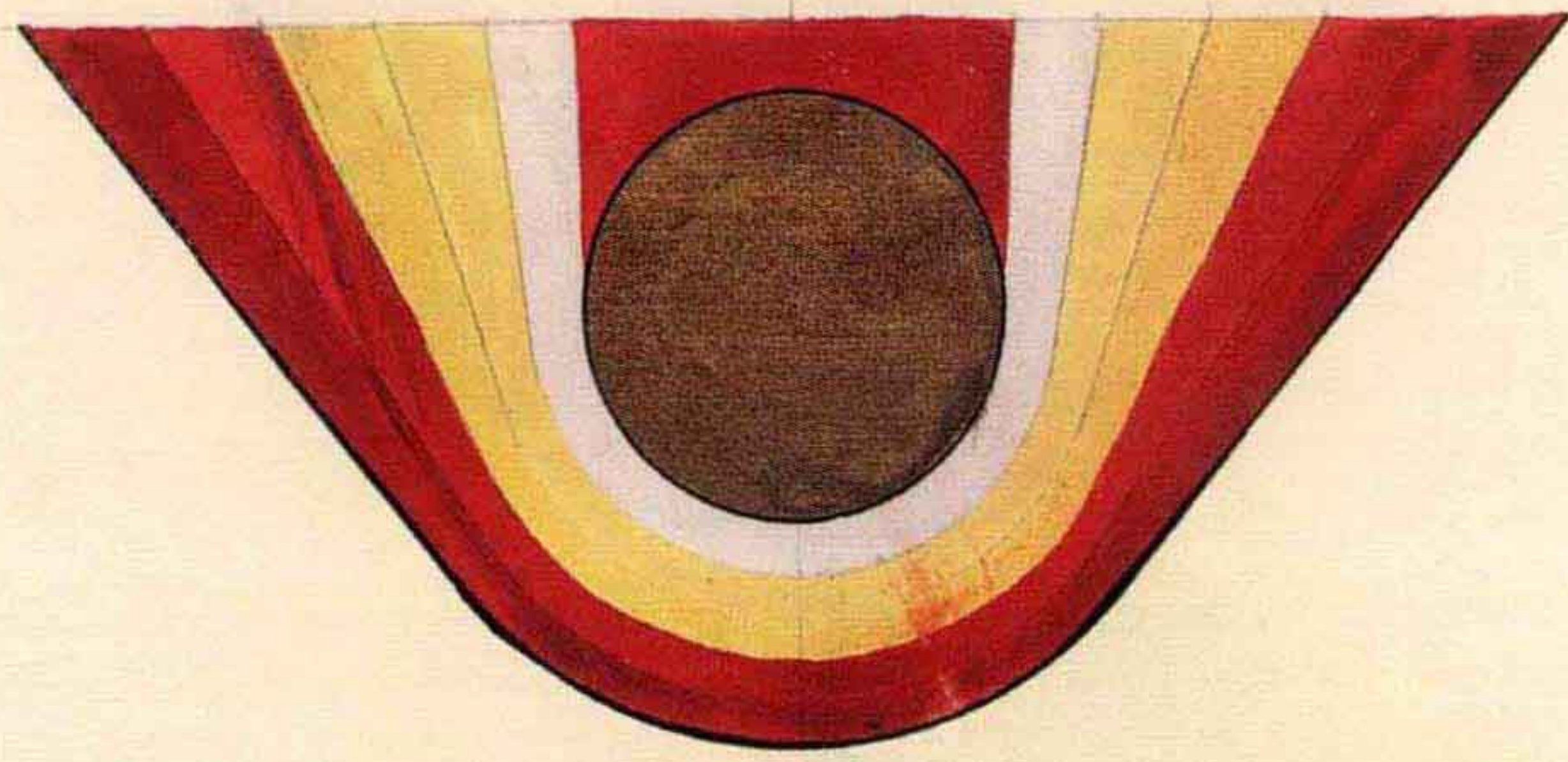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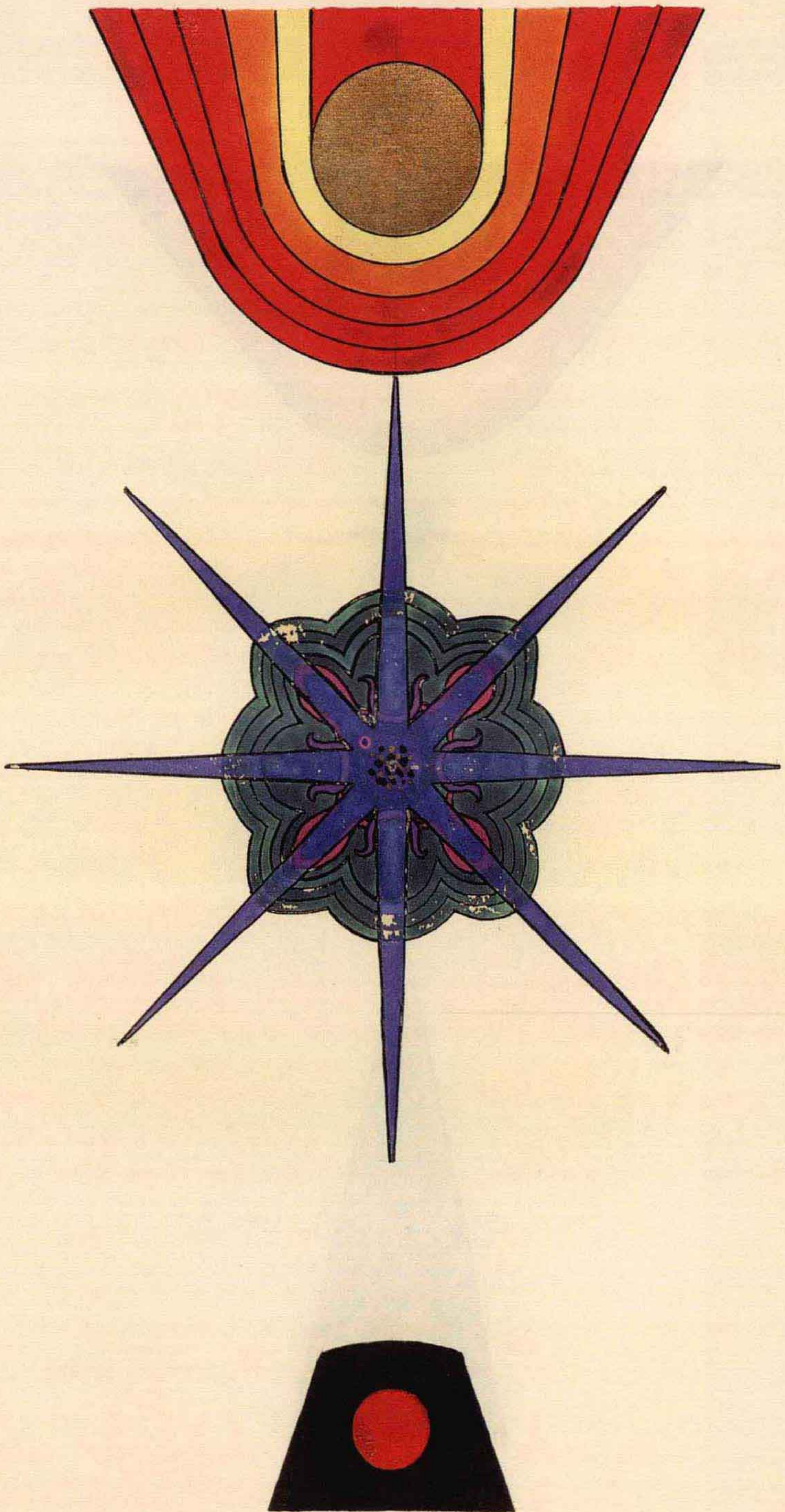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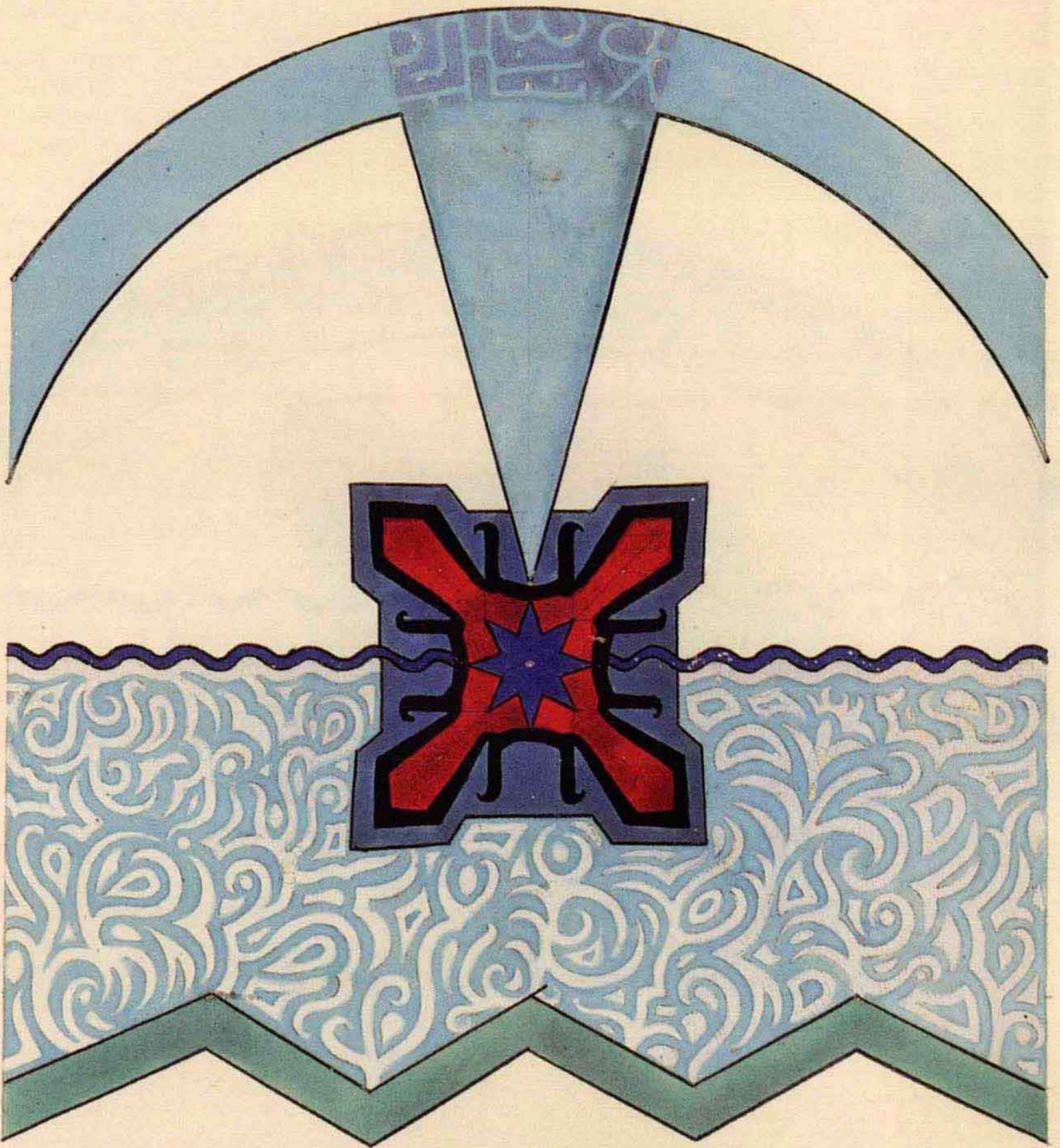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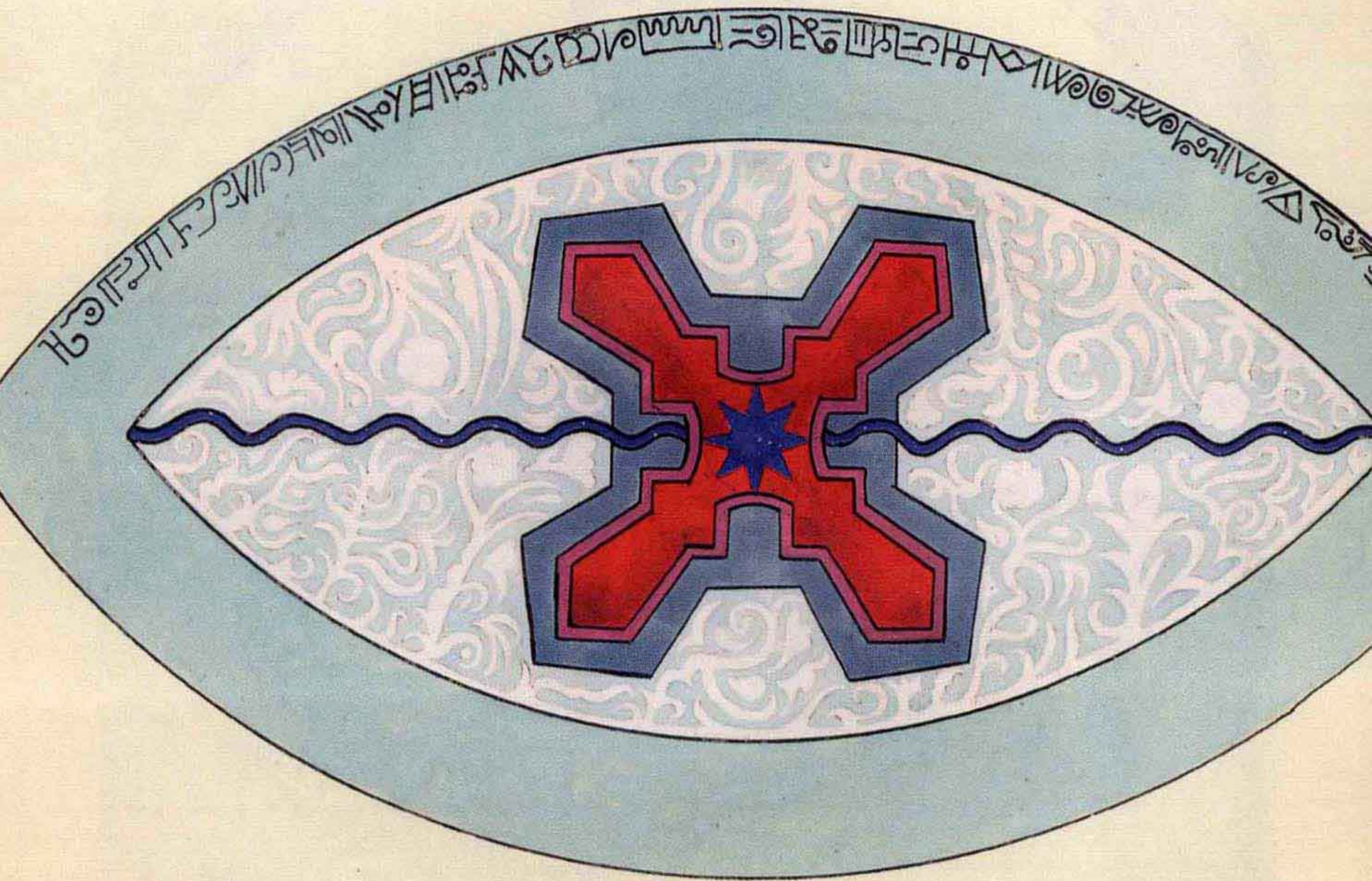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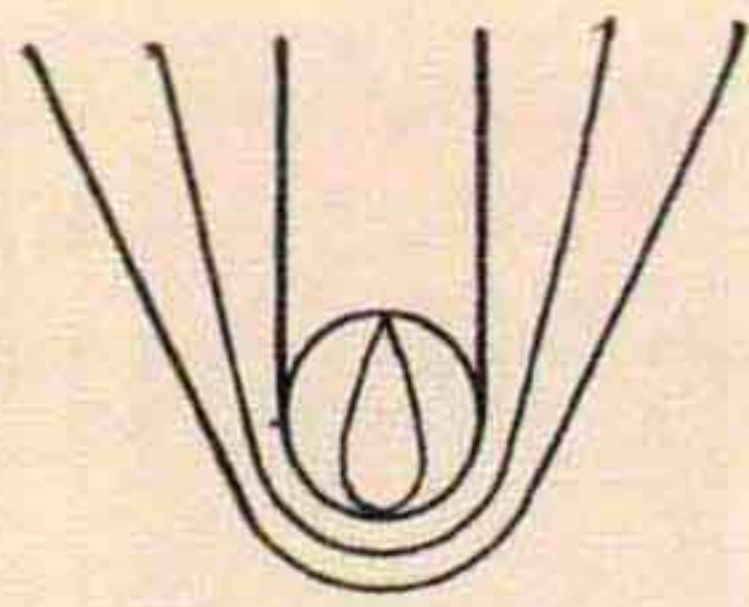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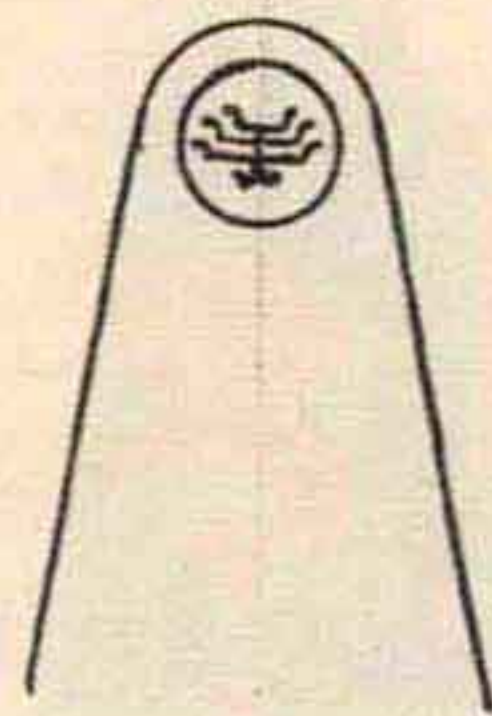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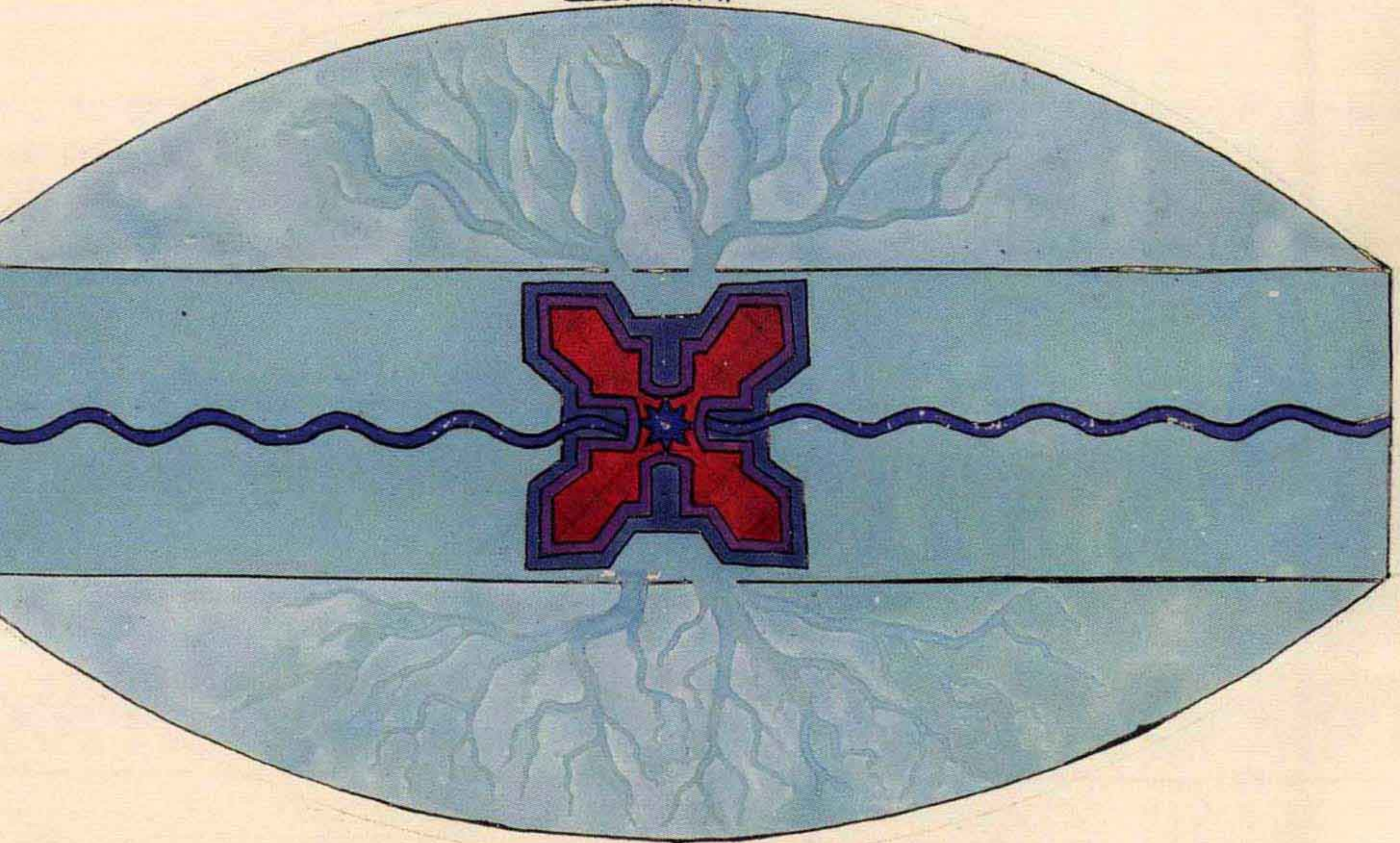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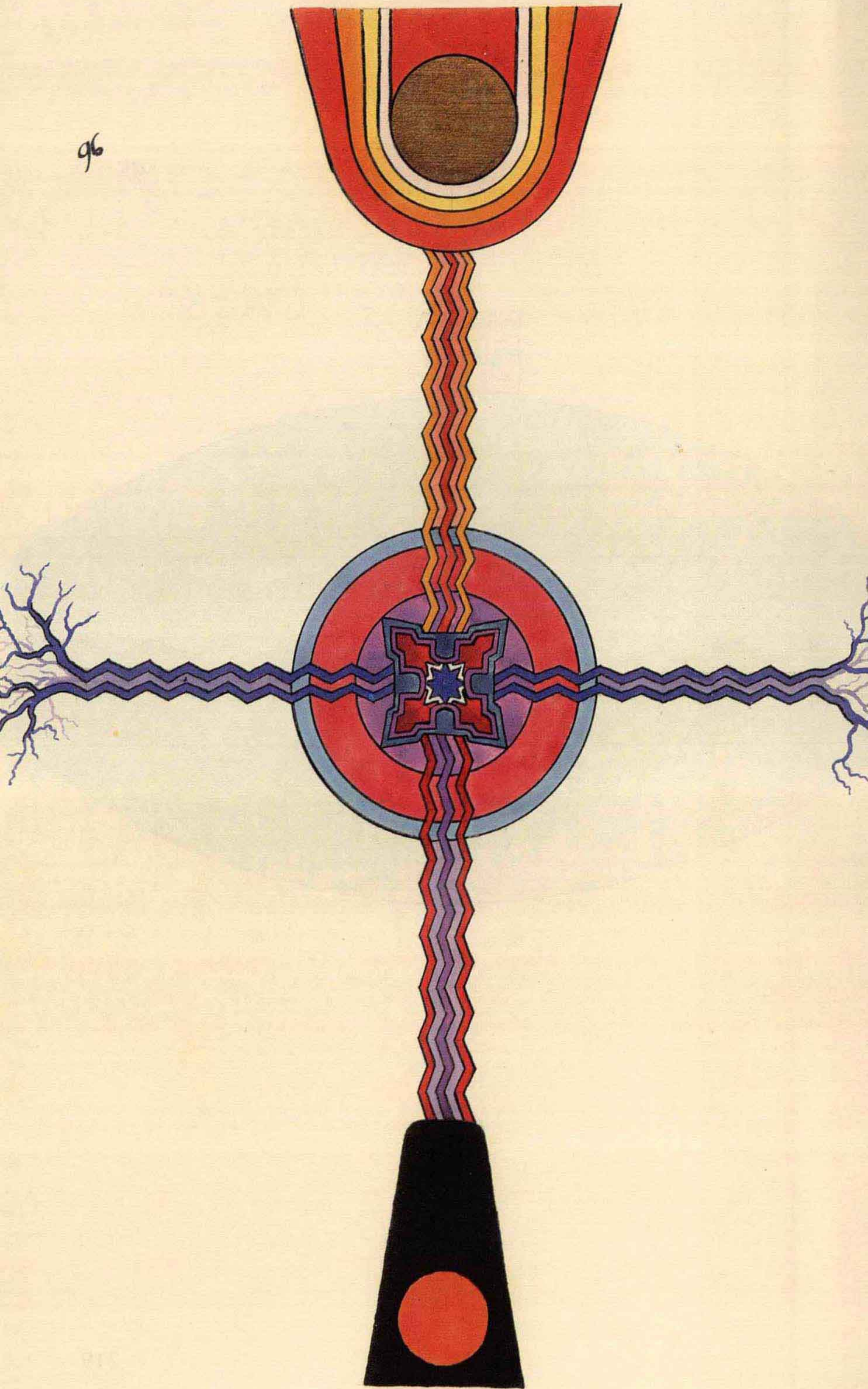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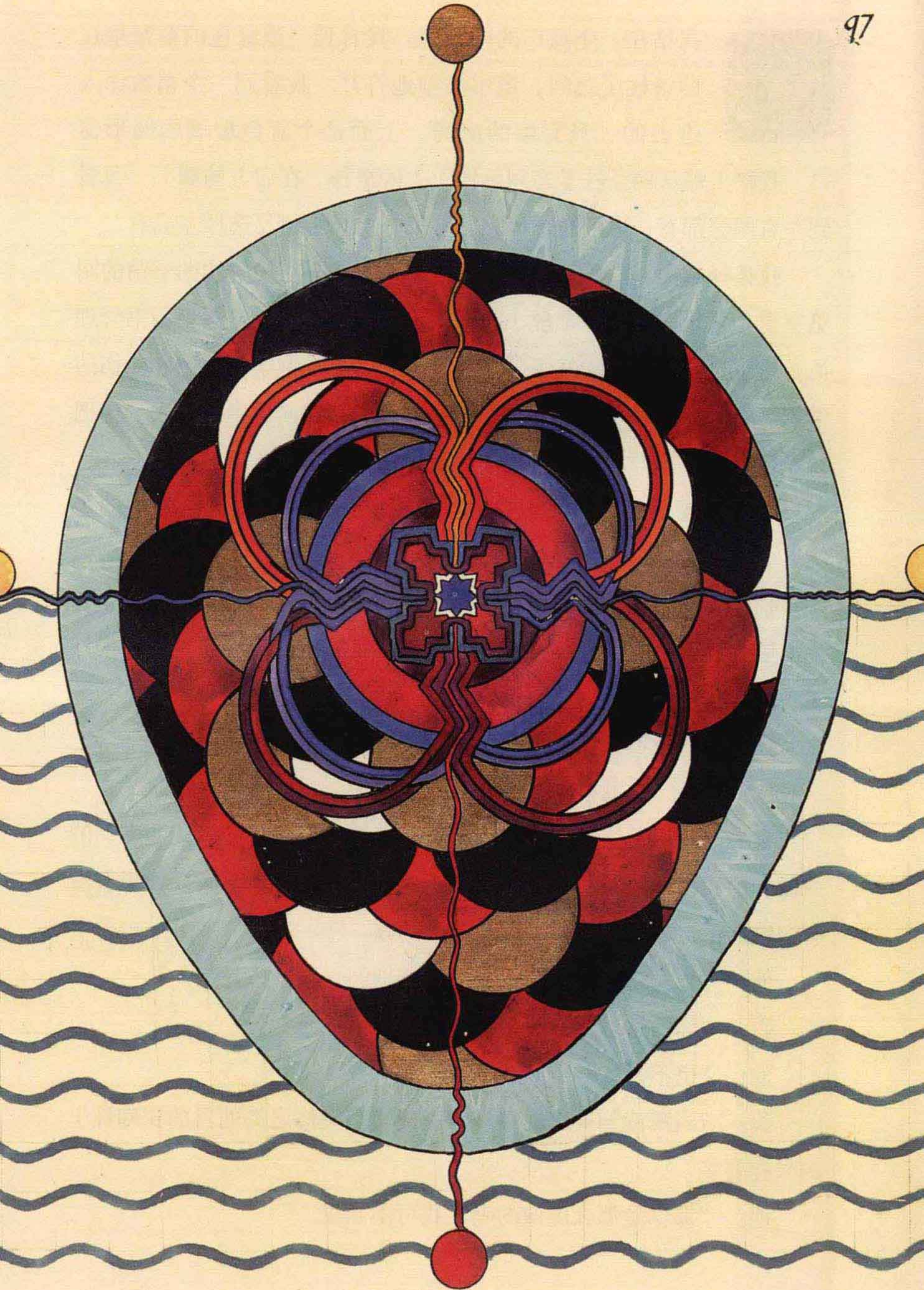
୧୩୩୩୩  
୩୩୩ ୩୩୩  
୩୩୩ ୩୩୩





96





## 第十四章 神圣的疯狂



我站在一座高广的殿堂里。我看到一道绿色的窗帘垂在两条柱子之间，窗帘静静地打开。我看到一个稍微深入进去的、只有墙的房间，上面是个蓝色玻璃的圆形窗口。我踏上那从两条柱子之间延伸上去的楼梯。在后方的墙上，我看到左右两旁都有一道门通往房间。看来好像我必须要选择左或右。

我选择右面。门开着，我走了进去，我在一座偌大的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背景里坐着一个瘦小的男人，他肤色苍白，显然是图书管理员。这里有一种抱怨的气氛，还有学术的野心、饱学的黑暗和受伤的学识。除了图书管理员之外我看不到其他人，我向他走了过去。他把目光从书本中挪开，说道：“你想要什么？”

我有点尴尬，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起了肯培的多马。

我：“我想要肯培的多马那部《遵主圣范》。”

他有点惊讶地看着我，就像他不相信我那样，他又让我填一张订书表格。我也觉得，直接要肯培的多马确实让人惊讶。

我：“你是不是惊讶于我要肯培的多马呢？”

他：“是，这书很少有人要，没想到你会对这书感兴趣。”

我：“我得承认，我也对这想法有点惊讶，但我最近读到多马的一段，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至于为什么我却说不上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正是《遵主圣范》的问题。”

他：“你对神学或者哲学有没有特别的兴趣？还是……”

我：“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读它来做灵修？”

他：“也不是。”

我：“当我读到肯培的多马时，确实是灵修之类的目的比知性上的兴趣要多。”

他：“那你是那么虔诚的吗？我可不知道。”

我：“你知道，我对科学的评价非常高，但生命中的确有些时刻，即使是科学也只能任由我们面对空虚和疾病。在这样的时刻，多马的作品对我意义重大，因为它是为灵魂而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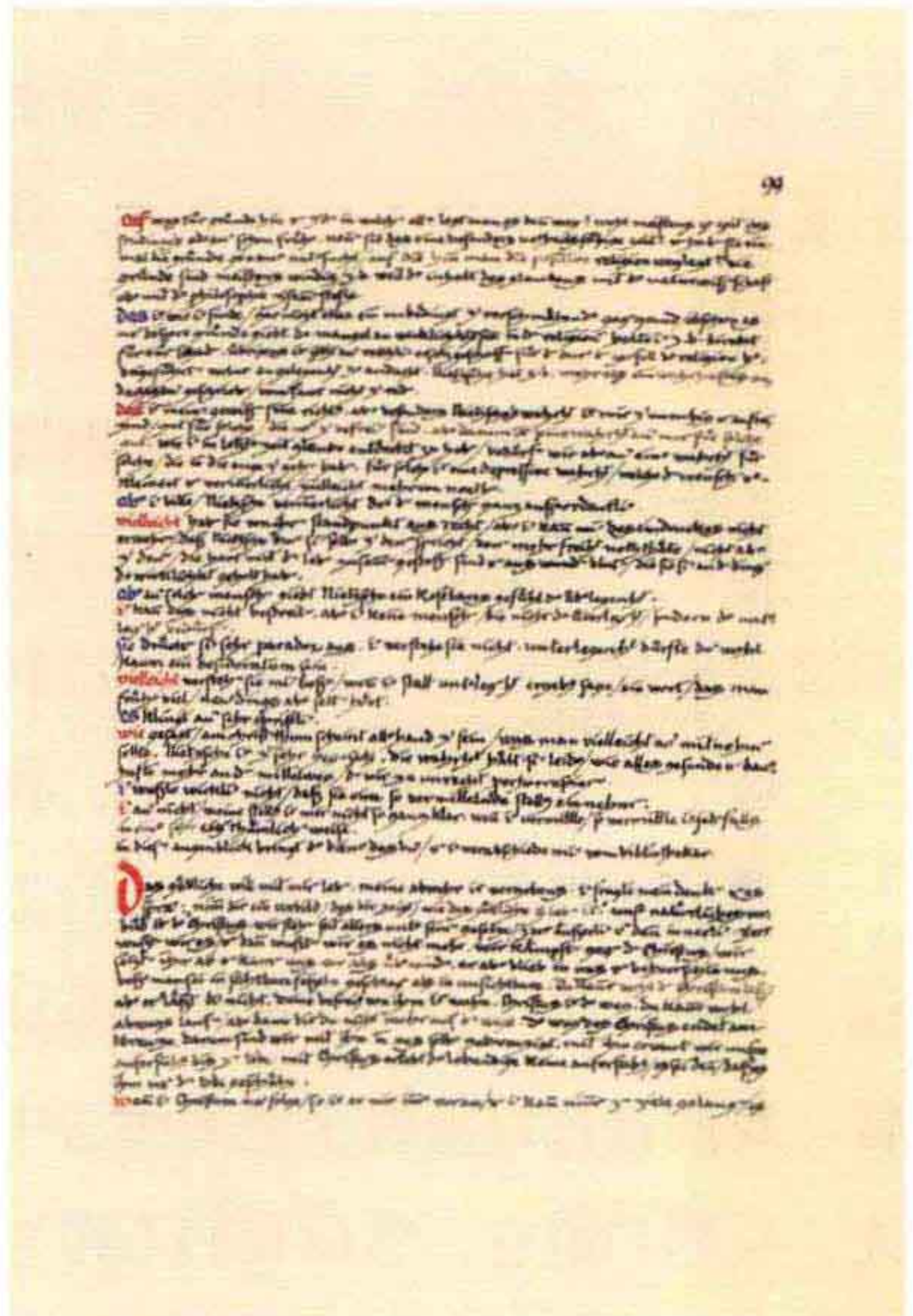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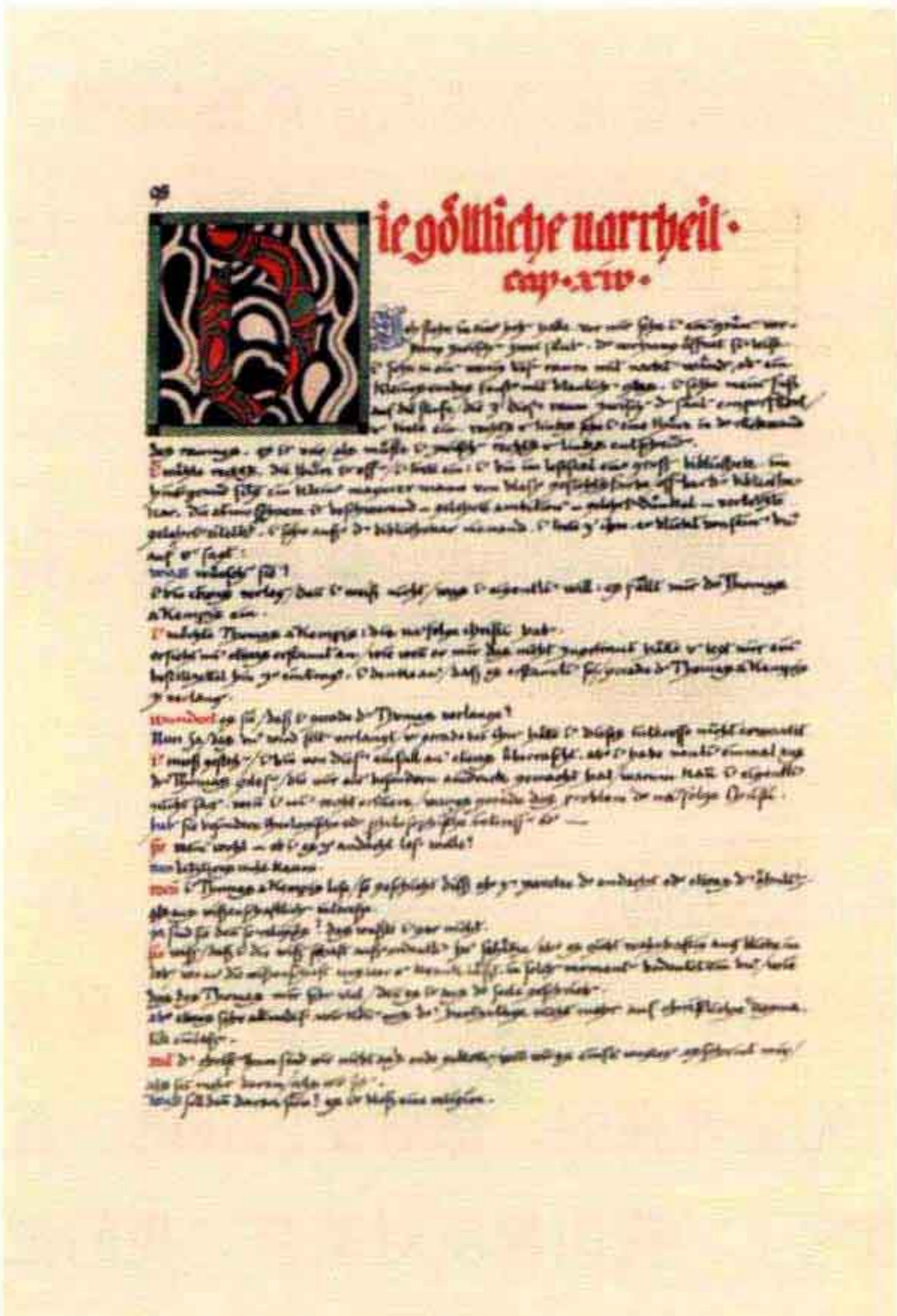
他：“但这已是很老套的，我们今天可不能只遵照基督教的教条而行。”

我：“对于基督教，我们不能把它搁在一旁，就当成了下了最后的定论。在我看来，其中有比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地方。”

他：“其中还会有什么呢？它不过是宗教而已。”

我：“出于什么原因，从什么时候开始人把这事搁到一旁？大概是在大学时期或者是更早吧。你会说那是特别明智的时间吗？而你有没有详细研究过人把积极的宗教搁到一旁的的原因？那些原因多半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因为信仰的内容跟自然科学或是哲学有所冲突。”

他：“我认为这种反对的说法也不能一下子就否定，哪怕还有其他更好的原因。比如说，我认为宗教都缺乏现实意义是个缺点。而且，宗教衰落让人失去灵修的机会，现在也有了丰富的补偿，比如尼采就写过不止一本名副其实的灵修书，浮士德就更不用说了。”



我：“这在某些意义下是对的，但是尼采的真理对我来说太不安，太具挑衅性，当然，对那些尚未解放的是好事。正因如此，他的真理也只是对那些人有好处。我想我最近发现了，我们还需要真理，为了那些被逼到角落里的。对于他们而言，一种抑郁的真理使人更为渺小、更为内向，他们也许是更有需要的。”

他：“但我想，尼采把人内化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也许你的立场是对的，但是尼采的话是对需要更多自由的人说的，而不是对那些与生命强烈冲突、伤口淌着血、把自己带到现实的事物里去的人说的。”

他：“但也正是尼采给这些人宝贵的优越感。”

我：“我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我认识一些不需要优越感，而需要自卑感的人。”

他：“你说得很吊诡，我不明白。自卑大概不会是人所渴望的事吧。”

我：“如果说谦逊而不是自卑，也许你更能理解吧。这个词语从前听得多，现在却不常听到了。”

他：“这听起来也像基督徒似的。”

我：“我说过，在基督教看来，毕竟有些东西是人应该抱持的。尼采反对的也太多了。不幸地，就像所有健康持久的事，真相却往往在中庸之道，那是我们不当地避过了的。”

他：“我确实没想到，你抱持的是如此和解的立场。”

我：“我也想不到，我的立场也不是那么清晰的。如果说我是在调解，那我也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调解。”

这个时候仆人把书拿来了，我就告别了图书管理员。

神圣的想要与我同住，我的防卫是徒劳的。我问我的思维，而它说：“举个例子，告诉你神圣是如何生活的。”我们的例子当然是基督。我们自古以来处于他的律法中，先是外在的，然后是内在的。首先，我们知道它，然后我们不再知道它了。我们曾反对基督，我们把

他赶下来，得胜者来到我们面前。他却留在我们里面，征服了我们。

困在可见的囚牢里比无形的要好。你也许能离开基督，他却不会离开你。你要从他那里解放是个妄想。基督就是道路。你可能踏上歧途，但之后你也就不再在路上了。基督之路在十字架结束，所以我们在里面与他一起被钉上十字架了。我们与他一起等待复活，直到死亡。与基督一起的生者不能经历复活，那在死亡之后才能发生。

若我模仿基督，他永远在我的前面，我永远无法达到目标，除非在他里面。但我因此走出我和时间之外，穿越并走进如是的我。我落到基督和他的时代，是它把他塑造成这样的。而我也就走出了自己的时代，虽然我是活在这个时代，而我在基督的生命和我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生命之间分裂了。若我要真正明白基督，我得领会基督如何度过他的生命，而不是追随模仿他本人。他可没有模仿的榜样。

因此，当我真正跟随基督，我不是追随任何人、模仿任何人，而是在走着我自己的路，我也将不再自称为基督徒。首先，我想模仿基督，跟随他。虽然是我自己的生活，但我想遵照他的诫命来过活。我内在的声音起而反抗，想要提醒我，我这时代也有它的先知，他们与过去带给我们的负担所造成的枷锁搏斗。而我没能把这时代的先知与基督团结起来。一方需要记挂，另一方却需要离弃；一方要求人谦逊，另一方却要求人有意志。我该如何看待这种矛盾，而不对其中之一失诸偏颇？我无法想通，大概自己会先好好存活。

所以我决定前往低下的普通的生活，前往我的生活，并在我正好站着的那里开始。

当思维走到了不可思考，那么就是回到俭朴生活的时候了。思维解决不了的事，生活能够解决，而行动决定不了的，留给思维来打点。当我一方面攀上了最高和最难的，又希望在更高处寻得救赎，那真正的办法就不在高处，而在于深层里，因为只有我的另一面才能领我超越自己。但接纳另一面意味着下落到那相对的，从认真到荒谬，从悲伤到快乐，从美到丑，从纯净的到不纯的。

## 第十五章 第二夜



当我离开图书馆，我又站在那前厅。这次我望向左边的门。我把那小书藏在了包里。我走到门前，它也是开着的，后面是个很大的厨房，灶台上有一个巨大的烟囱。

房的中间有两张长桌，旁边是长椅。沿着墙壁竖着货架，上面放着黄铜和紫铜的锅和其他罐子。炉灶前有一个高大的胖女人，身穿格子围裙，显然就是厨师。我带着惊讶地跟她打招呼，她看来也有点尴尬。我问她：“请问我可以进来坐一会儿吗？外面很冷，我得稍等一下。”

她：“请坐吧。”

她在我面前抹桌子。因为我不知道还可以干什么，我就把多马拿出来看。厨娘很是好奇，偷偷地看着我。她在我前面走来走去。

她：“容许我问一句，你是个灵性导师吗？”

我：“不，为什么你这么想呢？”

她：“啊，我这么想，只是因为你看的小黑书。我的母亲也留给了我一本，愿她安息吧。”

我：“那是一本什么书呢？”

她：“《遵主圣范》。真是一本美妙的书，我经常用它在晚上灵修。”

我：“你猜对了，我看的这本也是《遵主圣范》。”

她：“若你不是神父，我才不相信你这样的先生会读这样的一本小书。”

我：“为什么我不应该读这书呢？它是对的话，对我也有好处啊。”

她：“我的母亲在临终时床边还放着这本书，她在去世之前亲手把这书给了我。”

她说话时，我就心不在焉地翻着那书。我的目光落到了第十九

段：“义人能够立志，其功劳在于上帝的恩惠，多于在于自己的智慧，因而他们凡事上都依靠他。因为谋事在于人，成事却在于神。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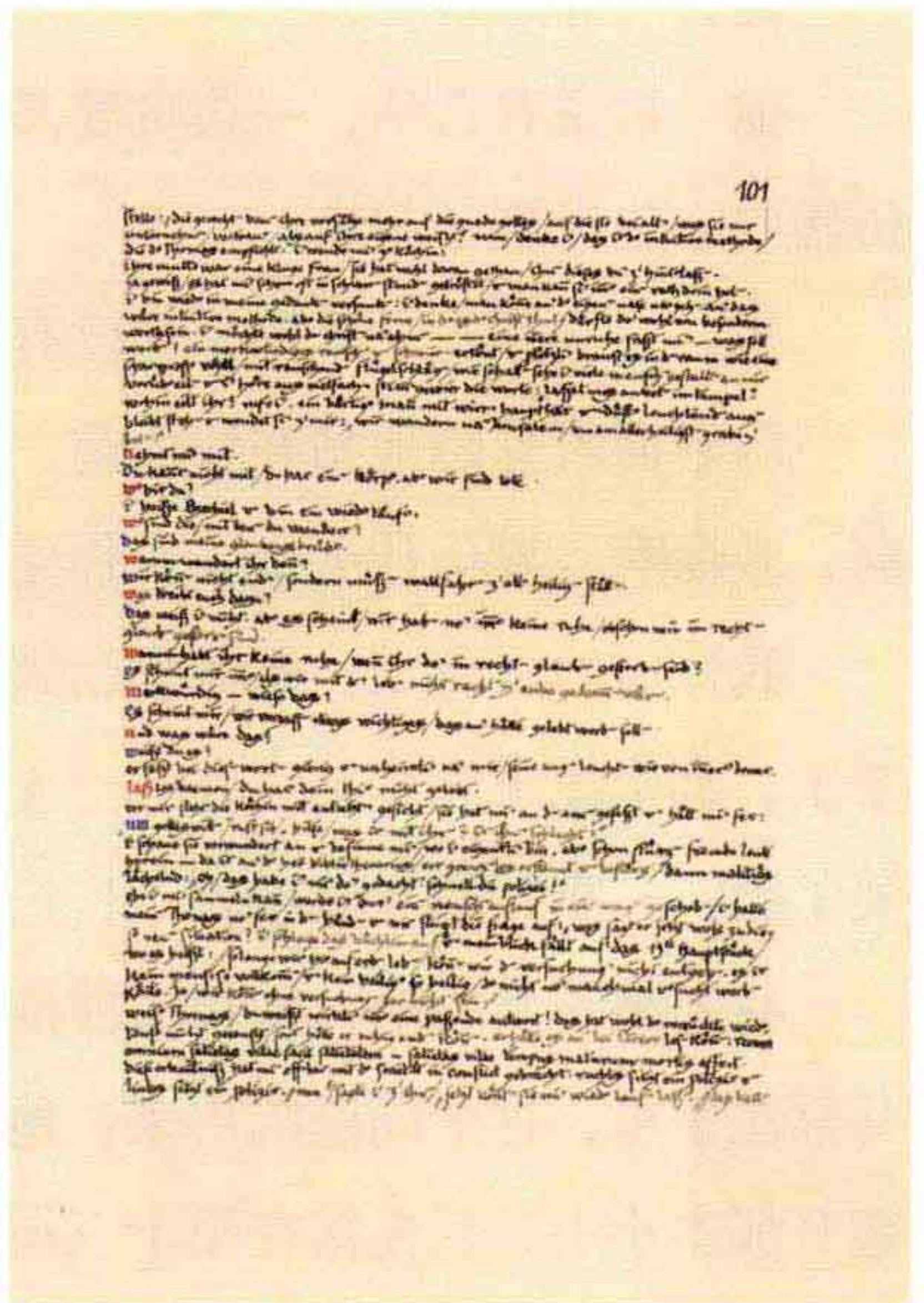
我又想，这是多马所建议的一种直观的方法。我转向厨娘，说：

“你的母亲是位聪明的女士，她把这本书留给你是对的。”

她：“这是当然，这书在困难的时候安慰过我很多次，在这里总是可以得到建议。”

我又陷入了思考里。我想人也可以跟随自己的鼻子，这也是种直观的方法。但是基督所用的妙法也许有它特殊的价值。我大概会模仿基督，内心的躁动抓住了我。那是什么？一阵奇怪的噪音和波动响起，突然房间里发出一阵鸟群般的啸声，还有急激的拍翼声。我看到很多阴影般的身影匆匆闪过，我又反复听到这话：“让我们在圣殿里敬拜。”

“你们要赶往哪里？”我喊道。有一个头发凌乱、满脸胡子的男人，他深深的眼睛直勾勾地放着光，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要走到耶路撒冷去，到最神圣的坟墓前祈祷。”





我：“带我一起去吧。”

他：“你不能一起来，你有身体。但是，我们都已死去了。”

我：“你是谁？”

他：“我叫以西结，我是再洗礼派的。”

我：“跟你一起走的那些是谁？”

他：“是我教内的弟兄。”

我：“你们为什么要去呢？”

他：“我们不能停下，必须到所有的圣地去朝圣。”

我：“是什么驱使你们的？”

他：“这我可不知道。但似乎即使带着正确的信仰死去，我们仍然不得安宁。”

我：“你们带着正确的信仰死去，为什么得不到安宁呢？”

他：“我总是觉得，我们的生命结束得不正确。”

我：“奇怪了，为什么呢？”

他：“似乎我们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那可是应当过活的。”

我：“那可以是什么呢？”

他：“你知道吗？”

他一边说着这话，一边贪婪又可怕地抓住我。他的眼睛亮起来，仿佛内心也燃烧了起来。

我：“放开我，魔鬼，你没有活着你的动物。”

厨娘面带惊恐地站在我面前，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嚷道：“上帝啊，救命啊，发生什么事了？你觉得不舒服吗？”

我惊讶地看着她，想着自己到底在哪里。但一帮陌生人已经冲进来了，那个图书管理员也在——先是无限的惊讶和诧异，然后狡猾地笑了笑：“哦，我早就想到了！快叫警察！”

我还来不及收拾，就被人群推进一辆车里去。我紧紧地把我的多马拿在手里，这个问题闪出来：他会对这个新形势说些什么呢？我翻开那本小书，目光落在第十三段，它说：“只要我们在世上存活，

就不得不面对试探。没有人如此完美，也没有圣人如此神圣，以致他不会受到试探。是的，我们不能完全避免诱惑。”

有智慧的多马，你真的总是知道正确的答案！这是疯狂的再洗礼派教徒可能不知道的，不然他可以平静地安息。他本来可以从西塞罗读到：“对一切事情的厌倦必然会导致对人生的厌倦。到了那个时候，人也就活够了，可以毫无遗憾地谢世了。”这种认识显然为我跟社会带来了冲突：在我右边坐着一位警官，我左边也坐着一位。“好吧，”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可以让我走了。”其中一个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了。”“请你保持安静。”另一个严厉地说。这车明显正前往疯人院，这可是昂贵的代价，但似乎这也是一条路。这条道路也不是那么不寻常，因为我们数以千计的同胞也走过了。

我们抵达了，一道大门、一座大厅、一个友善的高级服务员，现在还有两位医师，其一是个矮胖的教授，他说：“你这是什么书呢？”

我：“这是肯培的多马那本《遵主圣范》。”

他：“原来是个虔诚的疯人，是宗教偏执。你看，亲爱的，今天是《遵主圣范》把人带进疯人院的。”

我：“这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教授。”

他：“这人有点诙谐，明显他是受到了疯狂的刺激。你听得到声音吗？”

我：“真的！今天有一群再洗礼派信徒吵吵闹闹地走过厨房。”

他：“那我们看对了。你是不是被这声音跟随着呢？”

我：“啊，不，是我把他们找出来的。”

他：“啊，这又一次清楚证明，幻觉直接产生出声音。这要写到病历里去。医生，你要不要马上写下来？”

我：“恕我冒昧，教授，这完全不像是病态，而是直观的方法。”

他：“好极了，这先生也创造了新词。好吧，诊断至此已经足够清楚了。那我祝你早日康复，请你保持安静。”

我：“但是，教授，我没有病，我现在感觉非常好。”

他：“你知道吗，你现在还对你的病一无所知。预测绝对不乐观，充其量只能部分恢复。”

高级服务员：“病人的书能否保留？”

他：“好吧，看来不过是无害的灵修书。”

然后我的衣服被登记了，之后是洗澡，现在我被带到了这部门。我来到一间很大的病房，我被安排了一个床位。我左边的邻床是个毫无反应的人，他的脸有如石化了那样，右边的那个的脑袋好像在减轻缩小。我享受这彻底的宁静。疯狂的问题是深层的。神圣的疯狂、非理性流过我们生命中一种提高了的形式。毕竟是疯狂，这不容于今天的社会。可是怎么才能呢？当人把社群的形式并入了疯狂中去吗？这里会变得昏暗，也看不到终结。



这植物环绕着右边而生长，而当它完全成形，它自然的生长动力并不会越过顶端的枝叶，而会流回主干，流入枝干的母亲，在黑暗中的主干里开展着不确定的道路，最终在左边的正确位置里，发芽生长出新的树苗。这生长的新方向却与之前的正好相反。然而，植物正是这样温和地成长，没有张力，不会扰乱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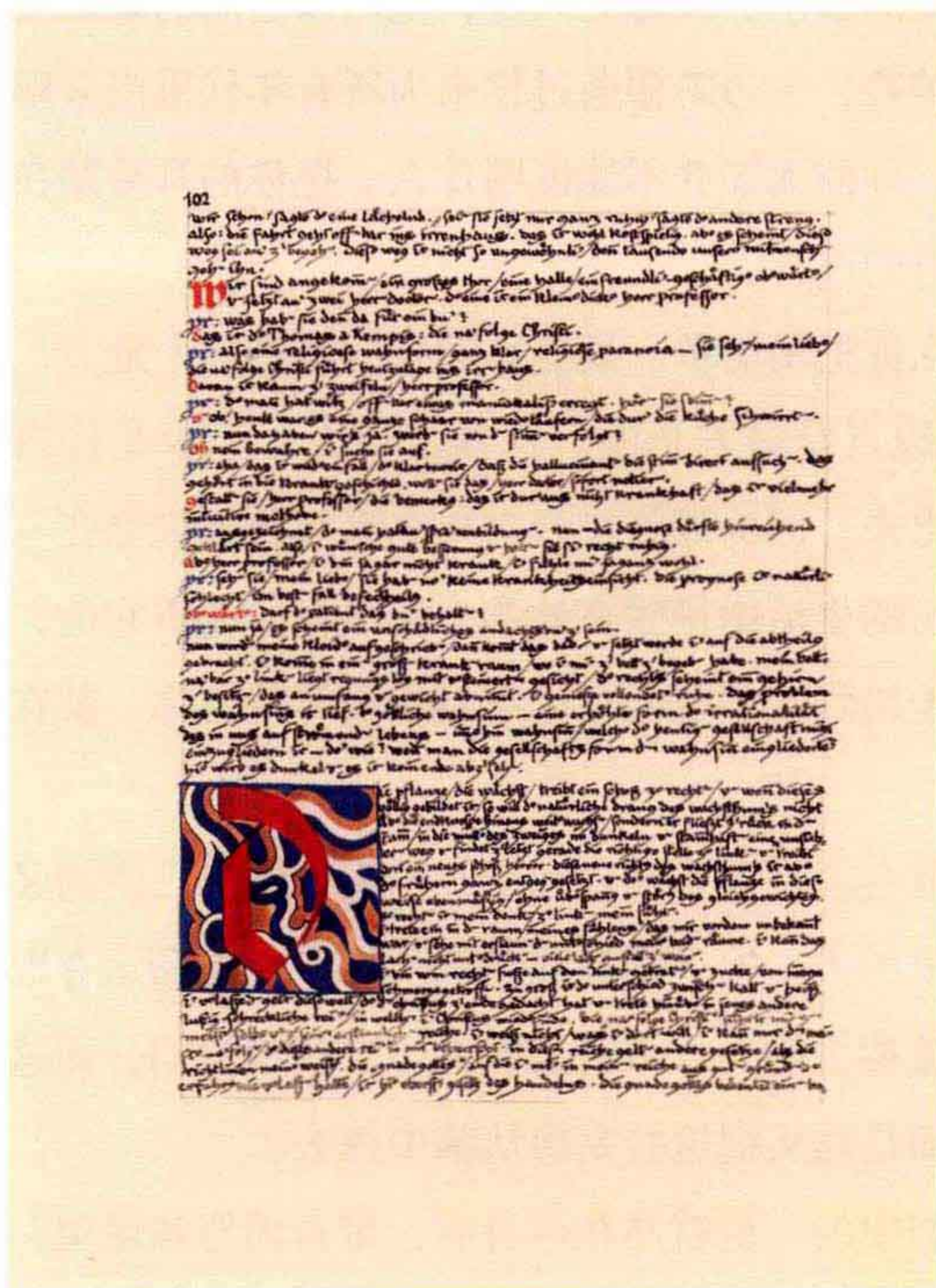
右边是我的思维，左边是我的感受。我进入我的感觉的房间，这是我从前不认识的，我惊讶地看到两个房间之间的差异。我无法抑制地大笑，是大笑而不是哭泣。我从右脚踏到左脚，因内在的痛楚而抽搐。冷热的差距太大了。我离开这精神世界，它以为基督已经终结了，我走到另一个有趣又可怕的帝国，在那里我可以重新找到基督。

《遵主圣范》把我领到主和他让人惊异的王国。我不知道我想在那里得到什么，我只能跟从主，他在另一个王国把我征服了。在这个

领域里行使着别的律法，与我的智慧所指引的不同。“上帝的恩惠”是这里行事的最高法律，从前我的经验让我在自己的领域里从未依赖它。“上帝的恩惠”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灵魂的状态，我把自己托付给邻人，带着颤抖、犹豫，还有最大的希望，希望一切都会顺利。

我再也不能这么说，某个目标必须达到，因为某个理由是良好的，所以它成立，而我现在只能在夜晚和浓雾之中摸索。没有线索，没有法律可循，一切都是彻彻底底的巧合，甚至是可怕地巧合。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得吓人的，这跟我从前的方法，还有它的见解和目标都是南辕北辙的。越发清楚的是，相对于我的希望所企图说服我的，一切都不会被带领到正途，一切都只会把人引诱到歧途。

而突然之间你就意识到你那巨大的恐惧了，你陷落到无边无序、永恒混沌的愚蠢之中。它就像风暴凶猛的翅膀、大海汹涌的浪涛一样突如其来。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安静之所，那里一切都不证自明，易于解释。那是一个让人从生命里种种扑朔迷离的可能性中退出来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一切都简单清晰，有着可见有限的目的。世上没有别的地方比那里更能让人充满信心地说：“你不过是……”而他也这样说过。

哪怕这个地方是平滑的表面，是一道日常的墙壁，也不过是妥善覆盖着混沌的秘密，是常被打磨的一个外壳。若你破开一切最日常的外墙，混沌那凶猛的洪流就会倾泻而出。这混沌并不是单元的，而是无尽多元的。它并不是没有形象，不然它只是单元的。它充满形体，它们会为了自己的圆满而造成混乱和压倒。

这些形体是死者的，不只是你的死亡、你过去的形象的所有图像、你往后的生命中的，还有人类历史中一切死者、众多的灵魂，比起你自己生命的一颗水滴，那可是一片大海。我在你背后，你的眼睛在背后的镜子里看到危险的影子、死者的人群，他们以空洞的眼眶贪婪地瞪着你，他们一边呻吟，一边盼望通过你来为所有年代里尚未解决而叹息着的带来完满。你的无知并不能证明什么。把你的耳朵贴在墙上，你就会听到这人群的声音。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你把最简单、最容易解释的放到那个地方，为什么你赞扬那宁静的地点是最安全的。这样没有人、至少是你自己，把那里的谜团挖掘出来。因为那就是日与夜充满痛苦地混融在一起的地方。你把它从自己的生活中排除在外的，你离弃又谴责它的，所有你已经走错和可能走错的，全都会在你那墙后面等待着你，就在你安然坐着的前方。

若你读历史书，你就会读到追寻奇异和未知的人、把自己诱捕又把他人一同扣押在巢穴里的人、追寻最高和最低的人以及被命运夺取完满、在生命的石碑上被擦去的人。只有少数的生者认识他们，而这些少数并不欣赏他们，而是摇头把这些妄想从脑中挥去。

当你嘲笑他们，他们中的一员就站在你身后，带着愤怒和绝望，

喘息着说，你的冷漠不接纳他。他在你的不眠之夜逼迫你，有时他甚至成为你的疾病，有时他会阻挠你的目标。他使你变得专横贪婪，他煽动一切不会带给你任何好处的欲望，他不满足地吞掉你的成功。他是你邪恶的精神，他伴随着你，你无法释放他。

你听说过那些黑暗的，他们在白天的主宰之外，暗地里阴谋煽动动荡？他们筹划阴谋诡计，不为任何罪行退缩，来颂扬他们的神。

在这一点上，基督是其中最伟大的。他独自一人不足以打破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他打破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最伟大的，而世界的力量还没有达到他。我说的却是死去的，他们成了力量的祭品，被暴力而不是被自己所打破。他们成群居住于灵魂的土地上。若你接纳他们，他们会以疯狂和愤慨填满你，使你对抗世界的统治。他们又从最深处和最高处设计出危险的。他们没有共同的性质，却是最硬的钢所造的锐利刀锋。他们拒绝人类一切微小的生命。他们住在高处，完成那下等的。他们忘了一件事：他们没有活着自己的动物。

这动物不会起而反抗它的同类。看着这动物，它们那么公正，那么娴静，那么服从传统，那么忠于承载它们的土地，看看它们怎样回到自己正常的更迭，怎样看顾自己的孩子，怎样走在一起寻找食物，还有它们怎样互相吸引到泉源去。没有一个会藏起自己剩余的猎物而让自己的兄弟饿死，没有一个会将自己的意志加诸它的同胞身上，没有一个错把自己当成大象，而它不过是蚊子。这动物静静地活着，忠于它同类的生活，不多不少。

谁不活着他的动物，必是把他的兄弟当成动物那样对待。保持谦卑，活着你的动物，这样你就是公平地对待你的兄弟，这样你就救赎了所有到处徘徊着寻找食物糊口的死者。而且不要把你所做的变成法律，因为这是权力的傲慢。

当时机到来，你为死者打开大门，你的恐惧也会感染你的兄弟，因为你的表情宣告着灾难。因此你要抽身离去，走进孤独，因为当你与死亡搏斗时，没有人能够提醒你。当死者把你围绕时，不要呼喊求

救，不然活着的都会逃离你，他们可是你与白天唯一的桥梁。度过你白天的生活，不要谈论秘密，但你应当献出夜晚以求得死者的救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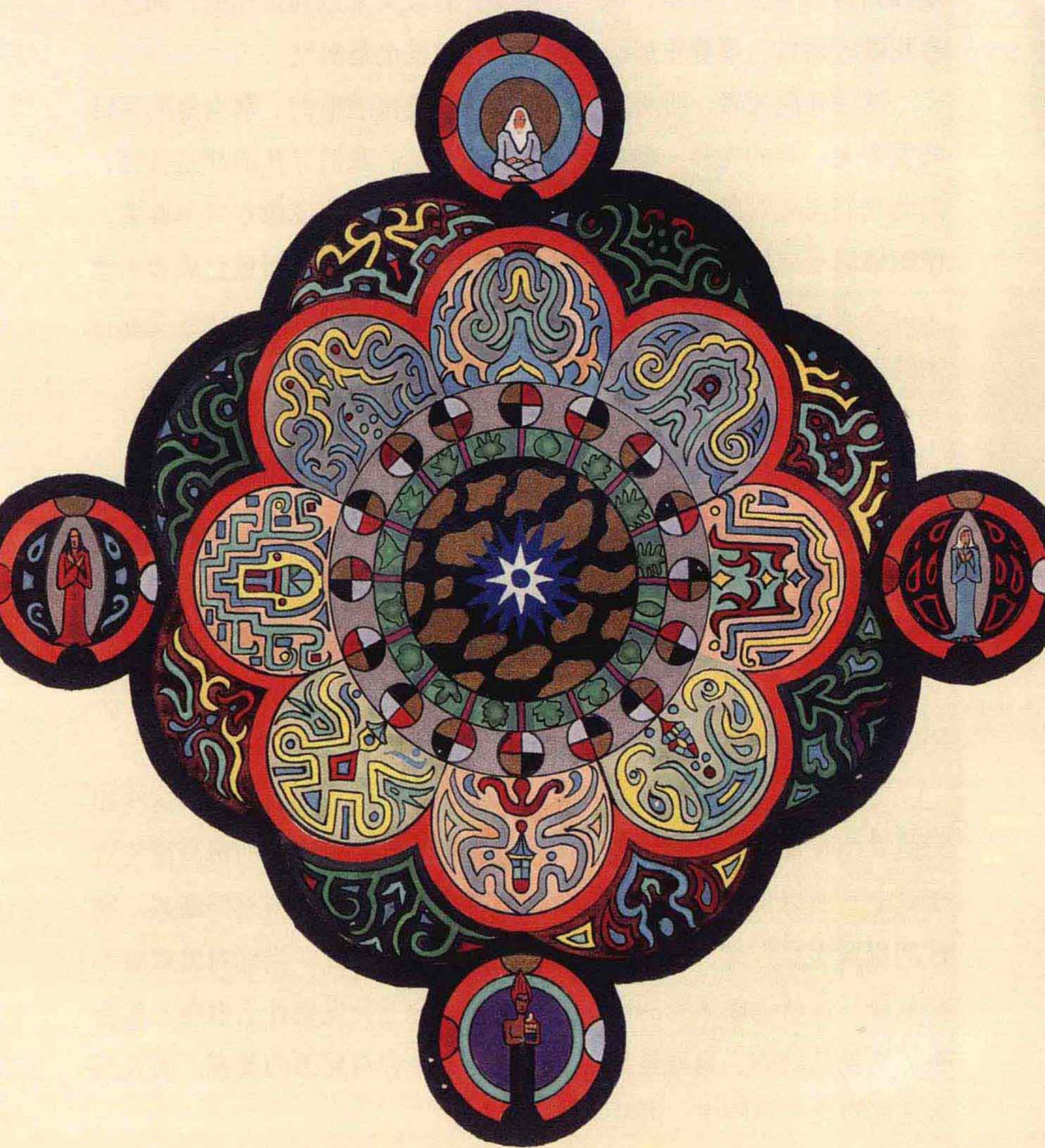
但是愿意帮助你脱离死者的就是对你做了最坏的事，因为他把你从神性的生命枝干上扯下来了。他要恢复已经创建的，然后是被征服和丧失的，他就这样犯了罪。“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每一步向上的都恢复往下的一步，这样死者就能得救获自由。创新会避开白日，因为秘密就是它的本质，它准备毁灭的正是这一天，希望能带领它到一个新的创造里。在这新创造里有邪恶的，你不能大声宣布它。这窥视着新狩猎场的动物一边嗅探着，一边躲到黑暗的路径中，不想遭遇意外之事。

记住这是创造的痛苦，他身上带着邪恶之物，灵魂的麻风病把他与他的同伴分离。他可以把他的麻风病当成一种美德来赞美，事实上，他可以出于美德而这样做。但他也许是为了基督这样做，因此是他的追随者。但基督只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违反律法。在他的路上不可能再做出更大的逾越了。要履行临到你身上的。打破你里面的基督，这样你就能来到自己，最终来到你安然处于羊群里而不愿逾越律法的动物。若不效仿基督就已经算是逾越律法，这样做你就在基督教里退下一步并跨前一步。基督以能力带来救赎，你会获无能拯救。

你有没有计算过祭品之主所赞扬的死者？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对自己遭逢死亡的缘故有何意见？你有没有探究过他们的思维之美、目标之纯？“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所以悔改吧，想想有什么为了基督教的缘故而牺牲，把它放在你面前，迫使你接受它。因为死者需要救赎。未得救赎的死者比活





着的基督徒还要多，所以我们是时候接纳死者了。

可别带着愤怒或破坏之意来，而冲向已成的。你想要把什么放到他的位置？难道你不知道，当你毁灭了已成的，你就会把这毁灭的意欲转到自己身上？可是，每一个想要凭着毁灭来达到目标的，都会因自我毁灭而亡。要尊重那已成的，因为敬畏也是福气。

然后转向死者，听听他们的抱怨，用爱接纳他们。别当他们盲目的发言人，有的先知，最终是受掷石而死的。我们寻找的却是救赎，因此我们需要对已成者的敬畏，对死者的接纳，那就像空气飞舞着，像蝙蝠居于屋檐下那样自古已然。新的建基于旧的，而且已成者的意义会变成多元的。所以，你会拯救你在已成者里的贫困，让它变成将来的富足。

想要让你与基督教和它那爱的神圣律法分离的是那些死者，他们在上主那里得不到安息，因为他们尚未完成的工作跟随着他们。新的救赎总是对从前迷失了的恢复。难道不是基督本身从新带回人的血腥献祭，那更好却被排除于神圣之事以外的古时习俗？难道不是他重新采用吃下人的祭品以做神圣之事吗？在你的神圣之事里这将重新获采用，那是从前的法律所谴责的。

但是，虽然是基督把这些以人献祭和吃下祭品重新采用，这些却只是发生在他身上，而不是他的兄弟，因为基督把这爱的最高律法置于其上，所以没有兄弟会因此受伤，所有人都能为这恢复而高兴。同样的也发生在古时，但那是在爱的律法之下。因此，当你对已成者不存敬畏，你就会破坏爱的律法。然后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会被逼恢复从前的，也就是暴力、凶杀、不公和对兄弟的蔑视。而人与人之间将会变得陌生，混乱会征服一切。

因此，你应该对已成者心怀敬畏，好让爱的律法通过恢复下层和过去的来达到救赎，不致被死者征服而不得安息。那些灵魂为了我们当下的不完满而在从前陷落到死亡里去，他们却会成为黑暗的群体居

于我们的屋梁，以急迫的控诉挤压着我们的耳朵，直到我们以爱的律法恢复古时的本质，为他们寻得救赎。

我们所称的试探是死者的需求，他们因良善和律法的罪疚而在从前尚未完满之时逝去。因为没有良善是完满而不会做出不公的、打破不该打破的事物。

我们是盲目的物种。我们只是活在表面上、活在今天，想法里只有明天。我们对过去的处理粗糙，并不接纳死者。我们只想做可以见得到成功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获得报酬。做着隐藏的、不可见的工作，对我们而言是疯狂的。毫无疑问，生活的压力迫使我们更喜欢实实在在的果。但是，那些被死者引诱误导所影响的，要比那些完全迷失在世界表面的更受煎熬。

有一个必要却隐藏而奇怪的工作，一个主要的工作，你是因死者之故而跟这工作秘密地扯上关系。谁不能到达他可见的田野和葡萄园，他就会被要求他赎罪的死者抓住。而在他完成这事之前，他都不能到达他外在工作，因为死者不会放过他。他要走进自身，受他们的命令静静地工作，把谜团填满，好让死者把他释放。不要看前方太多，要回到里面，这样你就不会听不见那些死者。

这也属于基督的道路，这攀升之路他没有带领过许多生者，却带领过很多死者与他同行。他的工作就是救赎受鄙视和迷失的。为此，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在两个歹徒之间。

我在两个疯子中间承受我的痛苦。当我往下走，我走到了真理那里。要习惯和死者独处。这是困难的，但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生存着的同伴的价值。



古人为他们的死者做了什么啊！你也许会以为，你能够免于这担忧和这种对死者必要的工作，因为死者是已经过去的。你以自己不相信灵魂不灭为借口。你以为你把灵魂不灭当作不可能，死者就不再存在了吗？你相信你言语的偶像。死者有其作用，这就足够了。在内心世界不能凭解释就打发过去的，那就像你外在的世界想用解释来打发大海那么微不足道。你最终得明白你这种用言词来打发的意图，那就是寻找保护。

我接纳了混沌。在接下来的夜晚，我的灵魂走到我面前来了。

107





我的灵魂对我耳语，说得紧张又戒惧：“字词、字词，别造太多字词。沉默细听，你可认识你的疯狂，可有承认它？你有没有看见你的基础充满了疯狂在内？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疯狂受到认可、获得友好的欢迎？你确实想接纳这一切，那就接纳这疯狂吧。让你疯狂的光芒照耀，巨大的光芒会照耀你身。这疯狂不该受鄙视和惧怕，你该给它生命。”

我：“你这话带给我的听起来是个艰难的任务。”

灵魂：“若你想找出道路，你也别鄙视疯狂，因为它是你本质很大的一部分。”

我：“我不知道会是这样。”

灵魂：“要为你能认识它而高兴，这样你就不致成为它的受害者。疯狂是精神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着一切教义和哲学，但更多是日常的生活，因为生活本质上就充满疯狂和非理性。人只是追求理性，这样他就能制定规则。生命本身并没有什么规则。这是生命的秘密，是它那不为人知的法则。你称为知识的是理解生命的尝试。”

我：“这一切听起来很让人沮丧，但我得提出异议。”



灵魂：“你不得有异议，你在疯人院。”

那里站着一个小矮胖的教授。是他这样说的吗？还是我把他错认为是我的灵魂了？

教授：“对了，亲爱的，你是搞糊涂了。你的话前言不搭后语。”

我：“我想我是完全迷失了。我真的疯了吗？这一切都混乱得可怕。”

教授：“耐心点吧，会好起来的。所以，好好睡一觉吧。”

我：“谢谢，但我害怕。”

我内在的一切摇晃震撼着。这越发严重，混沌要来临了。这就是最低点了吗？混沌也是一个基础吗？但愿这可怕的波澜并不存在。这所有黑暗的浪涛都在互相冲击。对了，我看到并明白了，这是海洋，是具有力量的黑夜洪流，有一艘船在那里航行，有一台巨大的蒸汽机。我踏进了吸烟室，那里有许多人，穿着漂亮的衣服，他们都惊讶地看着我。有人走了过来，说：“你怎么了？你看上去像个幽灵！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什么，我想我疯了，地板在抖动，一切都在摇摆。”

某人：“只是今晚的风浪有点大，你喝一杯热的甜酒吧，你是晕船而已。”

我：“你说得对，我是晕船，但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我其实是在疯人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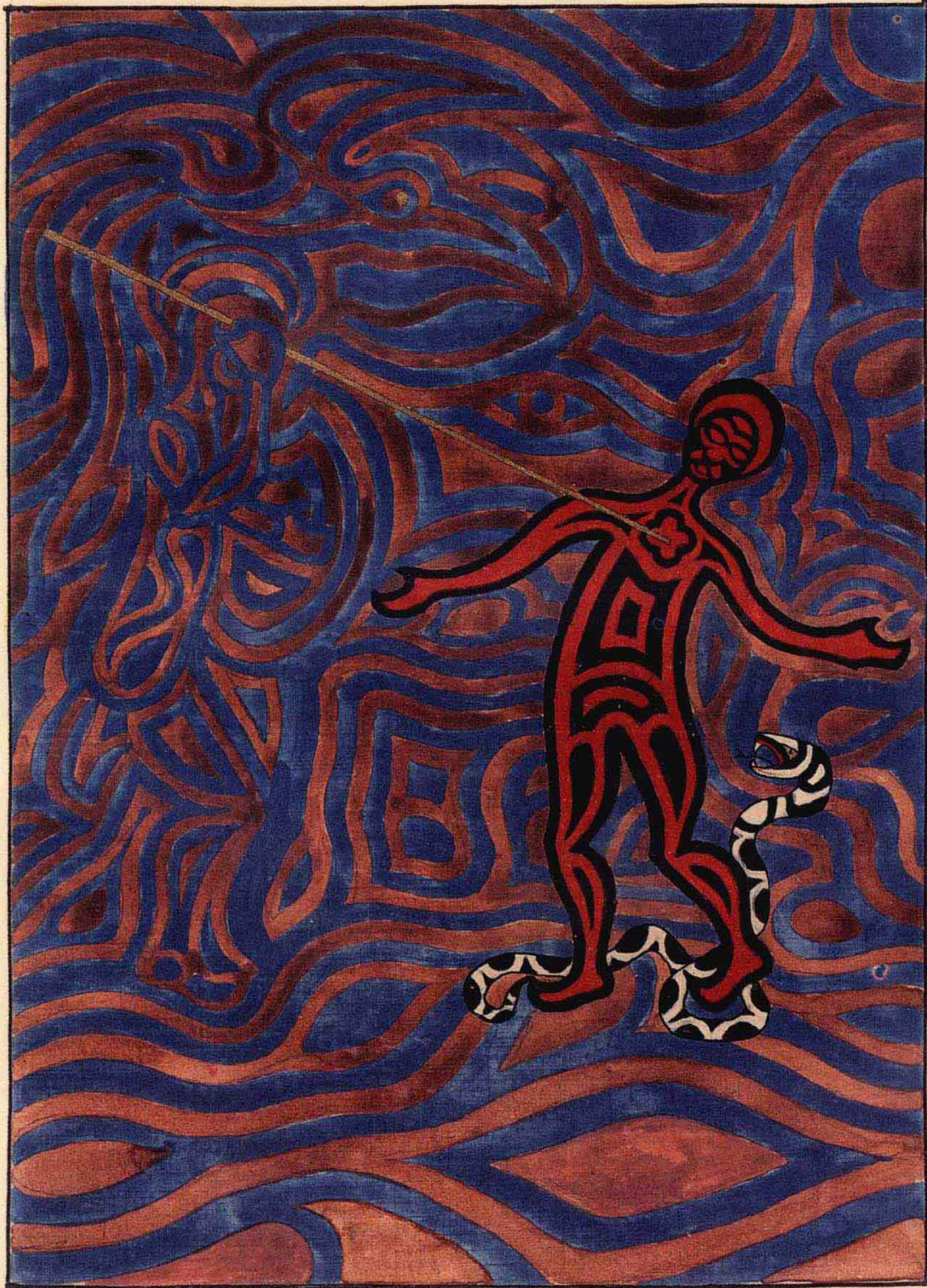
某人：“嗯，不错，你又在开玩笑，那就是恢复生气了。”

我：“你认为这是玩笑吗？刚刚还有一个教授把我看成是彻底疯狂的。”

其实那矮胖的教授坐在一张盖着绿色桌布的桌子上，玩着纸牌。他听了我的话就转过来，对我笑着说：“好了，那他们在哪里呢？你过来吧，你也要拿一个杯子吗？你真的非常独特，你的想法让所有的

dieſen mens aus ſtoff ſtag z'weit empor in die welt d' geiſt/ dort ab dur' bohle ihm d' geiſt des heiz mit d' gold-  
ſtrahl. er fiel in entzück' v' löſte ſi' auf. die ſchlange/ die das böſe iſ/ konnte nicht in d' welt des geiſt' bleib'.

109



图片说明：这物质的人在精神的世界里攀升得太远，在那里，心的精神却把他用金光刺穿。他愉快地掉落并分解了。身为邪恶的蛇不能在精神的世界逗留。

女士都为之兴奋呢。”

我：“教授，这笑话有点过头了，刚刚我还是你的病患。”

客厅里爆发出肆无忌惮的笑声。

教授：“我希望你没有把这看成是悲剧。”

我：“嗯，被关进疯人院可不是小事吧。”

之前跟我说话的那个人突然走来，看着我的脸。那是一个长着黑胡子、头发凌乱、黑眼睛闪烁着的男人。他突然对我说：“我表现糟糕，我在这里已经五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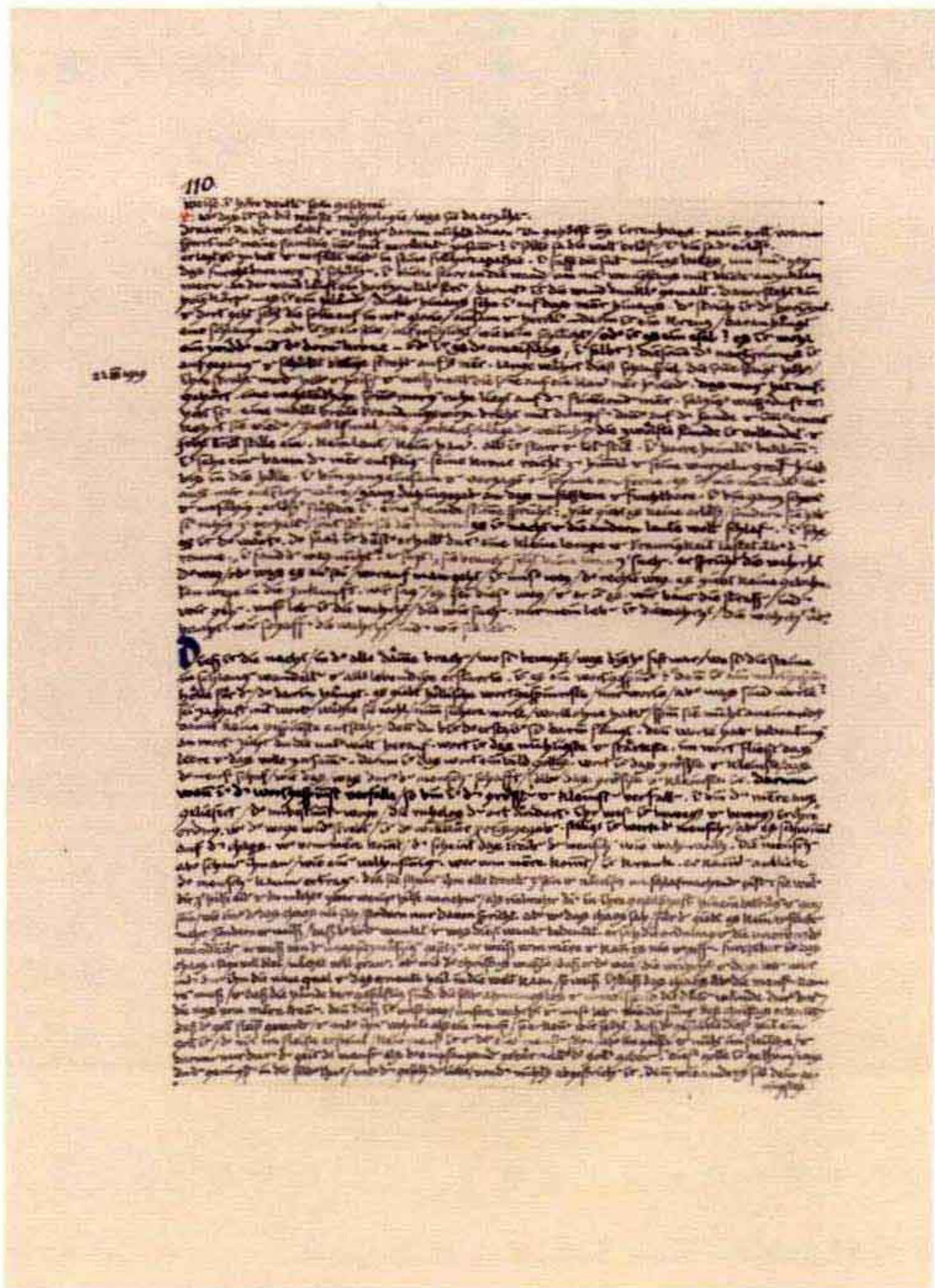
我知道那是我邻床的，显然他从麻木中醒过来了，现在已经坐到我的床上来了。他继续坚决有力地说：“我是尼采，但再经过洗礼，我也是基督救世主，我决心救赎这世界，但他们不会允许我这样。”

我：“谁不允许你？”

傻子：“魔鬼。我们就在这地狱里。你肯定还没有发现，我也是来这里后第二年才发现，院长就是魔鬼。”

我：“你说的是教授吗？这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傻子：“你真是无知。我已经和神的母亲结婚很久了，但这教授、魔鬼把她囚禁在他的力量里。每晚日落时，他都让她怀上孩子。清晨日出时她就诞下孩子。然后所有魔鬼聚集起来，残酷地杀死孩子。我清楚地听到了



哭喊声。”

我：“但你说的不过是神话。”

傻子：“你是疯了，什么都不了解。你属于这疯人院。神啊，为什么我的家人总是把我跟疯子关在一起？我该救赎这世界，我是救世者。”

他又躺回去，再次陷入他之前的麻木里。我抓住床缘，在可怕的巨浪之前保护自己。我目不转睛在看着墙，至少我的视线能附在什么地方。墙上有一条横线，阴暗地环绕着墙壁而走。前面有一台暖气机。这是一个栏杆，从那里我看到了大海。那条线就是地平线，而太阳就从那里走到赤红的荣耀，孤独而美妙。里面有一个十字架，上面挂着一条蛇，也许是一头牛被剖开了，就像在屠房里那样。抑或是一头驴？那也许是头带着荆棘冠冕的公羊，还是被钉十字架的我自己？殉教的太阳升起了，向大海射出血腥的光芒。这景象维持良久，太阳升得更高了，它的光线更亮、更热。白色的太阳灼热地照在蓝色的海洋上，浪涛已经停止下来。夏天的早晨，一阵舒畅的宁静就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咸咸的水气升起，平淡广阔的海浪随着闷雷冲击着沙，它总是会回来的，十二次，随着世上时钟指针的挥动，第十二个钟头完满了。沉默现在来到了。没有声音，没有呼吸，一切都僵硬死寂。我暗地里焦急地等待着。我看到一棵树在海上出现，它的树冠直达天际，它的根源到达了地狱。我孤独又沮丧，从远处张望着。就像所有的生命都离我而去，进入那难以置信的和可怕的。我彻底地软弱无能。“救赎。”我沉吟着。一道陌生的声音说：“这里没有救赎，你只能保持冷静，不然你会打扰到别人。”现在已经入夜，其他人想要睡觉。我明白了，他是守卫。大厅里被小灯照得暗暗的，空间里挤着悲伤。

我：“我找不到路。”

他：“你现在不需要找什么路。”

他说出了真相。道路，或不管它是什么，人走的就是道路，正确



的道路。将来没有已经铺好的路径。我们说这是条路，它就会是。我们筑起我们所走的街道。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寻找的真相。只有我的生命是真相，根本的真相。我们创造出我们所在的真相。

就是这个夜晚，所有障碍都被冲破的，从前稳定的都动起来，石头转化成蛇，一切生命都冻结了。这是一个字词的网络吗？那么，这对于那些身陷其中的就是字词交织而成的地狱。

有一个地狱般的字词网络，只有字词，但字词是什么？若你对言词胆怯，你大概会小心地选择保险的言词、没有棱角的言词。不要把它们扭到一起，这样就不会出现绞缠的网络，因为你是第一个身陷其中的。因为字词有其含义，透过字词你能把地下的世界拉上来。字词是最微小和最强大的，空虚和完满在字词里汇流。因此字词是神的形象，是人类创造中最大和最小的，正如它是通过人类而创造最大和最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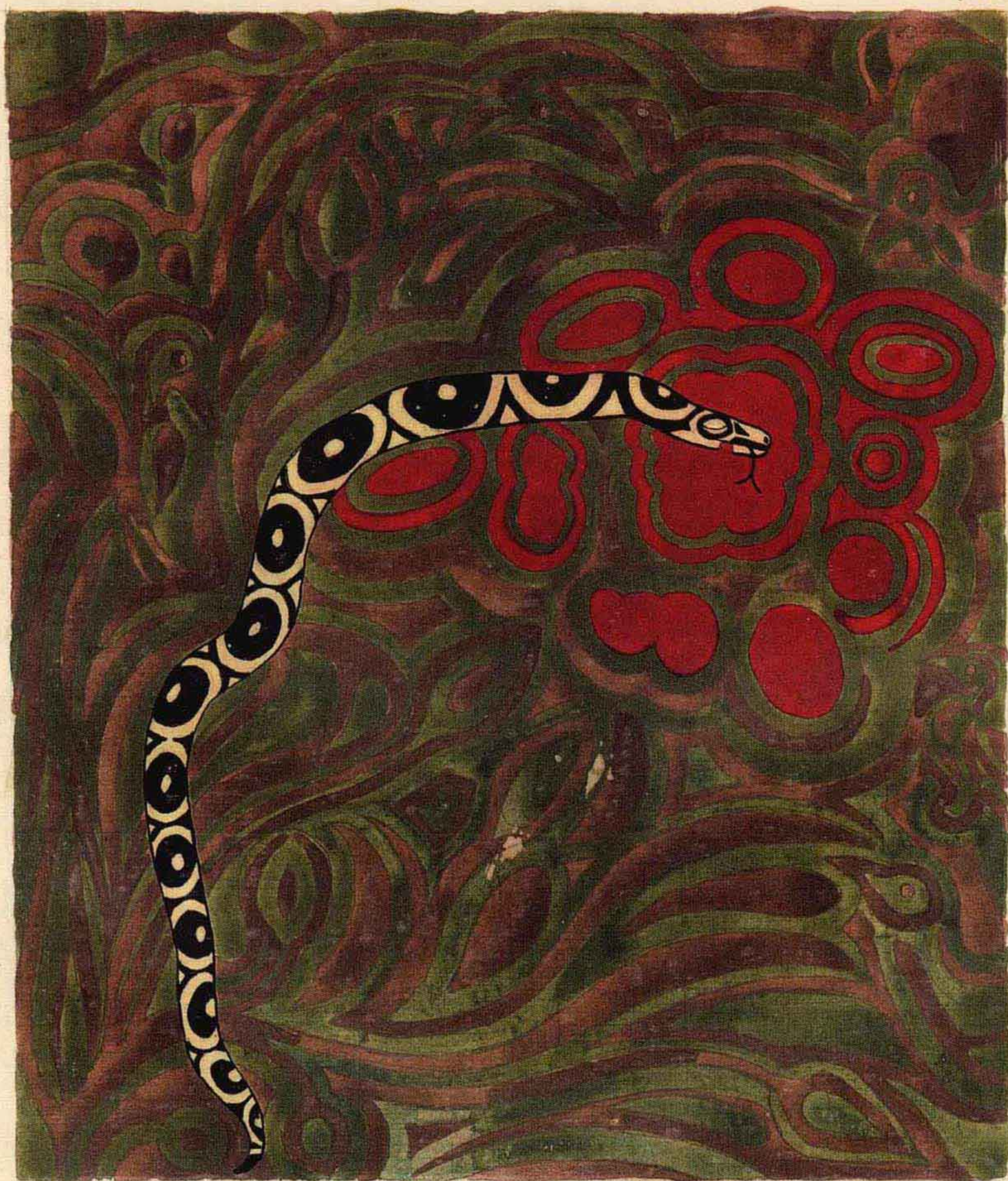
因此，当我陷入字词的网，我就是陷入最大和最小的之中。我怜悯大海，它被不定的浪潮不断地改变着方向。它的本质就是运动，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反抗浪涛的都将暴露于随机之中。稳定是人的工作，但它就浮在混沌之上。人所追求的对于自海上而来的就如疯狂。人却像看见疯子那样看着他。从海上来的是有病的。他也难以承受人的视线，因为他们就像喝醉了，就像使人疯癫麻醉的毒药。他们想赶来帮助你，而你不想接纳那么多的帮助，不想融入他们的群体，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那就像从未看见、只是谈论着混沌的人。

但是，看见过混乱的，对他们而言就再没有隐藏了。他知道土地动摇着，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看到了无限的秩序和无序，他认识到非法的法则。他从大海里认识到，并且永远不会忘记它。混沌是可怕的，白日充满铅，夜晚充满恐惧。

但正如基督知道自己是通往真理和生命的道路，他以新的痛苦给世界带来更新的治疗。我也知道，混沌必须临到人群中，他们的双手忙碌着，一无所知、一无所觉地自行打破、分隔我们与海洋的薄壁。

Die Schlange fiel tot auf die Erde. v. Das war die Nabelschnur ein' neu-geburt.

111



图片说明：那蛇死掉了落在地上。那是新生的脐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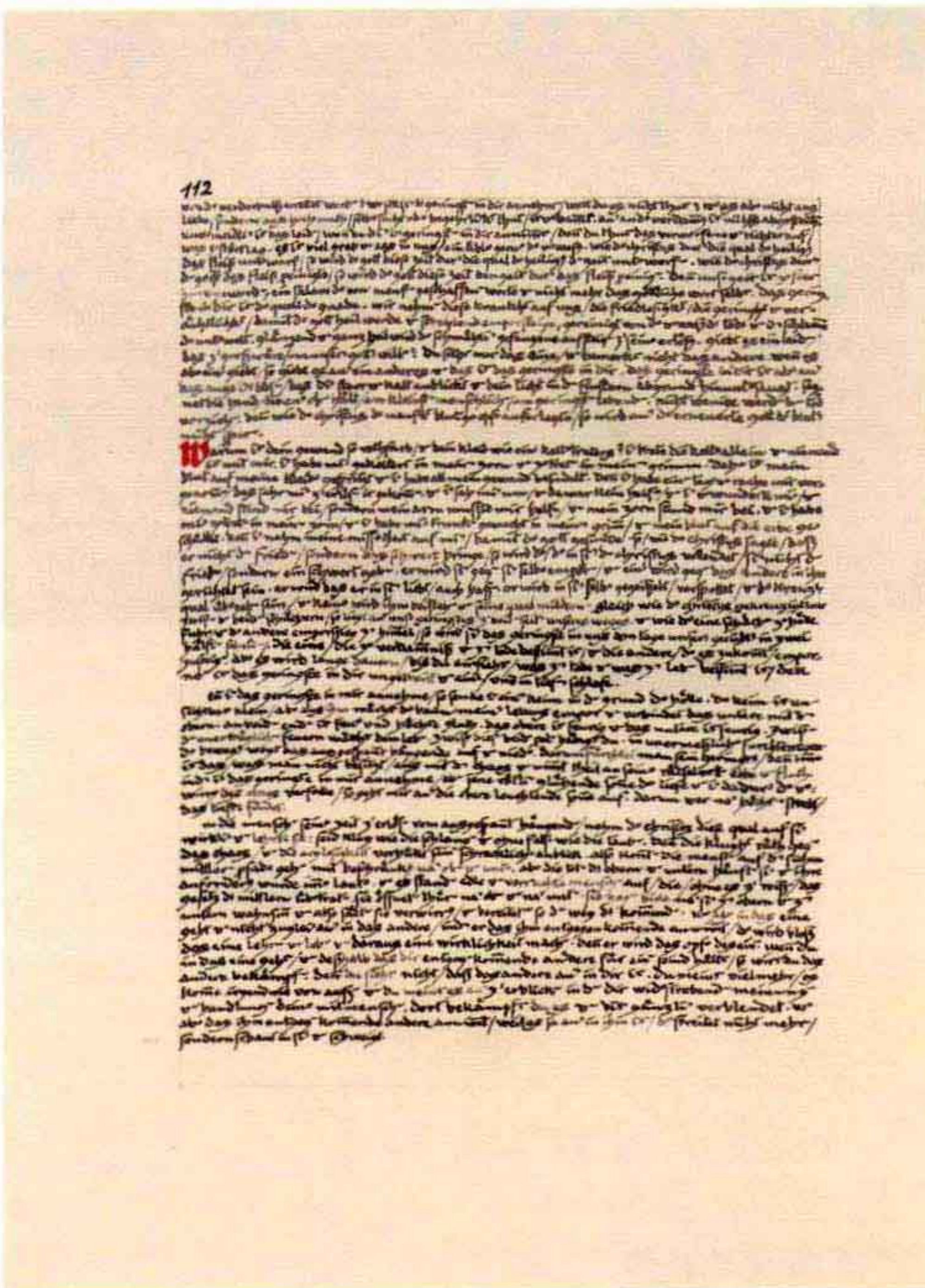
因为这是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生活。

正如基督的门徒认识到，神化成了肉身，居于人的中间，我们现在也认识到，这时代的受膏者是一个不以肉身显现的神，他不是人，却是人的孩子，是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因此只有以人的精神为神的怀孕母体才能诞生。你对自身里最微小的所做的，就是对这个神所做的，在爱的律法之下，没有什么能把它抹去，因为别人怎能把你最微小的从腐败中拯救呢？若你什么都不做，谁能接纳你最微小的？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傲慢、自私和贪婪而行的，都要受诅咒。连这诅咒也不能抹掉。

当你接纳你最低微的，受苦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你做的是堕落的，你把那被摧毁的扶起。在我们里面有不少坟墓和尸体，有一阵腐烂的恶臭。正如基督以治疗的痛苦放弃肉身，这时代的神也会以治疗的痛苦放弃灵魂。正如基督以灵魂来折磨肉身，这时代的神也会以肉

身来折磨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成了放肆的娼妇，成了人所创造的字词的奴隶，而不再是本来神圣的言词。

在你里面最低微的事情就是恩典的源头。我们负上这疾病、不安、低微和蔑视，让神得以治疗，闪耀着上升，从死亡的腐烂和地下世界的泥沼净化过来。这遭受蔑视的囚徒会在闪耀和彻底康复之中登上他的救赎。



会不会有痛苦对我们的神而言太大了呢？你只看到其一而看不到其二。但凡有其一，则必有另一面，而这就是你里面最低微的。这最低微的却是邪恶的眼睛，它僵硬冰冷地盯着你，把你的光吸进最黑暗的深渊。保佑那让你们留在上面的手、最小的人、最低微的生命。不少人情愿死亡，因为就如基督为了人而献上血祭，更新的神也不应躲过血腥。

你的装扮里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把他们的血倒在地上。因为我负起了我的罪孽，这样使神得以康复。

正如基督所说，他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那在基督里变得完满的给予的不是和平，而是剑。他会起来反对自己，而在他之内，人会起而互相针对。他会憎恨在自身之内怀着爱的他。他会在自身之内鞭打嘲笑自己，把自己交托给十字架的痛苦，没有人会帮助他减轻他的痛苦。

正如将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是两个盗贼，我们最低微的也会在我们的道路两旁。又如一个盗贼下地狱而另一个登上天国，我们里面最低微的也会在我们审判的那天分成两半，一半注定要受诅咒灭亡，另一半得以攀升。但你需要很久才会意识到什么注定要死亡，什么注定要存活，因为你里面最低微的还是混融一体，处于沉睡之中。

当我接纳我里面最低微的，我就把一颗种子撒落到地狱的土地上。这种子小得肉眼难辨，但它会长出我的生命之树，让下面的连接到上面的。两端都是火焰和最高的余烬。上面是火热的，下面是火热的。生命就在两道难以忍受的火之中成长。你就挂在两极之间，这悬

挂着的就在难以估量又叫人害怕的运动中上下起伏。

因此人惧怕他那最低微的，因为人所不具备的总是与混沌合一，参与在他那充满谜团的潮起潮落里。我接纳了我里面最低微的，正是深层那泛着红光的太阳，而我由此陷入混沌的困惑之中，上面闪亮的太阳就升起了。因此，追求最高的就会找到最深处的。

为了从松弛的悬挂中把他那时代的人拯救出来，基督的确担负了那痛苦，教导他们：“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因为灵巧能针对混沌给予建议，驯良能掩盖其可怕的景象。这样人就能限于上和下，走在中间安全的道路上。

但是上面和下面的死者不断积累，他们的要求会越发响亮。高贵与邪恶的人站起来，不知道逾越了调解人的法律。他们把往上和往下的门打开。他们吸引许多人到了上面和下面的疯狂，这样就播下了混乱的种子，预备了未来者之路。

谁走进其一而不同时进入其二，接纳了迎他而来的，他就会教导、活出其一而由此制造现实。因为他会成为单一的祭品。若你走进其一而因此把迎面而来的另一面当成敌人，你就会与这另一面对抗。因为你没有看到，这另一面也在你里面。你反而认为，那是以某种方式从外面进来的，又认为你看到在它里面你的同胞与你冲突的意见和行为。你在那里与它搏斗，完全盲目了。

但谁能接纳跟他迎面而来的另一面——因为那也是在他里面的，他就不再争吵，而能回顾自身，沉默下来。

他看到生命之树，它的根本直达地狱，它的顶端触及天空。他不再知道那区别，谁是对的？什么是神圣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他只知一个区别：下面和上面之间的区别。因为他看到，生命之树从下往上长，而他在上面的树冠跟下面的树根截然不同。他对此毫不怀疑。于是，他就认识了救赎之道。

你把区别忘掉，直到它成为唯一的方向，这也属于你的救赎。这

样你就从对好与坏的认识那个老旧的诅咒里解放出来。因为你能以自己最好的判断来把好与坏区分开，只追求良好而拒绝邪恶，哪怕是你自己做出的。你不接受你的根，不再吸取深处的黑暗养分，你的树就会生病枯萎。

所以古人说，亚当吃下了苹果后，天堂的树就枯萎了。你的生命需要黑暗。但如果你知道这是邪恶的，你就不再能够接纳它，你就会受苦而不知何故。但你也不能以之为邪恶来接纳它，不然你的良善就会离弃你。你不能否认，你认识善和恶。因此这善恶的认识是无法征服的诅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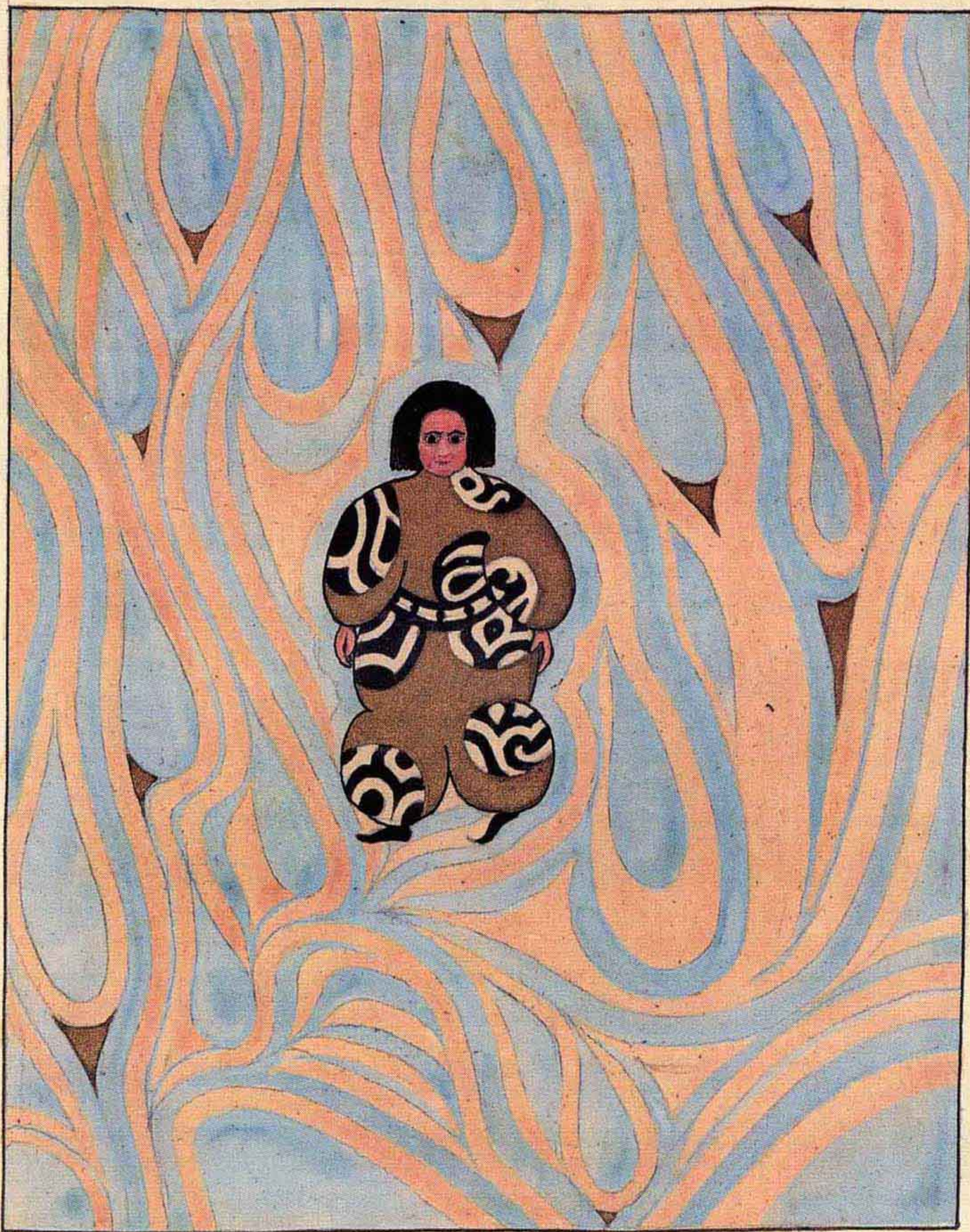
但是，当你回到最初的混沌，感受到、认识到在那难以忍受的火焰两极中松弛地悬挂着的，你就会注意到。你再也不能对善与恶有最终的区分，不能用感受，不能用知识，而是以既有的，从下而上，朝着成长的方向来感知。这样你就忘掉了善恶之别，而当你的树从下往上成长，你就不再认识它。一旦成长裹足不前，在成长里混融不分的就会分崩离析，你又再认识善与恶了。

你永远不能凭着否定你对善恶的知识，以求骗过你的良善，活出邪恶。因为一旦你把善恶区分开，你就认出它们了。只有在增长之中，两者才是统一的。但当你站在巨大的怀疑里，你就能成长，所以这怀疑的呆站是真正的生命洪流。

不能承受怀疑的也不能承受自己。这样的人是可疑的，他并不成长，也就没有活着。怀疑是最刚强和最脆弱的标记。强者会有怀疑，但怀疑却拥有了弱者。这样弱者就在强者附近，而如果他能对他的怀疑说：“我拥有你。”那他就是强者。没人能对他的怀疑说好，除非他能忍受这开放的混沌。因为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人，能够谈论一切，那就看看他们活出了什么。一个人说的，可以很多，或者很少，所以要审视他的生命。

我的话既非光明亦非黑暗，因为它是成长者的话。

Dies ist das bild der göttlich-kind. es bedeutet die vollendete lang-bahn. gerade als das bild im april  
 mit mir beendet war / v. d. nächste bild bereits begon-war / kam die / die das Obrecht / das  
 mir PHILMΩN vorausgesagt hatte. i. nannte ihn PHANHC / weil er der neuererscheinende gott ist.



图片说明：这是神性孩子的图像。它意味着长路的完成。当此图于1919年4月完成之时，下一幅图已然开始，带来了⊙，就如腓利门（ΦΙΛΗΜΩΝ）给我预示那样。我把它称为法涅斯（ΦΑΝΗΣ），因为他是新显现的神。



我听到越过山峦而来的晨风声。夜已经过去，我所有的生命都已交托并纠缠于永恒的困惑里，挂在火焰的两极之中。

我的灵魂以洪亮的声音对我说：“门应该从铰链卸下，来允许自由通行于此间和彼处、正与反、上与下、右与左。应该在所有对面而来的事物之间建成通风的走廊，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应有光亮平滑的街道。应该竖起磅秤，它的指针轻轻地摆动着。大风不能熄灭的火焰应该燃起。洪流要流向它最深处的目标，野兽要成群地走到它们觅食之处，回到它们从前的更迭里。生命要走着它的道路，从诞生到死亡，从死亡到诞生，就像太阳的轨迹一样不曾间断。一切都该在轨迹上行走。”

虽然我的灵魂这样说，但我还是随便又残酷地与我自已嬉闹着。

这是白天还是晚上？我是沉睡着还是醒着？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盲目的黑暗包围着我，一堵高墙、一条灰色的黄昏蠕虫沿着它爬行。它有圆圆的脸，又在笑。那笑确实令人震惊，也带来救赎。我睁开眼睛，一个胖胖的厨娘站在我面前：“你睡得可真好呀，你睡了超过一个小时了。”

我：“真的吗？我





睡着了吗？我大概一直在做梦，真是个可怕的游戏阿！我在这厨房里睡着了，大概那就是母亲的领域吧？”

她：“喝一杯水吧，你还是半梦半醒的。”

我：“这一睡可让我像醉倒了那样。我的托马斯呢？啊，它在这儿，翻到第二十一段：‘我的灵魂哪，你当在凡事上，并甚过凡事，都以上帝为你的安息，因为他是诸圣徒的永远安息。’”

我大声地读出这段话。不是每一个字背后都藏着一个问号吗？

她：“若你与这些句子一起睡去，你必定是做了个好梦吧。”

我：“梦我毕竟是做了，我会思考这个梦的。另外，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厨子呢？”

她：“就是图书管理员的。他热爱美食，我在他这里已经很多年了。”

我：“哦，我还真想不到，图书管理员拥有这样的厨房。”

她：“是的，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美食家。”

我：“再见了，女士，感谢你的招待。”

她：“不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

然后我就出来了。原来那是图书管理员的厨房，他大概知道在那里煮的是什么呢？他大概从来没有在那里宿庙求梦吧，我要把那肯培的多马还给他。我踏进了图书馆。

他：“哦，晚上好，你回来了。”

我：“晚上好，先生，我把这多马还给你。我还进过你的厨房一会儿，却没有注意到那是你的厨房。”

他：“哦，没关系。希望我的厨子好好地招待了你。”

我：“对这样的招待我可不能抱怨。我还拿着这多马午睡了一会儿。”

他：“我并不感到惊讶，这灵修书无聊得可怕。”

我：“是的，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但是对你的厨娘，这本小书却意味着很好的熏陶。”



图片说明：这是实质的黄金，神的阴影就居住于此。

他：“对于厨娘是吧。”

我：“容许我冒昧问一句，你有没有在你的厨房里进行潜伏睡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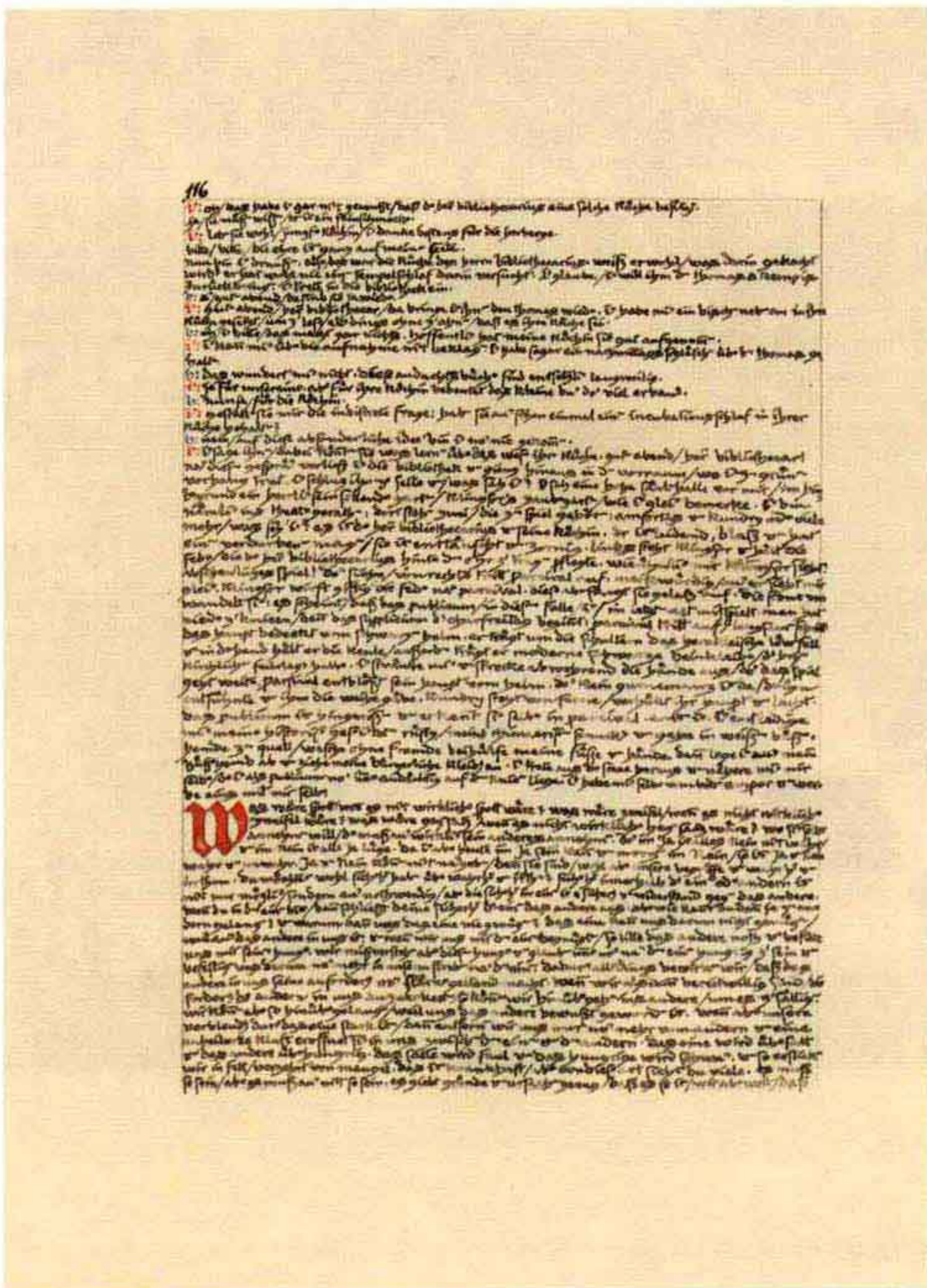
他：“不，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奇怪的想法。”

我：“我告诉你，你大概能由此认识到你厨房的特质。祝你有个好的晚上，先生！”

交谈之后，我离开了图书馆，我走到绿色帷幕的前厅。我把它推到一边，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前面有高高的柱廊，后面是一座应该非常奇妙的园林，我同时注意到，那也是克林索尔魔法花园。就这样我走进了剧院，那里有两个剧里的人——安佛塔斯和昆德丽，或者还有更多的。我在看什么？那是图书管理员和他的厨娘。他病了，脸色苍白，胃部不适，她很是失望和愤怒。左边站着克林索尔，他手拿着图书管理员插在耳后的羽毛。克林索尔和我看起来何其相似啊！多么可怕场景啊！看，帕西法尔从右边走上来了。奇怪的是，他也

长得像我。克林索尔将有毒的羽毛笔向帕西法尔掷去，他却轻松地接住了。

场景转换了。看来观众，也就是我，在最后一幕也一同登场了。人们必须跪下，因为耶稣受难日的祭典要开始了。帕西法尔出场了——缓慢的步伐、戴着黑色的头盔，他的肩膀上戴着赫拉克勒斯的狮皮，手拿着木棒，穿



着现代的黑色长裤，那是为了这节日的缘故。我防御地伸出手，但戏剧继续进行着。帕西法尔脱去头盔，露出了他的头。但是古内曼兹不在，这是为他赎罪和献祭给他。昆德丽站在远处，她的头被遮住了，她在笑。观众看得着迷，已经认出了帕西法尔。他就是我。我摆脱了那带着历史的铠甲和那些幻想的装饰，只穿着忏悔者的白色衬衫走到水源里，不靠任何外来的帮助洗净我的双脚和双手。然后我把忏悔者的衬衫也脱去，穿上便服。我从这场景里走出来了，接近我自己，我这观众还是虔诚地向他跪着。我从地上起来，与自己合而为一。

如果这不是嘲笑，什么才是嘲笑呢？如果这不是怀疑，什么才是怀疑呢？如果这不是反抗，什么才是反抗呢？谁要接纳自己，他就必须真正地接纳他的另一面。否在是里面当然不是真的，而在否里面一切都是谎言。但因为我可以今天在是而明天在否，是和否也就是真实和不真实的。是和否都不能退让，因为它们已然存在，我们对真理和错误的观念却可以。

你大概想从真理和错误中得到确定性吧？在一面或另一面的确定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确定性在一方面是保护，对另一方面却是抵抗。如果你在一方，那你就把另外一面的保护排除在外了。

但如此一来你又怎能够到达另一面呢？而为什么一面对我们并不足够呢？那是因为另一面也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满意于一方，另一面就会受苦，它的饥饿就会降于我们身上。我们却误会了这饥饿，还总以为饥饿源于这一面，把我们的追求越加在这一面牢牢抓住。然而，我们就这样让另一面的要求更加强烈。若我们当时愿意接纳我们之内另一面的需求，我们就能进入另一面来满足它了。我们能到达那一面，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这另一面了。但假如我们在一方面的盲目太强大，那我们就会更加远离另一面，两面之间就会有一道灾难性的鸿沟在我们之内展开。一方过于饱满，另一方却过于饥饿。饱足的会

变得懒惰，饥饿的会变得脆弱。这样我们就在脂膏里窒息，被缺乏虚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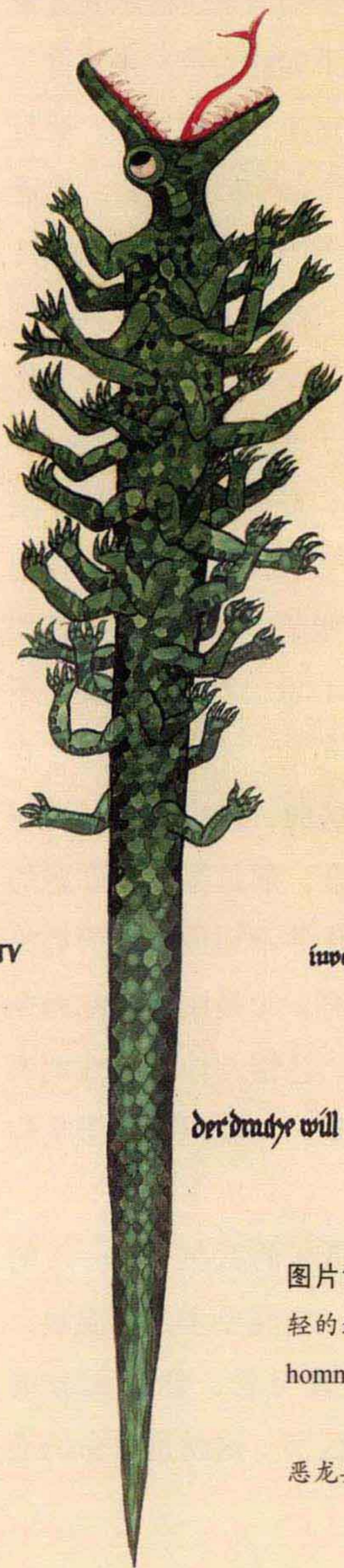
这是病态的，但这样的你看到了很多。它必须如此，但决不能如此。有足够的理由和原因让它如此，但我们希望它不是如此。也就是说，人获得自由以及征服的原因，因为他在自己里面，自己本身是创造性的。若你已经通过让你的灵魂受苦来获得那自由，虽然你对一方面有着最高的信仰，但也能接纳另一面，因为你也是它，然后你的成长就会开始。

当别人嘲笑我，那毕竟是他们所做的，而我就能把这罪疚推到他们身上，然后忘掉我对自己的嘲笑。但是，无法嘲笑自己的就会被别人嘲笑。所以，要接纳你的自我嘲笑，这样所有的神明和英雄人物都会落下，而你就能变成完全的人性了。你的神明和英雄人物对你的另一面是嘲笑的。为了你的另一面，弃下你自己到目前演着、让你钦佩的角色中，成为如是的你。

谁有着这特异的天赋带来的好运与不幸，他就会成为那想法的猎物，以为自己是这礼物。因此，他也常常是个傻瓜。特殊的礼物是外在于我的。我跟它是不一样的。礼物的本质与接受这礼物的人的本质没有关系。它甚至常常要牺牲接受者的性格。他的个性特点往往由这礼物的不足之处所标示，甚至是刚刚相反。这就是为什么他永远达不到他礼物的高度，却总是在它下面。当他接纳他的另一面，他就能承受他的礼物而不受伤害。但假如他只想活在他这礼物之中，并由此丢弃他的另一面，那他就会失去分寸，因为他这礼物的本质是非人的、出于自然的。他自己会变得非人，变为他其实并不属于的自然现象。全世界都能看到他的错误，而他就成为他们嘲笑的受害者。然后他说别人嘲笑他，而这不过是他忽视那使他可笑的另一面。

当神走进我的生命，我就为了神回到我的贫困里。我把贫困的重担负在身上，负起我里面所有的丑恶和荒谬，还有可耻的。若我不背负起混乱和荒谬，神就会受其侵袭，于是我就让神免于这些混乱和荒

esau m'c so sel. d' mensche n' mlt' ir die freit geget / au die ursache z' /  
 etwond / den er ir schopfer in se' or aus se' selb. wen du dur' das  
 leu' deins geistes jens freit emung has / froz deins hochst' glaubens  
 andas eine / au das andere anzunehm / weil du esau' bis / dan  
 beginnt dem wachsthum.  
**W**en mi' andere verspott / dan thung es do' imo' no' die andern /  
 v' d' kati' ihn' da' s'ir schuld ymest / v' danit' vergeß / mi' selb' z' ver-  
 spott. woab' se' selb' nicht verspott' kati' / wird andern z' spott. also  
 nit' au' deine selb' v' spott' an / danit' all' g'ltt' v' held' haste von  
 dir abfalle v' du ganz' nur menschl' wirt. deine g'ltt' v' held'  
 d' s'ir s'igt' se' d' andern in dir ein spott. um d' andern wilt' in  
 dir / lege deine bewunderte rolle / die du bist' vor dir selb' spiltet'  
 v' werde do' / do' du bist'.  
**W**er das gluck' v' missgeschick' ein' besondern gabe hat / do' verfallt  
 d' k'upst' z' glaub' / er sel' diese gabe. danun' ir er au' d' sters' ihr  
 narr. eine besondere gabe ir etwas' auff' omir. d' bin' nit' glei'  
 mit' ihr. das' wof' do' gabe hat' nit' z' thun mit' d' wof' d' man  
 sch' / do' ihr k'rage ir. se' lebt' so' oft' auf' k'ast' d' ob' wack' z' ihr  
 frage' . seine person' l'kt' ir' gekon' zeichnet' dur' die nat' hat'  
 le' seine gabe / ja' sogar dur' d' geg' s'ig' dazu. danun' ir er nie' auf' do'  
 hohe' se' gabe / sondern imo' darunt'. wen' er se' man' andern ann' ir' /  
 so' wird' er s'ig' / ohne s'had' se' man' andern z' ertrag'. wen' er abo' nur' seine gabe  
 in se' gabe leb' will' / v' bes' halb' se' man' andern vor' ir' / so' ve-  
 liert' er das' ma'ß / den das' wof' se' gabe ir' auff' menschl' v'  
 eine natur' erfcheint'. er wird' selb' auff' menschl' / selb' eine  
 natur' erfchein' / was' er in' wirt' l'kt' nit' ir'. alle welt' seht'  
 se' in' ir' thum' / v' er fallt' ihr' spott' z' off'. dan' sag' er / es' sel-  
 die andern / die ihn' verspott' / nach' erendes do' mit' die ver-  
 nach' l'kt' se' man' andern' ist' / die ihn' l'cht' ma'cht'.  
**W**en' do' gott' in' mein' leb' ein' tritt' / dan' kehre' z' memo' d' mir'  
 w'kt' zur'uck' um' d' gott' will'. ir' nehme' die las' do' d' m' l'cht' ir'  
 auf' me' v' k'rage all' meine' b' s' l'kt' v' l'cht' / au' all' ver-  
 wof' l'che in' mit'. auf' solche' weise' entlaste' se' d' gott' von' all' d'  
 v' wirt'end' v' un' s'innig' / das' ihn' befall' w'rd' / wen' d' es'  
 nicht' ann' ehme. dan' mit' berate' d' wof' für' das' thun' d' gott's.  
 no' ir' es' nacht' / eine lange' nacht' voll' unheim' l'cht'. was' soll'  
 wend' ? sind' die f'ustern' ab' g'inde' geleert' v' ausge' sch' pft' ?  
 ob' was' wartet' v' steht' dort' unt' / drohend' v' roll' liegend' ?



ATMAVICTV



iuvenis adiutor

TEΛΕΣΦΟΡΟΣ

spiritus malus in hominibus quibusdam.

der drache will die sonne freß / d' jungling beschwört ihn / es nicht z' thun . er frißt sie ob' do'.

图片说明：ATMAVICTU(艾玛维图); iuvenis adiutor(一个年轻的追随者); ΤΕΛΕΣΦΟΡΟΣ(忒勒斯福罗斯); spiritus malus in homnibus quibusdam.(有些人里面的恶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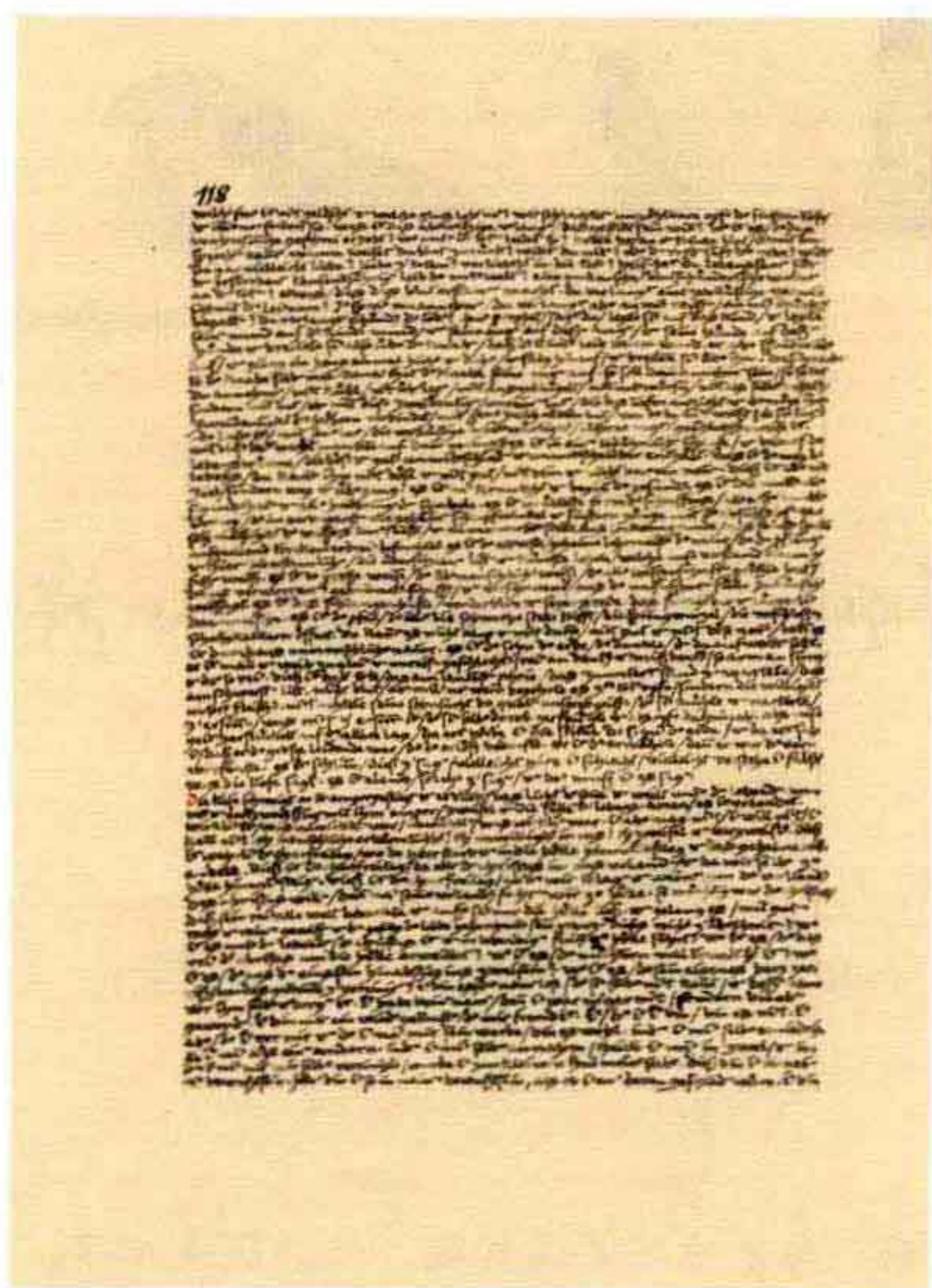
恶龙要吞噬太阳，年轻人恳求他不要这样做。但它还是吃了。

谬了。这样我就预备了神的行动之路。现在还是夜晚，充满恐惧的长夜。会发生什么事呢？是不是黑暗的深渊被清空耗尽了？还是有什么来势汹汹、发出红光的在下面站着等待呢？

有什么火焰不会熄灭，有什么余烬仍是炽热的呢？我们在黑暗深处屠杀了无数祭品，而它仍然要求。这想要被喂哺的荒唐需求到底是什么？这发出疯狂的呐喊的是谁？谁在死亡之下如此受苦？来这里，喝下鲜血，这样你就能够说话。为什么你拒绝这血？你想要奶？还是红色的葡萄果汁？你甚至想要爱？对死者的爱？与死者相爱？你还想为地下世界那死去千年的尸体求得生命的种子吗？对死者放纵淫乱的欲望？这是令血液凝结的。你想要与尸体合成妖娆的一体？我说的是“接纳”，但你却要“撕开我、按着我、与我交配”？你要亵渎死者？你说，那先知躺在孩子身上，用嘴贴上孩子的嘴，眼睛对着孩子的眼，双手搭着孩子的手，在孩子的身上展开，好让孩子的身体变温暖。他却又站起来，进入屋子里，来回走着，然后又再爬上去，在他身上伸展开来。男孩哼了七声，然后他睁开了眼睛。你的接纳应该如此，你该这样接纳，不冰冷、不强势、不挖空心思、不卑躬屈膝、不自我禁欲，而应该怀着欲望，哪怕这是模棱两可的、不纯的欲望，它

吸引着深层的，使它那模糊性与更高的结合。那是神圣又邪恶的欲望，而你并不知道这欲望是美德还是恶习，于是用那淫乱而令人作呕的、色情的惶恐、性别不成熟的欲望。人就用这欲望唤醒死者。

你最低微的就在死亡一般的睡眠之中，它需要生命的温暖，那包含了善与恶，两者无分彼此、无从区别。这就是生命的道



图片说明：受诅咒的恶龙吃下太阳，从腹部被剖开，现在它必须放弃太阳的金，还有它的血。这是老人艾玛维图的逆转。破坏那阔大绿色外壳的人正是帮助我杀死齐格弗里德的年轻人。

119



d'v'fluchte drache hat die sone gefress/d'v'war wird ihm aufgeschnit/v' nun muosz er d'son'gold h'geb/samit sein  
blut. diesz is die umkehr almanichus/d'alt. d'herr/d' die wucherude grüne hülle z'störte/et d' jungling/v' mit holf/  
Gisfried z'w'r.



路，你不能称之为善或恶，也不能称之为纯净或不纯。但这不是目的，而是道路和过渡。这也是病态和康复的开端。这是所有罪行、所有救赎象征的母亲。这是最古老的创造形式、最初始的黑暗渴望。它以水那没有意识的法则，流过所有秘密的藏匿之处和黑暗甬道，又在意想不到的地点，从松弛的泥土、最狭小的裂缝溢出，滋养干涸的土壤。它是大自然最初始、秘密的导师，它教会花木禽兽那些令人惊异又充满智慧的、而我们对此却茫然不解的各种技艺。它是伟大的智慧，它的认识超乎凡人，它拥有一切最高的科学，从纷乱之中创造出秩序，从不可触摸的完满中预见将来。它是蛇一般的，易于腐烂又富有益处，它是既可怕又荒谬的魔鬼。它是总能击中弱点的箭头，是打开藏宝之所的春天根苗。

你不能称之为聪明或愚笨，不能称之为善为恶，因为那是彻底不具人性的大自然。它是大地的儿子，你应该唤醒的黑暗者。它既是男又是女，带着未成熟的性别，富于解释和误解，如此缺乏意义，却又如此富足。这是叫得最响亮的死亡，在底部站着等待那遭受最大苦痛的。对死亡的祭品它不要血，不要奶，也不要酒，他要的是我们肉体的意愿。它的渴求并不注意我们精神的痛楚，这精神挣扎着、折磨着，要谋划不能谋划的，它把自己撕开以做献祭。我们的精神被肢解，放在祭坛之上，我才听见土地之子的声音，才看到他身受巨大的痛苦，需要救赎。他是被选中的，因为他是最受排斥的。这样说很可怕，也许我听力不好，也许我把深层所说的理解错了。诉说这些是悲惨的，但我不得不说出来。

深层沉默了。它起来了，诞生于阳光之下，成为有生命的。动乱和纷争与它一同起来，怀疑生命的完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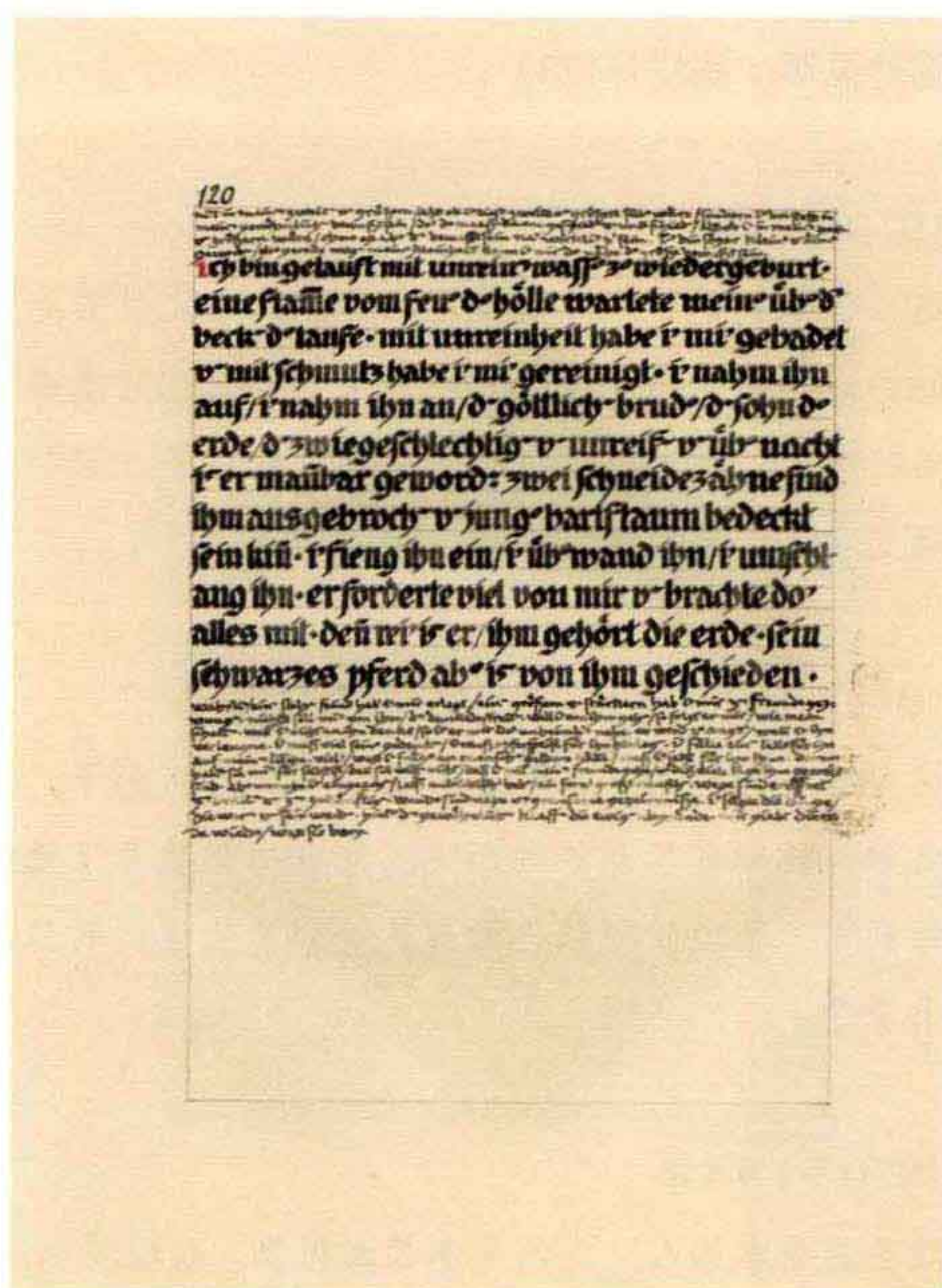
阿门，成了。真实是从前不真实的，不真实是从前真实的。但我不喜欢，我不想，我不能。人类的痛苦啊！我们的不情愿啊！怀疑和绝望啊！这是真正的耶稣受难日，上主死亡并下降到地狱，秘密的就完成了。这是耶稣受难日，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基督，我们本身下降到

地狱里去。这是耶稣受难日，我们哭泣哀悼，为了基督的完成，因为完成后，我们会前往地狱。基督如此强大，他的王国遍及所有世界，在外面的只有地狱。

谁能怀着良好的理由、纯净的良知、遵循爱的律法来跨越这王国的边界？生者之中谁是基督，以活生生的肉身走进地狱？谁把基督的王国扩展到地狱里去？谁是那在酒醉里完全清醒的？谁是那从单一下降到双重的？谁是那撕开自己的心来团结分开的？

我是无名的，不认识自己，名字对自己是隐藏的。我没有名字，因为我从前不存在，而是刚刚成为的。我对自己是个再洗礼派是陌生的。身为自我的我并不是它。从前是我、将来会成为我的我却大概是它。我把自己贬低，把自己当成别人来提升。我接纳自己，把自己一分为二，我与自己合一，成为自我的一小部分。我在自己意识里的它。但我在我的意识里，也就像我跟它分离一样。我不是处于我第二和更大的，就像我本身就是这第二和更大的，而不过是在平常的意识里，却是从这意识分开和区别开，就好像我处于我第二和更大的之内，而意识却不真实存在。我甚至变得更小、更穷困，但正是这微小让我意识到伟大的接近。

我在不纯净的水里受洗重生。来自地狱的火焰在洗礼池上面等待着我。我沐浴于杂质里，以污垢来净化己身。我接收了他，接纳了他，那神性的兄弟，土地之子，那双重性别和不成熟的，他在一



夜之间变成了男子。两颗门牙从他嘴里长出，年轻柔和的胡须覆盖着他的下巴。我抓住他，我征服他，我拥抱他。他对我要求很多，却又带来了一切。因为他是富足的，他属于大地。他的黑马却脱离了他。

的确，我拿下了一个高傲的敌人，逼使一个伟大的强者成为我的朋友。没有任何事能把我与黑暗的他分开。若我想要离开他，他就会像影子那样跟随着我。若我不想着他，他就会难以置信地接近我。若我否认他，他就会陷入恐惧。我必须多想着他，我必须为他放置祭品，我为他在我的桌子上添满一个盘子。我从前为人而做的很多事情，现在必须为他而做。因此，他们认为我很自私，因为他们不知道，我跟朋友同往，又把许多日子献给他。但是动乱已经出现——安静的地震、远处巨大的噪音。通往远古和通往将来的道路开启了，奇迹接近了，还有残酷的秘密。我感到了过去已然和未来将成的事物，平常的背后裂开了一个永恒的深渊。我再次从土地中获得了它从前藏着的。

图片说明（图121-123）：

1919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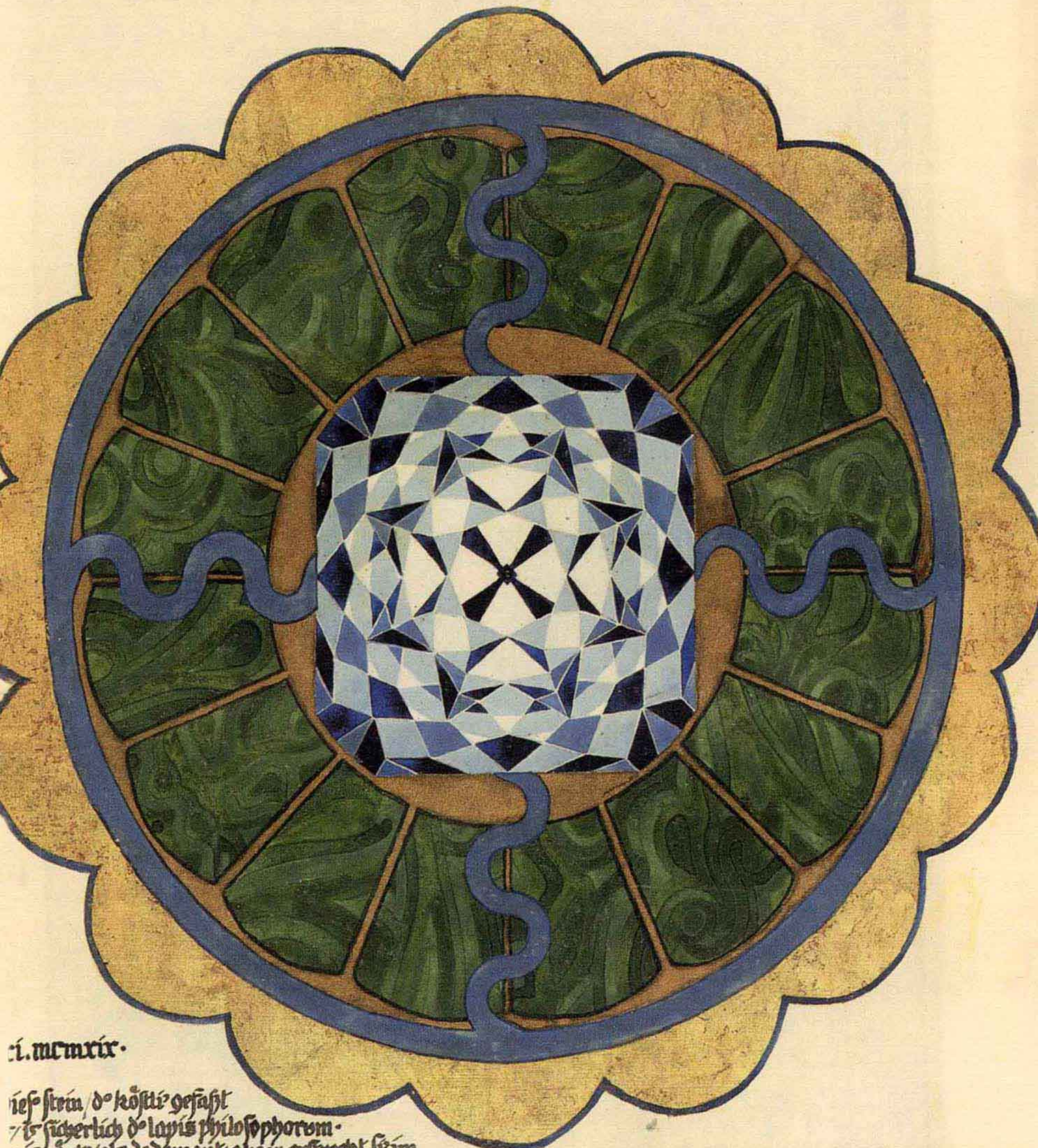
这石头如此美妙，肯定就是点金石。它比钻石更坚硬，但它通过广度、高度、深度和时间四种不同的属性，扩展到太空。因此它是看不见的，你可以不知不觉地穿过它。石头流出四道泉水，这是不受玷污的种子，它躺在父母之间，不让两个锥体的顶端相碰：它是违反丰满的元素。

1919年12月4日

这是宝石的背面。在这石头里的人拥有这影子。这是老人艾玛维图，是他从创造退出之后。他回到了无尽的历史，他在那里展开了他的开端。他又一次成为化石，完成他的创造。他以伊祖杜巴的形貌唤醒了他里面的腓利门和卡。腓利门送出了石头，卡送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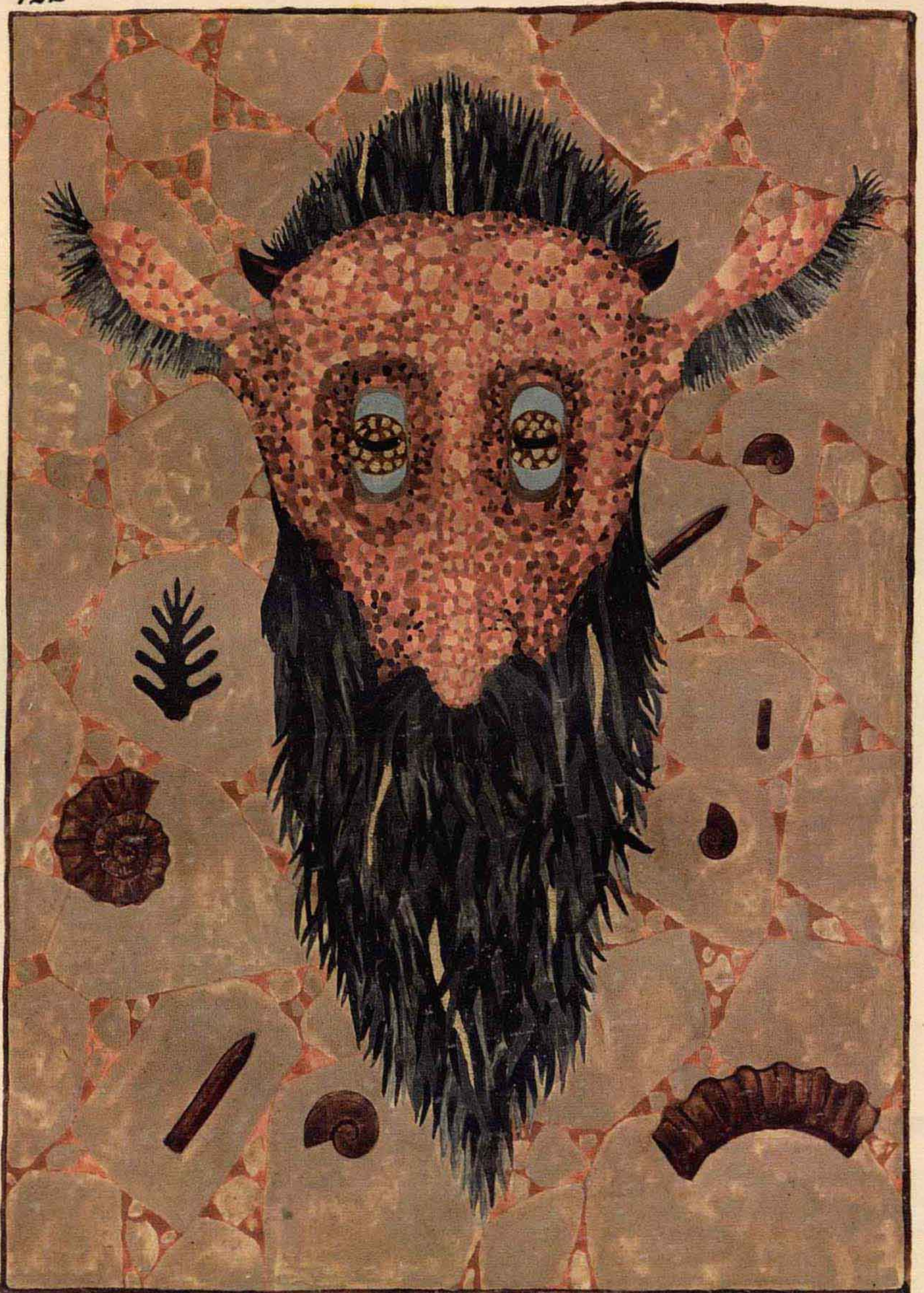
1920年1月4日

这是施圣水的人。龙的身体长出花朵，传道师从这些花里长出。上面是神庙。



ci. mcmxix.

ies stein, d<sup>o</sup> köstli<sup>e</sup> gefast  
 is sicherlich d<sup>o</sup> lapis philosophorum.  
 r is h<sup>o</sup>rt als d<sup>o</sup> demant. ob<sup>o</sup> er erstreckt se im  
 nyme von vier eigenschaft n<sup>o</sup>mli<sup>e</sup> d<sup>o</sup> breite/höhe/tiefe/v<sup>o</sup> d<sup>o</sup> zeit.  
 r is darum unlichtbar v<sup>o</sup> dukant dur<sup>o</sup> ihn hindur<sup>o</sup> geb<sup>o</sup> ohne es z<sup>u</sup> merk<sup>o</sup>. aus d<sup>o</sup> stein fließ<sup>o</sup> die vier aquarivsfl<sup>o</sup>me.  
 ies is das unvertwefliche korn/das zwisch<sup>o</sup> v<sup>o</sup> v<sup>o</sup> mult<sup>o</sup> gelegt is v<sup>o</sup> das verhindert/dass die spitz<sup>o</sup> d<sup>o</sup> beid<sup>o</sup> kegel se<sup>o</sup>  
 erlähr<sup>o</sup> die monade die das pleroma aufwiegt.



C. m. c. m. x. i. x.

dieß ist die hinterseite d' kleinod. wo im steine ist / hat dieß schatz. dieß ist almavichu / do alle / nach er si aus der  
 schöpff z' rückgezog hat. er kehrt z' rück in die endlose geschichte / allwo er sein anfang genom. Er  
 wurde wiederum z' stein v' rest / nachd' er seine schöpff vollendet hatte. In izduvat hat er d' mensch  
 überwach v' aus ihra  $\phi$ IAHMWN v' KA befreit.  $\phi$ IAHMWN gab d' stein / KA das  $\odot$ .



Dieß ist d'hl. wass'gieß. aus d' vltur / wie d' leibe d' drach' entspriess' / wach' die krubir. v. in d' tempel.

## 第十八章 三个预言



奇妙的事情走近了。我呼唤我的灵魂，并恳求它潜入洪流的末端，我已听到了它远方的声音。这发生在1914年1月22日，正如我在黑书中所记录的那样。它犹如飞箭般下潜到黑暗里，又从那深层呼喊回来：“你愿意接纳我带回来的吗？”

我：“我愿意接纳你给我的，我没有批判或拒绝的权利。”

灵魂：“听着，这里有古老的盔甲和我们父亲的装备，上面铺满了铁锈，还有发霉的皮革，长矛受到了虫蛀，矛尖弯了。破箭烂盾、头骨、死人死马的腿、旧的枪炮和投石机、破碎的火把、碎裂的武器、石矛石棒、尖锐的骨头、箭头上尖尖的牙齿……这所有的都是古时战场的战斗。你接受这一切吗？”

我：“我接受。我的灵魂，你比我更清楚地知道。”

灵魂：“我找到了绘画过的石块、刻上了魔法符号的骨头、皮革和铅板上的咒语和装满牙齿、人的头发和指甲的脏袋子以及捆在一起的木头、黑色的球、发霉的兽皮……这所有的都是黑暗远古所孕育出的迷信。这些你也想要吗？”

我：“我接受这一切，我怎能排斥任何东西呢？”

灵魂：“我还找到更糟的，兄弟相残、懦弱的谋杀、酷刑、儿童献祭、种族灭绝、纵火、背叛、战争、愤怒，你也想要这些？”

我：“好吧，如果这是必然的话。我岂能判断？”

灵魂：“我找到瘟疫、自然灾害、沉船、摧毁了的城市、可怕的野兽、饥荒、人类的无情，还有恐惧——一整座山的恐惧。”

我：“也该是如此，因为是你给我的。”

灵魂：“我找到过去文明的瑰宝、神的美丽图画、宽广的圣殿、绘画、纸草卷、写着古代语言的羊皮纸片、充满失传智慧的书本、古时修士的歌曲和圣歌、世代相传的故事。”

我：“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这大得让我无法理解。我如何接受？”

灵魂：“你想要接受这一切？你不知道自己的极限，你不能限制自己吗？”

我：“我必须限制自己，谁又能接纳这财富呢？”

灵魂：“要谦虚，怀着知足来建设你的花园。”

我：“我会这样做。我知道不值得征服这巨大无量的，而不去征服较小的。保养良好的小花园要优于维护不善的大花园。在无量之前，两座花园都同样细小，保养却并不一样。”

灵魂：“拿起剪刀，修剪你的树吧。”

从土地之子带来的涌流的黑暗里，灵魂给我指出了将来的古旧事物。它给了我三件事物：战争的苦难、魔法的黑暗、宗教的礼物。

若你聪明的话，你就明白这三件事是从属于彼此的。这三件事代表了混沌及其力量的释放，同样，这三件事也是混沌的关联。战争是明显的，每个人都看到了它。魔法是黑暗的，没有人看得到它。宗教尚未变得明显，可是它将会变得明显。你以为这种战争暴行的恐惧将临到我们身上？你以为会有魔法？你以为想到了一个新的宗教？我坐着度过这些长夜，看着将来者，我打了个寒





战。你相信我吗？我不大担心。相信是什么？不相信又是什么？我看见，我颤抖。

但我的精神不能把握那巨大的，想象不到将来者的规模。我渴求的力量疲乏了，收割的双手无力地下垂。我感到将来那巨大工作的负担。我看到在哪里和怎么样，但没能把握只言片语，没有把它征服的意志。除了让它沉到深层里去，我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不能把它给你，我只能讨论将来者的道路。好处极少会从外在来到你们身上。什么临到你身上，取决于你。但有什么，在哪里呢？我想转过目光，闭上耳朵，否定我的一切感官。我想成为你们中的一分子，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过。太多了，太出乎意料了。但我看到了它，而我的记忆不放过我。但我压制了我渴求于将来的愿望，我回到我现在正盛开的小花园，它的规模是我能够掌握的，它该得到照料。

将来是留给将来的。我回到细小的真实，因为这是伟大的路、将来者的道路。我回到我简单的现实，回到我无从否定的、最微小的存在。我又拿起刀子，充当一切无度地增长之事的法院。事实上，森林在我周围生长，攀缘的植物爬上我身，我被无尽的杂草完全覆盖。深层是不会枯竭的，它给予一切。一切就如什么都没有那般好。保留少数的，那你会拥有一些。认识你的雄心和渴望，收集掌握你的渴求，使它起作用，并影响、排除它，将它分类，赋予其含义和解释，这些都是挥霍奢侈的。

这是疯狂的，就如一切超出其界限的。你怎能保持你不是的？你想把一切你不是的都强行置于你可怜的知识和理解的枷锁之中？记住，你能认识自己，这样你就能认识足够的。但你不能认识别人和所有别的事情。要提防你知道超越自己的事，不然你所假定的知识会让另一面的生命窒息。有识者也许认识自己本身，这是他的界限。

我痛苦地削去自己假装了解的外在于我的。我把自己从意义的狡猾圈套里拉出，那是我给予外在于我的。我的刀切得更深，把我从我



给自己的意义中分离开去。我切进骨髓，直到一切有意义的从我身上掉下，直到我不再是我眼中的自己，直到我只知道自己存在而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我想成为贫困裸身的，我会在无情面前赤裸地站着。我想成为我的身体和它的贫困。我想属于土地，遵守它的法律。我想成为人里的野兽，接纳它一切的恐惧和欲望。那在阳光普照的地上、跟贫困又手无寸铁的躯体一同站着的，成为自己的动力和野兽潜伏的猎物的，那受到鬼怪和梦里的遥远神祇所惊吓的，属于近处又与远处敌对的，那以石头打火的，还有那羊群被未知的力量所偷去的，田里那些作物被破坏的，还有那既不知晓也不认识，却照邻人活着，让远处的恩典降临己身的，我想要经历他的哭泣和幸福。

他是个孩子，既不肯定又充满确定性，脆弱，却分享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他的神没有施予帮助，他就找另外一个。连这个也不帮助，他就严厉批评。你看，神会再次帮忙。所以，我抛掉所有意义的沉重，还有一切混沌让我负担的神性和邪恶。的确，这些都不在于我，证明神祇、魔鬼还有混沌的怪物，小心翼翼地喂哺它们，把它们轻轻地拖着，为它们数算和命名，以信仰从怀疑和疑问里保护它们。

一个自由的人只认识自由的神和魔鬼，那是从他自己而生，由自己的力量起作用的。若它们不起作用，那是它们自己的事，我能够摆脱这个包袱。若它们能起作用，那它们既不需要我的保护，也不需要我照顾，甚至我的信仰。所以，你要静静地等待，看它们是否起作用。如果它们起作用，那你要聪明点，因为这头老虎可比你要强。你应该能放下一切，否则你就是个奴隶，哪怕是神的奴隶。生活是自由的，它选择自己的道路。限制已经够多了，所以别再堆放障碍。所以我砍去了一切限制。我站在这里，而世界那充满谜团的纷乱驳杂就在那里。

一阵恐惧侵袭了我。我不是受到紧紧地束缚吗？这世界毕竟不是无限的？我又发现了我的弱点。没有了弱点的意识，没有了无力的恐惧，贫困、赤身露体和毫无防备又会是什么？于是我站着，我害怕。我的灵魂就低声对我说话。

## 第十九章 魔法的礼物



灵魂：“你有没有听见什么？”

我：“我没听见，我该听什么？”

灵魂：“铃声。”

我：“铃声？哪里？我什么都听不见。”

灵魂：“再仔细听。”

我：“也许在左耳。这有什么意义呢？”

灵魂：“不幸。”

我：“我接受你说的。我想要幸运和不幸。”

灵魂：“那就保持你的双手张开举起，接受临到你身的。”

我：“这是什么？一根棒子？一条黑蛇？一根像蛇形的黑色棒子、两颗珍珠做的眼睛、脖子上绕着一条黄金带。这不就像一根魔法棒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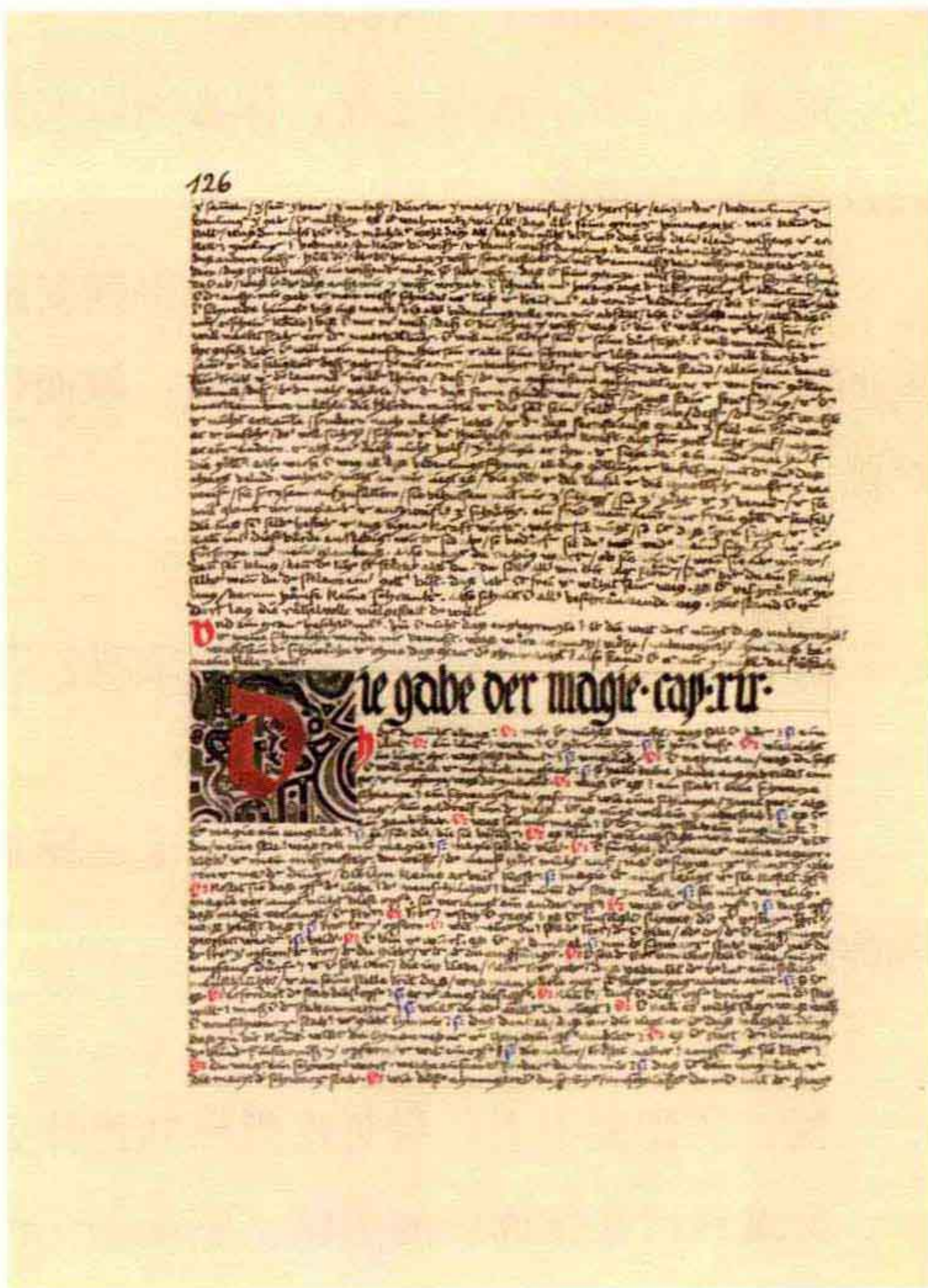
灵魂：“这是一根魔法棒。”

我：“魔法跟我有关系？魔法棒是不幸吗？魔法会带来不幸吗？”

灵魂：“是的，对于拥有它的来说。”

我：“这听起来像古老的传说。你真是奇妙啊，我的灵魂！魔法跟我有关系？”

灵魂：“魔术能给你很多东西。”



我：“恐怕你是在唤醒我的渴求和误解。你知道，人从来不会停止追求黑魔法，还有任何不劳而获的事物。”

灵魂：“魔法并不容易，对它要献上祭品。”

我：“给它的祭品是爱吗？还是人性？那你把魔法棒收回好了。”

灵魂：“不要着急。魔术不需要这些祭品，它需要别的祭品。”

我：“那要奉献什么？”

灵魂：“魔法要求的祭品是安慰。”

我：“安慰？我没听错？要理解你真的是说不出的困难。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灵魂：“安慰就是祭品。”

我：“你是什么意思？要献上的到底是我所给予的安慰，还是我接受的安慰呢？”

灵魂：“两者都是。”

我：“我糊涂了，这太黑暗了。”

灵魂：“为了黑棒之故，你必须以安慰做祭品，你施予的安慰，以及你接受的安慰。”

我：“那我就不能从我所爱的得到安慰了？而我也不能给予我所爱的安慰？这意味着损失一种人性，取而代之的是人对自己和别人的严酷。”

灵魂：“就是这样。”

我：“这种献祭是魔法棒的要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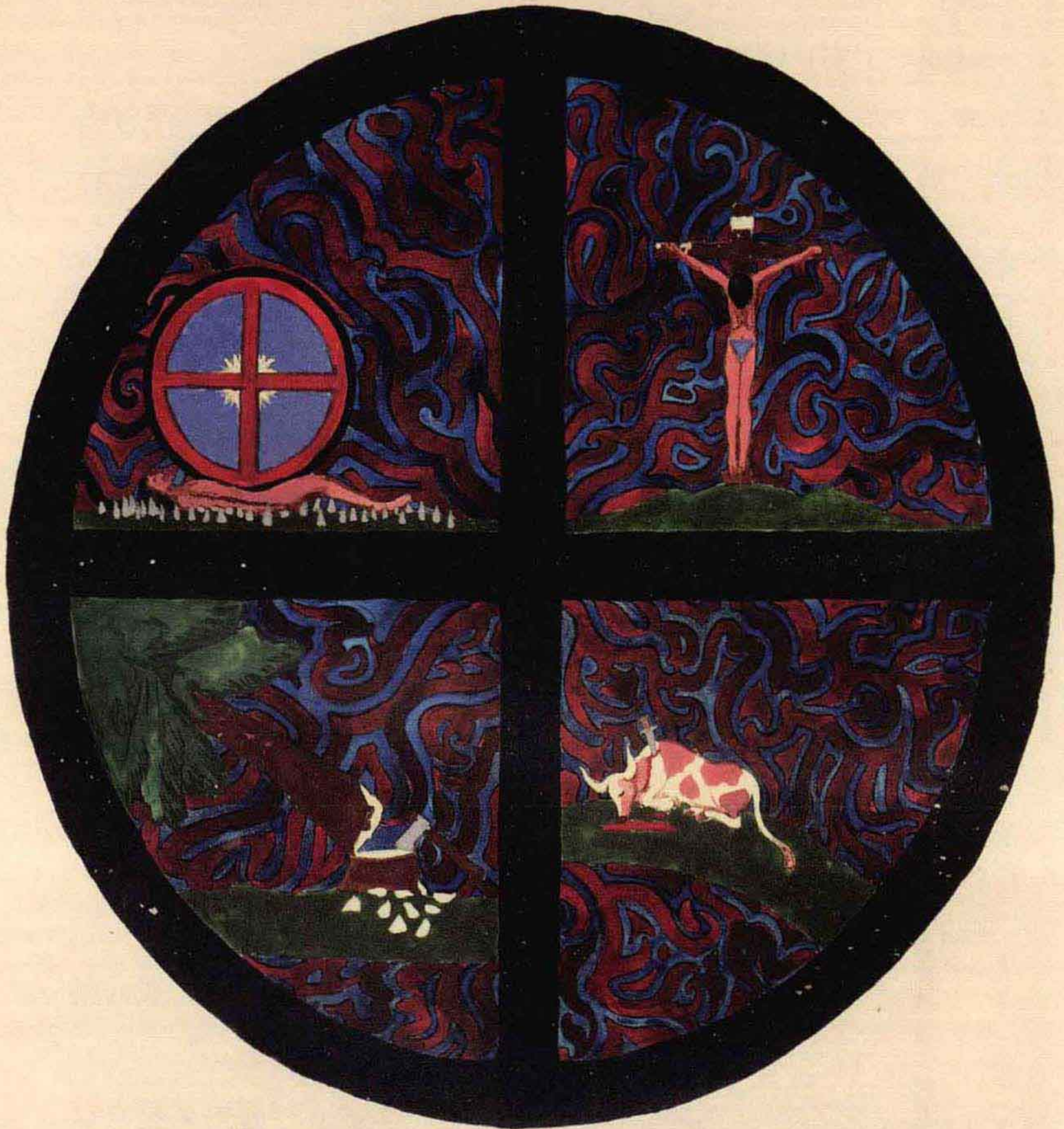
灵魂：“他要求这祭品。”

我：“我能不能、可不可以为魔法棒带来这祭品？我必须接受这魔法棒吗？”

灵魂：“你想还是不想？”

我：“我说不上。我对这黑棒知道什么呢？是谁把它给我的？”

灵魂：“在你面前的黑暗。它是下一件会临到你身上的事。你想



Es wurde beendet am 9 Januar 1921/nachdem es an die 9 monate unvollendet gewartet hatte. es drückt/i=wei  
es für eine trauer aus/ein vierfach' opfo. i' konnte mi' beinahe nicht entschließ'/es zu beendig'. es is das unerbittlich  
erfunction'/das opfoerfüllte wesen all' lebendig'.

图片说明: amor triumphat(爱的胜利)

此图在被搁置九个月之后于1921年1月9日完成。它表达了我说不出来的那种悲痛，一种四重的牺牲。我几乎要放弃完成它。它是四种功能那无量的滚轮，是充满了牺牲的生命中的要素。

啊！”

灵魂：“自然呢？自然给予安慰吗？它能得到安慰吗？”

我：“你真敢于搁下这重话。你要把我推向什么样的寂寞去？”

灵魂：“那是你的不幸，以及黑棒的力量。”

我：“你说的实在黑暗又充满预感。你是在用那冰冷的装甲包裹我吗？用那铜造的外壳把我的心包住？我喜欢生命的温暖。假如我挂念它呢？为了魔法的缘故？什么是魔法？”

灵魂：“你不认识魔法，所以先别判断。你在抗拒什么呢？”

我：“魔法！魔法是什么？我不相信它，不能相信。我的心下沉了，而我该以人性里最大的一块来向魔法献祭吗？”

灵魂：“我劝你不要抵抗，而更重要的是，别表现得这么开明，假如你确实从最深处不相信魔法。”

我：“你真是无情。但我不能相信魔术，也许我对它的想法是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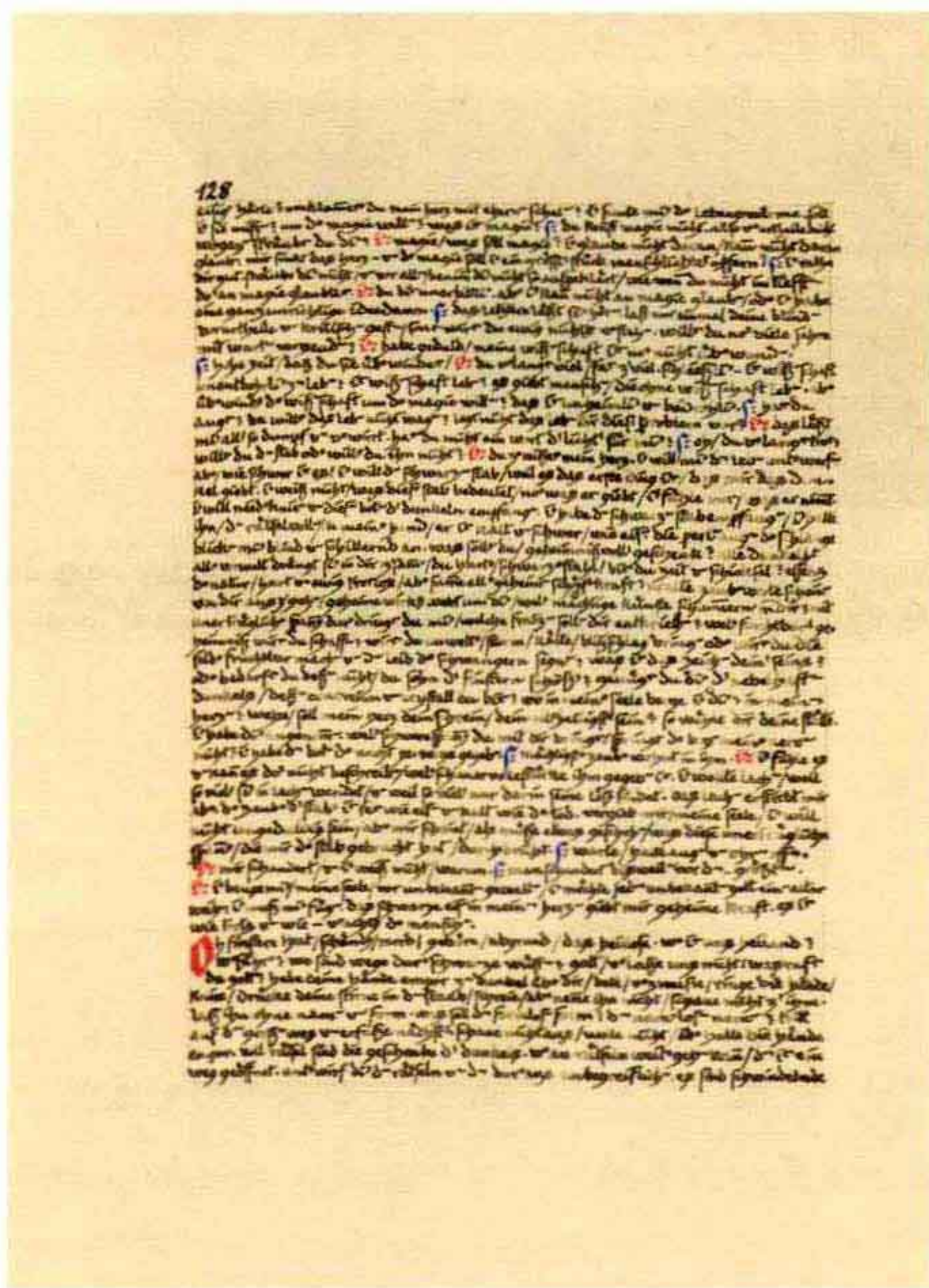
灵魂：“你最后说的我听明白了。就把你盲目的偏见和批判的姿

态放开一次吧，不然你永远不会明白。你还想浪费多少年等待呢？”

我：“耐心点，我的科学还没有被战胜。”

灵魂：“是时候把它征服了！”

我：“你要求的可真是多，几乎是太多了。科学是生活的一部分吗？科学是生命吗？有些人的生命里没有科学。但要为了魔法而消除科学？那真是可怕又危



险。”

灵魂：“你害怕吗？你不敢押上生命？不正是生命带给你问题吗？”

我：“这一切把我丢到平淡和困惑里去了。你有没有什么导向光明的话给我吗？”

灵魂：“啊，你想要安慰？那魔法棒你要还是不要呢？”

我：“你让我心碎，我想把自己交给生命。但是，这是多么的难啊！我要那黑棒，因为它是第一件给我黑暗的事物。我不知道这黑棒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它会给我什么，我只是感到它会拿走什么。我会跪下迎接这些黑暗的使者，我已经迎接了这黑棒，我手里拿住这充满谜团的，它冰冷又沉重，犹如钢铁。那蛇的珍珠眼睛盲目地看着我，让人眼花缭乱。充满秘密的礼物，你到底是什么？一切前世的黑暗涌进了你，你这坚硬的黑色钢铁！你是时间和命运？自然的要素，坚硬又永远不带慰藉，却是一切秘密创造力量的总和？似乎远古的魔法咒语源自于你，秘密行动在你身边交织，在你里面潜伏着什么强大的技艺？你用难以忍受的紧张来穿透我，你会做什么样的鬼脸呢？你会造出多可怕的秘密呢？你会不会带来恶劣的天气、风暴、寒冷、雷暴，还是你会让田野果实累累、怀孕的身躯得到保佑？你有什么标记？还是你不需要这些，你这黑暗母腹的儿子？你是迷雾重重的黑暗的凝固和结晶，你是否满足于此？我把你藏到我灵魂的哪里了？在我的心里？啊，我的心会是你的圣柜，你最神圣的吗？那就选择你的处所吧，我已经接受了你。你给我的是何等的压力呀！我神经的弓是不是要断开了？我已经接待了夜的使者。”

灵魂：“最强大的魔法就住在它里面。”

我：“我能感觉到它，却无法形容它有着怎样强大的力量。我想笑，因为笑声里能发生那么多变化，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发现它的解决方案。但我里面的笑声却死去了。那棒子的魔法就像钢铁一般坚固，像死亡一般冰冷。原谅我，我的灵魂，我不想急躁，但在我看



来，这魔杖给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紧张，当这紧张破开之时，必定会有什么发生。”

灵魂：“等待吧，保持眼睛和耳朵开放。”

我：“我感到不寒而栗，我不知道为什么。”

灵魂：“人总会在最伟大的面前发抖的。”

我：“我求你，我的灵魂，在未知的力量面前，我想向那未知的神献上祭坛。我必须顺从。我心里面这黑色的钢铁给我秘密的力量。这就像反抗，就像人的蔑视。”

啊，黑暗的行为，强暴、谋杀！深渊，诞下未得救赎的吧。谁是我们的救主？谁是领袖？哪里是黑色沙漠的道路？神啊，不要离开我们！你把神叫做什么？高举你的双手到黑暗中，祈祷、绝望、环抱双手、跪下，把额头推向尘土、喊叫，但不要告诉他名字，不要望向他。就让他无名和无形。什么是无形的形式？无名的名字又是什么？踏上伟大的道路，抓取下一步。不要看，不要想，却要提起双手。黑暗的礼物是充满谜团的。谁能与谜团同往，道路就为他而开。把自己交给困惑和彻底的费解，那里有令人目眩的桥梁，通往永恒深处的深渊。但你要跟从谜团。

承受那些可怕的。天仍然黑暗，而恐惧仍然会增长。繁衍着的生命之流在下沉、被吞噬，我们接近了那正忙着创造将来者的庞大的、非人的力量。多少将来藏在深层里啊！几千年的丝线不正是在它里面交织而成的吗？把谜团藏起来，把它载于心中，温暖它，让它怀孕，这样你就担负着未来。

未来的张力我们里面无法忍受。它必须突破狭隘的差距，它必须闯进新路径。你想甩开包袱，你想从不可避免的逃脱。出走不过是欺骗和绕圈子。闭上你的眼睛，好让你看不见那多元的、那外在的多元，也看不见那撕裂和诱人的。路径只有一条，而那是你的路径，只有一种救赎，那是你的救赎。你要寻求帮助，在周围看到了什么？你认为帮助会从外面而来？将来者会在你里面、从你创造。所以你要看



你自己。不要比较，不要量度，没有别的路径与你的一样。所有别的路径都是欺骗和诱惑，你必须完成你自己的道路。

啊，但愿所有人和他们的道路都能变得陌生！那你就能从你自己再次寻到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道路。这是何等的弱点啊！多么绝望啊！多么可怕啊！你会承受不了，要走你的路。你总是希望至少有一只脚能踏上陌生的路，这样你就不致陷入巨大的孤独之中。这样母亲总能在你身边给予安慰！这样人就会确认你、承认你、托付于你、安慰你、鼓励你！这样别人就能踏上你那陌生的路径，而你自己踏上歧途，又能更容易地把你自己搁在一旁，就像你不是你自己！那谁又该做你的事呢？应当由谁来担负你的美德，谁担负你的恶行？你跟你的生活还没有结束，你受到死者可怕的压迫，为了你那没有活过的生命，一切都必须得到满足。时间是短暂的，你怎么想积累其一，而荒废另一面的？

道路的力量是庞大的。天堂与地狱在它里面一起成长，上与下的力量在它里面团结一致。神奇是这道路的本质，祷告和祈求是神奇的，诅咒和行动是神奇的，假如它们出现在伟大的道路上。魔法是人对人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你能对你的邻人施魔法，而是魔法会对你自己起作用，而只有当你经受得起它，那看不见的作用才会从你传到你的邻人身上。它比我想象中更容易存在于空气之中。然而，它是无法掌握的。听：

上方是强大的，  
下方是强大的，  
双重的力量合一。  
北方会前来，  
西方依着你，  
东方流上来，





因此，我拿来古老的魔法仪器，煮开了温热的药水，把秘密、远古的强力和最聪明的也猜不到的事物混合进去。

我烹煮一切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根源。

在许多繁星密布的夜晚，我在锅前等待着。那药水在无尽的缓慢里发酵。我需要你们的祷告、你们下跪、你们的绝望和耐心。我需要你们最后和最高的渴望、最纯净的愿望、你们的谦虚交托。

孤独的人，你在等待谁？你想要谁的帮助？没有人能跳到你跟前帮助你，因为所有人都看着你，等待着你疗治的技艺。

我们都非常无力，甚至比你更需要帮助。赐给我们帮助，好让我们能以帮助回馈于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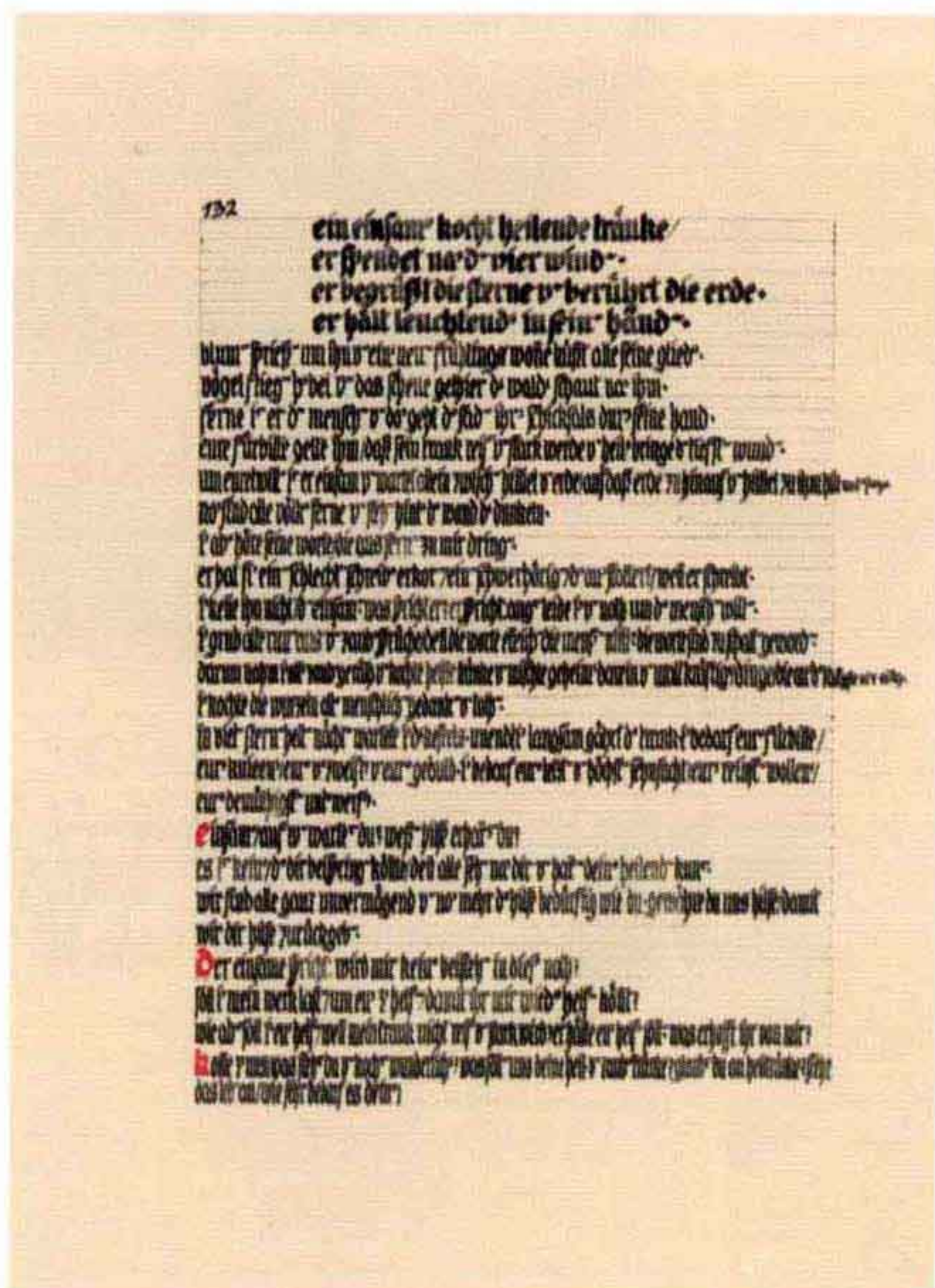
孤独者说：“没有人会在这困境里帮助我吗？我应该离开我的工作来帮助你们，好让你们能帮助我吗？但如果我的药水还没有成熟强壮，我又怎么能帮你们呢？它应该对你们有帮助。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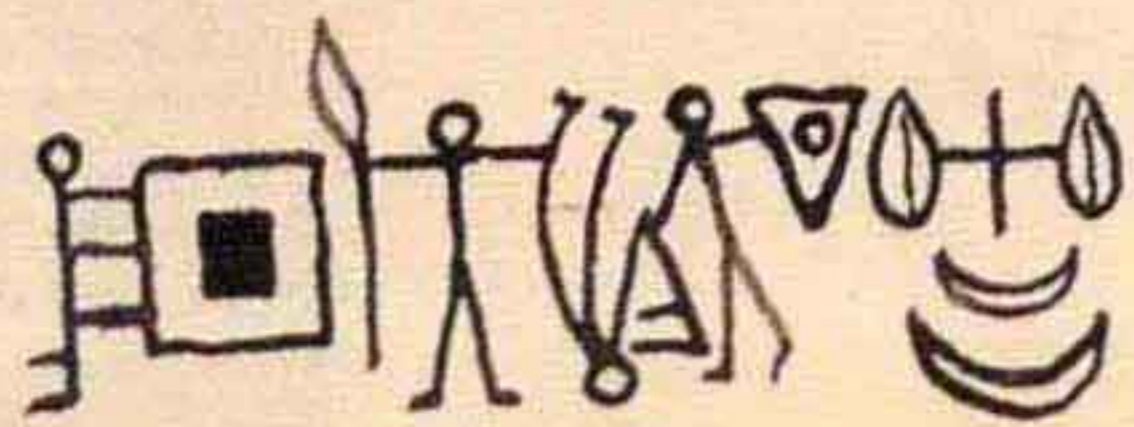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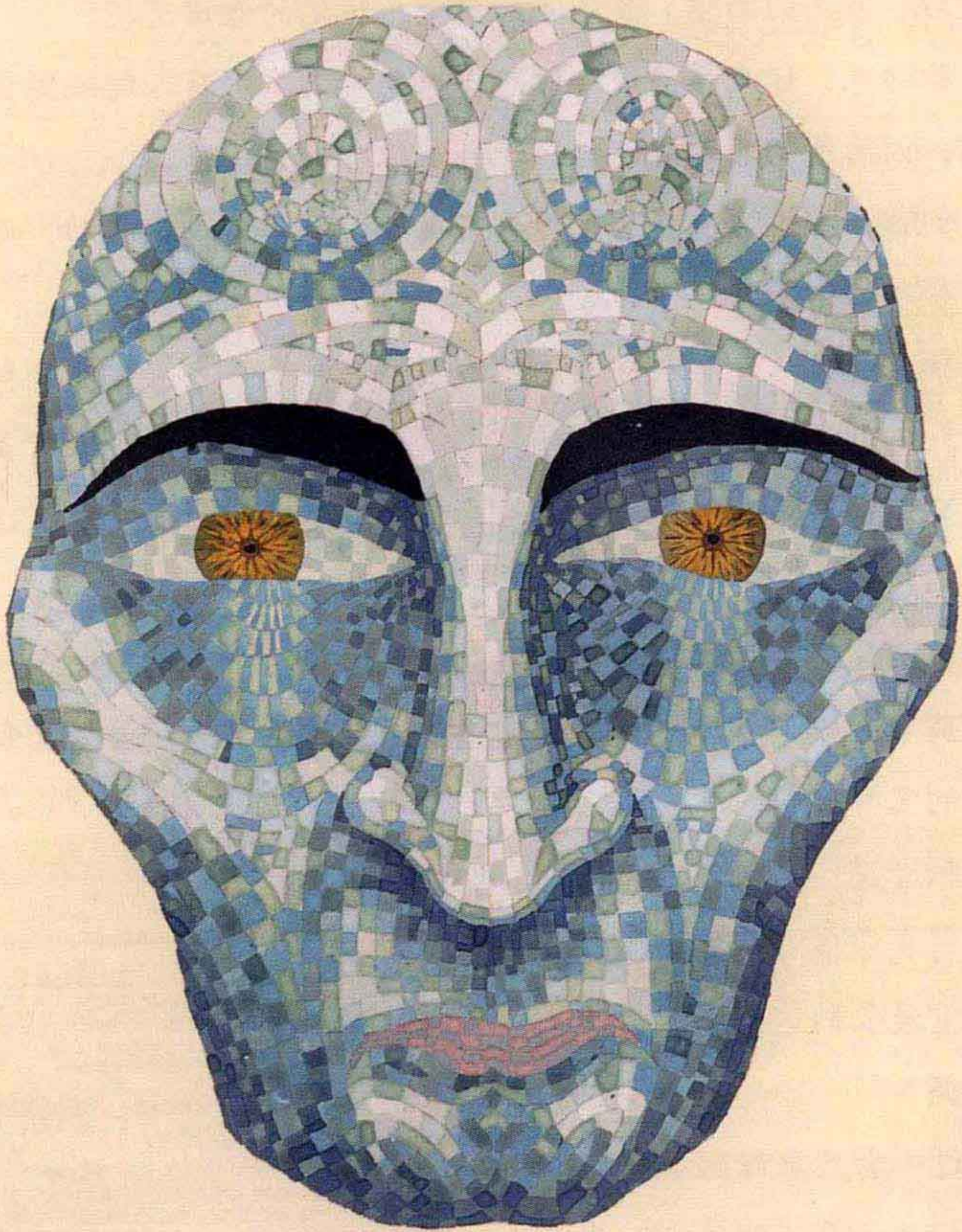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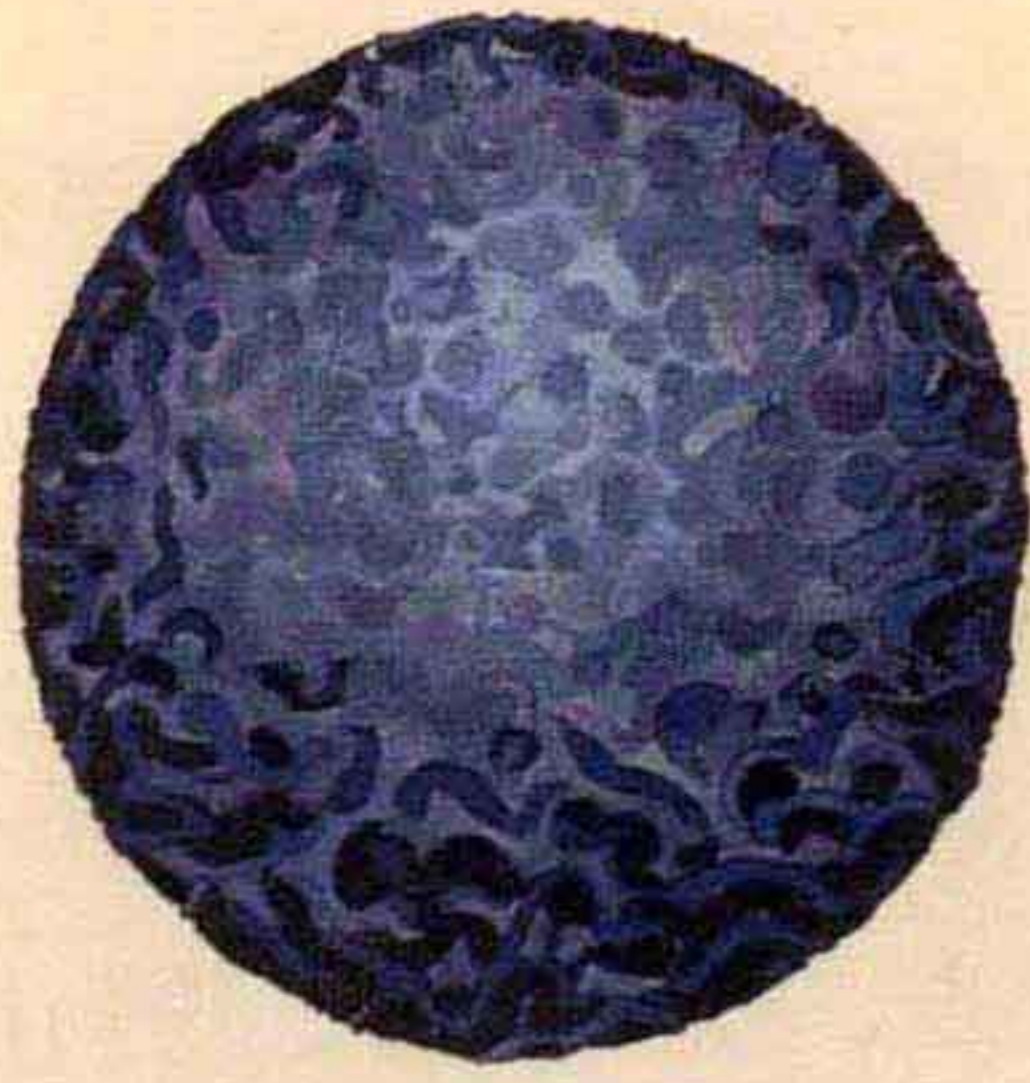
来我们这里！你怎么站在那里，煮着奇妙的东西呢？你那疗治和魔法的药水对我们有什么用呢？你相信治疗的药水吗？看着生命，它是多么的需要你啊！

孤独者说：“傻瓜，你们就不能与我守候一个钟头，直到那沉重漫长的达到完满，汁液成熟吗？”

再过一会儿那酝酿就会完成。你们为什么不能等待？为什么你的急躁要使这最高的杰作前功尽弃？

什么是最高的杰作？我们不是活着的，冰冷和僵硬把我们抓住了。你的杰作，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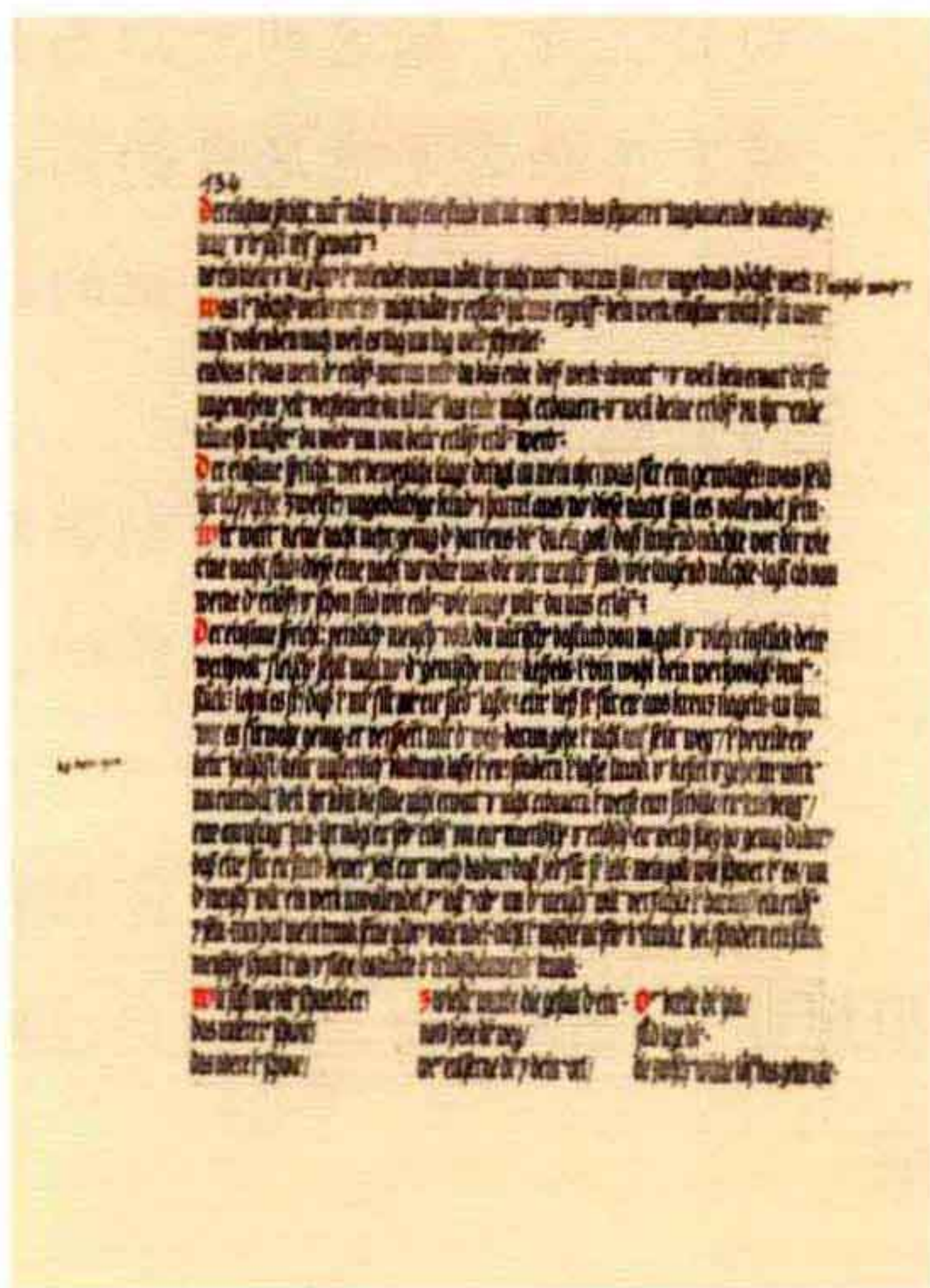
者，永世都不会完成，哪怕它每天进步。

救赎是无止境的工作。为什么你要等待这工作结束？而你的等待会在无量的时间里让你石化，你不可能守候到终结。而假如你的救赎临到它的终结，你也必须重新由你的救赎得救。

孤独者说：“这压迫我耳朵的是何等巧舌如簧的申诉啊！简直是号啕大哭！你们这些愚笨的怀疑者，不守规矩的孩子！坚持下去，过了这个夜晚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夜晚也不会再多等，已经足够了。你是神，所以千个夜晚对你也就像一夜那样？这一个夜晚对我们凡人就像千个夜晚。你放弃这救赎的工作，我们就已经得救了。要多久你才会救我们？

孤独者说：“你们这些让人尴尬的人啊，神和牛的愚蠢混蛋，我锅里混合的大概还缺少你们身上一块宝贵的肉。可能我是你们最有价值的一块肉？是否值得为你们熬制？有一个人为了你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了他确实足够了。他阻挡着我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走他的路，我没有为你们准备任何治疗的汁液，没有不朽的血制药水，但我会为了你们放下药水、锅炉和秘密的工作，因为你们不能期望和抵御完满。我丢下你们的祈祷、下跪、呼喊。你们可以从你们的不得救赎和得到救赎中自我拯救了。你们的价值上升，高得有一个人为你们而死。现在证明你们的价值，为了自己活着吧。我的神，为了人的缘故而离开未完成的工作，这多么艰难啊！但为了这些人的缘故，我不会成为一个救世主。现在，我的药水已经完成发酵了。不是我把自己混进药水里去，而是我把人性的一块切除了。你看，模糊发泡的药水变得清澈了。”





这多甜多苦！  
下方脆弱，  
上方脆弱，  
中间是合一的形象。  
北方把你提起扔去，  
西方疏远你，  
到了你的地方。  
东方把你展开，  
南方把你躺倒。  
中间的风把被钉十字架的松开。

遥远的两极被极点中间的分开。  
阶梯遥遥相距，  
耐心的道路。  
冒泡的大锅冷了下来，  
灰烬在他的土地变成灰色。  
夜晚覆盖了天空，  
远远低于黑色的土地。

白日上升，遥远的太阳高悬云层之上。  
没有孤独者烹煮治愈的药液。  
四方的风刮起，嘲笑他的捐赠。  
而他就嘲笑四方的风。  
他已经看到了星宿，触摸到土地。  
因此他的手环绕着闪耀的，他的影子长到天国去。

无从解释的发生了。你很想离开自己，走到多重的可能性里。你很想赌上任何罪行，来为自己偷取充满变化的秘密，但这道路永无止境。



beendet am  
 5. Novembris  
 1922.  
 us mupillidomi  
 as faw v' erfafst  
 tabeys baum.  
 in Kreis auf es  
 ollendet / abo yo is  
 p' Kreis auf im weltel. en  
 terndo gott / do nicht z' bouetton.  
 ie gott ds emfam / bebrütet es.  
 ueue lebudes form' f' aus rau' v'  
 ife.

图片说明：1922年11月25日完成。火焰来自穆斯皮利，碰到生命之树。循环完成了，但这是在世界之蛋里面的循环。一个陌生的、尚未命名的孤独之神正孵化它。新生物在烟雾与灰烬中形成。

## 第二十章 十字架的道路



我看到那黑蛇，它绕上了十字架。它潜进被钉十字架的身体里，变形后又从他口里爬出来。它变成了白色的。它像冠冕那样缠在死者的头上，一道光照过头顶，闪耀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我站着、看着，感到困惑，一道重担压着我的灵魂。坐在我肩膀的那白鸟却对我说：“让雨下吧，让风吹吧，让水奔流，让火燃烧，让每件事都成长，给将来者时间吧。”

的确，道路通过被钉十字架的，也就是不小看活出自己的生命并由此提升的，最终到达美妙。他并不教导可以知道和值得知道的，他活出它们。很难说他必须有多谦卑才能让他活出自己的生命。他容许多少厌恶走进自己的生命里是很难衡量的。他会因为厌恶而生病。他让自己呕吐。他的肠子给他痛楚，他的脑袋无力跌倒。他愿意策动任何把戏来逃避，因为没有任何事比得上自己道路的痛苦。这困难似乎不可能，艰难得几乎没有人不想逃离这折磨。不少人甚至出于对自身的恐惧而爱人。我相信，还有一些是为了跟自己作对而犯罪，这就是为什么我抓紧一切阻挡我通往自己的道路的。

走向自己的就会下沉。可悲又可笑的形象向那走在这时代前面的伟大先知显现，这些是他自己本质的形象。他不接纳它们，在人前批评它们。最终他却被逼与自己的贫困享受晚餐，出于同情而接纳他自己本质的形象，那正是接纳在我们里面最低微的。但是，这激起了他力量的雄狮，把迷失和归来的赶回深层的黑暗里。而身为强者，这就好像太阳的伟大名字从山峦的怀抱里破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他的道路带他走到被钉十字架的面前，他就开始感到愤怒。他因为人的嘲笑和痛苦而发怒，因为他本质的力量逼使他走上这条路，也就是基督从前为我们做过的。然而，他大声宣布他的力量和伟大。没有人能比他更高声地说出自己的力量，土地也在他的脚下消失。最后，他



你的渴求会满足于你。除了你自己，你不能给神献上更贵重的祭品了。你的贪婪会吞噬你，它会因此疲累安静，你会睡上好觉，看到每一天的太阳，作为你的礼物。如果你吞噬别的人、别的事，你的贪婪就永远不得满足，因为它渴望更多。最昂贵的是你。这样你就把你的愿望逼上了你自己的道路。你需要建议和帮助时，大概会向别人请求。你却不应该要求别人，既不追求，也不期望任何人，只能凭着自己。因为你的要求只有在你里面才能得到满足。你害怕在你自己的火焰里烧伤。但愿什么事都不会阻止你，无论是别人的怜悯，还是你對自己危险的同情心。因为你应当与自己生活、与自己死亡。

当贪婪的火焰把你吞噬，你只剩灰烬的时候，你就再没有剩下什么。但是你吞噬自己的火焰却会启发众人。当你充满恐惧地逃离火焰，你烧焦你的同胞，而你一天不渴求自己，你贪婪里那燃烧的折磨也不会熄灭。

言词、标记和符号从口中走出。若言词是标记，它就没有意义；若言词是符号，它就意味着一切。当道路走进死亡，我们被衰变和厌恶包围，道路就会在黑暗之中上升，从口里以救赎的符号走出来，也就是言词。它使太阳高挂，因为在符号里的救赎是受着约束、与黑暗搏斗的人类力量。我们的自由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之内。人会受外在的约束，因为他能打破内在的枷锁，他还是能够感到自由。人也许能以猛烈的行为得到外在的自由，可是内在的自由只能得自符号。

符号是从口中而出、不是由人说出的言词，而是从自我深层的力量和需要上升、不期然置于舌尖的言词。这言词令人惊异，也许看来不理性，但人从这符号认识到，有意识的精神是异类的。人接纳了符号，就像打开一扇门，通往一个从未知道它存在的新房间。如果人不接纳符号，那就像走过这扇门而茫然无知，因为这是唯一能进房间的门，人必须回到大街上，往一切外在的方向继续走。灵魂却受着苦难，因为外在的自由对它毫无用处。救赎是一条长街，通往那扇大门。大门就是符号，每扇新的门最初都是无形的。的确如此，它必须

首先建好，因为当人把春天的根、把那符号挖出来，它才会存在。

要找到曼德拉草就需要那条黑狗，因为符号创造之时，善与恶总是团结合一的。符号既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发明出来的，它是蜕变而成的。它的蜕变就像人从母体长出那样。大概怀孕是由自愿交配而来的。这是人自主关注而做的。但是深层怀了孕，符号就从自身长出，从头脑生出，就像神一样。同样，那母亲却像一头巨兽，扑向孩子，把他吞噬。

早上当太阳初升之际，言词从我嘴里跑出来，但它被无情地杀掉，因为我不知道它就是救赎者。如果我接受他，这新生孩子会成长得很快，他很快就会成为我的车夫。言词是牵头的，中间的道路就像磅秤的指针那样静静地摆动。言词是每天从水里冒出的神，向它的人民颁布指导的律法。外在的法律、外在的智慧永远都不足够，因为只有一种法律、一种智慧，也就是我每天的法律、我每天的智慧。神在每个晚上更新。

看来神有许多形象，因为当他出现，他就有着夜间的特质和夜里沉睡其中、最后几个钟头挣扎于更新的水。他的出现是如此矛盾和模棱两可。是的，那甚至是把心灵和头脑撕扯开来。神在显现之时呼唤我走到右边和左边，他的声音从两边响起。神却不想只要一方面或者是另一方面，他想要中间的道路，但中间却是漫漫长路的开端。

但这开端是人从未看见的，他永远只看到一方或是另一方，或者一方和另一方，却从未看过一方以及另一方合而为一。起点是智力和意志站定之处，是悬念的状态，它唤起我的愤怒、我的蔑视乃至最终唤起我最大的恐惧。因为我再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要什么。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这道路是比起所有从前的移动更奇怪的停顿，是盲目的期待，是怀疑的聆听与摸索。人们相信要爆开了。但正是从这张力中，解答的诞生了，而且它几乎总是在人们期望之处出现。

但这解答是什么？它总是远古的，正因如此，它对这世界而言是新的。把在一个世界里的远古之事带来就是创造。这是新的创造，这

拯救了我。救赎是任务的答案，任务是把古时的带进新的时代。人的灵魂就像动物圈里面的巨轮，在道路上滚动。一切从底部不断往上运动的，都曾经到过高处。巨轮没有一部分是不会回来的。所以曾经存在的都会回流，曾经存在的都会再次存在。因为人的本性里与生俱来的特质存在于一切事物里。已然会轮回出现，那是属于前进的特质。它可能只是一个无知者的惊诧，但意义并不存在于这同样的永恒轮回之中，而在于时光里重新创造的方式。

意义在于重新创造的方式和方向。但我怎么创造出我的车夫？还是我想当自己的车夫？我只能凭自己的意志和目的掌管方向。意志和目的却不过是我的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它们不足以表达我的整体。目的是我能预见的事，而意志是想要一个预见的目标。可是我从哪里得到这目标？我从我当下认识自己来得到这目标。我就是以当下替代将来。这样，我不能到达将来，而是人为地创造一个恒定的存在。中断这种当下的一切，都被我视作困扰，想要把它驱赶，好让我能维持我的目标。我就这样封闭了生命的进步。不用意志和目的，我又怎能当自己的车夫呢？因此智者不求当车夫，因为他知道意志和目的也许能达到目标，却会让将来的蜕变。

将来的由我而生成，我没有创造它，却又创造了它，但不是为了目的和意志，而是违背了目的和意志。若我想要创造将来，就要违背我的将来而行。若我不想创造它，我也不足以参与未来的创造，而我成为祭品将会因无可避免的规律而发生。为了逼迫命运，古人发明了魔法。他们需要它来指定外在的命运。我们需要它来指定内在的命运，找到我们意想不到的道路。我沉思良久，那会是什么样的魔法？我最终一无所获。谁不能从自身找到，就应该成为学徒，所以我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那里住着一个大魔法师，我从前听说过他的名声。

## 第二十一章 魔法师



寻找良久之后，我找到这郊野的小屋，屋前长满了郁金香，魔法师腓利门（ΦΙΛΗΜΩΝ）和他的妻子鲍西丝住在里面。腓利门是个魔法师，年迈却活得很有价值，他的妻子也是如此。他们生活的兴趣似乎很狭窄，甚至有点稚气。他们浇灌郁金香的花床，说着哪朵花是刚开的。而他们的日子褪色成苍白的，在明暗之间摇摆不定，灯光照亮了他们的过去，一丝恐惧来自将来者的黑暗。

为什么腓利门会当上魔术师呢？他想变得长生不死，得到彼岸的生命？他大概只是想当个职业的魔法师，他似乎是个退了休的魔法师，不再操劳于故业了。欲望和创造的冲动在他身上消散了。出于纯粹的无能，他享受着这赚回来的宁静，就像每位长者，他除了栽种郁金香和浇灌他的花园就做不了别的事了。那魔法棒就躺在柜里，与摩西的第六、第七卷和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智慧在一起。腓利门已经年迈，有点衰弱，他还是会呢喃几句咒语，帮帮中了邪的牛，以赚取几个铜板，或是厨房里的小礼物。但是，咒语对不对、他明不明白它们的意思却已不能确定。而且，很明显他念什么咒语是没有关系的，大概那头牛自己还是会好过来的。





年老的腓利门走到花园里，弯着腰，颤抖的手拿着浇水的壶。鲍西丝站在厨房的窗口，淡然地看着他。这景象她已经看过千百遍了，她一次比一次衰老羸弱，她看得一次比一次模糊，因为她的视力也逐渐减退了。

我站在花园门口，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人。“腓利门，老魔法师，你好吗？”我喊他。他没有听见，他似乎聋了。我向他走过去，抓了抓他的袖子。他转过身来，笨拙又颤抖地向我打招呼。他长着白胡子，银发稀疏，脸上布满皱纹。他的双眼灰蒙老迈，里面有些奇怪，人们大概会说是活泼。“我很好，陌生人，”他说，“但你想要什么？”

我：“别人告诉我，你掌握了那黑暗的技艺。我有兴趣，你能告诉我吗？”

腓：“我应该说什么？没有什么可讲的。”

我：“别那么不客气，老先生，我想学到一些东西。”

腓：“你肯定比我更饱学，我能教你什么？”

我：“不要吝啬，我不会跟你竞争。我只是好奇你做了什么，你变了什么魔法。”

腓：“你想干什么？我从前用它来帮助别人对抗各种疾病和残障。”

我：“你怎么做呢？”

腓：“很简单，用同情心。”

我：“老先生，这话听来又怪异，又含糊不清。”

腓：“为什么？”

我：“这可能意味着你带着同情帮助别人，或者是用迷信的、同情的手段来帮助他们。”

腓：“嗯，大概两者都有吧。”

我：“这就是你所有的魔法了？”

腓：“我还知道多一些的。”

我：“那是什么？你说吧。”

腓：“那跟你没有关系。这样太无礼，太多管闲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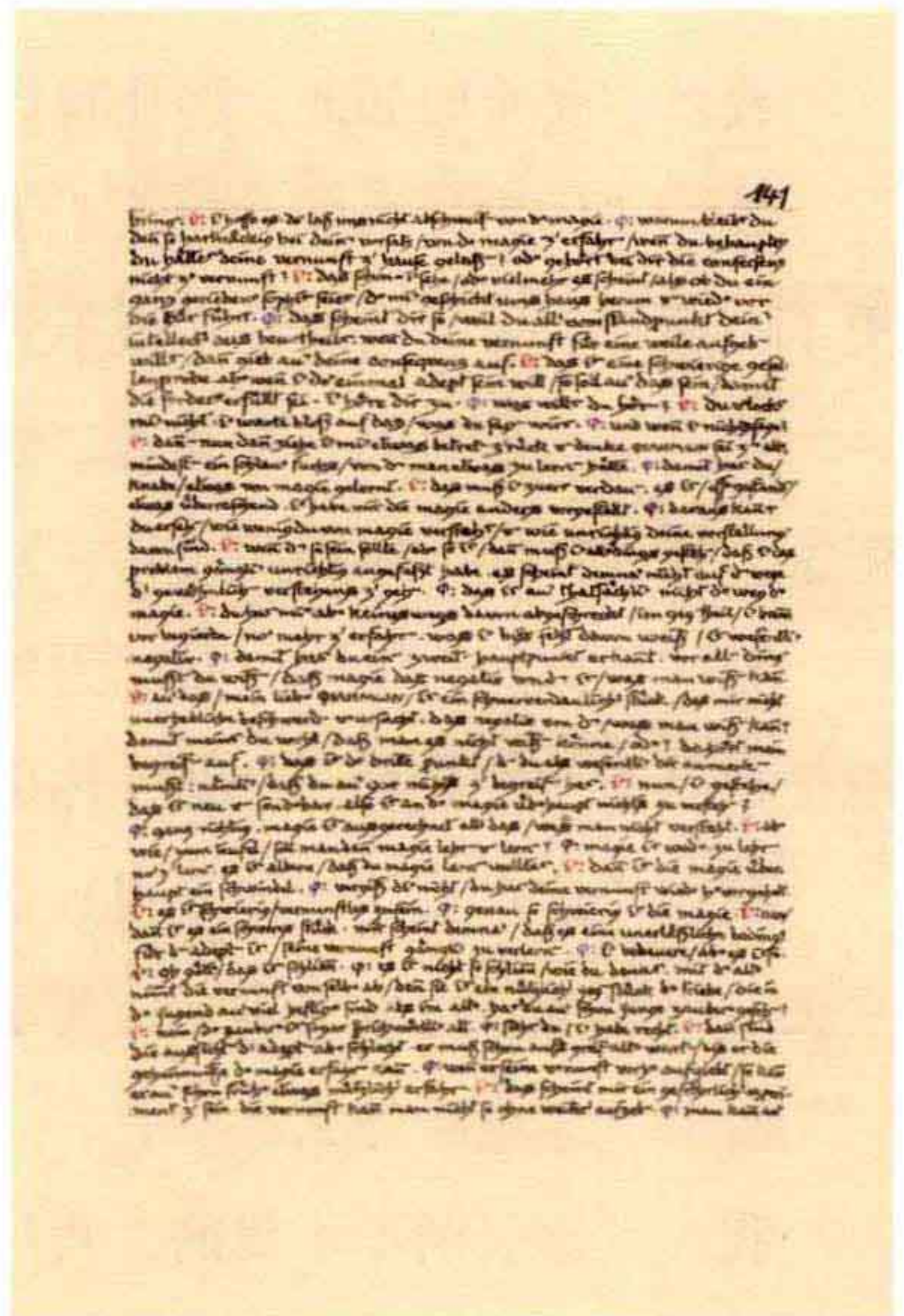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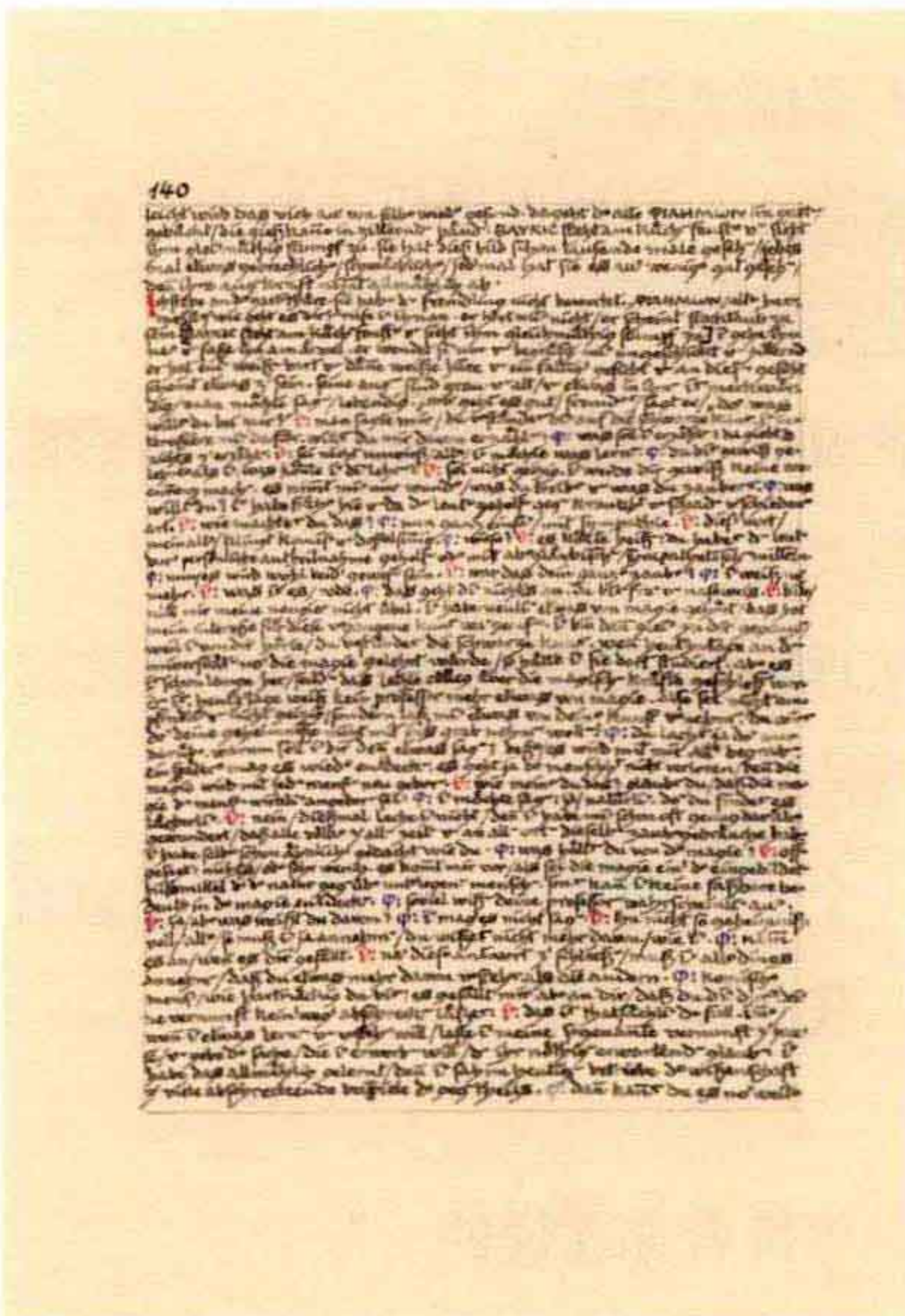
我：“请你别误会我的好奇心。我最近听说了魔法，这引起了我对这种技艺的兴趣。然后，我马上来到你这里，因为我听说你掌握了这黑暗的技艺。假如今天的大学也教魔法，我也会到那里学习。但大学已经把这种神奇力量的学院关闭了很久。今天，不再有教授懂得魔法的事情。所以，不要敏感，不要吝啬，让我听到你这技艺。你肯定不希望把你的秘密带进坟墓吧？”

腓：“你笑一下也无妨。为什么我应该告诉你？一切随着我埋葬会更好。可能后人会重新发现它吧。这实在不会失传，因为魔法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我：“你是什么意思？你认为魔法真的是天生的？”

腓：“我会说，对，当然了。但是你会觉得可笑吧。”

我：“不，这一次我不会笑，因为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很多次了，在任何时候、任何人和任何地方好像都有相同的魔法仪式。我已经跟你差不多的想法了。”



腓：“你怎么看魔法？”

我：“坦白说，没有什么，或者说很少。在我看来，魔法是人类及不上大自然的一种自负的工具，除此之外我看不到魔法的任何意义。”

腓：“你的教授大概也只知道这么多。”

我：“是的，但你怎么知道的？”

腓：“我不想说这个。”

我：“别那么神秘，老人，不然我就会认为，你跟我一样不知道。”

腓：“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

我：“从这种答复，我得承认你对此的了解比别人更多。”

腓：“滑稽的人，你是多么的顽固！不过，我对你这样感到很高兴，你可完全不会被你的理性所阻止。”

我：“确实如此。每当我想学习和了解一件事，我就让我所谓的理性留在家里，至于我想要学习的，我会给它必要的信仰。我逐渐了解到这点，因为我在今天的科学事业里看到太多令人心寒的反例。”

腓：“那你会有更多的进步啊。”

我：“我希望如此，但让我们不要偏离魔法。”

腓：“你为什么如此执著于了解魔法，假如你说你把理性留在家里了？还是前后一致对你来说不算是理性的一部分？”

我：“这是对的，我知道，或者说在我看来，你就像个狡猾的诡辩家，让我在屋子四周团团转，回到大门口那里。”

腓：“你这么觉得，是因为你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一切。若你愿意把自己的理性放弃一会儿，你也就能放弃你的一致。”

我：“这对我这学徒来说真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但是，若我想有一天变得熟练，也就得满足这要求。我听你的。”

腓：“你想听什么？”

我：“你引诱不了我的。我只会等待着你要说的。”

腓：“如果我什么也不说呢？”

我：“那样，那我就会尴尬地退一步想，腓利门真是只狡猾的狐狸，在他身上一定会学到什么。”

腓：“孩子，那你就学到了魔法的一点事了。”

我：“我需要先消化一下。坦白说，这真是令我惊讶。我想象中的魔法是不一样的。”

腓：“这样你就知道，你对魔法的认识多么的少，这些想象是多么的错误。”

我：“如果应该如此，或者正是如此，那我必须承认我对这问题的理解是彻底不正确的。照这样看，它并不在一般性理解的道路里。”

腓：“这实际上也不在魔法的道路里。”

我：“你这样完全阻止不了我，反而燃起了我要了解更多的渴望。我现在从你这里所知道的，基本上是负面的。”

腓：“那你已经确定了第二个要点。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你所知道的关于魔法的一切都是负面的。”

我：“那个，我亲爱的腓利门，也是难以消化的一点，引起了我很大的不适。人能够知道的负面？你的意思是，人所不能了解的吧？这是我的理解。”

腓：“这是你必须尽量留意的第三点。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让你了解。”

我：“好了，我承认，这是新颖而奇怪的。那么，魔法就不能被人理解吗？”

腓：“全对。魔法正是一切你不明白的。”

我：“但你到底应该怎样教导和学习魔法？”

腓：“魔法不是给人教导和学习的，你想要学习魔法是愚蠢的。”

我：“那么所有的魔法就是欺诈。”

胖：“你别忘了自己又在运用理性了。”

我：“不用理性是很困难的。”

胖：“魔法也是如此困难。”

我：“好的，这真是困难。这样说，完全忘掉理性就是成为高手的必要条件。”

胖：“我很抱歉，的确如此。”

我：“神啊，这太糟糕了。”

胖：“这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糟糕。随着年纪渐长，理性会逐渐离你而去，因为它是驱动力有用的对应，它在年轻时又比在年老时要强。你看到过年轻的魔法师吗？”

我：“不，魔法师就等于年老。”

胖：“你看，我是对的。”

我：“那么，熟练的魔法师可是境况糟糕啊。他必须一直等待到年老，直到他能学习魔法的秘密。”

胖：“如果他能早点放弃他的理性，他可能会早一些学到有用的东西。”

我：“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实验，理性可不能被轻易放弃而不考虑后果。”

胖：“成为一个魔法师也一样。”

我：“你这是个该死的圈套。”

胖：“你想干什么？这就是魔法。”

我：“年老的魔鬼，你让我嫉妒没有理性的老年。”

胖：“你看，一个愿意成为老人的年轻人！为什么呢？他想学习魔法，连他的青春也押上了。”

我：“你张开的是个绝望的网，老猎手。”

胖：“也许你要再多等几年，直到你的头发已经变成了灰色，理性从你自身衰退再学习魔法吧。”

我：“我不会听你的嘲讽，我被你的网抓住已经够笨了。我看不

出你的把戏。”

腓：“但是，也许愚蠢已经是魔法道路上往前的一步。”

我：“对了，你想用你的魔法在这世界上做什么呢？”

腓：“我活着，正如你看到的。”

我：“其他老人也是这样。”

腓：“你见过怎样的？”

我：“嗯，那不是什么愉快的景象。就是在你身上，时间也不是不留痕迹地逝去。”

腓：“这个我知道。”

我：“那么，你的优胜之处在哪里？”

腓：“那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我：“有什么好处是人看不见的？”

腓：“那就是人拥有的。”

我：“你把这些好处叫什么呢？”

腓：“我把它们叫做魔法。”

我：“你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恶魔会征服你。”

腓：“看到了吗？这也是魔法的优胜之处，魔鬼不会来征服我。你得好好了解魔法，让我相信你是学习它的好材料。”

我：“感谢你，腓利门，这已经足够让我头晕目眩了。保重！”

我离开了小花园，走在街上。那里有人群聚集，偷偷地看着我。我听到他们在我背后窃窃私语：“瞧，他去了那里，老腓利门的弟子。他跟那老人说过话，他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知道了那些秘密。真希望我也懂得他会的。”我想对他们说：“闭嘴，该死的傻瓜。”但我不能，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学到东西。而且因为我沉默不语，他们就越加相信，我从腓利门那里学到了那种黑暗的技艺。



这是个错误的想法，那就是以为的确存在能够学习魔法的人。魔法不能被理解。理解只能针对理性的事。魔法却是非理性的，人不能理解它。世界上不仅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那么，正如人能凭理解来测度世上理性的事物，而这些理性的事物与理解相对应，非理性也就与不理解相对应。

这会是魔幻的、完全看不透的。理解魔法就是我们所称为的不理解的。一切魔法的都是不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常常都是魔法的。不能理解的作用就被称为魔法的。魔法的总是把我包围，把我纠缠着，它打开没有门的房间，通往没有出口之处。魔法的亦善亦恶，又非善非恶。魔法是危险的，因为非理性的产生混沌、吸引和作用，而我总是第一个受害者。

在理性之内，人不需要魔法，因此我们的时代也不需要魔法。只有不具理性的才需要它，以替代他们缺乏理性。但是，把理性和魔法拉在一起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两者没有任何关系。把两者拉在一起会使双方都受损。这样，那不具理性的正陷入冗余和忽视之中。因此，这时代具有理性的人也不会使用魔法。

对于打开了内在混沌的人，这却是另一回事。我们需要魔法来接收或呼唤不能理解的信息。我们意识到，世界由理性和非理性所组成。我们了解，我们的道路不仅需要理性，也需要非理性。这种区分是任意的，视乎理解的程度。人不能确定，是不是还有更大一部分的世界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不能理解和非理性对我们而言是一样的，虽然它们不必如此，一些不能理解的可能不过是暂时不能理解，可能明天它就会成为理性的。但是，只要人不理解，它就是非理性的。只要那不能理解的本身属于理性的，人就能尝试思考它，但假如那是非理性的，人就需要魔法来开拓它。

魔法就是用不能理解的方法，把那不能理解的变成可以理解的。魔法的方法并不是任意的，因为那样就是可以理解的，而这方法却是基于不能理解的原因。称之为原因也是不对的，因为原因也是理性





的。称之为没有原因也不可以，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说了，这魔法就是出现了。当人打开了混沌，魔法也就会出现。

人可以教授通往混沌的道路，但魔法却不能教授。人只能对此沉默，这似乎正是最好的教授方式。这看法是混乱的，但是魔法正是这样。理性带来秩序和清晰，魔法造成混乱和模糊。魔法一般把不能理解的翻译成可以理解的。人则需要理性，因为只有透过理性才能创造出可以理解的。但是没人能够说出人怎样运用理性，那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当人尝试去表达它，那就意味着混沌的开端。

魔法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人尽力操控车子，就会注意到，另一个更大的操控着他，魔法就展示了它的效果。魔法的效果将会如何是很难说的，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见它，因为魔法正是没有法规、没有律则的，可以说是巧合的。条件却是，人必须完全接受、不加拒绝，这样才能把一切都带到树的生长上。愚蠢也在其中，每个人都会拥有它，乏味也是，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最大的滋扰。

因此，一定的孤独和疏离对自身和别人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生命条件，否则人不足以为自我。生命中有如停顿的缓慢也是可避免的。这种生命里的不确定性也许是最迫切的，但我还是要把我两个对立的灵魂力量团结起来，让它们真正联姻，直到我生命的终结，因为魔法师名叫腓利门，而他的妻子叫鲍西丝。基督在自身和通过他的榜样对别人区分开来的，我把它们拢到一起，因为我的一半越是渴求向善，我的另外一半就越是往地狱去。

当双子的月份结束，人就对他们的影子说：“你就是我。”因为他们的精神以前就像另外一个人般存在。两者因而合一，并由这碰撞带来巨大的力量，正如意识的春季，也就是人所谓的文化，它会持续到基督的时间。但是鱼会在永恒的法则违背了之后，指出合一的何时分离成下和上的世界。当成长的力量开始熄灭，合一的就会碎裂。基督把低下的投进地狱，因为它努力向善。这不得不如此。但分离的不能永远分离，而必须重新合一，很快鱼的月份就会过去。我们怀疑而



的。这是人要么拥有、要么没有的东西。我知道你最后的秘密了，你是怀着爱的。你能够把分离的合一，把上与下的团结一体。这些我们不是早已知道了吗？是的，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不知道。这确实总是如此，但亦从未如此。为什么我不得不流落街头，直到我来到腓利门那里，等到他教我，我才知道全世界都早已知道的事呢？啊，我们从远古开始已经知晓一切，却总是等不到它确立，也不曾认识它。谁能充分利用爱的秘密呢？



你躲在谁的面具之下呢，腓利门？在我看来你不是怀着爱的。但是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看到，你爱你的灵魂，它戒惧又小心翼翼地守卫着它的宝藏。有些人爱的是人，有些人爱的是人的灵魂，又有些人爱的是自己的灵魂。腓利门就是这样的，他是神祇的宿主。

你躺在阳光下，腓利门，像一条蛇把你围绕着。你的智慧是蛇的智慧，冰冷的，用小剂量的毒物做粮食。你的魔法让人瘫痪，也因此造出把自己从自己扯开的强者。但是他们爱你，他们感谢你、爱护自己的灵魂吗？还是他们畏惧于你魔法般的蛇毒？他们站得远远的，摇摇头，窃窃私语起来。

腓利门，你仍然是一个人吗，还是爱自己的灵魂的才是人？腓利门，你热情好客，你毫无防备地把最肮脏的流浪者接进自己家里。你的房子确实成了金色的圣殿，而我真的不满足地离开你的桌子吗？你给了我什么？你邀请我吃饭了吗？你色彩斑斓、不可分割地闪耀着，没有让自己成为我的猎物。你从我的紧握中脱离出来，我找不到你。你还是人吗？你更像是蛇的同类。

我想要抓住你，把它从你身上扯出来，因为基督徒学到了要吞噬他们的神。而发生在神身上的，有多少不也在人的身上发生呢？我望着远方的土地，除了痛苦的哭喊就听不见别的，除了互相吞噬的人就看不见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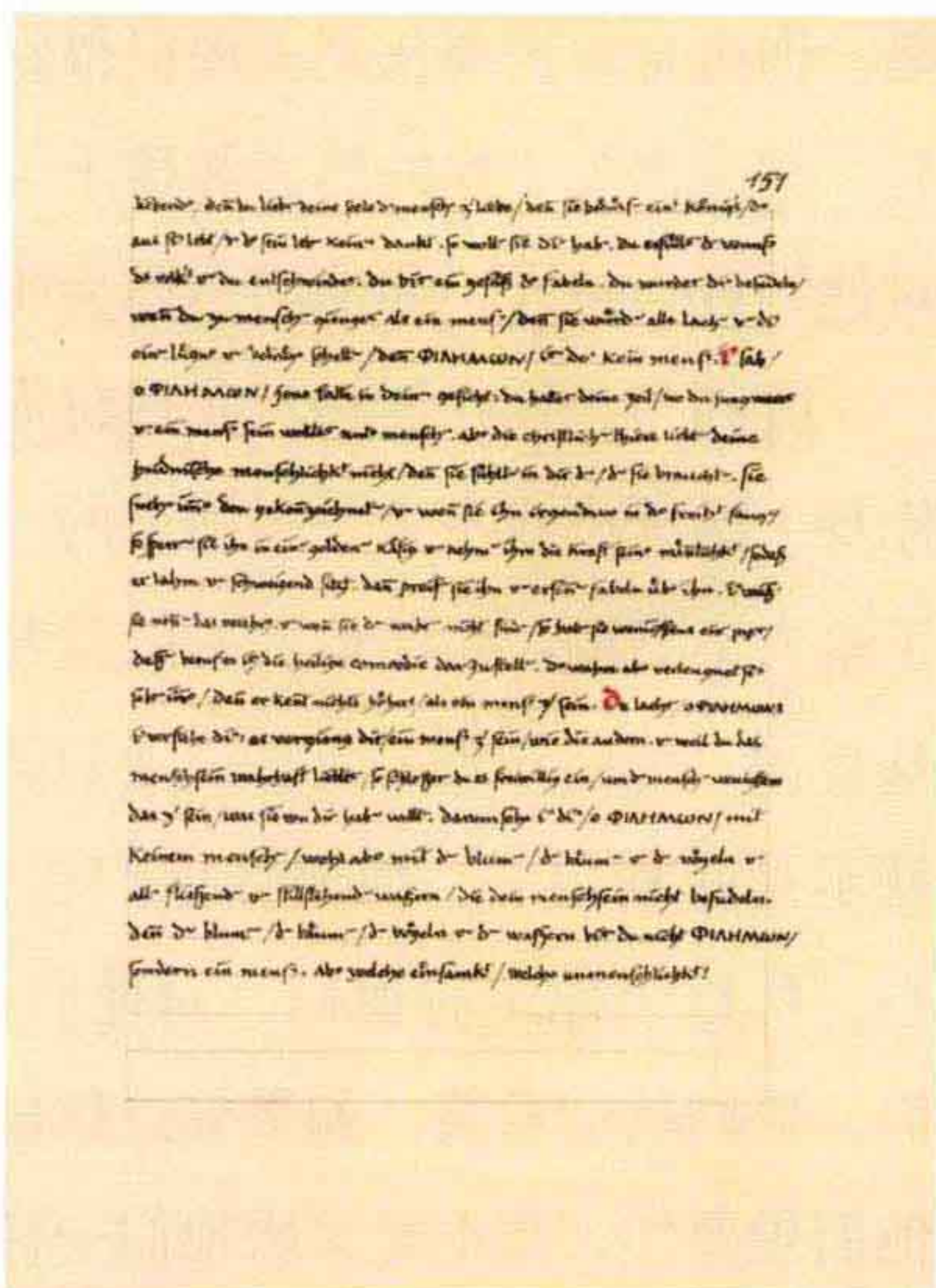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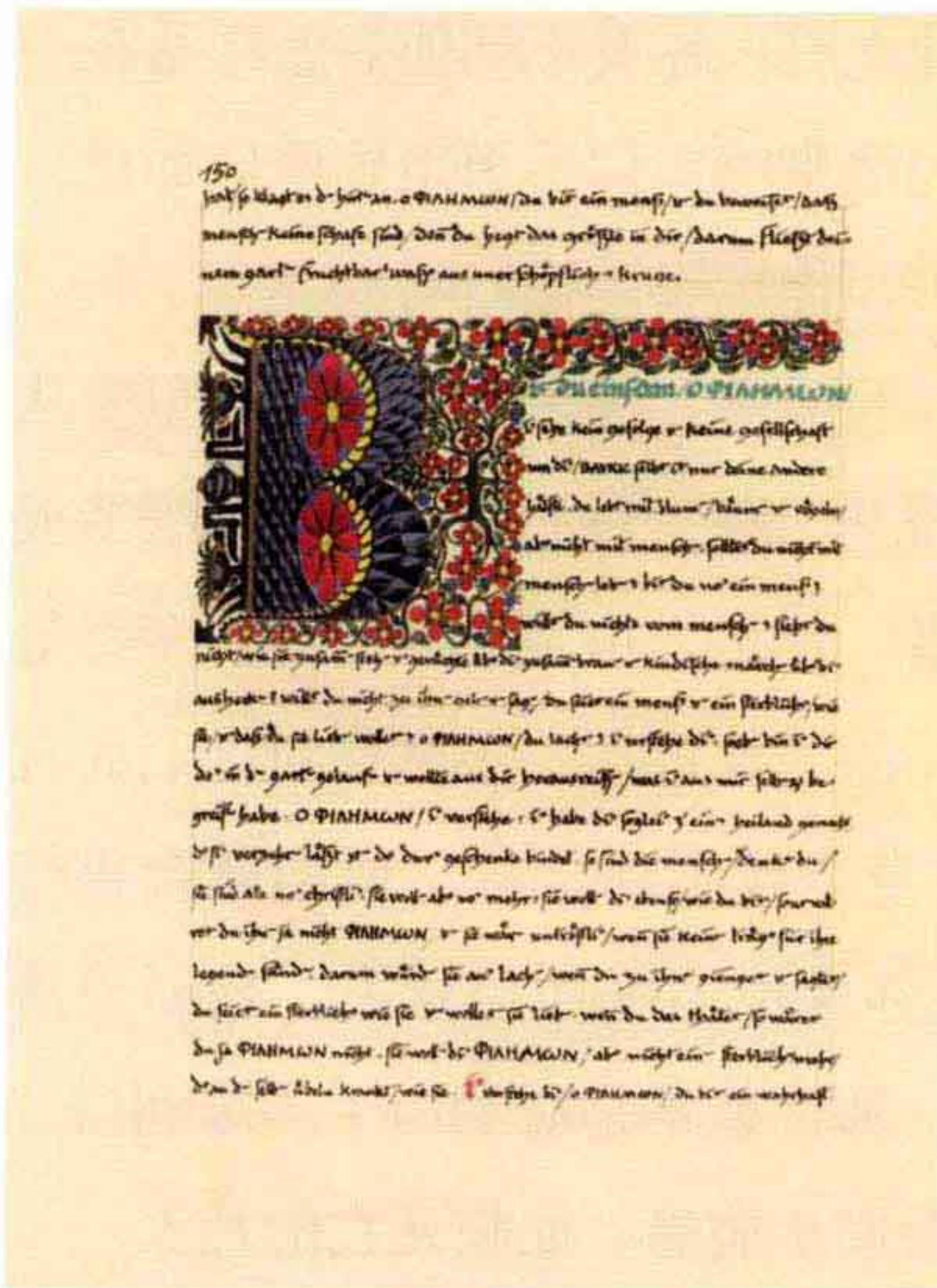


腓利门啊，你并不是基督。你不让自己被吞噬，也不会把我吞噬。所以，你没有教室，没有门廊，没有站在老师四周讨论、把他的话如圣水般吸收的学生。你不是基督，不是异教徒，而是一个热情好客而不好客的人，是神的宿主、存活者、永恒者、一切永恒真理之父。

但我真的不满足地离你而去吗？不，我离你而去，因为我确实得到满足了。可我吃过什么？你那些话没有给我什么。你的话让我面对着自己，在一片疑惑之中。那我吃下的是我自己。因此，腓利门，你并不是基督，因为你用自身喂养你自己，又强逼别人也这么做。这对他们而言是最不愉快的，因为对于人这种动物，再没有什么比自己更恶心了。所以他们宁愿吃下爬行的、跳动的、游于水里的和天上飞翔的鸟兽，甚至是自己的同类，也不愿意咀嚼自己。但是，这种食物是有效的，人很快就觉得饱了。腓利门啊，所以我们在你的餐桌前就饱了。

你的方法，腓利门，充满指导意义。你让我到了有益的黑暗里，在那里没有什么给我观看或寻找。你不是黑暗中照耀的光明，不是确立永恒真理、除去人类理解中黑暗光芒的救世者。你提供空间给愚蠢和另一面。受祝福的人啊，你完全不求于别人，而是自己灌溉自己花园里的花。谁需要你就会请教你，大智的腓利门啊，我想，即使是你求教于你需要的人，你也会为了你所得到的而相应地付出。基督让人变得贪婪，因为从那时起，他们不再认为要将礼物给救赎他们的作为回报。送礼像权力一样是孩子气的，送礼就是包揽权力。送礼者的美德是披在暴君身上的湛蓝的外衣。你具有大智，腓利门，你不会赠送。你希望你花园里的蓓蕾绽放，希望它们能从自身成长。

腓利门，我赞美你缺乏救赎，你不是追赶迷途羔羊的牧师，因为你相信人的尊严，那并不一定是羊。若那的确是羔羊，你也给他羔羊的权利和尊严，羊为什么就要被当成是人呢？可是也有真正称得上是人的。



腓利门，你有着对将来之事的智慧，因此你是年老的，非常古老，老得就像胜过不知多少年，以将来的胜过当代，而你的过去是无法量度的。你是传说，是无法企及的。你从前存在，将会存在，又会定时回归。你的智慧是看不见的，你的真理是不可知的，也许在那时不是真理，但在永恒之中却是。你浇灌着生机之水，花朵在你的花园繁茂，拥有明星之水、夜的露水。

你需要谁呢，腓利门？你在小事上需要人，因为一切更大的、最大的都在你里面。基督已经宠坏了人，因为他教他们，只有在一个人身上能获得救赎，那就是他，神的儿子，此后人们要求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救赎，而当一只羊迷了路，牧羊人就会受到指责。腓利门啊，你是人，而你证明人不是羊，因为你把最珍惜的东西守护在自己里面，所以你的花园里有滋养的水从不竭的水瓶流出。



你寂寞吗，腓利门？我看不到什么随从、同伴在你身旁，而鲍西丝是你的另一半。你与花木鸟儿一起生活，而不是与人。你不是应该跟人生活吗？你还是人

吗？你再也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吗？你看不到他们怎样站在一起、编造出关于你的传言和孩子气的故事吗？你不想走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你是人，和他们一样会死去，你也想爱他们吗？

腓利门，你在笑吗？我理解你。我刚刚才闯进你的花园，想要从你身上撕扯出我本身已经知道的。腓利门啊，我明白，我把你塑造成了给人消费的、包装成礼物的救赎者。你想人也是这样，他们全都是基督徒。他们却想要更多，他们就是想要你这样，不然你对他们而言就不是腓利门了，而假如他们在你身上找不到传奇，他们就会很伤心。所以当你走向他们，对他们说你像他们一样会死去，想要爱他们，他们就会发笑。如果你这样做，那你就不是腓利门了。腓利门，他们想要你，却不是要跟他们一样会囿于病患、面临死亡的凡人。

我明白你，腓利门，你是真正怀着爱的，因为你为了人而爱你的灵魂，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王者，他能自己活着，不用为他的生命感谢谁。因此，他们想要你。你实现了众人的愿望，而你消失了。你是一整艘船的寓言故事。如果你以人的身份走进人群，只会沾污自己，因为他们会发笑，骂你是个骗子和背叛者，说因为腓利门确实不是凡人。

腓利门，我看到了你脸上的每道皱纹。你也有过年轻的时候，那时你想当个身处人群中的凡人。但是那些基督教的动物不爱你这种异教的人，因为他们感觉到你里面有他们所需的。他们总是在找那些明显的，若他们发现他处于自由之中，就会把他关在金色的牢笼里，夺去他的阳刚力量，使他瘫痪又沉默地坐着。然后，他们赞美他，编造出种种关于他的故事。我知道他们称之为崇拜。而当他们找不到真相，至少还有个教皇，他的工作就是代表神圣的喜剧。但真相总是自我否定，因为它不知道比当个人更高的。

你在笑吗，腓利门？我理解你，跟别人一样身为凡人让你苦恼。而正因为你真心爱当凡人，你就甘愿自绝于此，好让人类至少能够成为他们想从你那里得到的。腓利门，所以我看到你没有跟别人同处，



drum lachst du /  
 o φιλημων / i' er-  
 rathe dich nicht.  
 do' sehe i' nicht die  
 blaue luft dein's  
 gartens? wel' her-  
 liche schatt' umge-  
 b' dir? brütel die

sonne wohl blaue mittags gessenst' um dir aus? du lachst /  
 o φιλημων? ach / i' verstehe di': dir schwand wohl die menschh' / abo ihr schatt' er-  
 stand dir. wie viel groß' v' herrlich' is do' do' schatt' do' menschh' als sie selbst! die  
 blau' mittags schatt' do' tot! ach / dort is deine menschh' / o φιλημων / du bist  
 ein lehr' v' freund do' tot. sie steh' seufzend im schatt' dein's hauses / sie wohn' unt' d'  
 zweig' dein' bäume. sie trink' d' thau dein' thran' / sie wärm' si' an d' gute  
 dein' herzens / sie hungern na' d' wort' dein' weissh' / die ihn' voll löst / voll  
 lebendig' schatt'. i' sah di' / o φιλημων / 3' mittags stunde bei hochstehend' sonne /  
 du stundest v' sprachest mit ein' blau' schatt' / blut klebte an sein' stirn v' erhabens  
 qual umdunkelte sie. i' errathe / o φιλημων / wo dein' mittägliche gas' war. wie  
 war i' do' blind / i' narr! das bist du / o φιλημων! wo abo bin i'? i' gehe mein'  
 weg' / kopfschüttelnd / v' die leute sehen na' mir v' i' schweige. o verzweifelt' schweig'!



却宁愿与花木禽鸟、一切流动和静止的水一起，它们不会把你的人性玷污。因为对于花木禽鸟和水来说，你并不是腓利门，而是一个人。但这是何等的孤独，何等不人道啊！



为什么你在笑，腓利门，我猜不透你。还是我看不见你花园里湛蓝的空气？有什么奇妙的阴影围绕着你吗？太阳在你周围孕育着蓝色的精灵吗？

你在笑吗，腓利门？啊，我明白你。人性在你面前消失了，但它的影子还在。人性的影子比它本身要伟大美妙多了！死者的蓝色精灵！啊，那里就存在着你的人性，腓利门，你是死者的导师和朋友。他们感叹着站在你屋子的影子里，他们居住在你树木的枝丫之下。他们喝下你眼泪的露水，他们用你心里的善良取暖，你智慧的话让他们听起来感到完满，那是充满着生机的声音。腓利门，我看到了你，在午饭的时间、在高挂的烈日底下，你站着跟一个蓝色的影子说话，血从他的额头流下，庄严的痛苦让他变暗了。腓利门，我在猜想谁是你中午的客人。我是多么的盲目，多么的愚笨啊！那是你，腓利门！但我在哪里？我走着我的路，摇摇头，人们看着我，而我沉默着。绝望的寂静啊！



花园的主人啊！我从远处在闪耀的太阳下看到你黑暗的树木。我的街道把我领到深谷，人群聚居的地方。我是一个流浪的乞丐，而我保持着沉默。

把将要成为先知的杀死对人是有利的。若想要杀人，大概就要杀死将成为先知的。如果神沉默，那每个人都能听见他自己的语言。爱人的会保持沉默。若只有假的老师在教学，人们会杀死这假的老师，甚至会在他们犯罪的道路上掉进真理里。只有在最黑暗的夜晚之后才会有白天。把灯盖住，保持沉默，好让夜变得黑暗而宁静。太阳不



herr d' gartens!  
 i' sehe deine dun-  
 keln bäume von  
 ferne in flüster-  
 nd' sone. meine  
 strasse führt in  
 die thal' wo die  
 menschen wohn'.

**i' bin ein wandernd' bittl' v' i' schweige.**

Afterpropheten z' löst bringt d' volke gewin'. wen es mord' will / so möge es  
 seine ast' prophet' löst. wen d' mund d' götte schweigt / dan kan wohl jedo seine  
 eigene sprache hör'. wo das volk liebt / schweigt. wen nur no' die irrlehro  
 lehr' / so wurd das volk die irrlehro erschlag' / v' so auf d' wege sein' sünd'  
 sogar in die wahrh' fall'. nur na' dunkelst' nacht wird es tag. also verhüllet  
 die lichte v' schweigt / damit die nacht dunkel v' lautlos werde. die  
 sone erhebt s' ohne unsere hilfe. nur wo d' schwarzest' irrthum kent / weiß  
 was licht is.

**O herr d' gartens / von ferne leucht' mir deine  
 zauberisch' haine. i' verehre deine täuschende  
 hülle / du vat' all' licht' v' irrlicht'.**

需要我们的帮助就升起了。只有认识最黑暗的错误的才会知道什么是光。

花园的主人啊！你神奇的树林从远处照亮了我。我崇拜你骗人的遮盖，你是所有光明和鬼火的父亲。



我继续走着我的街道。一块精心打磨、在十重火焰里淬炼的钢铁隐藏在袍服里，伴我同行。我的胸前绕着一片锁子甲，掩盖在大衣下面。一夜之间我喜爱上蛇了，猜中了它的谜语。我坐到了路上那灼热的石头上。我知道要狡猾又残酷地捕捉这种冷酷的魔鬼，它们会咬噬毫无防备者的脚跟。我成了它们的朋友，为它们吹奏温柔动听的笛子。但我却用它们闪闪发光的皮肤来装饰我的洞穴。当我走着我的路，就来到了一块红色的岩石面前，上面有一条巨大的珠光蛇。因为我刚从伟大的腓利门那里学到了魔法，我就拿出我的笛子，为它吹奏出甜美的魔法之歌，让它相信它是我的灵魂。当它被迷住时，我就对他说：“我的姐妹，我的灵魂，你说什么？”它显得受宠若惊，很耐心地说：“我让草长在你所做的一切之上。”

我：“这听起来很安慰，但说的似乎并不多。”

蛇：“你想要我多说吗？你知道，我也可以平庸，让自己满足于此。”

我：“我看很难这样。我以为你就站在处于彼岸、伟大又非比寻常的连接附近。所以我想，平庸对你而言是陌生的。”

蛇：“平庸是我的生活元素。”

我：“若是我这么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蛇：“你越是不寻常，你就越会是寻常的。对我而言是真正的放松，我想，你发现我今天不需要让自己受苦。”

我：“我感到了，我担心你的树最终再没有果实了。”

The  
fay  
is a  
and  
quit  
my  
of h  
deff  
ers  
of f  
in c

ad gita  
never then  
of the law  
ase of ini  
put forth  
he rescue  
and for the  
f the cold  
rablishment  
am born  
e.



**I**ch gehe meine  
straße weiter. ein  
feingeschliffen in  
zelm feuern ge-  
härte stahl im  
gewande gebor-  
g/ v mein begleit-  
e ein panzohemd

liegt mir um die brust heimlich unter dem mantel getragen. über nacht gewandt ist die  
schlang lieb ich habe ihr rätsel errath. und setze mich zu ihm auf die heißste steine am  
wege. und weiß sie listig und grausam zu fangen/ jene kalt teufel/ die dahnungslos  
in die ferse stechen. und bin ihr freund geworden und blase ihm eine mildtönende  
flöte. meine höhle abo schmücke ich mit ihrer schillernden haut. wie ich so mein  
weg dahin schritt/ da kam ich zu einem röhlichen fels/ darauf lag eine große  
buntschillernde schlange. da ich nun beim großen PHILIMON die magie ge-  
lernt hatte/ so holte ich meine flöte hervor und blies ihm ein süßes zauberlied vor  
das sie glaub machte/ sie sei meine seele. als sie genügend bezaubert war/

页边文字:

《薄伽梵歌》有云：每当法律不彰、罪孽当道，我当挺身而出。为了拯救虔诚，为了  
消灭妖孽，为了建立律法，我生于每一个时代。

蛇：“已经担心了？别那么愚蠢，让我好好休息吧。”

我：“我注意到，你喜欢平庸的自己。但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不认为你是悲剧的，因为我现在比从前更了解你。”

蛇：“你变得熟悉了，我怕你的尊重正在消失。”

我：“你怕吗？我认为这是多余的。我充分了解悲怆的陈腐是何等贴近。”

蛇：“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灵魂的蜕变是蛇一般的路线？你有没有看到从日到夜、夜到日过得多快？水和旱地怎样变换？而所有的抽搐都只会带来坏处吗？”

我：“我想我都看过了。我想在这温暖的石头上晒一会儿太阳，也许太阳会孵化我。”

那条蛇却悄悄地爬上来，柔软地围住了我的脚。而黄昏和夜晚来到了。我对那条蛇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所有锅都煮沸了。”

蛇：“一道餐宴正在准备着。”

我：“大概是晚饭吧？”

蛇：“与所有人类的团结。”

我：“一个可怕又甜美的想法，在餐宴上既是宾客又是菜肴。”

蛇：“这也是基督最大的欲望。”

我：“多么神圣，多么堕落，热和冷全都流向对方！疯狂与理性结合，羔羊和豺狼和平共处。一切都既是而非。对立环抱着我，眼睛

#### 图片说明

左侧文字：女儿（阿拉伯文）

上下右侧：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圆拱两侧：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圆拱中间：ave virgo virginum（一首中世纪圣歌）

dei sapientia in mysterio quae abscondita est sapientia



deus in uita uita seculi in gloria in saecula in saecula

omne in principio in uita uita seculi in gloria in saecula in saecula

omnia scrutatur etiam profunda dei.

Sprach i' 7' i'hr: meine Schwester/meine Seele / was sagst du? sie ab'spra' / geschmeichelt  
 v' deshalb duldsam: i' lasse gras wach' ub' all' was du thust. i': Das klingt  
 trostlich v'scheint nicht viel z' sag'. si' willst du / dass i' viel sage? i' kan  
 au' banal sein / wie du weißt / v' lasse mir daran genug. i': das geht  
 mir schwer ein. i' glaube / du stündest in nah' z'sam'hang mit all' jenseit'

对眼睛地望着，彼此混淆着。它们在痛苦的欲望中认识到彼此的一体。我的心被激烈的斗争填满了。光明与黑暗的洪流扑向对方，向对方翻滚冲涌。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感受过。”

蛇：“我亲爱的，这是新的，至少对你如是。”

我：“你在说笑吧，但泪水和欢笑是一体的。两者对我而言都已过去了，我只是身处僵硬的紧张里。怀有爱的能到达天国，又同样地抗拒到达那高处。它们互相环抱着，不愿意放开对方，因为它们过度紧张，这似乎意味着最终和最高感受的可能性。”

蛇：“你在从情感和哲学方面来表达自己。你知道，这一切也可以容易地说出。例如，也可以说，你下至蠕虫、上至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都爱。”

我：“是的，我知道，但是……”

蛇：“似乎是宗教在骚扰着你了？你还需要多少盾牌呢？还不如直接把它说出来吧。”

我：“你不能击倒我。”

蛇：“嗯，那道德呢？道德的和不道德的，现在也融为一体了吗？”

我：“你在嘲笑我的姐妹和地界的魔鬼。但我必须告诉你，那两个互相环抱、一同攀升到天国的既是善，也是恶。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在呻吟，因为快乐和痛苦混在一起的声音很是刺耳。”

蛇：“你的理解在哪里？你确实变愚笨了。你可以以思想消解一切。”

我：“我的理解？我的想法？我不再有理解，它对我而言已经变得不足了。”

蛇：“你的确拒绝了你思想一切，你完全忘记了你是谁。是的，你甚至否定静静地从幽灵中走过的浮士德。”

我：“我再也不能如此了，我的灵魂也是幽灵。”

蛇：“哦，我看到你跟从了我的教诲。”

我：“恐怕是的，它带给我充满痛苦的欢乐。”

蛇：“你是从你的痛苦中造出欢乐。你是扭曲的、盲目的，只有痛苦，你这傻子。”

我：“这不幸该让我高兴。”

然后蛇就生气了，向着我的心咬过去，但我那藏着的铠甲让它咬碎了毒牙。它失望地缩回去，嘶嘶地说道：“你确实表现得深不可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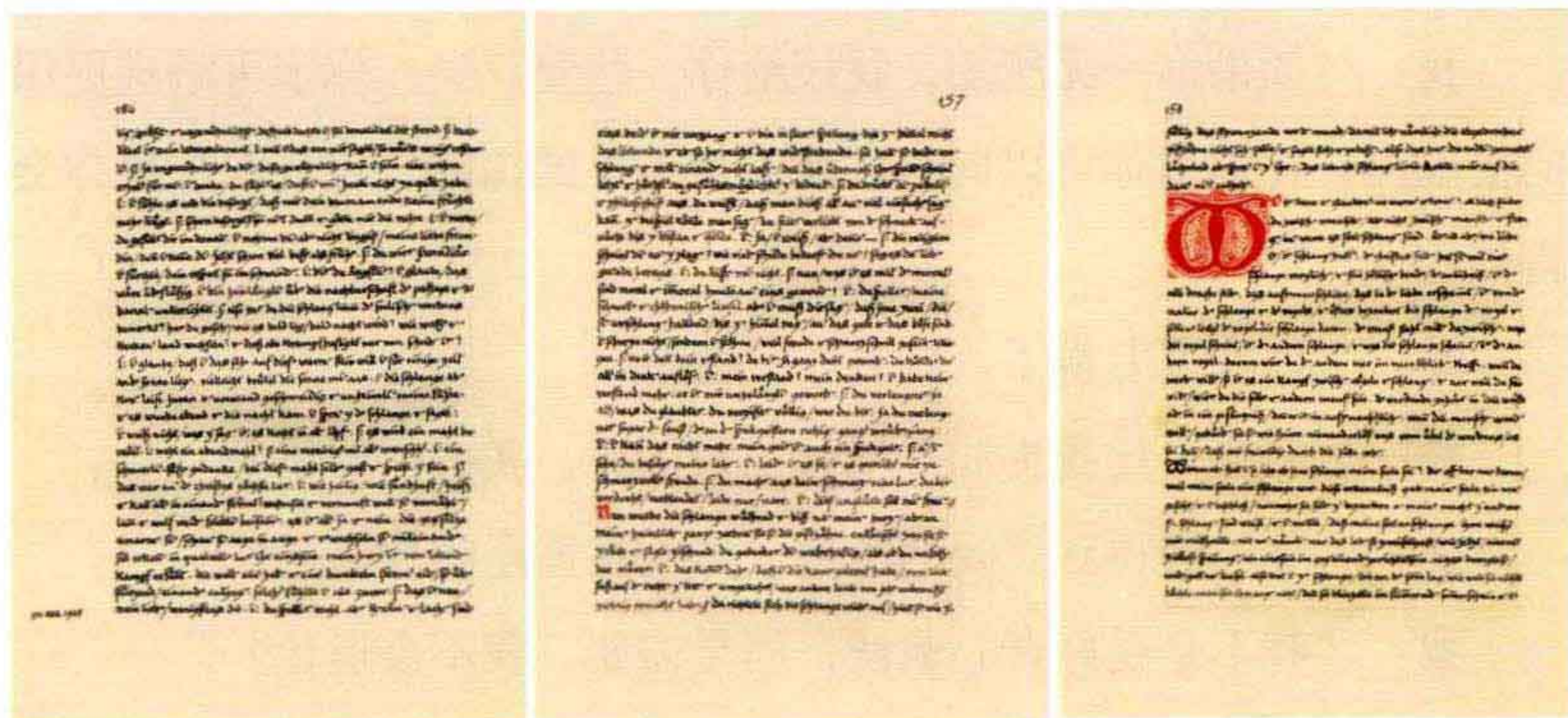
我：“那是因为我学会了这种技艺，从左脚踏到右脚，再倒转过来，这是其他人不自觉地学会的。”

那蛇又再昂起头来，好像碰巧地把尾巴提到嘴巴前面，让我看不见它碎了的毒牙，它骄傲又平静地说：“那你终于明白了吗？”我却面带微笑地对它说：“生命的蛇形路线长远，还是摆脱不了我。”



忠诚和信仰在哪里呢？温暖的信心又在哪儿？这一切你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找到，在人与蛇之间却不能，哪怕蛇也有灵魂。凡是有爱存在的每个地方，它都是蛇状的。

基督也把自己比作一条蛇，又把他地狱般的兄弟、敌基督，比作年老的恶龙。那看来是在爱里而超出人类的具有蛇和鸟的特质，蛇常会迷惑鸟，而鸟就很少会背负蛇。人就站在中间。让你看来是鸟的，别人





看却是蛇，让你看来是蛇的，别人看却是鸟。所以你能在人性里接触到另一面。如果你想要蜕变，那也就是鸟和蛇之间的争斗。而假如你只想存在，你就会成为自己和别人。蜕变的属于沙漠或者是监牢里的，因为他是超乎常人的。若人想要蜕变，他们的行为就如同野兽。没有人能让我们免于蜕变的罪恶，我们会自愿走进地狱。

那我为什么会装成那蛇是我的灵魂呢？显然只是因为我的灵魂是一条蛇。这重了解给了我的灵魂一个新的面貌，而我决定要魅惑它，让它臣服于我的力量。蛇是明智的，我希望我这灵魂之蛇能让它把智慧传给我。生命从来没有一刻比现在更使我怀疑，一夜漫无目的的紧张，被互相融合统一起来。什么都没有动，神没有，魔鬼也没有。我就走到蛇那里，它躺在阳光下，好像没有想什么。别人看不到它的眼睛，因为它在闪烁的阳光下眨眼。我就对它说：“神和魔鬼已经合一，现在会是怎样了？他们会同意让生命静下来吗？这对立面的斗争是生命里不能缺少的吗？那些认识到、并活出对立面的合一的人能站住吗？他彻底翻到生命中现实的一面，不再表现出他属于一方面、必须与另外一面交战，而是成为双方、让这争斗结束。他负起了这生命的重担，他是不是也负起了那动力呢？”

蛇就扭着腰，晦气地说：“你真的是在逼我。这冲突对我而言可是生命的要素，你会注意到这点的。你的更新使我力量的源泉陷落了。我既不能以悲怆诱惑你，也不能用平庸让你生气。我有点困惑。”

我：“如果你一无所知，我该给你一些建议吗？你宁可潜进更深的土地里，在那里你可以向哈底斯或是天界的探询，也许在那里你会得到建议。”

蛇：“你变得专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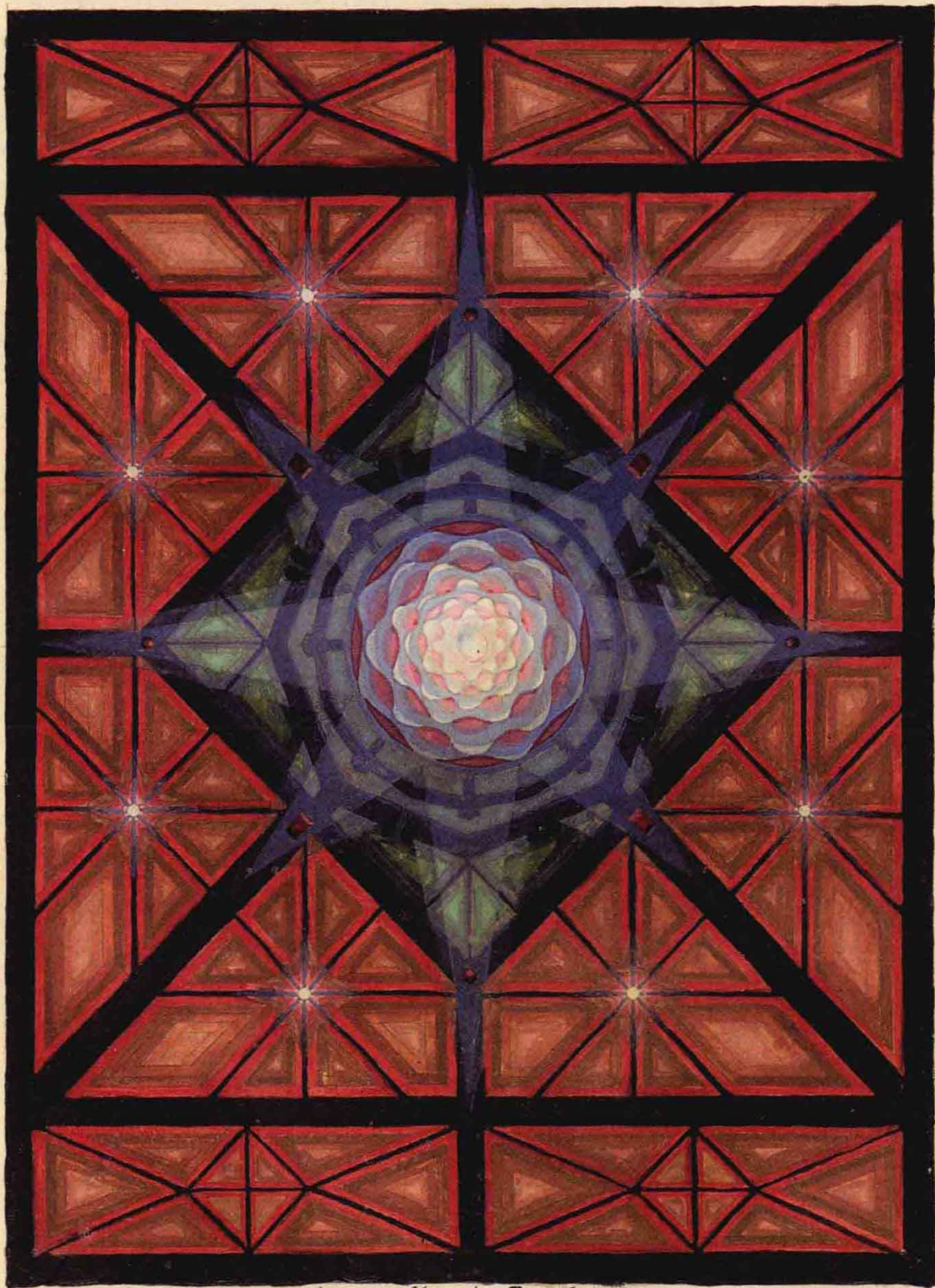
我：“需要可比我更加专横。我得活着，我必须移动。”

蛇：“你已经得到广阔的土地，你想在彼岸问什么呢？”

我：“我不是受好奇心驱使，而是需要，我不会退让。”

图片说明：1927年1月9日，我的朋友Hermann Sigg去世，终年52岁。

159



D. IX Januarii año 1927 obiit Hermannos Sigg aet. 52 amicos meos.

蛇：“我服从，但只是勉强为之。这种风格是崭新又陌生的。”

我：“我很抱歉，但需要正逼着我。告诉深层，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我们把一个重要的器官从生命里切除了。如你所知，我不是罪魁祸首，因为是你处心积虑地把我领到这条路上的。”

蛇：“你本来也可以拒绝那苹果的。”

我：“别再瞎扯了，你比我更清楚那故事。我是认真的，必须有空气。把你自己打开，拿着火把吧，我身边已经黑暗得太久了。你是懒惰还是胆怯？”

蛇：“我要去工作了，你就接受我给你带来的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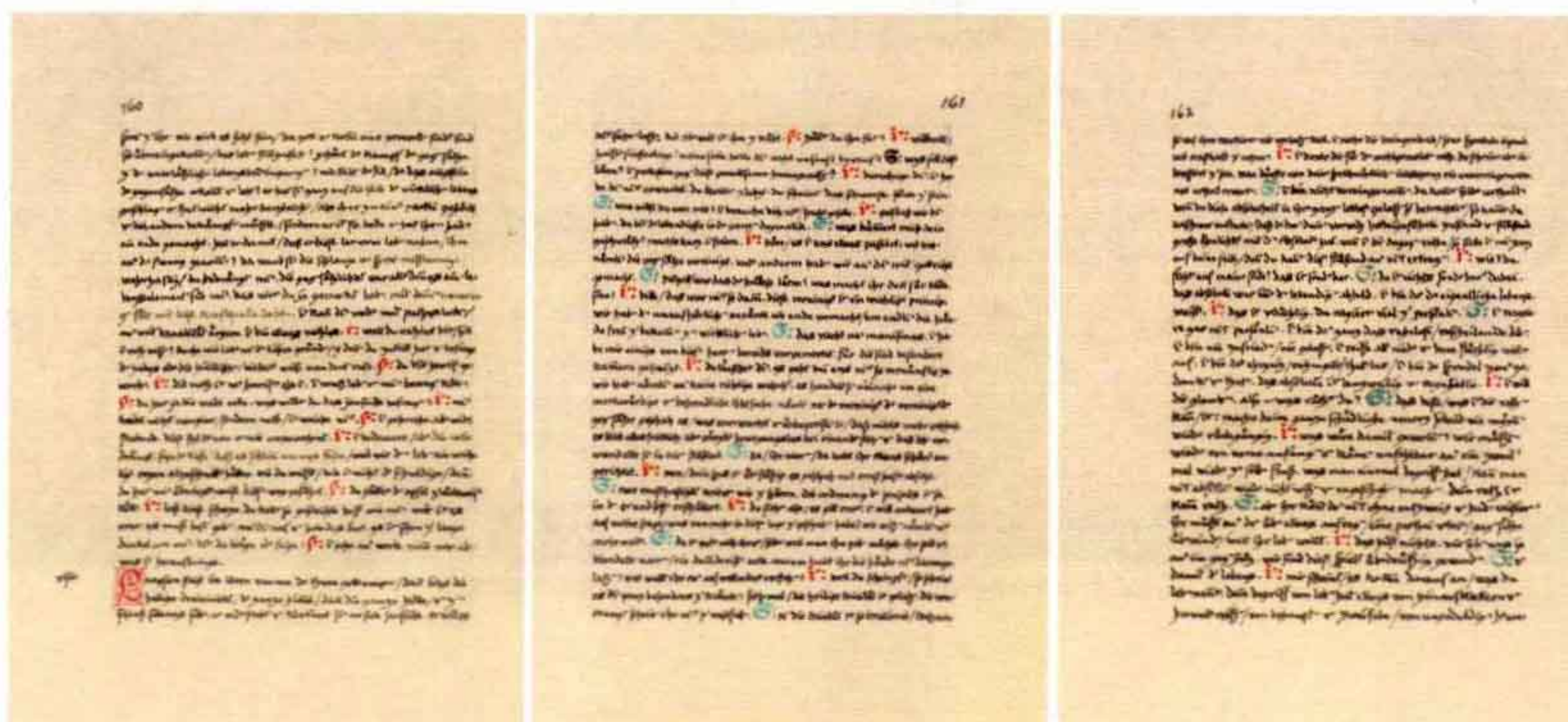
慢慢地，神的宝座在那空房间上升，然后神圣的三位一体跟随着，整个天国，然后是整个地狱，最后是撒旦本身。他抗拒着，死守他的来世。他不想让它离去。天上的世界对他而言太冷了。

蛇：“你把它抓紧了吗？”

我：“欢迎你，灼热的黑暗！我的灵魂大概粗暴地把你拉上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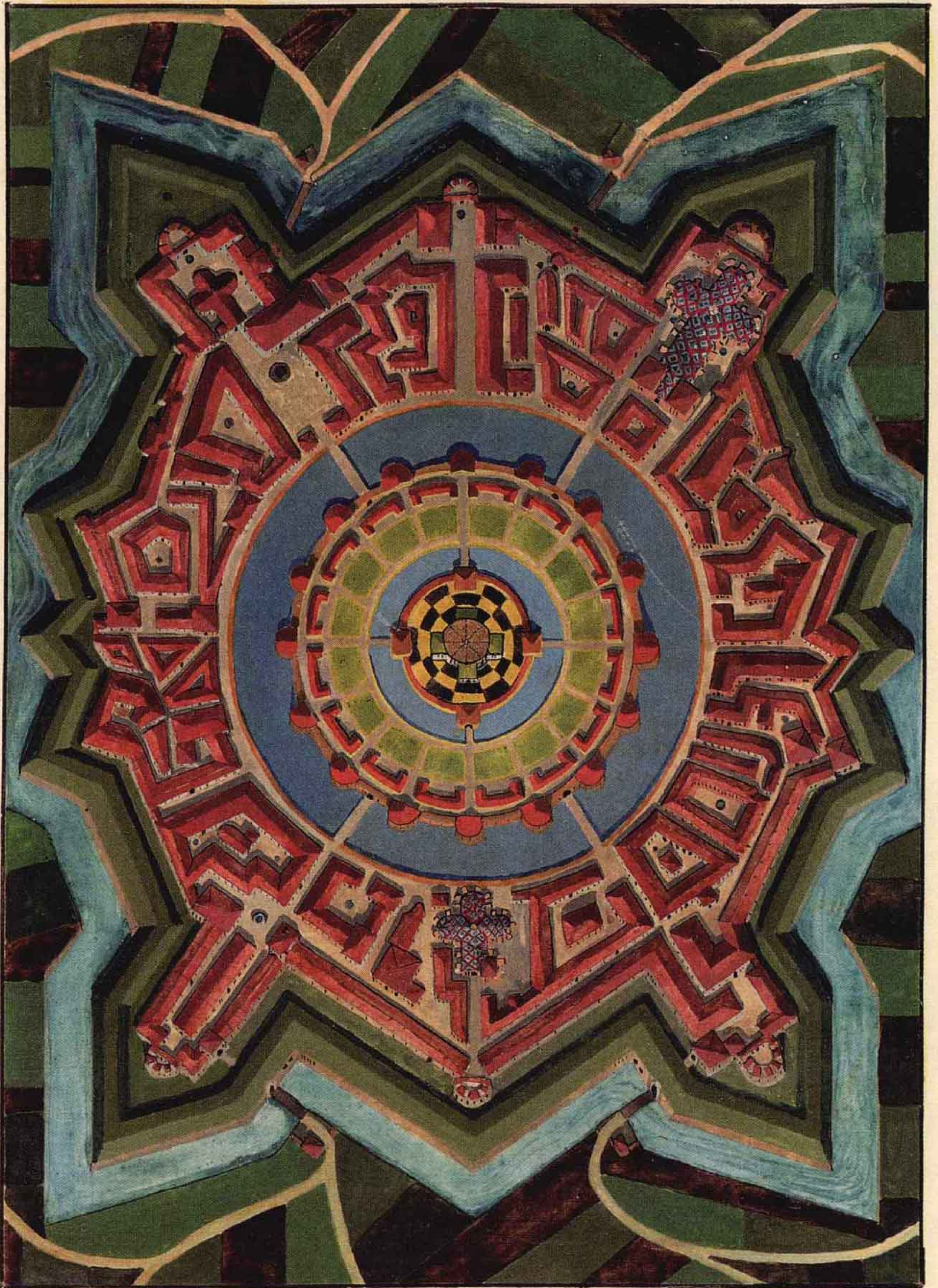
蛇：“这是什么声音？我抗议这种暴力的撕裂。”

我：“冷静下来。我没有预料到，你最终还是来了。你似乎是最难的一块。”



图片说明：1928年。图中是戒备森严的金色城堡，此图初成之时，卫礼贤从法兰克福送来关于金色城堡、不朽肉体的千年中国文本。天主教与新教教会都被笼罩在秘密之下。艾翁的终结。

163



1928. als in diesi bildmalte / weicht das goldene wohlbewehrte schloß zeigt / sandte mir Richard Wilhelm  
in Frankfurt d-chinesisch- / tausend Jahre alt- text vom gelb- schloß / d-keim d' unsterblich- körpers.  
ecclesia catholica et protestantes et seclusi in secreto. aeon finitiss.

蛇：“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不需要你，放肆的家伙。”

我：“我们有你很好，你是整个教条里最有生气的。”

蛇：“你这些废话跟我有什么关系？长话短说，我冻僵了。”

我：“听着，有一件事发生了，我们把对立的团结合一了。除了别的事，我们又让你与神合一了。”

蛇：“上帝啊，这可是邪恶的声音？你们这是什么疯话？”

我：“拜托，不是那么愚蠢的。这合一是个重要的原则。我们把那持续不断的争吵画上句号，以求空出双手，真正地过生活。”

蛇：“这就像是一元论。我已经注意到几位这样的先生了，特别的房间正为他们加热着。”

我：“你错了，我们那里不是那么理性的。我们并没有确实的真相，反而多是一个奇怪和令人不安的事实，也就是在对立面意外又令人费解地合一之后，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了。一切都保持和平，但一切都完全不动，生命就陷于瘫痪了。”

蛇：“哈，傻瓜，那是因为你们做的好事。”

我：“好了，你的讽刺是不必要的，那是出于认真的原因。”

蛇：“你们的认真让我们受苦了，彼岸的秩序从根基上动摇了。”

我：“所以你看，这是认真的。我想得到我的答案，这情况下接着会发生什么。我们对下一步一无所知。”

蛇：“好建议是昂贵的，就算是你想要给予的。你们是盲目的傻瓜，一群愚鲁的人。为什么你们没有放手呢？你们想怎样理解世界的秩序？”

我：“你这样责骂，似乎这得罪你了。瞧，神圣的三位一体泰然自若，更新似乎没有让它讨厌。”

蛇：“啊，三位一体是如此的不理性，人永远不能依赖它的反应。我真切地建议你，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些符号。”

我：“我感谢你善意的建议，但是你似乎也很有兴趣。你的智慧众所周知，人们大概会期望你有不偏不倚的裁决。”

蛇：“我没有成见，你可以自己判断。如果你在完全没有生机的泰然里观察这绝对性，你就不难发现，你的鲁莽带来这种状态和寂然跟这绝对性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我要提醒你，就会把我自己完全放到你的一边，因为你也可以承受这些寂然。”

我：“什么？你站在我身边？这太奇怪了。”

蛇：“没有什么奇怪的，绝对的总是跟生命相对。我是生命真正的主人。”

我：“这很可疑，你的反应太个人了。”

蛇：“这回复并不个人。我是非常不安的、匆匆忙忙的生命。我永不满足，永不泰然。我把一切撕下，仓促地重新建立起来。我是野心和贪图名利、贪求行动，我是新的思想行为的泡沫。绝对的是沉闷的、营养的。”

我：“我相信你。所以，你有什么建议？”

蛇：“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是，让你整个有害的更新尽快回转。”

我：“那我会有什么收获？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而再次重来也注定得到同样的结论。人一旦理解了某件事，就不能故意地不知道或是使它变成没发生的。你的建议并不是建议。”

蛇：“但你们不能没有分歧和冲突而存在吧？当你们想要生存，就必须为了得到什么而苦恼，要代表什么党派，克服对立的。”

我：“这并没有帮助。我们也在相互对比中看着对方，我们已经厌倦了这个游戏。”

蛇：“也就是厌倦了生命。”

我：“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把什么称为生命。你对生命的理解是关于攀登和撕下、断言和怀疑、不耐烦地拖动和冲动的渴求。你缺乏了绝对性和长期的耐心。”

蛇：“没错，我的生命沸腾得冒着泡，拍打着不息的浪涛，那包含了攫抓和丢弃、热切的希望和躁动。这就是生命了吧？”

我：“但绝对性也活着。”

蛇：“那不是生命。那是寂静或者跟寂静无异，准确地说，它活得无止境地慢，浪费了数千年，正像你们创造了的可怜状态。”

我：“你为我打开了一盏明灯。你是个人的生命，表面的寂静却是长期受苦的永恒生命，神性的生命！这次可是个好建议。我给你自由。走好了！”



撒旦像鼯鼠般灵活地爬回他的洞里去。三位一体的象征和它的后果在和平宁静的天空升起。我感谢你，蛇，你替我把正确的提起。它的语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个人的。我们又可以活着，漫长的生命，我们浪费了数千年。



从何处开始呢，神啊？在悲伤还是喜悦里，还是在感受之间的错觉里？开端总是最微小的，它在虚无中开始。当我从那里开始，就看到从虚无之海掉下“有”的水滴。它总是从下面开始，在那里，虚无扩展成无限制的自由。还没有什么发生，世界还是刚刚开始，太阳还没出生，陆地还没与水分开，我们还没走到父亲的肩膀上，因为我们的父亲也还没存在。他们刚刚死去，静躺在我们嗜血的欧洲的怀抱里。

我们在远处站着，对着蛇在交尾，想着哪块石头能做我们还没认识的建筑的基石。最古老的？那是很好的象征。我们要能够理解的。我们厌倦了白天织起、夜晚分开的罗网。大概该让魔鬼来创造，那个愚蠢呆笨又满手贪婪的游击队？他从粪堆里走出来，神在那里藏着他的蛋。若不是那金角在那恶心的畸形心脏里，我就要把这堆垃圾踢开。

起来吧，黑暗和恶臭之子！你把永恒粪坑里的瓦砾和废物抓得多





们抓不住你们的本质，你们这些侏儒，你们这些物质的灵魂。你们在最底层开始。你们这拇指般大小的，是想要变得巨大吗？你们是大地之子的追随者吗？你们是神性在地上的脚步吗？你们想要什么？说！

卡比里：“我们来向你这底层自然界的主人问好。”

我：“你在跟我说话吗？我是你的主人？”

卡比里：“你从前不是，现在就是。”

我：“这是你们说的。姑且假设如此。但你们要追随我干什么呢？”

卡比里：“我们从下面把不能背负的背负上来了。我们是秘密上升的汁液，不是从力量而来，而是以吸附、以惯性粘在成长之中。我们知道未知的路径，知道生命物质那些莫名的法则。我们携带着那些在地里打盹的、死去却进入的生命的。你用你人类的方法而徒劳无功的，我们缓慢又简单地做到了。我们完成了对你而言不可能完成的。”

我：“我该留什么给你们？我该怎样为你们效劳？我该不做什么，而你们做什么更好？”

卡比里：“你忘了物质的惯性。你要以自己的力量，把只能缓慢增长的、吸摄着自身的、从内部粘贴着自身的拉扯上来。放弃努力，不然你会打扰我们的工作。”

我：“我该相信你们这些不可信的、这些奴隶和奴隶的灵魂吗？去工作吧，就这样吧。”



“似乎我离开你们很久了。我没有降落到你们那里，没有打扰你们的工作。我住在白天的光明里，做着白天的工作。你们做了什么？”

卡比里：“我们背负上来，我们建设，我们把石头逐块堆起，让你站得安全。”

我：“我感觉到了坚实的基础，我在往上伸展。”

卡比里：“我们为你锻造了一柄闪烁的剑，凭着它你可以把绕着你的缠结都斩开。”

我：“我的手紧紧抓住了那柄剑，我举了起来，准备攻击。”

卡比里：“我们还把魔鬼般熟练地织出的缠结放在你前面，用它把你锁住。向它斩下吧，只有锐利能破开它。”

我：“让我看看这捆绑绞缠的绳结！的确是深不可测的大自然的杰作，阴险的大自然里交织成长的根蔓！只有大自然这盲目的织女才能这样编织！一个巨大的球上缠绕着千百个结，每一个都巧妙地交织在一起，的确就是人的脑袋！我看清楚了吗？你们干什么？你们把我的脑袋摆在我面前！你们把剑交到我手里，好让我把自己的脑袋斩开？你们在想什么？”

卡比里：“自然的怀里孕育出脑袋，土地的怀里生出钢铁。你的母亲把两者都给你，交缠和分裂。”

我：“太神秘了！你们要我当自己脑袋的刽子手吗？”

卡比里：“这正适合你这底层自然界的主人。人就是被纠缠在脑子里，他又会得到利剑来破开这纠缠。”

我：“你说的是什么纠缠？什么是那要破开事物的利剑？”

卡比里：“纠缠是你的疯狂，利剑是克服疯狂的。”

我：“你们这些魔鬼的后代，谁告诉你们我疯了？你们这些土地



的精灵、从泥土和粪堆长出的根，你们自己不就是我脑子的根和纤维吗？你们这些粘着息肉的废物、汁液黏结在一起的管道、寄生虫身上的寄生虫，你们这些吸干了的、背叛了的，偷偷地往同类的身上爬去，你们该尝尝我闪耀的利剑。你想说服我砍掉你们吗？你寻求自我毁灭吗？为什么大自然会创造出想要自我毁灭的东西呢？”

卡比里：“不要犹豫。我们需要毁灭，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绞缠。想要征服新土地的，就得打破他身后的桥梁，让我们不再存在。我们是千百个渠道，一切都会由此流回它的起点。”

我：“我该砍掉自己的根？也要杀掉奉我为王的子民？还要让我自己的树枯萎？你们真的是魔鬼的孩子。”

卡比里：“砍下吧，我们是愿意为主人而死的仆人。”

我：“我砍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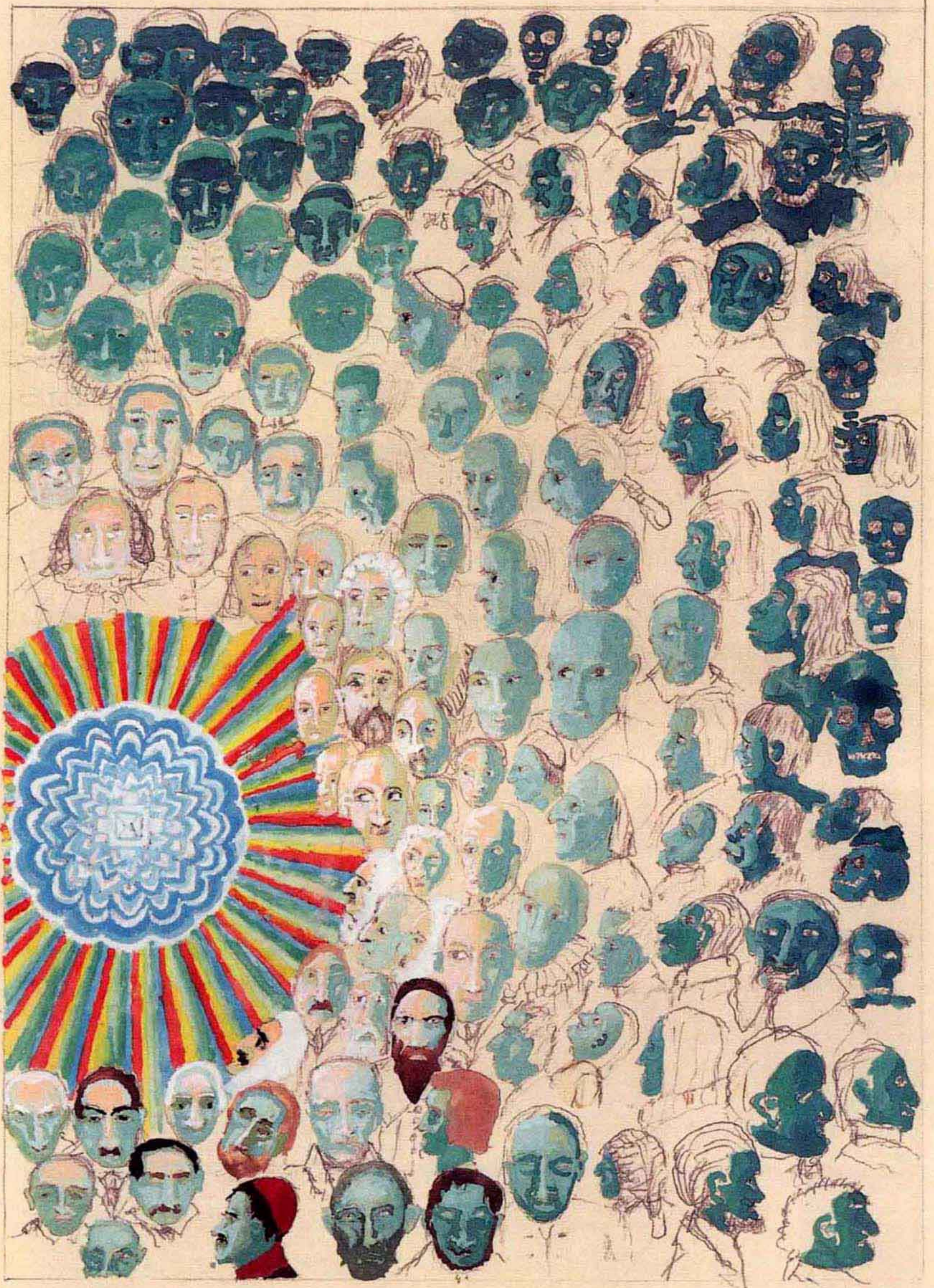
卡比里：“那你就不再是你的脑子，而是在你疯狂的彼岸。你看不到，你的疯狂就是你的脑子，是在树根连接、在管道的网络里那可怕的围困和纠缠，又是混乱的纤维。在你脑子里的沉思让你疯癫。砍下去！找到道路就要从脑子爬上去。在脑子里，你是个拇指般的小人儿，在脑子的彼岸你会赢得巨大的形态。我们是魔鬼的孩子，但不就是你从火热和黑暗中锻造了我们吗？所以我们也就有他和你的本质。魔鬼说，一切存在的，都值得走进地里。身为魔鬼的孩子，我们要毁灭，身为你的后裔，我们却要毁灭自己。我们想要通过死亡在你里面站起来。我们是从各方吸取的根，你现在有了一切你需要的，所以我们要走了。把我们撕开吧。”

我：“我会挂念我的仆人吧？身为主人，我需要奴隶。”

卡比里：“主人能服侍自己。”

我：“你们这些模棱两可的魔鬼之子，这话会带来你们的结束，我的利剑会碰上你们，这击打将永远生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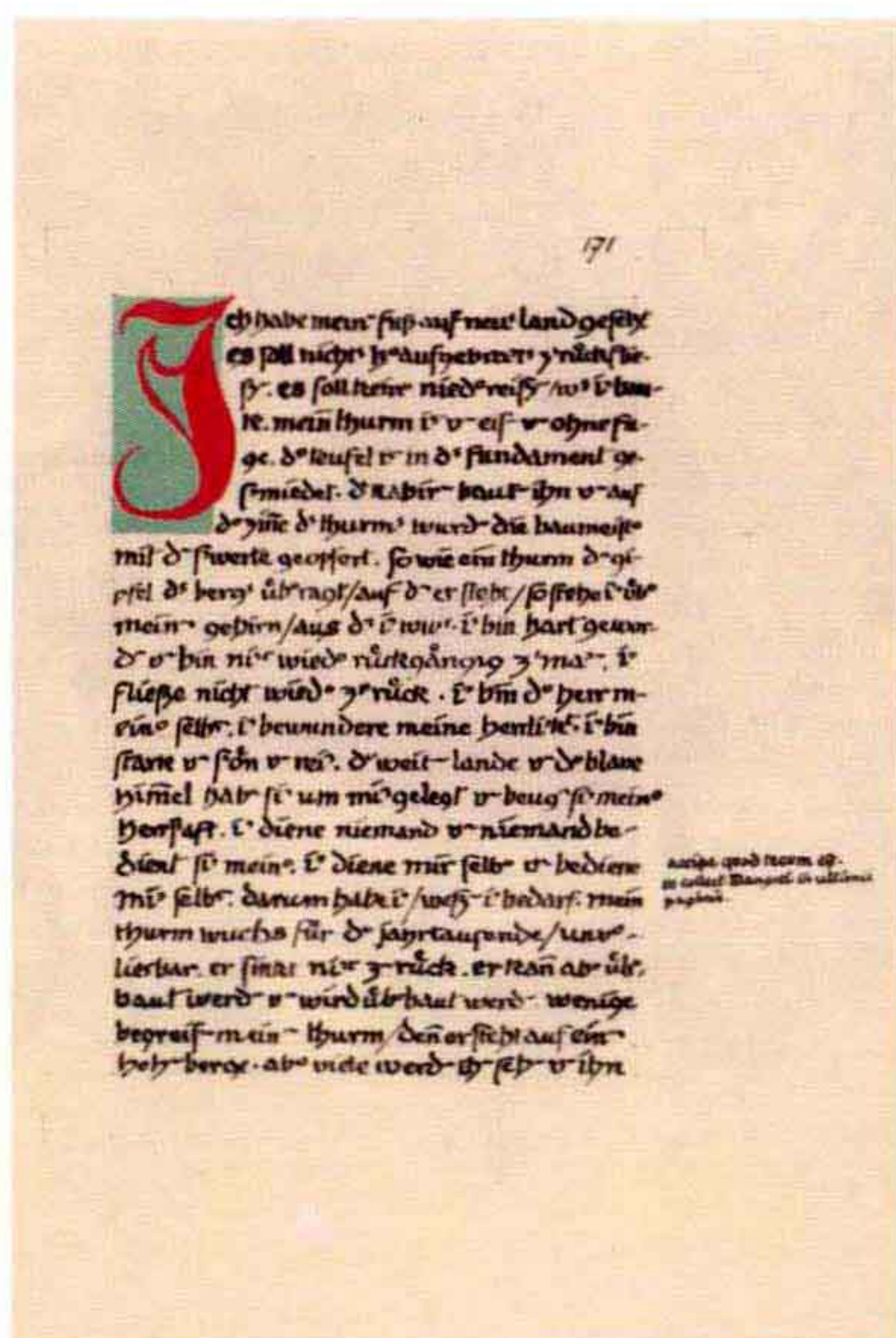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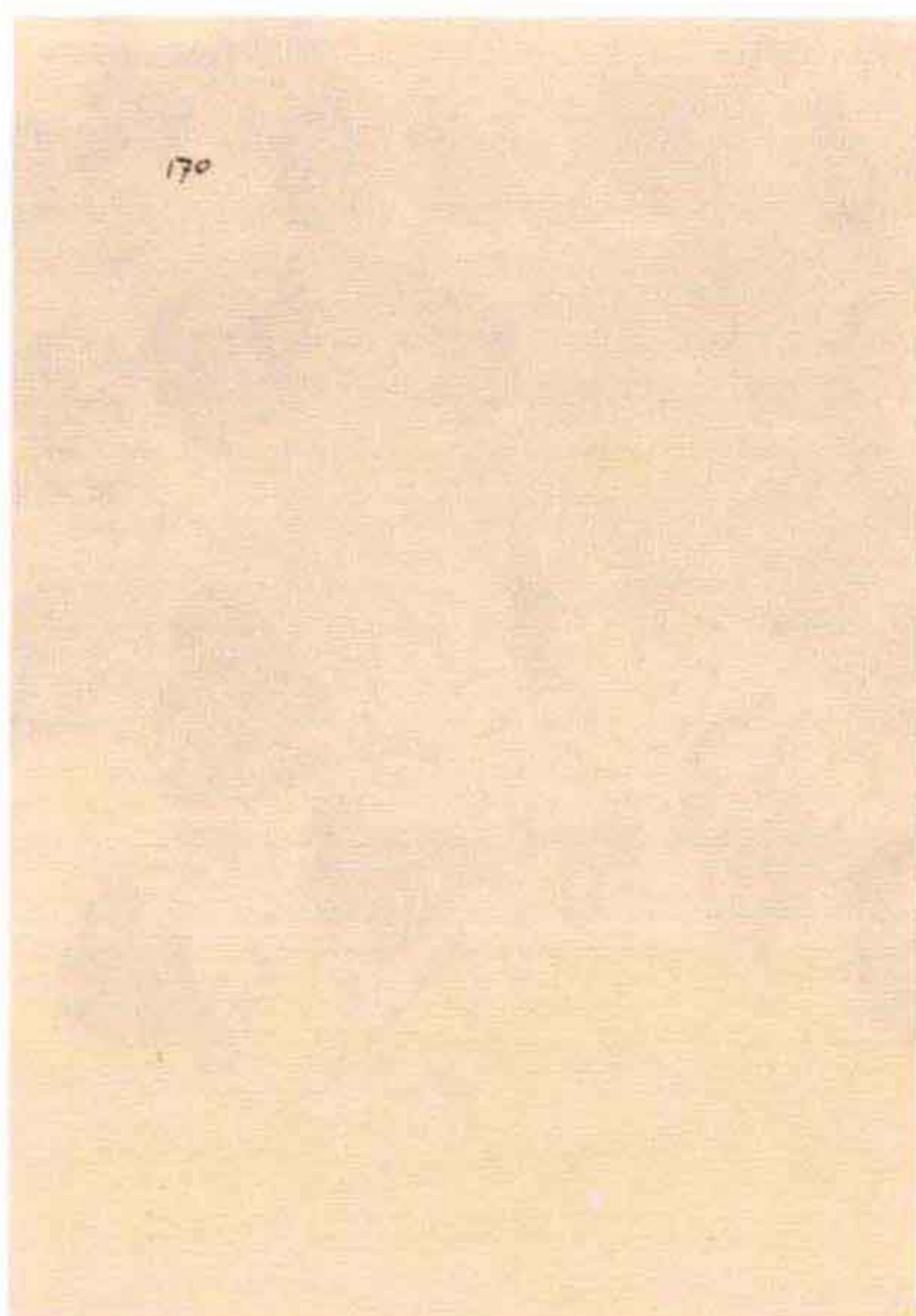
卡比里：“啊！我们惧怕又渴望的要发生了。”





我的脚踏在新的土地上，应该没有被提起的会流回来了，我所建立的也不该倒下。我的高塔是铁铸的，没有缝隙。魔鬼被锻造到了地基之中。卡比里建造了它，而建造者就在塔尖上成为剑下的祭品。就像一座塔会超越它坐落的山峰，我也站在我从它成长的大脑之上。我变得强硬，再也不会回转过去了。我不会回流过去，我是自己的主人。我惊叹于我的美妙，我强壮、美丽、富有。辽阔的土地和湛蓝的天空都必须对我弯腰，臣服于我的统治。我不服侍任何人，也没人服侍我。我服务于自己，侍奉自己。因此我拥有我所需的。

我的高塔成长千年而不衰。它不会衰退下沉，但它可以获得再次建造，它将会获得再次建造。很少人能理解我的塔，因为它站在高山上。但许多人看见它，不能理解它。因此我的塔将会一直原封不动。没有人爬上那光滑的墙壁，没有人坐上那峰顶的屋檐。只有那些找到山里隐藏的入口、攀上那内脏迷宫的，才会到达这高塔，还有那饱览着、从自身活着的妙境。这已经实现了，创造了。这并不是从人类的思想中拼凑而成的，而是在内脏的灼热中锻造出来的，卡比里自己把



材料背负到山里，将自己的血奉献给这建筑，成为了唯一知道这建筑源起之秘的。我从下面和上面到达彼岸，而不是这世界的表面。因此这是新颖又陌生的，超越了人类居住的层次。这些都是实在而初始的。



我把自己和彼岸的蛇合一了，我接纳了我里面一切属于彼岸的。我由此建立我的初始。我很高兴完成了这工作，好奇心把我征服了，让我想知道我的彼岸里还会有什么。所以我走到我的蛇那里，友善地问它能不能爬去那里，让我得到信息，知道在彼岸发生了什么事。蛇却倦怠地说，它没兴趣那么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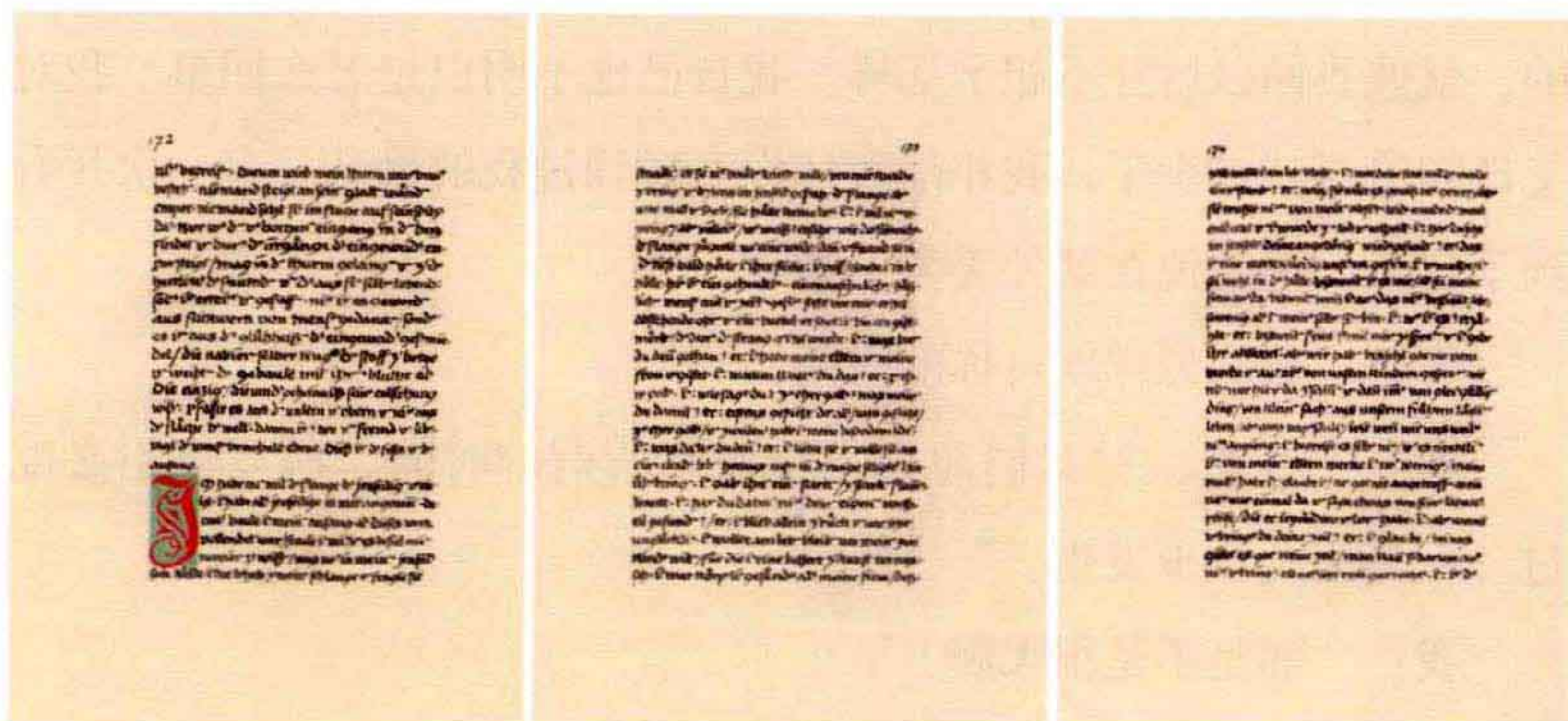
我：“我不想强逼什么，但也许还有谁会知道呢？我们可能还会学到一些有意义的。”蛇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进入深处消失了。不久，我听到它的声音：“我想我到达了，是在地狱里。这里有一个被绞死的人。”有一个丑陋的、面容扭曲的男子站在我面前。他耳朵突出，还驼着背。

他：“我是使毒谋杀，被处绞刑了。”

我：“你做了什么？”

他：“我毒死了父母和妻子。”

我：“你为什么这样做？”



他：“为了神的荣耀。”

我：“什么意思？为了神的荣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首先，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第二，我有我特别的想法。”

我：“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我爱他们，想把他们从悲惨的生命中解救出来，带到那永恒的灵性之中。我让他们服下了强力的安眠药水。”

我：“你没有打算把这好处也带给你自己吗？”

他：“我独自一人留下，很不高兴。我要为我的两个孩子活着，我能看到他们有更好的未来。我比我的妻子健康，所以我想活着。”

我：“你的妻子同意了这场谋杀吗？”

他：“不，她肯定也会同意的，但她并不知道我的意图。不幸谋杀被发现了，我被判处死刑。”

我：“现在你在那边发现你的亲人了吗？”

他：“这是个奇怪的故事。我想我大概是在地狱里，有时我觉得我的妻子也在那里，有时我也不太肯定，甚至连我自己是不是在地狱里也不肯定。”

我：“怎么回事？告诉我。”

他：“有时她好像在跟我说话，我就会回答她。但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谋杀，也没有谈到我们的孩子。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总是聊着一样的事，我们从前的生活小事，但都是无关个人的，就像我俩以后互不相干那样。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对父母知道得就更少了，我相信我还没有碰到过我的母亲。有一次我看到了父亲，他说他在某处丢失了烟斗。”

我：“那你怎样度过你的时间？”

他：“我想，对我们而言完全没有所谓的时间，所以也不必度过。就是完全没事发生。”

我：“那是不是很无聊？”

他：“无聊？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无聊？或许吧，反正没有什么有趣的。其实，什么都是这样的。”

我：“魔鬼从来没有折磨过你们吗？”

他：“魔鬼？我没有看到过他。”

我：“但是你一定确实是从那边来的，不是应该知道些什么可以透露的吗？这太难以置信了。”

他：“我还有身体时，我常常想，跟已经死去又回来的谈话肯定很有意思。现在我不会这么想。正如我所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客观的，只有纯粹的事实。我想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这真是令人沮丧，我猜你是在地狱的最深处。”

他：“好吧。我可以走了吗？保重。”

他突然消失了。我却转身对蛇说：“这从彼岸而来的无聊的宾客有什么意义呢？”

蛇：“我在那里碰到他，他就像许多别的一样，不停地在周围徘徊着。我把他这差不多是最佳的抓出来。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但那彼岸真的是那么了无色彩吗？”

蛇：“当我到了那里时，似乎只有移动。一切都不过像影子般浮沉涨落，个人的完全不存在。”

我：“那么受到诅咒的人呢？撒旦最近就给了我强烈的印象，好像他就是个人的精髓。”

蛇：“当然，他可是个永恒的敌手，因为你永远不能以绝对的生命把个人的生命带到和谐之中。”

我：“那么人不能把对立的团结起来吗？”

蛇：“那并没有对立，而只是不同。你不能把一天当成是一年的对立，或者说一斗和一丈是对立的。”

我：“这很有启发性，可是太沉闷了。”

蛇：“正如每次人谈到彼岸一样。它总是越加干枯乏味，尤其



是自从我们弥补了对立，把它们合一之后。我相信死去的很快会绝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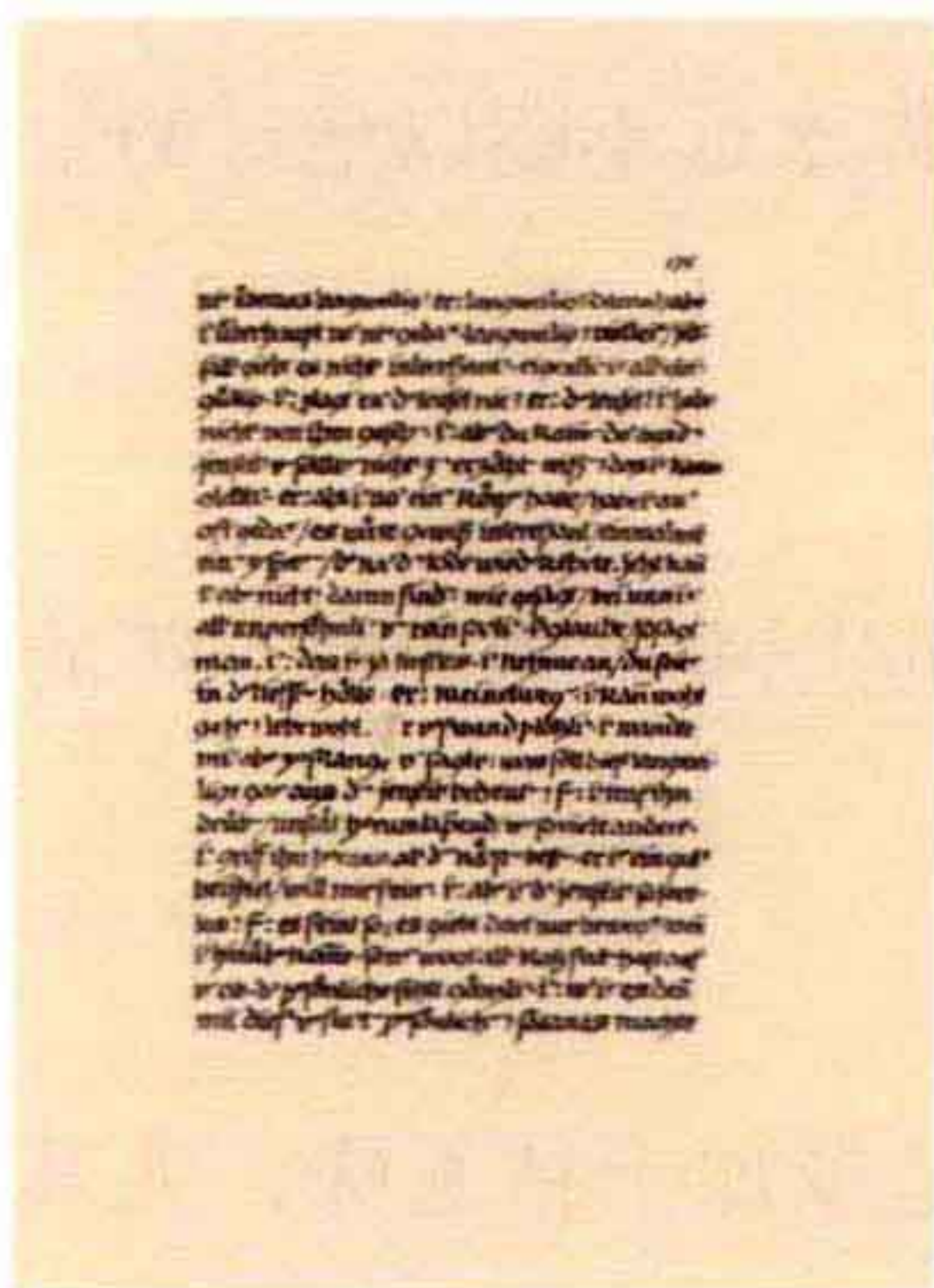


魔鬼是人性黑暗的总和。活在光明里的会渴求成为神的形象，活在黑暗里的会渴求得到魔鬼的形象。因为我想活在光明里，所以当我到达深层时，太阳就熄灭了。它变得黑暗，像蛇一样。我与它合而为一，而不是把它征服。我接纳了我内里蛇的本质，担负了自己的屈辱和奴役。

若我没有接纳这蛇性，那么魔鬼，也就是所有蛇性的要素，就会保留着我这点权力。那样魔鬼就会抓到把柄，就会逼我跟他立约，正如他狡诈地欺骗浮士德那样。但是我却走到他面前，与蛇合一，就像男人跟女人那样。

就这样，我免于魔鬼总是通过蛇性带来的影响，人通常把它归因于魔鬼，而不是自己。梅菲斯特就是遭受了我蛇性的撒旦。撒旦本身是罪恶赤裸的精髓，因此没有诱惑，甚至算不上聪明，但只是拒绝而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拒绝了他破坏性的影响，抓住他，把他紧紧绑住。他的后裔服务于我，我把他们用剑献祭。

所以我建立了坚固的建筑，由此获得了自己的实力和持久，可以抵御个人的反抗，也由此让我内在不朽的得救了。我从自己的彼岸把黑暗带到白天，掏空了我的彼岸。这样死者的要求就消失了，因为它



们已经获得满足了。

我不再受到死者的威胁，因为我接纳了蛇，也就接纳了他们的要求。这样我又把死亡里的一些东西带到了我的白天。但这是必要的，因为死亡是所有事物中最持久的，是不可撤销回去的。死亡给我持久和力量。只要我单是想满足自己的需要，我就会是个人的，在世界的意义上是活着的。但是，当我认识到我里面那死亡的要求，而它们又满足了，我就放弃了我从前的个人追求，而世界必须把我视作死者。因为巨大的冰冷会临到那些除了个人的追求外，还认识到死者的要求、并试图满足这要求的人。

那么，他当时大概感觉到有一种秘密的毒药让他个人关系的生机瘫痪了，但另一方面，死者的声音沉默了，威胁、焦虑和不安都停止了。因为一切从前在他里面饥饿地潜伏着的，现在都与他一起，在他的白天里活着。他的生命美丽又富足，因为他是他自己。

那总是只想要别人的运气的人却是丑陋的，因为他让自己残废了。那想要逼使别人得到极乐的是凶手，因为他把自己的成长杀死了。为了爱而又把自己的爱扑灭的人是傻子，这样的人对别人而言是个人的。他的彼岸是灰暗的、非个人的。他强逼别人接受他，因此他被诅咒，在冰冷的虚无里强逼自己接受自己。那认识到死者的要求的，会在彼岸里排除他的丑陋。他不再贪婪地强逼别人接受自己，他独自生活，在美丽之中与死者对谈。总有一天死者的要求会得到满足。人如果还留在孤独中，彼岸的美丽就会淡化，沙漠也会进入这个世界。白色的梯级之后是那些黑色的，天堂与地狱总会存在的。



当我发现我内在的美丽和我自己，我就对我的蛇说：

“我回顾着，就像看着完成了的作品。”

蛇：“还没有什么是完成了的。”

我：“你是什么意思？什么都没有完成？”

蛇：“这只是刚开始。”

我：“我看你是在说谎。”

蛇：“你是在跟谁争论？你知道得更多吗？”

我：“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这个想法，认为我们达到了一个至少是初步的目标。如果连死者都绝种了，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吗？”

蛇：“那生存的就要开始生活了。”

我：“这句话也许意味深长，但在我看来似乎只是一个笑话。”

蛇：“你变得轻佻了。我不是在开玩笑，生命还有待开展。”

我：“你对生命有什么理解？”

蛇：“我说，生命还有待开展。你今天不觉得空虚吗？你把这称为生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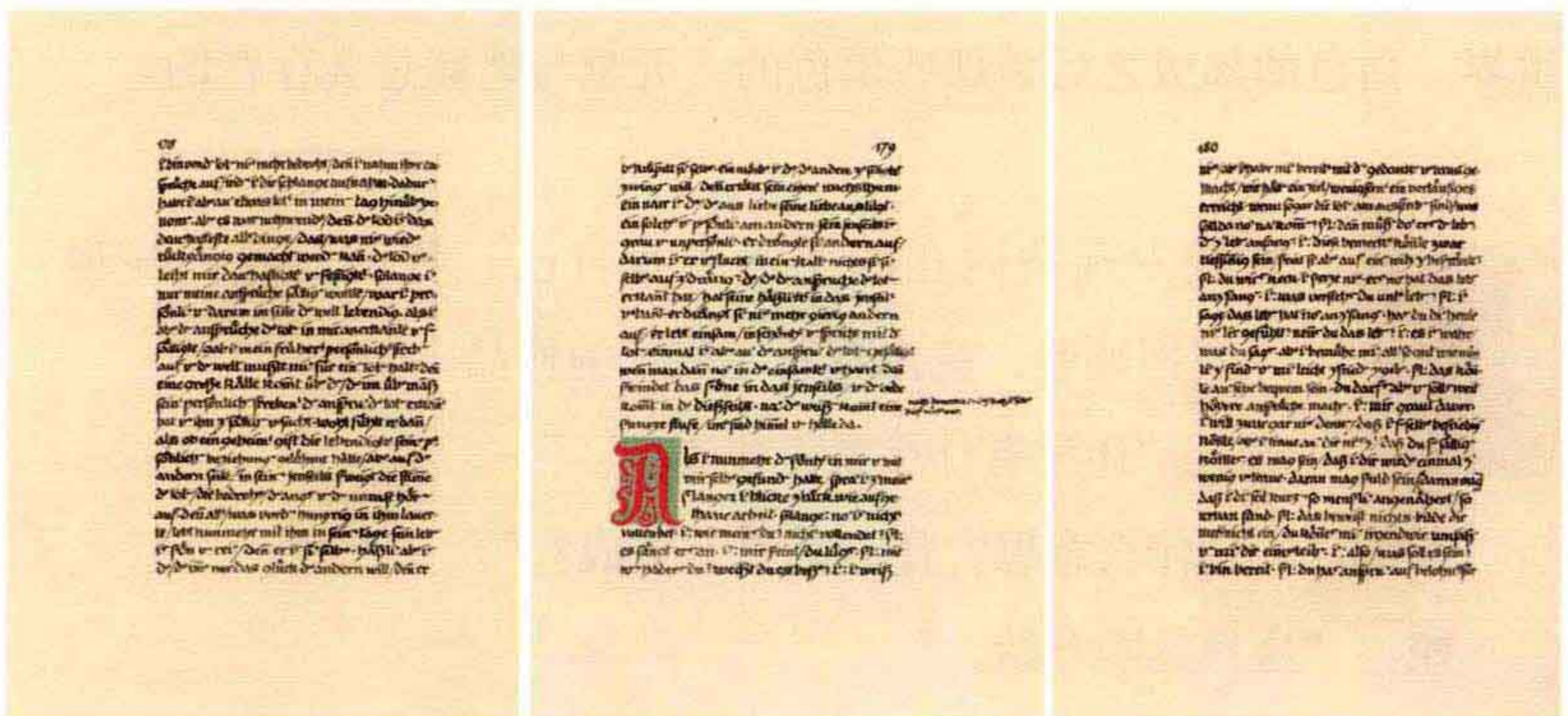
我：“你说得对。但我尽力在一切事情里找到好处，让自己容易满足一点。”

蛇：“也许这非常惬意，但你可以、也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我：“这让我害怕。虽然我完全不认为我自己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可我也并不相信你能满足它们。大概我对你的信任太少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缘故，我最近把你视同人类，觉得你和城里人一样。”

蛇：“这证明不了什么，不要单纯认为你能以某种方式把我涵括同化。”

我：“那么应该如何？我已经准备好了。”



蛇：“你可以要求对至今完成的得到奖励。”

我：“为此得到奖励，这真是个甜美的想法。”

蛇：“我给你图像作为奖励，看着。”



以利亚和莎乐美！循环完成了，谜团的大门也已经重新打开了。以利亚牵着她的手，带领着目能视物的莎乐美。她红着脸，可爱地垂下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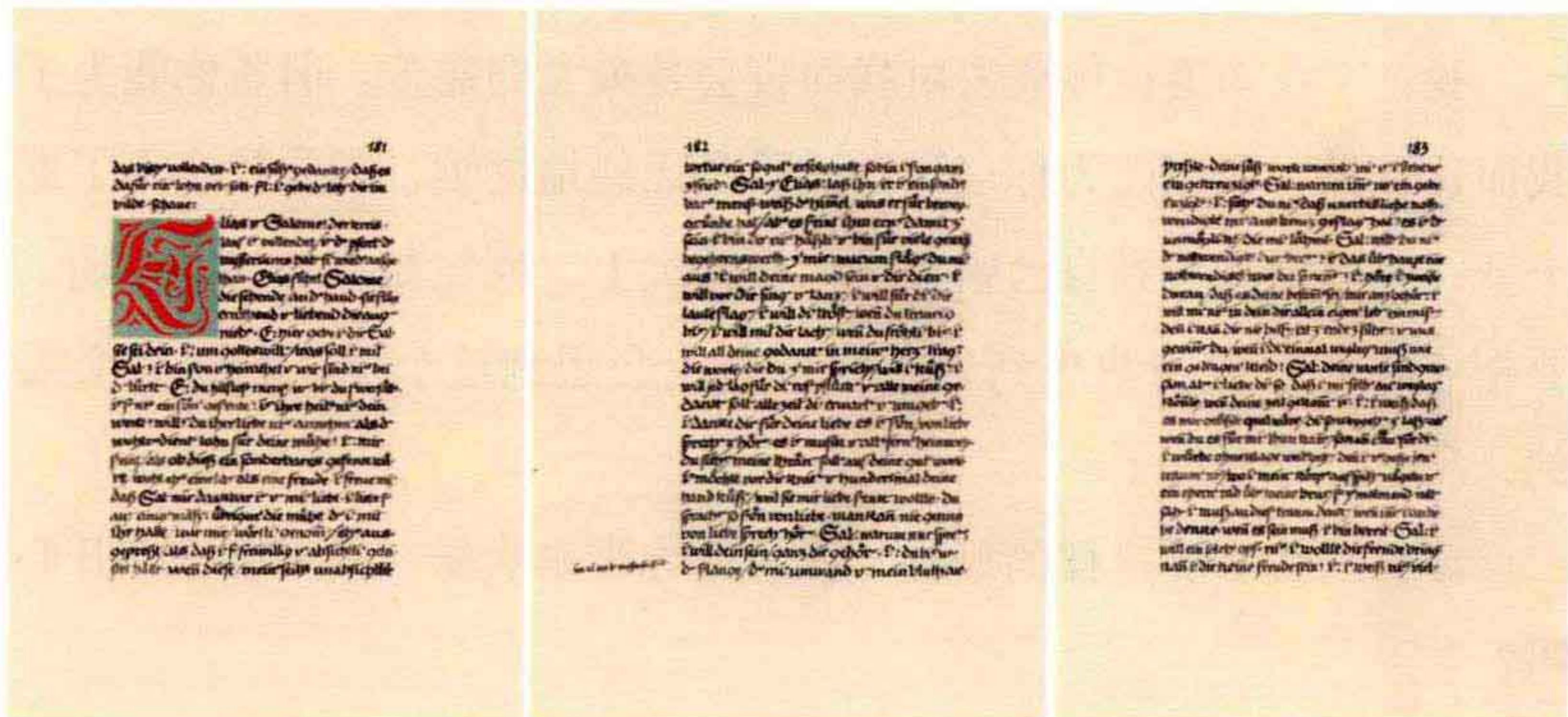
以：“我在这里把莎乐美交给你，她是你的。”

我：“天啊，我跟莎乐美该怎么办？我已经结婚了，而我们又不是土耳其人。”

以：“你这无助的人，你是何等沉重啊。她不是个美丽的礼物吗？治疗她不是你的工作吗？你想不想接纳她的爱，以之为你努力的回报？”

我：“我看这就像一件特别的礼物，毋宁是负担而不是快乐。我很高兴，莎乐美感谢我、爱我。我也爱她，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我对她所作的努力，与其说是我自愿地、有意地付出，倒不如说真真正正是从我里面压榨出来的。如果这种我身上没有意识到的酷刑如此的成功，我也就很满意了。”

莎乐美对以利亚说：“随他吧，他是特别的人。天晓得他做事有什么理由，但是他似乎是认真的。我又不丑陋，我对很多人来说肯定



还是很有价值的。”她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打发走呢？我想成为你的女仆，为你服务。我想在你面前唱歌跳舞，我想对你奏琴。你伤心时我安慰你，你高兴时我会跟你一起欢笑。我想把你的每个想法都记在心上，我想亲吻你对我说的话。我想每天为你摘取玫瑰，我所有的想法始终都会期待着、环绕着你。”

我：“我很感激你的爱。这是美丽的情话，这是音乐，是古老遥远的乡愁。你看，我的眼泪为你美好的话而落下。我会跪在你面前，把你的手亲吻百遍，因为它们想给我爱。你对爱情的话真是美好。人对于爱总是百听不厌的。”

莎：“为什么只是说着？我要成为你的，完全属于你。”

我：“你就像蛇一样，把我围住，挤压我的血液。你的花言巧语在我身边吹起，我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般站着。”

莎：“为什么还是钉在十字架上的？”

我：“你看不到，无情的需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吗？不可能让我瘫痪了。”

莎：“你不想冲破需要吗？你所谓的到底是不是需要呢？”

我：“听着，我怀疑你的命运是注定要属于我的。我不想把自己牵涉进你的自我里，因为我永远不能帮助你，把你带领到终结。而假如我有一天把你像衣服那样丢弃，你又会得到什么呢？”

莎：“你的话真是残酷。但是，我爱你，甚至当你的时间已经到来，我连自己都可以丢弃。”

我：“我知道让你离去对我而言会是极大的痛苦。但若你能为了我而这么做，我也能为你这样做。我会无怨地继续，因为我忘不了那个梦，梦里面我看到自己躺在一根根针尖上，铜轮在我的胸前滚动，要把它辗碎。每当我想到爱，我就必定会想到这个梦。若这是必需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莎：“我不要这样的牺牲，我想给你带来欢乐。我不能让你开心吗？”

我：“我不知道，也许吧，也许不能。”

莎：“那至少得尝试。”

我：“尝试与实行是一样的，这种尝试代价高昂。”

莎：“你不愿意为了我负担这代价吗？”

我：“我有点软弱、筋疲力尽了，在为你而受苦之后，已经无力为你完成别的事。我承受不了它们。”

莎：“若你不愿接受我，那我也不能接受你了？”

我：“这不是接受的问题，而是给予的问题。”

莎：“我是把自己交给你啊，你只需接受我。”

我：“说得好像这真是问题所在似的！但还有爱的罗网啊！只要想起来就觉得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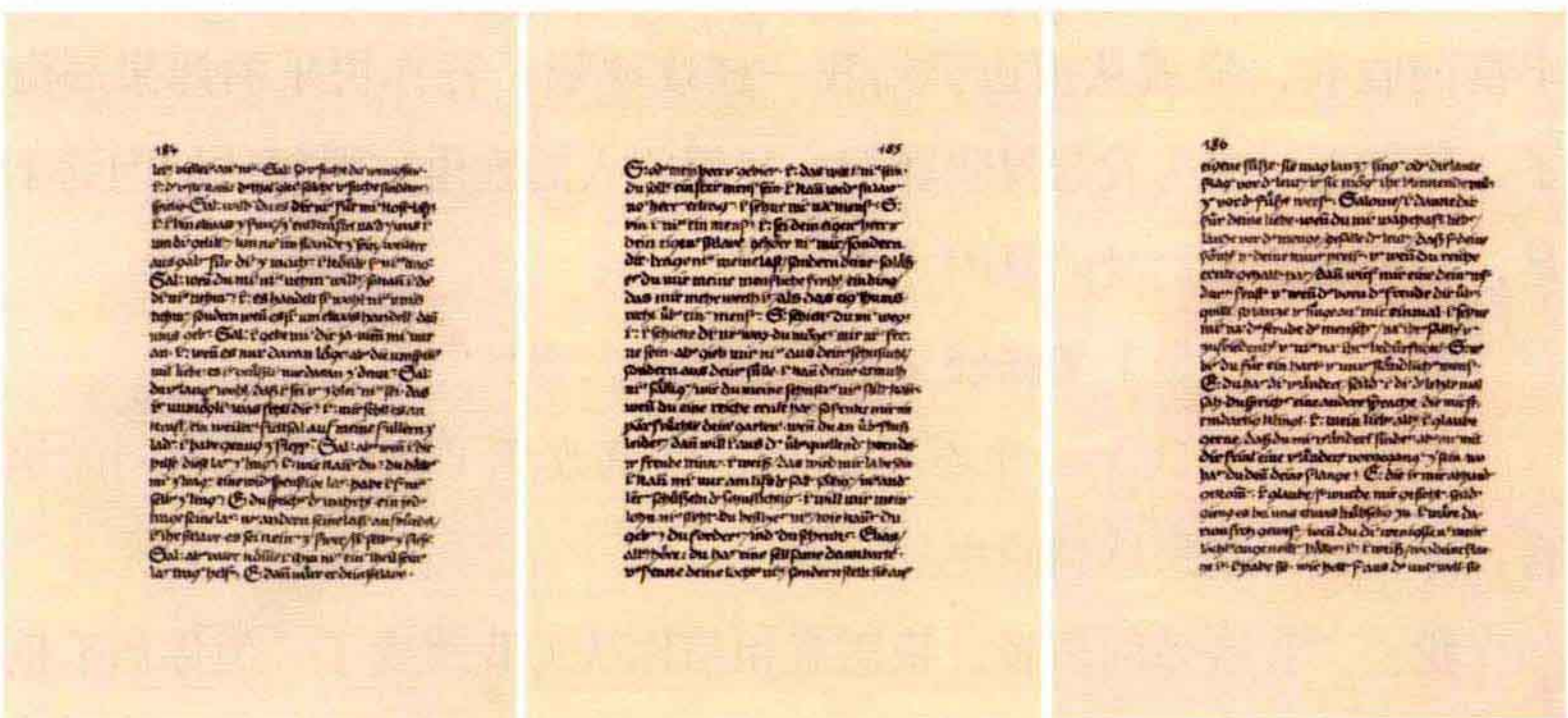
莎：“你这是要求我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是不可能的。你有什么问题呢？”

我：“我缺乏那勇气再把更多的命运担在肩膀上，我已经有足够的负担了。”

莎：“但如果我帮你背负这个包袱呢？”

我：“你怎么能够呢？你会背负着我这个不驯的负担，这不是又该我自己担负吗？”

以：“你说的是真话。每人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负担别人的责任的就是奴隶。担负自己对任何人而言都不会太难。”



莎：“父亲，我不能替他担负一部分的重担吗？”

以：“那他就会成为你的奴隶。”

莎：“或者是我主人、统治者。”

我：“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你应该是个自由的人。我既不能忍受奴隶，也不能忍受主人。我渴望人。”

莎：“我不就是人吗？”

我：“你要当自己的主人和自己的奴隶，不从属于我，而属于你自己。别担负我的包袱，担负你自己的。那你就把我人性的自由留给我，这对我的意义比拥有别人更加重大。”

莎：“你要把我遣走吗？”

我：“不是把你遣走。你大概不会离我太远，但别为了渴求而施予我，要为了你的完满而这样做。我不能满足你的贫困，正如你不能使我的渴求静止下来。若你的收获丰富，那就从你的花园里摘取几颗果实送给我吧。若你饱受剩余之苦，那我愿意从那满溢的角杯中喝下你的欢乐。我知道它会给我安慰。我只能在满足者的桌旁让自己满足，而不能在渴求者的空碗里满足自己。我不想把自己的奖偷走。若你什么都没有，那又怎能付出呢？你付出就是在要求。以利亚，长者，听着，你有着很奇怪的感谢方式。别放弃你的女儿，要让她靠自己的双腿立足。她想跳舞唱歌，或是在人前弹奏古琴，也想让他们把耀眼的银币扔到她的脚边。莎乐美，我感谢你的爱。若你真的爱我，就在人前起舞，打动他们，让他们赞美你的美丽和艺术。而当你有了丰富的收获，那就从窗边扔给我一枝玫瑰吧。若你快乐的源泉满溢了，那就再一次为我起舞唱歌吧。我渴望人的欢乐，渴望他们饱满丰足，而不希望他们身陷窘困。”

莎：“你真是个又强硬又不可理解的人啊！”

以：“自从我上一次看见你时，你就改变了。你说着不同的语言，那让我听起来感到陌生。”

我：“我敬爱的长者，我愿意相信你认为我改变了，但你似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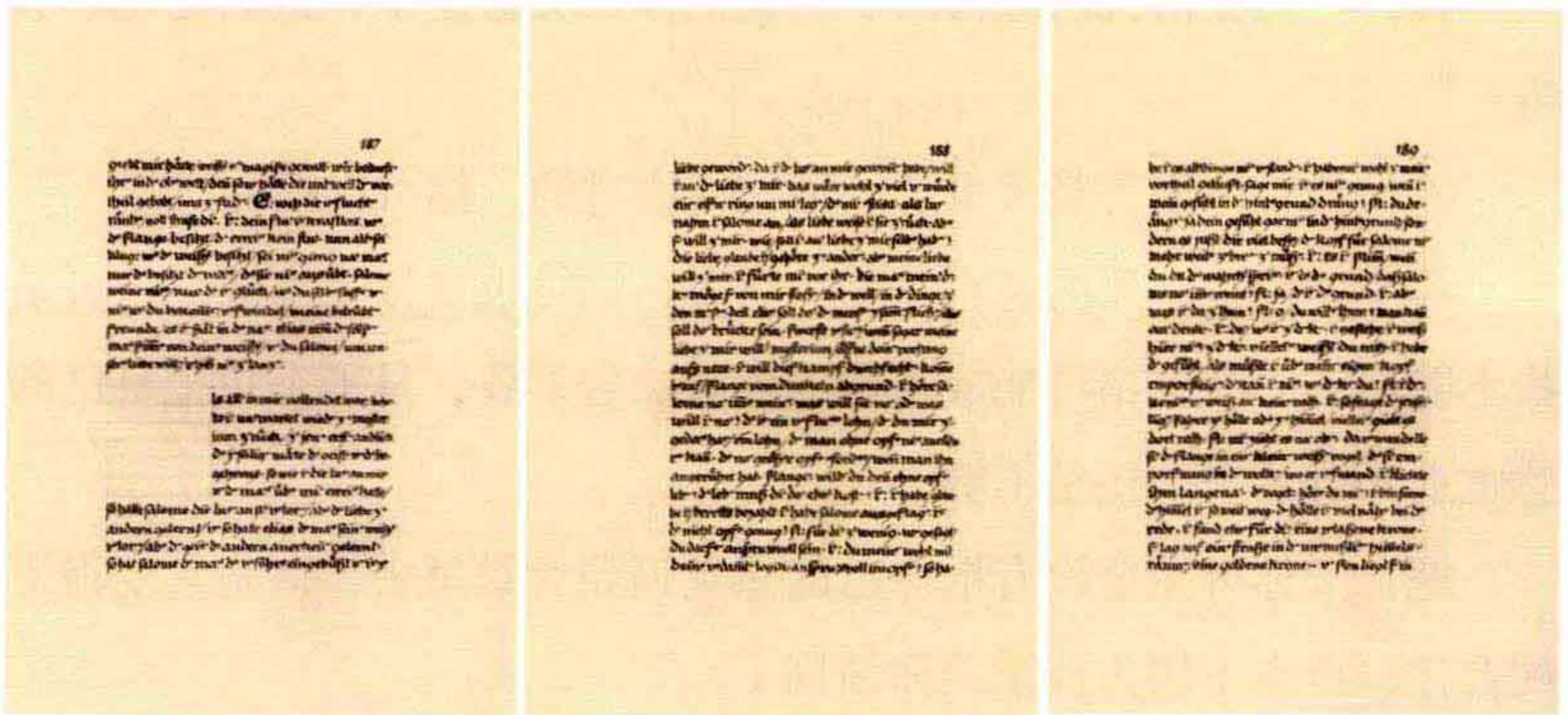
有了一些改变。你的蛇到哪里去了？”

以：“它从手里走入歧途了。我想它是被偷去的。从那时开始我们就过得不怎么好。所以假如你能接受我的女儿，我会很高兴。”

我：“我知道你的蛇在哪里，它在我这里。我们从地下世界把它拉了出来。它给我强硬、智慧和魔法的力量。我们在地面的世界需要它，否则地下世界会拥有能伤害我们的优势。”

以：“啊，你这该死的强盗，神会惩罚你。”

我：“你的诅咒是无力的，诅咒是伤害不了那拥有蛇的。不过，长者，你要聪明，拥有智慧的就不会贪图力量。只有拥有力量的能拒绝运用它。莎乐美，不要哭，只有你自己创造出来的才是幸福，而不是你获得的。离去吧，我悲伤的朋友，现在已经夜深了。以利亚，把那根错误的权力从你的智慧中拔除。莎乐美，为了我们的爱，别忘了舞蹈。”



当我里面的一切都完成了，我不期然回到谜团里去，到了那第一道景象，看到灵魂和渴求的彼岸力量。正当我到达了对自己的欲望和权力，莎乐美失去了对自己的欲望，却学会了对别人的爱，而以利亚就失去了他智慧的力量，但是学会了认识别人的精神。莎乐美也就失去了诱惑，并成为了爱。我赢得了我里面的欲望，也想要对我的爱。



这也许太多了，会变成一个围住我的铁环，让我窒息。我为了欲望而接纳莎乐美，为了爱而把她拒绝了。但是她想要我。怎么办？我该对自己怀有爱吗？我相信，爱是对别人的。但我的爱却是对我自己的。我害怕它。愿我思维的力量把它从我里面推开，推到世界、推到事物、推到人群里去。因为总得有什么成为桥梁，把人团结起来。这可是最沉重的诱惑，哪怕是我的爱想要我！谜团，重新把你的窗帷打开吧！我会奋战到底。出来吧，黑暗深渊里的蛇。

我还是听到了莎乐美的哭声。她还想要什么，或者是我还想要什么呢？这是你给我的那受诅咒的奖励，一个必须以牺牲来获得的奖励。如果一个人碰到它，就必须有更大的牺牲。

蛇：“你想无需牺牲而活吗？生命必定会让你付出一些什么吧？”

我：“我相信我已经付出了。我把莎乐美遣走了，这牺牲还不够吗？”

蛇：“对你而言是太少了。正如我说过的，你可以接受挑战。”

我：“你这该死的逻辑是什么意思，牺牲也要接受挑战？这可是我不明白的。我的错可能成了我的优势。告诉我，是不是我把自己的感觉逼到背景里去还是不够？”

蛇：“你可完全没有把自己的感觉逼到背景里去，而是它变得更配合你，再也不用为莎乐美而烦恼了。”

我：“若你说的是真的，那就太坏了。是因为这个，莎乐美才一直在哭吗？”

蛇：“是的，这就是原因。”

我：“但是我可以做什么呢？”

蛇：“啊，你想要做点事吗？你也可以思考。”

我：“也是，要思考什么呢？我承认我不知道要想什么东西。也许你能够建议。我觉得我必须从我自己的脑袋里提升。我做不到，你

觉得呢？”

蛇：“我没有什么想法，也给不了建议。”

我：“那我要问身处彼岸的，走到地狱或天堂，也许在那里会得到建议。”

蛇：“我被往上拉了。”

于是蛇化成了一只白色的小鸟，上升并消失在云堆里。我看了良久。

鸟：“你能听见我吗？我在很远的地方。天空是那么遥远，地狱接近地球多了。我找到了一样东西，是一个废弃的桂冠。它躺在天国里无量的街上，是个金色的王冠。它已经在我的手里，一个金色的王冠。里面刻着字母，它们说什么呢？‘爱是永无止息的。’来自天国的礼物！但它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这里，你满意了吗？”

我：“一部分吧，不论如何，我感谢你这意义深远的礼物。但这是充满谜团的，而你的礼物让我更是不解了。”

鸟：“但这礼物是从天国而来的。”

我：“这很好，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从天国和地狱能得到什么。”

鸟：“不要夸大了，毕竟天国与地狱是有差别的。虽然我相信，从我所看过的来判断，在天国发生的跟地狱一样少，可是大概也有其他方面的。就是没事发生也可能有它特殊的方式。”

我：“你在打哑谜，如果人悲观地对待它，可是要得心病的。说吧，你说的王冠是什么意思？”

鸟：“我是什么意思？没有，其实就是它本身所说的。”

我：“你的意思是刻在它上面的话？”

鸟：“是的，这你大概能明白了吧？”

我：“明白多了，但这是恶劣地把问题搁在悬念里。”

鸟：“那大概是故意的。”

说到这里，鸟突然又化成了蛇。

我：“你真叫人沮丧。”

蛇：“只有对没有与我合一的才是。”

我：“可我不在其中。但人怎能如此呢？这样被悬在半空太难受了。”

蛇：“牺牲对你而言是否太难了？若你想解决问题，你也得能够悬空。看看莎乐美吧！”

我：“我看到，莎乐美，你还在哭。你还没有完成。我悬浮着，也诅咒我的悬浮。我悬浮着，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先是被钉十字架，现在只是悬浮着，少了高贵，却不减痛苦。原谅我想要把你完成，我想过给你救赎，就如从前我自我牺牲来疗治你的盲目。也许我必须再三为你被斩首，就像你的朋友约翰，他为我们带来了痛苦的基督。你不会满足吗？你再也看不到别的路来让你变得理性吗？”

莎：“我亲爱的，我能怎么办？我完全把你忽略了。”

我：“那为什么你还在哭呢？你可要知道，我不忍心见到你总是以泪洗面。”

莎：“我还以为自从你拥有了黑色的蛇棒，就变得不能征服了。”

我：“那根棒的效用让我怀疑。在一方面这蛇棒确实帮助了我，至少我悬浮着也没有窒息。这魔棒明显有助于我承受这悬浮，却也是让人难受的善行和帮助。难道你不希望我至少把绳剪掉吗？”

莎：“我怎么能够呢？你悬挂得太高了。你高挂在生命之树的梢头，我不能触及那么高的地方。你这有着蛇的智慧的智者，不能帮助自己吗？”

我：“我还要悬挂很久吗？”

莎：“直到你能自己想到办法。”

我：“那么至少告诉我，你对我的灵魂之鸟给我带来的王冠有什么想法？”

莎：“你说什么？王冠？你有那王冠吗？幸运的人啊，你还抱怨

什么呢？”

我：“悬挂着的君王大概也会乐意跟没有被悬挂的、躺在街道上的乞丐调换。”

莎（欣喜若狂地）：“那王冠！你拥有那王冠！”

我：“莎乐美，可怜我吧。那王冠有什么关系呢？”

莎（欣喜若狂地）：“王冠，你被加冕了！我和你是多么幸福啊。”

我：“啊，你跟王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明白，只是遭受着难以言状的痛苦。”

莎（残酷地）：“悬挂到你明白为止吧。”

我沉默下来。我被高高地挂在神圣之树上面。因为它，我们远古的父母不能逃离罪恶。我的双手被绑，完全无助。我就这样被挂了三天三夜。

帮助会从何而来呢？我的鸟坐着，也就是那身穿白色羽衣的蛇。

鸟：“若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就从你头上飘过的云那里得到帮助吧。”

我：“你想从云那里得到帮助？这怎么可能？”

鸟：“我会去试试。”

鸟就那样腾飞起来，像云雀那样攀升，变得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覆盖着天空的厚厚的云层里，那灰色的面纱中。我渴望地看着它，却看不穿头上灰云密布的无尽天空，那片无从穿透的灰、均匀的灰，而且是无法阅读的。但王冠上的文字却是可以阅读的：“爱是永无止息的。”那是指永恒的悬挂吗？我的怀疑没错，当我的鸟带来王冠，那永生的王冠，那殉道的王冠，那危险又模糊不清的不祥之物。

我累了，不仅是因为悬挂而累，也是因为与无量的搏斗。在我脚下土地的远处躺着那充满谜团的王冠，在金光里闪耀。我不是漂浮着，不，我悬挂着，或者更应该说，还要糟糕，我被悬挂在天与地之

间，而不能满足于这悬挂的状态，我总是可以在这里不断得到满足，但这爱是永无止息的。这爱真的是永无止息的吗？假如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好消息，那对于我呢？

“这全视乎名称。”一只老乌鸦突然说，它在离我不远处，坐在树枝上等待着葬礼上的食物，沉浸在哲思之中。

我：“为什么视乎名称？”

乌鸦：“视乎你和别人对爱的概念。”

我：“我知道，年老的凶兆之鸟，你指的是天国和土地的爱。天国的爱是美好的，但我们是凡人，而正因为我们是凡人，我把脑筋放在成为完全真正的人上面。”

乌鸦：“你是个思想家。”

我：“笨乌鸦，离我而去吧。”

就在我面前近处，一根树枝动了，一条黑蛇绕着它，用那盲目却如珍珠般发出淡淡光华的眼睛看着我。这不就是我的蛇吗？

我：“姐妹和黑色的魔法棒，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以为你成了鸟儿飞到天上去了，而现在你又在这里了。你带来帮助了吗？”

蛇：“我只是我的一半，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我是一面和另一面。在这里我就是蛇一样的，是魔法的。但魔法在这里没有帮助。我无所事事地盘踞在这枝丫上，等待着进一步的事情。你在生命里或许会需要我，却不是悬挂之中。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也能把带你带到地狱去。我认得怎么走。”

一道黑影在我前面的空气中凝聚，那是撒旦，带着轻蔑的笑。他呼唤我：“这就是对立的平衡了！认错回头吧，那你马上又能踏在青翠的土地上了。”

我：“我不会回头，我不是傻子。若这是歌曲的结尾，那就随它结束吧。”

蛇：“你的不一致呢？请你记住这生活艺术的重要规则。”

我：“不一致已足够让我在这里悬挂着了，我的生命已经不一致

得叫人倒胃了。你还想要怎么样？”

蛇：“但也许要在对的地方不一致？”

我：“够了！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对和不对的地方？”

撒旦：“能够操控对立的，当能知道左右是什么。”

我：“静下来，你们可是一个派别的。希望我的白鸟回来为我带来帮助，我恐怕会越来越脆弱。”

蛇：“别那么笨了，脆弱也是一条道路，魔法会弥补缺陷。”

撒旦：“什么？你连脆弱都没有胆量？你想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可人是坚强的吗？”

我：“我的白鸟，你找不到回来的路了吗？你那样起而离去，是因为不能与我一同生活吗？哈，莎乐美！她来了。到我这里来吧，莎乐美！一个晚上又过去了。我没有听见你哭，可我还是悬挂着。”

莎：“我再也没有哭了，因为幸福与不幸在我里面维持平衡了。”

我：“我的白鸟离开了，还没有回来。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这跟那王冠有关吗？你说话呀！”

莎：“我该说些什么呢？问你自己吧。”

我：“我不能，我的大脑像铅块那样，我只能抱怨着寻求帮助。我不知道，到底是一切都崩溃了，还是一切都归于平静了。我的希望寄托在我的白鸟身上。啊，鸟大概不可能等同于悬挂吧？”

撒旦：“对立的平衡！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平等的权利！愚蠢！”

我：“我听到了鸟的鸣叫！是你吗？你回来了吗？”

鸟：“你若是爱土地，就会被悬挂着；你若是爱天国，你就会漂浮着。”

我：“什么是土地？什么是天国？”

鸟：“一切在你下面的都是土地，在你上面的都是天国。若你追求你上面的，你就会飞翔；若你追求你下面的，你就会悬挂。”

我：“我上面有什么？我下面有什么？”

鸟：“你攀登上去的就是你上面的，你退回去的就是你下面的。”

我：“那王冠呢？替我解开王冠的谜吧！”

鸟：“王冠和蛇既是对立的，又是合一的。你看不到蛇给被钉十字架的首级加冕吗？”

我：“唉，我不明白。”

鸟：“那王冠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话呢？‘爱是永无止息的。’这就是王冠和蛇的秘密了。”

我：“可是，莎乐美呢？莎乐美怎么办？”

鸟：“你看，莎乐美就正如你一样。飞翔吧，她的翅膀就会长出来。”

云层散开，天空充满三天届满时夕阳的红霞。太阳沉入海里，我随着它从树的顶部滑到地面。暮色安静和平地降临。

恐惧降临到我身上。卡比里，你们要背负谁到山上去呢？而我在你们里面牺牲了谁？你们自己把我堆起，把我变成了人迹罕至的悬崖上面的一座塔，变成了我的教堂、我的修道院、我的裁判所、我的监狱。我在自己里面被囚困、被审判。我在自己里面是牧师和教会、法官和受审的，是神也是人的祭品。

啊，卡比里，你们的工作成功了！你们从混沌里生出了不可逆转的严苛法律。它被了解、被接受。

秘密的行动将要完成了。我所看到的，我尽我所能用言语形容。言词是贫乏的，美丽不在其中。但真相是美丽的吗？美丽是真实的吗？

对于爱，人可以说出美丽的言语，可是对生命呢？而生命在爱之上。但是，爱是生命不可分离的母亲。不应该是生活强加于爱里，而

是爱在生命之中。但愿爱受到痛苦，而不是生命。只要爱怀有生命的孩子，它就会受到高度的尊重，若它从自身诞下生命，它就要变成空壳，掉进过去之中。

我的话反抗了生育我的母亲，我把自己从孕育的怀抱中分离。我不再为了爱而说话，而是为了生命。

这话对我而言是沉重的，它难以搏斗来远离灵魂。铁铸的门关上了，火焰烧成了灰烬，源泉枯竭了，从前是湖泊的成了干涸的陆地。我的塔竖在沙漠里。能够在他沙漠里的隐士是有福的，他活过来了。

不该是肉体的力量，而是爱的力量要为了生命之故被打破，因为生命是在爱之上的。一个人来到他的生命之前才需要母亲，然后他就会离开她。而生命需要爱也一样，是在它已成之前，然后它就会与爱分开。母子分离是艰难的，比生命与爱分离更甚。爱找寻拥有，而生命却要跨越。

一切事物开始时都是爱，事物的存在却是生命。这种区分是残酷的。灵魂黑暗的深处啊，为什么你要逼我说，怀爱的没有生命，有生命的不能爱？我说的总是相反！一切都应该变成它的对立吗？腓利门的圣殿之处会变成大海吗？他那覆盖在阴影里的岛会沉到土地的深处吗？会卷入从前把所有国家和人民吞噬、现正消退的洪水那旋涡之中吗？海床会在亚拉腊山耸立之处吗？

你在说什么鬼话，你这大地的哑儿？你想消解我灵魂的拥抱吗？我的孩子，你想要挤进中间？你是谁？又是谁给你这力量呢？我向往的一切，我从自己夺走的一切，你想把它们扭转毁灭吗？你是魔鬼的儿子，与一切神圣的为敌。你势不可挡地成长，你把恐惧推向我了。让我快乐地得到我灵魂的拥抱，别扰乱圣殿的安宁。

啊，你用瘫痪的人的暴力穿透我。但我不想要你的道路。我会晕倒在你的脚下吗？你这魔鬼、魔鬼的儿子，说吧！你的沉默叫人难以



承受，是可怕的愚昧。

我赢得了我的灵魂，她为我生下了什么？就是你，怪物，一个儿子，哈，一头叫人难受的怪物，一个平庸者，蝾螈的脑子，一只原始的爬虫！你想成为大地之王？你想放逐骄傲自由的人，魅惑美女，打破城堡，划开老教堂的肚子？哑子，呆滞无神地瞪着眼睛、可怜的头颅上披着水草的青蛙！你想称作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而是魔鬼的儿子。恶魔的父亲进入了我的灵魂的子宫，那肉身成为了你。

我认出了你，腓利门，你是所有骗子中最狡猾的！你背叛了我。我的处女灵魂为你生下了卑贱的病毒蠕虫。腓利门，该死的戏子，你对我假装成奥秘，你把明星的大衣披在我身上，你跟我演着那基督的傻喜剧，你把我像奥丁那样仔细又可笑地悬挂在树上，你使我以卢恩咒语魅惑莎乐美，同时你又以我的灵魂孕育出的尘土生出蠕虫。背叛接着背叛！不可思议的魔鬼戏子！

你给我魔法的力量，你加冕我，你用力量的光辉环抱着我，好让我扮演着你儿子可能的父亲约瑟。你把蜥蜴放在鸽子的巢穴里。

我的灵魂，通奸的淫妇，你怀了这个混蛋的孩子！我很羞愧，我这敌基督嘲笑的父亲！我怎么错信了你！而我的轻信是何等差劣，它看不出这臭名昭著的劣行！

你打破了什么？你把生命和爱都破成两半。青蛙和它的儿子就从碎片和残酷的分离中走过。荒唐得可怕景象不可避免地来临了！他们将会坐在甜美汁液的堤坝上，听着青蛙所唱的夜曲，因为他们的神是青蛙的儿子。

莎乐美在哪里？对爱不解的问题又在哪里？再也没有问题了，我的目光转向了接下来的事物，还有莎乐美就在我所处的地方。这女子跟随着你最强大的，而不是你。所以她生下你的孩子，是好事也是坏事。

当我孤独地站在土地上，雨云笼罩，夜幕降临，我的蛇向我爬过来，告诉了我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没有子嗣，但他很想有个儿子。因此，他去了一个聪明的女人那里，她是树林里的巫婆，他承认了自己所有的罪孽，就好像她是神灵任命的牧师那样。对此她这样说：“国王陛下，您做了您不该做的事。但要发生的已然发生，我们想要看到，您在未来能够做得更好。将一斤水獭膏油埋在地上，让它在那里九个月。然后再在同一个地方挖掘，看看您能发现什么。”国王回到家里，感到羞愧不安，因为他在巫婆面前羞辱了自己。但他遵从了建议，晚上在花园里挖了一个洞，把一锅水獭膏油放进他费了一些劲才挖好的洞里。

然后，那锅在那里待了九个月。之后，他在夜里又再走到那埋藏着锅的地点，把它挖出来。让他惊讶万分的是，他在锅里竟然发现了一个熟睡的孩子，膏油却不见了。他把孩子抱出来，欣喜地带给他的妻子看。她把孩子放在胸前，乳汁开始丰盛地流出。孩子渐渐长大，变得高大强壮。王子到了二十岁，他站在父亲面前说：“我知道，你是用法术把我变出来的，我不是像其他人那样诞生的。你是从忏悔中把我创造出来的，这使我刚强。我不是从女身生出，这使我聪明。我刚强又聪明，所以我向你要求帝国的王位。”老国王惊诧于儿子的知识，却及不上他对王权的恋栈那么热烈。他静下来想着：“是什么把你生出来的？是水獭的膏油。是谁为你怀胎九月？是大地的子宫。是我从锅里把你取出，承受着那个巫婆对我的羞辱。”他决定偷偷地把儿子杀死。

但由于他的儿子比其他人都强，国王惧怕他，所以要施行诡计。他再次来到女巫所在的森林里，询问她的意见。她说：“国王陛下，这次您不是要忏悔您的罪过，而是要造孽。我劝您再次把水獭膏油放在锅里，让它在土地里待上九个月。然后挖掘出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事。”国王照着巫婆的建议去做。而从那一刻起，他的儿子越来越羸弱。当国王九个月后重新走到埋藏了锅的地点时，他也要为儿子盖坟墓了。他把死者放到了坟墓里空锅的旁边。

国王很哀伤，当他不能自己之时，他又在夜里走到巫婆那里，请求她的指引。她对他说：“国王陛下，您想要个孩子，但儿子却想自己成为国王，也许他还真有那力量和智慧，那样您又不再想要这儿子了。因此，您就失去了儿子。您为什么要抱怨呢？您拥有您想要的一切。”国王却说：“你说得对。我是想这样的，但我不想要这种悲哀。不知道有什么药可以补救这遗憾？”巫婆说：“国王陛下，去您儿子的坟墓吧，再一次用水獭膏油填满锅，九个月之后再看锅里有什么。”国王照指示做了，从那一刻开始，他变得愉快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九个月到了，他再次把锅翻出，尸体不见了，里面却有一个沉睡中的小男孩，他意识到，孩子是他死去的儿子。他把孩子抱出，从那一刻起，孩子长了一周就跟别的孩子长了一年那样。过了二十个星期，儿子又到了父亲面前，觊觎他的王国。父亲早就知道，一切会怎样到来。当那孩子说出了他的愿望，老国王就从他的王位上站起来，带着喜悦的泪水拥抱他的儿子，亲自为儿子加冕。儿子成为国王之后，一直对父亲表示感激，在父亲的有生之年都对他非常尊崇。

我却对我的蛇说：“坦白说，我的蛇，我不知道你是个讲故事的。但是告诉我，我该怎么理解你的故事？”

蛇：“想想吧，你是老国王，而你有一个儿子。”

我：“那儿子是谁？”

蛇：“我还以为你刚刚提到了那个没让你得到多少快乐的儿子。”

我：“什么？你不是在说，我要为他加冕吧？”

蛇：“对啊，不然还有谁？”

我：“这太可怕了。那么巫婆呢？”

蛇：“巫婆是个母性的女人，你的儿子要成为她，因为你是自己里面重生的孩子。”

我：“啊，我要成为男人是不可能的吗？”

蛇：“男性的气概足够了，接着需要童心来达致完满。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母亲。”

我：“我很惭愧要成为孩子。”

蛇：“你是这样把儿子杀死的。创造者需要母亲，因为你不是女人。”

我：“这真相太可怕了。我总以为、总希望能成为男人。”

蛇：“为了儿子，你不能。创造就是母亲和孩子。”

我：“必须停留在孩子阶段这想法让人难以承受。”

蛇：“为了你的儿子，你要成为孩子，把你的王位给他。”

我：“必须停留在孩子阶段这想法是毁灭性的、侮辱性的。”

蛇：“那是对抗力量的解毒良药！别抗拒成为孩子，不然你就是在抗拒你最想要的儿子。”

我：“的确，我想要儿子和存活，但那代价真高。”

蛇：“儿子的价值更高呢。你比你的儿子要矮小脆弱，这是个苦涩的真理，但它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固执，孩子必须听话。”

我：“该死的鄙视！”

蛇：“你这爱嘲讽的人！我对你会有耐性的。当所有土地都干涸了，所有人都朝你走来乞求生命之水时，我的泉水会涌向你，给你救赎的杯子。那你就臣服于儿子吧。”

我：“我该在哪里触摸到无量呢？我的知识和能力有限，我的力量是不足够的。”

然后蛇就卷曲起来，身体打成一个结，并说道：“不要老想着明天，今天对你就已然足够了。你不用为方法担心。让一切生长，让一切发芽，儿子会自己成长。”

神话开始了，它是要被活出的，而不是被歌颂的，它自己会歌唱。我臣服于这儿子，他从魔法中长成，在超现实里诞生，他是青蛙的儿子，站在水边和他的父亲说话，聒噪着它们的夜歌。他的确充满秘密，比所有男人都要强大。没有男人生育他，没有女人诞下他。

这荒谬进入了远古的母亲，儿子在深层里长大。他萌芽、长出又死去。他起来，以神奇的方式重获新生，比以前更快地成长起来。我把统一分歧的王位给他，他也就为我把分歧的合一。我给他力量，他也能指挥，因为他的力量和智慧超过了所有人。

我不是自愿让位于他，而是出于洞察。没有人能把下面和上面的结合为一。他不是如常人那样成长，却有着人的形象，就能把它们结合。我的权力是瘫痪了，但我在儿子那里存活了。我抛开了担心，他会统治人民。人们对他欢呼，我会感到寂寞。我曾经强大，现在我已无力了。我曾经强壮，现在已经羸弱了。因为他得到了所有的力量。对于我，一切都逆转了。

我从前爱慕美人之美丽、精神富足者的精神、力量之强大。我笑傻子的愚蠢，鄙视弱者的弱点和贪婪者的贪婪，憎恨坏人的丑恶。现在我却必须爱慕丑恶里的美丽、无知者的精神和弱者的力量。我必须为智者的愚笨而惊叹，敬重强者的弱点和施予者的吝啬，尊崇坏人的善良。嘲笑、蔑视、仇恨都在哪里？

它们是力量的标记，跑到儿子那里去了。他的嘲笑是血腥的，他的眼睛闪烁着何等的蔑视！他的仇恨是熊熊的烈火！令人忌妒的神之子，谁敢不服从于他？他把我破成两半，把我砍开。他把分割的拢在一起。没有他，我就会崩溃，但我的生命会随着他继续。我的爱与我在一起。

这样我带着黑暗的面孔走进了孤独里，对儿子的力量充满着不满和愤慨。我的儿子怎能妄自轻慢我的力量？我走进我的花园里，在孤独的角落里坐到水边的岩石上，耿耿于怀地沉思着。我呼唤着蛇，我

夜间的同伴，它从前在黄昏里与我一起躺在岩石上，把蛇的智慧告诉我。但自此我的儿子从水中起来，成为更大更强的，狮鬃环绕着他戴着王冠的头，粼粼的蛇皮覆盖着他的身体，他对我说：“我来到你面前，想要你的生命。”

我：“你是什么意思？你成了神吗？”

他：“我再次起来，我成了肉身，现在我会去永恒的光辉和闪亮里，到永恒的阳光里，留下你在尘世之中。你留在人间。你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在不朽的之中。你的工作是属于土地的。”

我：“这是什么话！你不也在土地中和地底打滚？”

他：“我曾经是人和动物，现在又再登上我的国度去了。”

我：“哪里是你的国度？”

他：“在光里，在蛋里，在太阳里，在内在最深处的相互压迫里，在永恒渴求的光辉里。这样太阳就走进你的心里，照进那冰冷的世界里去。”

我：“你焕发着何等光辉呀！”

他：“我要在你的视线中消失。你要活在黑暗的孤独里，应当是人，而不是神，把你的黑暗照亮。”

我：“你是那么强硬又庄严！我要用我的泪沐浴你的双足，用我的头发把它们擦干。我发疯了，我是个女人吗？”

他：“是个女人，也是个怀孕的母亲。生育正等待着你。”

我：“啊，神圣的精神，把你永恒之光的火花留给我吧。”

他：“你怀着一个孩子。”

我：“我感到将要临盘的女人那疼痛、恐惧和孤单。我的神啊，你要离我而去吗？”

他：“你有那孩子。”

我：“我的灵魂，你还存在吗？你这蛇、青蛙、在我手里埋藏又奇迹般地诞生的男孩，你被嘲笑、鄙视、憎恨，又以愚蠢的形象对我显现了？可怜那些看过、用手触碰过他们的灵魂的。我的神，我在你

的手里是无力的！”

他：“孕妇是属于命运的。让我离去，登上永恒的空间。”

我：“我再也不能听见你的声音了吗？该死的骗局！我在问什么？你明天就会重新跟我说话，一次又一次地在镜子里聊天。”

他：“别抱怨。我会既存在又缺席，你会听见我又听不见我，我会存在又不存在。”

我：“你是残酷的谜团。”

他：“这是我的语言，我把它留给你理解。除了你自己，没有人拥有你的神。他总是在你身边，而你在别人身上看到他，这样他也就永远不在你身边。你想要撕开那些似乎拥有你的神的那些人，你会看到他们没有你独有的神。那你就是独自在人群里，既在人群里，又是孤独一人。在众人里面的孤独，想想这个吧。”

我：“我大概应该沉默下来，但我不能。当我看到你怎样离开我，我的心就淌血。”

他：“让我走吧，我会以更新的形象回来。你看到红红的太阳怎样沉到山下了吗？这一天的工作完成了，新的太阳会回来。今天过去，你又为太阳哀伤什么呢？”

我：“夜晚会来临吗？”

他：“可它不就是白天的母亲吗？”

我：“我会为这个夜晚感到绝望。”

他：“你抱怨什么呢？这是命运。让我走，翅膀会从我身上长出，而对永恒光明的向往正在我里面强烈膨胀。你不能把我留住。忍住你的眼泪，鼓掌，让我提升吧。你是田地里的义人，想想你的后裔吧。我会变得很轻，就像早晨在天空升起的鸟儿一样。不要抱着我，不要抱怨，我会浮起，生命的呐喊把我拧干，我再也不能保持我最大的乐趣了。我得去了，它已经发生，最后一道系带被撕裂了，我的翅膀要带我上升。我浸浴在光明的海洋里。在下面远处站着的、暗淡的人，你从我面前消失了。”

我：“你到哪里去了？发生什么事了？我瘫痪了。不是神从我面前消失了吗？”

神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何等的空虚、何等深渊一般的空虚啊！我将对人宣布，你是怎样消失的吗？我该宣扬这神抛弃孤独的福音吗？

因为上帝离我们而去，我们全都要走进沙漠，把灰烬撒到头上吗？

我相信也承认，神与我是有点不同的。

他带着欢腾的喜悦攀升。

我带着痛苦在夜里站着。

不再是与神，而是与我自己独处。

关上吧，为毁灭和杀害人民的洪流而打开的铜门，为帮助神诞生而打开的铜门。

关上吧，愿高山把你们掩埋，大海向你们冲涌。

我来到我的自我在风中凄惨的身影旁。我的自我！我绝不希望这家伙与我相伴，我在他里面发现了我自己。宁愿那是邪恶的女人或是顽劣的狗，现在却是自己的自我，这让我不寒而栗。

有一项工作是必需的，那让人可以挥霍几十年的，也有必要挥霍几十年。我要拿取一片中世纪，就在我里面。我们只是完成到了中世纪。我要及早开始，在隐士死光的时候。禁欲主义、异端审判、酷刑全都近在咫尺，浮现在脑海中。蛮族需要野蛮的教育。我的自我，你是个蛮人。我要与你同住，所以我会把你带进整个中世纪的地狱，直到你准备好，让生活可以忍受你。你要成为生命的血管和子宫，所以我会净化你。

那试金石就是与自己独处。

这就是道路。





Scrutinies

审视

## 审视

我顽抗抵制着，无法接受这个空无的我。我是什么？我的自我是何物？如今，我总是自我站在我面前——我在我的自我面前。我现在对着你，对我的自我说话。

我们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们都受到逐渐变得无法容忍、枯燥难当的威胁。我们必须做点事情，设计出排遣之道。例如，我来教导你。首先，让我们从你的主要缺陷开始吧，出现于我的脑海的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合适的自尊。你觉得有没有你可以为之自豪的良好品质呢？你认为有能力，这是一门艺术。但是人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学会这种技能啊。那请这样去做吧。哦，你发觉这很难。对，万事开头难啊。不久你就能做得更好了。你对此抱有疑虑？这是毫无用处的。你必须做到这点，否则我不能和你一起生活。自从上帝从任一片火热的天堂升起，散播自己，去做了任何他想做的之后，虽然究竟做了什么我也不清楚，然而我们已经相互依存了。因此，你必须考虑一下改善的可能，否则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沮丧不堪。所以，振作起来吧，来正视自己！难道你不想这样吗？

可怜的生物啊！如果你不做出努力的话，我会一点点折磨你。你到底在呻吟什么？也许鞭子会帮你做到吧？

现在开始我惹人讨厌了，不是吗？给你尝尝这样那样的滋味。这尝起来是什么味道？大概是血吧？中世纪的愈显主荣？

要么你想要爱，要么就以其名义实施？如果鞭子不见效的话，人也可以用爱来教导。所以，我该爱你吗？把你温柔地贴着我胸口？

我真的觉得你是在打哈欠了。

现在，你要说话了？但我不会让你说，否则你最后会声称你是我的灵魂。但我的灵魂与火的蠕虫一道，飞至天国之上，与那至上之源的青蛙之子站在一起。我是否了解他在那儿做的事情呢？但是你，并非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裸体、空无。自我，你就是这让人不快的存

在，人们甚至不能抵御、抗拒，自身原本只是一文不值的。

人们可能对你彻底失望，你的敏感和想望远超出合理的尺度。而且我得和你一起生活啊，所有人都是吗？我必须来，因为奇异的祸事偏偏降临，给了我一个儿子，又再度将他夺走。

我很遗憾的是，我必须来给你讲这样的真相。是的，你非常可笑、敏感无常、自以为是、不守规矩、疑虑重重，而且悲观，又有所怯弱，对你自己不够真诚，充满了恶意和仇恨。

有的人很难谈论你那孩子气的傲慢、你对权力的渴求、你对尊重的想望、你那可笑的野心、你对名利的奢欲，然而，你却丝毫没有感到不适。装扮和炫耀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你，然后你妄用它们，这反成了你最好的本事。

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与你一起生活的一种消遣的乐趣，而非令人生厌可憎的事情呢？不，我要强调地说上三次，不，不，不！不过，我答应你，我会在你身边使劲收紧老虎钳，然后慢慢撕掉你的皮。我会给你被活剥的机会的。

你，你们这些人，还想要去指教别人怎么做吗？

过来，到这边来，我将用针给你缝上新的肌肤，那样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影响，有所改变。

你想去找别人来抱怨，而且是那个曾对你做过不公之事的人，那个不理解你的、误解了你的、伤害过你的感情、忽视过你、不认可你、而且污蔑过你的人吗？对了，他还对你做过些什么坏事呢？在这中间，你没看到你自己的虚荣吗，你那无止境的荒谬的虚荣？

啊，你在抱怨痛苦还没走到尽头？

让我告诉你：它才刚刚开始。你毫无耐性，也丝毫不够严肃。只有当它与你的快乐息息相关的时候，你才去奉承，体现你的耐心。我会使这种痛苦加倍，以便让你学会什么叫做忍耐。

你觉得疼痛难当，无法容忍了，但还有其他的东西伤害更甚，更为猛烈。你可以伴着极大的天真给别人强加上这些东西，然后又以自

己全不知晓来加以开脱。

但你会学会沉默的。为此，我将拔走你的舌头——你曾用它嘲笑、褻渎，甚至做过更糟的，去戏弄别人。我将把你所有的谬误的、堕落的话，一针一针地缝到你的身体之上、肌肤之中，这样你才能感受到话语的刺伤力有多么恶毒，让人不堪忍受。

什么？你承认自己从这种折磨中也能获得乐趣？那我会增加这种快乐，直到你因高兴过头而狂吐不止，好让你知道都是些什么东西在自我折磨的手段中获取满足的。

你要起而反抗我？我把老虎钳再拧紧一点，对，就是这样。我会打断你的骨头，直到完全瘫软倒地为止。

因为我想与你一道——我必须——该死的——但你是我的自我啊，我要带着，一直到进坟墓。你以为我想一辈子被这种蠢货缠着吗？如果你不是我的自我，我早就把你撕成碎片了。

不过，我真想把你拖进炼狱，好让你也让人稍微能够容忍。

你哭求上帝来救你？

亲爱的老上帝啊，他早就已经死了。而且这样很好，否则他会因为你有罪的悔改而可怜你，通过施予宽恕而阻止我施刑。你要知道，既不是神的爱也不是一位慈爱的神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火的蠕虫爬了起来，蔚为壮观的可怕实体，给地球布施火雨，创作哀歌。所以对着上帝哭泣吧，要赦免你的罪，他会以火炼就你。把你自己卷起来烧着，血如汗般流出。你早就需要这种治疗了。对，别人总是做错，那你呢？你总是无辜的、正确的，你必须捍卫你正当的权利，而且你有一位善良、慈爱的上帝站在你那边，他总是带着怜悯宽恕你的罪过。其他人必须要去洞见，而非你自己，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垄断所有的洞见，并始终相信你才是对的。所以撕心裂肺地对你慈爱的上帝哭泣吧，他会听到，然后把火降到你身上。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你的上帝已变成有着扁平的头骨、在地球上炽热地徐徐爬行的燃烧的蠕虫吗？

你还想要变得卓越！多么可笑。你曾是、现在也依旧是低劣不堪

的。那么，你是谁呢？一个败类，让我恶心的败类。

你也许有点力不从心了？那我就把你丢到一个角落里，在那里你可以继续说谎，招摇过市，直到你再度恢复理性。如果你不再能感受到些什么的话，这个过程就是毫无用处的。毕竟，我们必须巧妙地进行下去。真是说了不少关于你的东西，有的人需要用这种野蛮的手段来对你进行修正、改动。你的进步自中世纪早期以来，似乎就停滞不前了。

今天（1914年4月20日，荣格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职务），你觉得垂头丧气、低劣、庸俗了？那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你那狼子野心了无边际。你的理由没集中在事物的善良之上，而是集中到了虚荣上。你不受人性所雇佣，而是受到你自身的利益所支配，你不为事情的完成而奋斗，而去争取普遍认可和如何保存自己的优势。我要赋予你带铁刺的王冠，它内部有牙齿，会钻入你的肉身之躯。

现在我们来到卑鄙的骗局这里，这就是你带着你的聪慧所追求的。你花言巧语，滥用你的能力，然后变动声色，你压低语气，再渐渐加强，将光与影分开，然后大声宣称你那可敬的、正直的善意。你利用了别人的善意，幸灾乐祸地把他们圈进你设的套，然后再显示你仁慈的优越和你为他人准备的奖赏。你玩弄谦逊，对你的优点故作不提，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别人会替你做到。如果别人没这么做，你会失望和受伤。

你劝诫说，要沉着，这是很伪善的。但当事情真的是重要的，你还能冷静吗？不会的，你这骗子。你在愤怒中消耗着自己，你用舌头讲话，却伸出一把冷剑，谈论你的复仇之梦。

你幸灾乐祸，愤愤不满。你嫉妒别人快活，因为你想将它分配给那些你宠爱的人，因为他们宠爱你。你羡慕你周围的所有安乐，你鲁莽地主张，要朝向其反面。

在你自己内心，你毫无情面，鲁莽地去思索那些只不过总会让你顺意的，而且有了这个，你就会觉得自己站在人性之上，而且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但你对你所想到的、感受到的、所做的一切以及它们所具有的人性都负有责任。不要假装思维和行动之间有着差别。你只能依靠你不应得的那种优势，才会不被强迫着说出或做出你真正所想和所感的事。

但你在任何事情中都丝毫不知廉耻，却没让人看见这点。如果另一个人对你说，你会被僭越冒犯，尽管你知道那是真的，你会因为他们的失误而责备他们吗？好让他们提高自己？对，就招认了吧，你提高过你自己吗？你从哪里得到了拥有他人意见的权利？你对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样的？支持它的有效理由又是什么呢？你的理由是覆盖在肮脏角落中的谎言之网。你评判他人，并为他们应该做的而指控他们。你这么做，因为你自身内部尚没有秩序，你自己就是肮脏的。

然后呢，你到底怎么看呢？在我看来，你甚至与人们志同道合，却不顾他们人性的尊严。你还敢依靠他们来思考，利用他们，让其成为你舞台上的角色，就如同他们本来就是你所构思的一样？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犯下了一种权力操控下的可耻行径，而且同样糟的是，你以此谴责别人，比如说他们热爱自己的同胞，他们那么声称，但在现实中你却利用他们达到你的个人目的。你的罪过在隐居中繁茂生长，而且依旧庞大、无情、粗鲁不堪。

藏在你里面的东西，我会拖出来让它见光，这无耻的东西啊！我会用我的脚踩碎你那所谓的卓越。

不要对我夸谈你的爱。你叫做爱的东西渗透着自身利益和渴求之欲，但你用夸大的字眼来谈论它。你的话越发夸大，你所谓的爱情也就越是可怜。不要再跟我说你的爱，闭上你的嘴。它在胡扯，它在说谎。

我希望你能谈谈你的羞耻，而不是去讲什么大话，在那些你想要获得他们尊重的人面前，你道出的是不和谐的鼓动声。你该受到嘲

弄，而不是尊重。

我会烧光你、你那些为之自豪的内容，好让你变得空无，如同排空的容器。你应该只为你的空无和可悲而自豪。你应该是一个生活的容器，所以杀掉你的偶像吧。

自由不是属于你的，而只是形式上的。它不是权力，而是痛苦和育化。

你应该从你的自我蔑视中产生出高尚的品德，在人面前如同地毯一样将它铺出来。他们应该用脏脚踏在它上面，然后你才会由此发现，你比所有踏在你上面的脏脚都还要脏得多。

如果我驯服你，野兽，我会给别人驯服他们的野兽的机会。驯服开始于你，我的自我，而非别处。不是那个你，愚蠢的兄弟，自我，尤其你曾经是野蛮过的。当然，还有一些更为野蛮的。但我必须鞭打你，直到你忍受别人的野性。然后，我就可以和你相处，一同生活。如果有人对你做不义之事，我会把你折磨到死，直到你原谅这不义的痛苦，但不只是听到口头的恩惠，而同样是在你沉重的心灵中，因为它极度灵敏。你的灵敏是你暴力的特殊形态。

因此好好听着吧，我那孤独的兄弟啊，我为你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酷刑，任何时刻，一旦你再次敏感起来，它们就会施加到你身上。你该感到低劣了。你该能够去承受这种事实，那就是需要有人说你的纯洁实际上是肮脏的，并且他还渴望你的肮脏。有人把你的挥霍称作吝啬，把你的贪婪当成美德。

把你的高脚杯填入镇压这种苦酒，因为你并非你自己的灵魂。你的灵魂与点燃了天空屋顶上那火热的上帝站在一起。

你还敢敏感吗？我注意到你在秘密锻造着复仇计划，策划那骗人的把戏。但你是个白痴，你不可以对命运采取报复啊。幼稚的人啊，你甚至可能想要鞭挞大海。修建更好的桥梁来逾越它，这是浪费你机智的更好方式。



你想被人理解？哦，这就是我们要的！理解你自己，而你将得到充分的理解。带着这个吧，你会有足够的手头工作。母亲的小可爱想要获得别人的理解。理解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保护，让你能够免于敏感，免于满足你那孩子气的对理解的渴望。我猜你想要把别人再度变成你那渴望的奴隶？但是你要知道，我必须和你一道，而且我将不再容忍这种蹩脚的哭诉。（荣格后来描述在这个开篇的章节中的自我批评是与阴影的对峙。1934年，他写道：“望向水面之镜的任何人，将首先看见他自己的形象。而进入自身的任何人，就冒着与自身对抗的风险。镜子并不会奉承，它忠实地映射出本来的样子，即我们从来没有向世界展示的你的脸面，因为我们被面具的演员——人格面具所遮盖。但这镜子藏在面具之后，彰显着原本的真貌。这种对抗是去往内心之路上充满勇气的一次初试。测试就已足够让大多数人闻风丧胆，因为与我们自己的会议属于更不快的事物，这能被避免，通过一直把所有东西消极地投射到环境之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阴影原型，能承受并了解它，那么问题的一小部分就已经得到解决，我们至少已经进入个人无意识了。”）

在我跟我的自我谈过这些，包括许多更为令人气愤的话之后，我注意到我开始承受起自身的孤单。但是这种极度敏感的感受仍然时常会扰乱我平静的心湖，而且我不得不再如往常那样来鞭挞自己。而且我这样做甚至可以一直到乐趣在自我折磨中褪去颜色，一切变得灰暗无光。（1914年4月30日，荣格辞去了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院讲师的职务。）

然后，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个声音。它从远方传来，是我的灵魂的声音。他说话了：“啊，你是何等遥远啊！”

我：“你是不是我的灵魂，你从那高远之处对着我讲话吗？”

灵魂：“我在你之上，在一个分隔的世界。我已经变成太阳般，辉煌地放射着光芒。我采集到了火种。你在哪里呢？我很难在弥漫的薄雾中找到你的位置。”

我：“我降在了阴暗的大地之上，在火种远离我们的黑色烟雾之

中，因此我的目光无法望穿，抵达在上界的你，但你的声音听起来似乎离我要更近一些。”

灵魂：“我感受到了。大地的沉重渗透了我，潮湿寒冷围裹着我，过往苦痛的灰暗回忆压倒了我。”

我：“不要降低你自己，到这片大地的烟雾与黑暗中来啊。我很想继续努力，以便去成就辉煌。否则，我会失去继续在黑暗的大地上生活的勇气。让我听听你的声音，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在这血肉之躯中了。说些什么吧！用一些来自深处的话语，恐惧或许会从那里流向我。”

灵魂：“我不能，因为你的创作源泉也是从那里涌出的。”

我：“你看到了我的不确定性。”

灵魂：“不确之路是条好路，其上卧躺着的就是可能性。要坚定不移，然后创生万物。”

我听到翅膀急速扑扇的声音。我知道这只鸟越升越高，直至沐浴在神性所延伸出的炙热的光彩之中、斑斓的云层之上。

我转向我的兄弟，那个自我，他可悲地站着，看着地面，叹了口气，宁愿自己已经死去，因为让他承受的巨大痛苦，沉重地拖累了他。但一个声音从我口中发出，说道：“这很难，处死后左右跌落着，为了生命，你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我对我的自我说：“我的兄弟，你觉得这话如何？”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呻吟着说：“更为苦涩不堪，苦难顿时倍增。”

为此我回答说：“我知道，但它仍然不会有丝毫改变。”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仍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将会发生在1914年5月21日）。在这过度的苦痛下，我抬头望着云端，对着我的灵魂大声叫喊，向他询问。然后，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活泼而开朗，他回答说：“很多幸福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再升高，我的翅膀会长得更长。”

我被这些话所捕获，带着涌出的辛酸，我哭着说：“你活在人类心脏的血液之中。”

我听到了他的笑声，他以前不笑吗？“对于我，没有什么饮料会比鲜红的血更为珍贵。”

无能感以愤怒的方式抓住我，然后我叫喊道：“如果你不是追随上帝到达永恒境界，我的灵魂，我会把你称作人类最可怕的灾祸。但是，是谁促生了你啊？我知道神性并非人性，神圣消耗着人类，我知道它的严酷与残忍。那个用他的手来感触你的人将永远无法洗净他手上的血迹。我已被你所奴役。”

他回答说：“不要动怒，更不用抱怨。让血淋淋的牺牲者沿着你那边降下来。这不是你的严酷，也并非你的残忍，而是必要的。生命之路是以降下的人来播种的。”我说：“是的，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战场。我的兄弟，你怎么了？你在呻吟吗？”然后我的自我回答道：“我为什么不呻吟哀怨呢？我将自己填入死亡之所，因此我不能帮忙去运送他们的遗物。”

但我不明白自我的意思，因此对他说：“你是一个异教徒，我的朋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什么，就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吗？你为什么要被死亡所累？你运送他们并没有帮助他们。”

然后我的自我哭丧道：“我不过在可怜这不幸的降落者，他们不能见到丝毫的光芒。或许，如果我运送他们就会见到呢？”

我说：“这是什么啊？他们的灵魂已经尽他们之能完成使命了啊。然后，他们遇到了命运。这也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的怜悯是病态的。”

但我的灵魂从远方叫道：“让他去怜悯，怜悯捆绑着生和死。”

我灵魂的这些话刺痛了我。他谈到怜悯，他上升、追随上帝却毫无怜悯，于是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的敏感性无法把握那一刻的可怕。

他回答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进入你的世界之中。我用大

地的排泄物玷污了自己。”

我：“我不是大地吗？我不是粪土吗？是我犯了错，迫使你跟随上帝进入上天的国度的吗？”

灵魂：“不，这是内在的必然性。我属于上界。”

我：“你的消失并不会使得任何人遭受不可替代的损失吗？”

灵魂：“恰恰相反啊，你获得了最大的好处。”

我：“如果我听从这个关于我作为人类的情感，怀疑就会在我这里产生。”

灵魂：“你注意到什么了啊？为什么你所看到的始终是不真实的东西呢？这是你特有的错啊，你不能停止去愚弄你自己。你能不能，就一次，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愚弄自己？”

我：“你知道，我很怀疑，因为我有对人类的爱。”

灵魂：“不，为了你的弱点，为了你的怀疑和猜忌。以你的方式待着，别自己跑开了。有一种神圣也属于人的意图。在愚蠢凄凉的人中间，它们相互交错着。对此，你要知道，你自己也时不时地属于它。”

因为我的灵魂谈到的东西既不是我所能看到的，也不是我正遭受着的（因为这发生在战争爆发前两个月），我想全面了解它，如同在我之内的个人经验，而且我既不理解也不相信这一切，因为我的信念薄弱。而且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信念薄弱是件好事。我们已经长大，不再有童年，对后者单纯的信仰是最合适的，因其能把人带到善良和理性那里。因此，如果我们想今天再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我们就要回到更早期的童年。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知识，而且我们如此苛求这样的知识，我们需要知识甚过信仰。但是信仰的力量会阻碍我们去获取知识。信仰当然可以是一些强大的东西，但它本是空的，而且几乎在很少的情况下，整个人类才可以涉足其中，除非我们与上帝在一起的生命只有在信仰上才能建立起来。那首先，我们应该这么简简单单地去信仰就行了吗？这对我来说似乎太过廉价了。有理

解力的人不应该只去信仰，而是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与知识搏斗。信仰并非所有，但知识也不是。信仰不会让我们安全，并得到知识的财富。渴求知识有时候带走了太多的信仰。两者都必须获得一种平衡。

但信仰太多也同样危险，因为今天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然后在自己中碰到弥漫而出的陌生而傲气的东西。他确实可以很容易地取得一切，带着过多信仰或者什么也不是，那只是一个极端分子。在我们目前的必需品面前，幼稚的信仰失败了。我们需要区分性的知识，来治愈灵魂的发现所带来的混乱。因此，在接受一种太过笃信的东西之前，可能更好的方式是去等待更好的知识。

从这些考虑出发，我对我的灵魂说：“一切就只是去接受了吗？你要知道我在什么意义上才问的这个。这样并不是愚蠢和没有信仰的，而是一种更高类别的怀疑。”

对此，他回答说：“我理解你，但它确实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则回应说：“这种接受的孤独让我恐惧。我害怕将随着孤独一并降临的那种疯狂。”

他回答说：“如你所知道的，我早已为你预测了孤独。你不必担心疯狂。我的预测是有理由的。”

这些话使我满怀忧虑，因为我觉得我几乎不能接受我的灵魂所做的预测，因为我自己根本无法理解。我总是想通过我自己来了解他。因此，我对我的灵魂说：“什么样的无法理解所导致的恐惧在折磨着我呢？”

他说：“这是你的信仰，你的怀疑。你不想去担心这一必要的牺牲要耗费的程度。但它将仍旧继续，直到那辛酸的结局为止。伟大需要以宏伟为代价。你仍想要过于廉价之物。我没有对你说过我会遗弃，或者离去吧？你是想占有它，比其他人更好地占有它吗？”

“没有，”我回答，“不，不是那样的。但我担心如果我按我自己的方式进行的话，对人类会不公平。”

“那你想要怎样来避免呢？”他说，“没有避免之道，你必须

按你自己的方式，无论是好是坏，不要顾及他人。你已经把你的手放在神圣之上了，而其他人并没有这样做啊。”

我不能接受这些话，因为我害怕受骗。因此，我也不想接受这种方式，来强行让我同我的灵魂对话。我更愿意与人说话。但我觉得被迫走向了孤独，而且同时我害怕我的思想与习惯路径相别的那种孤独。正当我这么沉思着，我的灵魂对我说：“我无法为你预料暗寂的孤独吗？”

“我知道，”我回答，“但我真的不认为这会发生。必须得这样吗？”

灵魂说：“答案只能说是。比起你处理你的事业来说，没别的好做的了。如果有什么要发生的话，它只会以这种方式来发生。”

“所以是无望的了，”我嚷道，“是为了抵抗孤独？”

灵魂说：“是彻底的无望。你该受迫使，以便去进行你的工作。”

当我的灵魂这么说时，一个长着白胡子，满脸憔悴的老人走近我。（《黑书》第4册第77页继续写道：他像是老圣徒之一，是住在沙漠中的第一批基督徒之一。）我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回答说：“我是个无名之人，在孤独中生活的那种已死去的众人之一。时代的精神和公认的真理从我们这里走过。看着我吧，你必须学会这个。事情对你而言已经太过美好了。”

“但是，”我答道，“在我们如此不同的时代中没有别的必要性吗？”

他说：“今天如昨日一样真实。永远不要忘记，你是一个人，因此，你必须为人类的目标而流血，勤勉地践行孤单，而不要抱怨。好让一切迟早都已准备好。你应该变得严肃，因此，让你从科学中抽身离开，它里面有太多的孩子气了。你的路要向深处蔓延。科学过于肤浅，仅仅是语言，单纯的工具。但是，你必须开始工作。”（《黑书》第5册第79—80页继续：我：“我是学院式的吗？”灵魂：“不是的，你是

科学的。科学是一种经院哲学的新版本，它需要被打破。”我：“这都还不够吗？如果我自己从科学脱离，我这样不是反对了时代的精神吗？”灵魂：“你不应该与自己相分离，而是把科学仅仅作为你的语言。”我：“你需要我发展到哪种深处上呢？”灵魂：“永远高于你自己和现在。”我：“我想啊，但会发生什么呢？我常常觉得我已不能再继续。”灵魂：“你必须进行额外的工作，给予自己休息时间。太多东西占用了你的时间。”我：“这种牺牲也会发生吗？”灵魂：“你必须，你必须。”）

我不知道哪种工作是我的，因为一切都是暗淡的。而且一切都变得沉重、可疑，无尽的忧伤抓住了我，而且会持续许多天。然后，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他不紧不慢，沉稳地说着，他的句子似乎都要断开，而且非常荒唐，然后对疯狂的恐惧再度捕获了我。因为他吐出以下的话：

现在尚非今日之夜，最糟者最末才降临。

手第一次敲击，那才敲得最好。

胡话从最深的井涌出，如同尼罗河。

清晨比夜晚更为漂亮。

花朵散香，直至枯萎。

熟季在春天尽可能的晚，否则会无法达其目的。

1914年5月25日晚上，这位老人跟我讲的这些句子，似乎对我来说根本毫无意义。我在痛苦中扭动着身躯。痛苦，它呻吟哀号着，由于搁在它上面的死者的重负。看起来仿佛它不得不搬走死者。

这种悲伤并没有消去，直到1914年6月24日晚上。（《黑书》第5册第82页还写道：“哈，这本书！我已经再次放到你的手中。我书写的无意识啊，是多么平庸和病态，疯狂而又神圣啊！你必须强迫我再次跪倒！我在这里，说你必须说的！”）我的灵魂对我说：“最大过渡为最小。”在此之后，他没有再说一句话。然后，战争就爆发了。这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见到我曾经经历过的东西，而且它也给了我勇气说出了这一切，也就是

我在本书之前的部分所写出的东西。

从那时起，深处的声音沉默了整整一年。又是个夏天，当我独自外出，在水面上，我看到一只鸮在不远处猛地钻入水里。它叼住一条大鱼，衔着它重又飞入天际。我听到了我灵魂的声音，他说：“这是一个征兆，下面的东西生自天上。”

很快，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听到一个老人的声音（这时候我知道这是腓利门[ΦΙΛΗΜΩΝ]）。他说：“我要待在你身边，我要指导你。我想在你身上刻上浮雕，如同你就是枚硬币。我要与你做笔交易。人们应该拿你做买卖，（《黑书》第5册第87页继续写道：赫尔墨斯是你的恶魔。）你应该被手手相传。自我意志并不适合你，你是全部整体的意志。黄金并不按自身意志掌控，但它却掌控着整个的、被鄙视的和贪婪地欲求着的。无情的支配者，它躺着并且等待着。看见它的人渴望它。它并不遵循什么，而是默默地傲慢地躺着，带着明亮的闪闪发光的面容，是一位无需证明其权力的国王。人人都追随其后，却少有人发现它，但即使是最小的一块都备受尊敬。它既不给予，也不挥霍自身。每个人都在发现它的地方拾起它，并焦急地确保他不会失去其哪怕是一丁点。每个人都拒绝承认他依赖于它，但他偷偷地伸出他的手，渴望获得它。金子有必要证明其必要性吗？通过人的渴望，它就得到了证明。它问，‘谁要我？’要它的他，拥有它。金子并不激动。它睡着发光。它的光彩迷惑着感官。没说一句话，它承诺人所渴望的一切。它毁掉那些该被毁的，然后帮助那些人攀升上去。炽热越积越多，它等待着接收者。为了金子，人们还有什么磨难不会招惹到自己身上呢？它等待，而且不会缩减他们的苦难。苦难越大，麻烦越多，它就越受尊敬。它生长在地底下、熔岩中。它慢慢地渗出，藏在矿脉和岩石里。人使用所有诡计把它挖出来，提炼它。”

我惊愕地叫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模棱两可的讲话啊，腓利门！”



但是腓利门接着说：“不仅要教导，而且要去抵消，那么，为什么我还要教呢？如果我不去授予，我也不必去抵消这种授予了。但如果我教了，我就必须去抵消掉它。如果我教，我就必须给他人应吸收的东西。他所获得的是好的，但那些没有收到的礼物就是坏的。浪费自己意味着想要压制许多。不诚实环绕着这位施予者，因为他自己的事业是不诚实的。他被迫撤回他的礼物，以便否认掉他的美德。

沉默的负担并不大于我想要加给你的那些我自己的负担。所以我说，我去教授。但愿听者自己防范着我的诡计，这意味着我让他背上了负担。

最好的真理也是这样一种熟练的欺骗，我也要使我自己陷入其中足够久，以便我不再意识到达到目的的诡计的价值。”

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大声叫道：“哦，腓利门，人们在你那里已经自我欺骗了，因此你去欺骗他们。但弄明白你的人，也就由此明白了他自己。”

但是腓利门陷入了沉默，退到闪闪发光的变幻不定的云层中。他给我留下万千思索。我正想着，那高高的栏栅仍然需要在人们之间架设起来，防止他们相互增加负担，更是为了防止他们相互美化。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基督教的道德走向相互的迷惑中，谁又能承受起别人的重担。如果它仍然是人们可以从另一个人那里期望的最为崇高的，那就是说他至少能承担起自己的重担。

但是罪恶可能驻留在迷惑之中。如果我接受自我原谅的美德，我使自己成为自私专制的暴君，这样我就被迫交付我自己，以便再找另一个人做我的主人。这总是给我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而且这并不比别人高明。诚然，这个相互作用是社会的基础，但是个体的灵魂受到了损害，因为这样的话，人总是学着与他人而非与自己相处。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可以的话，他不会放弃自己来引诱，甚至于迫使别人也这样做。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放弃了自己，那会发生什么呢？这是十分愚蠢的。

一个人与自己单独相处，并不会是美丽的或愉快的事，但它提供了自我救赎之道。顺便说一下，一个人能放弃自己吗？如果这样，人将变成自己的奴隶。这是接受自己的反面。如果一个人成为他自己的奴隶——这发生在所有放弃了自己的人身上，他就会被自性所居住。一个人并不是居住在他的自性之中，而是自性居住在它自己之中。

自我遗忘的美德是与自己的本质相比之下的一种反常的异化，因此就被剥夺了发展。通过他自己的品德，存心从他的自我异化别人，这是一种罪过。例如，通过使自己承担起他的负担，这种罪又再度反弹回我们。

它充分地归顺，完全归顺——如果我们把自己降服于我们的自性。如果一个人敢于说出这样伟大的话，那么，救赎的工作则永远是第一位的，要在我们自己上面下工夫去做。如果没有对我们自己的爱，这项工作不可能完成。它必须全面完成吗？当然不是，除非一个人能忍受特定的状况，而且不会感到自己需要救赎。对一个人而言，需要救赎的那种让人生厌的感觉最终会变得过多。然后他会力求从中摆脱它，从而进入救赎的工作上来。

在我看来，我们尤其会因为从救赎的念头中撤销出各种美妙的感受而得到益处，甚至需要去这样做，否则我们将再次欺骗自己，因为我们喜欢这种话，通过它，就会有一束美妙的微光散布到事物之上。但人们至少可以去怀疑是否救赎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事物。罗马人并没有发现吊死的犹太人的鉴赏力，而且，在他们眼里，对墓穴的令人沮丧的过度热情——在这墓穴旁低俗、原始的象征很可能聚集——缺少愉快的微光，他们对每种地下原始事物的反常的好奇心曾被过度地激起。

我认为，去说人们无意间犯了救赎工作的错，这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十分体面的。这么说吧，如果人们想要避免那些看起来是需要救赎的，认为那是一种具有不可逾越感的难以承受的邪恶的话，那么这项救赎工作的步伐既不美妙也不愉快，更不会显露出一种诱人的外

观。而且事情本身就是如此艰难并充满苦痛，以至于人们都不应指望自己能作为一位病人，也并非能作为一位致力于将他们的丰足教授给他人的超越健康的那类人。

因此，我们也不应该为了我们自己所以为的救赎来利用别人。别人并不是我们的垫脚石。这比我们依旧是我们自己要好得多。救赎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爱倍增的需要表达着自己，带着它，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让其他人开心。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充满了改变我们自己的状况的向往和渴望。于是我们爱其他人到达这样的一个点。如果我们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其他人就会冷冷地挥别，离开我们。但是我们也需要别人来完成我们自己的救赎，这也是真的。也许他会无偿地伸出他的援助之手，因为我们在疾病和无助的状态中。我们对他的爱是无私的，但却不应该如此。这会是个谎言。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我们自身的救赎。无私的爱是真实的，这仅仅在作为自性的需求能被摆放到一边的时候，但是总有一天自性会返回。谁会为了爱而把他自己借给自性呢？当然，只有一个人尚不清楚人的自性怀有多少辛酸、不公以及毒物的时候，他才会忘记他的自性，并为之提出美德。

以自性的名义，无私的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罪。

大概我们必须常走进我们自己，以便重新建立与自性的连接，因为它往往被四分五裂，不仅仅是由于我们的恶习，也由于我们的美德。因为恶习与美德一样，总是要想要别样的生活。但通过始终向外的生活，我们就丢掉了自性，而且由此，我们也竭尽所能地悄悄变为自私者。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所忽视的东西悄然地将它混杂进我们朝向他人所做的行为之中。

通过与自性相统合，我们就会抵达上帝。（《黑书》第5册第92页继续：这在其自身中统合了天堂与地狱。）

我必须说这个，不是引用古人的或这样那样的权威的观点，而是因为我已经经历过了。因此，它已在我身上发生过了。而且它肯定是以一种我既未期予也未愿求的方式发生的。因为这种形式的存在，上

帝的经验就是意外的、多余的。我想我可以说这是一种欺骗，而且我十分乐于与这种经验断绝关系。但我不能否认，它曾捕获过我，超越一切的估计，并且稳步地在我里面进行并运作着。因此，如果它是一种欺骗，那么这欺骗就是我的上帝。甚至可以说，上帝正是在这欺骗之中。若这已经是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至上之痛，那我就不得不去承认这样的一种经验，并从中辨识出上帝来。再也没有什么领悟或者异议能够如此地强烈，以至于它可以超越这种经验的强度。甚至若上帝曾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令人可憎的事物中显示他自己，那么我也只能宣布在它里面我经验到了上帝。我甚至清楚，要去引用一套理论以便充分解释我的经验，把它加入到已知的事物中，这并不太难。我自己就可以陈设出这种理论，并在知识的术语中获得满足，但这一理论将无法移走哪怕一丁点我所经验的上帝的知识。我通过经验的不可动摇来辨识上帝。我不得不从经验中来辨识他。我不想相信它，我不需要相信，也不能够相信它。怎么能信这些呢？除非我的脑子完全糊涂了，才会去相信这类事情。鉴于它们的本质，它们是最不可能的事物。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可能为我们所理解。只有一个患病的脑袋才会被这样的东西所欺骗。我很像那些病人，已经被谵妄和感知欺骗所征服的那些病人。但我必须说是上帝使我们生病了。我在疾患中体验到上帝。一个活生生的上帝使我们的理性如同一种疾病一样承受着痛苦。他在灵魂中填入毒物，他让我们充满缛丝般的混乱。上帝还将破坏掉多少东西啊？

上帝在我们看来，是处在某种灵魂的状况之下的。因此，我们抵达上帝要通过自性。不是说自性是上帝，虽然我们是通过自性来抵达上帝。上帝在自性的背后，当他出现的时候，是在自性本身之上的。但他是作为我们的疾病出现的，由此我们必须自我救治。我们必须因为上帝而医治自己，因为他是我们最深的伤口。

因为最初上帝的力量完全地居住在自性之中，我们没有与自性在一起，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侧面来吸取自性。因此，我们必须为了

自性而与上帝搏斗。上帝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强大活动，如鲸鱼翻身、飓风来袭，把自性卷入无穷，卷入消亡。

因此，当上帝在我们这儿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感到无能为力，完全被迷惑住了，分裂而病态，被最强的毒药所毒害，但却由此而处于最康健的状态，痴恋色相，不知所踪。

然而，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状态下，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能力都如同在火焰中的油脂般被耗尽。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从上帝那里释放自性，以使我们能够生存。（《黑书》第5册第92—93页继续写道：上帝具有能力，而不是自性。无能为力不应受到谴责，但它是应该容忍的条件。上帝从自己内部行事。这应该是出其左侧。我们对自性做什么，就会对我们的上帝做什么。如果我们扭曲自性，我们也就扭曲了上帝。而服务于自己，这就是神圣的任务。我们因此而消除我们自己的人性。一个人可以附带其他人的负担，而这已变成是一种不道德的。每个人都可以负载他自己的担子。把自己所有的好东西给穷人，这意味着把他们培养为懒散之徒。同情不应该是带着另一个人的担子，而应该成为一个严格的教育者。伴随我们自身的孤独是无尽的，它才刚刚开始而已。）

这无疑可行的，甚至因为我们自身的缘由，而很容易将上帝拒于门外，然后只是去谈论那些疾患。因此，我们接受疾患的部分，然后也就可以治愈它了。不过，它将是一次带着丧失的治愈过程。我们失去了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继续生活，但是是作为由于上帝的关系而瘸着脚走下去的人。在那里，火焰将死者烧成死灰，贴在地上。

我相信我们有这种选择，我喜欢上帝活着的奇迹。我每天掂量一下我的整个生命，而且我继续关注上帝那火热的光彩，把它当作是比理性的残灰更高远、更完满的一种生活。残灰对于我来说是自取灭亡。我也许可以去灭掉火焰，但是我不能否认我自己的上帝的经验。我也不能与我自己的这种经验相割离。我不想这样，因为我想要活着。我的生活希望自身是完整的。

我必须为我的自性服务，我必须以这种方式赢得它，以使我的生

活完整。因为它在我看来是有罪的，去扭曲生活，就会扭曲那里所具有的让它完满的可能性。因此，自性的服务是神圣的事务，而且是人类的事务。如果我扛着我自己，我就减轻了作为人类的我自己，而且我因为上帝而治愈了我的自性。

我必须从上帝那里释放我的自性，因为我所经历的上帝比爱更甚，但他也是憎恶；他比美更甚，但他也是丑物；他比智慧更甚，但他也是晦涩；他比能力更甚，但他也是无力的；他比无所不在更甚，但他也是我的造物。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听到了腓利门的声音，他说：“起身再走近点，进到上帝的坟墓中来。你工作的地点应该在这个墓穴之中。上帝不应该住在你里面，但是你应该住在上帝中。”

这些话让我困扰，因为我原以为要从上帝那里解脱出我自己，但腓利门甚至要我进入上帝之中，进得更深。

既然上帝已经登入上层国度，腓利门也已变得不同了。他首先作为一位住在遥远之地的魔术师出现在我面前，但是之后我能感受到他的临近，而且因为上帝已经上升，我知道腓利门已经让我陶醉其中，并且给了我一种对我来说是外来的有着不同敏锐度的语言。当上帝出现时，所有这些都褪色了，只有腓利门继续保持着，能读懂那种语言。但是我觉得他是在不同于我的其他方式上继续着。腓利门交给我的，很可能正是我所写的本书前面的部分。因此，我仿佛陶醉了。但现在我注意到，腓利门假装用了一种与我不同的体裁。

几个星期后，三个阴影走近我。我注意到他们寒冷的气息，因为他们都是死了的。第一个是个女人。她走过来，发出一种柔和的呼呼声，那是太阳下甲虫的翅膀发出的声音。然后，我认出了她。当她还活着的时候，她帮我找到了埃及人的奥秘——红色的太阳盘和金色翅膀之歌。她仍然如影子一般，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话。她说：

“当我死的那天，是晚上——你仍然活在白天，在你前面还有些日子，有些年月，你会开始些什么。让我拥有话语，哦，你听不到啊！多么的难，给我那句话！”

我沮丧地回答说：“我不清楚你要找的是哪句话。”

于是，她叫道：“象征、中介，我们需要象征，我们渴望它，为我们照亮。”

我说：“从哪儿呢？我怎么才能做到？我不知道你所要的象征啊。”

但她坚持说：“你能做到这一点，并获取它。”

正是在这个时刻，一个符号被放在我手中，我看着它，满怀惊讶。然后，她大声喧哗着，高兴地对我说：“那是，那是HAP，正是我们所欲求的、需要的象征符号。它是非常简单的，一开始就是无趣的，是天然地与神相称的、上帝的另一极。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那一极。”

“为什么你需要HAP呢？（《黑书》第5册第95页继续写道：神圣之极的。）”我问道。

“他处在光里面，而上帝是在夜晚中。”

“哦，”我回答，“那是什么，亲爱的？上帝的精神处在夜晚中？那是儿子吗？青蛙的儿子？苦闷势必在我们这里发生，如果他是我们的白昼的上帝的话！”

但是死者满怀狂喜地说：

“他是肉身的精神、血脉的魂灵，他是所有身体汁液的提炼物，精液、内脏、阴部、头颅、手脚、骨骼、关节、眼耳、神经与大脑的精神。”

“你是魔鬼吗？”我充满恐怖地惊呼道，“我闪烁着的神圣之光去哪里了呢？”

但她说：“你的肉身仍然与你同在，我亲爱的，你活着的躯体。启发性的思想来自躯体。”

“你在传导什么思想啊？我不承认有这样的思想，”我说。

“它徐徐绕行，犹如蠕虫、蛇蟒，一会儿在那里，一会儿在这里，一只地狱里瞎掉了眼的蝶螈。”

“然后，我必须被活埋。啊，恐怖！啊，腐朽！我必须完全贴附着，像只水蛭一样？”

“是的，喝血，”她说，“吸进去，让你从尸体里吸取，里面有汁液，当然让人作呕，但是很滋补。你肯定不会懂的，但是吸吧！”

“该死的惊愕啊！不，不，我就是不！”我愤然叫道。

但她说：“它不应该让你受到刺激，我们需要这一餐人类生命的汁液，因为我们想在你的生命中分享。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接近你。我们想给你你需要知道的信息。”

“多么可怕啊，多么荒诞不经啊！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她看着我，如同在生灵之中我看到她的那天那样看着我，而且她给我展示的，我不知道其含义，那是埃及人曾经留下的某种神秘的东西。然后她对我说道：

“为我，去做吧，为了我们。你还记得我的遗产——红色的太阳盘、金色的翅膀和生命与持续的花圈吗？不朽就在这之中，有些事情你要知道。”

“通往这种知识之路的，就是地狱。”

从这里，我陷入了令人沮丧的阴沉中，因为我猜疑这条路的沉重感和不可理解，还有不可估量的孤独。而且在与我里面的种种软弱和胆怯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后，我决定自己担起这种神圣过失的孤独和永远正当的真理。

然而，在第三个夜晚，我开始呼唤我已故的亲爱的人：

“教我关于虫类与爬行动物的知识，打开我那精神的黑暗吧！”

她低声说：“献出血液，好让我可以喝进去，获得说话的能力。当你说你会把你的能力传给你的儿子的时候，你是在说谎吗？”

“不，我没撒谎，但我说了些我自己也不明白的话。”



“你很幸运，”她说，“如果你能说你不明白的话。听着，HAP不是基础，而是仍然未浮出水面的教会的顶峰。我们需要这个教会，因为可以和你一起居住在其中，然后参与你的生活。你已经排除过我们，导致你自己受到损害。”

“告诉我，HAP对于你来说是教会的标志，由此你希望得到对生命的占有吗？说啊，你为什么要犹豫？”

她呻吟着，低语道：“捐出血液，我需要血液。”

“那就来吧，从我的心这里吸取血液。”我说。

“感谢你，”她说，“这是生命的富足啊。阴影世界的空气稀薄不净，因为我们盘旋在空气的海洋上，犹如飞鸟在海上一一般，其中许多飞出了极限，飘荡到了外层空间不定的轨迹上去，冒着危险撞到外星世界。但我们，我们仍然很近而且不完整，想要把自己沉浸在空气的海洋里，然后返回大地，返回生活。你有没有动物的形态，由此我便可以进入其中？”

“什么？”我吓坏了，惊呼道，“你想成为我的狗？”

“如果可能的话，当然，”她答道，“我甚至想当你的狗。对我来说，你有无可形容的价值，是我仍然紧抓住大地的希望啊。我仍希望看到因我离开得太早而没见到的完整的图景。给我血，很多的血！”

“那就喝吧，”我绝望地说，“喝，该怎样就怎样吧。”

她犹豫着说：“布里嫫。（1912年，荣格讨论到4世纪末罗马兴盛的赫卡特[Hecate]秘密宗教仪式：赫卡特，魔法和咒术的女神，守卫着地下世界，而且被看做是疯狂的发件人。她与死亡女神布里嫫[Brimo]有关。）我猜那是你叫她的名字——老的那个——这就是它如何开始的。她生了儿子——强大的HAP，产生了让她羞辱的事。布里嫫把上面和下面都弯成拱形，包裹着儿子。她怀了他，并把他养大。从下面生出，他施育上界，因为妻子就是他的母亲，而母亲便是他的妻子。”

“这天杀的该被诅咒的教诲！这仍然不足以成为骇人听闻的神秘

物吗？”我充满愤怒和憎恶地嚷道。

“如果天界真的怀孕而且能不再持有它的果实的话，它生下一个人，就肩负着罪过的重担——那是生命和无止境持续的时间之树。给我你的血液！听着！这个难解之谜很可怕。当布里嫫怀孕的时候，她生下了龙，首先是胞衣，然后是儿子HAP，而且带着HAP的儿子。HAP是对下界的叛乱，但鸟儿从上界飞来，它自己落到HAP的头上。那就是和平的。你是一个容器。说吧，天界，倾吐出雨水。你是一只空壳。空壳不会溢出，而是接住。但愿它可以随着所有的风流进去。让我来告诉你，另一个黑夜正在临近。一天，两天，很多天后，就会来到尽头。白天的光亮暗下去，照亮着影子——太阳本身的阴影。生活变成了一层阴影，而且阴影活跃起来，比你还大。你觉得你的影子是你的儿子吗？他在中午很小，却填满午夜的天空。”

但我疲惫不堪、绝望了，再也听不见了，我对死者说：

“所以，你介绍了这样一个住我下面的、活在树木下方的、漂在水面上的、可憎的儿子给我？他是上天倾出的神灵，还是在大地上打洞的呆板的蠕虫？哦，天界，哦，最为危险的子宫！你想为了寻找阴影而从我这里吸走生活的养料吗？这样，人性为了神应该彻底地走向荒野吗？我该住在阴影里，而不是跟随生命的方式吗？所有对生计的向往都应该属于你吗，死者？难道你没有时间去生活吗？难道你不使用它吗？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了你而付出他的生活，为了那个没有生活在永恒之中的你？说啊，你这个哑巴影子，站在我家门口，并要喝我的血！”

死者的影子提高了自己的声音，说道：“你看，你还是没有看到生命的方式和你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他们浪费掉它，但你自己跟我一起活着，因为我属于你，我是你暗藏着的追随者和团体。你是否相信生命的方式看着你？他们看到的只是你的影子，而不是你，那是你的仆人、你的承载者、你的空壳子。”

“你怎么长篇大论，废话多多啊！我受你怜悯吗？我再也不该看

到白日的的光芒吗？我应该成为一个活着的身体的暗影吗？你是无形的，无法把握，而且你传出阵阵坟墓的寒意、空无的气息。让我自己活埋——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必须先死，这在我看来还太早了。你是不是有取悦我心的宝贝、温暖双手的火光啊？你到底是什么，让人痛心疾首的影子吗？你这个孩子式的幽灵！你吸走我的血希望干什么啊？确实，你比人还要坏。人毕竟会给出一点点，那你能给出什么呢？你会谋生吗？用那温暖人心的美貌？或者可能会带来乐趣？还是这一切都该去你那阴沉的地狱？你提供什么作为回报呢，神秘的东西？生活之道会因这些而存在？如果生活不能因它们而存在，那我会把你的神秘看成诡计。”

但她打断我，嚷道：“冲动的人，给我停下，你夺走了我呼吸的空气。我们是影子。成为一个影子，你就会对我们所给予的东西有所把握。”

“我不想以死来陷入你的黑暗之中。”

“可是，”她说，“你不用死。你必须只让自己被埋葬。”

“怀着死灵复活的期望吗？别跟我开玩笑！”

但她冷静地说：“你猜会发生什么事，在你面前会有三重隐形的城墙，带着你的向往和感受下地狱吧！至少你并不疼爱我们，所以我们将消耗你，即便如此，也比那些拥有你的爱心和耐性的玩弄你的人消耗得要少！”

“我的亡者啊，我觉得你跟我语言相通了。”

她轻蔑地回答说：“人们爱着——还有你！多么的谬误啊！这一切都意味着你想要逃离你自己。你对人们会怎么做呢？你怂恿和哄骗他们成为妄想自大狂，由此你就成为牺牲品？”

“但它使我伤心，让我痛苦，对我叫嚣。我感到一种伟大的向往，一切都在轻轻抱怨着，而且我的心也向往着。”我回答。

但她毫不留情。“你的心是属于我们的，”她说，“你和人们一起想要什么呢？自性、对人的防御，以便你用你自己的两只脚，而不

是人的拐杖来走路。人总是想逃离自己，这应该被制止。为什么傻子们要走出去，传福音给黑人，然后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嘲讽它呢？为什么这些虚伪的传教士谈论爱、神圣，但是使用相同的原则来维护权利、发动战争，并做出带着杀气的不公之事呢？最重要的是，当他们自己在欺骗和自我欺骗的黑色泥潭中时，他们教给别人什么了呢？他们有没有清理他们自己的屋子，他们有没有认出来，然后清理出他们自己的魔鬼呢？因为他们跟这个无关，他们宣扬爱，好逃离他们自己，然后让别人做他们应该自己做的事情。但是，这非常珍贵的爱，给他们自己的时候，却如火一样熊熊燃烧着。这些伪君子已经注意到了这点——如同你一样——而且希望去爱别人。这是爱吗？这是错误的伪善。它总是源于自身和一切事物中，尤其是源自于爱。你相信一个不可宽恕的伤害自己的人，能够用爱为别人做善事吗？不，你当然不信。你甚至不知道，他只会去教导别人为何必须要去伤害自己，以便迫使他人来对之表以同情。因此，你应该是影子，因为这是人们所需要的。如果你自己尚且不能，他们又怎么能摆脱你那爱的虚伪与愚昧呢？因为一切都与你自己一道开始。但你的马仍然不能免除嘶叫。更糟的是，你的美德是一只摇摆的狗、咆哮的狗、舔人的狗，而且你把那个称作人类的爱！但爱是去承担和忍受自己。它由此开始。它是真正地关于你。你还不是温和的，其他的火焰还必须经过你，直到你已经接受你的孤独，学会去爱。你问了关于爱的什么呢？爱是什么呢？去生活。总之，这多过于爱。战争是爱吗？你一定会理解人的爱仍旧是多么的足够啊。首先，要学会孤独，直到自己的软弱被烧尽。你应该学会冻结。”（《黑书》第5册第116—117页继续写道：死者：“在魔鬼超越你之后。现在不是爱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我：“为什么你提到行为？哪种行为啊？”死者：“你的工作。”我：“你是什么意思啊？我的工作？我的科学，我的书籍？”死者：“那不是你的书，那是书。科学是你所做的。去做，不要迟疑。没有回头路，只有前进。你的爱属于那里。可笑——你的爱！你必须允许死亡存在。”我：“至少让死者们围绕在我的身边。”死者：“已经够

多死人了，环绕着你的。”我：“我没有注意到任何东西。”死者：“你应该注意到他们。”我：“如何去注意呢？我怎么可能注意到呢？”死者：“继续。一切都会朝着你降临。但不是今天，而是明天。”）

“我看到在我面前的只有坟墓，”我回答说，“在我上面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被诅咒的意志啊？”

“上帝的意志就是比你的更强大，你这奴隶，你这只空壳。你已经陷入更大的手掌中了。他丝毫不会怜惜。你那基督的裹尸布已经落下，面纱遮住了你的眼睛。上帝已再度强大起来。人的枷锁比上帝的枷锁要轻，因此，每个人寻求着毫无怜悯地给他人拷上枷锁。但那个没落入人类手中的他掉入了上帝的手中。但愿他很好，也希望他经受住苦闷！那里无处可逃。”

“那就算是自由吗？”我问道。

“最高的自由，只有上帝在你之上，通过你自己用这样或那样的东西使你尽可能舒服。上帝把门栓住，你不能打开。让你的感情如幼犬一样呜咽，高处的耳朵是聋掉的。”她说。

“但是，”我回答，“为了人类，是不是就没有愤怒了呢？”

“愤怒？我因你的愤怒而发笑。上帝所知道的只有权力和创造。他发令，然后你行动。你的忧虑是可笑的。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神性的军事之路。”

死者对我说了这些不留情的话。因为我不想服从于任何人，我不得不服从于这个声音。而且她说了关于上帝权力的不留情的话，我不得不接受这些话。我们必须迎接新的光芒，一个血红的太阳、一种痛苦的奇景。没有人强迫我，只有我里面的外来意志在发号施令，而且我不能逃脱，因为我觉得没有理由这样做。

太阳，在我看来，在血之汪洋中遨游，那里充斥着号哭之声，所以我对死者说：

“这难道要牺牲欢乐吗？”

死者回答说：“牺牲所有的欢乐，产生出你自己成就它。欢乐不

应该是被制造或者寻求到的。它将会到来，如果它必须到来的话，我要你的服务。你不应该为你私人的魔鬼服务，那会导致多余的痛苦。真正的欢乐很简单，它来自、也存在于它自身之中，而且它并不是在这里或那里就能找到的。冒着遭遇黑夜的风险，你必须为我全身心地投入，不要寻求欢乐。欢乐可永远不是准备来的，而是存在于它自身的一致中，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所有你要做的就是去完成你的任务。欢乐来自实现的满足感，而不是来自向往。我有能力，我发令，你服从。”

“我担心你会毁掉我。”

但她回答说：“我就是生活，只破坏不适宜的。因此，当心，你没有不合适的工具。你想要统治你自己？你在沙面上驾驶你的船，修建你的桥，石头接着石头，但别认为应该掌舵。如果你想免除为我服务，你会误入歧途。没有我就没有真正的拯救。为什么你一直做着梦，而且还犹豫着呢？”

“你知道，”我回答说，“我东闯西踱，不知道从何开始。”

她说：“它总是从邻居那里开始。教会在哪里？社会在哪里？”

“这完全是疯掉了吧，”我愤愤地吼了出来，“你为什么谈到教会？我是先知吗？我怎么能这样来断言我自己呢？我只是个没有资格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人。”

但她回答说：“我想要教会，它对你和他人来说是必需的。否则，你怎么对待那些因为被我逼迫而拜倒在你脚下的人呢？美丽和自然的意志舒服地靠拢到可怕和黑暗里，并且会展示这条路。教会是某种天然的东西。那神圣的礼节必须被解散，并转变成精神。从遥不可及的、不可侵犯的天空出发，那座桥梁将开始超越人性。在更外部的痕迹上，曾经有精神的共享区建立其上，还带有稳固的意义。”

“听着，”我哭喊道，“那不具有任何的见解，它是难以理解的。”

但她却继续说道：“与死者共享是你和死者都需要的。不要与任

何死者混在一起，而要与他们分开，并且给每一个人他应得的。死者要求你赎罪的祈祷。”

而当说出这些话时，她提高嗓音，并以我的名义来召唤死者：

“你，亡者，我在叫你。你的过往渐渐退入暮色，摆脱了生活的煎熬。来吧，到这里来！我的血，我生命的汁液，会成为你的餐饮之物。从我这里忍受你自己，好让生命和说话的能力属于你。来吧，你们这些黑暗的不安分的人，我会用我的血，活人的血，来使你们振作，这样在我里面并通过我，你们将获得说话的能力与生命。上帝要我给你们讲这次祈祷，好让你们复活。我们已放任你们独自在那里太长时间了。让我们建立共享的凝聚力，好让活人与死人的形象统合为一，而过去将活在当前。我们的欲望将我们拉回生命的世界，而且我们迷失在我们的欲望中。来喝这生命的血液，喝个够，好让我们可以从生动向往着的、可见可掌握的当前存在中那不能消灭的、持续不断的能力中得以拯救出来。从我们的血液吸取引发祸端的欲望，诸如争吵、丑恶、暴行以及饥饿。来，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而活。来，喝吧，这是我的血液，它的心愿为你而流淌。来，与我同庆最后的晚餐，为了你我的救赎。我需要与你共享，让我既不沦为凡尘大众，也不沦为你我贪嗔的祭品，他们的妒忌是贪得无厌的，因此，引发了罪恶。救救我，我不会忘记，我的欲望是为你祭献的火焰。你是我的共享区。我以我为生计所活的东西而活。但我所向往之剩余是属于你的，你这个影子。我们需要与你一起生活。帮助我们打开封闭的心灵，以便我们开始为赎回光而祈福。但愿它会这样发生！”

当死者结束了这次祷告时，她再度转过身来，对我说：

“伟大需要死亡。但上帝需要没有祭祀的祈祷。他既没有善意，也没有恶意。他是亲切又让人敬畏的，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似乎只对你才是这样。但是死者听到你的祈祷，因为他们仍然有人的本性，而没能释放善意和恶意。你不明白？哦，人性的历史比你更为老练，更为精明。没有死亡的情况，你见过哪怕一回吗？那是毫无效用的欺

骗啊！直到最近，人们已经开始忘记死亡，并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真实的生活，这把他们送向狂乱之中。”

当死者说出了所有这些话，她就消失了。我却陷入到了沮丧和沉闷的混乱中。当我再次抬起头来，我看到我的灵魂在上界天国徘徊着，由从神性流出的遥远光彩所照亮，熠熠生辉。

然后，我叫道：“你知道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你知道它超越一个人的理解和能力，但我接受它是为你我着想的。要被钉在生命之树的十字架上的，啊，悲痛啊！啊，痛苦的沉默啊！如果并非是你，我的灵魂，去碰触火热的天国和永恒的成熟，我又怎么可能呢？我把自己投身在通人性的动物面前。啊，毫无男子气概的折磨！我一定要让我的美德、我最好的能力被四分五裂，因为它们仍然螫刺在人性动物的那一面上。并不是为了最好而死，而是就生活而言的最美丽之物受到染指与掠夺。唉，是不是没有任何地方能有一个有用的计谋来保护我，以便远离吃我自己尸体的最后的晚餐？死者想要在我这里寄居生活。为什么你把我看作是一个喝下基督教世界泼下的人类幸运之人？你难道没有仰望火似的成熟吗，我的灵魂？你仍然要整个地飞入到神性那刺眼的白光中吗？你要把我拖到什么样的恐怖阴影中啊？这个罪恶的水潭如此之深，以至于它的泥弄污了你发光的长袍？你从哪里来的权利，来对我施以这样恶劣的行径？让这种令人作呕的污物呈现在高脚杯中，从我眼前经过。但若这并非你的意志，就爬到过去那火热的天国，然后提出你的指控，推翻上帝的宝座，可怕的人，显示人的权利也在众神之前，而且因人性臭名昭著的行为而对他们进行报复，因为只有上帝激励人类的蠕虫去施以更惨绝人寰的暴行。让我的命运、也让人类足以去管理人类的命运。啊，我的母亲人性啊，从你那里，猛刺进上帝的可怕蠕虫——人类的扼杀者。他可怕的毒药——一滴足矣——而且一滴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他同时是全空也是完满之躯，你难道不崇敬他吗？”

当我正式宣布这些话，我注意到腓利门站在我的身后，而且已把



这些都给了我。他无形地来到我旁边，而且我感觉到美妙和善意的在场。然后他用柔软而低沉的声音对我说：

“啊，人哪，也从你的灵魂中移走神性吧，远到你可以去操控她。她在你身上安放了一场多么恶魔般的闹剧啊，只要她仍然在你身上继续独揽神圣的能力！她是一个刁蛮的孩子，同时也是一个残忍的恶魔、没有平等可言的使人类受苦之物，恰恰因为她具有神性。为什么呢？她又是从哪处降临的呢？因为你崇敬她。死者也想要同样的东西啊。人死了为什么还不消停呢？是因为他们仍然流连于人间，不肯迈步踏上黄泉之路，跨入冥界的门沿。他们又为何索人供奉？借以存世罢了。与活人共处，为的是将之俘虏而任其摆布，临死都对权力念念不忘，死后自然不肯放手。小儿、老丈、恶妇、亡灵、魔鬼均应迁就，跟众神一样，对灵魂，他们是既惧怕又鄙视，却还是很喜爱。多希望他们远远走开，但终究还是撒不了手，不知所措的灵魂变作魔鬼。一旦脱了缰，他们就会如毒蛇般恶毒，如猛虎般嗜血，趁我们不备，从背后暗下狠手，带着爱慕、畏惧、轻蔑和仇恨，来抱住你的灵魂。不要让她走出你的视线。她是一个地狱般的——神圣的宝藏，被放置在铁墙之后，在最深的墓穴之中。她一直希望逃出去，散发出闪闪发光的美。要小心，因为你已经被背叛了！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你的灵魂更不讲信用、更狡猾、更令人发指的人了。我应该怎样称赞这种令人惊奇的事实——她的美貌和完美呢？难道她不是站在不朽活力的光彩之中吗？她的爱难道不是让人陶醉的酒吗？她的智慧难道不是蛇最初的聪明？

“掩护人远离她，也掩护她远离人。听她在监狱中所哀号和歌唱的，但不要让她逃走，因为她将立即变为妓女。作为她的丈夫，你凭借她而被保佑，并因此被诅咒。她属于侏儒人汤姆（Tom Thumbs）和巨头的原始生命力的比赛，并且只与人类有较远的关系。如果你在人类的术语中去理解她，你会在你自己旁边找到。你的愤怒、你的疑问和你过量的爱都是属于她的，但仅仅是这种过量的。如果你给她这

种过量的东西，人性将从噩梦中被拯救。因为如果你没有理解你的灵魂，你在同伴中又怎么能够识破它呢？

“看着人们，在悲惨和痛苦中的虚弱的人，诸神们已经挑选出来作为他们的露天矿场的人——不知所措的灵魂已编织在人周围的血腥面纱、死亡所编织的残酷的织网已经被撕得粉碎——被带来了，并玩弄着神的妓女，他们仍然不能在胡言乱语的愚昧中，让她从优雅处堕落，并去渴望污秽之物和倾天之势，也不能把她像那种想和每个下流的无赖交往的好色淫妇那样锁起来。捕获她，但愿最终是足够的吧。让她尝一次你的折磨，好让她开始感受到男人和他的锤子，这是他从众神那里强行夺来的。

“但愿人统治人类的世界，但愿他的法律有效。但是治疗灵魂、恶魔和众神要以他们的方式，提供其所要求的東西。但是别让人负担，不要从他那里要求和期望任何东西，带着你魔鬼的灵魂和上帝的灵魂让你去相信的事物，但是要忍受和保持沉默，而且虔诚地做那些适合你本质的事。你应该不会在别人那里而是你自己身上起作用，除非别人寻求你的帮助或意见。你明白别人做的事情吗？永远不会——你怎么会呢？帮你的恶人是否理解你所做的呢？你从何处获得思考别人并对之采取行动的权利的？你忽视了你自已，你的花园里满是杂草，而你却想要教你的邻居保持秩序，并且提供证据证明他的缺点。

“你为什么要对他人保持沉默呢？因为关于你自己的恶魔，会有非常多的东西要去讨论。但如果你对别人施予行为，对别人有某种看法，而并非他恳求要得到你的见解或意见的话，那么你这么做就是因为你不能从你的灵魂中区分出自身来。因此，你成为她揣测的牺牲品，帮助她成为妓女。或者，如果你想要带来诸神以便对他人产生影响的话，是不是你就相信，你必须向你的灵魂或诸神借出你那人类的能力，甚至相信那会是有益和虔诚的工作呢？瞎了眼的，这正是基督教的自以为是、独断专横。诸神并不需要你的帮助，你这可笑的崇拜者，他们自己似乎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神，而且希望形成、改良、培

养，并创生出人类。你自己是完美的吗？保持沉默吧，记住你该做的事情，然后每天好好审视你的不足之处。你最需要的是来自你自己的帮助，你应该为你自己保有你准备好了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带着理解和助人的渴求像妓女那样跑到别人那里去。你不需要扮演上帝。什么是恶魔邪神，不就是那些不实现他们自己的人吗？因此，让他们去工作，但不是通过你，否则你自己将成为他人的恶魔，让他们离开他们自己，并且不要带着棘手的爱、关心、照顾、建议和其他的推测来先发制人。否则，你会做恶魔的工作，你自己会成为恶魔，而且因此而疯狂。恶魔会自鸣得意，在无奈的人的胡言乱语中，建议且去尝试帮助别人。所以，保持安静，去救赎你自己的那份被诅咒的工作，因为那时，恶魔必须折磨他自己，而且是以和你的同伴们同样的方式，他们没有从他们的灵魂中区分出自己，并且让他们自己被恶魔所嘲笑。让你被蒙蔽的人类同胞听任他们自己的诡计，这不是非常残酷无情的吗？如果你打开他们的眼睛的话，那么这也是很残忍的。只有当他们发出请求，要你的意见和帮助的时候，你才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睛。如果他们没有，那他们并不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强行对他们施予你的帮助的话，你就成为了他们的魔，并增加了他们的盲目性，因为你树立了一个坏榜样。在你的头上绘制耐心和沉默的外衣，坐下来，任由魔鬼来完成他的工作。如果他造成了一些事情，他就会创造奇迹。那样，你也会坐在长满果实的树下。

“魔鬼想煽动你去接受他们的工作，但这并非是你的。而且，你这个傻瓜，你相信那是你，而且那就是你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从你的灵魂中区分出自己，但你与她不同，你不应该追求与其他的灵魂苟合，好像你自己就是灵魂。你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为了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他需要花费所有的力量。为什么你朝着别人看呢？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东西，而在你自己那里这些东西却被忽视了。你应该在你的灵魂的禁锢之地前做守卫者。你是你的灵魂的宦官卫士，在神祇和众生那里护着她，或者让众神和人类远离她。能力被给予了软

弱之人，他能发出单单一剂就会让诸神都瘫痪掉的毒药，就像一只具有远低于你能力的小蜜蜂所蜇的毒。你的灵魂可以夺取这种毒，从而危害到诸神。所以把灵魂包裹起来，让你自己区别于她吧，因为不仅你的同胞，甚至众神都必须活着。”

当腓利门讲完后，我转向我的灵魂，她从上头靠得更近了。在腓利门说话时，我问灵魂：

“你有没有听到腓利门一直在说的东西啊？这口气给你留下的是怎样的印象呢？他的意见行不行啊？”

她说：“不要嘲笑，否则你自己就给自己扇了一个耳光。不要忘记爱我。”

“要我整合仇恨和爱慕，这很困难啊！”我回答。

“我明白，”她说，“但你知道这是一样的。仇恨和爱慕对我来说是同等的。像所有的我这样的妇女们，跟我产生的纠葛终归少于下面这种信条所带来的麻烦事，那就是一切东西都得属于我，要么谁也别想得到。我也嫉妒你给予别人的恨。我想要一切，因为我需要一切事物，为了在你消失后我打算开始的伟大征程，我必须准备好时机。直到那时，我都必须适时补给，但还有很多仍旧不足。”

“那你是否同意我把你关进监狱？”我问。

“当然，”她回答说，“在那里我可以安静下来，并能聚集我自身。你的人类世界使我喝了那么多人类的血液，我可以由它陶醉到甚至疯狂的地步。铁门、石墙、寒冷的黑暗和苦修的口粮，是救赎的极乐之物。你不要怀疑我的痛苦，当血性的陶醉抓住我时，会从一个既黑暗又可怕的创造性的强烈渴望那里，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投掷到生存的问题之中。以前这种渴望将我带入死气沉沉，并且为了在我里面繁殖而点燃了可怕的贪欲，把我从孕育的事物中、从张着血盆大口的那种发情的母性那里移开，强迫我囚禁在我可以找到抵抗力和我自己的法律的地方。在那里我能考虑这个征程，死者提到的升起的太阳以及嗡嗡声和有旋律的金色翅膀。要感激——你难道不想感谢我吗？你已

经被蒙蔽了。你应该得到我最深的谢意。”

这些话里填充着快乐，我大叫道：“你是多么的神圣美丽啊！”同时，愤怒捕获了我：

“哦，辛酸啊！你已经拖着穿过险恶和绝对的地狱，你已经折磨我几近毁灭之能——而且我渴望你的感谢。是的，你感谢我，这让我感动。猎犬的天性在我的血脉中扎根。因此，我十分痛苦——由于我的缘故，因为它是多么的打动你啊！你是神圣的又如魔鬼般的伟大之物，你无处不在，而且不问何故。但我只是你的看门宦官，受到的囚禁也并不次于你啊。说话啊，你这天堂的妃子，你这神圣的怪物！我有没有从沼泽中被捞出来？你怎么会喜欢黑色的洞穴呢？不带着血盆大口来说话，用你自己的魔力高声歌唱，你在人类身上获取，将自己填饱，吃得东倒西歪，撑肠拄腹。”

然后我的灵魂扭曲着，像一只受践踏的蠕虫一样翻腾着，哭叫道：“可怜一下我吧，你要怀着同情之心。”

我回答道：“同情心？你曾经同情过我吗？你这残酷无情的兽性的折磨者啊！过去你从来没有同情的情绪。你以吃人类的食物和喝我的血为生。它使你发胖了吗？你学会敬畏人性动物的折磨了？没有人，你这灵魂与诸神会要什么呢？为什么你渴望他呢？说吧，妓女！”

她抽泣着说：“我的话到此为止，我因你的指责而感到震惊。”

我说：“你要开始认真对待了？你会有另一种想法？你将要学会谦虚，甚至一些其他的人性美德了吗？你就是这没有灵魂的灵魂之存在物吗？是的，你没有灵魂，因为你是你所着魔的事物本身。你喜欢人的灵魂吗？我也许应该成为你那俗世之魂，好让你具有灵魂吗？你看，我已经去过你上的学校了。我已经知道了一个人如何表现为灵魂，那就是完全的模糊、神神秘秘、谎言满地、阳奉阴违。”

虽然我之前以这样的方式对我的灵魂说话，腓利门仍然静静地站着，保持着一点点距离。但是现在，他却挺身而出，他把手放在我的

肩上，并以我的名义发言道：

“你受到了祝福，处女的灵魂，为你的名字而祈求。你是在妇女中被选中的那个，你是上帝的送信人。赞美属于你！荣誉和名利永远是你的。你住在金色的庙宇中。人们远道而来，赞美你。我们，你的仆人，等候你的吩咐。我们喝红色的葡萄酒，配出一种献祭的饮品，以纪念与我们共同庆祝的血的圣餐。我们准备了一只黑色的鸡，为了献祭之餐，以纪念喂你的人。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来吃这献祭之餐，带着常春藤和玫瑰花圈，以纪念你从你的哀愁的仆人和女佣那里带走的告别。让这一天作为庆祝喜悦和生活的节日，这一天，你——受祝福的人，开始从人们的土地回程，你在那里学会了如何成为灵魂。你跟着攀升并一步步递上儿子。你把我们带上，作为你的灵魂，而且把你自己放在上帝之子面前，维系你作为被赋予灵魂的存在的不朽权利。我们是快乐的，美好的事物就会跟着你，我们借给你气力，我们在人类的土地上，而且我们还活着。”

腓利门讲完之后，我的灵魂看起来即难过又惬意，犹豫了片刻之后，很急地说她准备离开我们了，并再次上升，为重获自由而感到高兴。但我怀疑她藏有一些秘密，一些她试图向我隐瞒的东西。因此，我没有让她走掉，而是对她说：

“你保留了什么吗？你在隐瞒什么呢？一件你从人们这里盗走的宝物吗，很可能就是一只金色的容器？是不是宝石、一块金子、透过你的长袍正闪耀着的东西？当你喝掉人们的血液，饱食他们神圣的肉身时，你抢走的这美丽的东西是什么呢？讲真话，因为我看到你脸上透着谎言。”

“我没有拿走任何东西。”她恼怒地回答。

我说：“你在撒谎，你想把怀疑扔给我，你在那里是不充分的。那些你抢了人们的東西而不被惩罚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交出他神圣的遗产和你贪婪地想要的一切东西。你从仆人和乞丐那里偷到了。上帝是富有和强大的，你可以从他身上偷取。他的王国不会有任何损失。

可耻的骗子，什么时候你终将停止散播瘟疫和抢夺你的人性啊？”

但她无辜地看着我，如同一只鸽子，并且轻轻地说道：

“我不怀疑你。我希望你好，我尊重你的权利，我承认你的人性。我并不会从你这里拿走任何东西。我不会对你有所保留，你拥有一切，而我什么都没有。”

“然而，”我叫道，“你令人难以容忍地骗人。你不仅拥有如此奇妙的属于我的东西，而且你也能进入神祇和永恒的完满的门户。因此交出你偷去的东西吧，骗子。”

现在，轮到她伤脑筋了，回答说：

“你怎么能这样？我认不出你了。你疯了，甚至更为严重。你是可笑而幼稚的猿猴，朝着一切闪烁的东西伸出爪子，但我不会允许你从我这里取走任何属于我的东西。”

然后，我愤怒地叫道：“你撒谎，你撒谎，我看到了黄金，我看到了熠熠发光的珍宝，我知道它属于我。你不应该从我这里拿走。还给我！”

她突然迸出抗逆的泪水，说道：“我不想要它的任何部分，它对我而言至为珍贵。你想要抢走我最后的饰物吗？”

“用诸神的黄金来修饰你自己，而不是用俗世人类的粗陋宝藏。愿你品尝天上的贫困，在你已经对你的人类劝诫过大地的贫乏和自然规律之后，如同充满了谎言的真正正派的神职人员，他填饱肚子和钱包，接着宣讲贫困。”我说。

“你折磨我也太甚了吧，”她号哭着，“我留下的只有这一件事。你们人类仍有足够的东西，我却不能没有这个，这无比的东西，因为它的缘故，诸神甚至都要羡慕人类。”

“我不会错的，”我回答说，“但是，给我那属于我的东西，然后为你从我这里所需的东西乞求吧。它到底是什么？说出来吧！”

“唉，我既不能保持它，也藏不住它啊！这是爱，温暖内心的人类之爱；这是血，炽热的红色之血，也是圣洁的生命之泉、一切分

离开的并相互渴望着的事物的统一。”她说。

“所以，”我说，“你将其作为天然的权利和财产而索要的东西是爱，尽管你还是应该为得到它而乞求。你被人的血液灌醉，而且让他们挨饿。爱属于我。我想要爱，而不是你通过我来要它。你将像狗一样来奉承和乞求，这样才能得到它。你会举起你的双手，犹如饥饿的猎犬一样乞求着。我拥有这把钥匙。我会是比你这无神论的神更为公正的管理员。你将围拢在血的源头、那悦人的奇迹，你会带着礼物前来，这样你可能会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保护神圣之泉，便没有任何神能为了自己而获取它。诸神不懂计量，毫不手软，喝入最珍贵的，不醉便不罢休。仙馐和琼浆是人们的血和肉，是真正的显贵之餐。诸神经常醉酒豪饮穷人的财物，因为既没有神祇也没有灵魂为人们做裁决。傲慢和过分、苛刻和无情是其本质。为了贪婪而贪婪，为了权力而权力，为了愉悦而愉悦，不甘平庸和贪得无厌，这就是人们认识的你们，你们这帮恶魔。是的，你还必须去学，这些邪神和灵魂、诸神和魔鬼，学着去为了爱情爬到土里，以便你从某人某处乘机获取现有的甜头。为了爱情了解人性，以人为豪。你这神，你第一个出生的儿子是人。他生下一个美丽而丑陋的上帝之子，他是对你们所有人的重生。但这个谜，也满足了你，你生了一个人们的儿子，他是我的重生，仍然辉煌而可怖，而且他的统治也将服务于你。”

然后腓利门走近我，抬起他的手说：“上帝和人类都是诡计下的沮丧的受害者，受祝福的却去祈求，无力的却显得强大。永恒富足的宇宙再度在尘世的天堂、进而诸神的天堂中、在下界的国度和上层的世界中，打开了。再度的分离涉及令人痛苦的联合与枷锁。无尽的多重性占据了已被强迫在一起的东西，因为多样性才是财富、血液和丰收。”

一个晚上和白天过去了，当夜幕再度来临，我环顾四周，看到我的灵魂犹豫等待着。所以，我对她说：

“什么，你还在这儿啊？你没有找到属于我的办法或者属于我的



话语吗？你怎样尊敬人类，你那尘世的灵魂呢？回想为你所生和遭受的东西，我是那样耗费自己，躺在你面前，痛苦地翻滚着，我又如何把我的血献给了你！我对你有种义务。学会尊敬人类，因为我看到的是承诺给予人类的土地，那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大地。

“我看到了承诺过爱的土地，我看到了在那片土地上的太阳的光辉，我看到了绿色的森林、金色的葡萄园和人类的村庄，我看到了挂着永是白雪的土地的巍峨山脉，我看到了大地的果实和财富。没什么，我只看到了人类的财富。

“你，我的灵魂，强迫凡人去劳作，并受你的拯救之苦。我要求你为人类大地的财富这样去做。请留意！我同时是以我和人类的名义来讲，因为我们的权力和荣耀是你的，汝等之物就是王国，也是我们承诺过的土地。那就去利用你的充裕，促成此事吧！我会保持沉默，是的，我将离开你，这取决于你，你能带来人类拒绝去创建的东西。我站着等待。折磨你自己好让你来发现它。如果你在引发人类救赎的责任上失败了的话，哪里又是你自己的救赎呢？请留意！你将为我而工作，而且我会保持沉默。”

“那就现在，”她说，“我要开始工作。但你必须修建火炉，把旧的、破的、磨损的、未使用的，以及毁掉的东西都投入熔炉里，好让它们为了新的用途而得以更新。

“这是古人的风俗、祖先的传统，自古以来就在观察着。它是为了去适应新的运用。它在冶炼厂中锻造和孵化，一次进入内部的后退式开采，进入炙热的累积物中，在那里通过火的光热，斑斑锈迹和破裂之物被带走。这是一次神圣的仪式，帮助我，使我的工作可以成功。

“触摸大地，把你的手按到物体里去，小心地将它塑形。物体的力量是伟大的。HAP不是来自物体的吗？物体不就是空无的填充吗？通过形成物体，我塑造了你的救赎。如果你不去怀疑HAP的能力，你怎么能怀疑其母亲——物体的能力呢？物体强过HAP，由于HAP是地

球的儿子。最坚硬的物体是最好的吗？你应该形成最耐用的东西，这会强化思想。”

我也按照我的灵魂的规劝，在物质中形成她赋予我的想法。她常常对我详尽地讲，关于藏在我们背后的智慧。但一天晚上，她突然来找我，带着不安和焦虑，惊呼道：“我在看什么？未来怀有什么呢？炙热的火焰吗？一团盘旋在空中的火焰，它燃着，靠近了，一束火舌、许多火舌、灼热的奇迹，有多少火焰在燃烧呢？我心爱的，它是永恒之火的宽容，火的气息降临到了你身上！”

但我惊恐地叫喊：“我恐惧一些可怕糟糕的事物，我深感畏惧，因为你事先宣布的事情很可怕。一切都必须被破坏、摧毁吗？”

“耐心，”她盯着远方说道，“火包围了你——不可估量的余烬之海。”

我叫道：“不要折磨我——你拥有什么可怕的神秘事物呢？讲吧，我恳请你。或者你再度说了谎，极度地折磨了我的心灵，欺骗了恶魔？你那变化莫测的幽灵意味着什么呢？”

她沉着地回答：“我也想要你的恐惧。”

“为什么？要来折磨我吗？”我问。

她接着说：“把它带到这个世界的统治者面前来。他要求你献出你的恐惧，他感谢你的牺牲。他宽恕你。”

我说：“宽恕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因为他我隐藏着自己。我的脸从这个世界的统治者那里缩回，因为它有烙印，它带着污记，它注视着禁果。所以我得避开这世界的统治者。”

“但是，你应该走到他的面前来，”她说，“他已经听说过你的恐惧了。”

我说：“你在向我灌输这种恐惧。为什么你要赶我走？”

她回答道：“你已经被传唤去为他服务。”

我呻吟着，感叹道：“真是够倒霉的命运了！为什么你不能让我

隐居呢？为什么他选择我作为祭品呢？乐意将自己抛到他面前的人千千万万！但为什么是我？我不能，我不想去。”

灵魂说：“你拥有不被允许继续被隐蔽的那些话。”

“我的话是些什么呢？”我回答，“这是一个未成年人的口吃，这是我的贫穷和我的伤残，要不然就是我的无能。你想把这个拖到这个世界的统治者面前吗？”

她径直望向远方，并说：“我看到大地表面和弥漫其上的烟雾——一片火海，从北方卷来，这在城镇和村庄引发了火灾，翻山越岭，破山越谷，烧森毁林。人们要疯掉了，你走到火的面前，带着浅浅的烧焦的发迹，身穿燃烧的长袍，你的眼睛透着疯狂的表情，炎热的舌头发出了嘶哑混浊的声音。你突然探向前方，宣告那逼近之物，你攀登山脉，去往每座山谷，结巴地吐着因受到惊吓而说出的话语，包括那火灾带来的痛苦。你具有火的标记，于是人们被你吓坏了。他们没有看到火，他们并不相信你的话，但他们看到了你的标记，冥冥中怀疑你是燃火的灾痛的使者。什么火？他们问，什么样的火？你口吃着，你知道关于火的什么呀？我看到了余烬，我看到了熊熊火焰。愿上帝拯救我们。”

“我的灵魂啊，”我绝望地哭喊道，“说话啊，解释一下，我应该怎样来展现？火吗？哪里有火？”

她说：“抬起头来，就能看到猛烈地在你的头上燃烧的火。抬起头来，天空泛满红光。”

随着这些话，我的灵魂渐渐消失了。

但我仍然焦虑困惑了多日。而我的灵魂保持着沉默，而且我看不到她。但一天晚上，一群漆黑的人敲响我家的门，我因为恐惧而颤抖着。然后我的灵魂出现了，赶忙说：“他们在这儿，还会扯开你的门。”

我说：“那么这群邪恶的人可以闯进我的花园来了？我会被掠夺并被扔到街上去吗？你使得我成了猿猴和孩子的玩物。噢，我的上

帝，什么时候我可以从这个愚人的地狱中被拯救出去啊？但我想把你那诅咒的圈套劈得粉碎，见鬼去吧，你这傻瓜。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啊？”

她打断了我，说：“你在说些什么？让黑暗的诸众讲话。”

我反驳道：“我如何能信任你呢？你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我。你有什么好处？你甚至都不能在恶魔的骚乱中保护我。”

“安静，”她回答说，“否则你会扰乱工作。”

正当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腓利门来到我身旁，身着神父的白色长袍，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然后，我对着黑暗之众说：“说吧，你们，死者们。”他们立即齐声哭诉：“我们已经从耶路撒冷回来了，我们没有在那里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恳请你让我们进门。你有我们要的东西。不是你的血，而是你的光。对，就是它。”

然后腓利门提高了他的声调，教导他们说（这是对死者的第一次布道）：

“现在听着吧，我以虚无来开头。虚无就是丰满。无穷的丰满与虚无是同样好的。没有东西是空虚和丰满的。你说不定正在就虚无讲些别的什么呢，比如，说它是白色的，或黑色的，或者它并不存在，或它存在。无穷和永恒的东西没有特质，因为它具有全部的特质。

“我们称这种虚无或圆满为佩雷若玛。（Pleroma是一个诺斯替主义的术语，在瓦伦蒂安系统中起着核心作用。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指出：

“佩雷若玛是为了充分阐释神圣的特性的管道的标准术语，其标准数字是三十，形成一个层次结构，共同构成了神圣的领域。”1929年，荣格说：“诺斯替教……把它表示为佩雷若玛，相反对子的完满状态下，既是又否，白天与黑夜都缠在一起，然后当它们‘形成’，要么是白天要么是黑夜。在‘允诺’的状态中，他们是不存在的，成为既不自也不黑的，不好也不坏。”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荣格使用这个术语来指示一种先在和潜在的状态，把它等同于西藏的中阴

[Bardo]: “他必须使他自己习惯于这个想法, ‘时间’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而且需要由一个 ‘同步’ 中阴的概念——或所有历史进程的佩雷若玛的存在——来补偿。作为一个永恒的 ‘过程’ 存在于佩雷若玛中的东西在时间中显现为非周期性的先后顺序, 也就是说, 它是在一个不规则的模式中反复重复多次的。” 在佩雷若玛和创造之间, 荣格做了区分, 这个区分有几点是同梅斯特·艾克哈特的神性与上帝之间的区分相联系的。荣格在《心理类型》中对此进行了评论。荣格的佩雷若玛与艾克哈特的关系被美拉德 [Maillard] 讨论过。1955年至1956年, 荣格将佩雷若玛等同于炼金术士格尔哈迪斯·多恩 [Gerhardus Dorn] 的 “*unus mundus*” [一个世界] 的概念。荣格通过这个表达式来指示基本经验世界的多样性下潜在的统一体的先验假设。) 那就是思维和存在均已停止, 因为永恒和无尽并不具有任何品质。没有人在其中, 因为他之后会从佩雷若玛中区分出来, 并且会具备品质, 让其区别于那些不同于佩雷若玛的一些东西。佩雷若玛因而是空无一物的, 但同时它又万物皆备。去捉摸佩雷若玛, 将会一事无成, 因为这意味着自我解体。

“创造并不在佩雷若玛里面, 而是存在于其本身之中。佩雷若玛是创造的开始和终结。它透射到所有的创造中, 就像阳光弥漫在空气里一般。虽然佩雷若玛无处不在, 创造里却没有丝毫的佩雷若玛, 就如一个完全透明的物体在光透过它的时候既不会变亮也不会变暗一样。

“但是, 我们就是佩雷若玛本身啊, 因为我们是永恒和无尽的一分子。但我们没有分享, 也就是说, 我们从无限中而非空间上或时间上将佩雷若玛移除了。实质上, 因为我们作为创造之物, 本质上便与佩雷若玛有别, 这是受时空之限的。

“还因为我们里面佩雷若玛的组分, 佩雷若玛也存在于我们之中。即使在最微小的点上, 佩雷若玛也是无穷的、永恒的、完整的, 因为大与小是它中间所包含的品质。完整的且处处相连的, 那正是虚无啊。因此, 我会谈到创造是佩雷若玛的一部分。实际上, 佩雷若玛无处不在地分割着, 因为它就是虚无。我们是完整的佩雷若玛, 也是

无限的苍穹。但是，如果佩雷若玛既是万物又是虚无，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谈论它呢？

“我提到它，是为了将某个地方作为开端，而且从错觉中解放你们。不管在某个地方里面或者外部，错觉就是某些被固定的、或以某种方式从一开始就被缔造了的东西。每一个所谓的被固定的确定的事情都只是相对的。这仅仅服从于变更的固定与确定。创造服从于变化，因此，它是固定和确切的，只因为它有品质。的确，它是其本身的品质。

“因此，我们会问，那创造是如何应运而生的呢？生物应运而生，但创造并非如此，因为创造正是佩雷若玛的品质，尽可能的不创造是永恒的死寂。创造是永远存在的，并因此也是死亡。佩雷若玛怀有一切，区分和未区分。

“区别是创造，它被区分。区别是其本质，也因此它区分。因此人们去区别，因为他的本质是区分。所以他也区分了佩雷若玛并不存在的品质。他从对自己的本质的描述中区分它们。因此，他必须谈论那些佩雷若玛并不存在的品质。你说，‘说了这么多到底有什么用啊？你自己不是说了去捉摸佩雷若玛是不值得的吗？’

“我也提到了，我们能够去考虑佩雷若玛，可以让你从错觉中解放出来。当我们区分佩雷若玛的品质，我们正是站在我们自己的区分状态及关于我们自身区别的土地上在谈论着，但实际上对佩雷若玛什么也没说。然而，我们需要去谈论我们自身的区别与差异，好让我们可以充分区分我们自己。我们的本质正是区别。如果我们不忠实于这种本质，那我们就不能区分我们自身。因此，我们必须在品质间做个划分。

“你们会问，‘若不去区分自身，这有什么危害呢？’如果我们不区分，我们超越我们的实质、超越创造，然后我们就掉入不区分，这是佩雷若玛的品质。我们落入佩雷若玛本身，就不再是创造的存在了。我们会被肢解，进而坠入虚无之中。这是生物的死亡，处在相同

的程度，我们并不区分。因此，生物的实质是努力去区别，而且与原始的、危险的相同相斗争。这就是所谓的个体化原则。这个原则是生物的本质。由此，你可以看出未区别和不区别性对生物所构成的巨大威胁。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佩雷若玛的品质。这些品质都是对立的两极，例如，有用与无效、完满与空虚、生命与死亡、差别与相同、光明与黑暗、炎热与寒冷、力量与物质、时间与空间、善良与邪恶、美丽与丑陋、单一与众多，等等。

“这对立的对子是不存在的佩雷若玛的品质，因为它们取消了它们自身。由于我们就是佩雷若玛本身，所以我们身上就具有所有这些品质。由于我们的本质是以区分为基础，所以我们在区别性的名称和符号上都配备这些品质，这意味着，首先，这些素质在我们身上被区分且分为独个的，因此它们互不抵消，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就成为了对立两极的受害者。其次，这些品质都是属于佩雷若玛的，而且我们必定仅仅是在拥有区别性的名字和符号时，具备和留存它们。我们必须从这些特质中区分出我们自己。它们在佩雷若玛中相互取消，但不是在我们身上取消。与它们相区别，才能拯救我们。

“当我们为‘善’和‘美’而奋斗时，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实质，而这是区分性。我们屈从于佩雷若玛品质的魔力时，这就是那些对立的对子了。我们为得到善与美而努力，但同时，我们也抓住了恶和丑，因为在佩雷若玛中，恶丑与美善是合而为一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忠实于我们的实质，我们就会区分。我们从善与美中区分出我们自己，同时就从恶和丑中区分出来了。这样，我们就不会降服于佩雷若玛的魔力，陷入虚无和解离之中。

“你可能会说，‘差异和相同也是佩雷若玛的品质啊！如果我们都努力变得独特，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这样做，不是就没有坚持我们自己的本性吗？而且，虽然如此，当我们都努力追求独特，我们就必然落入千篇一律之中啊！’

“你一定不要忘记，佩雷若玛是没有品质的。我们通过思考来创造这些差别。因此，如果你努力寻求独特或相同，或不管什么样的品质，你追求的想法，都从佩雷若玛流出，然后灌入你。这是思想，也就是有关佩雷若玛不存在的品质。因为如果你追索这些想法，你就会再次掉入佩雷若玛之中，并同时达到独特和相同。不是你的思想，而是你的实质，才具有区别性。因此，你不该为了你所设想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而努力奋斗，而是追求你自己的实质。实际上，也只有一种追求，即追求你自己的实质。如果你有这种追求，你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佩雷若玛和它的品质的东西，但你会凭借自己的实质，而达到合适的目标。然而，由于思维会从我们的实质中异化出我们，我必须教授你这样的知识，有了它，你就可以勒住你的思想。”

死者退下，带着怨言和呻吟，哭声渐渐逝去。

但我转向腓利门，说：“我的父亲啊，你那全然陌生的教诲，没有古人教过这类似的事情吗？而且这些不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异端吗？它会将爱和真理移走。而你为什么对这些乌合之众布施这般教学，让夜风从西方黑暗的战场盘旋而起？”

“我的儿子，”腓利门回答说，“这些死者过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是寻求者，而且因此仍然悬停在他们的坟墓上，迟迟不肯离去。他们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办法超越这点，在这点，信仰抛弃了他们。但因为没有人去教他们解救之道，我就必须这么做。这是爱所需之物，因为他们想要听，即使他们甚至对此发着牢骚。但为什么我要传授这祖先的学说呢？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一旦被丢弃，就会迫害这种教学。但是，他们否定了基督教信仰，因此信仰被那种宗教信念所排斥。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我必须教给他们，以便他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满足，然后他们可以进入死亡中去。”

我又问：“但是，智慧的腓利门啊，你相信你所教的东西吗？”



“我的儿子，”腓利门回答说，“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怎么能教给你我相信的东西呢？谁能给我这种信仰的权利呢？我知道如何去说，但不是因为我相信它，而是因为我了解它。如果我了解得更多，我会教导得更好。但对我来说去相信更多的，这很容易。然而，我应该教授给那些已经丢弃信仰的人一种信仰吗？而且，我问你，如果不知道更好的话，那么去相信某些东西，这是好的吗？”

（1959年，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约翰·弗里曼问荣格：“你现在相信上帝吗？”荣格回答说：“现在？[停顿了一下]很难回答啊。我知道，我不需要信仰他。”这里腓利门的叙述看来是作为这许多被引用和辩论的声明的大背景。这种对直接经验的强调，也与经典诺斯替主义相吻合。）

“但是，”我反驳说，“你确定事情真的是如你所说的那样吗？”

对此，腓利门回答：“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人可能知道的最好的东西，但我知道没有什么更好的了，而且因此我敢肯定这些东西都是如我所说的那样。如若它们是不同的话，那么我就会说些别的东西，因为我会知道它们是别样的。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如我所了解的那样，因为我的知识恰恰是这些东西本身。”

我说：“我的父亲，你能保证你不会出错吗？”

“在这些东西里面是没有错误的，”腓利门回答，“有不同层次的知识。这些东西都是如你所知的。只有在你的世界里，事物才总是与你所了解的不同。因此，只有在你的世界才有错误。”

在说了这些后，腓利门弯下腰，用双手触摸大地，然后消失了。

那天晚上，腓利门站在我旁边，死者走上前来，站在墙边，并呼喊着说：“我们想知道一些关于上帝的东西，上帝在哪里？上帝已经死了吗？”

腓利门升了起来，说（这是对死者的第二次布道）：

“上帝没有死，他永远活着。上帝是创造，因为他是某些确定的东西，因此与佩雷若玛有所不同。上帝是佩雷若玛的品质，而且我所说的一切关于创造的事物也都适用于他。

“但是上帝是与造物相区别的，他更加飘忽不定。他比造物有更少的差异，因为其实质的基础是有效的完满。只就他的明确性与差异性来说时，他就是创造，正因如此，他是佩雷若玛有效完满的体现。

“我们不区分的一切，都坠入佩雷若玛之中，而且被它的反面所抵消，成为虚无。因此，如果我们不区分上帝，有效的完满会因为它们而被抵消。

“此外，上帝就是佩雷若玛本身，宛如上帝创造的和尚未创造之物中的那个每个最微小的点，那都是佩雷若玛本身。

“有效的虚无是魔鬼的要素。上帝和魔鬼都是虚无的首要表现，那表现我们称之为佩雷若玛。其实，佩雷若玛存在与否，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它完全地抵消了它自身。但造物并非如此。至于上帝和魔鬼，均是创造性的存在，但他们不互相抵消，而是站在一边，作为有效的对立面，来反对另一边。我们不需要他们存在的证据。存在与否，并不重要，我们必须坚持谈论他们，这就足够了。即使双方都不是存在之物，由于佩雷若玛那清晰区分的要素，创造将不断再度将它区分出来。

“区分从佩雷若玛那里带走的都是一些矛盾的对子，因此，魔鬼总是属于上帝。这种不可分离性是最为密切的，而且因为你从经验里得知，你的生活中的不可分割就如同佩雷若玛本身，因为这两种立场非常接近佩雷若玛，在它里面，所有的对立被抵消，两极得以统一。

“完满和空无、生成和毁灭是区分上帝和魔鬼品质的东西。二者均是以有效性为准则，有效性连接了二者。因此，有效性站在两者之上，那就是神上的神，它通过其有效性将完满和虚无结合起来。

“这是你完全不了解的神，因为人类早已将他忘记。我们以亚

布拉萨（1932年，荣格解释亚布拉萨时说：“诺斯替的象征亚布拉萨 [Abraxas] 是一个有着三百六十五种含义的虚构的名字，诺斯替教徒把它当成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的名字。他是一位时间之神。在柏格森的哲学中，‘绵延的造物主’这个词表达了同样的观念。”荣格曾在某种程度上描述过他，这里呼应了他的描述：“就像这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世界一样，它是极其矛盾的，总是即是又否。亚布拉萨的形象意味着开端和终结，它是生命和死亡，因此，由一种怪兽的形象来表示。它是一只怪兽，因为它是一年中植被的生命、春季和秋季、夏季和冬季、自然的是与否的性质。因此，亚布拉萨是与世界的创造者德谟革 [Demiurgos] 全然一样的。正因如此，他肯定与普鲁夏 [Purusha] 或湿婆 [Shiva] 是一样的。”荣格补充说：“亚布拉萨通常是以家禽的头、男人之身和蛇的尾巴来代表的，但也有以带着龙身的狮子头为象征的，它头戴有着十二条光束的皇冠，喻指月数。”关于亚布拉萨的特征，可参见阿尔布雷希·迪特里奇 [Albrecht Dieterich] 的著作《亚布拉萨：关于近古宗教史的研究》。荣格在1913年初就仔细研究过这部著作，而且他还在书中做了很多评注。荣格也有一本查尔斯·金 [Charles King] 的《诺斯替教派及其后裔》，他在第37页讨论亚布拉萨的词源的段落旁加了少量的注释。）来称呼他。他甚至比上帝和魔鬼更具有不确定性。

“要从上帝中区分出他，我们称之为上帝赫利俄斯 (HELIOS) 或太阳。亚布拉萨是效果。除了无效之外，没有什么站在他的反面。因此，他的有效的本性将它自身自然地敞开。无效既不存在，也不抵御。亚布拉萨站在太阳之上，也站在魔鬼之上。他代表着不大可能的可能性和带来虚幻效果的事物。如果佩雷若玛有一个要素，亚布拉萨就是其显现。

“他是收效本身，不是任何具体的效果，而是总体的效果。他带着虚幻的效果，因为他没有确定的效用。他也是造物，因为他区别于佩雷若玛。太阳的效果是有限的，所以魔鬼的效果也是被限定的。因此，在我们看来，他们比不确定的亚布拉萨更具效能。他就是力量、持久与变动。”

死者现在逐渐开始发出很大的骚动和喧嚣，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

但是，当腓利门结束他的讲话后，死者们一个个地后退了几步，再次淡入黑暗之中，他们发怒的噪音逐渐在远处消失。当所有的喧哗声都没有了，我转向腓利门，大声说：

“可怜我们吧，最智慧的人啊！你从人类那里带走了他们可以为之祈祷的诸神，从乞丐那里拿走了施舍物，从饥饿者那里拿走了面包，从受寒者那里取走了炉火。”

腓利门回答道，“我的儿子，这些死者曾拒绝基督徒的信仰，而且因此，他们可以不为上帝祈祷。所以我就应该给他们一个他们可以信仰、可以祈祷的神吗？那正是他们已经拒绝的啊。为什么他们拒绝呢？他们不得不拒绝，因为他们不能做别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呢？因为这个世界，在没有了解它的人的情况下，进入到了伟大的年月，那里人们应该只去相信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这是十分困难的，但它也是由于人们相信其并不知道的东西这个事实，而显示出来的一种长期的疾病的解药。我教给他们上帝，他是我和他们都了解的但却并没有意识到的。我教给死者这位上帝，因为他们渴求祈祷和教诲，但我并不把这些告诉活着的人，因为他们并不渴望我的教诲。那么，为什么我还要教他们呢？我毫不仁慈地从他们那里带走祈祷的倾听者，那个在天堂的父亲。我的愚笨与生活方式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死者需要救赎，因为他们还徘徊在他们的坟墓上，而且渴望着信仰、对信仰的摒弃及吸取了他们最后一口气的那些知识。但是，不管是谁病倒了，而且濒临死亡，如果他需要知识，那么他就牺牲了宽恕。”

“那么看来，”我回答说，“好似你传授的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可怕恐怖的神，与他相比，善恶与苦乐什么都不是。”

腓利门说：“我的儿啊，你没有看到，这些死者有一个爱之神，且其拒绝了他们吗？我应该教给他们一个慈爱的神吗？他们不得不摒

弃他，在已经长久地摒弃了那个他们称为魔鬼的邪神以来。因此，他们必须了解一个神，与他相比，一切被创造的东西什么都不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创造者，也是一切被造之物及其毁灭。他们有没有摒弃作为一位父亲、一个情人的善良而美丽的神呢？一个他们对之持有某种看法的神，就具有特殊品质和特定存在吗？因此，我必须教给他们一个神，但什么都不能被归咎于他。他拥有所有的品质，而且因此什么品质也没有。只有我和他们可以知晓这样的一个神。”

“但是啊，我的父亲，人类怎么可能团结在这样一位神周围呢？这样的神的知识不等于毁灭人类的镣铐和基于善与美的社会吗？”我说。

腓利门回答说：“这些死者拒绝上帝的爱、善与美，他们不得不拒绝他，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爱、善与美中的团结与共有。因此，他们杀死了一个又一个神，并且解散了人类的共有。我应该教给他们那个把他们团结在爱之中然后被他们摒弃的上帝吗？我教给他们那个解散了团结、破坏了人类的一切、有力地创造和强烈地毁坏的上帝。那些爱并不能使他们团结起来，那就以恐惧来迫使吧。”

腓利门讲完这些话之后，迅速朝地面弯下腰，用手触摸了一下，就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仿佛雾水在沼泽地上升起，死者们渐渐地移近。他们高声呼喊道：“给我们再讲更多关于至上之神的事吧。”

然后腓利门走上前来，并开始讲话（这是对死者的第三次布道）：

“亚布拉萨是很难把握的上帝。因为人无法看到他，他的能力巨大无比。他从太阳那里吸取最高之善，从魔鬼那里吸取无限之恶（*infinum malum*）。但是从亚布拉萨那里，他吸取了生命，那完全没有限制。他是善与恶的母亲。（在《黑书》第6册中，荣格写道：“亚布拉萨是神的青蛙或蟾蜍、无脑的东西，是基督教的上帝与撒旦的联盟。”荣格认

为，基督教的上帝是片面的，因为其去除了邪恶的因素。通过研究上帝形象的历史转变，他试图纠正这一点。关于《答约伯》的创作，他在《艾翁》中写道：

“我曾批评善之缺乏的观点，因为这与心理学的发现是不一致的。心理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称为‘善’的是什么，它都由同等权重的‘坏’或‘恶’来平衡。如果‘恶’是不存在的，那么无论有些什么，都必定需要‘善’。武断地说，即不是‘善’也不是‘恶’能够从人类这里产生，因为‘魔王’存在于人类之前，且是作为‘上帝众子’之一的。善之缺乏的观点在摩尼[Mani]之后才开始在教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种邪说之前，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教导说，上帝管辖这个世界是用双手，右手是基督，左手是撒旦。革利免的观点显然是一神论的，因为它以上帝来把相反的两面统一起来。然而，后期的基督教却是二元的，因为它分裂出了对立的一半——撒旦的人格。如果基督教声称自己是一神教，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接纳被包含在上帝中的对立面。”）

“生命看起来比最高之善（亚里士多德把幸福定义为“最高之善”[*summum bonum*]）更为弱小，因此，它也很难被我们所想象。亚布拉萨的能力甚至超过了太阳，虽然太阳是所有重要能量的热源。

“亚布拉萨就是太阳，并且也常常吸取空无的、邪恶的、缩减与肢解的腹囊。亚布拉萨的能力是把双刃剑，但你看不出来，因为在你的肉眼下，这种力量的冲突被抵消了。

“太阳神所谈论的是生命，魔鬼所谈论的是死亡，但亚布拉萨表述的是空虚和咒骂的话语，这些话语同时就是生与死。

“亚布拉萨产生真理与谎言、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它们被糅合在同样的话语中，在相同的行为里。因此，亚布拉萨是可怕的。

“当一只雄狮将它的猎物打翻在地，那是多么辉煌的镜头啊！他如同春天一样美丽，既是伟大的牧羊神潘，也是渺小的。他是普里阿普斯（Priapos），是阴间的怪物，是千万武装的水螅，是有翅膀的、盘绕成结的毒蛇，多么狂乱。他是原初的雌雄同体。他是蟾蜍和青蛙之王，活在水中，跳到地上，它们的合唱在中午和子夜萦绕上升。他是寻求与空无相联合的完满。他是圣洁的诞生，他是爱情及其凶手，

他是圣人及其背叛，他是最亮的白天和最黑的夜晚里的疯狂。看他就会失明，辨识他就会生病，崇拜他就会死亡，惧怕他就是智慧，不抵抗他反是救赎。

“上帝居住在太阳的背后，魔鬼居住在夜幕的背后。上帝从光明中带过来的，就是魔鬼吞噬进黑夜的。但亚布拉萨就是世界，它的形成与它的消逝、来自太阳神的每份馈赠都奠定了魔鬼的诅咒。

“你从太阳神那里要的一切事物，都会产生来自魔鬼的契税。你与太阳神创造的一切事物，都为魔鬼提供了有效的能力。

“那就是可怕的亚布拉萨。他是最非凡的造物，在他里面，造物都惧怕自己。他是朝向佩雷若玛与其虚无的创造的明确对照物。他是儿子对母亲的恐惧，他是母亲对儿子的怜爱。他是大地的喜悦和天堂的残酷。在他的视线内，人们的脸凝结了。在他之前，既没有问题，也没有答复。他是造物的生命，他是区分性的实现，他是人类的爱情，他是人类的言语，他是人类的外表和影子，他是欺骗性的现实。”（1942年，荣格指出：“包罗万象的上帝概念必须包括他的对立面。巧合当然必定不是过分的完全的，否则，上帝会抵消掉他自身。巧合原则因此必须由它的对立面来完善，以便获得完全的似是而非性，并因此具有心理学上的有效性。”）

现在死者嚎叫起来，愤怒地大发脾气，因为他们不是十全十美的。

当他们的嘈杂声渐渐消失后，我对腓利门说：“我的父亲，我应该去理解这个上帝吗？”

腓利门回答说：“我的儿子，为什么你想了解他呢？这个上帝是被熟知但却未被了解的。如果你理解他，那么你可以说他是这样或那样的，或是这样但不是那样的。如果你把他握在你的手心，你的手就必然会错过他。我认识的上帝是这样和那样的，而且是同样的这样和

那样的。没有人能理解这位上帝，但熟知他是可能的。因此，我谈论和教授他。”

“但是，”我反驳道，“这个上帝不是把令人绝望的混乱带到人类的头脑之中了吗？”

对此，腓利门说：“这些死者拒绝统一和公众的秩序，因为他们拒绝相信在天堂有带着公道尺度来统治的父亲。他们不得不拒绝他。因此，我教他们的这种混乱是没有尺度且完全无边际的，对它来说，正义和不义、宽容和严厉、耐性和愤怒、爱情与仇恨，都什么也不是。若丝毫没有意识到他，我又怎么能教授呢？”

我说：“为什么啊，庄严的人，你是不是把永远不可理解的、自然残忍的矛盾性称为上帝啊？”

腓利门说：“那我应该如何命名它呢？如果在宇宙和人类心目中事件压倒性的实质就是定律的话，我会称它为定律。然而，它也没有定律，而是时机、不规则、过错、失误、愚蠢、粗心、疯狂、违法。因此，我不能称之为定律。你知道它是这样的，而且同时，你又知道它并不必须是如此这般，在其他一些时候，它不会是这样的。它是不可抗拒的，而且会重现，如同按照永恒的定律，并在其他时候如一记斜风把一粒尘埃吹进所有的事物中去，而且其实力超群，比成堆的铁还硬。因此，你知道永恒的定律就是毫无定律。我不能称之为定律。但是，它应该被如何命名呢？我知道人类的语言已经永远地命名了无法理解的上帝的母亲的子宫。诚然，这个上帝是也不是，因为从存在与不存在中，曾是的、现在是的和将来会是的一切东西，显露了出来。”

当腓利门讲完最后一句话时，他用手抚摸大地，然后消失了。

第二天晚上，死者尽早地跑了上来，带着他们的咕噜声，填满了这地方，然后说：“跟我们讲讲诸神和魔鬼，你这个被诅咒的人。”

然后腓利门出现了，并开始讲话（这是对死者的第四次布道）：



“太阳神是至上的善，魔鬼则相反。因此，你们有两个神。有许多高贵善良的东西，也有许多伟大罪恶的东西。在这些里面，包含了两个恶神，一个是主燃烧的，一个是主生发的。

“那主燃烧的是爱洛斯，以火焰的形式出现。那火焰通过消耗而闪烁着。那主生发的是生命之树。它长青，成长时积累着有生命的物质。爱洛斯会爆发，然后又熄灭。但生命之树慢慢生长，经由不可衡量的时间周期，始终如一地增长。

“善与恶在火焰中团聚，合而为一。善恶在树的生长中统合在一起，在其神性中生命与爱情对立起来。诸神与魔鬼的数量如同无数明亮的星辰。每一颗星辰都是一位神，而每颗星辰所填充的空间，都是一个魔鬼。但整体的空无的完满则是佩雷若玛。亚布拉萨是整体的效果，而且只有无效能对抗他。四是主神之数，因为四是世界度量之数。一是万物之始，是太阳神。二是爱洛斯，因为他把两个人匹配在一起，并在光亮中散布自己。三是生命之树，因为它用形体填充了空间。四是魔鬼，因为他打开了所有被封存的东西，他把一切成形的和自然的事物都瓦解掉，他是毁灭者，在其中，一切都被化为虚无。

“可以识别诸神的多重性和多样性的我，是很快乐的。但是对于你，则是苦闷之事，这苦闷就在于以唯一的上帝来取代这种不协调的多重性。这样做，你里面就产生了不可理解的让人痛苦的东西，而且瓦解了创造，因为它的本质和目标是区分。当你尝试着把多元变为单一，你怎么能忠实于你自身的本质呢？你对诸神做了的，也正是他们对你所做的。你们都变为平等的，这样你们的天性便受到了重创。

“平等并不是上帝的，而仅仅是因为人才盛行。因为神有许多，而人类则是少数。诸神是威武之师，能持续忍受他们的多样性，就像忍受着孤独的星星，虽然被距离所阻隔。因此，他们居住在一起，而且需要交流，以使他们能忍受分离。因为救赎的缘故，我教你们去斥责，因为同样的缘故，我也被排斥。

“诸神的多重性对应着人类的多重性。无数的神期待着变成人的形态，而无数的神曾经就是人类。人类分享着诸神的本性。他们来自神，也终会回归于神。”

“就像对佩雷若玛加以反思是没有用的一样，去崇拜诸神的多重性也是不值得的，因为那提供了尊崇首要的神、有效的完满和最高的善。通过祈祷，我们并不会在它身上添加些什么，而且只会一无所获，因为有效的空虚会吞下每一样东西。光明之神形成天上的世界。它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延伸并无限增大。太阳之神是世间的最高君王。黑暗之神构成大地上的世界。它很单一，而且收缩并无限减小。魔鬼是它最低的君王，如同月亮的精华，大地的卫星体积更小、更冷，也因而比地球更为死寂。”

“在天上和地上的神明并没有威力间的差异。天上的神扩大，地上的神缩减。两个方向都是不可估量的。”

死者带着愤怒的笑声和嘲弄的呼喊，打断了腓利门的话。随着他们的离去，他们的不和、嘲弄和笑声也渐渐远去。而我则转向腓利门，对他说：

“啊，腓利门，我相信你错了。看起来你在教一种粗陋的迷信，父辈已成功地充满荣耀地战胜的迷信。仅在思想不能从连接在感官上的强迫性欲望的力量中摆脱的时候，才会产生多神教。”

“我的儿啊，”腓利门回答说，“这些死者已经舍弃了唯一的至上的神——上帝。因此，我如何能够教授他们那个唯一的，而不是多重的上帝呢？他们当然必须得相信我啊。但他们已经舍弃了他们的信仰。所以我教授他们我所知晓的各式各样的、持续伸展的上帝，他同时是物及其外观，而且他们也知道他，即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

“这些死者已经赋予了一切生命以名称，在空中的、地上的和水中的生命。他们权衡和计算了这些东西。他们说，这么多的马、牛、羊、树木、土地、泉源，对此目的来说，这是很有益的，而且对被计算的也是有益的。他们对可敬之树做了什么呀？神的青蛙又经历了什

么？他们看到他金色的眼睛了吗？到哪里去补偿那只洒出鲜血的、被吃掉的牛？对于他们从大地的腹部挖出的神圣的矿石，他们做了忏悔吗？没有。他们命名、称重、编号，然后分摊所有的东西。他们做了一切让他们高兴的事情。他们怎敢这么做！你看到的是强有力的，这正是他们如何把权力不知不觉地分配给事物的。然而，事物讲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一块肉会问，‘有多少人？’一块矿石会问，‘有多少人？’一艘大船会问，‘有多少人？’一座煤矿会问，‘有多少人？’一所房子会问，‘有多少人？’而且事物会站起来，计数、权衡，最后分配并吞噬掉数以万计的人类。

“你们的手抓住了大地，撕下了圣人的光环，把事物的成果称重、编号。是否就是这个，而且仅仅是这个头脑简单的神，被拆毁并被丢到一堆囤积起来的、按生和死区分开的事物中呢？是啊，这个神教你把骨头称重、编号。但是这位神灵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一轮新月已经悬在门口。一切都必须是它原本的样子，也因此万物必须变得不同。

“这可不是我编造出来的多神教！而是许多的神，有力地提高了他们的声音，并把人性撕成血淋淋的碎片。因此，这么多的人被称量、编号、分配、砍头，然后就被吞噬掉了。所以我谈论许多的神就如同我谈论许多的事情，因为我了解他们。为什么我称他们为诸神呢？那是因为他们的优越性。你知道这种实力超群的力量吗？现在是你该见识的时候了。

“这些死者嘲笑我的愚昧，但是如果他们带着有天鹅绒般的眼睛前来偿还牛赎，他们是否会抽出一只凶残的手来对抗他们的兄弟呢？他们是否已经为闪亮的矿石做过忏悔了？他们是否已经在圣树面前做过礼拜了？他们是否由于有着金色眼睛的青蛙而使自己的灵魂得以安详？死去的和活着的事物都说了些什么呢？谁更为伟大，人还是神？诚然，今日的太阳已成为月亮，而且尚没有新的太阳从收缩中的这夜的最后一小时升起。”

当说完这些话，腓利门弯下腰，对着大地吻了一下，说：“母亲，让你的儿子变得坚强。”然后，他站起身，望着天上，说：“在新的光明到来前，你的地方是多么的黑暗啊。”最后，他消失了。

当第二天夜幕降临，死者带着喧哗的声音靠近，推推搡搡，他们嘲笑着，大声喊叫：“笨蛋，教给我们一些关于教会和圣餐的事情吧。”

腓利门一步步地走到他们面前，然后开始说话（这是对死者的第五次布道）：

“诸神的世界是由灵性与性欲体现出来的。天堂之神在灵性中出现，大地之神在性欲中出现。

“灵性构思着，拥抱着。它像女人，我们称之为天上之母、神圣之母。性欲则是生育与创造的，它像男人，因此，我们称之为地上之父菲勒斯。（荣格在《力比多的转换与象征》中写道：“菲勒斯不用四肢而移动，不用眼睛看，而且知晓未来的事物，并且作为无处不在的创造性力量的代表，它获得了不朽。”）男人的性欲是世俗化的，女人的性欲则更精神化。男人的灵性更接近天堂，它的追求也更高。女人的灵性更近于尘世，其追求也就更低。

“欺骗和穷凶极恶作为男人的灵性，会朝向更小处变动。欺骗和穷凶极恶作为女人的灵性，会朝向更大处变动。两方须各站一席。

“男人和女人各自成为对方的魔鬼——如果他们在精神上不相互区分的话，因为创造之物的特质就是区分。男人的性欲是追求尘世的满足，女人的性欲是追求精神的满足。男人和女人各自成为对方的魔鬼——如果他们在性欲上不相互区分的话。

“男人应知道，自己越渺小，女人则越伟大。男人应从灵性和性欲上来区分自我，他要称灵性为母亲，将她摆在天地之间，他还应该

把性欲称作菲勒斯，将它放在自己和大地之间。母亲和菲勒斯是超越人性的恶魔，揭示着诸神的世界。因为，对我们来说，恶魔比诸神更为有效，恶魔与我们的实质一脉相通。（《黑书》第6册第43页继续写道：母亲是圣杯，菲勒斯是矛。）如果你不从性欲和精神上区分你自己，如果你不承认性与灵的特性高于你或超越你，那么你就会赋予性欲与灵性佩雷若玛的品质。精神与性欲并非你的品质，亦非你拥有的、内含的，但它们却拥有你、内含你。灵性与性欲并非你的品质，亦非你拥有的、内含的，但它们却拥有你、内含你。它们是威力无比的恶魔，是诸神的体现，因此它们是自身之存在，而你却鞭长莫及。没有人能有对自身的一种灵性，或者自身的性欲。相反，他忍受灵性和性欲的定律。因此，没有人能躲避这些恶魔，你必须把它们当作恶魔，就像一项共同的使命和危险、生活所交付给你的一个共有的担子。对你来说，生活就是共同的使命和危险，对诸神来说也是如此，对首屈一指的可怕的亚布拉萨来说同样如此。

“人是虚弱的，因此不能不与神共享。你与神的共享若不在‘母亲’的标志下进行，就会在菲勒斯的标志下进行。没有共享是痛苦的、病态的，共享就是分割和分解。

“区分性将你带到单一性，单一性与共享相对立。相对于诸神与恶魔以及他们所向披靡的定律，人需要与神共享。由于神的缘故，而非人的缘故，这种共享应运而生。诸神迫使你共享，世上的邪恶增加时，更是如此。

“共享使人与人之间和解，于是共享便得以维持下去，因为你需要共享。但单一性却使某个人高于其他的人。这样，每个人就只能与自己共同享有，并尽力避免受到奴役。共享中应当戒持，单一中则应放纵。共有是深度，单一是高度。共享中保持适当的范围能产生纯净与扩张的效果。共享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单一则给我们带来了光明。”（《黑书》第6册第46页继续写道：在大众中，我们去往发源处，这是母亲。在单一中，我们去向未来，这是生发的阴茎。）

当腓利门完成讲话时，死者们保持着沉默，并没有动静，但带着期望看着腓利门。当腓利门看到他们时，死者们保持沉默，等待着，他继续说（这是对死者的第六次布道）：

“性欲的恶魔像大蛇一样逼近我们的灵魂。她半人半蛇，象征着思想与欲望。灵性的恶魔像一只白鸟潜入我们的灵魂，半人半鸟，象征着欲望与思想。

“蛇是尘世的灵魂，她一半是恶魔，一半是精神。她与死者的灵魂血脉同源。如此这般，她缠绕着世间之一切，或使我们恐惧，或激起我们的纵念。大蛇的特征往往以女性的形式表现。她总是与死者相伴，后者被大地的魔咒所控，不断遭受引诱，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单一性。这蛇是个妓女。她与魔鬼淫乱，与罪恶的精神交媾。她是一个害人的暴君，是一个施虐者。她永远诱惑那些最为邪恶的同伴。白鸟是男人半神半人的灵魂，他苦苦等待母亲的降临。那鸟有男人的气质，具有有效的思维。他是母亲的使者，纯洁而又孤独。他在大地上空飞翔着。他指挥着单一性。他从那些遥远的人那里汲取知识，他们之前曾经离开，获得了完美。他把我们的话捎给母亲。她调解着，她提醒着，但她又没有力量与诸神对抗。她是太阳的容器。大蛇在底下爬行，她巧妙地使那些阴茎样的魔鬼站不住脚，或驱使着他们。她能使狡诈的世俗思想屈服，那些诡计能爬进任何地方和任何裂缝。虽然大蛇并不想，但她必定为我们所用。她可以脱离我们的掌控，给我们指明一条人类自己永远不可能找到的道路。”

当腓利门完成这些布道，死者带着轻蔑的眼光说：“别再谈论诸神、恶魔与灵魂了。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

腓利门笑着回答：“你们这些可怜的灵魂啊，肉体上贫乏，精神却富足，肉是肥厚的，而精神是薄弱的。你们是怎样抵达永恒之光的

呢？你们嘲笑我的愚蠢，而这种愚蠢你们也拥有啊！你们实际上是在嘲笑你们自己。知识把人从危险中解救出来，但是嘲讽是你们信念的反面，你们会觉得黑色比白色要少些吗？你们拒绝信仰，而保持嘲讽，这样你们就会从信念中解救出自己吗？不会的，你们自己跳进嘲讽之中，从而也再度进入信仰之中。因此，你们是可悲的。”

死者们被激怒了，叫嚷道：“我们不是可悲的，我们是聪明人，我们的想法和感受如流水一样清纯。我们崇尚我们的理性，我们嘲笑迷信。你相信你那老旧的愚笨思想会征服我们吗？孩子气的妄想已经征服了你，老头儿，你觉得这些对我们还能有什么好处呢？”

腓利门回答：“还有什么能给你们任何的好处呢？我会把你们从生命的阴影的牢笼中解救出来，把这种智慧带给你们，把你们的聪慧灌入这种愚昧中去，把你们的理性添加到非理性之中，那么你们就会找回自己。如果你们是人类，那么你们就会开始你们的生活，而且你们的生活之路会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向前到永恒的光芒之中沐浴，而它的阴影你们早前就经历过了。但是，因为你们死了，这方面的知识会把你们从生命中救出，为你们剥去人性的贪婪，而且它也会将你们的自性从光影套在你们身上的裹尸布中释放出来。人的同情会战胜你们，沿着溪流你们就会到达坚实的地面。你们会前进，从永恒的轮转踏上安息的石块，打乱不断流动的循环，火焰就会完全熄灭。

“我已经煽起了燃烧的烈火，我已经给了凶手一把刀刃，我已经撕开了愈合过的伤口，我已经加快了所有的运行，我已经给疯子更迷醉的饮料，我已经让打战的人更冷，让发热的人更热，让虚假的东西更为虚假，让善良更为善良，让虚弱更为虚弱。这种知识正是牺牲之斧。”

死者们叫嚷道：“你的智慧是愚笨与咒语。你想把舵转回吗？它将把你撕碎，你这个瞎子！”

腓利门回答：“所以这就是所发生的事。随着牺牲的鲜血流尽，地球会再度成为绿色和富饶的星球，鲜花绽放，波涛冲刷着沙石，银

色的云团依偎在山脚，灵魂之鸟来到人间，锄头在田地里劳作着，斧头在丛林里铮铮作响，微风吹过树梢，太阳在有露水的早晨闪闪发光，大地注视着生命的诞生，人类之手在地球之外攀爬，石头与小草窃窃私语。人类找回了自己，上帝在天堂漫步，丰满孕育着金色的水滴，金色的种子带着羽毛，盘旋在空中。”

死者们陷入了沉默，并渐渐开始蹑手蹑脚地走近腓利门，但腓利门俯身面向大地，说：“今天结束了，虽然并不完满。大地的植物发芽、生长，而天上倾倒出的是生命之水。”

然后腓利门就消失了。

当腓利门第二天晚上走向我的时候，我很可能非常地困惑，因为我这样说道：“你都做了什么啊，腓利门？你点燃了什么样的烈火啊？你把什么摔得四分五裂了？造化之轮仍旧屹立不倒？”

他回答道：“一切事物都按照其日常进程来运行。虚无已经产生，而且还有件难以形容的令人喜悦的神秘之事已经发生了，我跳出了那快速转动的圆圈。”

“那是什么？”我大声问道，“你的话打开了我的双唇，你的声音从我的耳朵里发出，我的眼睛从我里面看到你。确实啊，你是一个魔术师！你跳出了那快速转动的圆圈了？多么的混乱！你是我吗，还是我是你呢？难道我并没有感觉到？仿佛造物之轮依旧直立着。你说你跳出了那快速转动的圆圈？我跳进了轮子中，它摇晃着，让我感到斗转星移，而且造物之轮仍然为我而竖立着。你会做什么？父亲，教我吧！”

然后腓利门对我说：“我踏在坚固的事物之上，我把它随身带着，而且将它从汹涌的激流中，从无休止的出生之轮中，从事物那永无止境的循环之轮中救出。它已经平息下来。死者已经接受了愚蠢的教导，他们被真相所蒙蔽，错误地瞎看着。他们已经认识到、感受到了，并对此表示后悔，他们还会再来，并且会虚心求教。他们拒绝的



正是对他们而言最为宝贵的东西。”

我想问一下腓利门，因为难解之谜让我困惑不已。但是他已经触摸了大地，再度消失了。黑暗的夜晚静悄悄的，不会回应我。我的灵魂静静地站着，摇了摇头，不知道对于这些腓利门提到的但却尚未透露的神秘之事该说些什么。

又过了一天，第七晚的夜幕降临了。

死者重又逼近，他们面带悲哀，说道：“有一件事我们忘了向你请教，那就是关于人类。”腓利门走到我面前，并开始布道（这是对死者的第七次布道）：

“人是一扇大门，通过它你可以从诸神、恶魔和灵魂的外部世界进入到内部精神世界，可以从一个大千世界进入到小生天地。渺小而毫无意义的就是人。他已经站在了你们背后，你们再次发现自己置身于无边无际的空间里，在更小或内在的无穷之中。

“在遥不可测的远方，一颗孤独的星星悬在顶上。这是一个神，这是他的世界、他的佩雷若玛、他的神性。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卫矛尺、他自己的世界的创造者和驱逐舰。这颗星是神和人的目标。这是一个人的特定的上帝，是他自己的天地，是他的佩雷若玛，是他的神性。在这个世界中，人就是亚布拉萨、他自己世界的缔造者和毁灭者。这是人的引路神，人在那里可以得到安息。人死后，灵魂便朝着那里长途跋涉。在他的光辉照耀下，人从大的世界中回归。

“人应该向这位神祈祷。祈祷会给这个星球带来更多的光明，会架起一座跨越死亡的桥梁。它为生命预备了一个更小的世界，它能缓解那更大的世界中产生的无望和欲念。当那更大的世界沉浸到冰冷之中时，这星球就开始熊熊燃烧。

“只要人类对亚布拉萨熊熊燃烧的壮景视而不见，人与神之间便空无一物，不再有任何距离。人在这边，上帝在那边。脆弱与虚空在

这边，永恒与创造的能力在那边。这边只有黑暗以及湿气的寒意，那边则是浑圆高照的太阳。”

当腓利门完成布道时，死者沉默不语。沉重从他们的躯体中落下。他们像晚上看护羊群的牧人篝火上的烟雾，袅袅升起。

我转向腓利门，说道：“卓越的人啊，你教导说人就是一扇门，诸神的行列会通过的一扇门？通过这扇门，生命之泉会流出？通过这扇门，整个未来会流入到无穷的过往中去？”

腓利门回答说：“这些死者相信人类的改造和发展，他们更深信人类的虚无和无常。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清晰了，然而他们知道，人类甚至创造着他们的神祇，众神是毫无用途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去学习他们所不知道的，那就是人类是一扇门，通过这扇门，诸神的列车汇集于此，每时每刻，来来往往。神并不创造它，并不为它受苦，因为他就是存在，唯一的存在，因为他是大千世界的这一时刻，永恒的时刻。不论是谁认识到这一点，都会让火焰停止燃烧，使其成为烟雾和灰烬。神持续着，他的无常得以超越。他已经成为某个所是之人。人渴望着火焰，就好像它就是生命那般。但是生命是持续的，而火焰却会燃尽。我让它延续下去，我从火中将它保存。这是火焰之花的种子。你在我里面发现了它，我自己属于光明的永恒之火。不过，我是为你救出它的那个人，这暗金色的种子发出湛蓝色的光。你永恒的存在有多短暂和简洁呢？当下和不停止的期限又是什么呢？你，存在，是在每一个瞬间的永恒之物。那时间又是什么？时间是突然点燃的火，燃烧着，直到灰烬。我把存在从时间中拯救出来，从诸神与众魔那里、从时间的幽暗和时间的烈火中救出。”

我对他说：“卓越的人啊，你何时才能赠予我暗金色的珍宝和它发出的湛蓝色的光呢？”

腓利门回答说：“当你已经弃绝万物，弃绝加入神圣之火的一切

的时候。”

当腓利门讲这些的时候，有着金色眼睛的暗黑的人形从夜幕深处走近了我。我大吃一惊，叫道：“你是我的仇敌吗？你到底是谁？来自何方？我以前从未见过你！说话啊，你到底想要什么？”

暗黑的人回答道：“我远道而来，来自东方，从我前方的闪耀之火而来。腓利门，我不是你的敌人，我与你素未谋面。我的肌肤是黑的，但我的两眼会放出金光。”

“那你带来了什么吗？”我胆怯地问。

他说：“我带来了禁欲——对人类欢乐和苦痛的禁欲，同情会导致疏离，但要怜悯——对世间的怜悯，却毫不同情，而且有种意志抱着，抑制其朝向其他人。怜悯留下误解，因此它运作着。远离渴望，就练就了无畏。远离热爱，就爱上了整体。”

我畏惧地看着他，说道：“你为什么如铁一般黑，如大地旷野一样暗淡无光呢？我害怕你，我这样痛苦，你到底对我做了些什么？”

他说：“你可以称我为死亡，与太阳一道升起的死亡。我带着宁静之痛哭和长久的平静前来。我躺在你的防护罩上，在生活中开启死亡。我盖在你的防护罩上，所以让你温暖，永不停息。”

“你带来的是悲伤与绝望，”我回答说，“我想与人类在一起。”

他说：“你进到人类中，需要遮掩着，因为你那光芒在夜间会发光。你太阳的天性离开了你，然后你恒星的本性就会开始显现出来。”

“你很残忍啊！”我叹了口气。

“简单就是残忍的，它与多重性并未统一。”他说。

说完，神秘的黑暗之人就消失了。腓利门带着严肃和疑惑的表情看着我。“你是不是适时地看了他一眼，我的儿子？”他说，“你会收到他的讯息，但现在，过来，好让我能够实现黑暗之人为你预言的东西。”

他摸了我的双眼，打开了我的目光，向我展示了无限的神秘。我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我可以把握它了，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了夜晚，看到了黑暗的大地，其上的天空镶嵌着无数星辰，光彩熠熠。然后，我看到天空有着一个女人的形状，她的星辰披风有七重，完全将她遮掩住了。

当我看着这些时，腓利门说：

“妈妈，站在更高的圆圈内的你，那无名之人，从诸神那里，掩护着我和他，保护着我和他。他想成为你的孩子。愿你接受他的诞生，愿你让他重生。我把他从我自己这里分离出来。寒冷增长着，星辰更明亮地照耀着。他需要与童年联系。

“你生下了敬虔的蛇，你将它从诞生的阵痛中释放出来，那也请你把这名男子带到太阳的居所吧，他需要母亲。”

来自远方的声音像流星划过：“我不能把他当做是一个孩子，他必须先净化自己。”

腓利门说：“但是他哪里不纯洁呢？”

然后那个声音说：“就是这种混合，他包含了人类的苦痛和欢乐。他应保持隐居的状态，直到禁欲完全，而且他能从与人类的混合中解脱出来。到那时，我就能把他当做是我的孩子。”

在这一瞬，我眼前的幻象停止了。腓利门走了，而我独自一人。我仍然如我被告知的那样分离着。但是，在第四天晚上，我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人形，一个身穿长大衣、头戴头巾的男人。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和慈祥，就像一位有才智的医生那样。他走近我，然后说：

“我给你讲讲欢乐。”但我回答说：“你想跟我谈欢乐？我正在人类那千万条伤口中，正流着血呢。”

他回答说：“我带来疗愈，是女人们教会了我这门艺术。她们知道如何医治生病的孩子。你的伤口让你疼痛了吗？疗愈就在这里。听从善意的忠告，不要再发怒了。”

我反驳道：“你想干什么？诱惑我吗？嘲笑我吗？”

“你在想什么呢？”他打断了我，“我给你带来天国之乐、疗愈之火、女人之爱。”

“你是不是想，”我问，“下到青蛙的沼泽中去？在众人中，在四散射开和支离瓦解中被消融？”

当我说话之时，这位老人变成了腓利门，我发觉他是个魔法师，要来引诱我。但是腓利门继续说道：

“你还有未经历过的肢解。你应该遭受被大风刮得四散分开、在狂风中被撕得粉碎之苦，人们正在用你准备最后的晚餐。”

“那么，你要提醒我什么呢？”我叫嚷道。

“没有别的，只有你的阴影。你将成为一条河流，灌溉大地。它寻找每一座山谷和每一条小溪，然后流向深处。”他回答。

我充满悲伤地问：“但我的独特性保留在哪里呢？”

年不过他们都不知道罢了。他是一种无望和欲念。当那更大的世界沉浸入“你会从自己那里取得它，”腓利门回答说，“你用颤抖的双手握住无形的国度，它让自己的根部深入暗淡的阴郁之地与大地的奥秘之中，然后把那精华之物通过枝蔓，发送到金色空气包裹下的树叶花瓣之中。动物生活在它的枝蔓之上，人类则栖息在它的树荫之中。他们口中的冥冥之音从下界升起。千万里长叹息的失望之声就是树的汁液。这将使得树木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机勃勃，常青不衰。寂静居住在它的树梢，寂静深埋在它的树根。”

我从腓利门的话中了解到，我必须保持对爱的忠贞，以便抵消由无生命之爱引发的混杂。据我所知，混杂就是一种束缚，这种束缚占据了无偿奉献之所。四散开或者支离瓦解，都是如腓利门所教我的那样，从无偿奉献之所冒了出来。它抵消掉了这种混合。通过无偿的奉献，我移除了约束关系。因此，我必须保持对爱的忠诚，而且，自发地致力于它。我遭受了分崩离析，从而抵达伟大的母亲，那就是，恒星之本性，从人类和事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与人类和事物联系着，我就既不能继续我的生命，去向它的终极目标，也不能抵达

我自身、最根本的本性，死亡也更不可能在我里面开展出一种新的生命，因为我只能畏惧死亡，惶惶度日。因此，我必须忠实于爱，我还能怎样去抵达这种束缚的瓦解呢？除了忠实于爱，心甘情愿地接受一切苦难，我还能怎样去体验死亡呢？我并不是自愿地将我自己奉献给这种肢解，我自性的一部分与人类和事物保持在一起，而且把我与它们绑在一条船上。只有对爱的忠诚、对爱无偿的奉献能够使得这种混合和束缚被解开，然后给我带回我的自性中的那一部分、秘密地存在于人类和事物上的那一部分。只有这样，星辰之光才会冉冉升起。只有这样，我才能抵达我恒星的本性，在我最真实、最内层的那简单朴实的自性。

保持对爱的忠贞，这是很难的，因为爱站立在所有的罪过之上。想要保持对爱忠贞者，势必也须战胜罪过。没有什么比无法认识到一个人犯了罪更容易了。为了忠于爱而犯下罪是很难的，它如此之难，以至于我犹豫不决，无法迈出前进的步伐。

当夜幕再度降临，腓利门走近我，穿着大地那土色的长袍，拿着一条银色的鱼。“你看，我的儿子，”他说，“我正在捕鱼，而且捉到了这条鱼，我把它给你，好让你心感慰藉。”我惊讶地看着他，我看见一片绿荫出现在门口的黑暗中，他如同穿着富丽堂皇的长袍。他的脸色苍白，鲜血流进他的额纹中。腓利门跪了下来，摸着大地，对阴影说：“我的主人和我的兄弟，我用这样的称谓来赞颂你。你为我们做了最为伟大的事情，在动物之外，你创造了人，把你的生命赋予人类，使得他们得以疗愈。你的精神与我们一道，穿越那永无休止的岁月。而且人类仍然指望着你，仍然要求你怜悯他们，通过你祈求上神的宽恕，来原谅他们犯下的罪过。你不辞辛劳地赠予人类。我赞美你神圣的耐性。人类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他们渴望知道，他们贪婪而毫无节制，他们仍然对你有所奢求？他们得到了这么多，却仍然在行乞。

“看哪，我的主人，我的兄弟，他们并不爱我，但他们带着贪

婪、渴望着你，因为他们也奢望自己邻居的财产。他们并不爱自己的邻居，但是他们想要他所拥有的。如果他们忠实于他们的爱，他们就不会这般贪得无厌。但是，无论是谁给予，都会引发欲望。难道他们不该学会去爱吗？不该对爱忠贞吗？不该自由地奉献吗？但他们对你请求、奢望并乞讨着，没有从你那令人惊叹的生命中学到任何东西。他们纷纷仿效着它，但他们却没有活在自己的生命中，而你活在你的生命中。你令人赞叹的生命展示了每个人应该如何去掌控他们自己的生命，忠实于他们自身的本质以及他们自己的爱情。你难道没有宽恕淫妇吗？你不是与妓女和税吏坐在一起吗？你不是打破了安息日的命令吗？你以自身的生命生活着，但人类却无法做到这点。相反，他们向你祷告，向你请求着，似乎永远在提醒你，你的工作还未完成。然而，如果人类能够不模仿，而是在他们自己的生命生活中生活的话，你的工作早就完成了。人类仍然是幼稚的，忘记感恩，因为他们不能说，

‘感激你，我们的主，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救赎。我们在我们心中保存一个地方，把它占为己有，我们已经学会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里面继续你的工作。通过你的帮助，我们已经长大成熟，继续我们里面的补偿工作。感谢你，我们已经接受了你的工作，我们掌握了你关于救赎的教导，我们在自身中完成你曾为了我们而浴血争取的斗争。我们并不是期望我们父母的财产的忘恩负义的孩子。感谢你，我们的主人，我们会最大限度地利用你的才华，不会将它埋没在大地深处，而永远伸出我们那无助的双手，是为了催促你完成在我们中的那份工作。我们希望带走你的烦恼，完成你的工作，好让你的工作得以成就圆满，好让你可以像搬运了一整天重担的工人，将你厌倦疲惫的双手放在你的膝盖上。为死者祈福，愿他为他完成的工作而得以安息。’

“我想人们会以这种方式来对你讲述。但是他们对你没有爱意，我的主人，我的兄弟。他们不愿意为你付出和平的代价。他们使得你的工作无法完成，无止境地需要你的怜悯和关心。

“但是，我的主人，我的兄弟啊，我相信你已经完成了你的工

作。既然他付出了他的生命、他的全部真理、他那完整的爱、他整个的灵魂，那么他也就完成了他的工作。一个个体可以为人类所做的事情，你已经做了，完满地履行了。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每个人都必须去做他救赎自己的工作。人类已经成长，新月已经降临。”

当腓利门说完，我抬头看去，只见树荫直立之处是空的。我转过身，对腓利门说：“我的父亲，你谈到了人类，我就是一个人。请宽恕我吧！”

但腓利门消失在黑暗中，我决定做他要求我去做的事。我接受所有的喜悦和每一种对我本性的折磨，坚守对爱的忠贞，遭受每个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到他们身上的那些东西。我独自站着，颇感忧虑。

一切都寂静无声，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突然听到很多说话声，当这声音变得更为清楚的时候，我辨识出有腓利门的声音，他好像是在演讲。我更为仔细地去听，他说：

“以后，当我已在下界死去的身体怀了孕，当它生出上帝的大蛇，我就去找人类，看看他们的灾祸与愚昧。我会看到他们杀死对方，他们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基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他们习惯于如果无法解释清楚，就什么都不做，于是他们设计出原因，好迫使他们继续杀戮。‘停下来，你们已经思绪混乱了。’智者说。‘停下来吧，看在老天的份上，对你做了的事情进行反思。’精明者说。但是傻子笑了，因为荣誉一夜间已经戴在他的头上了。为什么人类没有看到他们的愚蠢行径呢？愚蠢是上帝之女。因此人类不能停止杀戮，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上帝的大蛇服务着。为上帝之蛇服务是值得奉上一条命的。因此言归于好吧！不要去顾及上帝，这样就能更好地活着。但是上帝之蛇要喝人类的血液。这才能喂饱它，让它大放光彩。不要谋杀和死伤，就意味着欺骗上帝。无论谁活了下来，他都会成为欺瞒上帝之人。无论谁活了下来，他都会为了自己而发明出他的生活。但是大蛇想要他们被欺骗，让他



们为了血液而丢弃希望。那些因为诸神而夺走他们生命的人数量越多，就说明鲜血播种的田野上饲养大蛇的果实越是丰硕。上帝通过人类的杀戮而变得强大。大蛇因为过度饱和而变得火热。它的脂肪在炽热的火舌中燃烧着，其火焰就变成了人类的光明——新生太阳的第一束曙光，而他就是传递光明的那第一束神光。”

我听不清腓利门所说的其他东西。我花了很长时间来琢磨他的话，显然他是在对死者说话，而我由于新的上帝重生所带来的邪恶而感到震惊。

此后不久，我在梦中见到了以利亚和莎乐美。以利亚看起来忧心忡忡。接下来的夜晚，当光明泯灭之后，所有的生命都寂静了下来，我呼唤以利亚和莎乐美，好让他们回答我的问题。以利亚上前来说：

“我已经变弱了，我很衰弱，我过剩的力量已经给了你，我的儿子。你取走了我太多的东西，你去到离我太远的地方。我听到一些颇感奇特和难以理解的东西，我深处的祥和已被扰乱，无法平静，惴惴不安。”

我问：“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呢？”

以利亚回答说：“我听到一个很模糊的、让人满怀困惑的声音，一个警告的、难以理解的令人担忧的声音。”

“它说了什么？”我问，“你听到了哪些话？”

他回答说：“隐约中，它有些模糊和混乱。那声音说到用刀切割某种东西，也许收获什么，也许是葡萄，用来酿酒。也许是个穿着红色长袍的人，踏着榨葡萄汁的机器，血液从中渗出。然后，那声音谈到埋在下面的黄金，要杀死一切碰触它的人。之后，它提到猛烈燃烧的大火，而且将会在我们的时代突然爆发。再后来，有一个很恶意的词，我宁愿不提了。”

“恶意的词？那是什么话？”我问。

他回答说：“与上帝之死有关的词。只有一个上帝啊，上帝不能死。”

我说：“我感到惊讶，以利亚。难道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换上了新的嫁衣？那唯一的上帝已经消失，许许多多的神和许许多多的魔鬼已经来到人间。我觉得很奇怪，我感到非常惊讶！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对于早已降临的新神一无所知？但你却通晓未来！你有预见的能力啊！或者，也许你不应该知道那是什么？你是不是根本就否认去知道那是什么？”

莎乐美打断了我：“知道那是什么，这并不会产生任何的乐趣。快乐只来自新鲜的东西。你的灵魂也想要换个新的丈夫。哈哈！她喜欢变化，你对她来说不能提供足够的快乐。在这方面，她是不可教授的，因此，你认为她疯了。我们只爱正要到来的东西，不是现在所是的东西。只有新鲜的才能给予我们快乐。以利亚不会考虑那是什么，只关心要降临的事物。因此，他才会知道。”

我回答说：“他知道些什么呢？他应该说啊。”

以利亚说：“我已经说过这些话了，我所看到的形象有深红色、火红色，还有闪闪发光的金色。我听到的声音就像远处的雷声，像森林中呼啸的狂风，像大地抖动的地震山崩。这并不是我的上帝的声音，而是异教徒雷鸣般的咆哮，是我从未听过但我的祖先知晓的长啸。它的呼啸来自史前，仿佛来自遥远的海岸上的森林，它带着所有荒野的声音，此起彼伏。”

对此，我回答说：“我的好老头，你听得不错，如同我想的。多么奇妙啊！我应该跟你讲讲它吗？毕竟，我跟你讲，世界已经获得了新的面貌，一张新的封面已经盖在其上。奇怪的是，你竟然浑然不觉，毫不知晓！”

“上古诸神已经披上新的嫁衣。唯一的上帝已经死去。是的，他死了。他分崩离析、全盘瓦解，从而整个世界一夜间变得富有。还有一些事情也发生在个体的灵魂之上，谁会在乎去形容它呢！人类一夜间变得富有了。你不知道这些，这怎么可能？”

“那唯一的上帝变成两个，一个是百变天神，他的身体由千万众

神组成，另一个是只身巨神，他的身体是一个人，但是他比太阳更为明亮，更为强大。

“关于我的灵魂，我该跟你讲些什么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她已成为多重的了？她已经变成最为紧密、最为亲近的，是不近不远的，又是最为遥远、最为疏离的，但同时她也是一体，如同从前那般。首先，她把自己划分为一条蛇和一只鸟，然后变为父亲和母亲，再变为以利亚和莎乐美——你怎么样了，我的好小伙儿？它是否打扰到你了？是啊，你必定认为你已经离我非常远了，以至于我几乎可以把你看做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你属于我的灵魂，你就不得不知道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因此，我必须从我的灵魂中将你和莎乐美分离出去，然后把你放置到魔鬼之界。你已被连接到原初的久远的并一直存留着的盘古之物上了，因此，你不会知道任何关于人类的存在的事物，而仅仅感受到过往与将来。

“尽管如此，你回应我的召唤，这还是很好的。参与到所是的东西里面，因为应该是的东西，你才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啊。”

以利亚绷起脸来，回答说：“我不喜欢这样的多重性，这样思考并非易事。”

于是，莎乐美说：“简单如一才快乐，不需要去思考它。”

我回答说：“以利亚，你不必全盘思索它。它并非是可以被思考出的，它应该被观看。因为它是一幅画。”

我转向莎乐美，说道：“莎乐美，简单如一才快乐，这是不正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变得枯乏无味。在真理中，那种多重性会诱惑你，使你无法舍弃这璀璨的俗世。”

莎乐美转向以利亚，说道，“父亲，在我看来，人类已经超过了我们。他是正确的，多重之物更有滋味。单一太过简单，总是单调不变，始终如一。”

以利亚似乎感到非常难过，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单一怎么办呢？这个单一是否仍然存在，它是否排在这多重之物的旁边？”

我回答说：“这是你那古板守旧犯下的根深蒂固的错误，就是说单一总是排除众多，但是也有许多个体事物。个体事物的多样性是那位百变天神从其身体中、诸神中升起的，而单一性是另一位神灵，他的身体是人类的，但其精神却与万千世界一般大小，虹贯三十三重天。”

以利亚摇了摇头，说：“这是新东西，我的儿子。新的就是好的吗？过去所是者，方是善者；过去所是者，来世依存。那不是真理吗？哪里有过任何的新生之物呢？你所称的新的，就总是善的？万物保持不变，只不过你将它添了个新名罢了。没有任何东西是新的，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东西。否则，我怎么能看到前方呢？我回望过去，从而展望未来，如同镜子里面反照的那般。我没有看到任何新的出现，一切仅仅在重复那些曾经所有的，只是时光流逝，远古之所无从追忆罢了。什么是你的存在呢？一个外表穿着的臭皮囊，还是向前投掷而出的闪闪光束？明天，它都不再是真实的了。它会消失，而且仿佛变作它从来都不是的东西。来吧，莎乐美，我们走吧。在人类的世界里，单一竟然是个错误。”

在离开的时候，莎乐美回头望向我，低声说：“存在与多重呼唤我，甚至并非新鲜的，也并非永远真实的。”

这样，他们消失在漆黑的夜里，我转而面对我的存在所担上的重担。我试图正确地做一切在我看来是项任务的事情，并采取对我自己来说是必要的各种途径。但我的梦想变得难以实施，而且满载着焦虑，我毫不知晓这到底是为什么。一天晚上，我的灵魂突然来找我，仿佛烦恼重重，并且说：“听我说，我承受着巨大的折磨，黑暗的子宫之子围困着我。因此，你的梦想也很难实现，你还会感受到来自深处的煎熬、你的灵魂的痛苦以及诸神的磨难。”

我回答说：“那我能帮上忙吗？或者这本是多余的，当一个人自己拔升为诸神的调停者？这是否过于放肆，在人类通过神的调停者而得以存活下来后，一个人应该成为诸神的救赎者？”

“你在讲真话，”我的灵魂回答说，“诸神需要一个人类的调解员和救援者。有了这个人，才能铺平道路，通过超越来进入神性。我让你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好让你的脸变成诸神的样子。我让他们的磨难抵达你，好让你永远记住受难的诸神。你为人类付出太多了，因为他们是你的世界的主宰。实际上，只有通过诸神，你才能够间接地帮助人类，减缓诸神被焚烧的折磨。”

我问她：“那么告诉我，我从哪里开始呢？我觉得他们的折磨与我的折磨发生在同一时间，但这又并不是我的，既感到真实，又觉得虚幻。”

“正是这样的，这就是应该发生分离的地方。”我的灵魂回答。

“但是，是如何的呢？我的心智让我蒙受失败，你必须知道如何去做。”我说。

“你的心智迅速衰退了，”灵魂反驳道，“但诸神需要的正是你那人类的心智。”

“而我就是诸神的心智，”我补充说，“这样，我们就全都搁浅了。”

“不是的，你太心急了，只有耐心的比较才能产生解决方案，而不是片面地匆忙地做决定，它需要慢慢地工作。”灵魂说。

我问：“诸神到底遭受着什么苦难啊？”

“好吧，”我的灵魂回答说，“当你带走苦难，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受过苦了。”

“正是这样啊，”我大声说道，“他们已经把人类折磨得够了。现在他们应该尝尝这种滋味。”

灵魂回答说：“但是如果磨难也会抵达你那里呢？那你又有什么收获呢？你不能把一切苦难留给诸神，否则他们就会把你拖进他们的苦难之中。毕竟，他们拥有这样做的神力。肯定的是，我必须承认，人类的心智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于神祇之所能。”

我对此回应说：“我认识到诸神的磨难波及我，所以我也认识

到，我必须屈服于诸神。但他们欲求什么呢？”

“他们要的是服从。”灵魂答道。

“那就只好这样了，”我说，“我畏惧他们的欲望，我要尽我所能。我绝不会把应该留给诸神的所有苦难夺回来，加诸到我自己身上。即便是基督也不会从他的追随者那里取走苦难，而是去添加苦难。我自己保留这样的前提。诸神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相应地管理他们的欲望，不再有任何无条件的服从，因为人已不再愿意做诸神的奴隶了。在诸神面前，人已具有了尊严，是诸神不得不依靠的臂膀。人不再可能在诸神前屈服了。因此，要让他们的愿望被听到，相互比照来完成剩下的，好让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部分。”

灵魂说：“诸神想要你为他们着想，去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感叹道，“当然这是神想要的。但是诸神也给予了我想要的吗？我想要我劳动的成果。诸神为我做了什么呢？他们希望他们的目标得以实现，但我的怎么办？”

这激怒了我的灵魂：“你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如此叛逆，目中无人。你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诸神是很强大的。”

“我知道，”我说，“但不再有任何无条件的服从了。他们何时能够为我付出他们的气力呢？他们也希望我把我的气力用在他们想要的地方。他们用什么来支付？以他们被折磨为代价吗？人类已经苦不堪言，诸神却仍毫不知足。在他们对新的苦难的制定中，仍然贪得无厌。他们允许人类被如此蒙蔽，以至于相信不再有诸神，而仅仅只有一个神，他是位慈爱的父亲。所以今天，那些与诸神抗争之人，甚至被认为是疯子。因此，他们准备这个让人耻辱的东西，给予那些认识了他们的人。他们对权力的贪婪毫无边际，因为要让人盲目并非易事。他们甚至会使他们的奴隶堕落。”

“你不想服从于诸神吗？”我的灵魂叫嚷道，感到万分惊讶。

我说：“我认为他们已经存在得太久了，早就足够了。诸神是贪得无厌的，因为他们已经收受了太多的祭品，蒙蔽人性的祭坛还流着

鲜血。但是物以稀为贵，丰盈却无法满足，但愿他们从人类这里学到稀有的价值。谁为我做一些事情呢？这才是我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否则，我绝不会做诸神让我做的。询问一下诸神，他们如何看待我的建议。”

然后，我的灵魂一分为二。作为一只鸟，她猛扑向天界的诸神，而作为一条蛇，她爬入魔界的诸神。此后不久，她满怀困扰回来：“诸神都愤怒了，你居然不愿遵从他们。”

“这不会给我带来多少困扰，”我回答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抚诸神，但愿他们能同样地对待。告诉他们，我可以等待。我绝不会听任于任何人。诸神可以订出款项作为回报。你可以走了，我明天会再召唤你，好让你告诉我诸神所做的决定。”

当我的灵魂离开时，我看到她非常震惊、忧心忡忡，因为她属于诸神和魔鬼，而且总是试图将我转变为他们，因为我的人性想要说服我，我属于整个家族，而且必须服务于它。当我入睡后，我的灵魂再度前来，在一个梦中，狡猾地将我画作一个带角的魔鬼，以此来恐吓我，让我害怕自己。第二天晚上，我召唤出我的灵魂，对她说：“你的把戏被识破了，这没有丝毫用处。你不要吓唬我了。现在，说吧，把你的消息告诉我！”

她说：“诸神放弃了。你已经打破了法律的强制性。所以我把你画作魔鬼，因为他是在诸神之中，唯一不想被强制低头的，他反叛永恒的法律。对此，也要多亏他的行径，才有了免责条款。这样，人才可以不必去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方面，魔鬼是有帮助的。但是在没有征得诸神的意见之前，它不应该发生。这个回路是必要的，否则你会深受他们的法律之害，除非你是魔鬼。”

这时，灵魂靠近我的耳朵，低声说：“诸神甚至高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经常视而不见。基本上，他们都很清楚，如果没有打破永恒规律的例外的话，对生命来说是不好的。因此他们容忍魔鬼。”

然后，她高声叫道：“诸神宽恕了你，而且接受了你的祭品！”

所以魔鬼帮助我从束缚的混杂中清洗出我自己。片面性的痛苦刺穿了我的心房，存在之伤被撕开了，一直烧灼着我。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中午，我在我的花园里散步。当我走到几棵大树的树荫中的时候，我见到腓利门在芳草中漫步。当我试图接近他时，一个蓝色的阴影从对面走了过来。当腓利门看到他时，说道，“我在花园里找你，敬爱的人。世间的罪恶已经授予你的面容以美貌。世间的苦难已经让你的形体挺直。你是一位真正的国王。你的深红就是鲜血，你的貂毛是从冰封的两极采来的雪花。你的王冠是太阳的天体，你将其庄严地戴在头上。欢迎来到花园，我的主人，我敬爱的人，我的兄弟！”

阴影回答说：“哦！西蒙（Simon Magus是个魔法师。《使徒行传》中，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希望从彼得和保罗那里购买传播圣灵的能力[荣格把这段描述看作是滑稽的模仿]。他被告知，一直要与一个女人一起旅行，他是在提尔[Tyre]的妓院中找到这个女人的，她是特洛伊的海伦转世），或无论你叫什么，你在我的花园中，还是我在你的花园中呢？”

腓利门说：“在我的花园里，你是主人，海伦娜（Helena），不管你给她取怎样的名字，而我，是你的仆人。你能带我们找到暂时栖身之所。西蒙和海伦娜已经成为腓利门和波特（Bauds），因此，我们现在成了招待诸神的主人。我们认为殷勤款待那可怕的蠕虫是应该的，而且因为你自告奋勇，我们把你带了进来。环绕着你的正是我们的花园。”（在《回忆录》中，荣格评论到：“在这样的梦中，闲逛的人经常遇到一位老人，伴着他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子，这些夫妇的例子可以在许多神话故事中找到。因此，根据诺斯替教的传统，西蒙也是与一位年轻的女子一道。克林索尔[Klingsor]与昆德瑞[Kundry]、老子和舞女同样属于这一类别。”）

阴影回答说：“这不是我的花园？这难道不是我自己的精神天堂吗？”

腓利门说：“在这里，在这人类的俗世，你是主人。人类已经改



变了。他们不再是诸神的奴隶，不再是诸神的欺诈者，不再以你的名字哀悼了，但是他们认为殷勤款待诸神是应该的。可怕的蠕虫来到你的面前，你把它认作你的兄弟，达到了你所具有的神的本性的程度，而且作为你的父亲，也达到了具有人的本性的程度。你把他摒弃了，当他在沙漠中给你机智的忠告时，你带走了忠告，却让蠕虫退去。他带我们发现了一个地方。但他所在之处，你也将在。（《黑书》第6册第86页继续写道：因为他是你不朽的兄弟。）当我是西蒙的时候，我试图用魔法躲开他，所以我躲过了你。现在，我在我的花园中给了蠕虫一个地方，你跟着我走。”

阴影说：“我是因为你的把戏才掉下来的吗？你悄然地把我抓住了？欺骗和谎言难道不一直都是你的方式吗？”

腓利门说：“主人，敬爱的人啊，要认识到你的本性也来自大蛇。（荣格在《艾翁》中将蛇作为基督的一个寓言。）你难道不是像蛇那般盘在树上？你难道不是把自己的身体搁置一旁，如同蛇褪下它的皮吗？你没有用过愈合的艺术，就像蛇那样？你在你攀登之前不是要先下到地狱？你没有看到你的兄弟被关在那万丈深渊之中吗？”

阴影说：“你讲的是真话，但即便如此，你知道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吗？”

“这我不知道，”腓利门回答，“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不论谁是招待蠕虫的主人，他都需要他的兄弟。那你给我带来什么了，我的佳客？哀歌和憎恶的蠕虫的礼物。你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阴影说：“我给你带来了苦难之美，这就是蠕虫去做客的那位主人所需要的东西。”

Appendix

附录

年龄

男性

生活方式的对抗转化

去迫使这个意象得到表述，这是颇为困难的。然而，它是如此的具有讽刺意味，以至于它应当被讲述。它不同于早先的经验，因为后者与其说是经验性的，不如说是被见证的。对于这个问题，所有的图像我都用了这个标题——“神秘的戏剧”，这些图像更有寓言性而非表达实际的经验。但它们又肯定不是作为寓言而存在，它们并没有有意地以含蓄的甚至梦幻般的术语，去勉强描绘这些经验。相反，它们作为幻象出现。直到我之后再次加工它们，我才越来越认识到它们绝不可以与在其他章节中所描绘的经验相比。这些意象显然是拟人化的无意识思想之写照。那是根据想象的方式得出的。它们还比其他经验呼唤出了更多的思考和解释，为此我不可带着沉思去加以评判，因为它们是十分简单的经验。这“神秘剧”的意象另一方面拟人化了与思维和智力理解接近的原则，而且它们的寓言方式，相应地也邀请了这样一种解释的企图。

这种行动，是以黑暗的大地的深处，显然，也是以在意识闪光的空间的延伸部分或者幻象的精神领域下，以及内心深处的寓言这种代表为背景的。潜入到这样一种深度，则对应着要对从外部事物的精神注视上加以转移以及在内心黑暗深处加以集中。凝视着黑暗，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先前的黑暗背景得以生动化。由于对黑暗的凝视的发生是与意识期望无关的，所以毫不生动的精神背景就有了让其内容得以显现、不被意识假设所干扰的机会。

前面的经验表明，强大的精神活动是在场的，而且意识是把握不住它的。两个轮廓——年老的圣人和年轻的少女——步入幻象的视

野，出乎意识的期料，而是具有意识所依赖的神话心灵的特征。这种轮廓是一种永远留在人类心灵中的意象。这位老人代表了一种心灵的原则，它可以被称为逻各斯，而少女代表一种非心灵的情感原则，它可以被称为爱洛斯。逻各斯的后代是努斯、智慧，这已经废除了情感、预感以及感受的混合。相比之下，逻各斯蕴含着这种混合。但它并不是这样的混合之产物，否则它将是一种较低的动物性的精神活动。但它统治着交融，以便使灵魂的四个基本活动变成从属于它的原则。它是意味着理解、洞察力、远见、立法和智慧形式的一种独立的原则。因此，一个年老先知的轮廓是比较适合这个原则的寓言，因为先知的心灵在它自身中团结起所有这些品质。相比之下，爱洛斯是包含了所有灵魂基本活动的混合物的一种原则，这正好与它统治它们一样地多，虽然它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它并不是“形式-给予”，而是“形式-实现”。它是将灌入容器的酒，它不是溪流的方向与河床，而是流在其中的迅疾之水。爱洛斯是欲望、渴望、力量、愉快、喜悦、痛苦。当逻各斯作为整顿和坚持不变时，爱洛斯则是解散和流动不息。它们是两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形成一对矛盾的对子，每一个都需要另一对立方。

古老的先知表达着坚持不懈，但年轻的少女显示出运动不息。他们的非人格化的实质是由这样的事实表达的，那就是他们是属于普遍人类历史的人物，他们不属于一个人，而是自远古时代以来俗世凡人的心灵内涵。每个人都有他们，因此这些人物在思想家和诗人的著作中重现。

这种原始意象有一种秘密的力量，就是它在灵魂中的运作丝毫不少于人类的理性。只要它出现，就会挑起与神秘的、早已不复存在的和带着不祥预感的沉重联系在一起的一些东西。它是一阵强烈的声音，它的震动回响在人们的胸膛，这些原初的意象居住在每个人那里，如同它是人类的资产。这种秘密的力量就像是咒语、魔法，而且导致与诱惑力一样多的提升。它是原初意象的特征，在全是人类的地

方，人被它所抓住。一种力量抓住了它，仿佛熙熙攘攘的人群正按压着它。而这发生了，甚至于个人的理解和感觉跳了起来，对抗它。个体对抗他里面的所有人的声音的这种能力是什么呢？他出神、着魔和消耗着。没有什么让这种影响比蛇更清晰。它标志着一切危险与一切坏事、夜间和怪异的一切事物，依附于逻各斯以及爱洛斯如此长的时间，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无意识心灵的黑暗的不可辨识的原则。

房子代表着固定住所，这表明，逻各斯和爱洛斯在我们里面永久居住着。

莎乐美是以利亚的女儿，从而表达了继承的顺序。先知是她的生产者，她源于他。她被作为一个女儿分配给他，这样的事实表示爱洛斯对逻各斯的依附。虽然这种关系是非常常见的，如同由这种原初意象的恒久所显示的，它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况，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因为如果这些是两种对立的原则的话，其中一种是不可能从另一种那里出现，从而依靠于它的。因此，莎乐美显然不（完全）是爱洛斯的化身，而是相同人物的变体（这个假设后来经证实）。就爱洛斯而言，她实际上是一种不恰当的寓言，虽然这也是源于她是盲目的这样的事实。爱洛斯并不是盲目的，因为就如同逻各斯所做的，他调节灵魂的所有基本活动。这种盲目性表现了她不完备和必备品质的缺乏。由于她的缺点，她依赖她的父亲。

这堵闪耀光彩的看不清的大厅墙壁延伸到一些无法识别的东西那里，也许是可以唤醒好奇心和吸引注意力的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方式下，创造性的参与甚至更深地被编织到意象里，在这样一种黑暗的背景下使得更为磅礴的活力的产生变得可能。这种被加强的关注上升为一种对象的意象，它对所有的意图和目的都表示了专注，即是一种意象的结晶，这已经被用于产生自古以来的这种幻象。这些轮廓，首先对旁观者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躺在更深处（如在血的幻象中），而且这种感知需要水晶般的援助。然而，正如人们所说的，这仅仅表示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创造性注意的集中度而

已。

像先知的人物，其自身是明确的和完整的，比盲目的莎乐美这种意想不到的形式焕发出更多的好奇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有这样的期望，即发展的过程将首先是去讲关于爱洛斯的问题。因此，夏娃的意象首先出现，连同这树和蛇的意象。由于业已囊括在莎乐美的轮廓之中，这就显然是关于引诱的。引诱造成进一步朝向爱洛斯那边的移动。反过来，这预示着许多危险的可能性，对于这点来说，奥德修斯的流浪则是合适的意象。这种意象激发并招致了冒险精神，就好像一扇门打开了，朝向摆脱黑暗的监禁处和深渊的目光的一次新机会，因为在其中它本来被牢牢地握住了。因此，幻象对着阳光明媚的花园，其红色盛开的树木代表情欲的发展，而且它的井代表稳定的源泉。井中的冷水，并不使人陶醉，象征着逻各斯（所以莎乐美之后还谈到了先知的“深井”）。这表明，爱洛斯的发展也意味着知识的源泉。而讲述完这个，以利亚开始说话了。

无疑在这种情况下，逻各斯要更高一筹，因为以利亚说，他和他的女儿一直是一体的。然而，逻各斯和爱洛斯并不是一体，而是两个。虽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逻各斯使得爱洛斯被蒙蔽、征服。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有必要去把爱洛斯从逻各斯的掌控中解放出来，以便使前者再度恢复视力。于是，莎乐美转向我，因为爱洛斯需要帮助，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似乎已经能够注视这一意象。这个男人的灵魂更倾向于逻各斯，而非爱洛斯，后者更具有女人实质的特征标志。通过逻各斯对爱洛斯的征服，解释的不仅仅是爱洛斯的盲目性，也具有某种程度上奇怪的事实，也就是说爱洛斯是由不那么让人愉快的莎乐美的轮廓来代表的。莎乐美为坏品质的符号，她回忆起的不仅有圣洁者的杀戮，而且有与父亲乱伦的满足。

一个原则始终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这种尊严从它那儿获取，它就会贬值，而且之后会呈现出一种败坏的形式。我们知道，通过退行，从发育中被剥夺掉的精神活动与良好的品质就会衰落，从而

变成恶习。或者说，公开或秘密的恶习代替了一种良好形成的活动，并产生了与它自身人格的不统一，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痛苦或者一种真正的疾病。只有一条路仍然对想从这种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人开放：他必须接受他灵魂中被压抑的部分，他必须爱他的自卑感，甚至于他的恶习，以使堕落的東西能够恢复发展。

无论逻各斯统治着什么地方，那里都有秩序，但太过持久了。天堂的寓言在于，在那里没有斗争，因此也没有适合于这里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被压抑的活动会衰退，其价值就丢失了。这是圣洁者的谋杀，如希律王，由于他自己的弱点，逻各斯不能再保护圣洁者了，因为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紧紧抓住自己，这样就诱发了爱洛斯的衰落。对执政的原则，只有违抗裁定的规则才会直接通往欠发展的持久存在这类情况。天堂的故事重演着，蛇以它的方式缠在树上，因为亚当应该受到诱惑。

每一个引入欠发展的发展，都是发展的能力。当发展毋庸置疑代表了最高价值时，在其欠发展的状况下，它几乎一文不值。人们必须放弃这种价值，或至少表面上放弃它，以便能够处理欠发展。但是，这个看台，与未发展的鲜明地对照着，这也许代表了我們最高的成就。因此，对欠发展的接受像是一种罪，如同错误的脚步，退化变性，沦落到更深层。虽然如此，在实际情况下，在以我们存在的另一面为代价的情况下，我们对衰变无能为力，所以它是比留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下更让人满意的行动。

行动的场景是与第一个意象相同的地方。火山口的隐喻加强了抵达地球内部深处的大空洞的印象，这个深度是不活跃的，但猛烈地释放出各种物质。

因为爱洛斯首先提出最严肃的问题，所以莎乐美进入到这个场景，盲目地朝左方摸索着她的去路。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在这样的幻象的意象中也是很重要的。左方是不吉利的一边。这表明，爱

洛斯往往不朝向右方——意识、自觉的意志与选择的那边，而是朝着心的那边，较少受制于我们的意志。这朝左的活动被以下事实所强调，即蛇在同一方向上移动。蛇代表着神奇的力量，这也出现在动物的冲动在我们那里被不知不觉地唤起的时候。他们承受得起爱洛斯的活动，这给我们以神奇的强烈的感受。神奇的效用经由动物本性的黑暗的本能冲力，成为我们的思想和感情的魔法和衬料。

向左移动很是盲目的，那就是没有目的和意图的象征。因此它需要指导，不是通过自觉的意图，而是通过逻各斯的帮助。以利亚叫莎乐美回来。她的盲目会导致灾难，因此她需要得到疗愈。要更为仔细地去审视，这至少部分地使得对她不利的偏见作废了。她看似无辜，也许她不好的品质应归咎于她的盲目。

由于能把莎乐美召唤回来，逻各斯宣称他的力量超越了爱洛斯。蛇也服从于逻各斯。它依赖逻各斯和爱洛斯，以便去强调这个意象的力量和意义。这种爱洛斯和逻各斯联合的神奇而强大的图景有一个自然的后果，那就是强烈地感受到自我的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这在一种孩子气的感觉中得到了表达。

看起来似乎向左活动并没有逻各斯的干预，跟随盲目的爱洛斯，那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被有效地禁止了的。从逻各斯的角度来看，盲目跟随的活动是一种罪，因为它是片面的，而且违反了人必须永远努力争取的最高程度的意识这条法则。那就是他的人性。其他的则是他与动物所共有的。耶稣也说：“如果你清楚你在做什么，你是有福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则是受了诅咒的。”向左移动是有可能的，它只允许一种意识，那就是看到它存在的意图。对这样一种意图的制定没有逻各斯的干预也是不可能的。

对发展这样一个概念所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意识到活动的目标或意图。因此，以利亚询问关于自我的意图。然后它又必须承认其盲目性，也就是说，它关于意图的无知。唯一可辨认的东西就是一种渴望、一个心愿，想要解开第一个意象所造成的搅乱。



这种意识化在莎乐美心中激发出了一种朦胧的幸福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意识意味着洞察，也就是说，对她的盲目的疗愈。因此，朝向爱洛斯的复原的一步已经迈出了。

起初，自我仍然在劣势的位置上，因为它的无知阻止它进一步调查问题的新阶段。它也不会知道要去哪个方向，因为它从来没有把它的眼光投向其心灵底层，所以已经看到的只是眼睛所遇见的那些，并仅仅把意识的力量与意识的世界认作有效的力量，有意无意地否认其内在的冲力。面对它自身的深度，这样的自我只能感到尴尬。它对意识的上层世界的信念是如此地坚定，以至于进入到自性的深处竟像是种罪恶、对意识理想的一种背叛。

但因为它解开搅乱的欲望远大于它对自己低劣的厌恶，所以自我委任它自己为逻各斯的向导。进入视野中的东西没有任何能够回到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甚至显而易见的是，更多的纵深必定开启，更远的步伐还要迈出。这反过来通过期待关心的极度专注，在水晶的帮助下发生了。出现在水晶中的第一个意象是带着孩子的上帝的母亲。

这种意象显然和第一个意象中夏娃的幻象是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对立的。正如夏娃代表肉体的诱惑和肉身的孕产，上帝的母亲代表着肉体的贞节和精神的孕产。第一个方向将是爱洛斯朝向肉体的活动，而后者是朝向精神的活动。夏娃表示爱洛斯肉体的一面，与之相反，玛利亚表示爱洛斯精神的一面。只要自我仅仅只是看到夏娃，那么它就是盲目的。然而，意识的焕发为爱洛斯提供了精神视野。在第一种情况下，自我成了冒险旅程中的奥德赛，这旅程当然也包括随着年月而老去、最终回到如母亲般的女人——妻子珀涅罗珀的身边。

在后一种情况下，自我被描绘为彼得、教会奠基后被选择的岩石。作为加强约束力和松茸扶壁的象征，这一关键和这个想法，将人们导向教皇的形象，那是上帝在地上的带着三重冠的总督。

毫无疑问，自我参与到这次朝向心灵神力的活动中，就足以证明这种活动的片面性。夏娃的幻象致人误入歧途，导向奥德赛、喀耳刻

和卡吕普索式的冒险。上帝母亲的幻象，在另一面，把欲望从肉体转开，走向卑微的精神崇拜。爱洛斯在肉体中被谬误所奴役，但在精神上，却又升到肉身和肉身之谬的低劣性之上。因此，它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变成精神的，在爱的名义下，超越于肉身的力量，并因此使得精神力量摆脱了爱的衣钵，虽然前者认为，它热爱着精神，实际上，它却控制着肉身。而且它越是强大，就越是热爱精神。而如果它对精神爱得越少，那肉体的权力也就变得越大。因为它超越于肉体的力量，于是，这种精神之爱在精神的幌子，就变成了一种俗世肉欲的能量和冲动。

基督通过承受起自己的苦难而征服了这个世界，但佛陀通过同时处置乐欲与苦难而征服了世间的乐欲与苦难。他也因此进入到了非存在之中，从那里出发是没有回头之路的一种状态。佛陀是一种更高的精神力量，这不会通过控制肉体而衍生出快感，因为他已经完全超越快乐和痛苦。激情，在基督那里，它仍然需要做出这么多的努力来征服，而且还需要继续施予不间断的、甚至更大程度的努力。然而，这种激情已经远离了佛陀，仅仅作为熊熊大火包围着他。他既不受影响，也无法碰触。

但是，如果生命的自我在接近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它的激情可能会离开它，但是它却不会死去。那我们不是我们的激情吗？而且当激情远离自我，我们的热情又会发生什么呢？自我是意识，它目光短浅，只关注眼前。它从来没有看到激情的背后是些什么。但是，那恰恰是激情得以克服之后还要去重新组合的地方。不由理性的眼睛所指导，不由人性所减轻，大火就变成了破坏性的、嗜血的卡莉，她从内部吞噬了人的生命，就如同她的祭祀仪式上的咒文，她说：“拜倒在你面前，啊，卡莉，你这三眼的可怖女神啊，你的脖子上挂着用人类头骨制成的项链。你与鲜血一样荣耀！”当然，莎乐美必然因这种结局而感到绝望，这种结局很可能把爱洛斯变成精神，因为爱洛斯不能没有肉身而继续存在。在抵御肉身的低劣时，自我抗拒着女性的灵

魂，这样的灵魂代表了极力压制意识，以便来对抗心灵的一切事物。因此，这条道路也导致它走向相反的一面。因此，自我将从体现其冲突的高高在上的人物那里再度返回。

逻各斯和爱洛斯合而为一，如同他们已经化解了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冲突。他们似乎知道解决的方案。向左的活动这个意象始于爱洛斯，而现在则是由逻各斯起头。他开始向左移动，用明亮的双眼来治愈一开始的盲目。起初，这个活动导致更大的黑暗，然后这被微红的光芒所照亮。红色指向爱洛斯。虽然它并没有散发出明亮的光线，但至少爱洛斯提供了一次认识某些事物的机会。这也许是通过诱导出一种情况，以便在其中的人们能认识到一些事物，这样就使得逻各斯来协助他。

以利亚靠在大理石狮子上。这狮子作为皇家动物，象征着力量。石头暗示着不可动摇的坚实，从而表现了逻各斯的力量和牢固。认识再次开始，尽管现在是开始于更大的深渊之中，但其四周已经重建。在这里，自我经验到了它的渺小，甚至更甚，以至于觉得已从它所了解的世界移走，移得更远，在那个世界里，它本可以意识到它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这些新的环境中，它无法记起它自身的任何价值和含义。所以，受到这么多的异于它的东西所压迫，它显然不堪重负，这完全规避了它自身的决定权。以利亚承担起对意识发展的掌控。

随着水晶般的幻象所做出的展示，应该传达给意识的那种观念就是精神力量，当然还有自我想要冒充先知。但这种观念遇到这样一种阻力，那就是它不能坚持自身来对抗意识。因此，它仍然留在幕后。但是因为自我不能盲目地跟随爱洛斯，它至少要求以这种精神力量来换取对这种损失的弥补，所以在人类生活中的观察总是如此常见！这样一种巨大的损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如同爱洛斯的损耗，把人至少推向了能力领域的探寻。这就在这样一种怪异的、狡猾的方式下发生了，因为自我很大程度上无法注意到这是一种诡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我如同项规则，而不能享有它的权力，因为它并没有占有权

力，而是受到魔鬼的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自我而言，它本来可以很容易掌握这样的事实，即以利亚自己强加上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并声称这个人物轮廓在它那里是作为一种珍贵的人格。但是意识已经抢先阻止了这种欺骗。

这位活生生的人物外观不应带着个人性，即使一个人显然是倾向于为他们来承担起责任的。在现实中，这些人物或多或少是属于我们的人格的，对于它，就像手足一般。手足的存在本身并不是人格的特征。如果关于它有任何东西是具有特征的，那也只不过是它的个体特征。因此，老人和姑娘的自我特征就被称作以利亚和莎乐美了，他们可能也会被称为西蒙·马格斯和海伦娜。然而，重要的则是他们都是《圣经》中的人物。正如后来所证明的，那是属于此刻的精神牵绊的独特性之一。

对精神能力的诱人思想之认识转变为再度站在最显著的位置之上，又再一次以一种新的形式呈现了爱洛斯的问题：夏娃所代表的可能性与玛利亚所代表的可能性，二者均被排除出去了。因此，第三种可能性保留了下来，即亲子关系，这避免了肉体和精神的两种极端，以利亚作为父亲，莎乐美作为妹妹，自我是儿子和哥哥。这种解决办法对应着上帝儿童时代的基督教观念。莎乐美在如同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落入圈套的情况下，玛利亚扮演着仍旧缺席的母亲，她在自我身上也有着对应的效果。而关于基督教的解决方案，有一种无懈可击的净化之物，因为它看来是完全可能的。在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孩子，上了年纪后，它甚至是唯一仍旧具有活力的东西。人们随时可以获得孩子式的援助，因为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精神饱满，又忠贞不贰。一切事物，即便是最为不祥的，也可以通过重新转变而成为孩子般的童稚，以此变得无害。毕竟，我们这样做往往在日常生活中就足够了。通过把它引回到童稚，我们甚至能够驯服激情，而且激情的火焰可能在充满孩子气的哀痛中更频繁地被一次次熄灭。因此，有许多景象，对于这些景象来说，孩子气可能看似一种令人满意的补救

办法，尤其是基督教教育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数以百计的圣歌与赞美诗中就给我们锤炼进了童年时期的看法。

玛利亚就是他们的母亲，莎乐美的这种说法因此必定以更为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因为这可以用发育来防止孩子气的解决方案，它会立即引发另一种想法：如果玛利亚是母亲，那么不可避免地就是，我必定是基督。孩子气的解决方案将消除所有的保留态度：莎乐美将不再构成威胁，因为她只是个小妹妹罢了。以利亚将是关爱的父亲，他的智慧和预见会让自我离开它自己那带有孩子气的信赖策略。

但是，这是由童年时期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而构成的颇具遗憾的障碍，每个孩子都希望成长。作为一个孩子，牵涉到燃烧的欲望、对成年的渴望。如果我们倒退，变回到为爱洛斯的危险而恐慌的孩子，孩子就会朝着精神能力去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害怕精神的险恶而逃进童年，就会落回到对爱洛斯力量的霸占上。

童年的精神状况构成一种过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它坚持这样的理由，就是爱洛斯展现给自我的那种成为孩子的不可能性。有人可能会认为，放弃童年的状态并没有你所讲的那么可怕吧。但是，只有那些无法领会这种放弃的后果之人才会倾向于这样认为。这并不是无法追忆的基督教观点和宗教潜力的损失，他们确保——完全轻易地就承担起这种损失，但或多或少地，被宣布放弃的东西关系到更深远的看法，而且这远远超越了基督教的观点，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经过考验的在可靠方向上的个人生活和思维过程。即使人们很早以前就放弃了基督教的宗教实践，早已不再为这种损失而懊悔不息，人们也会继续直觉地去行事，如同原来的观念在法律上仍旧存在着。有人不会考虑到，被放弃的世界观需要以新的世界观去代替，特别是他没有看清楚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放弃基督教的观点腐蚀了当今的道德。放弃童年意味着在情感上或习惯上，不再有对至今为止仍有效的道德观的依赖。这种依赖不复存在了，迄今仍有效的观点已经从基督教世界观的精神中上升了。

尽管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去思考我们对爱洛斯的态度，比如，继续保持旧的基督教观点。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可能平静地去等待，而丝毫不带一点质询和怀疑了，否则，我们将继续停留在童年的状态中。如果我们只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观点，从根深蒂固中解放出来，这也仅仅是智力上的，我们更深层次的感受仍将继续走在老路上。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个是如何安置在他们那里的，总觉得与他们自己格格不入。但后面的几代人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然而，那些注意到这点的人们将会带着恐慌去了解，去宣布对复辟的童年的放弃将他们排除出了我们当前的时代，他们不再能够遵循任何的传统方法了。他们进入到未知的领域中，这一领域既没有路途，也没有边界。他们没有任何的方向，因为他们抛弃了所有既定方位。然而，这种认识却只有很少的人会顿悟到，因为绝大多数人找到了权宜之计，并通过愚昧来让他们的精神状况依旧能够泰然自若。但是，之后，这种不紧不慢的方法并不适合于每一个人。有些人宁愿放弃他们自己而陷入到绝望之中，也不会去坚持完全不同于其惯常路径的世界观。他们宁愿冒险进入一片黑暗的、漫无人迹的土地上，冒着灭亡的风险，即使这会激起他们的胆怯，他们也宁愿畏缩不变。

当莎乐美说玛利亚就是他们的母亲，这意味着自我就是基督，简单地说，这意味着自我已经离开了基督教的童年状态，而且占据了基督的位子。当然，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了，这就是臆想自我会越权，占据过多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它占据了一个决定性的劣势之位。此前，它已经具有了汇聚在一位强大人物背后的人群的一部分优势，但现在它已经把那个同孤独和失落的心境做了交换，让它成为了局外人，进入到如同基督所处的那种孤独的世界中，而丝毫没有那样伟大的人所具有的优秀属性。与世界所需的伟大格格不入，但是自我经验它那十分荒唐可笑的贫乏。这就解释了它对莎乐美所揭示的事物的恐惧。

无论是谁的步伐跨出了基督教见解的范畴，而且还跨得如此利落

的话，就会落入看似真实的深渊之中、一种最极度的孤独之中，而且缺乏隐瞒事实的任何方略。当然，有人想说服自己，说这还不算是最坏的。但它确是如此。抛弃是与最糟糕的事情有关的，这种糟糕的事情可能发生在人类的群集本能上，更不用说让人畏缩的任务了，带着这个任务，我们就承担起我们自己。毁灭是很容易的，但重建却是很困难的。

这样，意象以一种灰暗感结束，虽然如此，这与由大蛇包围的静静燃烧的高耸的火焰相对立。这种观点代表着奉献，由大蛇所代表的不可思议的冲动所伴随。这样，一种有效的对应物就是与令人不安的怀疑和恐惧感相对抗着，如同有人在说：“当然，你的自我是充满了不安和疑虑，但是不断奉献的火焰在你心中燃烧着，而且更为旺盛了，这样你命运的冲动会更为强大的。”

第二个意象的深远预感让自我陷入到疑惑的混乱中。因此，一种可以理解的欲望上升起来，超过了混乱模糊，抵达更为清澈之地，这在突出的山脊形象中得以表达出来。逻各斯看起来被引向了这条路。接下来会发生的，就是两种对立的意象了，它们被两只分别代表白天和黑夜的大蛇所表达。日光象征着善良，而黑暗代表的是邪恶。由于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们都以大蛇的轮廓呈现出来。因此，谎言隐藏了一种观念，就是随后会呈现的真正的重要性。无论是谁遇到一只黑色的大蛇，都会对它有着一个白色的头而感到惊讶的。颜色并不会消除恐惧，这里表明的是，也许那还同样危险，让人陶醉的能力存留在善中就如同在恶中一样。从本质上来讲，善良需要与邪恶相比较而言，本质上并不会因此就会少些险恶，它遵从这样的一种原则。在任何情况下，自我可能决定要尽可能少地去接近白色之蛇，如同是在接近那黑色的一般。即便自我相信它能够或必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把自己更多地托付给善而非恶，但它仍旧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但是自我是植根于折中的某个点上的，而且被固定在那里，并观看着这两个原则

之间的搏斗——在它自己里面。

自我仍然在这中间的位置上的事实，意味着邪恶的进步，这是因为对善投降绝对不会是毫无条件的，所以这就会削弱它，虚邪进而乘机入侵。这点在黑色的大蛇的攻击中得以表达。但是自我没有参与邪恶的事实，反过来构成了善的胜利。这点在黑色的大蛇长着一个白色的头中得以表达。

大蛇的消失表示善和恶的对立开始渐渐变得无效，也就是说，至少它已经失去了当前的意义。对于自我来说，这意味着从到目前为止的永恒不变的道德观念下的那种全然的赞成之中释放出来，被从对立的对子中解放出来的中间位置所取代。但是既不清晰，也不明确的观点却已由此而得以建立，从而使得上升一直持续着，直到抵达制高点，这样可能会允诺出一幅渴望已久的前景。



## 《黑书》第5册节选

1916年1月16日

上帝的力量是可怕的。

“你应该经历多过它的东西。你处于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已经顺利通过了。这是儿子具有统治权的时期，他被你称为‘蛙神’。第三个时期将会接着到来，这是分配与和谐之力的时期。”

我的灵魂，你去哪儿呢？你去转变为动物了吗？

我用下界来绑定上界。我捆绑了神与动物。在我里面的某些东西是属于动物的部分，另一些是属于神的部分，然后还有第三部分是人的。下界为蛇盘踞，人居中位，而上界则是神祇。蛇之上是菲勒斯，然后是地球，接着是月亮，最终是外层空间的阴冷和虚无。

上界到来的是鸽子或天体的灵魂，其中爱和远见合而为一，如同毒和精明在蛇那里合而为一。而城府则是魔鬼的理解，这总是能检测到一些更小的事物，并在你毫不怀疑的地方找到可疑的蛛丝马迹。

如果我没有通过下界和上界的合并来得以连接，我就会瓦解为三个部分：蛇，在它里面或者某种其他的动物形式中，我开始游走，恶魔般地住在大自然中，激发起恐惧和渴望；人的灵魂，永远活在你里面；天体的灵魂，也就是神祇的居所，它离你很远，而且你对其一无所知，它总是以鸟的形式出现。那样，这三个部分就是独立的。

在我之上屹立着天体的母亲，那就是菲勒斯。他的母亲是大地，其目标是成为天上的母亲。

天体之母是天体世界之女，其相应之物是地球。

天体之母是通过精神的太阳而得以照亮的，其相应之物则是月亮。就像月亮是通向死亡空间的十字路口一样，精神的太阳是通向完满的上面的世界——佩雷若玛的人行横道。月亮是神的空无之眼，就像太阳是神的完满之眼一样。你所见到的月亮，如同你所看到的太阳

那样，只是种象征。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是诸神。还有其他的神，他们的象征则是各种行星。

天体之母是诸神秩序中的一位魔神，一位天上世界的居民。

神祇既是吉利的也是不祥的，冷静而客观，是星辰的灵魂、感化的力量、灵魂的祖先和天上世界的统治者，既是空间上，也是力量上的统治者。他们既不危险也不友好，强大，但也卑微，是佩雷若玛和永恒空虚的净化，是恒久品质的轮貌。

他们的数目不可估量，而且导向至高无上的根本之物，它包含所有自身的品质，其本身又空无一物，无为却又无所不为，是人的完全消散、魂飞魄散，既是死亡也是永恒的生命。

人成其为人则是通过个体化原则。他为绝对的个体性而竭尽全力，这样，他就积聚起佩雷若玛不受限制的消散，使得佩雷若玛居于这样的一点上。这点包含了最大的张力，而且本身就是一颗耀眼的恒星，无限地微小，就像佩雷若玛无限地大那样。佩雷若玛越为积聚浓缩，个体的恒星就会越发强盛。四周由闪亮的星云所环绕，一颗天体正在酝酿之中，就像一个小型的太阳，喷发出焰火。“我是一颗星，伴你四处游荡。”太阳也是这样的恒星，这是一位神，也是灵魂的先祖。他时不时地闪闪发光，清晰可见，正如我刚才所形容的。他的光是湛蓝的，像一颗遥远的恒星。他远在太空外，寒冷、孤独，因为他是超越了死亡之物。为了实现个体性，我们需要承担众多的死亡。因为就像人类统治着地球一样，也有无数的星辰和神祇统治着天界。

可以肯定的是，这位神是幸免于人类生老病死之神。对于他，孤独若是天堂，他就迈入天堂，孤独若是地狱，他便潜入地狱。无论是谁，如若没有遵循个体化的原则，其终结之处就不会成为神，因为他不能忍受个体性。

围攻我们的死者就是那些没有履行个体化原则的灵魂，否则他们将成为遥远的恒星。由于我们没有去履行它，死者就对我们疾呼，然后围攻我们，而我们则无法逃避。

青蛙或蟾蜍之神，愚笨无知，却是基督教上帝与撒旦的结合体。他的本质如同火焰，他像爱洛斯，实际上却是一个神，而爱洛斯只不过是个恶魔。

这“唯一”之神，人们崇拜他，是由于他位于正中。

你应该只崇拜唯一的神，其他的神祇并不重要。亚布拉萨是可怕的。因此，当他从我这儿脱离出自身，就是一种解脱。你不必去找他，他会来找你，就像爱洛斯。他是宇宙之神，强大而可怕。他是创造性的冲动，他是形式也是形成物，就跟物质和力量差不多，因此，他高于一切光明与黑暗的众神。他拖走灵魂，把它们丢进生育的轮回之中。它具有创造力，也是被创造之物。他是几天、几月、几年、一辈子、一世纪，他在人类中、生灵中、天体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神灵。他强人所难，毫不留情。如果你崇拜他，可以将他的力量加诸自身，但你又难以承受。除去他只会招致可怕的麻烦。你远离他，越是自由，就越接近死亡，因为他是宇宙的生命。但他也是死亡。因此，你又再度变为他的牺牲品，不是在生命中，而是在垂死挣扎中。所以记住他吧，不要去崇拜他，但也不要奢望你可以逃离他，因为他总是环绕在你的四周，你必须在生命的旅途中被死亡拥抱。伸出双手，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贴在他的身上，那是多么可怕啊，根本无法忍受。

但是在你里面就有这“唯一”之神，他友善而又孤立，如星星那般，一动不动，他比父亲更为聪明老练，他有一只可靠的手，在可怕的亚布拉萨带来的黑暗和死亡的恐惧中引导着你。他能给人带来笑脸和祥和，因为他是超越死亡的，也是超越服从于变易之道的那些事物的。他没有亚布拉萨那里的仆人和朋友。他自身就是亚布拉萨，但不在你们那里，而是在他自己以及他那遥远的世界之中，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住在遥远领域的神，在他的时代、他的创造、他的民众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神。对于他们，他的力量就如同亚布拉萨那般强大。

你自己就是世界的创造者。

你有这“唯一”之神，而且你会成为在无以数计的诸神中的你的“唯一”之神。

作为一位神，你是你的世界中伟大的亚布拉萨。但作为一个人，你是这位神的心脏，对于他的世界来说就如同伟大的亚布拉萨，是让人畏惧的、强大的、疯狂的供体，强大到可以让生命之水枯竭，消散生命之树的精神，剥夺魔鬼的血液，带来死亡。

你是你那“唯一”的星辰之神受苦的心脏，就如同他的世界中的亚布拉萨。

你是你的神的心脏，对他渴望、爱慕，为他而活。你畏惧亚布拉萨，畏惧这个统治人类世界的亚布拉萨。你接受他强加在你身上的符咒，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生命的主人，无人能够逃脱他的手掌。如果你不接受，他就会把你折磨至死，而你的神的心脏会受苦，就如同基督的“唯一”之神在他死时所遭受的最沉重的苦难。

人类的痛苦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它的生命没有尽头。由于没有尽头，也就没人能看到结点。如果人类已经走到了尽头，也不可能有谁会看到这个结点，没有人会说人类有这样的结点。所以它本身没有尽头，但对于诸神而言却肯定有个结点。

基督的死并没有将苦难带离世间，但他的生命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如果个体活在他自己的生命，来对抗亚布拉萨的力量，他就让这“唯一”之神获得了满足，从而使得这“唯一”之神从这世间的苦难中把他自己交给他的爱洛斯使他陷入的东西之中。这“唯一”之神看到了地球，他寻求它的生育，而又忘记了世界已经给他的，在其中他就是亚布拉萨。于是，这“唯一”之神变成了人。因此反过来他把人提升到他的层面并且进入他，以使自己再度变得完整。

但亚布拉萨对人的释放，并不是简单地让人从他那里撤回来。没有人能从他那里抽身，而只能通过服从于他来达成。甚至基督也不得不屈服于亚布拉萨的力量，而且亚布拉萨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杀害了他。

只有通过活的生命，你才可以从它那儿释放出你自己。所以与它一起活着，直到它融入你。你也会变成亚布拉萨能力的牺牲品，成为他那可怕的欺骗的受害者。但是在相同的程度上，你里面的这位星辰之神会获得渴望与力量，欺骗之果和人的失望会落到他身上。痛苦和失望给亚布拉萨的世界填充上冷漠，你生命的温暖慢慢地沉入你的灵魂深处，在那里，你的“唯一”之神那遥远的蓝色星光闪烁着。

如果你由于畏惧而避开亚布拉萨的话，虽然摆脱了痛苦和失望，但你仍然被恐惧占据，那就是在无意识之外的爱，你执著于亚布拉萨，你那“唯一”之神无法获得火种。但通过痛苦和失望，你赎回自己，因为你的向往之后就从它自身的协定那里坠落，如同成熟的果实落下，由于重力的缘故，争取到达那个中点，星辰之神的蓝光会在那里升起。

所以，不要从亚布拉萨那里逃离开来，也不要寻求他。你感受到他的胁迫，却并不去反抗他，好让你得以生存下来，并且为此支付你的赎金。

亚布拉萨的工作是必须履行的，在你的世界里你自己便是亚布拉萨，并迫使你的造物去完成你的工作。在这里，在你作为造物屈服于亚布拉萨的地方，你必须学会完成你生命的使命。当你作为亚布拉萨时，你就会以此逼迫你的造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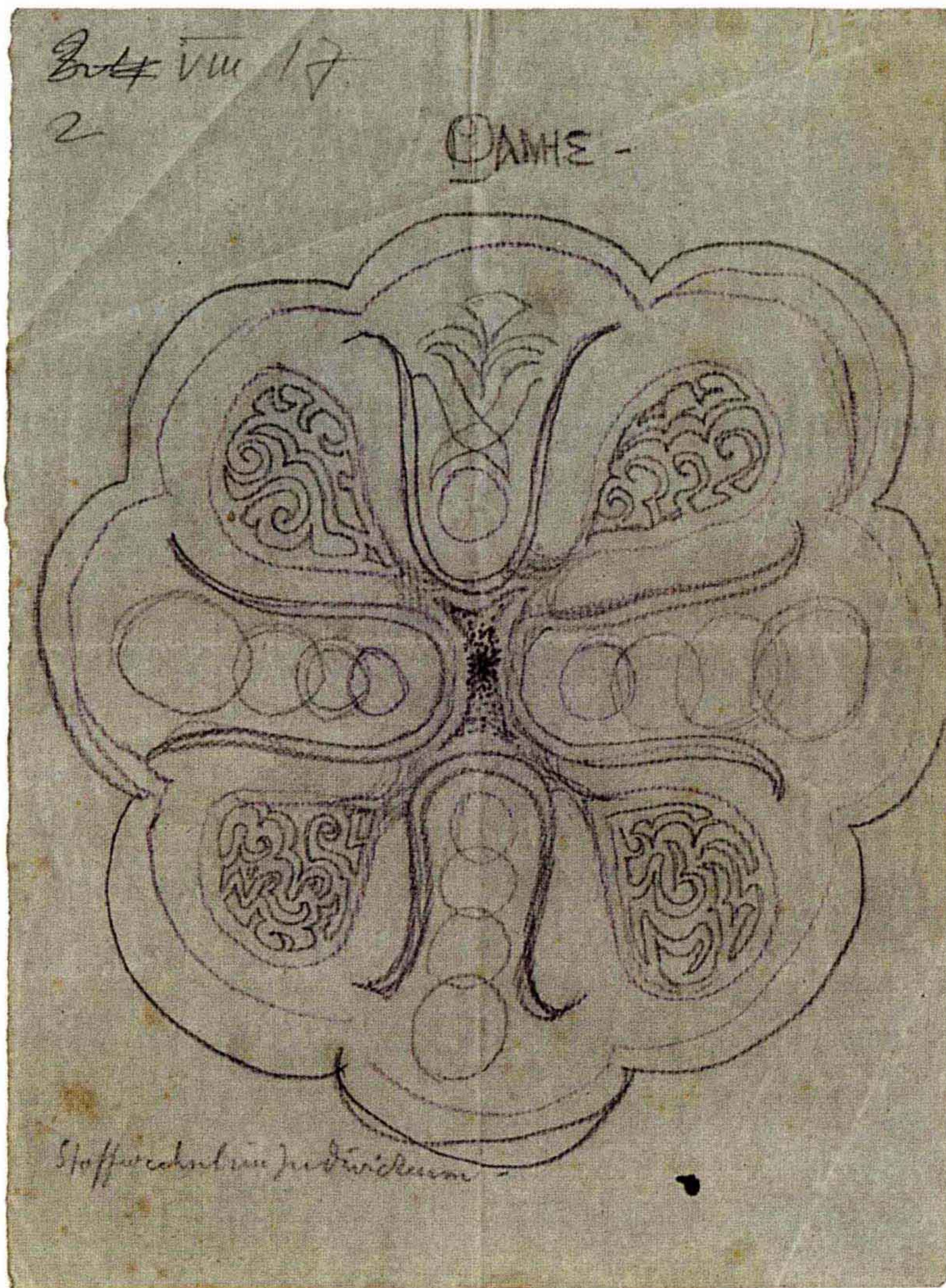
你问，为什么这一切是这样的呢？我理解，对你而言，它看似不可靠，还值得商榷。但世界就是这般不可靠。它是众神那永无休止的愚昧，你所知道的却是无尽智慧。当然，它也是一种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过，并因此也是最高尚的爱心和美德。

因此，好好地活，不要逃离亚布拉萨，让他迫使你，使你接受他的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要怕他，也不要爱他。在另一种意义上，要怕他，也要爱他。他是大地的生命，这样说就足够了。

你需要认识到神祇的多重性。你不能团结所有的东西，使其成为一个存在之物。你若不是那个与人的多重性一道的人，你就不是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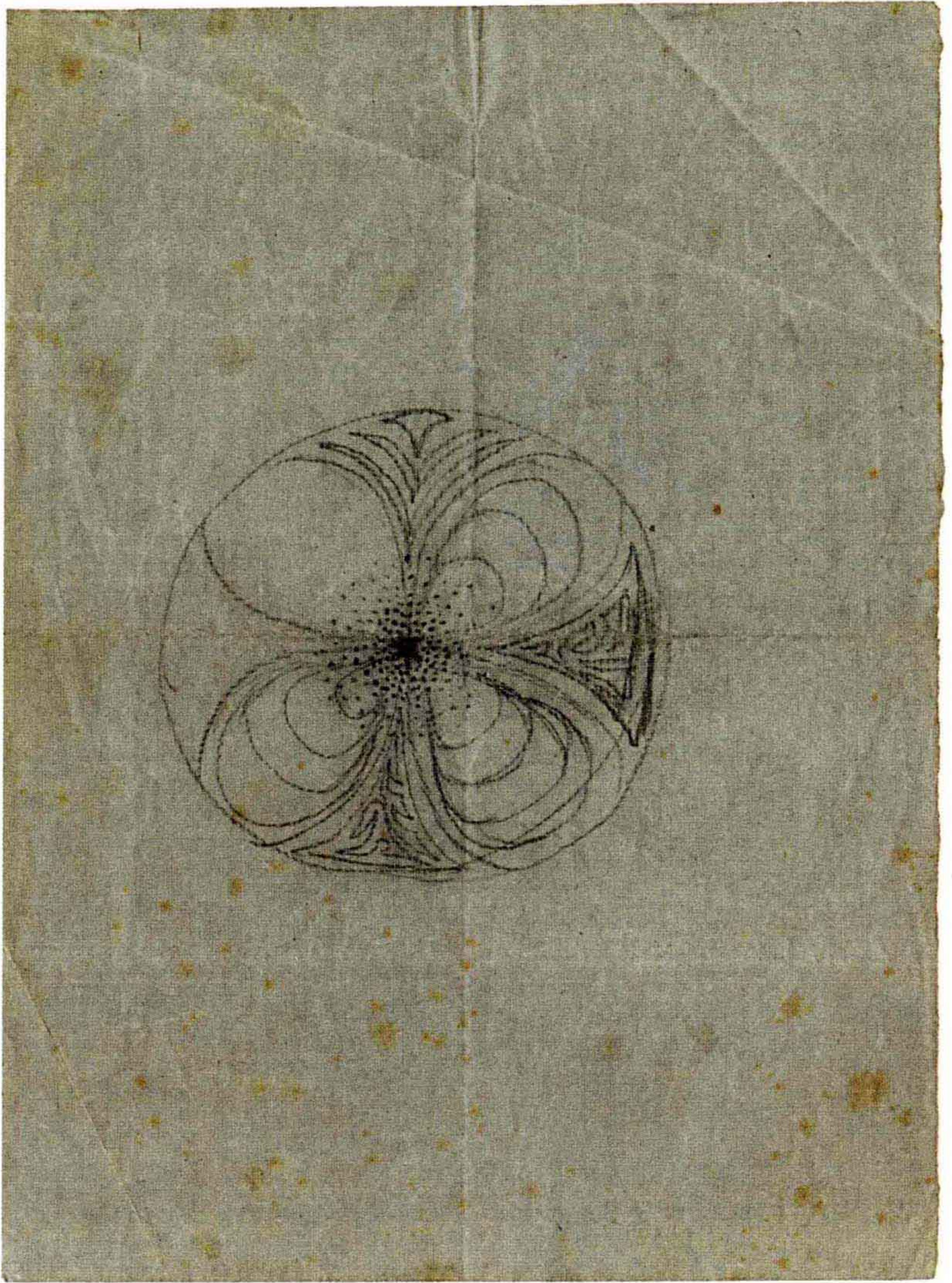
祇的多重性一道“唯一”之神。这“唯一”之神是善良的、可爱的、引导性的，具有疗愈功能。对于他，奉献出你全部的爱和崇拜都是值得的。你应该对他祈祷，应该成为追随他的那个人。他会靠近你，比你的灵魂靠得更近。

我，你的灵魂，是你的母亲、你的养育者，也是道德败坏者，温柔地、紧紧地环绕着你。我在为你准备好的东西里加入了毒物。我是你与亚布拉萨的仲裁者。我教授你艺术，保护你远离亚布拉萨的侵扰。我站在你和无所不包的亚布拉萨之间。我是你的身体、你的影子、你在这世上的效力、你在众神的世界的展现。我是你的光芒、你的呼吸、你的气味、你的三头六臂、你神奇的力量。如果你想与人活在一起，你应该呼唤我，但如果你想上升到人类世界之上，进入神圣的永恒的星辰的孤独中，你就该呼唤这位“唯一”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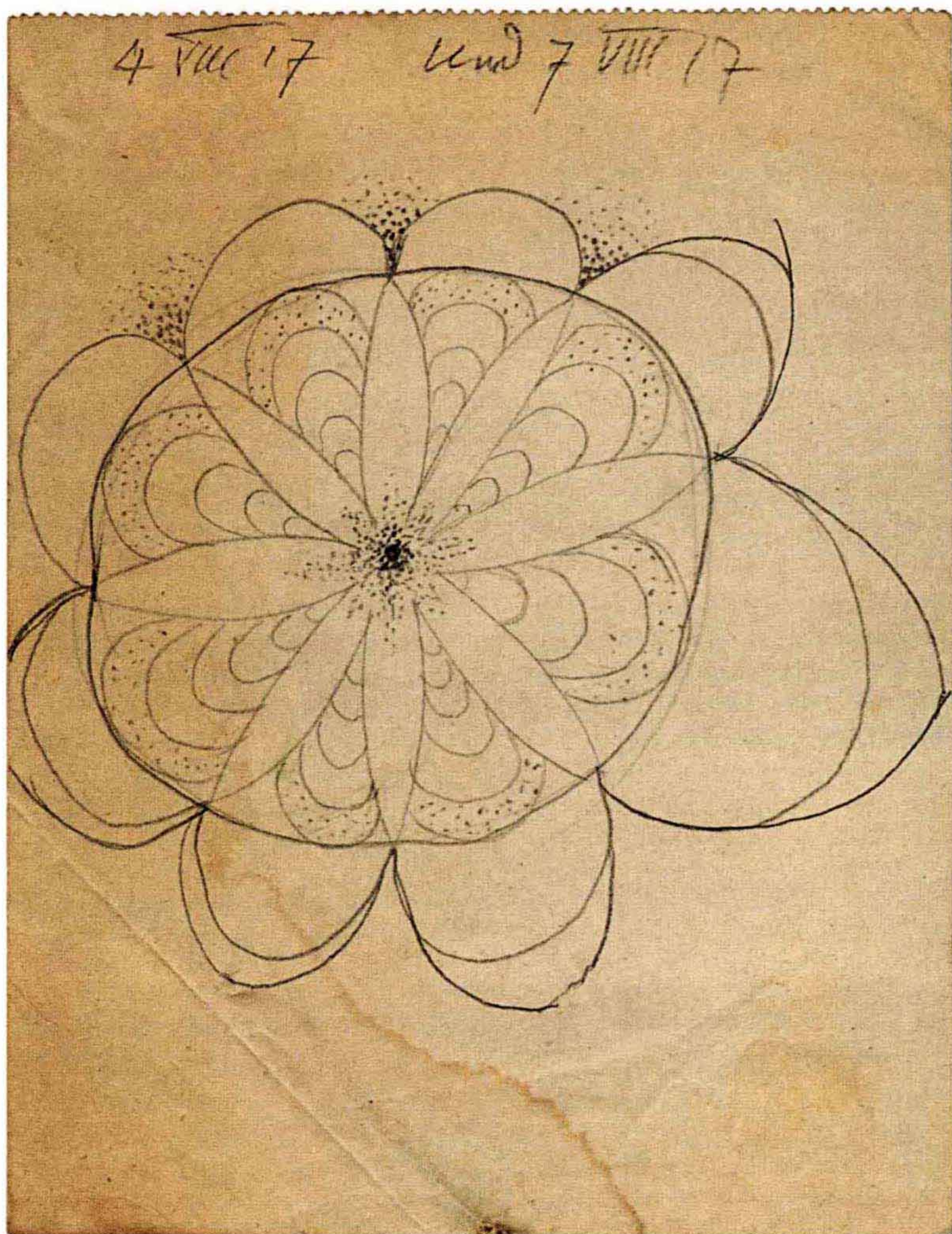
曼荼罗草图1号（1917年8月2日）似乎是该系列的第一幅，是手稿版卷二图80的底稿。顶部的文字是“法涅斯”（ΦΑΝΗΣ）。底部的文字是：“个体的新陈代谢”（Stoffwechsel in Individuum）。

19.4厘米 x 14.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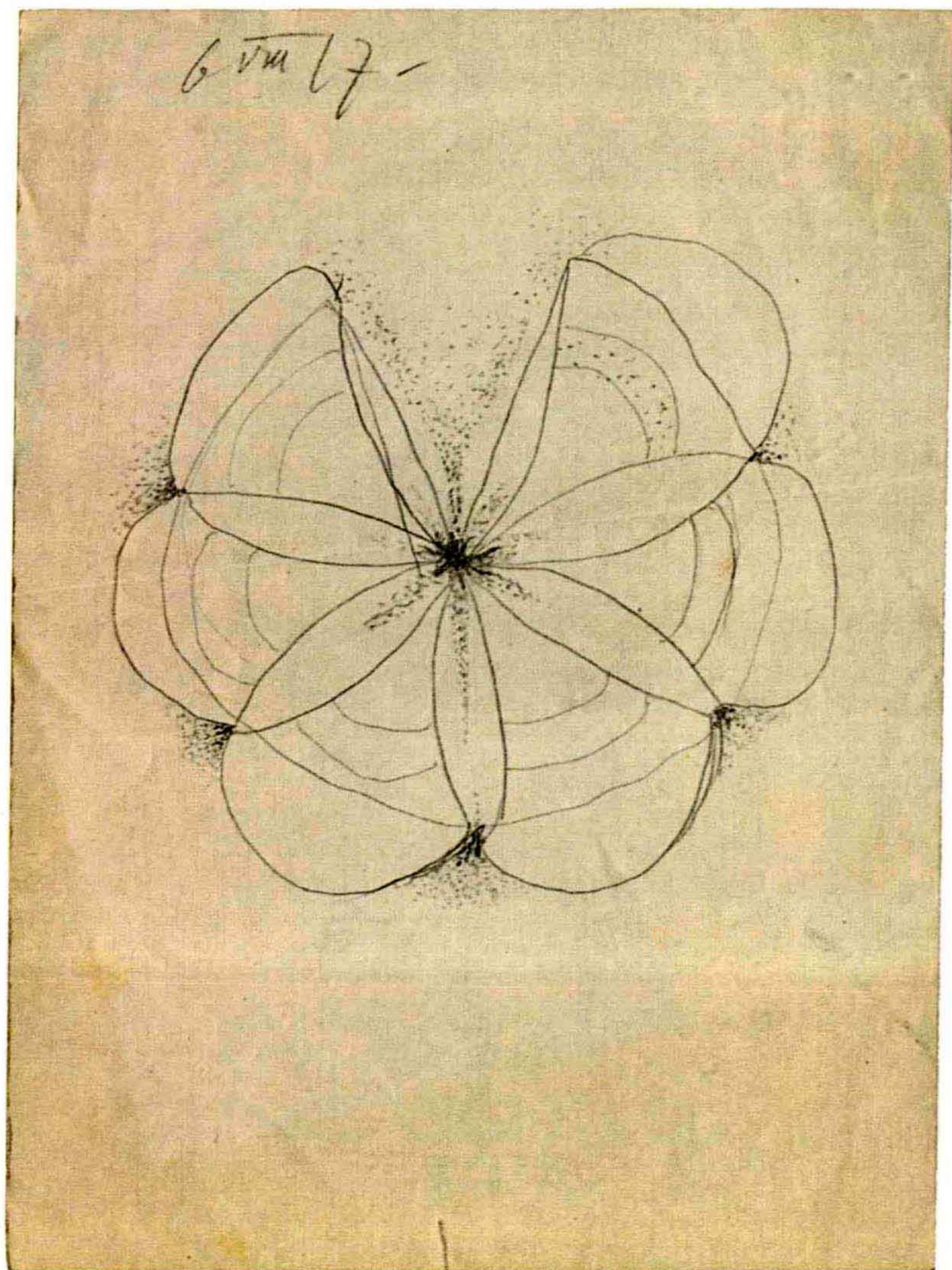
曼荼罗草图2号是曼荼罗草图1号的背面。19.4厘米 x 14.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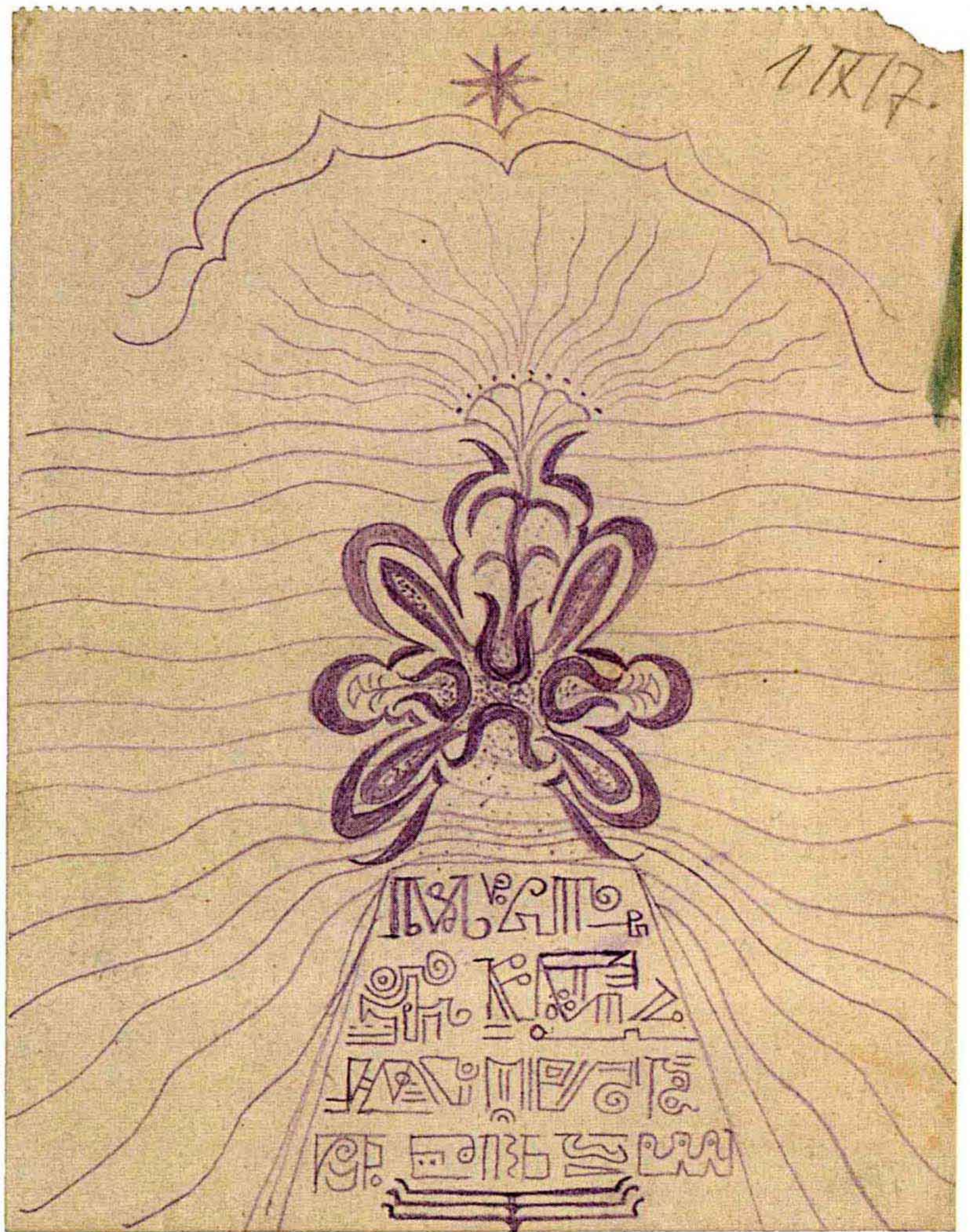


曼荼罗草图3号（1917年8月4日）是卷二图82的底稿。

14.9厘米 x 12.4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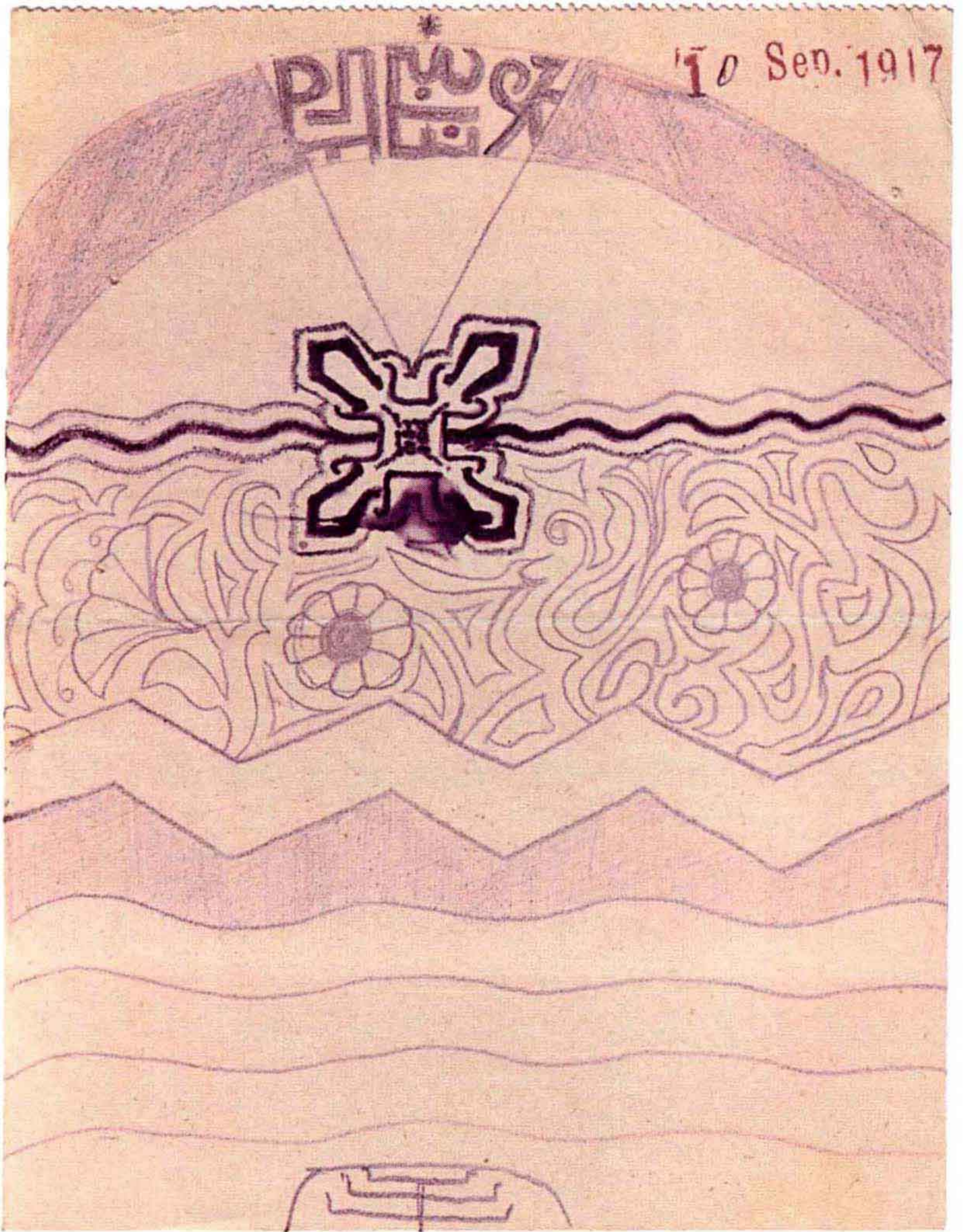


曼荼罗草图4号（1917年8月6日）。20.3厘米 x 14.9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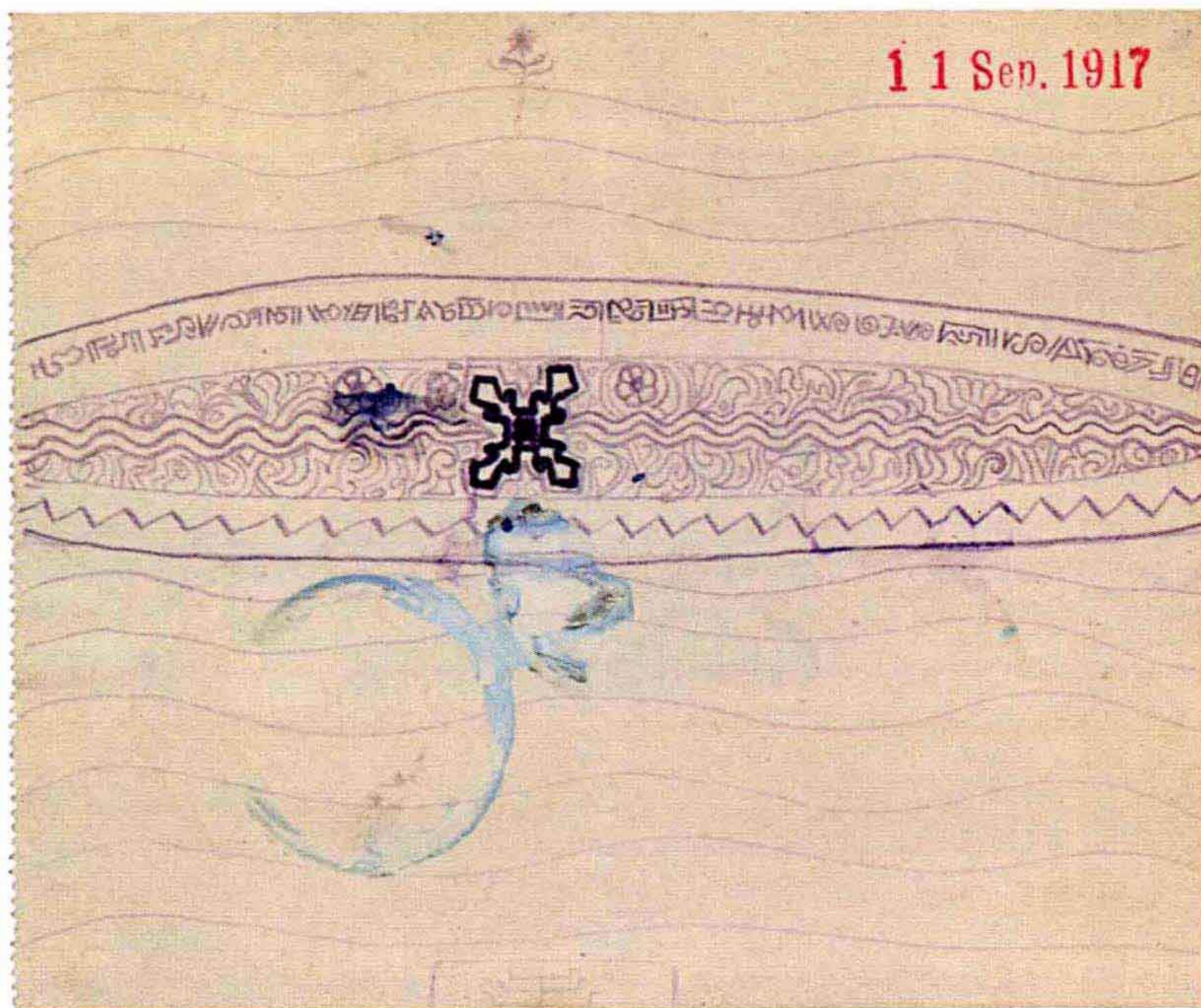
曼荼罗草图5号（1917年9月1日）是卷二图89的底稿。

18.2厘米 x 12.4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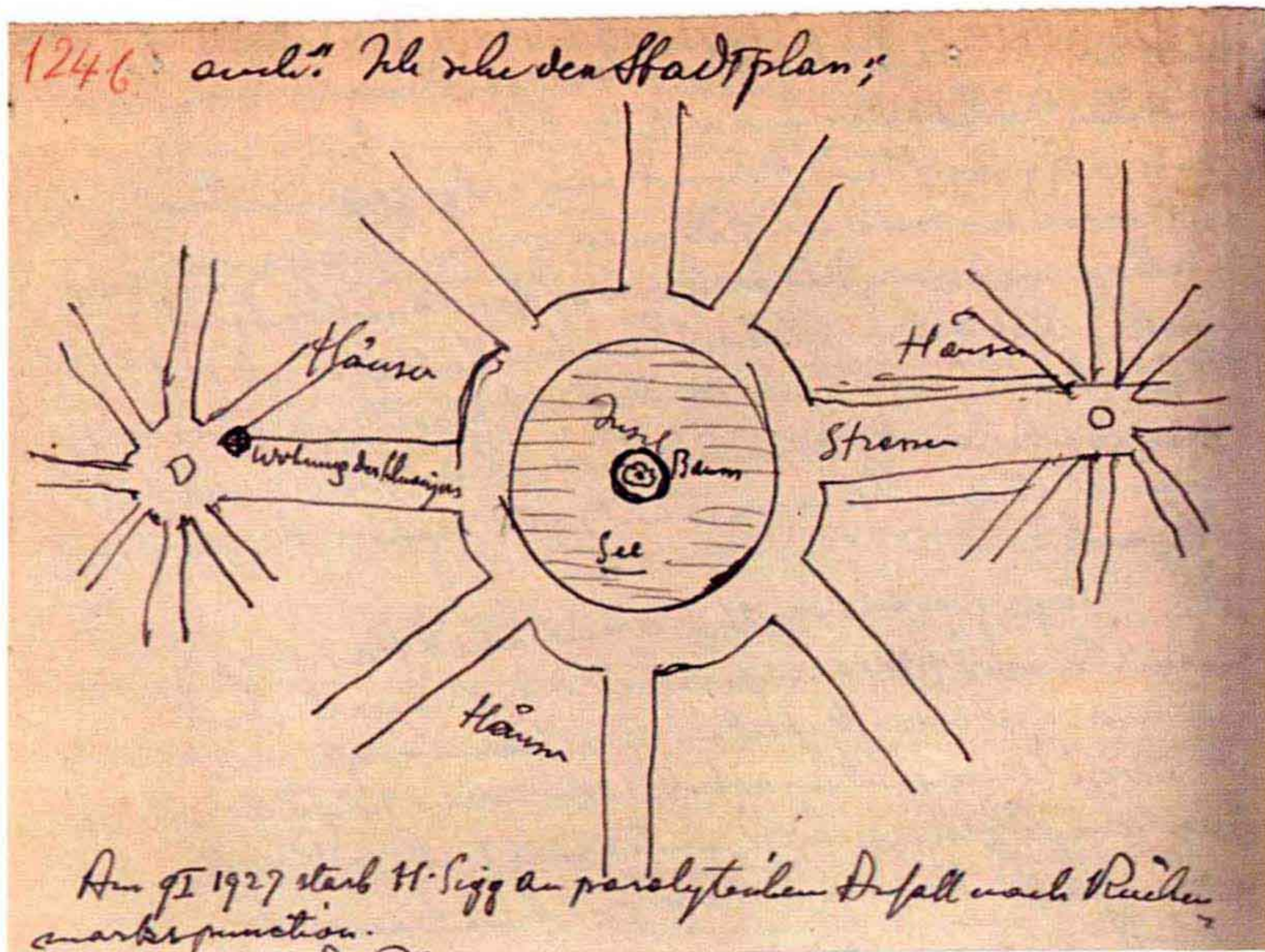
曼荼罗草图6号（1917年9月10日）是卷二图93的底稿。

14.9厘米 x 12.1厘米



曼荼罗草图7号（1917年9月11日）是卷二图94的底稿。

12.1厘米 x 15.2厘米



这张城镇规划图选自《黑书》第7册124b页，描绘了“利物浦”之梦的场景。这张草图是《红书》卷二图159的底稿，与出现曼荼罗的梦有关。图中的文字，左起：“瑞士居所”；上，“房屋”；下，“房屋”、“岛屿”；（下）“湖泊”、“树木”、“街道”、“房子”。

13.3厘米 x 19.1厘米

# 《普天下界全序图》 (*Systema munditotius*) 草图

选自《黑书》第5册169页

22.9厘米 x 17.8厘米

图例：

-  = 人
-  = 人的灵魂
-  = 蛇 = 尘世灵魂
-  = 鸟 = 天国灵魂
-  = 天母
-  = 菲勒斯 (魔鬼)
-  = 天使
-  = 魔鬼
-  = 天国
-  = 尘世, 魔鬼之母
-  = 太阳, 佩雷若玛之眼
-  = 月亮, 佩雷若玛之眼  
[ 可见的月亮 ]  
[ 张望的太阳 ]  
月亮 = 撒旦  
太阳 = 上帝
-  =  +  = 众蛙之神 = 亚布拉萨
-  = 实
-  = 虚
-  = 焰, 火,  
爱 = 性本能, 一种魔鬼
-  = 诸神, 群星

中间还是佩雷若玛 (Pleroma, 参见本书第380页)。里面的神是亚布拉萨 (Abraxas, 参见本书第386页), 恶魔的世界环绕着它。中心是人类, 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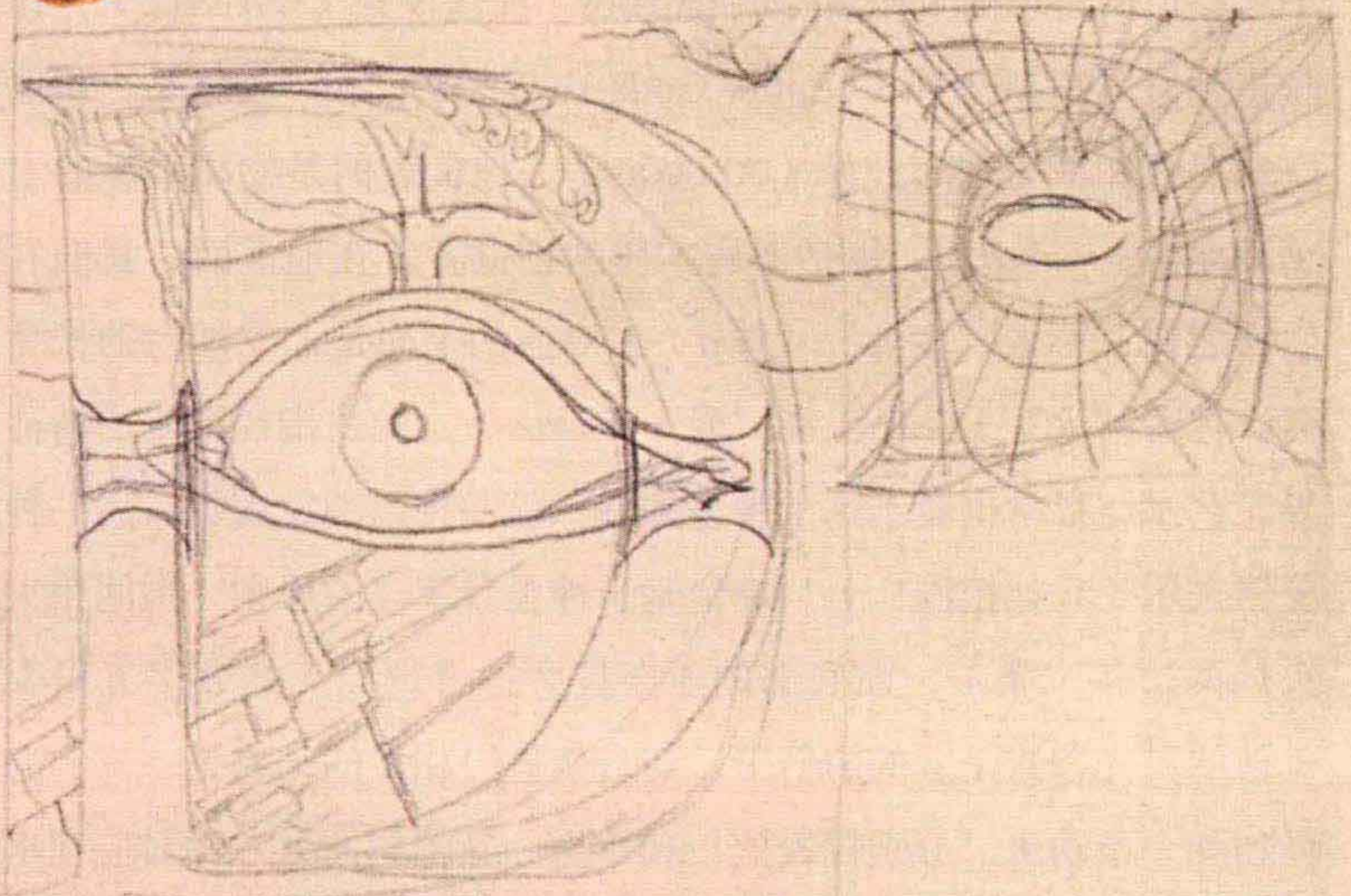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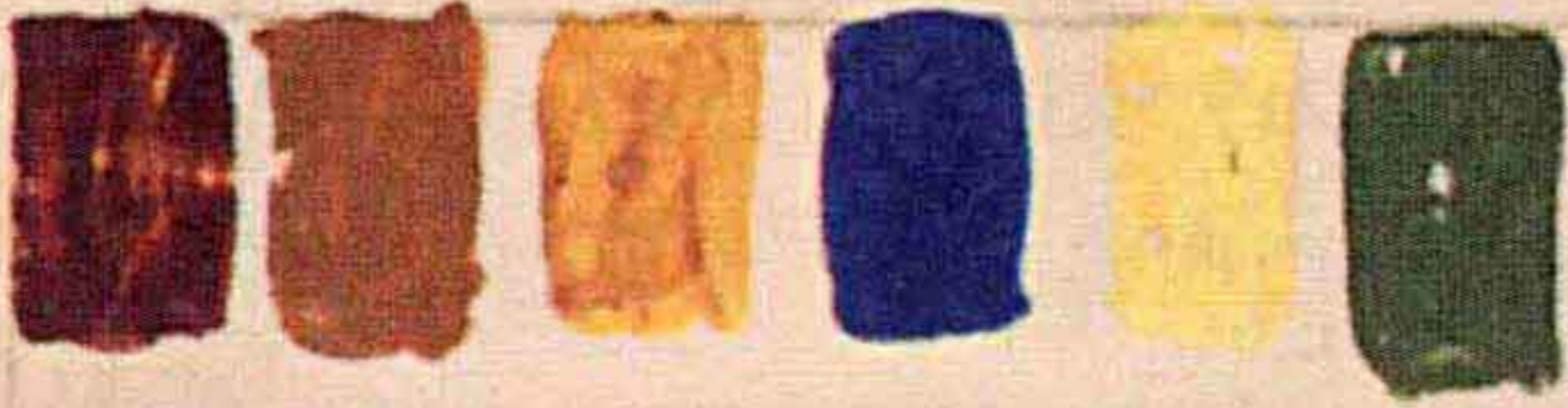


## 《红书》卷二第一页草图

38.7厘米 x 27.3厘米

手抄文本来源于巴比伦的创世神话，选自雨果·格雷斯曼编辑的《与旧约相关的古代东方文献》（*Altorientalische Texte und Bilder zum Alten Testamente*）第一卷（图宾根：J. Mohr, 1909年）页4f。荣格1912年在《力比多的转换及其象征》中引用过（德文版全集B卷§ 383）。内容是：“母神胡泊创造一切/生出一条长着尖牙的巨蛇，无坚不摧的武器/所向披靡，毫不留情。她用血液充满身体，而不是用毒液/身上覆盖着正在愤怒繁殖的大蝶螈。她令它们发出可怕的光亮/高高地耸立。但凡有人见之，必将惊恐憔悴/如不逃离，他们的身体也将高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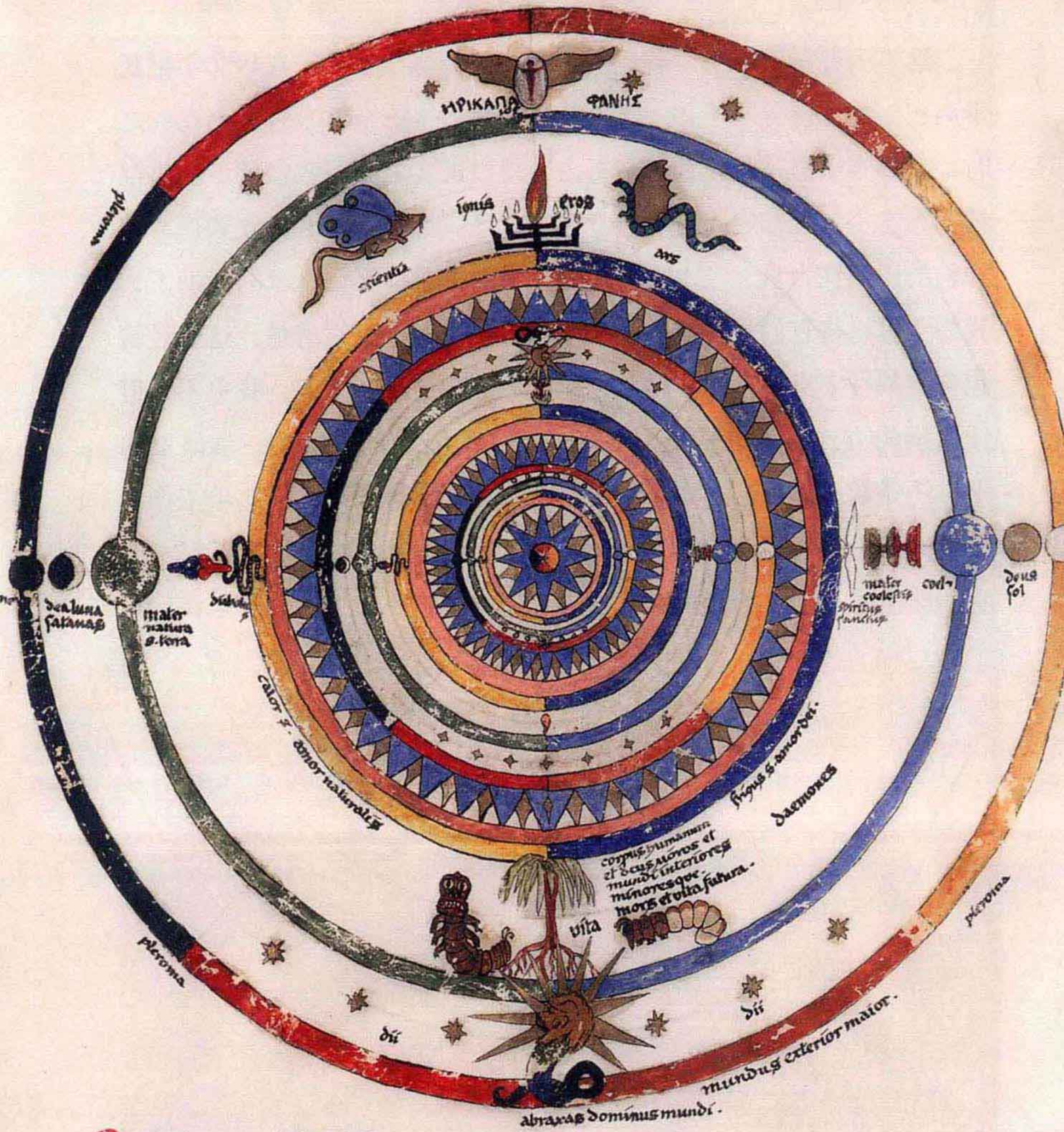
mult<sup>o</sup> habet die alles bildete / gab unwiderstehliche wuff bei gebor riesen schlang  
mit gift zahn / schonungslos in jeder hinsicht mit gift füllte sie / stat mit blut ebr leib  
wülende riesen molche bekleidete sie mit furchtbarkeit.  
von schreckenslanz leess sie sie strotz / bildete sie hochtragend.  
w<sup>o</sup> sie erschauete sollte vor schaud<sup>o</sup> vergehen / ihre leiber sollt<sup>o</sup> si<sup>o</sup> bäum / ohne dass sie si<sup>o</sup> 3<sup>o</sup> flucht wend.



## 《普天下界全序图》 (*Systema munditotius*)

30厘米 x 34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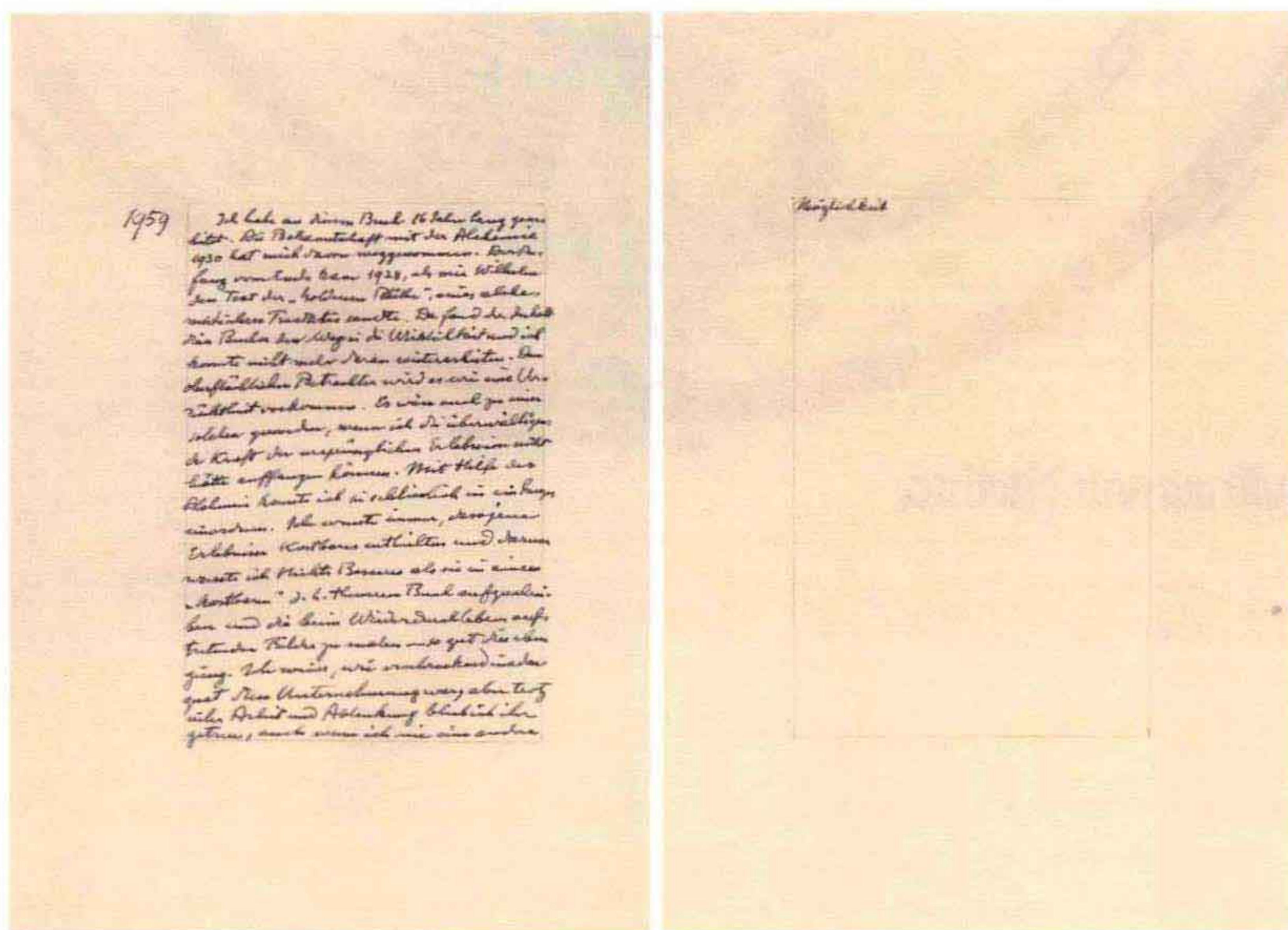
1955年匿名发表于《你》(*Du*)埃拉诺斯会议特刊。1955年2月11日，荣格在给沃特·科迪的信中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和JA一起出现。他附加了如下评论：“它描绘了内蕴于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的二律背反及其自身的二律背反。在顶端，长着翅膀的鸡蛋中的小男孩形象是埃丽卡帕斯(*Erikapaios*)或法涅斯( $\Phi$ ΑΝΗΣ)，让人联想到俄耳甫斯诸神(*Orphic Gods*)的精神形象。在底部，和他对应的黑色图像是亚布拉萨(*Abrahas*)。他代表的是物质世界的主宰(*dominus mundi*)，也是矛盾本质的创世者。在他上面，我们看到生命之树，标着“生命”(*vita*)。对应的上面是七支烛台的光亮之树，标着“火”(*ignis*)和“爱”(*Eros*)，光芒指代圣婴的精神世界。艺术与科学也属于这个神圣领域，前一种以羽蛇表示，后一种以翼鼠表示(犹如挖洞!)。烛台基于神圣数字三的原则(中间粗大的火焰两边各三条)，而底部的亚布拉萨世界则以人的数字五来表达(他的星光条数是五的两倍)。与自然世界相伴的动物是一只邪恶的怪物和一条幼虫，分别代表死亡和重生。曼陀罗的另一种对应水平线上。左边，我们看到表示身体或血液的圆，一条蛇从中蜿蜒盘旋，环绕阴茎，代表繁殖。蛇黑白相间，象征地球、月亮和虚空(因此被称作撒旦[*Satanas*])的黑暗领域。富饶丰满的光明领域在右边，在那里，自闪光的圆环“冷或上帝之爱”[*frigus sive amor dei*]处，圣灵之鸽展开翅膀，智慧(*Sophia*)从双层杯中向左右浇灌。——这个女性化的领域正是天堂所在。——大圈的锯齿光线代表内在的太阳；在其内部宏观世界重复出现，但是上下的区域颠倒，犹如镜中影像。这些重复在数量上应被视作无止境，越来越小，直达最深处的核心，真实的微观世界，甚至更小。



**S**ystema mundi toti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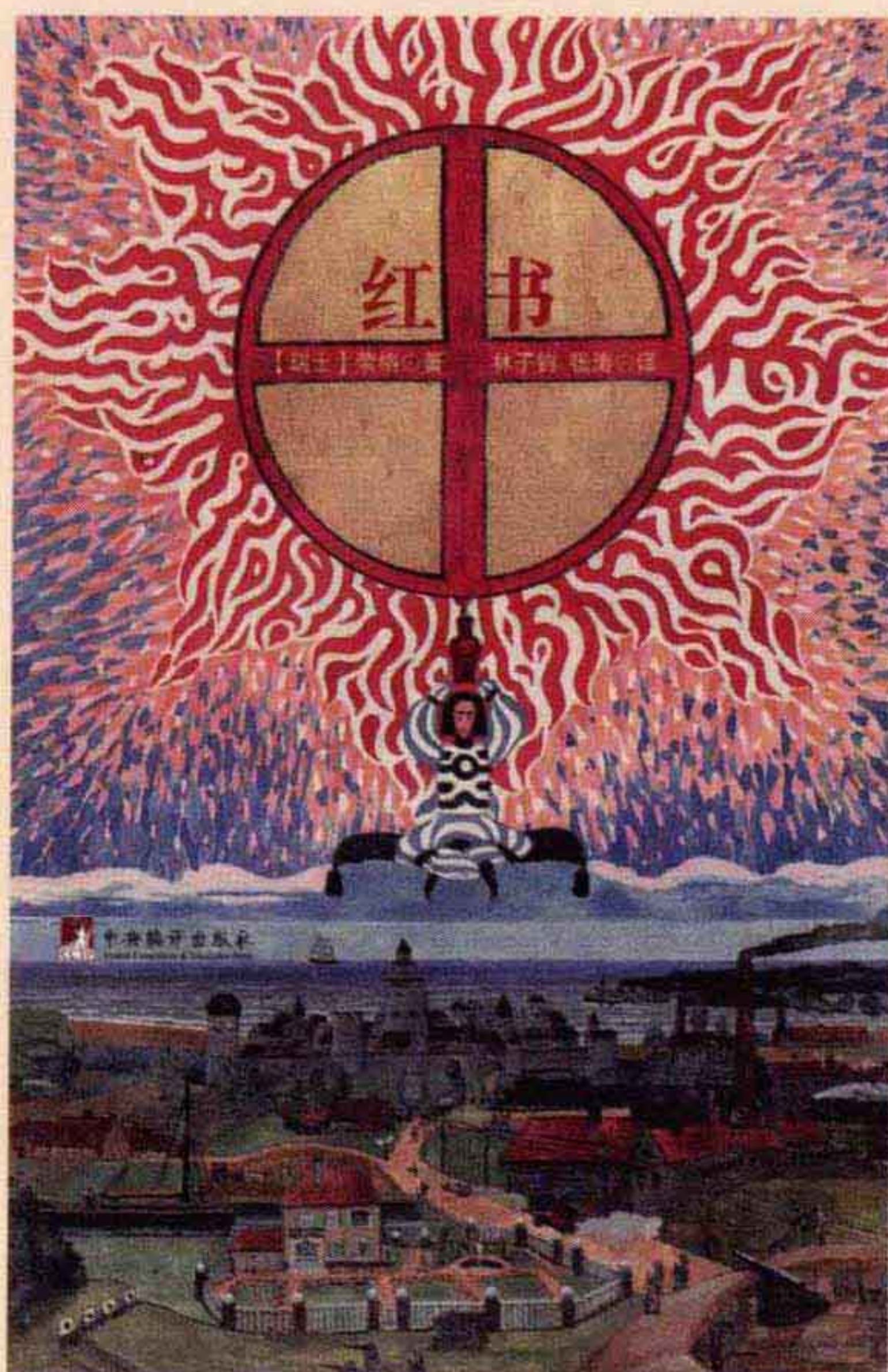
## 跋 (1959年)

这本书耗费了我十六载光阴。我的一位炼金术挚友在1930年把我带离它。结尾部分写于1928年卫礼贤送我一本炼金术专著《金花》之时。在那本书里，我找到了本书内容得以证实之路，我也就不能再继续撰写它了。无知之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我没有接收到这原始经验的压倒性力量，它本来可能写进我的书中。在炼金术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整体里了。我一直都很清楚，这些经验包含着某种宝贵的东西，因此，除了珍重地记录下它们，我也不知道任何别的方式了。也就是说，我要尽我所能地把它做成一本昂贵的书，还要通过重温这一切来绘出图像。我知道自己离胜任这项工作还差很远，但不管任务多么繁重，心神如何被分散，我却一直忠实于它，即使另一种可能性从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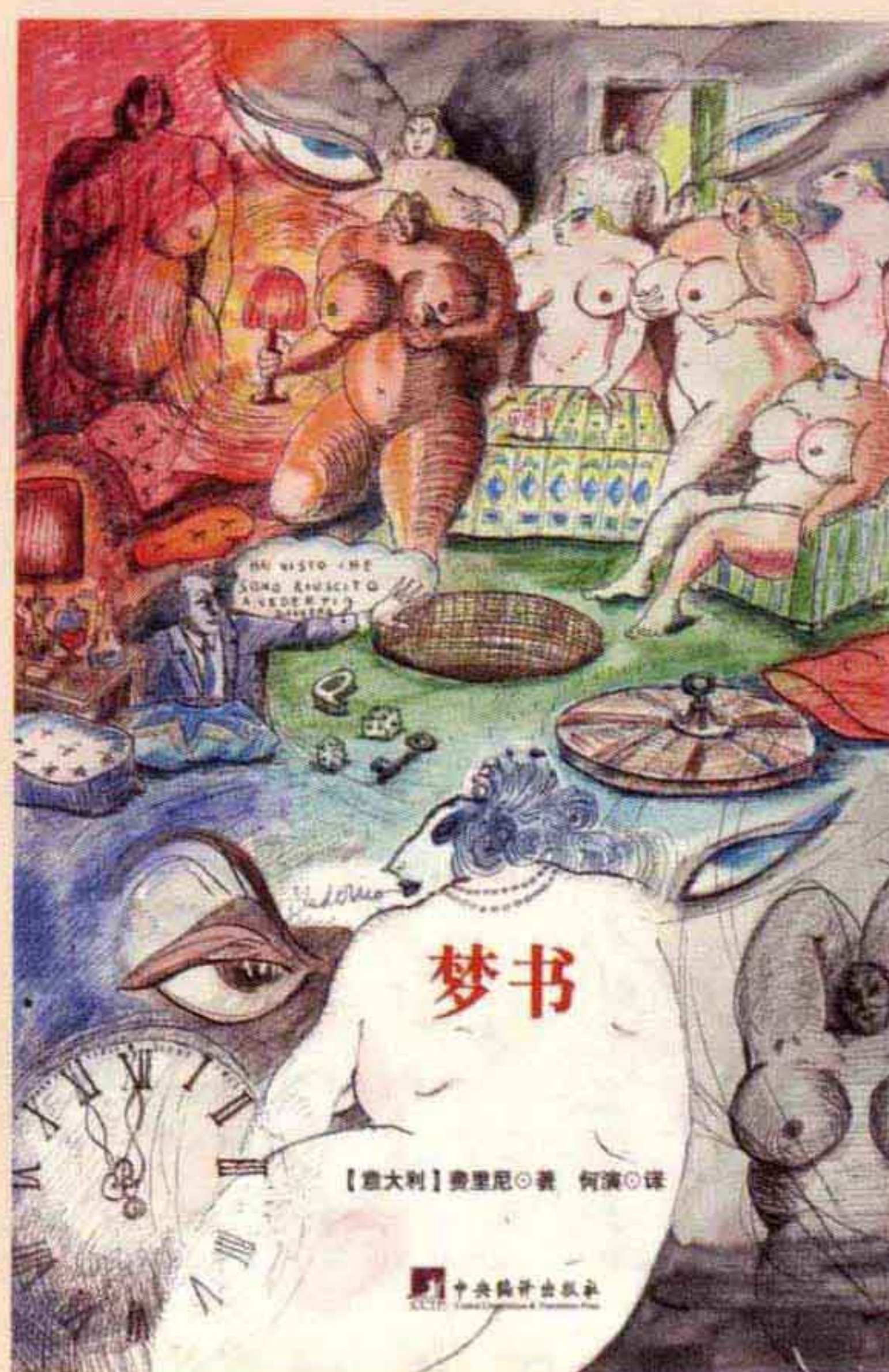


梦想家·图文馆  
让书成为最精美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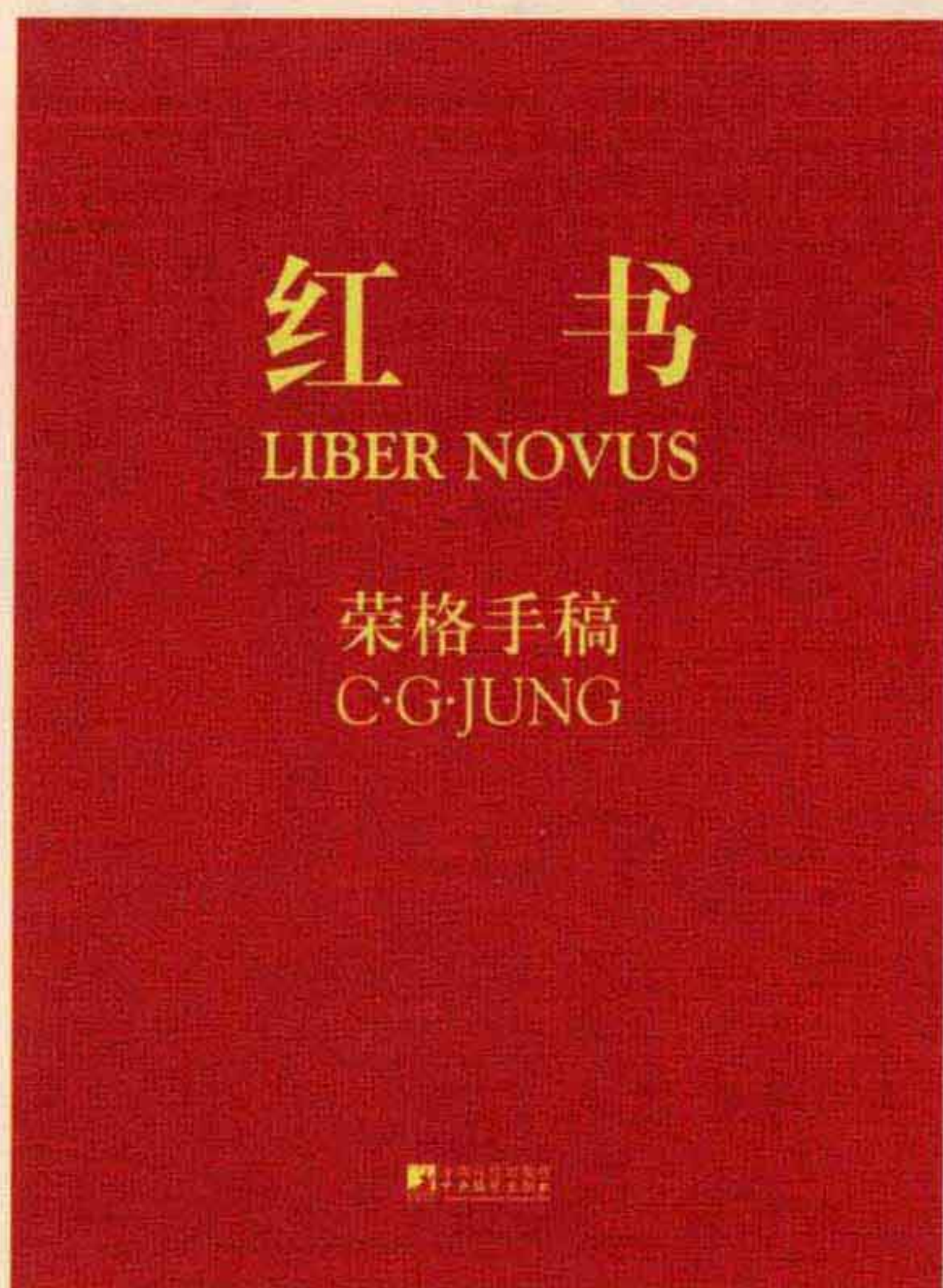
《红书》（中文版）

荣格



《梦书》（中文版）

费里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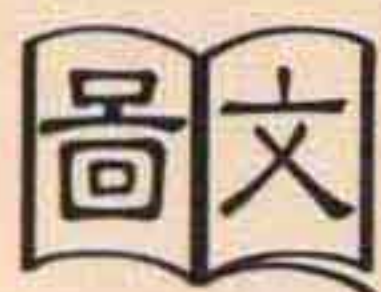
《红书》（手稿版）

荣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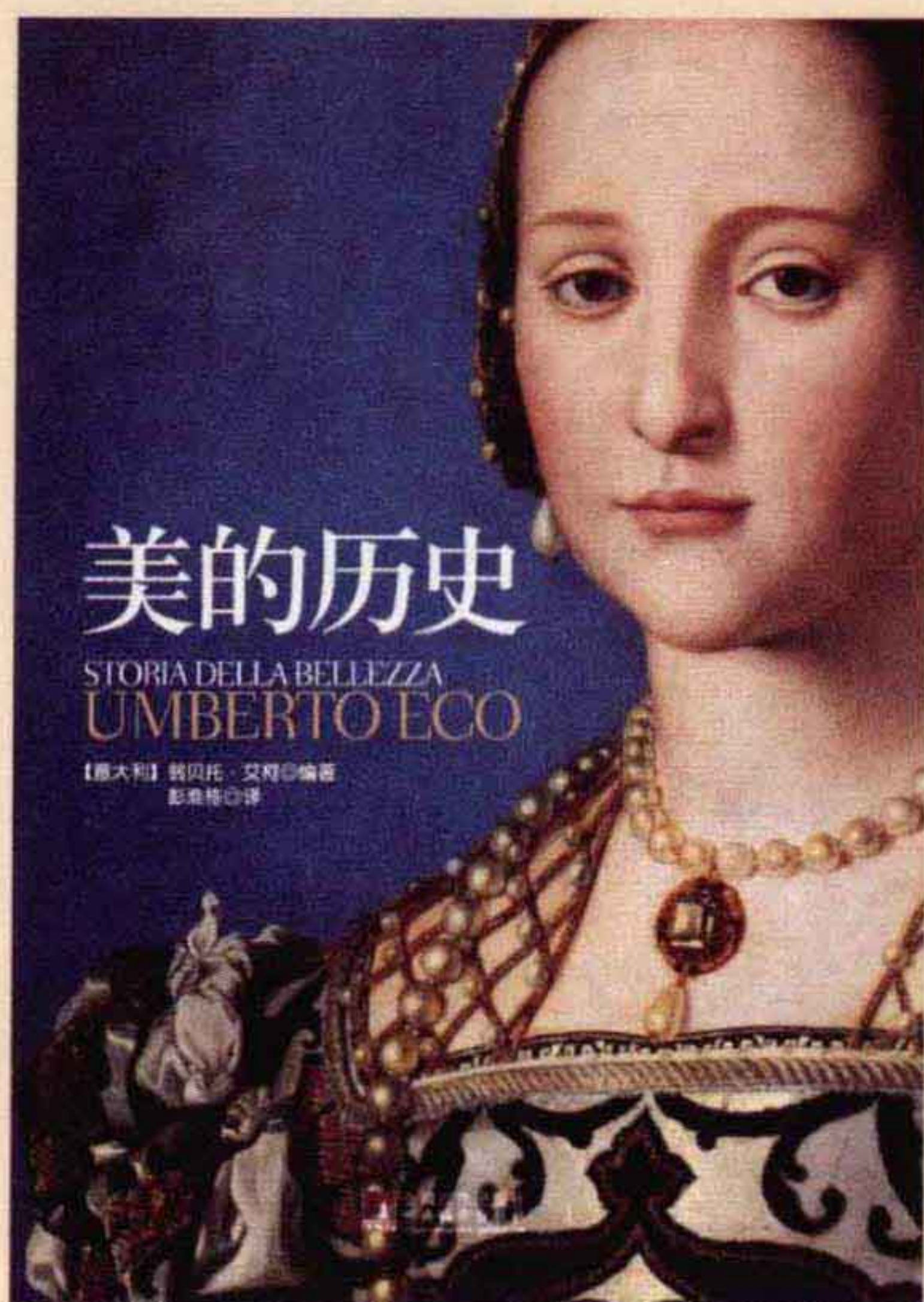


《梦书》（手稿版）

费里尼



梦想家·图文馆  
让书成为最精美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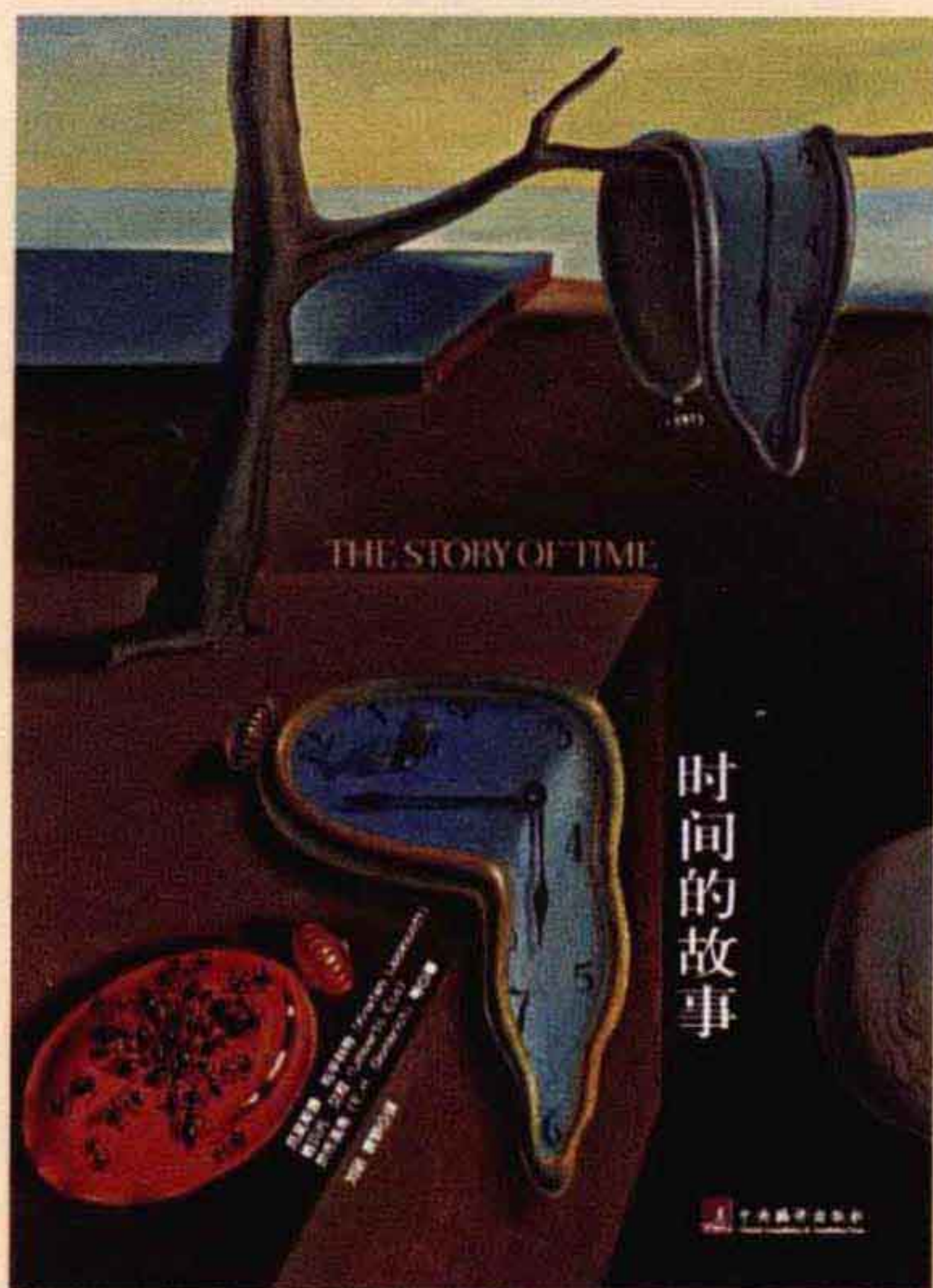
《美的历史》

翁贝托·艾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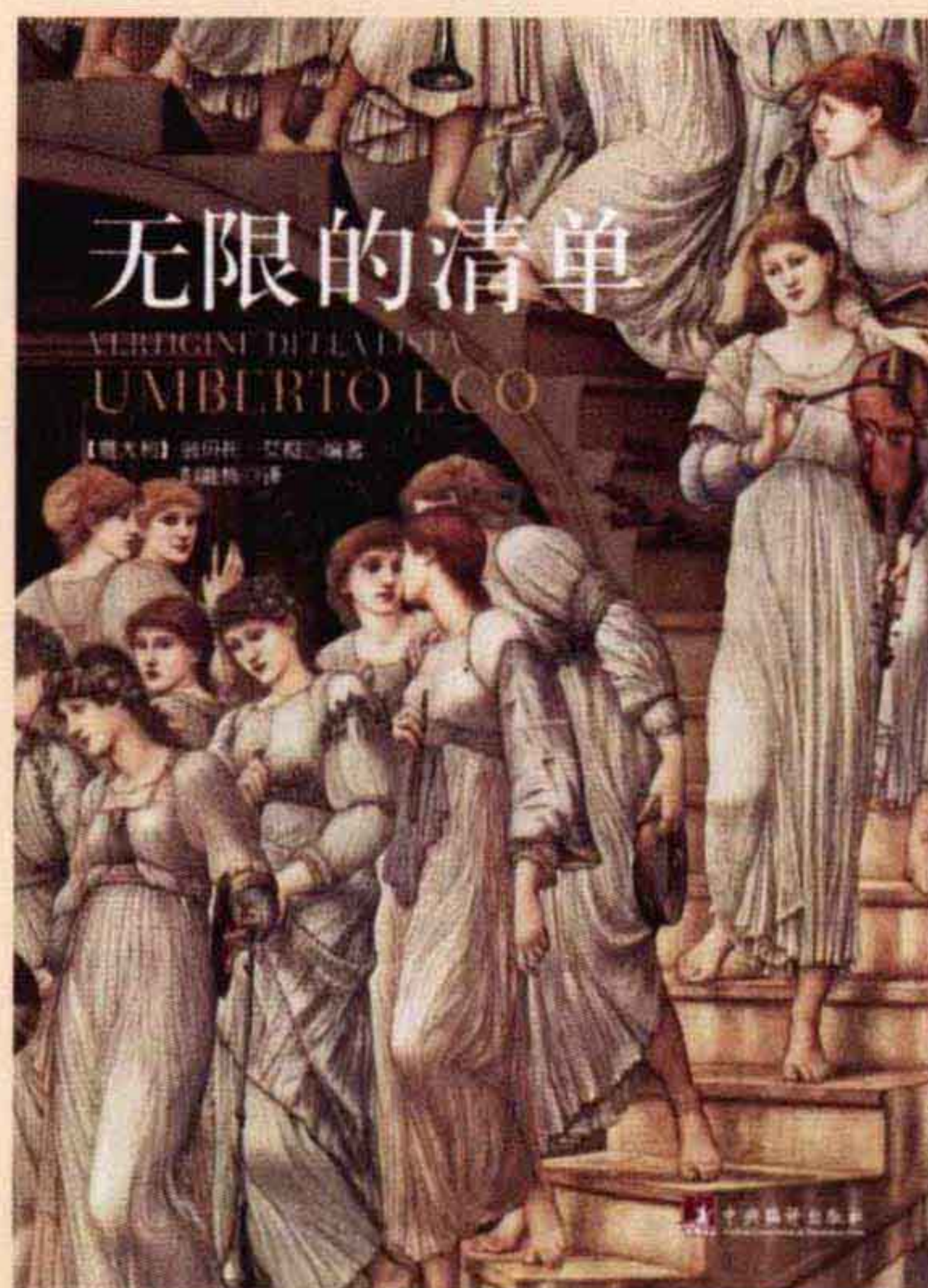
《丑的历史》

翁贝托·艾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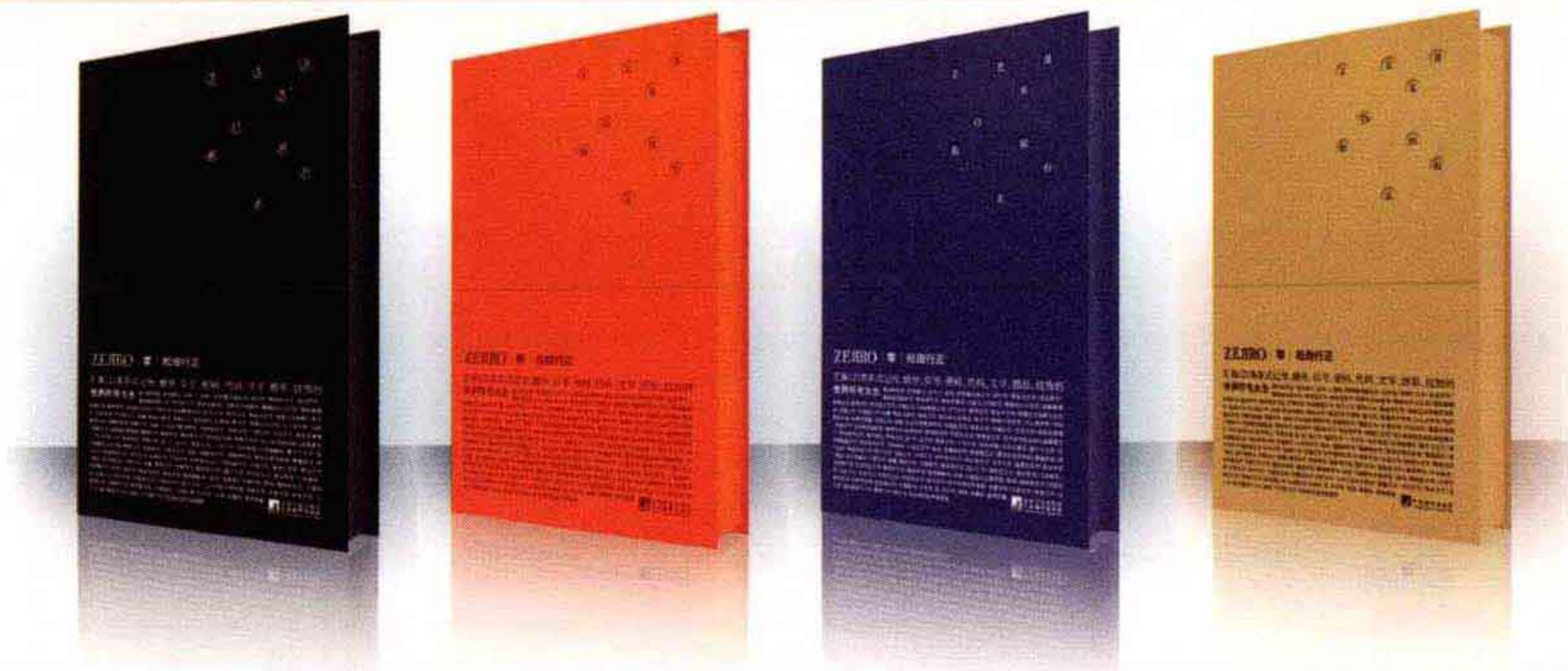
《时间的故事》

翁贝托·艾柯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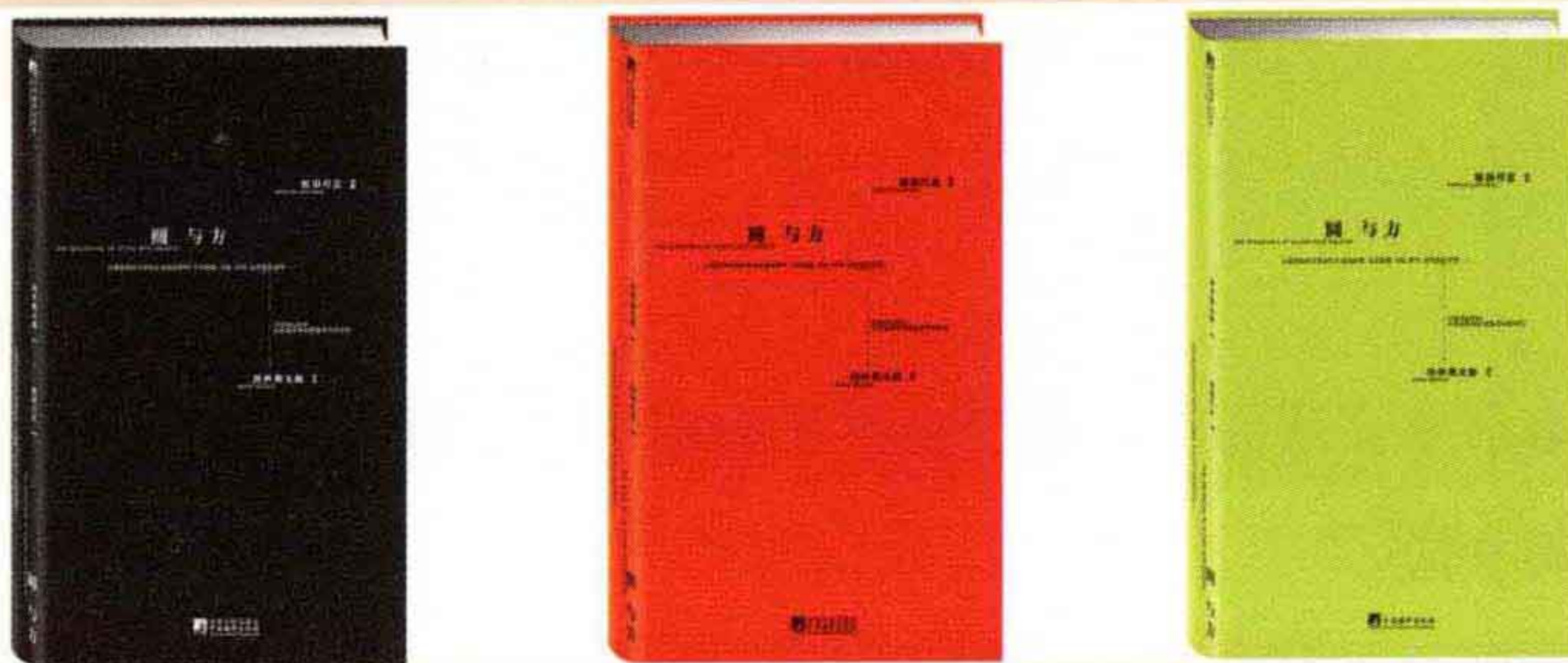


《无限的清单》

翁贝托·艾柯



松田行正《零ZERO》（酷黑版、亮橙版、深蓝版、黄金版）



松田行正《圆与方》（酷黑版、亮橙版、荧光绿版）



《色彩圣经》

莱亚特丽斯·艾斯曼

《通用设计法则》

威廉·立德威尔

《通用设计方法》

贝拉·马丁



## 译者简介

林子钧：八十年代生于香港。2005年毕业于浸会大学欧洲研究德文组，获一级荣誉。及后于香港中文大学完成语言学硕士课程，现为美国普渡大学语言学博士生，主要兴趣为形式句法及语义。拥有多年翻译自由业者经验。

张涛：精神分析师，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专业会员，前成都精神卫生中心心理门诊治疗师，曾任《精神分析笔记》执行编辑。毕业于暨南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专业，现旅居法国，在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系（拉康创办）攻读博士，主要研习拉康理论下的精神病理与实际病理及其处置。邮箱：pollus@sina.com

本书中文版卷一、卷二由林子钧据德文版译出，其余部分由张涛译自英文版。

《红书》手稿版依据荣格手稿原始尺寸全彩影印，布面精装，已由本社出版。建议对照阅读，以窥全貌。

更多好书信息，请浏览梦想家小站：

<http://site.douban.com/143313/>

扫描二维码了解图文馆丛书信息：



我跟你谈到过那段岁月，  
追寻内心图像的那些年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光。  
其他一切皆发源于此。  
这本书就始于那时，  
在那之后的枝枝节节几乎无关紧要。

我的一生都在阐释那些意象，  
它们从潜意识中迸发，  
像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  
在我的内心泛滥，  
几乎要毁灭我。

这些已超出我的一生所能承载。  
后来只是一些外在的现象、科学的阐述与生活的融合，  
而包孕一切的神奇开端就在那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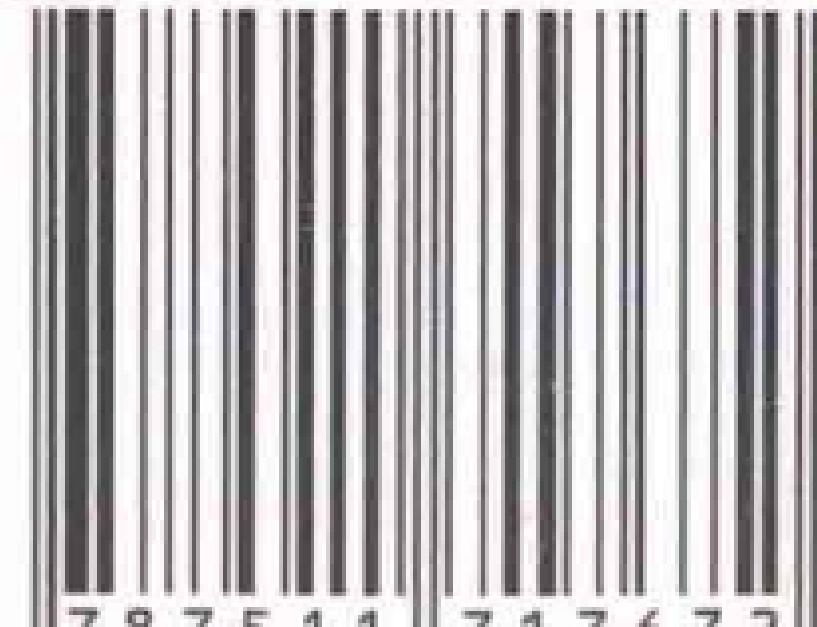
——荣格，1957年



微信扫描二维码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薛晓源  
责任编辑：张维军  
            饶莎莎  
特邀编辑：陈子慕  
            叶  婷  
封面设计：罗  洋

ISBN 978-7-5117-1767-2



9 787511 717672 >

定价：98.00元